古希腊文学史

吉尔伯特·默雷著

孙席珍　蒋炳贤　郭智石

合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Gilbert Murray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本书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译出

古希腊文学史

〔英〕吉尔伯特·默雷 著

孙席珍 蒋炳贤 郭智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39,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册

ISBN7-5327-0361-4/I·165

定 价：4.85 元

序　言

本书最初出版于一八九七年，作为一部普及的古希腊文学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一九〇二年增添了一篇新的序言，叙述近年来发现的巴库里得斯(Bacchylides)和赫戎达斯(Herondes)的纸草文献。但自那时以来，我们的希腊文学的知识，又有大量的、多方面的增加；这些纸草本给了我们久已渴望的米南德的一些剧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萨提儿剧①(可以跟欧里庇得斯的《独眼巨人》相提并论)、以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新悲剧，这些都是残缺不全的，还有萨福和阿尔凯欧斯的许多残笺断片。除了这些新的内容之外，五十年来，知识方面当然也有不少的长进；而且我相信，以我本人对于古代文学的了解，我认为让读者注意到我们某些意见的改变，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我曾力图不忘本书是一部"简史"，并不宣称要在这个大题目上向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画图。

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初版里，没有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这一重大的、非文学的项目，进行任何讨论。不过关于新近发现的(1891年)《雅典的政制》，作为亚里斯多德的"通俗"文体的唯一范例，也许应该多讲一点。在平等参政制的行使方式上，此书并无缺文，法规大概含有所涉及的条文要高声宣读的意思，虽然

① 萨提儿剧(Satyr plays)，一译半人半羊剧。古希腊戏剧上演时，通常以三出相连的悲剧连续演出，称为"三部曲"(TriOga)。三部曲之外，再加演一出有半人半羊神唱和的讽刺性滑稽剧，就是萨提儿剧。

这种规则在《政治学》①卷七和卷八里也可以看到。当然，此书对于我们的有关雅典的历史知识，大大有所增加，特别是克利斯提尼 前的年代以及四一一年以后革命年代的历史②。

现在提出一个比较次要的类似的问题，即一九〇七年初次出版的《奥克塞陵卡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③ 842)。这是一部大的断片，相当于牛津版本二十五页，显而易见，它成为修西的底斯的历史的续篇④，并且和修西的底斯一样，按年叙述史事。但它与色诺芬⑤则完全无关。它必定是写于三八七年安塔尔西达斯和约以后与三四六年福西斯陷落以前的时期⑥。书中简略地提到四一一年至奈达

① 《政治学》，亚里斯多德著。

② 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09年在雅典执政，在他以前，有梭伦的改革、庇西斯特拉图僭主政治以及僭主政治的告终。公元前411年，雅典贵族以远征西西里失败为借口，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嗣后雅典政治斗争非常剧烈，至公元前404年，以塞拉息布洛为首的雅典民主流亡者在忒拜集合，向雅典进军，推翻“三十寡头暴政”，恢复民主政治。

③ “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Oxyrhynchus Papyri)，系由格棱菲尔(B.P. Grenfell)和亨特(A.S.Hunt)两氏于1896—1897年和1905—1906年在北非奥克塞陵卡两次发现的几千页纸草文献集合而成，包括重要的希腊古典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手抄本以及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的大量非文学的文件、信札等等。

④ 修西的底斯(Thucidites)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至公元前411年为止。

⑤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古希腊历史家，除著有《万人军远征记》外，还著有《希腊史》一书。他的《苏格拉底回忆录》是研究苏格拉底的重要文献。

⑥ 安塔尔西达斯和约是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所缔结的和约，亦称大王和约；安塔尔西达斯(Antalcides)是斯巴达驻波斯的全权代表，谈判即由他进行。条约规定所有希腊城市都宣告独立，小亚细亚沿岸诸城市则转入波斯统治之下。福西斯(Phocis)于公元前346年由忒拜求助于马其顿王腓力出兵降伏，当即召集联盟会议，决定消灭它的国家组织。

斯战役①之间的年代的若干史实，这时期以后，记载得就详细正确了。它显然常常被狄俄多儒斯②所引用，但许多史家认为，此书过于详细，不同于狄俄多儒斯平常所用的史料如厄福儒斯③的《世界史》之类。最初编辑此断片者为格棱菲尔 (Grenfell) 和亨特 (Hunt) 二人，以《奥克塞陵卡希腊史并附忒俄波姆浦斯与克拉提浦斯的断片》(Hellenica Oxyrhnchia cum Theopompi et Cratippi Fragmentis) 的书名出版。如无厄福儒斯，读者自然首先会想到闻名的忒俄波姆浦斯④，他的断片有三百五十六行，而他的《希腊史》(Hellenica)，正包含上述的这个时期。日期是相符的，但在文章风格上，这部断片与犬儒学派历史家⑤的《腓力传》(Philippica) 和《希腊史》则大不相同。克拉提浦斯⑥是一位声名不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有四个断片，但普鲁塔克⑦曾有一次提及，认为他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典型的或主要的史家。这个问题历史家们讨论得很多，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然而，有三位重要作家，依照我们的传统，几乎迄今都不提及，值得特别陈述。首先是巴库里得斯。就在本书初版后，才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纸草文献 733 内有巴库里得斯的二十首抒情

---

① 公元前 394 年，波斯舰队在小亚细亚奈达斯海角 (Cnidus) 击败斯巴达海军，从此斯巴达完全失却了海上势力。

② 狄俄多儒斯(Diodorus，公元前80—21)，希腊史学家，著有《史籍考》。

③ 厄福儒斯 (Epho us)，希腊史家，公元前四世纪上半期生于伊奥利亚，后到雅典。

④ 忒俄波姆浦斯 (Theopompus)，希腊史学家及演说家，他和厄福儒斯都是希腊新兴的修辞家和诡辩家伊索克拉特的学生。

⑤ 指修西的底斯。

⑥ 克拉提浦斯 (Cratippus)，希腊亚里斯多德学派学者。

⑦ 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 46—126)，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传记家和散文家。

诗、贺胜歌、日神颂和酒神颂歌①，其中六首大体完整。有一首题为《忒修斯》②，系由忒修斯与雅典国王埃勾斯（Aigeus）的问答组成，采用两个合唱队对唱的形式。“国王呀，是什么扰乱我们的国土？外来的敌寇呢？还是一伙匪徒？”“只是一个人，但勇武绝伦；他曾杀死绿林大王西尼斯和刻库翁和普洛刻儒忒斯，使一切的歹徒胆颤心惊。”“他拥有大军吗？”“不，只有两个人，但即此两人……”我们可以断言，他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正是国王自己的儿子，忒修斯。朗吉弩斯③对于巴库里得斯所作的陈旧的评语，看来还是正确的。他，“论天才不能与品达相比”，但思想“表达得流畅而优美”，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诗人。他是西蒙尼得斯④的甥儿，而他所用的方言和韵律却是多里斯的，思想方法是品达式的，但他所写的诗流利明晰，不象品达那样蕴藉壮丽，这又说明他受爱奥尼亚的西蒙尼得斯的影响。他的最好的作品也许是《颂歌之五》（Ode V），一首两百行的诗，叙述赫拉克勒斯与墨勒阿革在地狱里相会以及墨勒阿革由于燃木而死的故事⑤。“大地的顶峰拦不住他，怒海的狂涛也不能阻挡。”——这描写雄鹰飞翔的诗句，令人想起品达；“苦人的亡魂，象疾风追逐落叶，飘忽于伊得⑥陇头的羊群之间。”这样生动的描述，也正相同。我们

① 贺胜歌（Epinikoi），祝贺各种竞技的优胜者所唱的歌；日神颂歌（Paeans），原为对日神阿波罗的颂歌，后来转为一般的赞美歌；酒神颂歌（Dithytrambs），对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颂歌，常与狂热的舞蹈相结合。

② 《忒修斯》（Theseus）是一首描写雅典英雄忒修斯（Theseus）的史诗。

③ 朗吉弩斯（Longinus，213—273），希腊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著有《论崇高》。英国诗人屈莱顿（Dryden）认为朗吉弩斯是“亚里斯多德以后最大的希腊批评家”。

④ 西蒙尼得斯（Simonides），爱奥尼亚诗人，品达是多里斯诗人。巴库里得斯同时受了他们两人的不同影响。

可以从阿里斯托芬的《鸟》一剧中的诗人身上（他喋喋不休地讲着“云”和“翅膀”，“雪”和“阳光”，并且使用奇异的复合形容词），对一般雅典人心目中的抒情诗人的形象有个大致的了解。那个从环绕他的讽刺气氛中解脱出来的诗人，很象我们新发现的巴库里得斯。由于纸草文献的发现，我们对于其他抒情诗人的了解，也显然有所增加。关于阿喀罗科斯⑦，有许多很小的难以明了的断片，内中有一首（“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2310）有连续三十句短长格三音步，它的情节似系来自克里特岛“平安渡海”的一个妇人与一位战士之间的谈话。

关于阿尔凯欧斯，新发现的断片有四百篇，萨福二百篇，可惜大部分都太短小，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但从这些断片里，可以看到这两位诗人运用多种多样的韵律，也可以证明许多有关阿尔凯欧斯政治上前后反对密西拉斯和庇得科斯的起事图谋⑧，

---

⑤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生除暴安良，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事迹，后因误穿染有血毒的衣服，自焚而死。墨勒阿革（Meleager）的故事，也出于希腊神话。他原是卡目冬王俄纽斯与王后阿尔泰亚（Althaea）所生的儿子，当他初生时，有人说他的生命不会长于炉中正在燃烧的木头，他的母亲熄火而把燃烧的木头隐藏起来；成长以后，一次因与人争吵，引起他杀死自己的叔父，他的母亲气愤之极，把所藏的木头投于火中，他便因此致死。但在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说他是被母亲咒死的，与这里所述不同。

⑥ 伊得（Ida），希腊山名（多里斯字形），阿提刻字形为 Ide，这里依照阿提刻字形音译作“伊得”。

⑦ 阿喀罗科斯（Archilochus），古希腊派洛斯岛（Paros）诗人，短长诗格倡始者。

⑧ 阿尔凯欧斯（Alcaeus），莱斯博斯的贵族。莱斯博斯僭主为庇得科斯（Pittacus）所杀，密西拉斯（Myrsilos）继为僭主，这时阿尔凯欧斯和他的兄弟以及萨福曾谋起事未遂，都被流放；后来密西拉斯又被庇得科斯推翻，阿尔凯欧斯仍为反对派，再遭放逐。庇得科斯执政十年后退隐，阿尔凯欧斯才回本国。他的《暴君》一诗中所攻击的就是庇得科斯。

以及一些有关萨福的兄弟和女儿的情况，以及这两位诗人的流放。萨福的诗篇里有许多是祝贺新婚的诗歌，内中有一首至少具有优美的诗歌描写的特色："那里清泉潺潺穿过苹果枝丛，遍地掩映着玫瑰花影，从那颤动的叶间，送来微困的睡意。"第十六断片也有同样的特色："有人说一队骑兵，也有人说一队步兵，又有人说一支舰队，是这个黑暗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但是我说这是各人所爱的东西。"（参阅佩奇的《萨福与阿尔凯欧斯》，1955年牛津版。）

关于米南德的大量纸草文献，最初出版于一九〇七年，包括《仲裁》一剧，约七百行；《鬈发遭劫记》和《萨摩斯妇人》两剧，各约四百行，还有其它几个剧本里的一些较短的篇什。在风格的优美、情节的巧妙和人物描绘上，这些剧本都能满足观众的愿望，但有两点颇为突出。我们当然知道，大酒神节就是小宙斯的节日，即春的新生。在神话里，春神常以婴儿为代表，他被抛弃在田野和兽群之中，为人发现，最后被认为神之子。这是一大突出之点，凡是米南德的每个著名的剧本，都有一个未婚母亲所生的被弃或走失的婴儿，先遭遗弃，后来得到承认而确定了他的真实身分。这样，通常关于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神话，就从神和国王的领域，转移到普通人的领域里来了。另一个突出之点是，米南德剧中的女主角，决不是普拉图斯和德伦西①的剧本里那些不正派的女主角，她们大多数显然是战争的受害者。在亚历山大的后继者的战争中②，城市陆续被占领的时候，奴隶贩子们在战线

① 普拉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54—184），德伦西（Terence，约公元前190—159），都是古罗马的喜剧家。

②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病死后，他的部将们相互争夺，经过了长期的战争，他的帝国便分裂成了马其顿、埃及和叙利亚三个王国。

的后方，等待着贩卖廉价的人货。我们知道有许多剧本，象《萨摩斯妇人》一样，带有刚从战争中夺取来的城市的名称，如奥林托斯、佩林托斯和安特罗斯等。这些妇女倘若逃避奴役，就成为无国籍的人，或者至多是没有权利的外国人。她们不能合法结婚，但可以"视为妻子"，如《萨摩斯妇人》和《鬈发遭劫记》的女主角一般，不过，倘有任何不轨的嫌疑，即难免遭受突然驱逐，在这混乱的世界里成为无依无靠的人。

米南德的戏剧情节错综巧妙，远过于我们所习知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任何情事。现在以一篇断片的纸草为例（"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1235），它提供了《女祭司》一剧的部分情节。有一个人的妻子，很久以前，带了她的孩子离开了他，如今当了女祭司。那人要想知道她和孩子在干些什么，女祭司拒而不见。但她擅长驱邪的法术，因此那人的一个心腹奴隶，设计伪装神秘的癫病突然发作，倒在庙宇的台阶上，当即被抬进庙里医治。于是他发现了主人的孩子寄养在邻人家中，就去告诉主人，那人立即前往认领他的儿子。可是事有凑巧，邻人自己也有一个儿子，那个兴奋过度的老人，偶然与他相遇，将他错认，自称是他的父亲。孩子断定那老人分明是发疯了，告诉了他的同养兄弟，因此，当他父亲了解了确切的情况，又来认领的时候，他也把父亲当作一个疯子来看待。我省略了一些复杂的细节，但从这个叙述里，正如从《仲裁》或《鬈发遭劫记》的断片里一般，可以看出新喜剧的情节是多么富于变化，虽然它至少在无关重要的背景里，还常常保留着新年仪式的排场。

关于"新悲剧"，它与公元前四世纪和以后的新喜剧一样，很少断片保留下来。但在体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变更。悲剧的韵律逐渐松弛，一直到欧里庇得斯的最后的剧本为止，而稍后

的克里提阿斯(Critias)的一篇长的断片，韵律却异常严格。在他之后，莫斯喀翁(Moschion)、索西芬尼斯(Sociphanes)、索西修斯(Sositheus)和卡瑞斯(Châres)的短小的断片，简直没有三音节的韵脚。还有一种趋势，剧本所用的题材，并不是来自通常的英雄传说，而是年代较近的历史事件，如莫斯喀翁的《忒密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和《斐赖人》(Pheraioi)(叙述斐赖的伊阿宋被他的妻子谋害的事)，或采用纯粹牧歌式的主题，如索西修斯的《达芬尼斯》(Daphnis)。有一篇韵律非常谨严的很有趣味的悲剧断片，主题为希罗多德的吉基斯①的故事，肯定是属于这一派②，而《瑞索斯》(Rhesus)一剧，韵律比较严格，具有古典时代以后的巧妙情节，也可在此派中占一地位。赫尔曼③和其他人士，主要根据剧中语言，认为它是亚历山大时代的作品。

类似喜剧的是拟曲，或称想象的谈话，早期有名的拟曲家为埃庇喀穆斯(Epicharmus)和索弗伦(Sophron)，他或许首先启发了柏拉图以对话体写他的作品。赫戎达斯的拟曲④，现有七篇是完整的，其余几篇则是断片。他早已闻名，但他的作品不大为人所知，他的生存年代，凭材料推测，自公元前六世纪至三世纪，说法并不一致。不过，他曾述及"兄弟神"(Theoi Adelphoi)，即托勒密·菲拉特尔菲埃斯(Ptolemy Philadelphus)和阿尔西诺埃(Arsinoê)，他们生时被奉祀为神，约在公元前二六八年，又说到

---

① 吉基斯(Gyges)是希腊神话中三巨人(Hecatonchires)之一，各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臂。这里指的是吕底亚(Lydia)的国王。

② 指新悲剧。

③ 赫尔曼(Hermann,1772—1848)，德国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④ 赫戎达斯的拟曲(mime)，系英国人肯育(Kenyon)于1891年在埃及发掘古物时所发现。我国早年有周启明氏的译文。

雕塑家阿珀勒斯①新近逝世，也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他的拟曲用长短格写成，韵律故作拙劣，描写日常生活情景，着重粗俗方面，稍稍带点夸张。他的第一部拟曲写一个少妇梅特里采，她的年老而鄙陋的乳母来探望她，缕述梅特里采丈夫逗留埃及，长期不归，现有某一漂亮的运动员，热望前来慰她岑寂，女主人婉词拒斥，转入他题。在另外几篇拟曲中，有一手脚很不干净的人，强辩一桩讼案；有一母亲，将她的孩子送交塾师鞭挞；又有两个妇人，到可斯的阿斯克勒庇斯神庙②去观光，赞赏艺术制作品，并奉献祭品。它使人想起忒俄克勒多斯的牧歌《阿杜尼斯节》(Adoniazusae)，但比较起来，拟曲似稍觉沉滞。大概这些想象的谈话的幽默，主要决定在易于忘却的细微的话题上面。

一个与众不同而饶有趣味的人物是刻喀达斯(Kerkidas)，他在破碎不堪的"奥克塞陵卡纸草文献"1082里出现，本书92页曾偶一提及。他的生存年代，参照他写给芝诺③和写给他的学生斯准儒斯(Sphaerus)的诗篇，断定是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些诗篇也可以证明他是梅加洛波利斯城④的立法者和宪政改革者，他支持阿拉图斯⑤，反对克勒俄墨涅斯⑥，同时是一个犬儒

---

① 阿珀勒斯(Apelles)，希腊著名的美术家，公元前330年左右在世。

② 阿斯克勒庇斯(Asclepius)，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神庙在罗得岛上的可斯。

③ 芝诺(Zeno)，希腊哲学家。按希腊史上以芝诺为名者凡四人，这里是指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 of Cyprus，公元前342—270或264)，斯多噶派的创始者。

④ 梅加洛波利斯城(Megalopolis)，在希腊阿加底亚南部，建于公元前370年。

⑤ 阿拉图斯(Arâtus，公元前271—213)，希腊的将领，亚该亚同盟的首领，同时也是有名的作家，著有《回忆录》。

⑥ 克勒俄墨涅斯(Cleomenes)，即克勒俄墨涅斯三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0年。

派哲学家。他写了一些箴言，与通常犬儒派的“漫书”(diatribae)一样，不过是用短长格诗体写的，不是散文。内有一段评论财富分配不公，证明宙斯① 和众神的昏愦透顶和漠不关心。“为什么要供奉这样虚伪的神明？让那些星相卜易贩子去膜拜他们吧，把我们的虔敬献给佩恩(Paian)和墨塔陀斯(Metadôs)；因为只有她和纳米西斯(Nemisis)，才是世上真实的神。”这样，并非象赫西俄德的史诗和一些普通的传说里所说那样，当其他的神都走了以后还留下来的两个真实的女神是埃陀斯(Aidôs)和纳米西斯，而是新女神墨塔陀斯即“天下为公”和纳米西斯即“不平则鸣”。佩恩即“治病救人者”，她是跟随着她们做好事的。立法者和政治家② 洞察社会不公，但也看出革命的损害，这是良好的教训。基督教徒尼萨的格列高里③，称他为“最心爱的人”，这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节较长的文字，谈到爱情，引证欧里庇得斯，称道爱情好比一股温和的微风，不是肆虐的风暴。刻喀达斯和许多别的新发现的作家，在鲍威尔和巴尔贝尔 (Powell and Barber)合著的《希腊文学新编》(三卷本，1921—1923)里，已有所论及。

现在抛开新发现的作家们不谈，重新来考虑一些老问题，那就得从荷马开始。关于荷马史诗的文本，历史上所作出的一般记述，可从后面的证据里得到确认。在埃及发掘出来的几百篇荷马的纸草的断片，约有二十篇早于公元前一五〇年阿里斯塔克

① 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众神之王。

② 指刻喀达斯。

③ 尼萨的格列高里(Gregory of Nyssa，约331—395)，即圣·格列高里，基督教希腊教会的创建者。

斯①的时代,所有那些纸草断片,章句与我们通俗本大不相同,而在那时,看来差不多已经成为定本。然而,应当记住的是,芝诺多图斯②和非常谨严的阿里斯塔克斯两人,都怀疑当时所认定的抄本,已有很多伪造的增订。至于我们所认定的原本的确实时期,在《奥德修纪》里,有好几节一致说明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夫妇团圆不仅是在他俩离别的第二十年,而且确实是在离别第十九年的末一天和第二十年的头一天的黎明,那就是说,原本的确实时期,当在天文学家墨同③完成他的《伟大的恩尼奥多斯》(Great Eniautos)的时候,而墨同是阿里斯托芬的同时代人。

本书第15页及以后几页④里谈到有关荷马史诗的一般论点,在对品达诗歌(尼米亚2. i)⑤的注释里有很好的说明:"当荷马史诗尚未形成整体,而仍处于分散、不定而且分为各个部分的时候,史诗吟诵者们做着相当于'连结'和'补缀'的工作,把它构成为一个统一体。"这似乎是实在的,那统一体的构成,是依据于散播在各处的传统的材料。在泛雅典娜节⑥,一大批的史诗吟诵

①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公元前215—?),希腊亚历山大时代的文艺批评家,西方最早的图书馆学家之一。

② 芝诺多图斯(Zenodotus),西方第一位图书馆学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首任馆长,约公元前32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卒年未详。

③ 墨同(Meton,公元前433),希腊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与奥诺底庇斯齐名。奥诺底庇斯算出太阳年的长度为365日8小时57分,墨同进一步对这数字加以矫正,编制了太阳历法,俗称墨同历法(Metonic Cycle)。

④ 见本书第15页。

⑤ 尼米亚(Nemean),古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在亚哥利斯的都会尼米亚举行。这里是指诗人品达参加该竞技会比赛的诗歌,后面的数字表明是在第几次。

⑥ 雅典娜(Athena)是雅典的守护女神。泛雅典娜节是全希腊各地为这位女神举行祭典的节日。凡在每次奥林比亚赛会之后的第三年举行的,规模特别盛大,称为泛雅典娜大节日,其余每年举行的则为泛雅典娜小节日。

者，各自按照随意指定给他的故事，依次朗诵。这是包含着连续不断的故事，但大抵不准诵读固定的原文（参照本书第13页）。同一注释还告诉了我们那个特别负责统一编订工作的诗人的名字，说开俄斯的库奈托斯（Kynaithos of Chios）“是第一个编定荷马史诗的人，约当第六十九次‘奥林比亚四年纪’，编定于塞拉库萨①”。远在公元前五〇四年以前，塞拉库萨人也许早已知道传统的荷马诗歌的朗诵；看来很可能他们如今第一次在泛雅典娜节上听到的是朗诵荷马的史诗，如《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库奈托斯，或至少是“库奈托斯及其随从”，曾为庇西斯特拉图服务，显然是在公元前五一〇年庇西斯特拉图失败时②，他把他的伟大的成就，带到了西西里。

在荷马的语言中，许多所谓“伊奥利亚语”③，只是很古老的希腊语的残余，现在阿卡迪亚和塞浦路斯，还保有同样的语形，如“守护神”和“君主”，不过关于整个问题，要得到更多的了解，有待于对芬特里斯（Ventris）和查德威克（Chadwick）近年所注

---

① 奥林比亚（Olympian）或奥林匹克（Olympic）赛会，是古希腊最大的赛会，在奥林比亚神殿前举行，祭宙斯神后，进行各项竞技，包括体育、演剧、音乐、诗歌等项目。起源于公元前776年，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第69次赛会在公元前504年举行，那一次的“奥林比亚四年纪”（Olympiad），即公元前504—500年。

塞拉库萨（Syracuse）是西西里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② 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公元前605—527），雅典的僭主，于公元前560年夺取政权。死后由两子执政，不孚众望。次子希帕卡斯（Hipparchus）于公元前514年被杀，长子希比阿斯（Hippias）于公元前510年被逐出雅典。庇西斯特拉图死后，诗人库奈托斯继续为他的两子服务，这里所说庇西斯特拉图失败，即指希比阿斯的被逐。

③ “伊奥利亚语”（Aeolisms），住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古希腊三大民族之一的伊奥利亚人的古方言。

释的迈诺亚字体①书写的希腊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更不必说有待于根据大希泰帝国②的记载来阐释的大量虽新而尚未定的早期希腊和安纳托利亚③的历史了。希泰势力曾经达到小亚细亚沿岸，希腊神话中有好些名字，似乎就是博加兹-基韦的泥版④中的真正历史人物。不过历史与纯粹的神话相结合，差不多混为一体了。俄诺玛俄斯的不幸的御者墨西拉斯⑤，没有人会认为是同姓名的一位伟大的希泰国王。那"众船之王"的阿伽门农，似为"海上民族"的一个首领，他们在公元前一三〇〇至一一五〇年间，曾袭击安纳托利亚和埃及，而被称为"阿克赫沙"(Akhaisha)、"但诺那"(Danauna)以及其他具有暗示性的名字；但迈锡尼王⑥看来却是另一人物。还有海伦的故事⑦，有些批评家认为是有历

① 迈诺亚(Minoan)字体即克利特(Crete)的线条文字。

② 大希泰帝国(The Great Hittite Empire)，约于公元前 2000 年在小亚细亚形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希泰帝国约在公元前1900—1650年；第二希泰帝国约在公元前 1400—1200 年。当其盛时，曾占有巴比伦、腓尼基和叙利亚，势力达到地中海沿岸，后因屡遭"海上民族"的侵袭而崩溃。

③ 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阿纳多卢(Anadolu)，泛指小亚细亚。

④ 博加兹-基韦(Boghaz-Kewi)，在今土耳其境内，距安卡拉一百五十公里。1906—1907年，德国东方学者温克勒(Winkler)在该处附近发掘希泰帝国首都哈吐什遗址，发现了几千片楔形文字的泥版，其中有公文书、年代纪、宗教原文及希泰法典等。

⑤ 墨西拉斯(My sila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众神的使者赫耳墨斯(Hermes)的儿子，厄利斯王俄诺玛俄斯(Oenomaus)的御者。

⑥ 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王，亦名阿伽门农(Agamemnon)，与号称"众船之王"的那个"海上民族"的首领同名。特洛伊战争发生，他被选为希腊联军的统帅。

⑦ 海伦(Helen)，希腊传说中的美人，斯巴达王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帮助，把她拐走，因而引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史根据的，现在证明那不过是一个斯巴达婚姻女神的仪式。斯巴达的婚礼必须包括抢亲，海伦的主要任务就是被人抢走。在传说里，她不仅被一个强盗劫走到帕尔农山，而且被亚历山大-帕里斯劫走到特洛伊或西顿，被赫尔墨斯劫走到埃及，被忒修斯劫走到狄塞利亚，或被阿法里泰德劫到别的地方①。但是明白得很，她的庙宇不能让它空着，正如另一位婚姻女神赫拉②一样，或如斯忒斯科所作的驰名的变体诗歌③里所说，必须将她取回，恢复原位，那么，强夺者所劫走的，实际上只是女神的偶像，并不是真正的海伦。

对于歌德的有关《伊利昂纪》的结尾所作出的权威性的论断（见本书第22页），我曾表赞许，肯定是错误了。阿喀琉斯和普赖姆两大敌人④痛哭过去彼此所做的惨事，以及战胜者允许他的高贵的敌人的尸体满载荣誉运回，这种结束场面之精美，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这最末两卷，连同第23卷里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离别的一段⑤在内，显然把《伊利昂纪》提高到单纯的征服和胜利故事的水平之上，而居于崇高的希腊悲剧的地位，它超越战争的光荣，显示了更为深广的人情的真理。（参看我的《希腊史诗的起源》第四版，1924年。）

---

① 亚历山大-帕里斯（Alexander-paris），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子。赫耳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掌管商业、行旅、竞技、盗贼等事务。忒修斯（Thes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雅典王埃勾斯和埃特拉的儿子。阿法里泰德（Apharetidae）希腊传说中亚各斯人阿法柔斯（Aphareus）的儿子。伊达斯（Idas）和林苏斯（Lynceus）的合称，兄弟两人同为阿尔戈船的英雄。

② 赫拉（Hera），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妻，掌管婚姻和生育。

③ 斯忒斯科（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5—555），西西里抒情诗人，他所作合唱曲，叙述众神的故事，由农村人民于节日列队演唱，后来渐变为悲剧。

回顾我的较早的有关史家的陈述（第六章与第八章），我应当注意现今附载于雅科拜的不朽著作中的大批的《史学断片》(Fragmenta Historicorum)。

古代的批评家评论希罗多德和修西的底斯，常用一句引人注目的成语：他们两人都是"最荷马式的"。这句话的意思，我认为是，在早期记述旧闻的作家中，散文方面，只有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连续不断的完整的艺术品，象荷马在诗歌方面所做的一样。譬如赫卡提阿斯⑥所做的是史实的搜集，那是可以增补的，而且迟至公元前第四世纪，都已经增补了。赫伦尼卡斯⑦所写的，也不是完整的作品。另外还有许多作家，不过写下了一些特定地区的地方志。希罗多德和修西的底斯，却同荷马一样，是全希腊的。无疑，他们的两部作品，一如荷马史诗，既可以当众宣读，也可以"传至后世"。修西的底斯尤其着重于他们之间的不同（见本书第198页）。

修西的底斯的政治方面的道德标准，在史书卷五中的米洛斯对话录⑧里有很好的说明，书中描写那些战争狂的雅典人，对

---

④ 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伊利昂纪》中描写他英雄无敌，击毙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
普赖姆(Priam)，特洛伊的国王，赫克托耳和帕里斯的父亲。

⑤ 赫克托耳(Hector)，特洛伊的主将，忠勇为国，屡战屡胜，最后被希腊联军主将阿喀琉斯杀死。安德洛玛刻(Andromarche)是他的妻。他俩离别的一段，是《伊利昂纪》中的名文。

⑥ 赫卡提阿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00年—？)，希腊弥利都的史家，著有《系谱》，叙述希腊古代英雄的世系。

⑦ 赫伦尼卡斯(Hallanic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列斯堡的史家，著有《阿提刻纪》一书，是关于阿提刻一邦的大事的年代记。

⑧ 米洛斯对话录(Melian Dialogue)，米洛斯岛(Melos)是在希腊东南部。

于一切正义和宗教的呼吁充耳不闻，扬言要采取纯粹“胡布里斯”①主张，这与柏拉图以及当时一些不负责任的煽动家所描绘的正好相同，而在修西的底斯的著作中，则和一切希腊人的思想一样，认为“胡布里斯”必然会导至阿忒②：“雅典人杀死一切战时的俘虏，将妇女和儿童当作奴隶。……同年冬季，他们切望征服西西里，但对西西里的实际情况，他们大都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就毁灭。

早期的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见本书第七章），所作的极好的猜想，仍然保持受到灵感的先知先觉者的许多本色。有的用六音步韵文写作，如帕墨尼得斯③；或有用令人注目的神示式的警句著述，使人便于记忆，如赫拉克利图斯④。有些人如恩拍多克利⑤和毕达哥拉斯⑥，俨然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权威自居，而且身体力行。他们采用的不是我们所称的科学方法。的确，正如医学家希波克拉特⑦经常所说：医生从观察事实着手，然后经实

---

① “胡布里斯”(Hubris)，原意可能来自“猛烈冲向……”(rush at impetuously…)一语，这里是指“出于过分骄傲或自信的蛮横行径”。

② 阿忒(Ate)，希腊神话中的司骚乱戏谑的女神，在她身上体现了人的罪恶愚行或狂妄野心，后被认为司复仇之女神。这里是指“胡作非为必然自食其果”。

③ 帕墨尼得斯(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著有长诗《论自然》两卷。（参看本书第三章）

④ 赫拉克利图斯(Heracletus，约公元前530—470)，古希腊的伟大的思想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⑤ 恩拍多克利(Empedocle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唯物哲学家，著有诗体的论“自然”的论说。亚里斯多德认为恩拍多克利的作品不是“诗”。

⑥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一个有名的几何定律的发明者，曾组织门徒三百人为一秘密结社，遵守他所定的生活规律。

验而得到结论。哲学家往往从无事实根据的假定出发，探究“世界、热或冷，或其它想到的任何事物的起源。”在阿提刻时期，人们对哲学家，如同对其他作家一样，越来越要求他们说理清晰明确，能为人所了解。苏格拉底也抱怨说，哲学家讲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或晦涩难懂”的东西，使人无法了解；而他所感兴趣的，则是人类行为和事物，这些都是人人能知道的，而且能遵循行事的。亚里斯多德是哲学家，因为是医生的儿子，见多识广。人们很想确切知道，他为什么认为阿那克萨哥拉⑧是“一个众口喋喋，唯我沉着”的人。也许部分因为他倡导“精神”(Nous)决定物质世界的积极的原理；部分则出于他的实际的科学观点。全部论题可参阅科福特所著的《知识的起源》(Principium Sapientiae，1955 年版)。

至于苏格拉底(参看本书第 181—189 页)，关于这位被西塞罗称为“阿提刻小丑”⑨的无数掌故轶事，其真实性难于判断，但必须估及夸张、开玩笑、苏格拉底本人自嘲为文盲和无知⑩的种种情况。据说在斯品塔儒斯⑪的陈述中，苏格拉底有过惊涛骇

---

⑦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希腊名医，有“医药之父”之称。

⑧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28)，希腊哲学家。

⑨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古罗马共和制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重要散文作家。他的著作很多，包括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在他的著文中曾提到“芝诺(Zeno)讽刺地称苏格拉底为‘阿提刻小丑’(Scurra Atticus)”。拉丁文“Scurra”是指一个以打诨插科为业的丑角，专在富有者宴席上说笑娱人。

⑩ 苏格拉底自嘲的无知，实质上是苏格拉底用来辩论的辩证术，他在辩论中佯作无知，接受对方的结论，然后用发问方法逐步引到相反的结论。

⑪ 斯品塔儒斯(Spintharus)虽不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但很了解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见本书第七章)

浪的青年时代，可是，他"从未做过错事"，这是相当可能的，但也不值得特别相信。

本书的最初版本过于忽视了毕达哥拉斯。象苏格拉底一样，他也是一个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著作的伟大人物，但是，通过有关他们的回忆录和传说，他们给后人产生了巨大的持久的影响。克罗顿①的富有战斗性的哲学家们毁灭了绪巴里斯②，不久随之而来的是，克罗顿自身遭受劫掠，毕达哥拉斯学派彻底崩溃，仅存下来一些所谓"夫子之言"的笔录，即对哲圣的真知灼见所作的回忆录，例如《毕达哥拉斯原理》(Pythagorean Theorem)，谈到有关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而更重要的是，颤弦的精确的长度与音符的关系。这一原理似乎显示了：数字或比例是一切现象的基本实在或根由，不仅适用于几何学，在几何计算中我们仍说求一个数的"平方"或"立方"；而且也适用于伦理学，这里，正方形和数字"四"，和公正原则在理论上等同起来，从而也确实给许多有关"一个"和"多数"、"现象"和"实体"之间的哲学上的争论，提供了一个解答。毕达哥拉斯曾周游东方各国。希罗多德把种种神秘主义的思想统称为"毕达哥拉斯式和埃及式"的，其中有灵魂转生之说，也许还有赫拉克利图斯指责过他的"伪造罪"，此说还包括一些东方迷信。他怕吃动物肉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由于受灵魂转生之说的影响，虽然直至普鲁塔克的希腊思想家都有这种恐惧心理。但是，这种迷信色彩，再加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使得毕达哥拉斯学说，如同俄耳甫斯神秘教

---

① 克罗顿(Croton)，布鲁蒂姆(Bruttium)东岸的一个重要城市。"克罗顿的哲学家们"指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见本书第七章)

② 绪巴里斯(Sybaris)，位于意大利卢卡尼亚(Lucania)的一个名城，古代以当地居民奢华逸乐见称。

理和新柏拉图主义一样，在希腊宗教的晚期中，引起不少人士的兴趣。

我们在了解希腊文学方面，没有什么题目比戏剧（见本书第九——第十二章）取得更大的进展，特别由于詹姆士·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和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两人的著作问世。古代宗教担忧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来年的食粮，狄俄倪索斯，即“小宙斯”，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是“天空”和“大地”相结合的产儿，取代了旧历年的已废的宙斯。小宙斯是无穷无尽的神秘的生命力的化身，显现在春天草木鸟兽的新生中、显现在万物皆枯而永葆青春的常绿树中，也无疑显现在酒酣耳热后无以言表的奇妙的生机中。春神经常以神秘的婴孩形象出现，它是个被弃在草原上、树林中或在羊群间的婴孩，但是后来被辨认出是神和人世的公主所生的儿子。赤子下凡，拯救人世，建立自己的王国。新种的五谷到了秋收时分，就要收割，遭受一次“分离”(Sparagmos)，脱谷成粒的过程，包括一次死亡和哀悼仪式。希罗多德（在卷二41，62，144）告诉我们，仪式和为俄西里斯①举行的恰恰一样；虽然.他仔细地作了解释：狄俄倪索斯的名字不能跟死亡联在一起提及，那样做是“忌讳”的。因此，在许多悲剧中，凡主要情节包括一场争夺，丧亡（往往是“分离”）与哀悼，均由一位使者讲述。死者决不是狄俄倪索斯，而往往是别人，譬如说是个代理者、神的敌手、或是乔装神的人物或其他。也许这就是描述神之死的戏剧叫做悲剧(Tragoedia)的原因所在。这

① 俄西里斯(Osiris)，埃及主神之一，伊西斯(Isis)的丈夫。他的兄弟赛特(Set)是他的死敌。俄西里斯死后复活，成为“死亡”、“来世”和“复活”的主神。俄西里斯一词有“多眼”的意思。他一般被描绘成一个头戴白色王冠、手持君主节杖和连枷的人。

个词儿原意是"山羊之歌";山羊是神自己的圣兽,神的最合适的代理者。

有人试作这样的建议:死亡之后,紧接便是正常的复活或新生,这样,在悲剧中,往往在结束时由神出场,带来慰藉或指引;或甚至在悲剧三部曲之后,正常地紧跟一出萨提儿剧,其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我们知道,除了欧里庇得斯的《独眼巨人》之外,还有几出萨提儿剧。纸草文献给我们提供了索福克勒斯的《追踪者》(Ichneutae),这是一出共有三百行的断片。阿波罗为了寻找散失的牲口,雇西利纳斯①和他的儿子萨提儿们去寻找它们。牲口前后乱窜,留下的足迹十分混乱,但是,不久萨提儿们听到地底下传来奇异的乐声,不禁大为惊讶。山林女仙库里尼(Cyllene)警告他们不要走近,她解释,她正在穴洞里守护宙斯的新生婴儿,乐声是来自一只死掉了的乌龟。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早熟的婴儿——赫耳墨斯既盗走了牲口,又创造了七弦竖琴。

埃斯库罗斯的萨提儿剧特别受人赞美,目前已有大量断片发现。篇幅最长的几出是出自《撒网人》(Dictyulci)。剧中由国王的兄弟狄克提斯②带领的萨提儿歌唱队,在塞里福斯多岛从海中用网拖上来一只箱子,里面藏着达那厄和她的婴儿珀耳修斯③。萨提儿们和箱子里的旅客,相互惊异不已,结果达那厄和狄克提斯结婚。另一出是从《忒俄洛》(Theôroi)或《伊思特弥埃斯泰》(Isthmiastai)里留下来的,剧中萨提儿们参加伊思特弥的

① 西利纳斯(Silenus),酒神巴克科斯(Bacchus)的导师和忠实的随从,秃顶,头上长着短角,还有一只扁鼻子,经常如醉如痴,骑着一头骡子。

② 狄克提斯(Dictys),玛格涅斯的儿子,和他的兄弟波吕忒克忒斯(Polydectes)共同统治塞里福斯岛(Serîphos)。

③ 达那厄(Danaë),阿耳戈斯的阿克里西俄斯的儿子,波吕忒克忒斯的妻,和宙斯生珀耳修斯(Perseus)。

竞技会，他们把自己的头像挂在波塞冬海神庙上，因此被西利纳斯斥为不务正业——舞蹈。总的说来，所有萨提儿剧的基调，差不多都相同：幼小的野生动物的合唱队，尽情淘气，但天真无邪，乐声洋溢；他们的白胡子父亲，虽然德高望重，机智威严，可跟他们同样有股傻劲；再说，剧中还有一些真正的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但他们身上总有些打诨的味道：盗婴贼赫耳墨斯，狂欢作乐者赫拉克勒斯，狡黠的说谎者西绪福斯①，或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胡闹中自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魅力，给人一种野山、森林、音乐和荒诞不经的感觉。

关于个别的戏剧家，可进一步参看我著的《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创始人》(Aeschylus, the Inventor of Tragedy)和《欧里庇得斯和他的时代》(Euripides and His Age)。两书对这两位剧作家，作出了比本书第十章与第十二章更为成熟的评论。在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一剧中，最令人感到有兴趣的一点是，厄忒俄克勒斯的突然转变。在开始的六百行诗句中，他还是个沉着大胆的士兵，骤然变成为恐慌困扰的绝望者。一听到第七位得胜者的名字，他立刻感到大祸临头，在劫难逃，可是心里嘀咕着："死前但愿有一线转机的希望，"希望杀死他的兄弟。② 这位

① 西绪福斯(Sisyphus)，埃俄罗斯(Æolus)风神的儿子，以狡黠著名，在冥土中受罚，永远推巨石上山，将及山顶巨石又落下。

② 厄忒俄克勒斯(Etocles)，是忒拜(Thebes)的国王，他的哥哥波吕尼刻斯率六个同盟军围攻忒拜城。厄忒俄克勒斯派遣七个将领分别把守七道城门，初战告捷；但阿耳戈斯人再度进攻时，两兄弟单独对阵。波吕尼刻斯用利矛刺伤厄忒俄克勒斯，他急起用石块把他哥哥的矛打成两段，遂即各抽出利剑相对砍杀。厄忒俄克勒斯一剑刺穿波吕尼刻斯的胸部，重创倒地。正当厄忒俄克勒斯丢下宝剑，向着垂死的哥哥俯下身去摘取他的武器时，不料他哥哥挣扎着用力一刺，刺入厄忒俄克勒斯的胸脯。他随即倒在他垂死的哥哥的身旁，详见《七雄攻忒拜的故事》

厄忒俄克勒斯也许是戏剧文学中第一个经过仔细思考的人物性格。在《乞援人》一剧中，达那厄特兹①对追求者感到的恐惧，无法说明这是出于害怕乱伦的原因。在希腊和罗马，堂兄弟姊妹之间通婚司空见惯。当然，一个白人处女被一个黑人求婚者追求，会产生原始的恐惧，也还是对没有爱情的两性结合(gamos)引起完全的反感。这一点在三部曲的最后一出戏剧中，尤为突出。论《索福克勒斯》(第十一章)的一章，也需大加修改。索福克勒斯对神的处理，一直是个议论纷纭的题目。他认为，神是人类幸福和灾难的根源，似应受人敬畏，但按人世标准衡量，神不一定都公正或善良。在索福克勒斯的自我评论中，*πικρὸν καὶ κατάτεχνον* 一语很难翻译。也许译成"严肃而专业的"比较好。换句话说，非业余性的，而是严格根据技术(technê)的。古代批评家认为，索福克勒斯明显胜过埃斯库罗斯之处在于他的情节。他懂得舞台艺术，他在剧中绝不作仅仅是悲剧性情景的描绘，它们有真正悲剧性发展的情节。

在我早期对悲剧家所作的论述中，我在利用"正统"观念方面做得太过分了。古代没有"正统"的要求。有的是怕"不敬神"，换句话说，怕破坏神圣的清规，因而激起神的愤怒；最怕默祷或对一个陌生的异国神祈祷，因为这样做，真的会引起邪念，误入迷津；此外，无疑还有一种疑虑：完全否定神的存在，会含有否定一切虔敬和正义的意思。

---

① 达那厄特兹(Danaides)，阿耳戈斯王达那厄斯的五十个女儿。她们跟埃及珀杜斯(Egyptus)王的五十个儿子结婚，洞房之夜，奉父命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们被罚在冥土中用筛从一口深井中汲水，永无止境。在《乞援人》一剧中，五十个穿着白袍的埃及女子组成歌队，她们既是队员，又是"演员"。

本书第299页关于阿里斯托芬的原有论述，也需大加修改；可参看我的《阿里斯托芬研究》(Aristophenes, a Study)(1933年版)。雅典和斯巴达在鼎盛时期，曾紧密团结一致反对波斯人。尼喀阿斯①和较有修养的雅典人的政策，主张恢复和平，如有可能，恢复原来的合作关系，阿里斯托芬对此热烈表示赞同。克里翁，"这个最凶暴的公民"，带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平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征伐。城邦人口过密，民不聊生，有时要挨饿，但是克里翁想方设法，加倍收纳联邦的贡金，进一步利用"搜括钱财的船只"，肆无忌惮地没收财产，强迫公民无偿服役(武装士兵往往可以自给)，从而获得了足以养活人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经费，并依靠他们的投票，维持自己的政权。阿里斯托芬以其经久不衰的勇气反对这种政策，并在每一出剧本中坚定不移地为和平而斗争。在《吕西斯特拉忒》②一剧中，他向雅典和斯巴达妇女做最后孤注一掷的呼吁，号召她们联合起来，推翻留在城邦里的"老男子汉"，并拒绝委身于男子，直到赢得和平为止。在各方面来说，这部喜剧读起来几乎象一出悲剧，雅典和斯巴达妇女的最后合唱，是一首讴歌希腊和平统一的颂诗。

阿里斯托芬对新雅典必定不如对旧雅典那样赞赏。他的第一部剧本《代达里斯》(Daitaleis)，给我们看到了兄弟两人，年幼的一个蔑视父母，根本不懂荷马史诗的语言，但满口是法庭的术

---

① 尼喀阿斯(Nicias, 公元前？—414)，雅典将军和政治家。

② 《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阿里斯托芬的第七部喜剧，于公元前411年演出。剧中雅典女子吕西斯特拉忒痛恨战争，秘密组织希腊妇女，结成反战同盟。雅典妇女首先夺取了卫城，占据国库。斯巴达妇女也闻风而起，发动了同样的政变。男子终于屈服了。于是交战国双方交换使节，恢复了和平。

语；另一个兄弟懂得荷马和自己的职责，但对最时髦的法律术语一窍不通。把这位喜剧家在《云》和《蛙》两剧中对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的宽容而亲切的嘲笑，跟他对强大的克里翁和敲诈勒索者及吹牛拍马者相比之下，不无令人感到有趣。这些人象戈耳工①的毒蛇一样，“会从他的头发里嗞嗞作响地游出来”。据说《云》一剧曲高和寡，不能迎合观众所好（《云》518—525），《蛙》一剧则跟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以至于荷马以来的一切诗歌，都惊人地相近，因此，在柏拉图的会饮席上，阿里斯托芬被邀作客，是毫不足奇的。但奇怪的是，苏格拉底在《辩护》中申辩，喜剧家的歪曲给他在雅典带来难以忍受的损害。但是，毫无疑问，在公元前四二五年看来是无害的批评，到了四一一与四〇四年以后，就可能有危害影响。

有关亚历山大理亚诗人的论述（第十八章），在鲍威尔和巴尔贝尔所著的《希腊文学新编》三卷本中，有了更多的新材料。关于卡利马科斯②，现有一部普费弗（Pfeiffer）的十分渊博的版本出版（牛津版1955年）。比翁挽诗③，日期不符，不可能出于莫斯科斯④之手。这一定是无名氏所作。总的说来，莫斯科斯最佳作品是一首咏欧罗巴⑤的小诗。直到几个世纪后，缪赛埃斯的《希

---

① 戈耳工（Gorgon），蛇发女怪，福耳库斯（Phorcus）的三个女儿。她们没有头发，头上都是蛇，被她们看到的东西都会变成石头。后被潘修斯（Perseus）所杀。

②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柏拉图与西塞罗之间的文学上最有影响的希腊著名诗人，同时是文法家、文学批评家、考古学家。

③ 比翁（Bion），希腊田园诗人，著有《阿多纳斯哀歌》（Dirge of Adonius）。

④ 莫斯科斯（Moschus），比翁的学生，阿里斯塔科斯的友人，希腊著名田园诗人之一，所写的诗对现代欧洲诗歌有深远的影响。

⑤ 欧罗巴（Europa），腓尼基公主，被宙斯拐走。

洛和黎安德》一诗问世，没有别的诗可与之相比。①

农努斯②的韵律规则详密奇特，有时他把小品词 δέ 当作一个重音节；更奇特的是，在诗文开始一半的结尾，他容许一个倒数第二音节的重音(paroxytone)置于长音节前，如 κεκλιμένην (绝不用 κλινόμενος，)，通常他是用在倒数第三音节上有重音的字(proparoxytone)，如 κεκλιμένος 。这样可使长音节产生两个短音节之感。显然，他的做法标志着诗歌趋向重音韵律的变化的开始，但是正式的"政治诗体"，一直到了第八世纪后才发现，没有第四世纪的实例可寻。

纸草文献又提供了大量有关传奇的资料(参看拉顿伯里：《新篇》第三卷)(Rattenbury：New Chapters Vol. 3)。一八九三年发现并出版了一篇完全新的传奇，讲的是尼纳斯和他的极其理想的妻子的故事，但此后即失传。这位理想夫人，跟历史上的西密拉米斯③大不相似。一般认为，卡里同的《沙利阿斯与沙利克里阿》是这类传奇中最新的一部，有时甚至认为是公元第六世纪的，如今在第二世纪的纸草文献中发现，还有的认为它可能写于相当早的时期。从此篇在不同年代的古抄本上反复出现之频繁判断，它一定非常广泛流传过。它比一般传奇，更富有惊险情节，

---

① 《希洛和黎安德》(Hero and Leander)，希腊神话中阿珀杜的青年黎安德，每夜游渡赫里斯蓬特(Hellespont)海峡到锡斯托斯(Sestos)往晤其爱人希洛。一个暴风雨夜里，希洛的灯火熄灭，黎安德因而溺毙，后来希洛找到了他的尸身，投海殉情而死。缪赛埃斯(Museus)，俄甫耳斯时代的希腊诗人。

② 农努斯(Nonnus)，公元第四世纪埃及籍的希腊诗人。

③ 西密拉米斯(Semiramis)，亚述女王，尼纳斯(Ninos)的妻，以美貌、智慧与荒淫著名，在位期间曾修筑巴比伦，征服埃及、亚洲大部分，并进袭印度。

但较少有感伤情调。

论年代，《尼纳斯》可能写于公元前第一世纪。极大多数其它传奇，出现于公元第一与第四世纪之间，但不难想到，这类故事极大部分远在写成书面文字之前，已给听众口头叙述。听故事是世间所有文盲或半文盲者最心爱的消遣，从悲剧家那里，我们听到神话，以及其它“讲给织女们听”的故事。在大部分传奇中，女主角的忠实、贞洁和有点过分端庄的美德，似乎使它们特别适合这样一群听众的需要。它们被称为“色情作品”(Erotica)，但是，基本上似乎更涉及惊险和奇迹故事，有关异国及从河马到孔雀一类珍禽异兽的记述。可是，到了后期，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显然成为作家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如作家隆顾斯① 和阿喀琉斯·泰底斯②。这一类型的传奇，到了第四世纪就中止，令人费解。也许它们恢复秘密的口头流传，直到拜占庭时期，才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和此后的岁月中，获得新的生命。正常人的心理，往往会对故事开头的几个字“从前……”作出反应。

吉尔伯特·默雷

1965年4月于公猪山

（孙席珍　蒋炳贤译）

---

① 隆顾斯(Longus)，著名希腊传奇作家，著有《达佛尼斯和克罗的历史》(History of Daphnis and Chloe)，以作品饶有诗意和文学价值著名。

② 阿喀琉斯·泰底斯(Achilles Titius)，希腊传奇作家，与卡里同(Chariton)齐名，从庸俗观点判断，他们的作品，无论在结构上或情节上，都比隆顾斯高，但缺乏诗意。

初 版 前 言

反复阅读稀少的古希腊文学遗著，是一件愉快的，而不是费力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并不因包括附注(Scholia)或古代评注而更为繁重。但是现代学术成就典籍浩瀚，在这一部门的学术研究中，我必须真诚接受一位德国评论家对一位学识更渊博的史家所作的评价，并坦率承认我“在一大堆素材面前简直无能为力”。说得更精确一点，我认为我在史诗、抒情诗与悲剧诗歌领域内，相当熟悉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我也力图阅读有关论述散文和喜剧诗歌的比较卓越的书籍。众所周知，期刊文献极难勘审，但是我希望，我不必去考虑最近出版的二十卷的《赫耳墨斯》、《德国博物馆志》、《语言学家》以及英国古典文学杂志上比较少数的重要文章。不仅如此，我简直没有想作此尝试。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从事撰著一部希腊文学史，敢于在学者和广大读者面前班门弄斧，我的理由是，我手中掌握的希腊文学知识，毕竟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自己对之也深感兴趣。至少在过去十年内，简直没有一天我的思想不是极大部分地集中于钻研希腊诗歌上；在我的生活中，简直没有一种深厚或宝贵的感情，不是由希腊诗歌所激起，或阐明或升华的。毫无疑问，这不过是专门学者的一得之愚，优游其中，既有所失，也有所得，片面性的感受而已。但是，也就是这种东西，往往使一个人的写作成为有理。

我觉得，要在一部简略的比较通俗的论著中，把我的论题在

科学性和艺术性两方面保持一个恰如其分的均衡，却并不是件易事。一般说来，我们对一位古代作家所作的文学定论，依赖于，而且必须依赖于，大量语言学与文物研究的论证。例如，在论述荷马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荷马问题”，在这一特出的“问题”上，不少人会断定：这个“问题”几乎把诗人从本书中逐出去。除了出于说明的目的，我通常把所有研究过程尽量从略，我的辨析和评论都是根据研究结果而作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很少旁征博引别的学者，特别是在英国享有盛名的评论家的论述。譬如说，我怀疑杰布（Jebb）、利甫（Leaf）和门罗（Monro）的名字是否都要在本书中提到；同样，作家如尤塞楠（Usener）、冈珀斯（Gomperz）、苏西密耳（Susemihl）、布拉斯（Blass）等，是否也要在本书中出现，因为我得助于他们的地方很多；此外，我是否还要提到W. 克里斯特（W. Christ），因为我的年表和总的体系，极大部分都参考他的《希腊文学史》（Gr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teratur）一书而写成。但是有两位老师的影响，使我感受最深。第一位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T. C. 斯诺先生（Mr. T. C. Snow），他是我的挚友，交往之深，毋庸赘述；第二位是戈廷根（Göttingen）的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教授（Prof.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erff）。他的历史见识，对古希腊富有想象力和深厚同情的卓越才能，大大地改变了近五十年来希腊学术研究活动的面貌。

但是，我的一般方法多少是独辟蹊径的，不依赖于某些权威。我试图尽自己力所能及，探究希腊作家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爱憎好恶，他们怎样谋生度日，起初我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后来就成了既定方针。当然，只有在阿提刻全盛时期，也许以品达的独特情况为例，我们才能粗略地取得这样一个成果，要不

然历史就会变成小说，但是这样的尝试是有帮助的，纵然得不到具体结果。这样会帮助学生，不致把"希腊人"误认为全是出于一个模式的——一群同一类型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社会准则、相同的局限性。实际上，他们千姿万态，在我们心目中，他们都栩栩如生——他们兴趣广博，丰功伟业丰富多采，气象万千，生气勃勃的个性和充沛精力使他们取得巨大成就。他们之所以能从野蛮状态急剧跃升到文明高峰，并不是靠什么"古典式的肃穆"，不是靠"崇拜人的躯体"，也不是靠他们天生的高深智慧和艺术禀资，而是靠他们永无止境的劳动和无限制的活动，靠他们的大胆勇敢和苦难经历，靠他们矢志不渝地献身于他们认为是伟大的事业；最重要的，还是靠他们锲而不舍的苦思探索精神。

说真的，他们的外部历史，如同其它民族历史一样，充塞着战争与外交、残虐与欺诈的史实。是他们的内部历史、思想情感与性格特征的历史，才是那么瑰丽、伟大、崇高。他们有一些困难要进行斗争，但是这种困难，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都已排除了。当时他们简直毫无经验，万事都得从头做起，他们物质资源十分贫乏，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欲望、恐惧和愤怒"，也许比我们的更为狂放、更为强烈。可是他们开拓了伯里克理斯和柏拉图等辈出的雅典。

现代人对这些古代人的概念，当然会因时而异。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歌德笔下的"肃穆和古雅"的希腊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倒也恰如其分，可是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心目中，他主要成了一个幻象了。特别在画家和诗人的作品中，他往往以一个穿着华丽、体态健美的希腊人出现，他是一个抽象的异教徒，跟同样抽象的早期基督教徒，形成鲜明对比，或按照评论家

的好恶，加以美化或贬损。他也是个幻象，跟他生前优游岁月的大理石宫殿一样虚无飘渺。也许人们会把他当作衰微时期的“希腊佬”(Græculus)看待，但是《反提马枯斯》和《反勒俄克拉忒斯》两篇演说词，显示了一个雅典陪审团心目中的希腊人。在人类学者眼中，希腊人的近亲远属很多，他是卡菲族和长有毛发的阿翁族的义兄弟。他至少是古道热肠，思想单纯，感情丰富，质朴无华。说实在的，他的缺点是，他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不一样，他只不过是形成“人类”的原始材料：一个没有美、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希腊文化的古希腊人。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别的抽象的希腊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好多少；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起着修正和补充前人的作用；从长远观点来看，我们对希腊人的概念越来越充分了，这是毫不足疑的。我们毋需把约翰逊博士关于专对“野蛮人”发表演说的狄摩西尼所作的狂妄的判断，作为我们进行比较的根据，我们还不如以巴特里米神父(Abbé Bartelemi)的《阿那卡什斯旅行记》(Voyage d' Anacharsis)来比较。这是一部独具匠心的作品，作者才气横溢，写得细腻，想象丰富，洞烛幽微。该书出版于一七八八年。姑且不问作者的人品如何，我们读一读安得鲁·朗先生(Mr. Andrew Lang)或阿诺德尔·法朗士(M. Anatole France)的信手而作的研究成果，我们会更深入领悟希腊精神！

为想充分利用有限的篇幅，同时也为想取得观点的前后一致，我不得不把本书涉及的范围，尽量设法加以压缩。在承认雅典只不过是希腊的一个部分的前提下，我把她当作可以用来举一反三的必然的典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力图使读者注意力集中到从埃斯库罗斯到柏拉图为止的一段阿提刻文化鼎

盛时期。我尽量压缩论述哲学部分，同时忍痛割爱，决意把希波克拉特(Hippokrates)和所有的科学家均略去不谈。最后，我把历史正文写到狄摩西尼之死为终结，并把异教衰落时期以前一段期间的希腊晚期文学，作出一些概略的或甚至可以说是任意的叙述，例如甚至把忒俄佛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人物》和《论崇高》两部耐人寻味的书籍都略去。

在专门名词拼写方面，我毫不费力地做到前后完全一致。一般说来，我采用普通英语或拉丁变音符号，除非在我想在读音上作出一些指示的地方，我把原来的 K，不改为可读软音的 C，把该长读的音节用长音符号标明。因此，Kimon 不改写为 Cimon，Demâdes 跟 Æschines 加以区别开来。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把它读成 Dêmâdes，或把一个普通名字的面貌改写成：Dêmêtêr，Thûkŷdidês等。在提到古代作家时，凡指名道姓的人物均见诸于最易读到的版本中，当然我参考阅读的资料，都是我认为最可靠的文献。凡引据的作家，都可在托伊布纳版(Teubner)或陶赫尼切版(Tauchnitz)或英国大学出版社的廉价书本中见到。只有少数例外，本书提到时则加以注释。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以及所有雄辩家均引自标准版书籍；以《雅典政制》为例，它没有收集在大柏林版的亚里斯多德全集里，我是以凯尼恩的初版本(Kenyon's editio Princeps)为根据的。

我在翻译中偶或沿用古代谬误的语源，对此语言学家可能会感到惊异。例如在某一段文字里，倘若我把 ἠλίβατος 一词译成“太阳踩着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把此字认作系 ἠλιόβατος 一词的“缩略词”，但是我相信欧里庇得斯是这样想的。

凡书名后有星号(*)的作品，表示原作已散失或只存断篇残简。著作残缺不全的作家，除另有专注外，一般均引自下列各集：

卡尔·米勒的《希腊历史家拾零》(Karl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ico um Græcorum);穆拉希的《哲学家》(Mullach, Philosophorum);瑙克的《悲剧家》(Nauck, Tragicorum);科克的《喜剧家》(Kock, Comicorum);金克尔的《史诗诗人》(Kinkel, Epicorum);以及伯坎的《希腊抒情诗诗人》(Bergk, Poetœ Lyrjci Grœci)各集以其首字母缩略为F.H.G,E.P.G.,等等。C.I.A.则是"Corpus Inscriptionum Atticarum"(《阿提刻铭文集》)的缩略;C.I.G.则系"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希腊铭文集》)的缩略。在少数地方我用了专有名字的缩语,如W.M.代表Wilamowitz-Moellendorff。我认为在一些可能被误解的文章里,就避而不用。

本书承友人多方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里我特别要向本校希腊语文讲师乔治·麦克唐纳先生(Mr. George Macdonald)对全书提出细致的意见以及对细节的校正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吉尔伯特·默雷

格拉斯哥 1897年2月

(蒋炳贤译)

目　次

第一章

荷马

引言

要想了解古代希腊文学的范围和发展，我们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只有一些断片和片面性的传说。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任何社会，象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时期的雅典那样接近于我们社会的最高的方面。那个时期的人们思想活跃、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和人格纯正，对于社会和政治理想有着大胆而合理的追求，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几乎比我们的十八世纪更吸引人。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历代的人们，看法却与我们不同。那些人在书籍中所寻求的，不是真理与想象之美，而是其他的东西，有些则对读书根本不予重视。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文学作品，我们所掌握的约有百分之二十；而公元前七、六、四、三世纪的作品，我们所占有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所有传到我们手里的作品，都经过了严格的、毫无区别的考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保持其生命，在于它们从来没有长久地遭到冷落，在于一连几个时代——四世纪的希腊、基督教以前的亚历山大理亚、奥古斯都的罗马、安东尼斯王朝的伟大的希腊文艺复兴，以及后期诡辩派的较为狭隘的雅典语风的复兴——以来读者对这些作品的青睐，使之能

牢牢地吸引出版商的兴趣。

朱利安和李勃尼乌斯①死后，人们总认为从此没有人真正关心文学了；但有些书籍，在学校里早已被奉为“经典”，这些书籍，虽然数目日渐减少，仍然继续被阅读着，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和文艺复兴为止。文学传统中出现的种种怪癖足以写成一部皇皇巨著。在拉丁文方面，传统里狂热地保存了维吉尔和寓言家亚维亚努斯②的作品；而在希腊文方面，则使荷马作品的抄本和阿坡罗尼乌斯·启辛的《论扭伤》的抄本日益增多。拉丁文方面，留克利希阿斯③的著作实际上均已散失殆尽，只偶然保存了一部抄本；喀尔伍斯④的作品也完全散失了。希腊文方面，埃斯库罗斯的剧本几乎丧失，只是阴错阳差地保留了一些最美丽的荷马颂歌。一般说来，那些既不象力学与医学论文那样有实用价值，也不适宜给学生诵读的作品，都没有受到重视。有些作家如萨福、厄皮卡尔穆斯⑤、德谟克利特⑥、米南德和克利息浦斯⑦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残简断篇，这种现象表明拜占庭

---

① 朱利安即罗马皇帝弗拉维阿斯·克劳狄阿斯·朱利安努斯（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331—363）；李勃尼乌斯（Libanius, 341—390），希腊诡辩家和修辞学家，曾在君士坦丁堡、尼可米第亚和安条克等地讲授修辞学和演讲术。

② 亚维亚努斯（Avianus），公元四世纪拉丁寓言家。

③ 留克利希阿斯（Lucretius，约公元前96—55），罗马哲理诗人。

④ 喀尔伍斯（Calvus，公元前82—47），罗马诗人和雄辩家。据说他作了二十一篇演说词。

⑤ 厄皮卡尔穆斯（Epicharmus，公元前540—450），希腊第一个伟大的喜剧诗人。

⑥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论者，对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音乐乃至语言学均有精深造诣。

⑦ 克利息浦斯（Chrisippus，公元前280—205），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派第三位领袖，著有论文七百五十篇，现仅存一些残篇。

对古典文学何等漠视，致使名贵书籍自行消亡。但罗马和亚历山大理亚鼎盛时代，已经对文学作品有意识地作了一番精选。他们爱好条理分明而有风格的作品，他们不愿抄写激昂慷慨的作家的作品。那些神秘主义者、禁欲主义者、不妥协的哲学家、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以及热心家们，他们的作品多半遭受禁止。可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仍旧存在于世界上，并要努力从他们的遗稿中理解他们。

传说中的诗人

但是，文学传统中最先出现的重大空白，其原因与后来完全不同。大量的文学根本就没有得到"保存"。确实，在任何创造时期，活的文学总是被忽视的。活的文学每天都在产生；有谁愿意用上好的纸张把它抄下来并妥为保存呢？只有当人们再也得不到它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担心，只怕它完全失传。古代希腊的悲剧、抒情诗、修辞术以及第一次伟大的历史运动的文献都有类似遭遇。每一种文学作品，当人们想起要保存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早已毁弃了。特别是我们记载里所述的最早的形式，六音步原始叙事诗，尤其如此。

原始叙事诗，据我们所知，按照作家和题材，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它是一种表达古代英雄传说的工具，"荷马"所作；第二，它可记载一般见闻，特别如赫西俄德所作的分类目录和神谱；第三，它可用于宗教上的启示录，这种启示录最初出于俄耳甫斯①、缪赛乌斯②和巴咯第斯③等人之口。这最末一类久已失传，只留下微少的遗迹，而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则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的纪念碑。

以诗歌形式体现古代传说，一定迟于传说本身。不但如此，《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埃尔加》和《神谱》，显然既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甚至不是第十二个”这种体现。这些看来属于最初出现的诗歌显示作品的篇幅冗长和内容复杂，它们只能是许多年代艺术提炼的结果。它们所用的语言与普通语言毫无联系，充满了已被遗忘的含义和过去社会情况的反应；诗人的语言，总是由六音步韵律的需要所决定，并受其制约。在《伊利昂纪》以前，也许已经有六音步诗了。六音步本身是在简单韵律基础上高度的、复杂化的发展，中间经过了许多阶段。而希腊以及印度、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英雄传说似乎一度都是用简单韵律来表现的。但是我们如果需要证据，证明我们最早的记载相对来说也晚于六音步韵律的出现的话，我们可从荷马那里找到。他曾提到在他以前就已有了丰富多采的诗歌作品；他还提到在他那时人们普遍感到大多数重大主题都已过时了。④

根据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而写的各种史诗或其他体裁的作品，它们的作者是假定的，这些人的情况我们根本无从查考。他们大部分不免带一点幻想的或荒唐无稽的意味。譬如俄耳甫斯，作为一个传说人物，是希腊人的创造；作为一个名字，他是《吠陀》⑤里的“李蒲士”或神匠中的一个，他们是最初的永生不

---

① 俄耳甫斯（Orpheus），传说中荷马以前的大诗人，阿波罗与司文艺美术女神卡利奥泼（Calliope）之子，爱好音乐，善弹竖琴，能使走兽着迷，木石移动。

② 缪赛乌斯（Musaeus），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据说是俄耳甫斯的学生，雅典教士诗的首创者。

③ 巴喀第斯（Bakides），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希腊灵感的先知和神托的给与者。

④ 特别是θ,74；μ,70；a,351《伊利昂纪》每卷均以大写希腊字母标明；《奥德修纪》则以小写字母标明。——原注

⑤ 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朽的人。① 另一个早期行吟诗人利努斯②，是个很典型的虚幻人物。在闪米特人的海岸上，希腊移民或流放者倾听着东方庄重悲哀的歌曲，把悲悼的叠句“Ai—lenû”(“悲哉！悲哉”)，误听为希腊文 αἴλινον (“悲哉利努斯”)，因此就把他所想象中的利努斯当成了不幸的诗人或被谋害的王子。荷马的祖先，当他们还不是神和河流的时候，难免带有如“纪念中的儿子”和“仁厚的设计者”一类的名字；他的次要的亲戚——如果说一些较小的史诗是这些人所作，那样比较恰当——的名字，有的是明了的，有的全然晦涩，但总的说来，一般都不是希腊人常用的名字。荷马的女婿的名字克利奥腓拉斯，使人联想到这是带一点喜剧性的暗示“伴奏”的弗莱庶鲍德族的行吟诗人。描绘在得尔福的“莱斯基”或“会议厅”上的传说故事，大量引用了一位诗人的作品，这位诗人或被称为“莱斯基斯”、或被称为“莱斯基奥斯”，或被称为“莱斯凯奥斯”；另外还有一位歌唱海上生涯的诗人，叫做“阿尔克替诺斯”，这不是希腊名字，而是北极星一词引伸出来的。以一场快乐婚姻的突发作为奥德修斯传说故事结束的《忒立哥内亚》，③其作者名为“欧伽蒙”或“欧伽姆蒙”，也是合适的。

---

① 传说李蒲士(Ribhus)是神匠，常有三神在一起。他们的住处，宛如太阳一样异常光明。

② 利努斯(Linos)，俄耳甫斯的兄弟，都是司文艺美术女神卡利俄珀的儿子。

③ 《忒立哥内亚》(Têlegoneia •)，《特洛伊始末记》(The Trojan Cycle)最后的一篇。施勒尼的欧伽蒙 (Eugammon of Cyrene)生于公元前570年。该诗的情节如下：

奥德修斯在海上历尽险难，终于回到故乡，杀死他前妻子珀涅罗珀的求婚者，但最后被喀耳刻所出的儿子忒立哥那斯(Telelgonus)所杀。随后，忒立哥那斯把珀涅罗珀和奥德修斯另一个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带到喀耳刻的伊亚岛上，在那里他们成为永生不朽的人。忒勒玛科斯和喀耳刻结婚，忒立哥那斯则和珀涅罗珀结婚。

至于“荷马”其人，“荷马”原意是指“人质”，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希腊名字，尽管它可能是某个名字（如“荷马罗陀考斯——原意是“收受人质者”）经过缩写的昵称。假如真有什么希腊名字是由“荷马”加别的字复合而成的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首先要承认有这样一个名字：“荷马立达”(Homêredæ)①。“荷马立达”意指一般的行吟诗人，也可指一个宗族。依此类推，“荷马”无疑是一位始祖，这个名字被创造出来，作为他们家族单位的名称，犹如“多罗斯”(Doros)、“伊安”(Iôn)和“海伦”(Hellen)被创造出来一样；甚至象[塞莫皮莱]“安费梯昂尼”(或者叫邻邦同盟②)，都有他们自己共同的祖先——名叫“安费梯昂”或“特威勒-朗特”。这样说明了荷马的来源，但对“荷马立达”则尚未说明。也许正如它所表明的一样，是源于父名的姓(即“荷马之子”)。我们不难设想当时社会的情况，人质的儿子是不能去打仗的，只有叫他去做行吟诗人。但“荷马立达”同样可能是一个合成语(ὁμή,ἀρ，意为“组合在一起”)，当时行吟诗人开始组成了一个行会，需要一个共同的祖先，于是就在“荷马”后面加一个词尾，把它变成一个姓。

确实，我们有许多史前诗人生平的传说和荷马与赫西俄德“竞赛”的故事。这种说法系根据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诡辩学家阿基达马斯所作的记载，而他则是根据一些现存的传奇故事改编的。在诗歌里，我们看到的据称是一个人的回忆。赫西俄德在

---

① 在喀俄斯岛（ChiOs）上有一派诗人和吟诵史诗者叫做“荷马立达”(Homêred æ)。他们认为荷马是他们的始祖，继续以韵文叙述神和英雄的故事。

② 邻邦同盟(League of the Amphictyones)，古希腊近邻诸邦以保护神庙为名而结成的同盟。

他的《神谱》的序言里提到过他自己的名字。在《埃尔 格》(I 633页)里，他诉说他的父亲怎样从基米迁移到阿斯克拉。荷马的《阿波罗颂歌》结尾是诗人向他的听众中的少女们发出的请求，请她们记住他，并要求她们“在任何陌生人询问谁是最好的歌手、谁会使她们最愉快的时候，她们要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一位盲人，他住在岩石崎岖的喀俄斯岛上，他的诗歌异常优美、流传千古”。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一些伪作。最早朗诵那些诗歌的吟诵者并没有想到“他”是喀俄斯岛上的盲人，“他的”歌永远是最优美的；他只以为自己所朗诵的诗歌是那位盲人荷马的作品，他的歌的确是最好不过的了。的确，这一段话和《神谱》序言，显然都是后人添上去的。《埃尔格》中的回忆必定与他们共存亡。希腊早期真正的行吟诗人都是无名的和非个人的；我们确切地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作者敢以个人名义出头——那就是抒情诗人和爱奥尼亚探索者的时代。以上所引这些话并不是赫西俄德和荷马曾谈到过他们自己的证据，而是六世纪的传说虚构他们的故事的证据。

我们能否知道这个传说的起源？模糊得很。不过在传说里，一定也有某些历史真实性。荷马传记和参考文献，说法各有不同，但认为他是爱奥尼亚人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他的出生地最有可能在两个地方：斯密那和喀俄斯，这两个地方的埃俄利斯人中，总有爱奥尼亚人杂居其间，但在喀俄斯岛上却有一个独特的氏族，叫做“荷马立达”。如以“荷马的诞生”解释为荷马诗的发展，我就会知道，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同样真实的是，赫西俄德和他的父亲从亚洲的基米迁移到希腊的玻俄提亚，因为赫西俄德的诗基本上是用荷马诗的形式，来表现玻俄提亚本地的题材。

这样，荷马是喀俄斯人或斯密那人，都有历史的根由；但为什么他是盲人呢？一部分也许由于我们对原始时代有某些模糊的记忆，那时身强力壮的人都当战士；跛脚而强健的人充当铁匠和武器制造者；至于盲人呢，没有别的本事只有充当歌手。更重要的，就是传奇本身在其间起了作用。她爱把她的伟大的诗人或先知者变成盲人，而对于他们的盲目，她却老是萦绕于心头。荷马是她的得摩多枯斯①。“为缪斯所钟爱，并给他快乐与不幸；她取了他的双目，却给予美妙的吟唱。”(θ, 63, 4)这是纯粹的传奇，由于这个传奇，人们创作了那不勒斯博物馆里著名的荷马半身雕塑像；人们还可以从卡利乌科斯的奇异故事《帕拉斯的沐浴》意识到这种传奇，在这故事里，泰莱西阿斯是一位先知，不是诗人，他也丧失了尘世的视力。传说里另外的特色也有类似的起源——如在喜筵前对陌生乞丐横加蔑视，直到他起来歌唱；这个乞丐痛骂基米人，因为他们拒斥了他；一篇史诗《塞浦利亚》* ②不合他自己的标准，他就将它给了他的女儿作为嫁妆，使她成为一位卓越的女继承人。

荷马的诗

我们如果试图确定，古希腊文学开端之时，哪些诗是荷马的作品，那么答案必定是——一切都是“荷马”的，或“英雄的”；换句话说，原始叙事诗里所叙述的一切，全都取材于分别讲述特洛伊故事和忒拜故事的这样两种主要的传说。最早提到荷马的是

① 得摩多枯斯(Demodocus)，《奥德修纪》中著名的盲歌手。

② 《塞浦利亚》(Cypria)，《特洛伊始末记》开始第一篇史诗名，据传说，这篇史诗系荷马所作。

诗人卡利努斯(约在公元前660年)。① 他指出《忒拜》为荷马所作。随后,也许是阿摩戈斯的塞蒙尼得斯(约在公元前630年)。他引证《伊利昂纪》里人所熟知的一句名言,"人生消逝,宛如落叶的凋谢。"作为"一个喀俄斯人"的言语。他可能是特指某个喀俄斯人,而《伊利昂纪》中的这句诗只是被引用在史诗中的一句流行的谚语;但也很可能他是引证了《伊利昂纪》里的诗句。整整一世纪以后,刻俄斯的西蒙尼得斯(公元前556—468)说及"荷马和斯忒西科讲述墨勒阿革洛斯怎样投掷标枪,越过亚诺罗斯旷野,击败了所有的青年。"②这个故事并没有记载在《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之中,我们不能追溯这诗的来源。稍后,品达也有几次谈到荷马。他责备荷马褒扬奥德修斯——关于《奥德修纪》的意见——但也宽恕他,因为他提到"阿伊亚斯的勇武";特别是他夺回阿喀琉斯的尸体,此事描写在《小伊利昂纪》*和《埃塞俄比斯》*这两篇失传的史诗里。他要我们"记住荷马的话:干练的使者不辱使命。"——这句话偶或有之,但决不是荷马所说;他还提到"'荷马立达',即编织诗歌的歌唱者"。

如果埃斯库罗斯称他的剧本为"荷马的豪华筵席上的盘菜",那么他所指的筵席,一定比我们所说的筵席丰盛得多。在他的九十部剧本中,很难找到七部以上的剧本的主题取自荷马史诗,包括《阿伽门农》和《奠酒人》,③而称这两部剧本为取自《奥德修纪》的"盘菜",也许会使批评家恼火。所谓"荷马",在埃斯库罗斯看来就是古代英雄传说的全部。索福克勒斯也是如此,他

① 挽歌诗人卡利努斯(Callinus),小亚细亚似弗所人。《忒拜》(Thebais)*是指忒拜全部史诗,与特洛伊全部史诗一样。据说这两部史诗均系荷马所作。

② 斯忒斯科(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0—550),西西里抒情诗人。

被称为“最荷马式的”，雅典尼阿斯④则说他“喜读史诗始末，他的全部剧本出自史诗”。他所描述的史诗神话，雅典尼阿斯仅仅从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位狄俄倪索斯和公元前一世纪阿波罗陀拉斯所编的散文“始末记”或手册中才知道。对于塞克诺芬尼（公元前六世纪）来说，⑤ “荷马和赫西俄德”意指一切史诗传统，以及英雄传说和神谱。希罗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说：“他们两人创造了希腊的宗教，给予神祇各种称号、荣誉和技巧，并描写了他们的形象。”希罗多德使用惯用的语言，但他已有一种批评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与他所用的语言不一致的。他断然设想荷马是《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怀疑《父亲死后诞生的短诗》为荷马的，并认定《塞浦里亚》非荷马所作，因为它与《伊利昂纪》有所抵触。这是最终盛行起来的一种倾向的最初的痕迹。修西的底斯确认《伊利昂纪》、《阿波罗颂歌》和《奥德修纪》是荷马的作品。亚里斯多德只认为《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和幽默史诗《马其茨多》系荷马所作。柏拉图的引证也不外乎《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两诗。只有这两部史诗，被亚历山大理亚伟大的学者阿里斯塔科斯⑥认为是荷马的作品，荷马作品流传于后世的，也就是这两部史诗。

为什么这两部史诗最早被选定为“荷马的诗”呢？为什么它

---

③ 别的是阿喀琉斯三部曲：《麦米顿》(Myrmidon)·、《尼里特斯》(Nereides)·和《费拉奇斯》(Phryges)·以及《珀涅洛珀》(Penelope)·和《忧心忡忡》(Soul-Weighing)·——原注

④ 雅典尼阿斯(Athenaeus,175—250?)，埃及人。他以希腊散文写成一书：《宴席上的诡辩家》。

⑤ 塞克诺芬尼(Xenophanes)，希腊哲学家和诗人，约在公元前560年。

⑥ 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215—123)，亚历山大图书管理员和学者，在亚历山大理亚批评家中最负盛名。

们尽管有基本上的不同，可是一直被当作他的真正作品得以延续下来；而其它许多史诗则被慢慢地从他名下夺走呢？当我想到早在亚历山大理亚时期“分离派”克塞农和海仑尼克斯①就已指出这两部史诗的不同和不一致，我不免感到更大的惊奇。

《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泛雅典娜祭大节的朗诵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妥校订史诗故事的传说，对于我们，颇有帮助，各批评家对此种传说解释不一，后世作家对于此项修订，聚讼纷纭。沃尔夫②认为《古代之声》(“Vox totius antiquitatis”)是其权威。西塞罗、鲍萨尼阿斯、埃里安、约瑟弗斯以各种不同的说法陈述这一观点；在一篇意为庇西特拉妥的雕像而作的较晚的诗铭中指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庇西特拉妥，伟大的辩护士，他将旧日零散的唱词汇成荷马总集。”西塞罗说庇西特拉妥“将以前杂乱无章的诗歌，整理为现在有系统的荷马卷册”。拜占庭的采组斯③——这个名字仅仅是读音而已，拼写出来是 Cæcius ——任意增添，错误百出，使

① 亚历山大理亚少数学者主张《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不是一人所作，他们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ors or Chorizontes)。在亚历山大理亚时期，分离主义者克塞农(Xenon)和海仑尼克斯(Hellenicus)指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不同和不一致，从而否认了《奥德修纪》为荷马所作。

② 沃尔夫(Wolf，1754—1820)，哈勒大学德国教授。

③ 采组斯(Tzetzus)，拜占庭诗人和文法家。

这一传说滑稽可笑；他的最认真的说法是：庇西特拉妥完成此项任务，“借雅典四位名流学者康昔拉斯、雅典的俄诺马克里图斯、赫拉克里亚的佐皮儒斯和克罗那的奥甫斯的辛勤帮助。”不幸，这位有学问的康昔拉斯，也被称为埃毕康昔拉斯，几乎理所当然地表示“史诗始末”之意，被误解成一个专有名词①！而且整个委员会带有荒唐无稽的气氛，托勒密王朝的气味，尤甚于公元前六世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掌握的相当多的关于亚历山大理亚学派批评家的记载里，特别是阿里斯塔科斯，都没有明白提到庇西特拉妥是荷马史诗的编辑者。

一般意见常认为亚历山大理亚学派保持沉默，足以证明在他们的时代，这个故事并不存在。按其不大成熟的形式来看，它可以远溯到公元前第四世纪。众所周知，那时墨伽拉有一位狄欧喀达斯，谴责庇西特拉妥为了维护雅典的利益，窜改荷马诗句——这种责难显然暗指被谴责者采用特殊方法支配史诗本文。后来威拉摩维茨指出狄欧喀达斯(Dieuchidas)是远在亚历山大理亚学派以前的一位作家，并说明了他的动机。这是公元前四世纪墨伽拉②对衰落时期的雅典进行总的文学报复的一部分。“雅典没有创作喜剧，创作喜剧的是墨伽拉；雅典也没有创作悲剧，创作悲剧的是西库翁。雅典只有伪造和窜改！”狄欧喀达斯对于庇西特拉妥订定史诗是当作公认的事实接受呢，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臆说，这不大清楚。然而他似乎没有找到非雅典的文本，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要提出真正的读物，只有利用他自己的

---

① 埃毕康昔拉斯(Epiconcylus)与“史诗始末”(Epic Cyole)读音相近，故有此说。

② 墨伽拉(Megara)，古希腊墨伽利斯(Meraris)地区的首府。

聪明才智。是他，虚构了一种所谓的原始范本，以顶替 B671被窜改的段落；可能也是他，臆想莱科勾①所定的荷马史诗斯巴达版本为真正的原文，这个原文是善良的多里安人忠实地抄写出来的！

庇西特拉妥用某种方法窜改荷马史诗之说，在亚历山大理亚时期以前，已有流行。为什么阿里斯塔科斯没有提到此事？很难说清。可能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如诗铭所说一样。然而无论如何，这是可以确定的，阿里斯塔科斯根据各种理由，否认现代学者把许多诗句说成是"雅典的窜改"；那种理由不能认为仅仅是内在的理由，因为他怀有特殊的信念，相信荷马本人是雅典人。最后，这是一件奇特的事实，西塞罗关于庇西特拉妥订定荷马所发表的意见，似乎出自柏加曼学派②中某一个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克拉忒斯几乎独自一个人有效地反抗阿里斯塔科斯的权威。阿里斯塔科斯很可能对一种特别有利于敌对学派的解释不屑一顾。

狄欧喀达斯知道庇西特拉妥整理诗篇，正是一个窜改的机会。但据蒲鲁塔克谈到，墨伽拉的许多作家说，窜改史诗的是梭伦；还有一种普遍的传说认为，在泛雅典娜祭大节日朗诵荷马史诗的特殊法律，相信也是梭伦所订定。这条法律，在伪柏拉图对话集里，归之于希帕科斯，因为集里载有他的名字——这部对话集是不迟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诡辩家莱科勾简单地把这条法律归于"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保留下去。任何法

① 莱科勾(Lycurgus)，公元前九世纪的斯巴达政治家，为斯巴达宪法的制定者。

② 柏加曼学派(Pergamene School)，指柏加曼斯(Pergamus)王国首府的学派，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图书馆。

律凡在雅典通过，即不免有成为伟大“立法者”梭伦的所有物的趋势。如果说庇西特拉妥和希帕科斯对这条特殊的法律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谣传说在这件事情上有不正当的勾当，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两个僭主常与泛雅典娜祭大节日有关系。

但这条法律是什么呢？这似乎很清楚，朗诵荷马史诗是节日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有史诗朗诵的比赛。再说，我们知道朗诵史诗是要有特殊方式的。但是否要“提示”诗句进行吟诵呢？那是简直很难相信的。或是前一人朗诵完毕后一人接着开始？或如狄俄根涅斯·莱蒂乌斯任意地断定，这个法律也许说的是“提示”诗句而意为前一人完毕后一人开始？①

以上所述，首先可以从下面事实得到证明：最迟从[公元前]五世纪初起，雅典就有了一种按照规定次序、公开朗诵荷马诗歌的习俗；这种习俗起源于一定的公共法令。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直到品达为止的一切非雅典文学中，“荷马”似乎都被认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掌握的许许多多诗歌——或许是一切特洛伊和忒拜史诗——的作者，而在[公元前]五世纪起的雅典文学中，他特别被认为是《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的作者；其他诗歌作者是谁，先是存疑，后来就干脆被置之不论。又在一切作家的习惯中，凡谈到泛雅典娜祭大节日的朗诵，“荷马”这两个字意思仅为而且当然是《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这种断定必然暗指被选作朗诵之用的只有这两部史诗，这种朗诵给了它们独一无二的

---

① 人们往往可以对此最初的证据加上希罗多德所讲的(vii6)有关希帕卡斯放逐俄诺马克里图斯(Onomacritus)的话，但是他之所以被流放，是由于他以假神谕做肮脏交易，在当时来说，这种勾当跟窜改文学作品性质完全不同。——原注

优越地位："真正的"荷马。

为什么选定这两部史诗呢？人们可以知道一些，但知道的不多。首先，我们将那些被摈弃的史诗的风格和这两部史诗的风格作一个一般性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精心结构方面，后者远远地胜过前者。这两部史诗有更多的统一性；它们不仅仅象一篇诗；它们有更多的戏剧性的高潮和修辞上的润色。只有一部史诗或许可以同它们相比，即在文学史上也被称为荷马所作的《忒拜》*：但忒拜的隆盛这个主题，雅典人很少给予公开的宣扬；雅典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做，更甚于西库翁拒斥荷马史诗之赞扬阿耳戈斯。

这样，关于诗的历史，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点：即须追溯它的发展的前后。现在先说后来的历史。我们对于荷马的传统的解释，得自公元前第三、第二两世纪亚历山大理亚的学者，如埃弗尤斯的克塞诺多图斯①（公元前325年?）、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②（公元前275年?）、和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科斯（公元前215年）③，特别得自阿里斯塔科斯，他对于古代早期的诗歌是一位伟大的权威。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大都是从较晚的四位学者所作的概要里得知的：狄底墨斯《论阿里斯塔科斯的校订》；阿里斯托尼梧斯《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里的证据》——即阿里

---

① 克塞诺多图斯（Xenodotus，约公元前325—260），于公元前285年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他根据系统的研究，比较不同的抄本，校订《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出版他的第一部的鉴定本。

② 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约公元前262—185），卡利玛科的学生，六十二岁时出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③ 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约公元前215—143），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学生，继他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在亚历山大理亚学派批评家中，他是最知名的。

斯塔科斯所用的鉴定的证据；赫罗迪安《论〈伊利昂纪〉的韵律和音调》和尼坎诺《论荷马的句读》。这四位学者中前两位是奥古斯都时期人；概要作于公元第三世纪；现在所保存的抄本在十世纪时为闻名的《维尼多斯 A》，但里面只有《伊利昂纪》，而没有《奥德修纪》。

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谈一谈公元前二世纪时的荷马史诗的情况，而且可以希望基本上没有错误地“依照阿里斯塔科斯”来确定一个文本，一个也许会使希腊批评鼎盛时期的文学泰斗满意的文本。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研究，除非我们不配做阿里斯塔科斯的追随者，而且对文学事业无所关心。第一，如果我们的评论来自阿里斯塔科斯，那么，我们所公认的文本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从他而来，而是从他当时所公认的文本或俗文本而来；为了改正俗文本，他曾出过他的两个版本，对于这两个版本，他和任何人都始终未曾施以真正巨大的影响。他没有作过蛮横的修改，相反，他很少或从不单凭臆测来加以“订正”，虽在许多诗句上作了标记，认为属于伪造，但并没有把它们删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阿里斯塔科斯的版本与当时俗文本的最大差别并不象《汉姆雷特》的四开本与对开本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然而，我们知道在阿里斯塔科斯以前，已有许多校订本，这些校订本与俗文本不同，就是它们彼此之间也不相同。他特别提到三类抄本——一类是个人抄本，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如安提马科斯、里埃努斯和学者克塞诺多图斯的订正和注释；一类是城市抄本，来自马舍尔兹、喀俄斯、俄阿耳戈斯、西诺珀以及除了使用俗文本的雅典以外的一切地方；最后一类是他称为“通俗的”“民间的”或“更拙劣的”抄本，在这些抄本中，我们无疑可以

把那种"许多韵文的抄本"计算在内。

从亚历山大理亚时期以前的作家们所引的荷马诗句中，我们可以辨别出这种变动的范围和限度。这些引句首先说明了，即使在雅典，在公元前三〇〇年以前，俗文本也尚未站稳脚跟。演说家埃斯喀涅斯——一位有教养的人，不但断言φήμη δ'ἐς στρατὸν ἦλθε 这个语句"在《伊利昂纪》里数次"出现，而在我们文本里却完全没有出现过；而且从Θ和Ψ里逐句引用，所有诗句都大不相同。第三世纪莎草纸古抄本可作同样的证明，特别是一八九一年马哈菲教授所出版的《弗林特斯——彼得利选集》中Λ的断篇和一八九四年M. 聂柯利在《语言学评论》中所发表的来自同一本书里的一首较长的诗。譬如说，前一断篇，包括Λ的502与537间开头或结尾的三十八行诗。它漏掉了我们文本里的一行；有四行奇异的句子；还有另外两行诗，其形式同我们文本里的诗句的形式不同：在这样小小的篇幅里，就有着这样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些变动似乎只是在字句上；其余的纸草文献同样可以证明。四世纪的任何文本在内容上都没有变动。

总结这种证明，可以使我们对荷马诗的最后两个阶段有所了解。权威性的陈述事实和编排事件的次序，都由一种渐进的过程固定下来，这种过程的基本点就是创立泛雅典娜祭大节日朗诵的制度；文本的逐行辞句，也由于经过学校的背诵、私人的诵读以及文学研究等继续不断的过程而逐渐定型，最后成为克塞诺多图斯和他的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后继者们的细致专心的批评。

如果我们再追溯上去，公元前第四、五世纪作家们所引证的荷马诗句，即以亚里斯多德为例，与我们的文本大不相同，而柏

拉图的引句却与我们的文本一致，几无只字差别，此种现象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这样，我们不能不与格鲁脱①在别的文章里所作的结论结合起来，那结论是费娄勒姆的得墨特里乌斯②奉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的召唤，到亚历山大城建立图书馆，利用了柏拉图遗留给学园的图书。

鉴于这种分析，我们再来谈一谈泛雅典娜祭大节日的朗诵。我们知道，这种朗诵的结果，确定了《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是荷马最好的史诗，确定了这两部史诗中许多事件的一定次序，并使这两部史诗成为雅典的公共的和神圣的财产。现在让我们再来做一下更进一步的研究。雅典娜祭大节日朗诵史诗的制度究竟是何时规定的？是否真有这一条法律，或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传统——照习惯的那样——将其变成了一种定例呢？

至于雅典娜祭大节日的日期以及这种习俗的确定，一定不会早于大家所认为的规定这节期的最后一个人，也就是说，这节期不是在希帕科斯统治时期之前，也许是在他统治时期之后。要让这位伟大的爱奥尼亚诗人的诗篇成为雅典的最最庄严的宗教庆祝仪式的组成部分，只能在雅典和爱奥尼亚和睦相处的时期才会实现。这种亲善运动开始于雅典援助爱奥尼亚人起义的时候；③公元前五〇〇年前，雅典人把爱奥尼亚人认作同族时会感

① 格鲁脱(Grote)是十九世纪希腊史作家。

② 得墨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ērum)，约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死于公元前280年，是雅典的演说家、政治家和学者。

③ 公元前449年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人主要城邦弥利都(Miletus)为摆脱波斯人横暴的统治，举行起义，雅典派遣二十只舰艇，帮助弥利都争取独立。

到羞愧，甚至克利斯提尼也曾废弃爱奥尼亚种族的名称。公元前四九九年是雅典开始采取泛爱奥尼亚政策时期，在这时期她接受了作为爱奥尼亚的首都和保护者的地位。她吸取了爱奥尼亚的文化，从而执掌希腊文化的领导权。公元前第六世纪末，弥利都文人学士纷纷外逃，其情况与公元十五世纪拜占庭文人学士逃离君士坦丁堡一样，雅典成了他们天然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想见，随后许多不同的伟大人物和巨大运动源源不绝地从亚洲流入雅典。其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是，雅典采用爱奥尼亚字母，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使用。

雅典原有的字母是古老的、笨拙的，既没有双辅音，又没有适当的元音的区别。大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爱奥尼亚字母，直到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才正式采用爱奥尼亚字母——那时公文仍沿用雅典字母，保持古雅庄严的特色——但爱奥尼亚字母在波斯战争时期，已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也就是说，爱奥尼亚字母传入雅典时，雅典已接受并确定了她作为爱奥尼亚首都的地位，并把爱奥尼亚诗歌当作了自己的神圣财物的一部分。但是，这里也不免使人想到一个难于理解的问题。在爱奥尼亚，荷马史诗自然早已是用爱奥尼亚文写的。然而，由于我们有亚历山大理亚学者许多明确的陈述，以及对文本评论的种种意见作为依据，我们的传统观点坚持认为，荷马史诗的古本是用雅典古文写的。如果荷马史诗为泛雅典娜祭大节日所采用，和新的爱奥尼亚字母传入雅典，发生在同一时期，那么雅典人重写史诗时竟把好的文本改变成坏的文本，这又怎样解释呢？这个答案不难找到，这个答案也可以同时解决我们以前不能解决的另一问题。许多版本的荷马史诗，都是以正式雅典文写的，因为泛雅典娜祭大节日的朗诵是法定的仪式。

当时有一条明文规定的法律，这就表明了五世纪初期展开的广泛爱奥尼亚化运动。我们能否更精密地观察到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这条法律规定一项制度，从而开创了官定文本的趋势。遵守文本内容是必要的，但不必强制拘泥于文字，这一点是清楚的。所颁布的法令，不是一个新的任意的创制，这一点也似乎是确定的。在雅典，这一法令也许早为人所共知与公认，当然也可能这只不过是当时爱奥尼亚的各个荷马中心通行的许多法令中的一条而已，而且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十分严格地遵照执行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白的：这条法律颇为重要，如同当时许多重大事件一样，最后导致把原始叙事诗从吟诵者手里拿了过来。

我们知道，爱奥尼亚原始叙事诗本来都掌握在“荷马诗吟诵者”或“吟诵者”手里，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他们组成行会或学派。我们也粗略地知道吟诵者怎样从事他们的专业。他们从任何一种传说中选出“一小部分”来吟诵，犹如行吟诗人歌唱《奥德修纪》一样。他们在开始朗诵时，可能先诵唱几行作为开场白的诗句，在结尾的时候，也还有些收场的诗句。这些开场的诗句，正如品达和荷马颂歌或序曲给我们指出的那样，表明了他们的命意所在。有时他们还会插进一些精彩的片断或情节，使他们所朗诵的诗歌和别的诗歌一样动人心弦。他们不赞成用一份固定的脚本，深切厌恶把部分诗歌从属整篇诗章。

现在，在我们的诗里可以见到不少吟诵者传诵的叙事诗痕迹。这些诗都由朗诵古代英雄传奇发展而成，其中不免有不统一或不连贯的地方，毛病主要出在英雄传奇上。譬如，“E”里狄俄墨得斯的超人英勇业绩，使阿喀琉斯黯然失色，同时也把《伊利昂纪》的情节搞乱。对一个既要把诗歌朗诵得娓娓动听，又要

向一群对狄俄黑得斯感兴趣的听众演说的史诗吟诵者来说，这件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在“K”里，对陀罗内亚的安置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不但使一夜显得异常的漫长，而且把一个连贯不断的故事分裂为二。在分别朗诵时，这样也可能相当出色的。再举另一个例子，在史诗中有一段描写晴夜景色的地方：“崇山峻岭，屹立高空，海角峡谷突出大地，浩渺的穹苍崭露天边。”此种夜景的描写可在“H”里见到。特洛伊的点点营火，宛如天空繁星，也可在“π”里见到。希腊人排除了绝望情绪，恰似烟雾飞散，显露出明朗的天空。许多评注者讨论此种情景描写究竟在哪些地方显得真实。毫无疑问，处处都写得非常真实。任何吟诵者只要一听到这种美丽的诗句无不为之神往，一遇机缘便会重现心头。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B”455以下各页上的许多明喻，这些明喻并不一定都要全部采用，朗诵者可以从中任意选用。

即使史诗结构上没有缺陷的地方，用来连贯故事情节的套语，如“这样，他们就战斗了”，“这样，他们就祈祷了，”以及用来作为新题材楔子的语句如“天露曙光”等等，都表明一个新的吟诵者是在整部史诗中间开始他的朗诵，至于对史诗的前后部分并不严加择取，听众也都明白的。

然而，荷马史诗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诗并不在乎显示吟诵者处理的迹象，而是他们除此之外，再也不显示其它什么了。按这些诗本身来说，它们是不适合用来吟诵的。诗实在太长了，不能全部用来朗诵，除非在法律所特别规定的盛大难逢的节日里才能这样做。此外，诗的组织非常严密，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分成几段来吟诵。法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它们变成现在的样子。它力求保持有连续性的“真实历史”。如果说容许

史诗吟诵者有什么权利的话，那么他们只有选择修辞的某种自由，倒并不坚持要他们墨守固定的歌词。

公元前第四世纪史诗文本全部历史，也就说明了上述这许多措施。据我们看来，现有的这些诗，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也是适应朗诵爱好者的要求的，这是个基本的事实。公元前四七〇年，无论在雅典或者在爱奥尼亚都没有朗诵爱好者。安那克西曼得①写出了他的字字珠玑的文章，供少数勤奋好学者默读。克塞诺芬尼（约公元前六世纪）只以美妙动听的言辞饱人耳福。直到四十年后，希罗多德才把口诵的诗歌笔之于书，使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自己阅读。欧里庇得斯则开始搜集丛书。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爱奥尼亚原始叙事诗在移植之前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原始叙事诗不适宜阅读，一般都可以朗诵；过去《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里所叙述的故事，其先后次序大致跟现在的相同；毫无疑问，诗中涉及的范围也约略与现在的相同，虽然我们相信有若干部《伊利昂纪》里没有"K"，若干部《奥德修纪》的结尾，恰在阿里斯塔科斯所校订的《奥德修纪》本的结尾地方——在ψ296，省略了最后的一卷半。更重要的是，《伊利昂纪》并不一定以赫克忒的葬礼收场。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版本，从我们版本的最后一行连接下去——"他们就这样埋葬了赫克忒；可是又来了一位亚马孙族女战士，亚莱司的女儿，胆大妄为的杀害汉子的凶手"——接着又叙述了阿喀琉斯对这位女英雄的爱慕之情，杀害她的经过，以及他自己随后罪有应得的丧身。阿喀琉斯之死是《伊利昂纪》全部史诗故事真正的终结。歌

① 安那克西曼得（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1—546），弥利都哲学家，他是第一个以文字发表自己学说的希腊哲学家。

德也有同样的看法。神驹克珊托斯和垂死的赫克忒都曾作过预言说阿喀琉斯后来一定会死掉的。我们认为他们的话一定会应验，否则这个故事就会失去它的意义。如果有优秀的“荷马之子”中任何一个说到在最后垂死挣扎中的并不是克勃立奥尼斯，也不是帕特克鲁斯，而是阿喀琉斯——“他倒卧在蔽天遮日的黄尘之下，雄伟的四肢猛地一伸，疆场驰骋，从此了结。”那么，世人对这些过分爱国的编者一定感到不满，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自己民族史诗以特洛伊人的胜利告终。

当然，在爱奥尼亚荷马史诗里没有“雅典人的窜改”，也没有诸如有关赞美墨涅斯透斯，对萨拉米斯的要求，提起忒修士、普劳克里斯、派特拉的，或说明雅典人在N中“长袍的爱奥尼亚人”的名义下，作为一支重步兵的联队等等段落。最主要的是，史诗的语言，虽不纯洁，至少与我们俗本大不相同，它朴实无华，没用文雅的辞藻。

史诗的语言

我们必须分析史诗的语言，从而了解这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

按照旧的颇为世所诟病的古希腊方言的区分方法，往往把它们分为爱奥尼亚方言、伊奥利斯方言、多里安人方言和“史诗语”四种。前三种表示真正民族的区别，最后一种当然是人为的名称，但它所表示的事物，也是人为的。爱奥尼亚人、伊奥利斯人或多里安人，都不说这种语言，这是一种富有韵律和感情色彩的“庄重的语言”，犹如一项用来表达英雄故事的结构复杂的工具。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语言常受史诗韵律的制约，它

的固定的辞句、定则、句子连接的变异和六音步交融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史诗语言是人为的，但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大自然自己在说话一样。俯拾皆是的通常用语——如“山上急流奔腾而下”，“飒飒西风在紫红色的海面上呼啸”，“东方小岛上住着一位黎明女神——伊奥斯，她的宝座建于华厦、舞池和日出的东方”，——在希腊史诗中，这些字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确切地说，它们不仅使人想起声色之美，而且还有清晨、西风和海洋在他心中留下感人至深的印象。还有一些表达人类情感的辞句，更为奇妙得令人不可思议。如表示愤怒的有“怕什么手如热火，性如炽铁”，表示意志坚定的有“忍受着，我的心呀，你还要忍受着更艰苦的”等辞句。

因此，我们根据史诗用语来看，否认它本身是种语言，而把它说成是初期、早期、和晚期中各种不一致的语言形式构成的混合物，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它有所贬损。

最早的有雅典式(文雅)的希腊语，如 Τυδῆ, ἕως, νικῶντες, 等语言形式，只有在雅典诗里才存在，时间至早在公元前五〇〇年。总的看来，梭伦法律的残章断片中文体至少更为古旧，但是为了符合历史目的，我们应该加以区别。首先，有些雅典式的语形是可以变动的。若干以 ἕως 开始的诗句，是不合格律的，必须重行采用爱奥尼亚语形 ἦος ，这样读起来才能顿挫合拍，这就是说，它们是道地的爱奥尼亚语形，而雅典语形，都只是雅典手抄者造成的错误。但也有一些固定的雅典语形——许多诗句都合乎格律，如果变为爱奥尼亚语，就会不合格律了。严格地说，这些都是晚期的诗句，雅典人在掌握原始叙事诗之后，才在雅典本土上把它们创作出来。

此外，雅典还有数以百计的“杜撰的语形”，即当雅典语形不

合格律的时候，雅典吟诵者或手抄者便随心所欲地在异样的爱奥尼亚语形与自己原有的雅典语形中，作出了折衷的处理。譬如，爱奥尼亚语“看见”一字的语形是 ὁρέοντες ，雅典语形则为 ὁρῶντες——三音节替代了四音节。我们的文本里也有杜撰的语形 ὁρόωντες——构成的方法，就是把雅典语形篡改为四音节，颤音则放在ω上面。同样，σπείους是一种把雅典的σπέους代替没有缩短的σπεέος的尝试，εὐχετάασθαι一字则由εὐχετᾶσθαι延伸而成的。当然，拼写随着读音形成，手抄者根据吟诵者所歌唱的记录下来。

这些语形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形成的：当时雅典除了本土之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文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能讲爱奥尼亚语的行吟诗人来改正雅典书商的错误。说真的，只有在普通文学语言——考埃尼语开始把真正的方言字体弄得面目全非时，把一切字体都从雅典标准语中衍生出来时，其中有些字形才不显得那么荒唐可笑了。此事发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晚期。

但是，要消除雅典语形，我们得经历一段不很长的过程。在“荷马的”语言中，有另一种非爱奥尼亚语成份，从古以来，早为人所公认，虽然评价有所不同，而且这种语言似乎属于塞萨利、莱斯博斯和亚洲伊奥利斯沿岸包括特洛伊在内各地所流行的方言，语形如 'Ατρείδαο, Μουσάων, κεν 当作 ἄν, πίσυρες 当作 τέσσαρες。加强语气的词则用前缀—ἐρι，形容词则用后缀—εννος ，还有大量的动词屈折变化形式都表明是伊奥利斯语，犹如许多特别的词如 πολυπάμμονος, Θερσίτης, αμυδις 一样。

另外还有一套早期的“假造语形”。它既不是伊奥利斯语形，又不是爱奥尼亚语形，而是两种语形的混合体，这一点是可以解

释清楚的。κεκληγῶτες 是不成语形的；它原来是伊奥利斯语形 κεκλήγοντες，依照格律的可能性尽量把它接近于爱奥尼亚语形 κεκληγότες；再如 ἠπύτα κῆρυξ，作“喊话的传令官”解，原是伊奥利斯语 ἄπυτα，依格律的可能性，使它接近于爱奥尼亚语 ἠπύτης。最值得注意的是，形似F而发w音的希腊古体字母中第六个字母或浮(Vau)即W音，此音在爱奥尼亚语和雅典希腊语中，不论在字的中间(如在我们的Norwich，Berwick)或字首(如在who 和Lancashire'*ooman*)，均不发音。可是，它在多里安语碑文中以及未受过爱奥尼亚影响的伊奥利斯语中幸存下来，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甚至于四世纪。在古代这叫做“伊奥利斯字”，现在诗中有3354处必须恢复这个“浮”音——因为如果诗中没有了这个“浮”音，就无法有顿挫地吟诵了。另一方面，诗句里有617处，照理说，这个音在古伊奥利斯语中应当保存的，但从格律上说来是不容许的。这就是说，在大部分诗歌中，伊奥利斯语的读音习惯和传统都保存了下来，但是在小部分诗歌中，爱奥尼亚语却依然硕果仅存。

这些事实现已成为热烈论争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把它们的重要性估计得最低的话，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没有公元前七世纪伊奥利斯的残余，并表明那些伊奥利斯语形可能只是“古希腊”的语形，这种语形始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错落在亚洲沿海地区的市镇尚未以爱奥尼斯和伊奥利斯的名字集结一起——这是导致困难的一个历史的假设。

伊奥利斯语成分更为古老一些，这一点是毋庸争议的。语言学和历史都证实此点；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即将诗改变为伊奥利斯语时，就产生了韵脚和半谐音，这是原始诗的特点，这种现象在数量上很多，决非出于偶然。当

伊奥利斯语形和爱奥尼亚语形在格律上相差无几的时候——即当两种语言所写的诗句同样合乎格律的时候，则用爱奥尼亚语；当它们在格律上相差较大的时候，那么最古的一部分是用伊奥利斯语，而不用爱奥尼亚语，而比较近期的一部分，则用爱奥尼亚语，而不用伊奥利斯语，这种情况已相沿成为通例。再说，当这两种方言以完全不同的字眼表达同一的事物时，伊奥利斯字有保持它固有字体的倾向，例如“人民”（λᾶος），保持了它的α，而爱奥尼亚字则为 δῆμος 。“庙宇”，爱奥尼亚语到处都用 νηὸς，但它之所以这样用法，因为庙宇是晚期发展起来的事物，最古老的祭祀仪式一般都在露天祭坛上举行的。

这些规则也有许多例外，格丁根的费克博士（Dr.Fick of Göttengen）曾翻译过荷马史诗中所有“较古的部分”，远及按照推测认为原是伊奥利斯语的部分，而把一些晚期的或伪造的部分留下来未加翻译。他认为自己在采用自己的方法时不免自相矛盾。当发现 Fιδέσθαι 一字没有 F 时，他就把它鉴定为晚期的，有时把它改成 ἰκέσθαι 。同样，略体字如 νικῶντες 也许代表从 νίκαμι 变来的伊奥利斯字 νίκαντες ，也可能是一个明显的雅典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见到，除了那些不能变动的爱奥尼亚语形之外，尚有许多伊奥利斯语形，这些语形都不是因为韵脚关系而需保持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诗的爱奥尼亚语化，绝不是某一个爱奥尼亚行吟诗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费克大胆地归诸于喀俄斯的库奈图斯①——，而是部分的由于逐渐半自觉的更新和改良的结果，一切英雄故事诗都免不

① 喀俄斯的库奈图斯（Kynaethus of Chios），曾将荷马史诗传到西西里岛上的萨拉库斯。

了经历这种更新和改良的过程，这一情况同样可在各种史诗的译本中见到，如《尼伯龙根之歌》①和《罗兰之歌》②，英国的民谣《丹格里凡特爵士》，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首民谣里，英雄阿格莱凡，“Agravain”不但有一个D字母放在他的名字前面，而且有时和“retenaunce”或“chaunce”同韵，有时则和“recreaunt”或“avant”同韵。这种押韵源于盎格罗·诺曼语。在盎格罗·诺曼语中“达格里冯斯爵士”(sieur d' Agrivauns)构成对格时就形成“达格里冯特”(d'Agrivaunt)。

荷马史诗的题材

不考虑诗的题材而仅求诗的语言证据，所得的结果往往是不完整的。举个例说，哪一个民族会自然而然地对《伊利昂纪》的主题深感兴趣呢？诗中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伊奥利斯地区的特洛伊。诗中的主人公是来自伊奥利斯地区的塞萨利的阿喀琉斯。首要的国王是阿伽门农。他是伊奥利斯地区库墨国王的始祖。其他英雄人物来自希腊北部和中部，来自克里特岛和里西亚。只有纳斯特一人是爱奥尼亚人，他在《伊利昂纪》史诗情节中并不是个重要的角色。

这种证据推翻了那种认为《伊利昂纪》的故事情节主线源于爱奥尼亚的一说，如果把这一推论继续深入下去，会不会得出更为奇特的结论，也就是说，把《伊利昂纪》说成是源自伯罗奔尼撒

① 《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 lied)，德国史诗，作于公元十二世纪。

② 《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法国叙事诗，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编成。

半岛?阿伽门农是阿耳戈斯和迈锡尼的国王;梅纳雷阿斯是斯巴达国王;狄俄墨得斯也是阿耳戈斯国王。这一说多少有些混淆。纳斯特是美塞尼亚湾的皮洛斯的国王。对这种难题作出一个解答，便于把这些诗的历史搞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些英雄人物都是从北希腊被迫南下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来的。

首先，狄俄墨得斯在阿耳戈斯是没有立锥之地的，何况他又跟阿伽门农不和,他们两人不是属于同一家系的,他只有通过自己的母亲才有继承权。我们只消研究一下当地崇拜什么样的人物，就不难看出他是何等样人物。他是一个理想的埃托利亚人。他是意大利城市的缔造者,奥德修斯的亲密战友,西北各岛屿的代表人物。他是泰第阿斯的儿子,泰第阿斯野蛮残酷,曾吃过敌人的脑袋，他又是阿格里俄斯(Agrios)(“野蛮”的意思)和“他的后代”的亲属——他是西北地区以凶猛见称的部落中一头雄狮。

阿伽门农本人来自塞萨利平原,他是阿耳戈斯国王;只有在史诗末尾的几节里才说他是迈锡尼国王。阿里斯塔科斯早就指出皮拉斯基人的阿耳戈斯,在荷马史诗里指的是塞萨利平原,但“牧马的阿耳戈斯”也一定指的是同一地区，因为伯罗奔尼撒的阿耳戈斯，即使在有史时期也还没有骑兵。仔细研究“阿耳戈斯”一词,就可看出在这些诗中大体上从塞萨利平原开始，扩及希腊全区，接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第二个阿耳戈斯。阿伽门农是塞萨利平原的一个富有的国王，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即和阿喀琉斯有联系；阿喀琉斯原是一位住在滨海山区的贫穷而勇敢的酋长,所以他把伊奥利斯选为他的舰队集结之所。

在晚期传说中,厄埃斯是萨拉米斯的英雄，但是在史诗里,真的,他没有固定的家系。据说他是七层折迭盾牌英雄,他的父

亲是“盾牌肩带”(泰拉孟)，他的儿子是“阔圆盾”(欧立萨克斯)；如果说他有亲戚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在他的兄弟罗克立安和他的叔父福高斯邻近之处找到他们，“福高斯”的名字使人会想起“福基斯”一名；——虽然，说真的，在有些古代传说里，他的名字出自希腊文“海豹”一词，因此把他称作“海豹英雄”①。综上所述，我们对故事的原始阶段获得了一般的概念，在这桩故事里，所有的首领都是从希腊北部来的。那么，这场战争究竟在什么地方爆发呢？

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肯定是最原始的英雄人物，赫克忒和伊利昂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巴里斯和海伦更是如此，但伊利昂是否一定要在希萨里克遗址的特洛伊呢，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中最古老的部分中，所有用明喻手法描绘的景色都是塞萨利的，而不是亚洲的地方色彩。在地方的民间传说中，赫克忒(支援者)和历史上的特洛伊毫无联系——特洛伊的英雄是伊尼阿斯和一位叫做戴尔斯的人。③虽然后来证明这位伊尼阿斯和希萨里克的一位英雄是同一个人，可是他原先似乎是南塞萨利的伊尼阿尼斯部落英雄，犹如弓箭手托克劳斯(射者)在后来的传说中与伊利昂联系在一起，难道伊利昂人就成了托克里人吗？当然，我们要论述的究竟是一则神话。毫无疑问，原来为了海伦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天空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犹如尼伯龙和西格德下降到沃尔姆斯和布尔戈尼以前，前者是云中之仙，后

① 他被人用棍子击毙于海滨；他的母亲叫做“沙姆细埃”，“海沙”。——原注

② 1870年德国学者亨利·谢里曼(1822—1890，Dr.Schliemann)在小亚细亚希萨里克岗发掘特洛伊城的遗迹。

③ 见邓堪著的《希腊》第xiii章。——原注

者是太阳之神一样。但是，因海伦而造成的世仇斗争，在人世间发生的地点，看来不象在特洛伊，而是在歌唱史诗的行吟诗人的塞萨利南部边疆上。

谢理曼博士在迈锡尼和希萨里克第一次作出辉煌的发现时，他相信自己已辨认出阿伽门农的尸体，并找到了确实是纳斯特亲自饮用过的杯子，杯柄上的鸽子塑像还完整无损。如今，我们只好付之一笑，但是，要辨明荷马史诗里所描绘的文明，和希腊许多地方出土的伟大的城堡、墙垣、坟墓以及甲、胄、瓷器等之间所存在的天然联系，倒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希萨里克相继发现的九个城市中，倒数第六个城市的文明与迈锡尼文明颇相吻合，这种文明在许多方面类似《伊利昂纪》最早部分所涉及的那种文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房屋可从梯伦城的城堡窥见一斑。以前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蓝晶石的飞檐"，现在从迈锡尼那里发现的蓝玻璃体碎片中可以得到例证。发掘出来的坟墓，和荷马史诗最早部分中所描述的也颇一致，诸如黄铜武器和铁质饰物等；大体上说来，它们都有甲胄和艺术创作品，镶嵌花样的匕首和护身盾，人们驾车猎狮和猎牛的雕像，此外，在显然不懂得书写文字方面也极一致。

另一方面，这种类似之处只见于最早一部分的诗篇中，即使在这部分中也不多见。在迈锡尼，人死了之后就土葬，而在原始叙事诗中，人死了就火葬——这种习俗也许始于"海上移民时期"，①当时移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埋葬自己的亲友，因此不得不采用火葬这一办法。梯伦人实际上都用石器制作黄铜兵器，

① 据苏联B.C.塞尔格叶夫所著《古代希腊史》，希腊大移民时期是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

而最早的原始叙事诗里都已提到过铁器。大体上说来，我们可以接受E. 迈尔(E. Meyer)的论述，他认为原始叙事诗的全盛时期发生在迈锡尼时期与古典时期之间的“中间时期”。

这样，题材与语言的一致性足以表明最早的史诗，是从伊奥利斯形式逐步变成爱奥尼亚形式的；至于较晚时期的诗篇则原在爱奥尼亚作成的，随后才被认为是“史诗”——这也就是说，同样的方言出现于其他诗中，无意识地带着较浓厚的爱奥尼亚色彩；再说，诗的形式的取代也是逐步形成的，一般的发展过程需经好几个世纪；最后，或许这样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是由于在大概公元前一千年发生的“大移民”所造成的。看来“大移民”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了传说中的渡海战争，当时历史上记载的伊奥利斯人正在特洛伊跟希萨里克作战，他们把自己的敌人当作世仇一样看待。“大移民”把北方的英雄人物都吸引到伯罗奔尼撒来，同时从伊纳克斯流域一股希腊移民的洪流，与从塞萨利一股移民的洪流，在亚洲汇合，后者给我们提供了他们的英雄故事；前者使人回忆起梯伦和迈锡尼的巨大的城堡和豪华的物质财富。

在历史上出现的大移民，往往是一种相当普通的现象，可是有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恐怖的现象，确非现代人所能意想到的：在北方，战鼓声喧无常，旧敌犯境时人们犹糊里糊涂地狂欢作乐；猛然醒来，惊慌失措；男女幼小纷纷奔命；急急忙忙地赶制船只；把生命财产付诸茫茫的大海。当时的小船全凭气候支配，逐波浮沉，一般村民航海无术，丧身海上的数以千计。他们漂流异国海滨，有的饿毙，有的惨遭屠杀。至多有一个出于恻隐之心的城市，收容了流离失所的妇孺，而男子汉则不得不在渺无人迹、妖魔出没的海洋上漂泊，坚韧不拔地力求足以自己安身的

净土。阿里斯塔科斯把荷马说成是“爱奥尼亚移民中”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大移民——伊利奥斯和爱奥尼亚的移民——激动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一套歌谣，编进伟大的英雄叙事诗里，随后创造出“荷马史诗”，也就是在这样一场历尽惊涛骇浪的冒险流浪中，爱奥尼亚兴起了。爱奥尼亚的昌盛时期，也一定是古代叙事诗的创作鼎盛时期。

史诗创作中时代的标准

至于在确定史诗各个部分相应的时代方面，我们已经发现了几个可能的线索。黄铜武器早于铁器，露天祭坛早于庙宇，皮革甲胄早于金属甲胄，单枪匹马的步兵作战（见“步行神速的阿喀琉斯”）早于战车作战，而步兵作战又早于骑兵和使用步兵部队。用“阿耳戈斯”（Argos）一词来称塞萨利平原，早于把它用来泛指希腊，而且塞萨利的“阿耳戈斯”之称也早于伯罗奔尼撒的“阿耳戈斯”。但是在依据这些线索进行探讨时，我们务需异常谨慎从事。晚期诗人不但经常可以使用古词——索福克勒斯甚至用 χαλκὸς 一字当作“剑”——而且也可以反复采用最早的和最主要的故事情节，并把它们一再加工润色，直到最近时期。例如帕特洛克罗斯①的被杀情节，在荷马史诗的一些晚期文本中经常出现，从一开头，这就成为诗人特别喜爱的主题，新的行吟诗人继续不断地对之作出“改进”。

① 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黑诺提俄斯之子，阿喀琉斯的密友，死于赫克托耳之手。他的死使阿喀琉斯打消对阿伽门农的愤怒，重新参战攻打特洛伊。

我们发现“希腊”(Hellas)与“阿卡伊亚”(Achaia)，都跟“阿耳戈斯”朝着同样的路子发展的。它们首先指出阿喀琉斯的故乡是在弗堤亚，这是向远方移民的各族的本土，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建立的殖民地叫做阿卡伊亚，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叫做“大希腊”(Great Hellas)。但在大部分的《伊利昂纪》中，“阿卡伊俄伊”(Achaioi)一词均泛指希腊，而希腊(Héllas)仍指一特定的地区。在《奥德修纪》中“希腊”一词指的是后来的一般意义；在B本里，我们见到有全希腊人的意义。这是诗人的地理区域部分扩大的表现：最初阶段，所有的演员全是地道的“阿卡伊俄伊”或“阿耳戈俄伊”人(Argeioi)；随后，虽然诗中实际区域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边界，大大扩展，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阿卡伊俄伊”和“阿耳戈俄伊”的旧名一直沿用下去，指的仍是所有的演员。《奥德修纪》的最后几部分中经常提到西西里和凯里尼，并还涉及俄罗斯的内地，以及或许是北欧的海盗。

另外，婚姻习俗也在逐渐发展，正如亚里斯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原来都通行买卖婚姻，妻子都是出钱去买来的，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犹如获得一头“母牛”那样宝贵，因为求婚者必须付出一笔代价，才能把她娶来。在古典文学时期，这种习俗完全改变了，做父亲的不但不必收这笔钱，相反的，他要给女儿备一套妆奁。在史诗晚期部分中用 ἕδνα 一字来表示“妆奁”的意思。其间还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奥德修纪》里，求婚者如果拒绝支付这笔代价，他就犯了一桩罪。

另一个时代的标准则是人们对超自然力量所持的态度。我们不仅在象“罗特”一类诗中所表明的那样可以见到不少有关最早的宗教、崇奉祖先、以及为死者赎罪的遗迹，其中还杂以晚期爱奥尼亚人的大胆和怀疑精神，他们以这种精神无视于神秘的

东西，他们敢于把神祇作为修辞上的装饰，甚至把它们用来插科打诨。在诗中安排超自然力量的设计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或退步现象，在最早阶段，只有出现真正神秘的地方，只有对原始人的头脑来说有必要作有关超自然力量的解释的地方，诗人才把神祇写进诗里去。如果说，奥德修斯在黄昏时分走进淮厄喀安人的市镇时，安然地，神不知鬼不晓地走着走着，那么，这看来是雅典娜把云雾遮盖了他的身子；如果阿喀琉斯刚刚拔剑想刺杀国王的一瞬间，他陡然觉得心里一怔，感到有什么力量阻止他去行刺，那么看来这是神在举手警告他不要这样干。此后，这些神的出场，仅作装点门面之用；他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在诗中他们都变成了普通人物。作品的创作年代愈迟，其中出现的神的干预愈多，直到最后，在《奥德修纪》里出现了不少确实有损全诗的雅典娜假面剧，以及诸神在 E 和 r 相斗的令人作呕的场面。这倒并不是说原来的诗中基本上没有神的出现也可以存在的。这些神不是在亚洲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来自奥林匹斯山，他们的性格和正式的称号都来自阿卡伊俄伊的故乡。

论述个别的神，也有一定的意义——虽然我们要谈到的神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不是编年纪的。宙斯①和赫拉都不大受人尊敬。伊里斯②好似欧里庇得斯的“鲁莽无礼的使者”。阿瑞斯③显然为人当作一个嗜血成性的色雷斯的懦夫加以憎恶。阿佛洛狄忒④因为受到一位咄咄逼人的战神腓尼基女神阿绥泰罗

① 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最高的天神；奥林匹斯山诸神之主，克洛诺斯(Cronus)和瑞亚的儿子。

② 伊里斯(Iris)，宙斯的使者，人头鸟哈尔皮埃的姊妹，是彩虹的化身。

③ 阿瑞斯(Ares)，战神，宙斯和赫拉(Hera)之子。

④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爱情女神，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的父亲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泡沫中所诞生；又一说，她是宙斯和狄俄涅的女儿，又称女战神。

茨① 的召唤,出而作战,遭人讥刺谴责。只有阿波罗②和波塞冬③两神得到受人尊敬的待遇——阿波罗虽然是特洛伊的同盟者,但他是一位真正圣明之神;波塞冬则雍容威武,异常显赫。两神受人尊敬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他们都是爱奥尼亚的真神。其余的当然都是神,不过他们是"别地方人民的神"。我们对这些神的看法,多半决定于我们对崇奉这些神的人的看法。雅典娜④受人崇奉,仅次于上述两神。在《奥德修纪》和"K"里,她胜过了他们。这些雅典娜都能做到,但再多则不行。她不能使爱奥尼亚的诗歌接受这样真正崇高的严肃的女神;在原始叙事诗中,雅典娜是位好战的女人,虽然她善于跟人合作,但生性奸诈,背信弃义。最后,她背叛了赫克托耳⑤,这是永远不能得到宽恕的。

我们在评价诗中重复和引句的重大意义时,必须特别慎重。例如在τ 303 里,这位乔装改扮的奥德修斯出于本性的要求,预言他的归来:——

> "在最崇高最伟大的诸神中,宙斯先听我说:我回到了勇敢的奥德修斯的家园。"

可是,在 ε158 里,他说了同样的话。当时他并不想被人认出,这样的预言显然是轻率的,不但如此,当时他也根本不在自己的家园,而且在第一行诗句里,有一点啰唆的话就显示出摹拟的

① 阿绥泰罗茨(Ashtaroth),系腓尼基和迦南女神阿斯泰尔特(Astarte),以色列人时时所崇奉的肥沃和再生之神。

② 阿波罗(Apollo),太阳神;宙斯和托勒之子,阿耳忒弥斯的兄弟。

③ 波塞冬(Poseidon),海神,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的兄弟。

④ 雅典娜(Athena),司掌智慧、技术、学问、战争的女神。

⑤ 赫克托耳(Hector),特洛伊最勇猛的英雄,后为阿喀琉斯所杀。

"宙斯啊！在诸神和你仁慈的会议中，首先听我说"。在τ里，这一节说的是在家，但在ξ里则不在家。

同样，在K 136 里，我们听到的是合乎自然的：——

> "在那小岛上
> 住着威风凛凛的金发善歌的喀尔刻。"①

喀尔刻确是"威风凛凛"的，她的"歌"是有魔力的咒语；但是在 μ 448 里却这样写着：——

> "卡吕普索②在小岛上
> 那里住着威风凛凛的金发善歌的女神。"

除了模仿喀尔刻之外，卡吕普索既不特别"威风凛凛"，又不"善歌"，最重要的是在"住着金发的……"一行里，动词与形容词连用一起，根本不象荷马诗中常用的词汇，如"安居"或"匍伏"那样。

同样，《神谱》720关于默耶勒斯的描写，就显得很自然而独到——"远在大地之下，犹如高在苍天之上"。荷马的"在地狱之下犹如天在大地上"(Θ16)，显然是摹拟之作，并夸张了所摹仿的语言。

但是，事实上，卡吕普索(Celatrix，即"躲藏着的女神"之意)在奥德修斯英雄传说故事中可能是原始的，喀尔刻则是后来才

---

① 喀尔刻(Kirkê)，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住在地中海小岛上，旅人受她蛊惑，就变成牲畜或猛兽。

② 卡吕普索(Calypso)，女神，曾在她的俄古癸亚岛上留奥德修斯住了几年。

有的。在另外一些传说里，喀尔刻却是独立存在的，在她逼使奥德修斯的伙伴变成猪以前，她早就把阿尔贡诺特人变成了熊和虎了。这里，《神谱》为《伊利昂纪》所引用，而《神谱》本身又从《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中几乎引用了每一部分。这种引用标准的使用，受到两件事的影响——其一，所有谈到的段落均可溯及一部原作，但原作现已散失；有时可溯及一部散失的史诗中某一段具体的节句，有时可溯及的仅是一种现存的文本。其二，这些巨帙的史诗不断发展，历时颇久，因此它们都有充裕的时间相互引用。我们在论及帕特洛克罗斯被杀事件时，曾提到《奥德修纪》和赫西俄德的词句（Ⅰ380—480），但是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却在ω地狱一段故事里，这是《奥德修纪》最后部分的片段，叙述了他杀死求婚者。这一点跟我们的译本不相一致，但与最早的记述恰相符合，我们的译本现已替代了最早的记载了。

除了逐句模仿以外，我们还有更多地方可作一般的参照。比如，在荷马史诗浩瀚的目录中，β里船只的目录，Ⅰ里米弥顿①的目录，λ里妇女的目录，毫无疑问，这些几乎都是来自白奥细亚或赫西俄德方面的选录。再如，δ里不少内容，是由有关阿伽门农、小厄埃晏斯和门涅雷斯"回乡"故事的一些残编断简组成的。这些片断故事意味着它们跟一些比较完整的和更为详细的原作有关——很可能指的是一系列叫做"回乡"的短诗，它们构成了一首早已废弃的史诗的内容。在δ里（242ff）关于海伦在特洛伊帮助奥德修斯的故事，由普罗克拉斯作了明确的叙述，出现在《小伊利昂纪》中，说真的，这是一件大可怀疑的证据。接连下来的故事（271ff）里说海伦仇视希腊人，这一点是不可能出于同

① 米弥顿（Myrmidons），希腊神话中随阿喀琉斯参与特洛伊战争的好战的塞萨利勇士。

一原始资料的，但是它读起来却仿佛是一篇节录。在Z里，柏勒洛丰①的故事也是这样："普洛埃托斯先派他去杀害喀迈拉②，她是一个永生不死的神怪，有着狮首、羊身、蛇尾，口吐烈火。他遵从神迹，把她杀掉。"是什么神迹？怎样？200 f 的奇异的诗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他也为诸神所憎恨的时候，他形单影只，踯躅于旷野里，心中忧伤不已，力避走在有人迹的去处。"这首原作，不管怎样，总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梗概对于所有的细节都认为是当然的。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细述那个时代的标准，实际上这个标准在考证中用得最多——这里指的是对故事的分析。也许有一点会引人深感兴趣的，在《伊利昂纪》里有一节描述了在船只四周筑起一道墙，这一细节是后来加上去的，这堵墙是在不可能办到的情况下筑成的，它有时在那里，有时又不在那里。阿波罗把它夷平填入沟渠之后，它似乎又神秘莫测地矗立在那里；在Ⅱ里阿喀琉斯所讲的话，仿佛 I 里的事没有发生过；在 k 里和 μ 里，或在 l 里，奥德修斯的冒险经历似乎原来都用第三人称而不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可是在 ξ 里和 τ 里，有关他的一些被认为是伪造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有关真正的奥德修斯传说的更古的文本；Υ 以及随后的几部书里，诗人仿佛都不知道雅典娜已在 γ 里把他们的英雄变成一个衰老的老人，一直到 σ 的结尾都是如此。但在这些批评中述及的细节都是有关人世生活。我们不妨选出杀死求婚者这一细节来作说明。

在我们现有的不同版本里，奥德修斯一开始都是用一张弓，

---

① 柏勒洛丰(Bellerophon)，格劳科斯之子，西绪福斯之孙。

② 喀迈拉(Chimaera)，喷火的女怪，为提丰和厄喀德那所生，头是狮子，身是羊，尾巴是一条蛇。

在他把箭射光之后，就放下这张弓，转而用矛、护身盾和战盔来武装自己，这些武器都是忒勒马科斯在那时带给他的（X98）。那么，当他在调换武器的时候，五十个走投无路的佩剑的人在干些什么呢？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认为旧时的用弓和后来的用矛战斗是一起进行的，至于弓斗一事可从τ里有关洗脚这一细节开始讲起，奥德修斯正在跟珀涅罗珀谈话，当时欧律克勒亚与侍女均在侧侍候。奥德修斯不敢吐露真情，因为他知道这些侍女都靠不住的。他在话中给她许多暗示，对她说他遇见过奥德修斯，现在奥德修斯还留在塞斯普罗蒂亚，本年内肯定可以回家的。他想打发侍女出去，但显然是做不到的。他想到了他的年老的乳娘欧律克勒亚，当老乳娘把茶点递给他的时候，他只要求她给他洗脚，不要别人来替他洗（τ343以下）。欧律克勒亚在替他洗脚的当儿立刻发现了他脚上的创疤，因而认出了他（τ392）。在我们现有的版本里是这样写的：这位足智多谋者对此不免一怔，他威胁她不许声张，这样，就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另外一件十分重要的细节是，珀涅罗珀根据可靠的证据知道奥德修斯尚在人间，而且不久就要回乡，因此痛下决心，不能再让这些求婚者继续纠缠下去了，她拿下她丈夫的那张弓，向求婚者宣布：谁能弯弓射穿那竖立成一排的十二柄斧头的小孔，就可娶她为妻。奥德修斯听了她的这番话后是多么的高兴啊！在原本故事里珀涅罗珀把大弓取下来，奥德修斯感到高兴这两个细节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这是一个策略。他想借此使欧律克勒亚认出他，把侍女打发走之后，他就可以对珀涅罗珀吐露真情，接着夫妻两人共同商定试弓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竟然在ω里为安菲墨冬的鬼魂所讲的关于杀人的故事所证实。他讲的故事不同于我们的《奥德修纪》里的那个故事，这是根据夫妇共同策划

而定的一场用弓杀人的故事(特别是169)。

至于用矛格斗,在 π 281—298 里有一段叙述用矛格斗的故事,为亚历山大理亚学派所指责,他们认为这一段与故事其它部分前后不一致。在这节里,奥德修斯和忒勒马科斯商定把宴会厅里所有的武器统统搬走,只留下两支矛,两把剑,和两面护身盾,以备父子两人之用。这就引起了奥德修斯和忒勒马科斯用矛刺杀求婚者这一情节,现已编入我们那段关于杀死求婚者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中。奥托·西克试图通过《奥德修纪》中一切有关部分,追溯弓战与矛战(矛战本身也经修改过)的由来。

当我们把我们的诗中神话,和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及在第五世纪陶器中见到的神话作一比较时,我们的诗往往——也许一般地来说——比较优美、新颖,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在《大伊奥埃厄埃》(The Great Eoeai)里,阿尔喀诺斯和阿瑞忒这对夫妇分明是亲兄妹;而在《奥德修纪》里则煞费苦心地把他们说成是堂兄妹。奥德修斯在航行失事时碰见了瑙西卡,他折取一支有浓密树叶的橄榄枝——这是干什么呢?很显然,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求助者;第五世纪的花瓶上的画面上也是这样描绘的。在《奥德修纪》里,他用这支橄榄枝遮蔽着自己赤裸的身体。第四世纪许多瓶画上也是这样画的。赫克托耳的被杀,在索福克勒斯的《涅波特拉》(Niptra)里却有着不同的叙述,据说阿喀琉斯把他的敌人缚住在他战车的轮子上活活地拖曳而死。这样的描述显得更野蛮更残酷。我们现有的诗篇里不可能不保留一些关于野蛮行径的描述,但是删去了那种把敌人活活地折磨死的描述。这种合乎人道思想的倾向始于什么时候?怎样形成的?我们都无法断定;可是这些诗是为雅典神圣的诗歌朗诵节所用,经过这样精心的取舍后会受人称道的。

这种道德意识的增长，是最后修订史诗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样大大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海伦和安特罗玛刻。我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她们当作哑口无言的贸易商品和掠物一样来对待了，我们要把她们放在埃斯库罗斯心目中的妇女形象应有的地位上进行探讨。我们也知道了吕西亚人、萨尔普冬和格劳喀斯人的淳厚杰出的义侠气概。我们还认识了牧猪人欧迈俄斯的优异品质，他对一个能说出奥德修斯下落的陌生人表示热心慷慨，自己却对奥德修斯一直抱着怀疑态度；他无比忠诚，把较差的幼猪肉给自己、客人甚至忒勒马科斯吃，而把最精美的猪肉，尽可能在得到客人的许可的前提下，留给他的主人。(ξ,3,80；π 49)在事实证明他的主人确已回来的时候，他情不自禁，感愧交集，"把最精美的猪肉拿出来吧！"(ξ 414)。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似乎使我们对赫克耳托不断地产生同情。在最古老的诗篇中，他有"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之称，人人都害怕他，憎恨他，因此对他的惨遭"杀戮"感到高兴，而现在我们看到，在嗜杀成性方面，不但阿喀琉斯，就是狄俄墨得斯，厄埃斯，伊多墨纽斯甚至连门涅雷阿斯都相继超过了他。在这一方面，赫克耳托损失少得多。后来的书本一般都对他寄予同情。在诗篇里，两条最分明的道德评判是：谴责阿喀琉斯虐杀赫克耳托的暴行。诸神保护赫克耳托的尸体，使之完整无损，同时严厉谴责阿喀琉斯的暴虐行为。在 Z 里有许多场面：如赫克耳托和他妻子安特罗玛刻的分别，他的儿子小亚斯泰安纳克斯见到他铠甲上的羽毛而惊惶时他加以抚慰的一幕，他泰然自若地应战，这次战争跟他的生死存亡攸关，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一定会败北的——都基本上富有强烈的想象力，但赫克耳托在 X 中的溃退一段，写得非常出色，这是在充满着想象力的文艺作品中创作技巧方面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赫克耳

托的逃跑显然是出于毫无掩饰的恐惧心理，但是令人感到的是，这个败走的战士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英雄人物。他单枪匹马地出城迎战，已够说明他的胆略了，这种行动可以给人勇气。在他等候敌人的时候，他遥遥地望见阿喀琉斯飞驰而来，愈来愈逼近，恐惧之心也愈来愈增剧，直至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乃不得不转身逃跑，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对手更残酷一点，势必抛弃赫克耳托的尸体于荒野，置之不顾，也势必把特洛伊付之一炬，把亚斯泰安纳克斯屠杀，使安特罗玛刻沦为奴隶。如果老一辈的诗人和胜利者沆瀣一气，为赫克耳托的蒙辱丧生高兴，那么后继的诗人，可能会采用同样的事实另行编写，他会感到被征服者经历着多么剧烈的苦难与残虐，在这种情况下，又表现得多么的高尚。

奇怪的是，阿喀琉斯并不因而有所贬损，他始终是伟大的、豪迈的，他的悲伤导致他的暴行，只能使人痛心，并不使人憎恨。这种独特的精神最后一笔见诸于阿喀琉斯在屋子里接待普里阿摩斯的一幕。两人见面时，相互表示敬意，抑制着内心的痛苦，但是似乎谁都没有提起赫克耳托的名字，随从们把尸体的脸部盖住，否则的话，普里阿摩斯一见到自己儿子的脸就会怒不可遏，"阿喀琉斯杀死了他，违逆了神。"（Ω，5,85）这真是一场悲天悯人的战争，双方都是心里明白的；战争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可无法归罪于哪一个人。荷马是个早期诗人，因此有时他被人认为不够细致、甚至有点肤浅。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感人至深的想象力的特异作用吗？在我们诵读荷马的时候，我们如身入其境，和逃跑的赫克耳托，残酷的阿喀琉斯，通奸的海伦同呼吸，同感受，同时，我们也念念不忘勇敢、慈悲和贞节等崇高的理想。

希腊人禀赋中一个最特出的才能，也许是对冲突双方的感情世界有体察入微的本领。也就是这种希腊精神，使荷马、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修西的底斯找到他们的近亲，使雅典能够创作戏剧。

第 二 章

次要的荷马诗；赫西俄德；俄耳甫斯

废弃的史诗

在许多广为传诵的原始叙事诗中，除了两部特别加以分别处理、从而构成复杂的整体之外，还留下不少无名作者写的诗。这些诗本来可以跟那两部巨帙史诗齐名，可是现在却被搞得残缺不全，乃致失传了。这些遭到抛弃的诗，都没有经过充分的整理而成为独自成章的诗篇。许多短叙事诗和组诗听任吟诵者随意选用和修改。如果我们把一系列的史诗加以划分，并把《塞浦里亚》*、《伊利昂纪》*、《埃塞俄比斯》*、《小伊利昂纪》*、《伊利昂的洗劫》*、《回国》*、《奥德修纪》、《忒立戈尼亚》*分为是出于某些作者之手的独自成篇的和连续的诗篇，那么我们就会造成时代错误。譬如《塞浦里亚》*一诗，其中一大部分的情节以战争前塞浦里亚女神和帕里斯的故事为中心，有人却认为是荷马、克瑞俄斐卢斯、塞浦里亚斯、赫革西阿斯和斯塔西努斯等人所作。据说《洗劫》*一诗也是荷马、阿喀提努斯、勒斯刻斯和一位名叫赫革西阿斯、爱格亚斯或澳格亚斯的诗人所作，这位诗人是住在特洛伊岑或科罗丰的。这些名字中，有些也许是真的行吟诗人，也有些是虚构的。例如，塞浦里亚斯的存在，由于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设

想：即在短语Ta Kύπρia eπη中第二个字可能是专有名词Kυπ-ρlas 的多里安语的属格，那么，原作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也许在公元前四世纪，口头传诵的诗已不流行，学者开始收集残存诗篇，按普罗克路斯的说法，所收集的这一套东西“得到许多不同诗人的作品而集大成”。但是这种原始的歌谣集从未得到流传，不久即告失传。我们对于这些被作为废弃的史诗的了解，几乎全来自神话手册，这种手册把传说中的历史编成许多组或“组诗”。我们现有的几块石碑上面都刻着成套的图画，它们对史诗的历史作了说明。最著名的一块石碑是在古罗马卡比特莱因山博物馆的《伊利亚卡碑》①。这块石碑标明了它的日期恰在我们的纪元之前，同时说明了“荷马史诗的编排”是依照一个叫做忒俄多儒斯的意见而确定的。在这几块石碑中，还有一块提到《特洛伊战争史诗集》和《忒拜史诗集》；此外，我们还听到过一部《历史组诗》——看来涉及一切历史——，是公元前第二或第三世纪萨摩斯岛的狄俄倪索斯所编。《史诗始末》这一名称，实际上指的是编集在手册里的史诗史。由于人们对这一名称随意误用，往往就把它理解为古诗本身，我们知道这些古诗都是手册的原始资料。例如，雅典纳乌斯把狄俄倪索斯的《历史组诗》误称为《有关组诗的书》——这就是说，把雅典纳乌斯“组诗”一词理解为“原始诗”。

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权威是一位叫做普罗克路斯的，他显然是个拜占庭人。从他那里我们得到《特洛伊战争史诗集》的摘要，此项摘要在威尼斯的手抄本 A 里以及长老福提乌斯作品中都可见到。如果他所说的是可靠的话，那就很有价值了。不过，他

① 《伊利亚卡碑》(Tabula Iliaca)，碑上刻有特洛伊故事的图画，专为教授罗马儿童之用。

不但一开始就对诗的性质有着错误的认识——这些诗可能在泡珊尼阿斯①时代好几世纪以前就已散失了——，而且他所取得的成果，似乎首先采用了某些手册的内容，（关于这手册，我们只能说它和阿波罗多洛②的手册，几乎一字不易地相同。）然后又根据推测或其它手段，插进下面这些话："这里开始了迈替来尼的莱斯基斯的《小伊利昂纪》，"或"这里就是弥利都的阿克替诺斯的《埃塞俄比斯》"。从早期作家的引据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个别诗句涉及内容过广，他不得不从略。比如《小伊利昂纪》一诗，在普罗克路斯著作中，以爱奥斯和奥德修斯争夺阿喀琉斯的武器开始，而以特洛伊人接纳木马入城结束。但是，更早一点的开场，则以诗的开头几行诗句提示的，如现存的诗是这样开始的："我歌唱伊利昂和达达尼亚、勇士之邦，阿瑞斯③的仆从者达纳阿斯人因而万劫难逃。"较晚的结尾则以引句来表明伊利昂遭到浩劫的实情。举个例来说，这也就是诗人维吉尔所著战士故事的原始材料，据说这位战士原来想杀害海伦的，但为维纳斯女神所阻；只有在《小伊利昂纪》诗中，海伦纯洁之美，才使梅纳雷阿斯神魂颠倒，失去自制。但是，一般说来，维吉尔有如普罗克路斯权威一样，认为弥利都的阿克替诺斯的特殊史诗《洗劫》较全面文本更为可取，而忒俄多儒斯④则把两部史诗置于一旁，把斯忒斯科⑤的抒情诗《洗劫》作为依据。

---

① 泡珊尼阿斯（Pausanias），公元第二世纪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著有《希腊指南》一书。

② 阿波罗多洛（Apollodôrus），公元前二世纪人，著有《韵文编年史》，从特洛伊战争开始，至公元前144年止。

③ 阿瑞斯（A es），希腊战神。

④ 忒俄多儒斯（Theodôrus），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理亚时期修辞学家。

⑤ 斯忒斯科（Stesichorus，公元前640—550），西西里抒情诗人。

此外，普罗克路斯所写《埃塞俄比斯》* 和《洗劫》* 两诗之间在情节上缺了一大段。《埃塞俄比斯》的开始紧接《伊利昂纪》的结局，叙述女英雄珀第昔莱娅和埃塞俄比亚人门农的英雄业绩，最后以争夺阿喀琉斯的武器这一情节告终。《洗劫》*则从接纳木马入城以后的故事开始。《埃塞俄比斯》*有五卷；《洗劫》*两卷，共计七卷。但是有一份目录把这两部诗都作为独立的一部连续长诗，达九千五百行，似乎至少要达十卷之多。另一方面，《回国》*一诗，原来可能是一组各自独立成篇的短诗，几乎跟《厄俄伊阿伊》*一诗一样，富有伸缩性，普罗克路斯把它们编成一部完整的诗篇。

至于这些诗的写作日期，一般来说，都是远在荷马之后才定型的。显而易见，这些诗均以史实为重，而对诗本身价值不加重视。它们从《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和《神谱》中引用的地方很多，有时粗枝大叶，甚至忽略了希腊文第六个字母①的引用，在语言上他们经常使用现代拙劣的表达方式和词汇，另一方面，诗中谈到崇拜祖先、巫术、涤罪等等，如果把它们认为是晚期的证据，当然是很不适当的。实际上，这些都是远古时代通行的习俗，荷马诗中没有提到过，正如其它不少题材一样，出于种族的、或阶级的、或传统习惯上的厌恶原因，往往避而不谈。废弃史诗的一些早已证实的真正材料往往是相当古老的。我们已经见到过δ跟《小伊利昂纪》*的关系。在《塞浦里亚》*中，亚历山大是作为西顿的征服者出现的，当时他正处于早年的全盛时期；此外还有一份特洛伊人名目录，这不可能是从B里稀少的版籍中抄录下来的，也许就是它的来源。还有一篇涅斯特②所讲的故事，看来象

① 形似F，读音近似W，早已作废。

② 涅斯特(Nestor)，木马屠城战中的最年长而最贤明的老人。

是在λ里哈得斯①传说中一部分的来源。至于引言方面，如"宙斯的目的已达到"等语，放在《伊利昂纪》开端，当然不如放在《塞浦里亚》* 里那样自然。在《塞浦里亚》中，引文提到的整个计划是想以特洛伊战争减轻地球上人口过多的负担。从《塞浦里亚》*里我们见到一百二十五处单独的引文，似乎跟一般史诗传统大相径庭。

《泰立戈尼亚》*本身虽然是一部续篇，但故事叙述了奥德修斯和喀耳刻所生的儿子忒勒哥那斯航海寻父的故事，正如忒勒马科斯所做的一样，富有真正英雄传说故事的内容。忒勒哥那斯常常提起奥德修斯，如同阿喀琉斯、朗斯洛特和特里斯特拉姆时时被人提到一样。这位"远方漂泊者"的儿子是"远征者"和"生长海外者"，第三个为卡吕普索所生的"远方征服者"忒勒达麦斯。有其父必有其子，弓手的儿子继承父业；儿子在海上漂泊，也因为他的父亲过的是流浪生活。《泰立戈尼亚》*的结尾是用最质朴的英雄故事形式写出的。忒勒哥那斯误杀了他的父亲，后来珀涅罗珀嫁给他，得到他的保护。他把奥德修斯家里的人都带到魔岛上他母亲那里，她给他洗清血污，使他和珀涅罗珀长生不死；最后这两个青年跟他们各自的继母结合，奥德修斯则显然死了。这部史诗并不是后期的作品，也不是经过精心加工过的著作。昔兰尼的"尤盖门"("幸福的结婚人")在第五世纪人们的眼里似乎是个怪人，这个人十分熟悉英雄传说故事的作者，他们都认为：赫拉克勒斯把旦安尼拉给希拉斯、俄狄浦斯娶前王寡后为妻，都是既定成俗的事件。

---

① 哈得斯(Hades)，冥土之王，克洛诺斯(Crones)和瑞亚(Rhea)的儿子，宙斯和波塞冬的兄弟。也称普路同。冥土也称哈得斯。

这些废弃史诗引起了不少值得探索的问题。举个例说，流传下来的《小伊利昂纪》*一诗，只有那么一点点反映了伊奥利斯语的史诗所沿用的语言。究竟怎么会这样的呢？诗中有一行含有伊奥利斯语开放的元音 a 和双辅音，*νὺξ μὲν εην μέσσα, λαμπρὰ δ' ἐπέτελλε σελάνα.* 其它各行表面上都是按照惯例写出的。有些史诗可能在莱斯博斯岛继续由人用本地方言歌诵着，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或之后的古物搜集时代。如果这些诗是从埃及古墓里出土的文物，我们也许可以见到爱奥尼亚的天才诗人尚未详尽阐述过的、结构松散的通俗史诗范本。一般说来，它的风格和弥勒西的《埃塞俄比斯》及《伊利昂的洗劫》*的严肃的悲剧相比之下，显得似乎轻淡平凡。

在其它废弃的史诗中还有一些所谓《世界组诗》。在这种组诗里，普罗克路斯引用《神谱》和《泰坦战争》这两部诗。该诗现只剩下一份真正优美的残篇。一般语法学家把《忒拜史》组篇作为特洛伊战争的序幕。这组诗中有《俄狄普提亚》*、《忒拜》*和《后代的诗》*等篇，最后的这一篇诗叙述了七雄的后代攻破忒拜的故事。至于《驱逐安菲亚劳斯》*、《夺取俄加利亚》*、《福卡斯》*、《坦纳斯》*以及其它诗篇在这里从略。

颂歌或序曲

行吟诗人在歌诵史诗时往往“从神说起”，一般都从宙斯或缪斯开始。这种做法相沿成习，由此逐渐产生了一种作为独特艺术形式出现的序曲。这些残存的序曲在所谓的荷马“颂歌”中可见到范本。*ὕμνος*（“合唱颂歌”）一词在古代希腊文中本无宗教涵义。最短的序曲，仅以神的称号向神祈祷，简略地提到神的

功业，并往往以下列诗句结尾："万福吾神！现在我开始唱诗了。""从您开始唱起，然后再唱别的诗歌。"五首较长的颂歌，如品达的胜利之歌，标志着一种发展已臻顶峰的艺术形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东西。

目前我们掌握的诗集，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诗。诗集里文本的传统显得特别混乱。例如，开首五百四十六行作为一首《赞美阿波罗的颂歌》出现的，可事实上，它包括了两篇颂歌：第一篇（1—178）是一位爱奥尼亚诗人所作的诗，叙述爱奥尼亚神诞生于提洛斯浮岛上的故事；第二篇是一位中部希腊诗人所作，讲的是除蛇害和在德尔福建立神坛的事迹。再说，这两部分颂歌并不是独立成章的诗篇，而是互不关连的不完整的两个部分。雅典纳乌斯实际上把这两部分统称为《阿波罗颂》。颂歌的爱奥尼亚部分在现存诗集里可能是最早的作品。修西的底斯（iii，104）和阿里斯托芬（《鸟》575）都提及此诗为荷马所作，但语法家狄底穆斯则把它说成是喀俄斯的行吟诗人库奈图斯所作。就年代而论，这些说法就等于把它与废弃的史诗都归入同一的古代时期。《赫耳墨斯颂》大约作于七弦竖琴初创时期①。当时四弦竖琴已经过时，不但为人废弃不用，而且人们早就把它忘掉了。一首有关盗匪掠夺狄俄倪索斯故事的优美动人的残篇，看来好象是公元前四、五世纪雅典的作品。《潘的序曲》可能是亚历山大时期的作品。《阿瑞斯序曲》（viii）也可能是公元四世纪的作品。

尽管所有的颂歌没有好好地保存下来，阅读它们，仍然会令人感到心旷神怡。阿佛洛狄忒颂歌，叙述了女神访问在伊得山

① 希腊宗教中传说，竖琴系赫耳墨斯所创。

放牧的安喀塞斯。诗中描写了在大自然美中自然界生活中那种优游自在的欢乐，非常优美动人，可能超过希腊文学中其它作品，而这种悠然自得的乐趣，公认为希腊人的特质。《第米特的颂歌》是一首篇幅较长的颂歌，在现存的一份古抄本内。这一孤本是在上世纪莫斯科的不少断简残篇中发现的，可能是一篇最美丽的颂歌。这篇颂歌作为早期雅典或埃莱夫西斯的作品来说，是颇耐人寻味的。歌中若干部分尚称流畅，但不够简练，然而大部分跟它所依据的极其动人的神话相称。现以开端部分一段为例："珀耳塞福涅和河神奥基亚诺斯的女儿们一起在玩，女孩子们乳峰高耸，她们一起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上采摘玫瑰花，番红花、娇艳的三色紫罗兰，以及菖蒲、风信子和高贵的水仙。水仙花是大地之母用来使红颜少女为之陶醉，并以神的意志对来宾中的众多之神表示尊重。对永生之神和世俗凡人来说，水仙花是个神奇的东西，从它的根部长出百朵花苞，它的沁人心肺的芬芳，使寥廓的天空豁然开朗，邈阔的大地欣欣向荣，茫茫的大海波涛汹涌。那位惊喜若狂的少女，伸出双手，采起美丽的水仙花，尽情玩赏。刹那间尼沙的佛莱特裂开宽阔的地面，永生的神驹飞驰而来，克罗诺斯亲生的国王——他名号繁多，宾客众多——把她劫走，放在金色战车上，疾驰而去。"厄埃陀阿斯是"奴役的主宰者，宾客众多"，他在冥土的显赫威望是古代传说中最精彩的一章。

滑 稽 诗

在古代象荷马史诗一样流传的滑稽诗，目前残存的已不多。可作为实例的只有《青蛙老鼠相争》一篇。这是一篇出色地模仿

战争史诗的滑稽作品。诗的开端颇有比奥细亚的味道，通篇具有雅典诗歌的特色。诗虽然是用寓言体写成的——奇怪的是 A.路德维希在他的巨帙中仿效了这篇寓言故事——，但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位名叫毕格里斯的恺利安酋长所作，他曾参加过波斯战争。诗中叙述了青蛙老鼠相争的起因：有一只名叫辟加潘克斯的老鼠，在拚命逃避黄鼠狼的追捕时窜到了一个池塘边，想喝点水止渴。当时青蛙皇室里有一只名叫费昔格纳陀斯的青蛙看见了他，招呼他，劝他骑在自己背上去见他的王国。(这位费昔格纳陀斯是皮琉斯的儿子，——皮琉斯是皮利翁山的英雄，后来成了"Mudman"，他的儿子成了"Puff-cheek"。) 不巧这时有一条"哈特劳斯"——平常指的是水蛇，这里也许是类似水獭的动物——把头抬出水面，青蛙一见，心里着慌，连忙潜进水底，老鼠就这样淹死了。但此仇不能不报，老鼠的一位亲戚正在岸边，目睹他惨遭灭顶之灾，立即告诉了他的同族，于是两族间掀起了一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老鼠获胜。后来雅典娜恳求宙斯出面阻止老鼠把青蛙彻底歼灭，宙斯开始发出了雷电，接着号召虾兵蟹将出击老鼠，老鼠抵挡不住，弃甲而逃，战争就此结束。

此外，还有不少滑稽战争诗篇，如《蜘蛛之争》、《画眉之争》、《鹤斗》等。有些诗是用短长格的，因此风格与荷马史诗迥然不同。最著名的一首滑稽诗叫做《马耳癸忒斯》，诗以诗中英雄人物命名。马耳癸忒斯是一个爱吵爱闹的"浮荡少年"（μάργος），他有勇无能，他的特性可以用下面一行脍炙人口的诗句概括出来：——

"他懂得各项技艺，但样样都不精通。"

另外还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神不打算使他成为一个采掘工人或是一个农夫，也不想教

他学得明白事理一点，他是个彻头彻尾愚蠢无知的人。”

关于韵律方面，后来作者说这首诗是由英雄诗体和短长格诗体混合而成，也标志着它是对于传统韵律进行改革的一个尝试。亚里斯多德认为此诗为荷马所作，此说恐不一定正确。《马耳癸忒斯》也许比希欧罗克里斯的《斯科拉斯蒂喀斯》更为引人入胜。斯科拉斯蒂喀斯是滑稽诗中的一个英雄人物，我们的“乔·米勒斯”人物都取自这部滑稽诗。斯科拉斯蒂喀斯只不过是个傻瓜，除了一点谦虚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我们把这些诗称为荷马风格的诗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在这些诗篇的创作年代中，一般都认为不必署明作者的姓名；也许，如果你想吟诵一首摹拟史诗风格的战争题材的诗歌，那么把它说成是诗圣荷马的不朽之作，也许会使你吟诵的滑稽诗声价略为提高一点。

赫 西 俄 德

农民诗人赫西俄德，正如荷马所作的战争原始叙事诗和传奇原始叙事诗一样，也写出了许多教谕原始叙事诗。赫西俄德的诗里包括一些虚构的回忆录，其中有一首叫做《厄尔伽》的诗，大部分是诗人跟一位叫做珀耳塞斯的对话录，珀耳塞斯是诗人心目中的损友，——在另一部分中则是他的兄弟。我们知道这些回忆都是杜撰的，珀耳塞斯本人也许也是个虚构人物。如果一个真人用了阴险毒辣的手段，对“吃人王子”行贿，从而夺取了赫西俄德的祖传财物，那么他就很难跟他修好。珀耳塞斯作为一个教谕原始叙事诗劝诫的对象，可算是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这份脚色。赫西俄德盛赞勤劳，谴责一些人的处世行事，特别是对

法官的作风严加批判，这样一个形象就必需是个懒汉，他不懂世事，只知独断独行，墨守陈规。赫西俄德颂扬正义：这样一个形象就必需在金钱来往上一丝不苟，廉洁奉公。我们对赫西俄德其人知道得不多，只是从传说中了解一点。他生于伊奥利斯的库墨，他的父亲迁徙到比奥细亚，定居于亚斯克拉，这是地处赫立肯山坡的一座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村庄。诗人把这个村庄描绘为“冬天寒冷难当，夏日酷热难堪”的地方。赫西俄德在赫立肯山上牧羊，有一天，缪斯欢迎他说：“田野农夫，丢脸的诨名，只图吃饱肚皮，别的什么都不懂！我们懂得怎样把许多虚妄的事说得象真的一样，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说真话的时候怎样把它说出口。”赫西俄德之所以成为一个诗人，也就由于这番话给他的启迪。此外，我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很少，一直到他逝世，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略知一二。据说有一次诗人应邀参加欧维埃国王安葬于安菲达马斯的丧葬竞技会竞赛，从欧立斯渡海到加尔基斯，虽然他的有关海上的忠告谈到了他本人不爱航海一事，但是这次他还是成行，他绕道避免经过希腊南部，因为神谕预言他将死于尼米亚，后来他果然死于罗克里斯的奥尼翁附近的一个神殿里。这所神殿恰巧名叫尼米亚。他被一个叫做克立米尼或铁米尼的女人的兄弟们谋杀后抛入海中，据说克立米尼跟这位年已八旬的诗人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海豚把他的尸体带到陆地上来，罗克里斯人就在奥尼翁给他建立了一座庄严的坟墓。这位儿子就是后来伟大的抒情诗人斯忒斯科！

这里所讲的不是单纯的神话，而是古代学者们所精心创作出来的神话。可是，就在他们虚构的故事中，我们也可能得到一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见到在比奥细亚有过很古老的农民诗，看来这些诗中十之八九系亚该亚人①的

古老的伊奥利斯诗歌的嫡系，荷马史诗是由伊奥利斯诗歌发展起来的，再说，这种农民诗由于受到富有朝气的爱奥尼亚史诗的影响，变得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生气盎然。这也就是说，爱奥尼亚诗人可能在比奥细亚定居下来，接受了当地的诗歌。在这群诗人中是否有人叫做赫西俄德倒是一个无关重要的问题。看来赫西俄德不象是个虚构的名字。无论怎样，比奥细亚的诗歌，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创作，而且在爱奥尼亚荷马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史诗体裁，虽然它的地方色彩很浓厚。

关于赫西俄德之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他的诗包括罗克立斯和比奥细亚两地，凡涉及妇女的地方，就特别指出是罗克立斯的。毫无疑问，克立米尼故事的安排，目的在想给斯忒斯科以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荣耀的家世。那么，故事的最后部分是不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罗克立斯人把赫西俄德作为他们的同乡人看待，并以他的坟墓为证；另一方面，比奥细亚人则认为赫西俄德是他们的乡亲，并声称罗克立斯人谋害了诗人，因而把他的坟墓设在那里？至于在安菲达马斯丧葬竞技会上竞赛的胜利这一段情节，是后来插入的。对手的名字没有指明，但肯定包括荷马在内。荷马与赫西俄德竞赛，赫西俄德获胜的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

关于赫西俄德的诗，我们名义上保存了三部，但也可称之为十二部，其中任何一部都没有较强的统一性。这三部是：《神谱》、《农作与时日》（《厄尔伽》）和《赫拉克勒斯的护身盾》。

《农作与时日》是一部论《厄尔伽》或介绍农事知识的长诗。诗末附有一个月份内的凶吉日子以及对珀耳塞斯所进行的道德

---

① 在较古时代，希腊人自称为亚该亚人（Achaios），亚该亚在希腊南部。

说教。这是一部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格调不高的、结构简单的诗，措词有点粗犷、严峻，具有那种爱讲真话的缪斯的风格。诗无韵律，似乎出自一个整天干活、搞得劳累不堪的人之手，他在一天工作之后才动手写这诗的。他热爱农村生活，如果能少干一些活而丰衣足食的话，他会更加热爱农村生活的。全诗并不洋溢着丰富的感情。第一首箴言所表达的那种直言无讳的怀恨之情，是有其典型意义的。"陶工痛恨陶工，木匠痛恨木匠；是的，乞丐妒忌乞丐，行吟诗人嫉妒行吟诗人。"第二首叙述了诗人对掠夺穷人的法官所作的谴责，也充满了这种愤激之情。"这些蠢货，他们不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也不理解粗茶淡饭乐在其中的道理。"锦葵和水仙是穷人的花和食物。道德说教的话在全诗中部越来越多，寓意也越来越深刻，并表明了一种人人应尽本分的思想，这一真知灼见说得相当深切动人。"辛勤劳动并不可耻，懒惰才真是可耻。""帮助你的邻居，他也会帮助你的。远亲不如近邻。""公平计量，如有可能，多给一点。""乐善好施是美德；杀人越货是罪孽，也是自取灭亡之途。""心甘情愿地施与；心甘情愿施与的礼物，本身就是件乐事。""最好娶一妻，但要谨慎从事，否则你的邻居会以取笑你为乐。""重赏不如得贤妻，欺人莫过于恶妇；雌威煎熬不用火，催人老去叹蹉跎。"到了诗的结尾，这些箴言流为民间迷信的戒条。例如："喝水时不要把水壶放在混合钵上；这会意味着死亡。""不要坐在不可移动的物体上面。"等等。还有一个戒条说："渡河前必需先洗洗你的双手，并洗净你的罪恶。"这就接近俄耳甫斯的神秘宗教了。

《厄尔伽》的农事部分写得很真实，富有农村气息。这部分内容可作为全诗的精华，其余部分都是一些穿凿附会的章节。其中有一桩故事讲到诸神怎样使人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直到后

来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取火种送给了人类。宙斯图谋报复，命诸神用粘土塑了一个温文的少女，众神赋以不同的神力，最后赫耳墨斯把狗心和贼性加在她身上，于是众神称她为潘多拉，随后把她送给厄庇米修斯做妻子，他为人类着想就娶她为妻。还有一桩讲到四世纪的故事——世界上至少有四个世纪——金、银、铜、铁，但在荷马影响之下，参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他们被放在“铜”世纪之后、我们这个世纪之前的时期内。我们是处在一个“铁”的世纪；我们目前固然不算怎样好，将来可能会更糟。诸神都离开了我们，剩下了厄埃陀斯和纳米昔斯——诡辩学家普罗塔哥拉①把这两个可爱的概念作为社会伦理学的基础，而我们却拙劣地把它们分别译为“羞耻”和“正义的愤怒”。赫西俄德认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摒弃这些概念的，最后什么全都消失。说真的，诗中有两节展示了前途无限光明的可能性：一旦德谟斯②起来惩罚君主的罪恶，万物都会欣欣向荣(175,260ff)。我们把繁荣昌盛的爱奥尼亚原始叙事诗中对上古君主的忠诚，和比奥细亚农民歌中反对寡头贵族政治的起义运动作一比较，确是十分令人寻味的。

《厄尔伽》描写四季风物，十分讨人喜欢，使人读后感到分外愉快——这一题材对希腊人来说，一直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到了隆顾斯③时期也还是如此。现以黎奈埃翁月为例：“气候恶劣，寒风凛冽，有足以剥掉牛皮之势；朔风从塞雷斯疾驰而来，黄尘

①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411)，伯里克理斯和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

② 德谟斯(Demos)，指“人民”、“大众”。

③ 隆顾斯(Longus)，公元二世纪(?)小说家，著有田园小说《但芬尼斯和克罗厄》(Daphnis and Chloë)。

蔽天，大地和草木都被遮没；狂风袭击森林，橡树松木全被拔地而起；所有的林木都发出了哀号的声音，荒野中群兽抖擞不已，夹起了尾巴。它们的毛皮虽厚，但也抵挡不住刺骨寒风，寒风侵入了公牛的兽皮，侵入了山羊的浓密的羊毛，可侵入不了那位温文的小姑娘，她正跟她的妈妈端坐在茅屋里。”等等。此外，诗人把夏季描写得如何美好，某些蠢人便据此谴责诗人之过于敏感，说他爱坐在岩石背荫处，以美酒、牛乳和羔羊自得其乐。

长诗《神谱》原来想连贯地叙述诸神的世系和斗争，这一目的显然是无法达到的。《神谱》里有些神早在古代以前就存在的，可说得上是原始时代的神。有几个民间流传的神，在梵文中也可见到他们的名字，因此，据推测他们在印欧族时代即已存在，虽然在一些原始叙事诗如《赫斯蒂亚》、《黎亚》、《奥茨洛斯》和《克泊洛斯》中不大见到。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神谱》中最古的材料；但是，诗的语言、诗的现有形式、以及把诸神世系整理出来的设想，还是比较晚的。西蒙尼得斯（约公元前560年）①曾引证过《厄尔伽》中七百〇二行诗句，可是我们无法断定这些诗的创作年代。我们在《伊利昂纪》中见到引据《神谱》的地方，而《神谱》也常常引据《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在其结尾还涉及若干废弃史诗的地方。《神谱》原文颇难阅读，读者往往不易揣摩其上下文的关系或意义。诗中似乎有许多行吟诗人所作注释的痕迹，在吟诵时可以把这些注释加以扩展。诗中不仅有文学价值的遗迹，而且还有真正的宗教上的遗迹。爱神厄洛斯尤为特出，他在塞斯比伊（亚斯克拉邻近的一个大城市）特别受到崇敬。赫卡忒②

① 喀俄斯的西蒙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公元前556?—468?），希腊抒情诗人。

② 赫卡忒（Hecate），希腊司月、地、冥世的女神。

有一首圣歌(411—452),写得异常真挚,肯定出自本地宗教信徒之手。《神谱》里大部的内容,如乌伦诺斯①之被残害,克鲁诺斯的绝灭人性的残暴,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野蛮宗教来研究的话,那是不会令人感到厌恶的,但是对于后来那些比较严肃地看待这部诗的希腊人来说,他们当然无法容忍这些。诗中关于泰坦战争的叙述,确实十分宏伟壮观。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有了荷马的《泰坦战争》,那么它就更使人易于理解了。此外,在倪里伊德女神②的行列中,浩瀚海洋的情调十分浓郁(347 ff)。

《神谱》的结尾列出了不少女神,她们跟凡人结合,生出了一些跟神一样的儿女。在最后几行里,诗人不谈女神,反过来这样写着:"美好的缪斯们,歌唱凡世的妇女吧!"当然,缪斯们真的歌唱了她们,但不幸的是,这些歌均已散失。这些歌在古代曾以各种名称提到过,如《妇女花名册》、《妇女颂》、《巾帼英雄名册》;歌词中某些部分也经常为人引据,如在《伊奥埃厄埃》、《柳基普斯女儿名册》、《普乐依托斯的女儿》等中。

为什么要名列这么许多的妇女?此中有两个理由。第一,据说洛克理斯人世袭相承的母系家族制度,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上,妇女是占统治地位的,如果这么说是过分的话,那么不妨看一看,除了诺锡斯和她的同时代女诗人之外,还有不少证据足以表明洛克理斯妇女的重要地位。第二,很多希腊王室都是神的后裔。在当地只有类似一神教的宗教时代,问题就很简单了:那就

---

① 天神乌伦诺斯(Ouranas)与地神盖亚(Gaea)生泰坦诸神(the Titans),后天神为其子克鲁诺斯(Cronas)推翻,遭到残害。克鲁诺斯篡夺王位,统治宇宙,但随后与其次子宙斯恶战后又为宙斯所取代。

② 倪里伊德(Nereids),海上女神,系海神倪里逿斯(Nereus)所生,共五十个。

是说，本地的国王都是本地神的后裔，可是，在地理边界已打破的时期——也就是说，知名的神为数相应增多的时期——，神的家谱就必需加以整理，甚至不断加以修正。例如，塞萨利某些国王都是泰罗和河神伊尼匹阿斯的后裔。当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河谷时，他们还相当安居乐业，但是一旦他们到了外地的话，他们发现他们的家族是大海神波塞冬，说不定是一切江河之神的后裔，因此对自己仅仅守护着本地的一条河流就深感不满了。在《奥德修纪》里，我们读到的是这个故事的第二阶段的情节，那就是说，真正的老祖宗是波塞冬，只不过他曾乔装为河神到过泰罗而已。一些比较稳定的女祖先，给我们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从而可以把这些游移不定的神的祖先编入名册。亚历山大理亚版《妇女花名册》，共有五卷，最后两卷称为：《伊奥埃厄埃》，这个奇怪的称号原是"或如" (or like)一词的复数，带一点开玩笑的意味。这一词是随后女英雄一词的过渡形式，"或如这样一位具有卡里蒂斯一样秀丽的莎利尼，她住在佩尼阿斯滨的莎伊亚。"这部名册共有一百二十四篇残篇。"或如"则有二十六篇残篇。这些残篇中如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也是十分自然的，不足为奇，我们不能认为凡列入赫西俄德的名册中的妇女，都能在亚历山大理亚版本五卷中找到。只要"或如"一开始，那就很容易把一个新的女祖先载入名册，有如按照爱德华·李耳的范式创作一种新的四行节诗（通常隔句协韵）。再说，把众所周知的《伊奥埃厄埃》扩充成为一部故事也是不难的。事实上，这是赫西俄德的第三篇诗章《赫拉克勒斯的护身盾》的产生的起源。女祖先当然是这位英雄的母亲阿尔克墨涅了。

《赫拉克勒斯的护身盾》开头这样写着："或如阿尔克墨涅一样，她远离家乡和祖国，来到忒拜。"接着又说她生了赫拉克勒

斯。随后赫拉克勒斯又怎样杀害了库克诺斯。关于赫拉克勒斯参战前的武装，诗人作了一段关于护身盾的长篇叙述。

赫西俄德和荷马一样，都留下一些废弃的诗。无名氏所著的《诺柏克蒂亚》是一组关于神谱的增编，在所有的废弃诗中最负盛名。但是在亚尔哥斯和科林斯诗集中，不少地方可以见到赫西俄德诗作的痕迹，有人认为这些诗集是欧米勒斯所作。他的劲敌有"弥利都的凯柯普斯"（"猴子脸"）假名。《厄尔伽》可称得上是赫西俄德的《伊利昂纪》，这是一部诗人留给后世的仅有的作品，这是举世公认的。据说赫利根地方的人曾把一部《厄尔伽》的铅色书板给泡珊尼阿斯或他的当局看过，书板中没有前言，并声称除了这部著作之外，赫西俄德别无其它真迹留传下来。

《凯克斯的婚礼》叙述的是关于特拉基斯的一位亲王成婚和款待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这部诗也可能是把《伊奥伊》扩充而成的，和《赫拉克勒斯的护身盾》很相似；同样，《厄埃其米奥 斯》一诗，也是如此。这部诗有两卷，叙述多里安人的祖先和拉匹第人①战争的故事。《下地狱》中的主人公是忒修斯②。

《米兰姆普蒂亚》很可能叙述各式各样的知名的预言家的故事。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一部《喀戎的箴言》③，此诗残存不多，箴言是喀戎为他的弟子阿喀琉斯而作。这位贤明的肯陶洛斯人教导人们每到一户人家的时候都要奉祀神明，他还认为孩子到七岁时才能开始接受教育。

---

① 拉匹第人(Lapithae)，即塞萨利(Thessaly)地方人。

② 忒修斯(Theseus)，埃勾斯和埃特拉之子；厄瑞克透斯和珀罗普斯的后人；雅典王；淮德拉的丈夫，希波吕托斯的父亲。

③ 《喀戎的箴言》(The Advice of Chiron)，喀戎(Chiron)是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人，他曾用箴言教导过许多英雄。

《厄尔伽》扩写后成为《大厄尔伽》。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天文学》、《鸟的占卜术》、《周游世界》和《伊代安·狄克蒂里》的诗。《伊代安·狄克蒂里》一诗叙述了诗中主人公在克里特岛服侍宙斯的故事。这些诗的名称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比奥细亚学派曾经有过大量的诗，但现已失传。正如每一个英雄故事可以写成一篇诗歌那样，每一件艺术品，每一桩见闻，或可以唤起民族关心、激起个别诗人感情的道德信仰，也都可以写成诗歌。

俄耳甫斯——神的启示和神秘主义

在研究希腊社会发展史和希腊文学史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差别。社会历史表明，希腊人正如雅典人自己认为的那样，“非常敬神”，或如圣·保罗所说，“过于迷信。”而目前所保存的希腊文学则完全是世俗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经常谈到神；但是荷马把神当作构成传说故事的重要人物；赫西俄德把神当作编纂名册一事来处理。哪里有把神真的当作神一样来对待的宗教文学呢？这种文学可能是存在过的。希腊民族在自己国境内每一个山路转角的地方都修建神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拘泥于宗教仪式，希腊的神是众多的，林有林神，河有河神，山泉有山泉之神，无论哪一桩伟大的功业，无论哪一种激动人心的思想，不管是实际存在的或想象中的，都离开不了英雄人物。他们宁可放弃德摩比利①，而不愿意中止节日的庆祝活动。他

① 德摩比利(Thermopylae)，希腊波斯战争期间，公元前480年，德摩比利一役，战斗正酣之时，适逢奥林匹克大庆节，希腊盟国均热烈庆祝节日，仅派遣少数军队到德摩比利参战，结果斯巴达王李奥倪达斯(Leonidas)和三百名勇士全军覆没。

们的一座素称为文明之邦的城市，在其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竟为了月蚀，对邻国军队坐视不救，听任它全军瓦解，损失殆尽。①他们对于未经认可擅自拆除神像一举，视为由来已久的渎神行为，竟至惶惶不可终日②——如果要全面反映希腊民族的精神面貌，单是用世俗文学来担当这一任务，显然是无法胜任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希腊宗教作品早就存在，而且形式多种多样，数目也不少。

吠陀圣歌与希腊圣歌颇相类似。圣歌里神的称号（如在《伊利昂纪》中"光芒万丈"的阿波罗、"大眼睛"的女王，"神射手"的帝王。）分明都是古代的，均用长短短格组成韵律。我们都知道早期的神谕圣言，都是用韵文写出的。此外，庙宇里许多圣歌，性质上同我们世俗文学中的荷马史诗的序曲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埃莱夫西斯③的神秘宗教仪式，多少是依靠歌咏神圣的乐曲而进行的。

荷马从没有提及神秘宗教仪式，这并不意味着神秘宗教仪式是晚期的习俗，而是意味着它们过于神圣，或过于通俗。如今人类学者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埃莱夫西斯的神秘宗教仪式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与"交感巫术"④几乎难以辨别。这种巫术在

---

① 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马拉敦之战，雅典派人求援斯巴达。斯巴达多方推诿，说到月圆，方可出兵，致使雅典独当大敌。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15年希腊大将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率领舰队远征西西里，大军出发前有人毁坏竖立在城市街道上的赫耳墨斯（Hermes）神像，此举不仅犯了窃取圣物之罪，而且是不吉之兆，于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反对阿西比亚德的人认为这是他干的勾当，坚持要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但他军权在握，而且深得军心，因此反对派的要求无法得逞。

③ 古希腊的一个城市，在雅典西北面。

④ "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系用咒语得到预期结果的巫术。

不少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很流行。神秘宗教仪式是一出戏。谷物母神和谷物女神的神话均以戏剧形式表演出来。幼谷春芽从地下生长出来，她是财富的给与者。在最早时期，我们听说戏剧中还有一个葡萄树神或一般的树神狄俄倪索斯。希腊人祭祀这一树神，表示他们对谷物的崇奉和对植物的崇奉；这不但是很早时期的而且是原始时代的信仰。

此外还有别的神秘宗教仪式——即俄耳甫斯或酒神的神秘宗教仪式。古代和现代人一般都认为祭祀酒神仪式是从外国传入希腊的——当时这种引进，虽然遭到反对，可是瑟雷斯神依然光临了希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来得很早，但是，与其说狄俄倪索斯是外国人，倒不如说他是个陌生人；这样说似乎更恰当，他象新年佳节、春季、收获期、葡萄收获期一样，每年、每地，他都是个陌生人，到哪里就受到哪里人的欢迎，但是好景不常，时间一到，他就被驱逐、袪除或赶走。无论如何，他是很早就存在的神，对真正的希腊宗教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真正的宗教，是人民大众所共同信仰的宗教。狄俄倪索斯——巴克斯是民间共同信奉的神，形成这种概念是异常复杂的，或者还可以这么说，在这样一个神的身上，集中反映了希腊人民共同信奉的无数类似的概念。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大部分是从亚历山大理亚和罗马的原始资料中了解到的，在这些值得怀疑的资料里，他只不过是个酒神。但这是对他的贬低。他是个酒神；他是个林神；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狂喜精神的化身，他是一种超然理智之外的冲动力，这一力量能使人升华，给人以力量和幸福，并使不朽的灵魂摆脱肉体的羁绊。这种精神，以一种更温和、更清明、更艺术的形式，融汇在截然不同的阿波罗精神中。毫无疑问，这种宗教形式繁多，所崇奉的神的名字和神的属性各不相同，这是因为

他们的起源不同的结果。但是，这种宗教的一个最显著的方面是，它似乎多少在俄耳甫斯的宗教启示中浑成一体。

古代许多宗教诗都是俄耳甫斯和他的亲属缪萨阿斯所作，犹如英雄史诗是荷马所作，教谕诗是赫西俄德所作一样。但在公元前六世纪伟大的宗教复兴运动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宗教诗，而这些宗教诗和安诺麦克勒托斯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部落和家族原有各不相同的祭祀方式，由于彼此之间交往频繁而受到干扰。这些祭礼为荷马神学集其大成，他们因之失去了自己的纯洁性。结果在赫西俄德以及他的诗篇大部分失传之后，他们也几乎没有幸存下来。因此，一方面产生了体现在爱奥尼亚哲学中的怀疑主义，以及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世界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更深刻、更热烈的信仰。希腊哲学家台利士由于掌握了知识幸免于难，对他来说是很幸运的，可是普通人就办不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殖民地开拓事业衰落，内战频繁，希巴利斯①和半神之邦的尼涅威②相继陷落，在这动荡不安、干戈纷扰的局面中，人们产生了一种逃离这个世界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神力降福上面，以免遭受战祸和无妄之灾。

不久，掀起了一个空前浩大的宗教热潮，从加里亚到意大利的每一个神殿、每一个民间庙宇，都受其影响。这一运动主要体现在俄耳甫斯的神秘宗教及仪式上。当初，这一运动似乎是以与崇奉狄俄倪索斯有关的个人创造奇迹的宗教形式出现的，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若干主要的教义。神秘宗教相信罪孽的存在，以

---

① 希巴利斯(Sybalis)，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所建的殖民地，后成为奢侈逸乐的城市。公元前510年为克罗同(Croton)攻陷，遭到彻底毁灭。

② 尼涅威(Nineveh)，亚洲西南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首都，公元前512年为迦勒底米太联军攻陷。

及僧侣洗涤罪孽；它坚信灵魂不灭论和神力无比强大；它又相信“纯洁”和“有罪”之人身后应得的永恒的报应——当然，只有皈依宗教的人才能最后保持纯洁；它又相信狄俄倪索斯——札格瑞乌斯的化身和他们遭受的苦难。札格瑞乌斯是宙斯和人间处女柯丽所生。他被泰坦诸神撕得粉碎，可是泰坦神随后被宙斯的雷电所击毙，乃至粉身碎骨。他们的尸灰构成了凡人的躯壳，人的灵魂则由札格瑞乌斯的鲜血凝成。札格瑞乌斯再由宙斯和人间妇女萨密里生出，过着尘世的生活，但他依然是个神，最后他上了天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神。凡崇奉巴克斯的人，可以充分发扬他的神性，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位“巴克斯”(Bacchos)，就这样，他的伟大的神性得以完成。

因此，在佛里几亚地方的一个崇奉凯皮里的信徒往往就成为“凯皮波斯”；许多俄耳甫斯的预言家后来都成为“俄耳甫斯”了。神话里的奈南特祭酒神的神秘宗教仪式，从来没有在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上帝的选民曾为神秘宗教仪式和酒的关系作了解释，其实这是个次要问题，不值得重视的。狄俄倪索斯是酒神、人人所崇拜的神，给人以无法言传的欢乐之源的神。在繁星闪烁下的孤寂的高山上，他跟纯洁的人灵和自然界的野生物水乳交融，显得分外光辉夺目。

俄耳甫斯圣歌洋溢着欢乐情调，诗词富有重复和华而不实的夸张词藻。其中第一首圣歌——虽系晚期作品，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是这样写的：“我祈求赫卡忒①——道路的女神、十字路的、黑暗的、上天、大地和海洋的女神；我还祈求下界

① 赫卡忒(Hecate)，被称为十字路的女神，夜和下界的女神，也是幽灵和魔法的女神。她的图象系一个三头六臂的神像。

的黄衣女神珀赛亚——在幽灵出没的冥府中自得其乐的女神，热爱幽静并掌握世界钥匙的皇后……请你们满怀着欢乐的心情来临，并接受我们一片真情的顶礼膜拜。”

据说，这首圣歌写于公元四世纪，此外我们所有的许多完整的俄耳甫斯诗，也都属于公元四世纪的作品。我们现有的俄耳甫斯诗都是以最后一种形式写成的。当时宗教已快要消亡。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第四世纪之间，每一个世纪都有几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俄耳甫斯诗师。在希腊古典文学鼎盛时期，俄耳甫斯的神秘宗教影响很大，从诗人、哲学家如品达①、恩拍多克利②、喀俄斯的伊翁③、喜剧家克拉提努斯④、哲学家普洛狄枯斯⑤或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都可见到此种影响的迹象。柏拉图对俄耳甫斯和缪萨阿斯两人所著的“一大堆作品”啧有烦言，特别对他们以神秘宗教仪式宽恕罪恶的主张，加以猛烈抨击。除了这“一大堆作品”之外——就以缪萨阿斯而论，他名下所写的至少有十一套诗集和许多神谕——还有各种名声不太大的预言家和为人洗净罪恶者。其中有一种叫做“巴基斯”(Bakis)的人——凡“纯洁无邪”的人均可能成为“巴基斯”——，他们的神谕充塞在雅典市场上，因而无法畅销。来自克里特岛的巫医伊皮米尼得斯在基伦被害之后才到雅典来的，他专为雅典人洗涤罪恶，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名的作家，

① 品达(Pindar，公元前521—441)，希腊抒情诗人。

② 恩拍多克利(Empedocles)，公元前五世纪唯物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是用六音步长短短格“韵文”写的。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人篇》中认为恩拍多克利的风格颇有诗意。他的论自然的论说，颇负盛名。

③ 喀俄斯的伊翁(Ion of Chio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悲剧诗人。

④ 克拉提努斯(Cratinus，公元前450—423)，希腊喜剧作家。

⑤ 普洛狄枯斯(Prodic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诡辩学家。

著有《亚尔哥诺替卡》*、《涤罪》*、《神谕》* 等诗集。二十年来他都穴居，但跟他类似的人物如阿巴里斯①相比之下，他还比较正视现实，传说阿巴里斯曾带了阿波罗给他的一枝金箭周游世界，——有人甚至认为他是骑着这支金箭周游全球的——。阿巴里斯被认为是荷马前的诗人，但他所写的负有盛名的诗，都是根据普洛科尼索斯的阿里斯忒阿斯的有关《亚里麦斯庇》(Aremaspi)②的史诗而写成的，这篇史诗包括了有关北方净土之民以及半狮半鹫怪兽的不少启示，这些启示都是预言家在入定时所获得的。阿里斯忒阿斯一到西西里就死在普洛科尼索斯。

以上所述的诗人都是俄耳甫斯神秘宗教的信徒，他们的核心人物似乎是奥诺麦克列塔斯。他专心致志于为庇西特拉图斯和希帕库斯制定宗教政策，并杜撰或编辑古代俄耳甫斯的诗集。从来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位独立的作家引据过，传说里对他没有什么好评，据说他因伪造缪萨阿斯的神谕而被希帕库斯逮捕，随后贬黜流放，但是他在流放期间成了当地君主的朋友，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公元前六世纪他在希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

公元前六世纪以前，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俄耳甫斯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似乎能发现俄耳甫斯影响的痕迹，或者说是俄耳甫斯的精神的遗迹，从这些遗迹中可以见到俄耳甫斯文学的根源。《神谱》里的“独生的赫卡忒”(411f)，这首难以理解的圣歌，不一定可称为俄耳甫斯之作，但是在赫西俄德的宗教诗中它却硕果仅存。荷马诗中有好几处提到狄俄倪索斯，显得有些“窜改”

---

① 阿巴里斯(Aba is)，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半神话中的神秘宗教诗人。

② 普洛科尼索斯的阿里斯忒阿斯(Aristeas of Proconnēsus)，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秘密宗教诗人，著有传说中的独眼人亚里麦斯庇人的历史。

或"非荷马史诗式"的样子。至于谈到莱科勾的罪恶和惩处时则暗示着俄耳甫斯的说教故事确实早已存在。在λ里，有一段关于罪人受到永生不得自拔的惩罚的叙述，似乎出自俄耳甫斯之手，至于英雄人物见不到天堂里诸圣这一事，也可能是俄耳甫斯的创作。他之所以见不到天堂里诸圣，因为他没有皈依宗教。荷马史诗中有关阿瑞斯序曲、雅典娜序曲、波塞冬序曲等都显示神秘宗教运动的影响的痕迹。在古代史诗中，《亚尔克米奥尼斯》一诗大部分论述清涤罪孽，还包括了对于"至高之神札格瑞乌斯"的一段祈祷文。欧末拉斯的柯林思史诗也有类似的情调。他出自巴基安第族，他的《欧罗比亚》也叙述了狄俄倪索斯，此外，他又探讨了一些俄耳甫斯的如米底亚和泰坦战争等题材。还有几首如《密尼亚斯》史诗，内容都是有关主宰阴间的冥王哈得斯的启示故事。在古希腊，对世界作出神秘性的"宗教狂热"的解释的鼓吹者，是颇不乏其人的，虽然，跟它完全背道而驰的雅典人所倡导的大胆假说是时代的主流。雅典人通过艰苦的思索，一点一滴地逐步掌握了事物的真谛，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章

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的后代

原始叙事诗

传统的原始叙事诗的终结产生了人对于文学遗产的认识。象凯南索斯那样的游吟诗人，会把自己吟诵的荷马史诗任意窜改，却丝毫不想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创作出版。俄诺马克里图斯苦心孤诣所作的神学传给了俄耳甫斯，既无意欺世盗名，也不想舍己为人。这种文学财产归共同所有的情况，在原始叙事诗方面，比歌曲方面持续更久；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把自己在诗坛上的位置让给当时能独立创作的诗人。

一般都认为正史上第一位史诗诗人是罗得岛喀麦拉斯的庇珊得，《赫拉克勒斯故事》*的作者，传说中把他说成是远古时代人，实际上他只是个罗得岛的"荷马"，这部残卷具有六世纪的时代特征，诗中谈论罪孽，呼吁涤罪。早期古典文学中没有提到过庇珊得；可能在三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时才被人"发现"为最早的文豪，他著有关于赫拉克勒斯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以及擒狮斩龙、除海怪等故事。赫拉克勒斯还是赫立加纳索斯的先知和诗人潘倪阿西斯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名叫加里安，但他是希罗多德的叔父，在反抗他本邦加里安统治者莱格达米斯的

叛乱中丧生。他曾写过挽歌和史诗，有一位亚历山大理亚批评家把他的名字排在仅次于荷马史诗诗人之列，一般说来，他在赫西俄德和安提玛科斯之后，可名列第四。昆提利安认为这位诗人兼具赫西俄德和安提玛科斯两人的特色——他的作品的题材比赫西俄德更饶有兴趣，而文章布局则比安提玛科斯更出色，现存的残篇根本不象荷马史诗，可是写得苍劲有力，文笔相当优美。从残存的三篇诗歌来看，它们多少都带一点哀歌的情调。第一个歌唱者热情洋溢地盛赞饮酒之乐和爱喝酒的人，另一个人立即酬和，说第一杯酒献给查理替斯、霍黎和狄俄倪索斯；第二杯献给阿富罗底；第三杯献给傲慢之神和毁灭之神；歌词是这样写的："最好你回到你爱妻那里去吧！"诗中有几行写得十分优美动人，使人读后久久萦绕于脑际：——

"顶天立地的得墨忒尔，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工匠，
银亮的阿波罗，杰出的波塞冬，
都长年为人类效劳。"

萨摩斯岛的科利勒斯也是希罗多德的朋友，他摹仿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写了一部以波斯入侵为主题并以雅典为女主角的诗篇。他是斯巴达将军莱山德的随从人员——显然也是他家里的吟唱诗人——，后来他成为马其顿王亚尔启劳斯的廷臣。就我们对于"历史的"这个词的理解而言，他的诗可称为第一首"历史的"史诗：在一篇残存的诗中，诗人抱怨说所有传说故事题材都已被人采用殆尽。小科利勒斯很可能是他的孙子①，这位

① 小科利勒斯(Younger Choirilus)，马其顿亚历山大的随军诗人，每次出征胜利，他都写一部史诗。

年轻的诗人曾歌颂过亚历山大，据说他写了不少拙劣的颂歌，获得一行诗一块金币的报酬，别的诗人也有类似的轶事。如果他真是纪念沙达拿帕拉斯诗文的作者，那么他倒是一位不错的作家，虽然原作的散文更为优美："安拿启达塞西斯的儿子沙达拿帕拉斯在一天内建成了安启里亚和泰尔苏斯。从此吃喝玩乐；所有别的事就都微不足道了——就是那样！"

老科利勒斯的敌手是科隆丰的安提玛科斯——《忒拜》的作者。虽然他是个学问渊博的诗人，他倒并不淡泊明志，从好几方面看来，他还是个属于早期的亚历山大理亚派诗人，亚历山大理亚当然十分赞赏他，把他和恩拍多克利并列为"文体严谨的"大师，一般说来，还把他排在仅次于荷马的地位上。虽然，昆提利安在引证这段评语时说，"次于"(next to)并不总是意味着"近于"(near to)。还有一种传说把柏拉图和安提玛科斯两人联系起来，这种提法未免牵强附会。有人说柏拉图曾派遣他的弟子赫拉克利图斯去搜集过安提玛科斯的著作；要不然的话，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柏拉图待在一间其他听众都已离去的屋子里，倾听安提玛科斯吟唱。后来安提玛科斯说："对我来说，柏拉图一个人就抵得上一千个人。"此后环绕着安提玛科斯在文学上的论争日益增剧。原始叙事诗的朋友如阿波罗尼乌斯之流，利用此项传说推重安提玛科斯，而卡利马科斯和杜里斯等则利用这一传说证实他们的不同观点，认为柏拉图没有资格评论诗歌。现有的残篇断章，大都文字太简短，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至于一些较长的诗篇，仅仅是从文法角度上引用，或者被雅典纳乌斯在有关酒杯的一些琐碎细节上加以引据。现代人听起来，诗的格调很低，颇不悦耳，而且这种刺耳的音调矫揉做作，措词又诘屈赘牙，十分难懂。他的盛名应归功于他的悲歌性的传奇

《莱德》*，而不是他的史诗。

最后，泡珊尼阿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名叫淮西俄斯的人，在诺帕卡托斯地方重新修建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殿①。他害眼疾，几乎瞎了，当时这位神派了一位写史诗的女诗人安奈特把一颗密封药片送给他。"他的眼疾就此医愈。我们只知道安奈特是阿卡迪亚的特格伊人，特塞隆尼卡的安替帕特一度称她为"女荷马"。安提帕泰把她的许多讽刺短诗都传了下来，他本人可能读过她的史诗，也可能没有读过。

赫西俄德的后继者为数众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都是默默无闻。传统叙事诗一般朝两个方面发展。普通诗体继续在希腊各地流行。我们听到过诺帕卡替安诗、萨摩斯诗、福西安诗等等；但是这些诗大多是无名氏之作，也有一些是本地传说故事的诗人之作，他们和赫西俄德一样，都是民族诗人——诺帕卡托斯的卡尔基诺斯，柯林斯的欧米拉斯，以及萨摩斯的"阿细乌斯"②。另一方面，"伊奥伊"诗体产生了浪漫色彩的或以恋爱为主题的悲歌，在大诗人如弥涅斯、安提玛科斯和赫墨西安那克斯等手里，这些诗则以过时的情侣相爱的故事形式出现的，这些情侣有的是有子女的，有的则没有子女。换句话说，这种故事情节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伊奥伊"的。当我们读到"滔天碧浪怎样回旋"在提洛头顶上并把她席卷而达海神那里的诗句时，我们想到的并不是王族，而只是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故事、伊尼比阿斯或提洛的心潮起伏。

赫西俄德的教谕诗向两大方面发展：一方面发展为福库利

① 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êpios），希腊天医。

② 我们握有的那一类讽刺诗文的断章残篇，不是出于萨摩人之手，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原注

得斯①的道德史诗或格言史诗、七贤的箴言、梭伦和忒俄格尼斯②的悲歌。这一类教谕诗甚至于发展成为阿摩尔哥斯的塞蒙尼德斯③的短长格诗，阿喀罗科斯④的短长格诗，以及希蓬那克斯⑤的短长格诗；另一方面，赫西俄德的教谕诗也产生了科学和学术性的诗。一般把《天文学》和《周游世界》两诗说成是赫西俄德所作；但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诗人不大可能以这类题材写作原始叙事诗的，也不可能在索里的阿拉图斯⑥（公元前276年）以前流传于民间。

据历史记载，特内多斯地方的克勒俄斯特拉图斯是第一个天文学诗人，据说他是公元前六世纪时人，他在伊达山上观察星象。第一首关于医药的诗，也许是公元前第四世纪一位叫做伯里安特的所作。在雅典纳乌斯的著作中我们见到关于庖厨史诗，这类史诗与其说是论说，还不如说是模仿滑稽作品。杰拉地方的著名美食家阿喀斯特拉图斯是亚里斯多德的同时代人；马特戎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内"中期喜剧"相当流行，当时人们往往把饮食和烹饪认作滑稽题材。

但是，早期的教谕诗的主流都成了宗教性的。"赫西俄德"深受"俄耳甫斯"的影响，即使是传统诗也均受此影响。被称为

---

① 福库利得斯(Phokylidês)，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诗人。

② 忒俄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诗人。

③ 阿摩尔哥斯的塞蒙尼德斯(Sêmonides of Amorgos)，公元前七世纪下半期希腊短长格诗人。

④ 阿喀罗科斯(Archilochus)，公元前七世纪上半期短长格和悲歌诗人。

⑤ 希蓬那克斯(Hippônax)，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希腊诗人，他以长长格终结的不规则的短长格作诗。

⑥ 索利的阿拉图斯（Arâtus of Soli，约公元前315—240），亚历山大理亚教谕诗的首要人物，著有《现象》(Phenomena)一诗，成为天文学手册。

赫西俄德某些诗的真正作者的刻科普斯写了一部宗教书，他被人称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出世以前，这种所谓宗教无非指的是以俄耳甫斯开祖的神秘宗教。欧墨路斯对于冥间的许多知识，可能从俄诺马克里图斯那里学来的，甚至象阿里斯忒阿斯的诗，一般称之为世俗地理原始叙事诗（也即是"佩利基斯"〔Periêgêsês〕各种形式的滥觞），这类诗之所以引人入胜，显然也应归功于它的宗教奇迹和神学思想。

俄耳甫斯神秘宗教运动主要在广大平民中间产生影响，在文学上不见经传，只有在哲学领域才见其影响。毕达哥拉斯这位有学问有教养的人对这一点作了最好的说明。他本人看破红尘，后来成为一个以神秘主义及涤罪为主的苦行主义兄弟会的主祭司。

哲理原始叙事诗的兴起，是科罗丰的克塞诺芬尼进行精神叛逆的结果。他是阿那克西曼得的弟子①，公元前五四六年因波斯人入侵而被逐，旋以游唱为生。他从老师那里知道自己吟诵的都是荒诞无稽之谈。"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一切应加谴责的可耻行径如偷盗、奸淫、尔虞我诈都归罪于神。"他把老师对于自然界无限的力量的认识，统称之为"上帝"——"凌驾在人与众神之上的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听的，他来去无踪，无论在形体上或智慧上，他都不同凡人。""人类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上帝的；如果牛和狮能绘画，他们也许会把上帝按照牛和狮的模样来塑造的。"他写了自己的"真正的诗"——《论自然》，这是一篇伟大的哲理诗，也是一篇有关《创建科罗丰》*的历史史诗，此外，他还写了两千首涉及

① 阿那克西曼得（Anaximander，公元前611—546），希腊弥利都学派哲学家。

他本人和流放者难友的《埃利亚居地》*的悲歌。他所谈到的七十年，是他"在希腊生活中忧虑不安、心潮起伏的"七十年，在此期间，他不得不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反对派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可在他的《讽刺诗》*中见到反映。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但他在史诗传统的森严壁垒中，宣扬自由思想的哲学体系，大胆说出人人心中所感觉到的东西，这一事实使他在希腊生活和希腊文学中成为一个权威人物，自古希腊以来，他几乎是唯一仅存的敢于公开批评宗教的思想家。随后的年代里，怀疑主义或冷漠态度，与厌恶随便谈论宗教事务的传统习惯，形成一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把它视作对灵魂的亵渎，或者只把它作为"低级趣味"看待。

克塞诺芬尼作出的先例，由他的一位哲学思想的门徒继承发扬，这位哲人把他导师的抽象的推理用诗的形式加以表达。帕墨尼得斯写的《论自然》一诗共有两卷，上册纵论追求真理之道，下册畅谈陷入谬误之路。全诗以神话作背景，叙述诗人怎样轻骑直入太阳之神的女儿那里，她们带领他穿过两道"日"与"夜"的石门，踏进了智慧圣所。全诗写得相当精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用散文写的话，那就可能更好。

另一方面，阿克拉格斯的恩拍多克利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也许和他的崇拜者琉克瑞提乌斯①齐名，他以更重大的题材写诗。他是一个杰出的公民、一个争取自由、反抗暴君忒隆和塞拉息坦俄斯的战士。他的一生历史，跟他有同样气质的知名人物如毕达哥拉斯和提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②的生平一样，充满着神

① 琉克瑞提乌斯(Lucretius，公元前96—55)，罗马哲学家及诗人。

② 提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公元一世纪制造奇迹者及流浪哲学家。

奇的业绩。他曾制止过巨大的季风①；他又曾排干过大片沼泽地②；他曾医治病妇，起死回生③；他预言神的召唤时间一到，他就坐化登仙。他的敌人扬言他因极端自负，从埃特纳火山上跳下来自戕身亡，无影无迹，好使人认为他已成了神仙。"别人怎么会知道呢？""他足穿黄铜靴，火山把他的一只黄铜靴抛了出来。"④另有一种比较合情合理的传说，认为他在伯罗奔尼撒流放时期去世。他的声望对于希腊和阿拉伯思想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不少以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的作品，都以他的署名问世。关于恩拍多克利的思想体系我们以后再谈；但他的诗作，其强烈的生命力在于其充满了用魔法创造的种种奇迹。譬如以一位因堕落而被放逐的神的话为例：——

"命运决定的、神的命令，永远不变，以真率的誓言严守秘密；任何一个人，只要心地不纯而玷污自己的手，或因发了自欺欺人的誓言——当然，即使是个永生的神也不例外——他就得离开天国，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各式各样的生物，历尽千辛万苦的生活折磨。以太以其巨大的威力把他逐到海上，海水滔滔，又把他冲回大地。大地又把他抛进赫利俄斯的火焰中⑤，赫利俄斯又把他抛到以太的旋风里，一个个地接待了他，又一个个地

---

① 传说有一次夏季的西北风刮得很大，谷物受害。恩拍多克利命人剥下驴皮，做成袋子，挂在山顶上，把风制止，因之人们称他为制服季风者。

② 塞利纳斯（Salinus）城时疫为患，恩拍多克利把附近泽地的水统统排尽，该城居民恢复健康，奉他为神。

③ 阿格里特根有一位名叫班特娅的妇女，病入膏肓，医生认为已无法挽救，但恩拍多克利把她医愈。

④ 关于恩拍多克利之死，传说纷纭。有人说他在一场暴风雨之后神秘地失踪，可能被神带去。另外有人则认为他纵身投入埃特纳（Mt.Etna）火山口自焚，一只黄铜靴被岩浆喷出口外。

⑤ 赫利俄斯（Helios），太阳神。

厌弃了他。”①

恩拍多克利在回忆自己所经历的生活时说："我曾经是个青年、少女、灌木、海中闪闪发光的鱼。”他痛恨吃肉类的习性，他说："难道你不愿终止嗜血肉食的恐怖行为吗？难道你对同类相食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吗？”但是，吃豆类也不见得好。“多么肮脏！简直肮脏透顶！切勿染指豆类，吃豆如吃你父亲的头一样。”有些宗教习俗把食豆类属禁忌之列，说豆是不干净的食物。

哀歌和短长格

“抒情诗”一词用以表示所有非属英雄史诗或诗剧一类的诗，这种用法起源于近代，事实上是不够确切的。这个词原意指的是，凡诗都用来歌唱的，歌唱时以竖琴伴奏，或把意义扩大一点来解释，那么抒情诗歌唱时往往伴有乐器。可是原始叙事诗原来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荷马史诗时均伴以竖琴；赫西俄德的诗，则既可以竖琴伴唱，也可以木棍击节。而另一方面，抒情的哀歌和短长格诗歌兴起之后，不久就不用乐器伴唱了。古希腊诗歌都以歌唱形式起始的，诗词往往伴以音乐，随后各种不同的诗体，或者为了引人注意与清楚地表达思想逐渐废弃了用乐器伴唱的习惯；或者为了表达朦胧的感情，更需要音乐的衬托。我们也很难确定，究竟哪一套语言是用来口述的，哪一套语言是用来吟唱的。忒俄格尼斯的哀歌似乎都在筵席上以双管伴唱。柏

---

① 恩拍多克利认为万物的发生与毁灭，以及各种物质的千差万别，都是土、火、气、水四种元素的聚合与解散，一切变化都不外是化合和分解的程序，这里以太是指火，海指水，地指土，旋风指气。

拉图在谈到梭伦时，有时用"歌唱"一词，有时则用"吟诵"一词。歌唱不同于谈话的两大特点：我们通称的"一节诗"(Strophe or Stanza)，和在朗诵时把声音着重于一个音节上加以拖长。例如五音步诗行比平常六音步诗行更富有抒情意味，五音步诗行是由六音步诗行脱胎而成的，做法是把六音步诗行每一行中间末端一个长音节当作两个音节来读；至于哀歌中五音步句、六音步句的对句，也比六音步的原始叙事诗的抒情意味更足。一般来说，省去中间音节的短长格，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的一种最宏伟的诗律，而平常的短长格三韵律诗体则最接近散文了。

根据一些零散的和不科学的记载，我们听到许多希腊传统歌曲，如《宴乐曲》或饮酒歌里有一个非常动听的传统的调子，至于其创作者的姓名，则无从知晓。各种各样的双管歌，如《多头的》、《战车》，据说均系某一个奥林匹斯所作。他是佛里几亚人，山林之神萨堤洛斯·马尔西亚斯的儿子，由于他的身世不明，人们都称他为"小奥林匹斯"。琴歌大概可以追溯到莱斯博斯岛的安蒂茨的忒耳潘得。关于他的情况有两种记载，可供参考。俄耳甫斯被色雷斯的妇女撕得粉身碎骨——如酒神巴克科斯的化身一样——，随后他的头和竖琴漂流海上，到了忒耳潘得的岛上。忒耳潘得因此就成为伊奥利斯或希腊本土竖琴的继承发扬者，据说他还向克里特岛的克律萨底米斯学习音乐。当时克里特岛是多里斯人的最早的一个殖民地，因此忒耳潘得到了那里，就把当地的管弦乐和多里斯人入侵者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我们所知，他又有"令人着魔的乐师"之称，这是带一点神话色彩的。以前的竖琴只有四根弦，他把它改为七弦，可奏出七种曲调，据说这也是他的创造，其中特别有一种叫做"忒耳潘得纳莫斯"的调子，尤为特出，它之所以与别的调子迥然不同，在于它

具有七个部分，原来的只有三个部分，即“开端”、“中段”和“结尾”，他在德尔福四次获得音乐奖——这是发生在盛行竞赛评比之前的时期！他是斯巴达加纳亚节日①首次音乐获胜者。最早时期的这些竞赛评比，均无固定的记录可查考，获胜者也往往都是神话般的人物。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因为英雄传说故事的存在，在最早的记载以前，大多数希腊城邦都早已流行歌曲，地方流派各不相同，音乐则一般根据地区分类——如“佛里几亚派”，“爱奥尼亚派”，“多里斯派”，“亚多里安派”，“超佛里几亚派”，“勒斯波斯派”等等。这些区分令人费解，因为划分很粗糙，同时真的要了解此种划分，首先应该对各个流派有实际知识。苏格拉底的门徒，都是用道德家眼光观察各种现象的，他们十分重视各种流派的道德价值，他们认为多里斯派富有庄严和英雄气概，佛里几亚派则豪迈激昂，吕底亚派以柔和温文见著，伊奥利斯派则善于表现热情奔放的骑士气派。这些论点听起来有点武断；更有趣的是，柏拉图说爱奥尼亚派“柔和动人”，而他的弟子赫拉克利图斯则称之“严肃庄重”。苏格拉底传统观点往往在弦乐器与管乐器两种不同的乐器上判断其道德意义。据说竖琴使人克己自在、优游涵泳，沉思冥想；双管、箫管、竖笛或其它各式各样的与“奥乐斯”②相当的乐器，使人得意忘形、丧失理智，对野蛮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奥乐斯”是德尔福、玻俄提亚、斯巴达一些城邦人民所喜爱的乐器，这种乐器对于敏感的雅典人来说，未免刺激性太大，但对多里安人来说，倒颇对他们胃口的。在我们

① 加纳亚(Carneia)，斯巴达的民族节日，祭祀阿波罗神。

② “奥乐斯”(aulos)，希腊木管乐器统称，实际上是竖笛形或木笛形的芦苇乐器，音调粗犷、豪放。

看来，这种音乐也许会令人感到索然无味。

北方音乐的流派有相应的韵律风格，例如莱斯博斯和提俄斯的韵律风格比较简单；即使毫无音乐修养的人也能欣赏他们的音乐。一般的爱奥尼亚节奏比较悦耳，富有魅力。多里斯韵律比较难于令人欣赏，至于许多伊奥利斯韵律，除了一些对韵律最有研究者外，一般人很难理解。固定严格的规则，以及有节奏的动作往往伴以虽属次要然而持续的音乐，足以使希腊人产生诗律效果，决非最大胆的最富有美妙旋律的英国诗人所能梦寐求得的。希腊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创作形式中，也许没有比成就高超的抒情诗更使我们望尘莫及的了。我们单独发展了音乐，并在这一巨大、独立的园地里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可是我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啊！

“哀歌”一词原来的意义很不清楚，原意可能是指一种有韵律的挽歌，往往以“奥乐斯”伴唱。但是我们最初见到这类诗体，是在战歌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成了具有特殊色彩的爱情诗。

最古老的哀歌诗人卡里努斯来自埃弗以斯，他以方言写诗，跟荷马史诗里爱奥尼亚部分所用的方言一样。他参加过抵抗基米里安人入侵的战争（约在公元前650年），也参加过反击玛革尼西亚城的战争。伟大的阿喀罗科斯是他的同时代人（公元前七世纪上半期），但卡里努斯提到玛革尼西亚城时还在战争时期，而阿喀罗科斯只谈起该城的陷落。亚斐那的提泰乌斯在第二次墨塞尼亚战争时（公元前685—668）曾为斯巴达作了哀歌体的战歌，他是以多里安人贵族身份、一个地道的斯巴达人来说话的，但是，在雅典有一个叫做阿斐特那的人，同样在拉科尼亚①，也有一个同名同姓的斐特那。雅典人不怀好意地把一桩老笑话改

编成一篇掌故轶事，胡说什么斯巴达人因战争失利，不得不派人到雅典邀请一位将领去主战，雅典人就派了一位跛脚教师前去，这位教师帮助愚钝的人们觉醒起来，旋即领导他们赴战获捷。同样，萨摩斯人也常常谈起他们怎样帮助普里安尼人，派了一位女预言家去抵抗加里亚人②，——甚至连一个萨摩斯老妇也能教导普里安尼人怎样作战！在后期的非斯巴达的传说中，人们把提泰乌斯说成个带喜剧性的人物——譬如，在三世纪的莱亚纳斯的墨塞尼亚史诗里也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从他的多里安名字、在克利特与伯罗奔尼撒两地传诵他的诗歌，以及在古斯巴达节日里对他表示传统的敬意这些事实来看，他仿佛成了以多里安战争为题材的哀歌的化身，以至于所有无名作者写的多里安战歌都说成是出于他之手——譬如，演说家莱科勾所引据的一些非古体的诗句。当然，这些诗原来是用多里安语写的；但是我们的断章残篇都是经过重写的，改用爱奥尼亚语，使之适应时宜。这部诗集包括了一些用短短长格写的进行曲，从亚历山大理亚那里来的，它的标题也很别致，叫做《欧诺米亚》(Eunomia)，意指“法律与秩序”。

在所有的哀歌诗人中，最伟大的诗人是科罗丰的弥涅墨斯(Mimnermus)，他主要以长诗《南诺》(Nanno，也可能是一部诗集)闻名，这部诗是以他情人的名字题名，叙述了爱情、追记了过去的情人，他的情人和他自己一样都是吹长笛的人。他的战歌残篇断章，比起卡里努斯和提泰乌斯两人的诗，内容更为丰富。除了歌唱爱情或歌颂战争之外，他的诗歌还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① 拉科尼亚(Laconia)，指斯巴达，因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端伯罗奔尼撒的拉科尼亚平原上。

② 加里亚人(Carians)，加里亚在小亚细亚南部。

优美情调。例如下面的片断：——

太阳之神骑着骏马驰骋终日，
从不停歇片刻；
伊奥斯①一朝展现光芒四射的玫瑰红彩，
太阳就从海面上升起，
直往苍空的高路阔步前进；
夜晚，他横渡由赫淮斯托斯②的金翼巨掌
铺成的奇异的贝壳穴似的海床，
探出了脑袋，半睡似醒地随波飘荡，
从晚霞夕照的火红的海滩
来到车水马龙的埃塞俄比岸边，
生气勃勃，伫候寥落的晨星。

弥涅墨斯的影响与日俱增。《南诺》一诗的构思方式，仍不失为亚历山大理亚和罗马仿效者掀起的伟大哀歌运动的思想基础。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和独创性，以及随时随地所需要的那种精神，我们从斯密那的一首记事诗中，即可窥见一斑。

只要我们一接触到许多有关梭伦的雅典传说，我们就会感到一些非雅典诗人的虚幻。梭伦是艾克萨克斯泰特斯（公元前639—559）的儿子。关于他的传说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故事，但故事是确实存在的：他的旅行，他的装疯，他与僭主庇西特

① 伊奥斯（Êos），黎明女神。

②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火神，宙斯和赫拉（Hera）之子。

拉图的交往。他的旅行实际上也许是普通的商业航行，但是这些旅行给我们介绍了极好的背景知识，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希腊人对这位贤明的漫游者特别喜爱的观念。① 暂且不顾历史年表如何，我们知道他会见过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克里萨斯②。国王在他面前炫示自己的财富，并问梭伦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梭伦谈了一些不知名人士，认为他们能克尽职守，受到同辈人的爱戴，而如今均已寿终正寝，死得其所。这些话在当时来说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到了后来，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对克里萨斯来说，影响最大，因为正当塞鲁士③要把他活活焚毙之际，听他谈到此事，深为感动，立即停止了灭绝人性的骄横行动。

梭伦是一位军人和政治家，年轻时曾写过爱情诗，后来改弦易辙，写了不少政治诗，把这些政治诗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正如两世纪后他的继承者把他写的演讲词和小册子在群众中流传一样。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从爱奥尼亚大城市借鉴过来，在多大程度上是雅典人的特别的政治本能的发展，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现存的许多主要的哀歌、短长格诗、长短格诗的残篇，作为历史文献来看饶有兴味，但作为诗歌的话，它们具有

---

① 梭伦在希腊、埃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地方作过商业旅行，开拓了眼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② 克里萨斯(Croesus)，公元前六世纪利地亚(Lydia)国王，极为富有，在位期间为公元前560—546年。

③ 塞鲁士(Cyrus，公元前600?—529)，世称塞鲁士大帝，波斯国王，在位期间550—529。塞鲁士征服利地亚，国王克里萨斯成阶下囚，塞鲁士命克里萨斯爬到积薪上面，准备把他烧死。火燃起时，克里萨斯唉声叹气，口念“梭伦”名字三次，想起了他的忠告，并说：“未死之前，没有人可称幸福的。”塞鲁士深为感动，命熄火，但火势很旺，无法扑灭，恰巧天降大雨，火熄后克里萨斯幸免于难。

只讲实用的人那种冷酷无情和恹无生气的味道。最有趣的几篇残章是关于跟墨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战争，或是《解除债务令》①。《解除债务令》被公认为梭伦最伟大的立法革命之举。梭伦是个改良主义的政治家，由于当时内外交困，屡遭挫折，目睹自己一手制定的宪法失效，以及庇西特拉图的崛起，乃致心灰意懒，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美德使他成为伟大、优秀的立法者，这一典型形象，永远活在雅典人民心里。他本来可以成为僭主的，但为了坚持正义，他弃而不就。

墨加拉的忒俄格尼斯是幸存下来的哀歌诗人中最出色的一位诗人。他名垂不朽，因为他的格言诗，用简明扼要的文字陈述实用的哲理，希腊人称之为"Gnômai"②，罗马人则称为"Senten tiae"③，有些格言完全是道德说教：——

"正义最光明正大；健康最美好，
如愿以偿最令人心满意足。"

有些格言诗语意辛辣，如：

"我的寇尔诺斯，谁都瞒不过自己的敌人，
真正的爱最易令人情不自禁。"

---

① 《解除债务令》(Seisachtheia)，公元前54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下令取消债务，撤除田间债务碑石，取缔债务偿付，禁止奴役劳动；因债务而被没收的土地一律发还，恢复债务奴隶的自由，赎回因债务被遣送国外的奴隶。

② Gnômai，明智而富有启示的箴言。

③ Sententiae，拉丁文：哲理格言。

还有许多格言诗给放逐者指出了伺机复仇之道：

> “他们喝酒的时候喝个痛快，你的心虽痛苦，
> 可不让别人细述你的累累创伤，
> 耐心等着吧！总有一天，这一天
> 给所有的人和你自己创造业绩并尽情欢乐！”

忒俄格尼斯的教义对于不大懂得世故的人帮助不大，他是多里安贵族。在一个以党同伐异见著的国家内，他是一个最激烈的急进人物。① 他爱喝酒，他称德谟斯② 为“卑贱的人”或“我的敌人”。有一次他向宙斯祈祷：“让他去喝他们乌黑的血吧！”这是在德谟斯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杀害后并逼得他到处流浪，行乞度日的时候，他才这样祈祷的。这位傲慢的诗人不得不为款待他的人写了一些诗，例如我们听到一首为战死疆场的叙拉古斯人所作的挽歌。现存的残篇都是一些他抒发个人感情之作，或是一些主要对他的扈从寇尔诺斯所作的规劝之词。他和寇尔诺斯的关系，是多里安骑士们相互关系的典型。他带了一位和他地位相等的少年去作战，“象父亲一般”对待他（1.1049），他教他若干多里安骑士应尽的职责：——骁勇善战，逆来顺受，忠于友人，决不说谎，勿与“小人”为伍等等。他声言决心要把少年安然无恙地带回来，否则的话，他自己战死疆场。如果年轻人不成器的话，他会引为奇耻大辱的。至于他跟这位扈从的其它关系，特别是有些暧昧关系，我们就无从了解了：多里安军营中是没有

① 忒俄格尼斯属寡头党。

② “德谟斯”（Demos），指平民，一般老百姓。

妇女的。多里安人入侵希腊时也带来了邪恶与善良的混合物：自制、勇敢、粗野、傲慢、对一个狭小的阶级忠心耿耿、以及一种不文明的理想，真正的希腊人有时不免过分夸耀这些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特质是十分新奇的。我们现有的忒俄格尼斯抄本出自公元前三世纪，原是作为教育目的用的诗集，集内窜改的情况很明显，这是一般教科书的特点。梭伦、密涅穆斯、提泰乌斯和另外一位哀歌诗人欧埃努斯的整段章节，原来都摘录在书页边上作比较之用，现已编进正文中了。这样，格言的出处很不统一，章法十分紊乱，同一首格言有时似乎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原本，另一种是简写本，忒俄格尼斯具有一种盲目的傲慢情绪和豪侠气概，一种爱之深恨之切的强烈感情，以及一种神秘莫测的思想。作为一个诗人，忒俄格尼斯是名符其实的。

格言运动以古希腊七贤人之名见称。他们给广泛流行的谚语和格言提供了必要的神话根源——如“认识你自己”一语写在德尔福神殿上；此外，“多多益善”、“保证；随着损失”等等成为人民流行的口头禅。“七贤人”未必个个都是大贤大德的人。在有些名单上列有僭主帕理安得，而在所有的名单中，都有准僭主毕泰卡斯的名字：他们的格言倾向于深谋远虑方面的教导。公元前四世纪（？）演说家、阿耳戈斯城的罗朋编辑了一部所谓的“七贤人文集”。谜语，如同格言一样，也是一种教训的形式。古代有些谜语，据说均系哲士克勒俄布路斯或“克勒俄布利娜”所作，这种把女子解释为男子的女儿的形式，看来似乎是格言的一种女性表现形式。

弥利都的福库利得斯和勒罗斯的得摩多枯斯（约公元前537年）所写的格言诗，隽永幽默。他们是同时代人，留下来的残章断篇，都具有用哀歌格律押韵的讽刺短诗性质。得摩多枯斯

自称为非常善于打诨插科的创始人："得摩多枯斯也是如此：喀俄斯岛人都不是好人；不是这个人好，那个人坏，而是除了普洛克路斯之外，所有的喀俄斯岛人都是坏的。但是普洛克路斯毕竟是个喀俄斯人啊！"在我们见到波孙抨击德国学者之前，希腊、罗马已有许多改写过的讽刺短诗："除了赫尔曼之外所有的人……而赫尔曼是个德国人啊！""福库利得斯也是如此，"或"得摩多枯斯也是如此，"——这两位诗人似乎都会使用这类开场白的形式，犹如忒俄格尼斯会使用寇诺斯一样。这是一种把作者名字印在作品上的"印章"，我们见到过以福库利得斯署名的一首有二百三十九个六音步组成的诗，其中有道德格言。据伯纳斯称，这是亚历山大理亚的一位犹太人之作。诗开头就说："先敬上帝，后敬父母；"诗中又谈到人的复活，并对《申命记》中有关摄取鸟巢的忠言深表同意。①

阿摩尔哥斯的塞蒙尼得斯的名字的特别拼写，应归功于文法家。他们想把他和另外一个比他更有声望的同名的人喀俄斯的西蒙尼得斯区别开来。他的哀歌——其中有一篇叙述萨摩斯的历史——均已散失，但斯托拜斯②在自己的诗集里搜集了一首论及妇女的短长格诗——显而易见，这是一首反讽战车歌的讽刺诗。在战车歌中，农村妇女往往可以在节日里任意跟男朋友开玩笑。在西蒙尼德斯看来，善良的妇女犹如蜜蜂；妩媚动人，而又放荡成性的妇女则如雌马。猪一般的妇女列为较高一级的妇

---

① 《申命记》(Deuteronomy xxii.6)，《圣经·旧约》第五书，内载有摩西法律。《申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六节，"你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个鸟窝在树上，或在地上，母鸟伏在雏鸟或鸟蛋之上，你不应将母鸟和雏鸟一齐取去。"

② 斯托拜斯(Stobaeus)，约在公元500年编集希腊作家节录集，共四卷。

人，虽然她们好吃懒做。

根据亚历山大时代古希腊文学标准，三位短长格诗人：西蒙尼得斯、阿喀罗科斯、希蓬那克斯都够得上“古典派诗人”的称号。但是，可能除了希蓬那克斯之外，没有诗人专以短长格写诗；譬如忒俄格尼斯、阿格罗科斯和赫西俄德三人在文学上彼此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在格律上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梭伦的许多作品，就其题材或精神而论，不管是用哀歌体或用短长格诗体写的，都无所谓。短长格韵律似乎用于歌颂狄俄倪索斯和迪米德一类民间司空见惯的神，正如庄严的长短格六音步用于歌颂宙斯、阿波罗诸神一样。短长格是一种最接近普通语言的韵律；一位希腊演说家，或一份英文报纸都可以在一个专栏里登出相当数量的短长格诗。短长格诗对希腊文学的贡献很大，它在诗歌领域中提供了以诗体进行对话的方式，并不断扩大了题材范围。对这种不断扩大的题材，希腊文学是抱着优越感而逐步接受的。一个象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可以漫步街上，从每一块石头中解悟出生机和诗意，把它用流行的短长格三音步诗表达出来，显得比散文更能得心应手，运用裕如。短长格在文学创作上一经出现，就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

帕罗斯岛的阿喀罗科斯①（公元前650年？）的声名，使所有早期短长格诗人黯然失色，在传说中他名列第一。在抒发个人情感的诗品中，他被称为“荷马”，一方面由于亚历山大理亚一次文艺论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人跟他匹敌，他才荣获此称号。还有，从我们现有的少数残篇中，也可以证实昆提利安立论之正当，他说：“这些诗句写得真是强劲有力，简洁动人，

① 帕罗斯岛的阿喀罗科斯（Archilochus of Paros），希腊的一位抒情诗人和讽刺诗人。

有血有肉，即使有人认为他的诗不及最优秀之作，问题也出在他的主题，而不在于他的才华。”当然，这番话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阿喀罗科斯是一位专横高傲的人，不甘居下乘。他对万物的伟大视而不见，而只爱好那些自认为他能胜过别人的题材。现在暂且撇开那些率直猛烈抨击的讽刺诗不谈，他为数甚少的诗文片断，却有其无法言传的美。“哦！藏起我神波塞冬惨痛的礼物吧！”这是他在埋葬他朋友葬身海上的尸体时的哀号。“持矛捏面包，持矛带伊斯马拉斯的酒，斜倚长矛，开怀痛饮！”这是亡命之徒成为流寇的大胆自夸之言。“如果我们把七个死者在脚下踩踏，那么我们就会成了杀害一千个人的凶手。”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联想到许多方面的事。他的一些爱情诗，可作为对萨福所作的评论。他的炽烈的热情在字字珠玑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他在心灵上也许和萨福一样美，可是对这样一位一生潦倒、饱尝颠沛离乱之苦的军人来说，他的强烈的敏感和惊人的智力，有时竟然被人当作话柄，指责他比同辈更有意识地作恶多端，这一点会使他感到多么痛心疾首、难以忍受！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点有关他的生活经历。他因贫不得不离开帕罗斯岛——除了贫困这一原因之外，或在他确已贫不聊生之前他就离开家乡，此外我们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了——随后，他和希腊坏透了的恶棍一起住在萨索斯岛上，“一座荒凉的小岛，地势崎岖，草木不生，宛如崭露在海面上的一个陡峻的拱地。”有一回，在和大陆上的土著交战时，他弃甲落荒而逃，此事后来传为笑柄。他曾和帕罗斯岛的一个有名望的士绅雷凯培斯之女克利俄蒲耳订婚，后来雷凯培斯背信弃义，解除婚约，阿喀罗科斯大发雷霆，痛斥父女两人，至死不休。后来传说父女两人被骂得无地自容，只好自缢身亡。因此，他无法在家乡久留，迁居萨索斯岛，很不得

意，于是他到处漂泊，有时充当雇佣兵维持生活，毫无疑问，有时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流为海盗，聊以糊口，直到后来与纳克索斯作战身亡。“我是战神的忠仆，我又熟谙缪斯的美妙才能。”他既能驰骋疆场，又善吟风弄月，写得一手美丽的诗歌，此外，似乎别无其它善行可以叙述。

埃弗苏斯的希蓬那克斯各方面都不如阿喀罗科斯。传说中把他说成是个畸形的跛足的乞丐、“跛行短长格”诗的创始人。所谓“跛行短长格”是以长长格终结的不规则的短长格，这是一种变形的三音步诗句，往往出乎人意外地在最后的脚韵里用长长格或短长格。他的作品是辱骂性的，他对部帕罗斯和雅典尼斯①两位艺术家尤为痛骂不已，因为他们给他画了一幅漫画。他对妇女也爱詈骂，例如：“一个妇女给男子两天快乐的日子，一天是和她结婚的日子，另一天是给她送葬的日子。”他的早期讽刺诗没有多大情趣，可是尖酸刻薄，有如棒石击人一样。古典时期其他讽刺家如阿纳尼埃斯、赫密帕斯、刻喀达斯和埃斯喀里翁等显然没有获得亚历山大理亚学者的赏识。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动物寓言讽刺诗，后来发展成为短篇故事集，以伊索的名字来命名，看来伊索是故事的解释者，正如寇尔高帕斯或克瑞俄斐卢斯一样，是虚构的作者。伊索是个外国来的奴隶——色雷斯人、佛里几亚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与罗多庇斯共事一主。罗多庇斯是一个专侍朝臣贵族及豪富的名妓，她曾使萨福的兄弟身败名裂。伊索相貌相当丑陋，后被德尔福人杀害。德尔福人利用不少知名人士的死亡和坟墓来达到营利

① 部帕罗斯(Bupalos)，雅典尼斯(Athênis)，都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著名雕塑家。

目的。他们把倪俄帕多利玛斯和赫西俄德的坟地辟为游览胜地，招徕旅游者，并向授意杀死阿波罗的仆从阿喀罗科斯的凶手勒索金钱赔偿，但在伊索案件中，他的雇主伊阿德蒙的一位后裔，为了此事曾向德尔福人提出赎金的要求。因此，为什么德尔福人同意这个故事，确是很难理解。传说中还提到伊索与克里萨斯和“七贤人”的会见，阿里斯托芬开玩笑地指责“没有好好地读一读伊索寓言”的人。说什么他不是个诗人，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寓言故事的传说中的创作人，任何人都可以把故事任意改成诗文，如苏格拉底改作过的那样，或如法利龙的得墨得利乌斯那样编成散文集。现所有最古的寓言集，是拉丁作家斐德若的短长格诗、维那斯的哀歌以及希腊作家巴布里乌斯的以长长格结尾的不规则的短长格诗，这三位作者都是耶稣纪元以后的人。

第四章

诗歌

抒情诗——萨福、阿尔凯欧斯、阿那克瑞翁

古希腊诗歌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诗人抒发个人感情的诗歌，另一类是经过训练的舞蹈歌唱演员组成的乐队合唱的歌曲。古代无名诗人所写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民间歌谣，至今尚有残章断片留存：《磨坊之歌》——只是一首专为消磨时间唱着玩的歌——"磨坊，推磨呀，推磨呀；就是毕泰卡斯也在推磨呀，他是伟大的密提利尼的国王。"此外还有《纺织之歌》、《酿酒之歌》、《燕子之歌》，在早春时节罗得岛的孩子们就唱着这些歌儿到处乞讨。比这些歌谣高雅得多的是在宴会上或酒会上唱的"宴乐曲"(Skolia)。在这种歌曲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宴乐曲调，一般是由四行诗句和若干可数的音节构成的，这是莱斯博斯抒情诗的特点。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同宴会曲是最有名的，但我们现存的残篇几乎都是优秀作品，譬如："啊！莱比锡特立翁，毫不忠于爱你的人。"这是一首流放者的歌谣，他们为了逃避僭主庇西斯特拉妥而到了这一同名的岩山上，全诗洋溢着令人萦绕于怀的美。

七世纪末①，莱斯博斯岛出了两位著名的诗人：阿尔凯欧斯

和萨福，他们的抒情诗使古希腊抒情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女诗人，如果不是在诗作造诣上，也至少在给后世感人力量方面，超过了阿尔凯欧斯这位男诗人。萨福之后，希腊各地女诗人辈出，如玻俄提亚的密耳提斯、阿耳戈斯的忒莱西拉、锡克翁的普拉克西拉，而在四世纪写诗的厄立娜仍自称为萨福的"同志"。

阿尔凯欧斯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起初跟侵占西格阿姆的雅典作战，在战争中，他跟阿喀罗科斯一样，丢盔弃甲，被敌人拾去奉献给雅典娜；随后他又为反对民主的僭君麦兰克洛斯和他的继承者迈尔西罗斯而战。后来，莱斯博斯岛停止内战，任命"贤人"辟塔科斯为独裁者。阿尔凯欧斯就离开莱斯博斯岛，达十五年之久，他在埃及和别的地方到处流浪，寻求出路，他当过士兵，他的兄弟安替米尼达斯则服役于加尔底亚王尼布甲尼撒，在一次单枪匹马的搏斗中，杀死了一个犹太的或埃及的巨人。不久，阿尔凯欧斯获赦被召回国。在亚历山大理亚，他的十卷诗歌集里充塞着"应景诗"、"政治党派歌"、赞歌、饮酒歌和情歌等。他的充沛的精力，诚如贺拉斯所说那样，似乎全部都倾注于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回忆上，以及"游历、流放和战争的艰难困苦之中"。许多装饰用的瓶画上，往往把萨福和阿尔凯欧斯两人画在一起，这就免不了使人联想到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传说中他用萨福的韵律写了一首小诗赠给她，诗中这样写道："您这位头戴紫罗兰花冠的、纯洁无邪的，老是嫣然微笑的萨福。"萨福也以阿尔凯欧斯的韵律酬和一首——他们用着优雅的言辞相互致意。阿尔凯欧斯的每一行诗都有其诱人之处，以他自己名字为名的诗节，简直是在韵律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他行文流畅，自然优雅，音

① 日期不可靠。雅典不可能在庇西特拉妥统治前占领西格阿姆。见Beloch, *Griechische Geschichte*, i.330。——原注

调和谐，似乎跟阿喀罗科斯一样，均发自内心深处，但热情满怀则有过之。他是伊奥利斯的贵族，为人慷慨豪爽，爱纵情饮酒，坦率、热情，虽然必要时他可应命赴战，但似乎他从来没有奉命写过什么东西。

萨福是阿尔凯欧斯的同时代人，比他略为年轻一些，——她的名字有种种不同的拼法，有的权威把它拼作"Psappha"、"Psaffo"，甚至拼成"Pspha"——她诞生于以弗所，定居密替利尼，在政治上，她和阿尔凯欧斯的党派共呼吸同命运。据说她的丈夫是安特罗斯的刻库拉斯，这也不一定可靠。传说她还有个女儿，名叫克勒斯，这也许是从她的一首诗中谬误地推断出来的——"我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模样宛如一朵金花—克勒斯，我的宝贝呀！"萨福似乎是一伙女文学家、学者、诗人的首领，她们亲密无间、感情融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同古代苏格拉底一派人物相媲美。萨福用各种不同体裁写诗——而在留存下来的一些断章残简中，有五十种不同的韵律——但在她所有的韵律中，都洋溢着她的个性特色。和阿尔凯欧斯一起比较，她使人感到她毕竟还是个女性。她的语言是较地道的密替利尼方言，而阿尔凯欧斯则用的是文学语言，他的兴趣较广，涉及战争、饮酒、冒险和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萨福则不然，她所关心的只是儿女情长的、多半是柔情绵绵、内省自谴的东西，"我听到了鲜花盛开的春天的脚步声"——这一行诗是大自然给诗人的联想。再如："象一只芬芳鲜红的苹果高高地挂在最高的树枝上，采苹果的人忘了把它采下来；不，可没有忘记，但因为它高不可摘。"——这类富有音乐性的绝妙比拟，较之那些使她流芳百世的爱情诗，也许更为自然俊逸。上面两行诗句是偶然保存下来的；萨福的其它许多诗，均于一〇七三年在罗马和君士坦堡被公开焚

毁，罪名是这些诗过于伤风败俗。我们对许多给萨福的过誉之词，绝不能评价过高，说什么她是“女诗人”，犹如荷马是“男诗人”一样，她是“名列第十的缪斯”、“比埃里亚的蜜蜂”。①贤人梭伦希望“自己能学会萨福的一首歌后离开人世”。萨福去世后，希腊各地人人都知道她，个个都盛赞她。平心而论，她的爱情诗涉及范围虽然狭隘，但表达思慕之情的辞句艳丽无比，这种思慕之情过于热切，不免带一点感伤情调；同时情真意切，用不着隐喻和引人遐想的词藻。不幸的是，历来很少有人作出这种公允的评价。直到近古时期，人们仍不免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位并非“艺妓”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爱情诗的女子。她被当做了一个浪漫故事中的女主角。例如，她有一次曾提到卢卡斯的岩壁，不待说，也就是某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从这岩壁上跳下身亡。毫无疑问，萨福也因失恋而跳岩自杀，于是就出现了不少对女诗人表示殷勤的敬仰之情，出现了雅典喜剧中那种胡闹的寻欢作乐场面，也出现了一些有损于诗人声名的穿凿附会。如果我们去谈论一位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妇人的私生活和道德品质，而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几乎无史可稽，那就毫无什么意义。在莱斯博斯岛上，萨福是一位“可敬的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也没有很早的证据足以表明莱斯博斯地方的道德标准较低。现存的萨福给女友的诗，情词异常恳切，但是，如果要把这些诗当作明证的话，那么首先要把许多问题加以解决，诸如：固定的字体是否正确？萨福是以本人的身份说话，还是让戏中角色说话？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她才写出这些诗？诗是摹仿阿尔凯欧斯给扈从列高斯或忒俄格尼斯给库尔努斯的颂歌而成的文艺习

① 比埃里亚(Pieria)，系古马其顿地名，缪斯女神的圣地。

作，其深度广度究竟如何？

来自忒俄斯岛的阿那克瑞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活到八十五岁，他的为人决不可能如同他希望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坏，因此用不着给他的人品作辩解。他的诗源于莱斯博斯人和他的国人毕德麦斯的宴乐曲。公元前五四五年，波斯人征服忒俄斯，他被逐去国，徙居忒俄斯的一块殖民地色雷斯，当时干戈频繁，在战役中，正如他聊以解嘲地所说的那样，他跟阿尔凯欧斯与阿喀罗科斯一样，干了一桩极不光彩的事，后来他投靠各国王室，先后在萨摩斯的波吕克拉提斯、雅典的希波卡斯和塞萨利的埃契克来提斯、阿琉阿特等宫廷中充当御用诗人。在亚历山大时期，他留下五卷诗——哀歌、讽刺诗、短长格诗和歌曲等，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一首讽刺诗的残篇和其它若干写给扈从巴提路斯的饮酒歌和爱情歌，这些歌曲十分通俗，因而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诗人摹仿他的作品。今天我们还可见到一套摹仿他的诗集，象《阿那克瑞翁蒂埃》那样的作品，都是作于公元前三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这些诗并非纯属伪作，譬如在第一首诗里，作者在梦中看见阿那克瑞翁，还在不少诗里，诗人戴着阿那克瑞翁的面具，对“一位年轻的巴提路斯”歌唱他的爱情诗。至于诗中采用方言、把厄洛斯恋爱之神当作一个轻佻的胖孩子看待、拟人手法，对艺术品的描述等等，都是较晚时期的东西。毫无疑问，不管这些诗是不是真作，都具有深厚的感人力量。阿那克瑞翁诗中的节奏、措词和思想，清新流畅，在希腊作家中独具一格，不同凡响。一个儿童也能理解他的诗，并把诗随口吟唱，抑扬动听。但那些摹仿诗人的诗歌，可说是比阿那克瑞翁更阿那克瑞翁化。跟这些摹拟作品相比之下，阿那克瑞翁的真作，题材和韵律丰富多采，气势磅礴，甚

至具有六世纪那种庄严肃穆超然物外的意境。如果没有那些层出不穷的摹拟作品，把他定为一个欢乐多情的八十老翁的典型人物，我们对于他的全面理解和认识也许可以更高一层楼。

上述的三位诗人是希腊抒情诗的代表人物。阿尔凯欧斯的诗歌内容，涉及冒险事业以及热爱祖国的生活方面；萨福的诗歌则以炽烈的火焰表达了丰富的内心活动、蕴藉的热情；阿那克瑞翁的诗歌，焕发着心灵与肉体的朴质享乐情趣，以轻松活泼的欢畅的短歌片断形式展现出来。个人吟唱的抒情诗，无论在艺术成就上，或在宗教意义和哲理深度上，均未达到合唱颂歌的高度。我们通常过于热中于诗体风格，而古代希腊人则认为诗体风格微不足道，不予重视，因此，我们要真的欣赏希腊诗歌就不那么容易了。

合唱颂歌——群众性的

除了个人吟唱的抒情诗外，早在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以前，希腊就盛行一种习俗，每逢重大节日，人们往往用舞蹈和合唱举行庆祝。当然，这种盛会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私人的；在早些时候，节日多少带点宗教意义——诸如庆祝胜利或丰收的节日，奉祀神祇的圣日，以及婚丧喜庆、生儿育女之类的大喜日子。在我们最初理解合唱颂歌的时候，我们总会联想到这种歌的形式免不了有一个专业诗人，一队专业歌手和舞蹈者，而且往往在每一次新的场合里产生一种新的创作——即新的舞蹈、新的音乐、新的歌词。歌唱队也有其国际性的一面。一些杰出的抒情诗人都来自莱斯博斯岛、意大利的洛克里、克奥斯岛、莱其翁、维奥蒂亚等地，据说最早的一位抒情诗人实际上是莱底亚人。这

样一位诗人居然能使自己的作品在海外演出，同时还获得外国训练有素的演员，他们懂得怎样跳舞和歌唱。歌词所用的方言因地而异，相应地带国际性的。它具有伊奥利斯的成分，“史诗”和多里安的成分，不同作者所用的方言，比重也略有不同。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合唱颂歌是高度发展的产物，我们知道阿克曼所作的合唱颂歌比西蒙尼得斯的还要多。品达的赞美诸神和奥林匹亚竞技获胜颂歌，是现存的合唱颂歌的代表作，是合唱颂诗鼎盛时期的杰作，在此时期，衰微的朕兆即已存在。

这些不同方言的混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由于萨福和阿尔凯欧斯的关系，伊奥利斯语成了歌曲的语言。信奉他们的歌手，没有一个不深受他们的影响。“史诗”的成分出自“荷马史诗”，① 当时“荷马史诗”已成为希腊的公共财富。至于多里安成分则尚需进一步加以阐明。

据我们所知，这些诗人不一定都是多里安人，但是多里安人是诗歌的倡导人，尤其是他们大力提倡发扬诗的精神。爱奥尼亚和伊奥利斯文化的精髓在于个性解放，而多里安人则要求个人服从较大的集体，甚至在诗中也作出这样的号召，他们毫不关心个人情感，只要求一个人善于表达社会的心声。最早的合唱颂歌诗人阿西蒙和提西阿斯② 可能都是公仆，为各自的国家效劳。这种多里安成分在合唱颂歌中起的作用很大。另一方面，如果合唱颂歌不能真正地作为一项社会义务完成，它就成为一种专供

① 至于这种“荷马史诗”的方言在比奥细亚或莱斯博斯岛或阿耳戈斯使用的情况，我们无法说明。在我们所有残存的抒情诗断章残简中，“史诗”成分，恰如在《伊利昂纪》一诗中那样，都已“雅典化”或“爱奥尼亚化”了。——原注

② 提西阿斯（Tisias），系斯忒斯科（Stesichorus）的真名。

人欣赏的娱乐，一个人可以出钱去买这类享受。一些非合唱颂歌的诗人如阿尔凯欧斯、萨福、阿喀罗科斯所作的诗歌只为自娱，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说，这些诗是“他们自己的”，决不会成为“别人的”。阿那克瑞翁生活在宫廷中，一定真的屈尊俯就，靠人眷顾，但是他的诗显然都是自娱赏心之作，决非奉圣命而写。但是，要培养一支专业合唱队费用浩大，一定要有一位恩主负责这项开支。品达、西蒙尼得斯和他们那些受过训练的舞蹈者只能依靠富有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而生存。

爱奥尼亚最富的城邦雅典，抱着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对待晚期的这种发展。雅典的酒神颂和悲剧，并不是遵从一个人的命令而作成的，也不是雇用的演员来表演，而是自由公民严肃认真地演给广大人民群众观看的。偶尔有那么一位豪富的公民，可以象多里安贵族一样，让人来给他表演一首酒神颂；但就连出钱雇用品达的墨伽克勒斯①，在伊奇尼坦人和王侯将相一起时也相形见绌，显得寒伧；这种习俗在雅典并不风行，阿尔西巴德为了一首酒神颂曾雇用了欧里庇得斯，这不过是他自夸慷慨大度的一个方面而已。一般说来，爱奥尼亚城邦对职业的合唱颂歌所产生的影响，要不是失之于过弱，那么就失之于过大。

合唱颂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有其自己的统一性，但名称不一。亚里斯多德常用“酒神颂”这一特殊名词来指这整个文学类别；他是在提摩忒俄斯②和菲罗克塞诺斯③两人所创的

① 墨伽克勒斯(Megacles)，雅典富翁。

② 弥利都的提摩忒俄斯(Timotheos of Milet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③ 雪忒拉的菲罗克塞诺斯(Philoxenos of Cythera)，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后期雅典酒神颂发展的影响下，把这一词的原意加以扩伸而用这一名称的。各种合唱颂歌的名称都不很明确。亚历山大理亚学者在搜集品达和西蒙尼得斯的散乱的作品时，他们必需根据一些编排和分类原则进行。因此，根据主题分类的有关于饮酒的歌，有关于结婚的歌，哀歌，以及歌颂胜利的歌；按合唱歌队的组合形式划分，则有少女歌，少年歌，成人歌；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划分，有列队齐唱的歌曲，有进行曲，有舞曲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歌名：对阿波罗的"赞美歌"，对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酒神颂歌"，还有一种叫做"厄埃里莫斯"(Iâlemos)的歌，也许是用来对病人表示怜惜的歌，并不是用来悼念死者的挽歌。这种混淆不清的状态十分明显。选辑这些诗歌的人，多少要把它们分门别类；对地方歌曲来说，他们更需使用地方名称，这些地方性的歌曲，相互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首"厄埃里莫斯"真的与"忒儒诺斯"(Thrênos)(指悼歌)不同，如果两者又跟"爱庇刻得翁"(Epikêdeion)迥然有别，那不过是因为它们都是地方性名称，又因为歌唱挽歌的格调因地而异。

酒神颂歌是向酒神狄俄倪索斯祭献时的一种载歌载舞形式的颂歌，最早流行于纳克索斯岛、萨索斯岛、比奥细亚、阿提刻等地，"酒神颂歌"一词，似乎是由Δi-(神)与βρίαμβos(欢庆)合成的。它是一种狂欢之歌。最初这种歌的形式跟古希腊戏剧中歌唱队向左舞动的形式是相一致的，后来即失传，也不用韵律了，正如沃尔特·惠特曼的狂诗一样。它也可能以某种化装伴演；舞蹈的人扮成半人半山羊神，作为巴克斯的随从，我们在早期的雅典的饮具上可见这些群像。我们称他们为"萨提儿"，"萨提儿"就是山羊神，他们有马耳和马尾，如同半人半马的怪物一样。两者在情感上区别不大，半人半马的怪物在塞萨利森林里

横冲直撞，风驰电掣似的狂欢作乐，"萨提儿"是亚加狄亚山林旷野中的山羊，狂荡放野的化身，高山上的音乐和神秘之源，他代表着那种既高于理智而又毫无理智的本能的力量，亚加狄亚牧神"潘"也是萨提儿的化身，他跟狄俄倪索斯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有人说酒神颂是阿里翁①在科林斯"首创、传授、命名"，那意思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把"潘"的意识和古老的狄俄倪索斯赞美歌结合在一起的人；也就是他把歌唱队队员化装为萨提儿。柯林斯是亚加狄亚与大海的交叉处，自然也就成为产生这种转变的地方。因此，酒神颂就是山羊之歌，就是"悲剧"；亚里斯多德说：悲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这值得注意的是，酒神颂产生悲剧之后，仍与悲剧一起流行，而且还比悲剧流传更久。亚里斯多德时期，悲剧实际上已消亡，新喜剧随之兴起，而其祖先——酒神颂，经久不衰地盛行于希腊。

早期大诗人

阿克曼

阿克曼是多里斯方言中对阿克曼翁的称呼，这个叫阿克曼的是从梅索亚来的一个拉科尼亚人（约公元前650年），但雅典人从来没有想到斯巴达人会成诗人的。就以提泰乌斯②来说，他们把他作为一个雅典人看待；至于阿克曼，从他的一首诗里，偶然

① 阿里翁（Arion），莱斯博斯诗人、音乐家，以善弹奏竖琴出名，约生于公元前700年。

② 提泰乌斯（Tyrtaeus），公元前七世纪斯巴达诗人，他的合唱颂歌鼓舞过作战中的斯巴达士兵。

有几句话会使人想到他或他的祖辈来自利地亚。因此传说中把他说成是利地亚人，在一次战役中他被野蛮的基米里安人所俘，把他当奴隶卖给斯巴达人。他在斯巴达，因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歌而获得自由。阿克曼很象莱斯博斯人，他生性正直，讲话坦率。他把合唱队作为抒发自己情思的工具，他所写的爱情诗篇中洋溢着个人情调，阿库塔斯（公元前四世纪）因此而认为他是希腊爱情诗的创始人；他和萨福一样，以清新、生动活泼的方言写诗，毫无文饰。他对斯巴达民族特肴肉汤特别爱好，有如考莱尔爱吃英国的麦片粥一样。他的诗歌韵律简朴、清雅，英国诗人丁尼逊所写的《纪念哈拉姆》一诗①，完全摹仿他的残篇，足见他的诗俊逸清新："我再也没有自然美妙的歌喉倾吐爱慕的心声；我宁愿、我宁愿变成一只珊丽儿鸟优游自在，和翠鸟——春天海棠色的海鸥——一起，飞翔在浪花上！"

一八五五年马利埃特（Mariette）在埃及古抄本中发现阿克曼的一篇最长的残诗，其中有部分写得十分优美动人的"巴特尼翁颂歌"②，——或称少女合唱颂歌。这是一首戏剧性的合唱颂歌。当我们先是听到阿基杜在合唱队中"犹如一匹在母牛群中的赛马"，随后又听到"我的堂兄弟阿奇杰科拉的头发象纯金一样闪烁发亮"时，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乡下佬"诗人是在表达自己坦率易变的偏爱——假如那样的话，难道合唱队里的"母牛"会同意唱这样的歌词吗？——这不过是合唱队里两部分队员相互致以赞词。这首诗不象莱斯博斯人所作，在编排上采用向左

① 丁尼逊（Tennyson），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纪念哈拉姆》（In Memoriam H.H.）一诗系为纪念他的亡友亨利·哈拉姆（Hallam）而作。

② "巴特尼翁颂歌"（Partheni n），向斯巴达地方女神奥尔齐亚（Orthia）赞美致敬的颂歌。

舞动的方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有着明显的押韵倾向。在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剧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同样有意识的押韵印迹。但是，演说家和索福克勒斯在各方面讲究音调铿锵悦耳的同时，竟随心所欲地运用令人厌烦的不和谐的声韵，事实上，只有对声韵的特别关系毫无敏感的人才会这样做的。

阿 里 翁

莱斯博斯岛上梅蒂姆纳的阿里翁在传说中以酒神颂的创始者闻名，同时也以他在海上奇迹般的脱险经历传诵一时：据说海盗强迫他在"跳板上行走"①，但允许他瞑目以前弹奏一曲。当他纵身跃入海中时，集结船边听他弹琴的海豚即背负他到达塔南拉马山。这是一个古老传说的主题，见于在忒林顿的波塞冬之子法伦陀斯的故事，在莱斯博斯岛的安纳罗斯的故事，也见于在别处的海怪潘莱蒙、米立寇尔梯斯、格罗喀斯的故事。阿里翁的作品早已散失殆尽。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也无法找到阿里翁的诗（公元前二世纪），虽然有一首十分有趣的四世纪酒神颂（诗中吟唱者即指阿里翁），由于埃立安的错误，被当作阿里翁所作而流传了下来。

斯 忒 斯 科

早期合唱颂歌中最伟大的人物是提西阿斯，诨名希梅拉的斯忒斯科（"合唱歌咏队的制定者"）。他是玛托洛斯地方的西洛

① "Walk the plank"，"蒙着眼在突出舷外的板上行走"，系古时海盗用以残杀俘虏的一种方法。

克立斯人，但在跟赫赫有名的顽强的暴君法勒里斯的长期斗争中成为一个希梅拉的公民。他用一篇古老的寓言故事向人民提出了警告，号召他们起来反对暴君统治，故事讲的是一匹马甘作人类的奴隶，目的想向牡鹿报仇。结果法勒里斯操胜算，斯忒斯科不得不隐居卡塔那。罗马帝国时期，卡塔那城外的一座八角形坟墓就是他的长眠之处，后来成为西西里的一个名胜古迹。除了在臭名昭著的伪造作品《法勒里斯书信集》中可能还残存着的悠久传说的片断之外，我们对这位诗人的生平，了解甚微，据说他双目失明，只要他一想到这可能由于他触怒了海伦而罹此难时，他就感到内心痛苦不已。他可能在一首诗里——也许是《海伦》或《伊利昂的陷落》*——象往常一样谈论海伦。此外，历史上的种种困难使他内疚良深。如果说仅仅为了迁就帕里斯而让特洛伊全城遭到毁灭之灾，那是万万难以令人相信的。如果说特洛伊人不愿放弃海伦，那一定是他们根本就不曾得到过她。斯忒斯科立即放弃以前的说法，重作《帕利诺迪亚》(Palinôdia)一诗，以赎前愆，此诗盛名经久不衰："这桩故事是不真实的！你从来没有乘过备有长凳的大帆船，你也从来没有渡海到过特洛伊城楼。"我们无法确定他自己的说法，但这也决不可能是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原意。他把海伦的去处改为埃及，而不是特洛伊，无论怎样，这样做使海伦满意了，因而他两目得以重明。冰岛的斯高尔特·索莫特传说与此故事颇相类似。

斯忒斯科在希腊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他首先把史诗英雄传奇故事输入西方；他首创了抒情诗中庄严的叙述体；他以对待海伦故事那样的大胆设想和直率信念改作并复活了绝大部分典范的传说故事。他被誉为"抒情诗的荷马"，又被人称为"在他竖琴上具有原始叙事诗的遗风"。

特别以“斯忒斯科的”为名的韵律，显示了这一种带史诗特点的性质，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人用过。这种韵律是用史诗的六音步的一半组成的，中间杂以简短不同的韵律——诸如三长一短音步、短短长格或切分法等——，这样可以完全打破长短短格音步，使诗中抒情意味更为加重。他措辞毫不热情洋溢，旋律又不十分优美动听。他的诗大部分都是信手拈来之作，比较接近于叙事诗。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位重要诗人留下的诗只有很少残句。对于文法家来说，他的诗并不难懂；但对于后世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他的每一行诗句却均非绝妙之作。古代批评家在对斯忒斯科赞不绝口之余，不免嫌他的诗篇过于冗长。《奥瑞斯提亚》*一诗就有两卷。毫无疑问，《伊利昂的陷落》*一诗也有相当长的篇幅。在亚历山大理亚全盛时期，他的全部作品共有二十六卷。他具有史诗诗人的深度和广度，但缺乏品达所期望希腊抒情诗人应有的生动的壮丽色彩，不过他仍然获得了非常特出的地位。① 西蒙尼得斯不愿过高地赞誉他的对手，却把他与荷马齐名并称——“荷马和斯忒斯科同样歌唱祖国，为祖国人民歌唱”。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他名噪一时，妇孺皆知。苏格拉底盛赞过他，阿里斯托芬讥笑过他。“连斯忒斯科的三行诗也不知道”这一句话，成为众所周知的专指“文盲”而言的成语了②。当时诗人没有一个不受斯忒斯科的影响，甚至连画家陶工都有意无意地以他的伟大的英雄传奇故事为蓝本，制作他们的艺术品。在追溯任何神话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充

① 希米拉(Hîmera)的钱币上铭刻着斯忒斯科像，见于公元前241年，当时他已成为传说中人物。Cc.Verr.ii.35。——原注

② 不论是合唱乐曲中的向左辨时所唱的音节，或向右舞时所用的中解音节，或长短句交替的诗体，均未如人们往往会想到的那样提到的。——原注

分证明，在最早期的神话故事残篇与出现在希腊悲剧和原始叙事诗中的这种故事形式之间，斯忒斯科起着桥梁作用。以阿伽门农传说为例，斯忒斯科重点放在克吕泰涅斯特拉①这一人物上，从而使故事成为一出真正的悲剧，而不是普通家族间长期斗争的故事了。他又谈到克吕泰涅斯特拉梦中给蛇吸乳，奥瑞斯提斯因受良心谴责而发疯，以及特洛伊陷落等等许多细节，在这些细节中，如果传说无误的话，也包括伊尼阿斯逃往意大利的情节在内。

上述一切都足以说明斯忒斯科是一位具有高超创作能力的天才作家，虽然这些故事绝不可能都是他个人的创造。虚构故事要使人人信以为真，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的，一直等到他死后很久才为人们公认。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一切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不真实的话，那么人们老是谈它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创造力一部分出于作者的大胆信念，这个古代的杰出人才，用这种信念来检验自己一手创作的神话，评论其中每一项细节，随心所欲地加以不时修改，可是他绝不会一下子对自己的创作产生怀疑，怀疑整篇神话是虚构的，怀疑自己确是在虚构神话。品达的情况和他完全一样。品达决不能相信，也不会相信坦塔罗斯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祭品奉献给诸神，得墨忒耳吃了他的一块肩膀②，因此他论证说，并非全部故事都是虚构，也不是超越

---

① 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廷达瑞俄斯和勒达的女儿，阿伽门农的妻子，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的母亲；杀阿伽门农，又转而为自己的儿子所杀。见《希腊神话》。

② 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 (Tantalus)是个富有的国王。宙斯的儿子珀罗普斯(Pelops)和聂俄勃(Niobe)的父亲。据说他把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献给诸神，当作食品，并泄漏神的秘密，致触神怒，罚降人世，投在湖中，他想喝水而水忽退尽，想摘挂在树上的果子充饥，而果子上升，备受苦楚。

了我们能知道的范围，他绝不同意不可知论：他认为波塞冬一定把珀罗普斯带往天宫去当他的侍从。在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嫉妒的邻居"编造出吃人肉的故事。这正是道地的"取消前说的改咏诗"(Palinodia)的做法。

此外，即使在若干未经斯忒斯科改写传说内容的地方，他仍显示出他自己的创作才能，使诗的领域大大扩展。斯忒斯科是第一个能从各种不同的传说故事中的微不足道之处领略到美的真谛的诗人；在牧子达孚尼斯因爱情不忠而羞愧身亡中（后来成为所有田园诗的丰富多采的取之不尽的主题）；在美丽的卡立凯被人视作轻如鸿毛的丧身故事中；在命运多舛的雷娜不爱科林斯的僭主而爱表哥的故事中。这确是个极大的成就。这也就是随后不久欧里庇得斯的成就，这位悲剧诗人也再一次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希腊人已从雅典的拘执的传统中解放了思想，随时准备领略美的真谛。

中期大诗人

伊彼枯斯

莱其翁的伊彼枯斯，比斯忒斯科晚约两代，他在希腊各地过着流浪生活，先后曾出入于波吕克拉及伯里安特宫廷之间。如同阿里翁一样，出于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故事，他竟名闻后世。据说他被人谋杀后由仙鹤(îbykes)给他复仇。他的少年合唱歌曲特别为人赞赏。大家认为他以多利斯方言和音乐谱写的歌曲，表达了"伊奥利斯和爱奥尼亚的精神"。此外，他许多充满着寻欢作乐和妇女盛装、春天和奇鸟异禽的动人的断简残篇的

诗章，以及“光辉灿烂的黎明唤醒了夜莺”一诗，都充分说明了这一意义深长的精神。奇怪的是，不少斯忒斯科的作品，有时被认为是伊彼枯斯所作——例如《在毕利亚斯丧礼时的体育竞赛》一诗。事实上，两人残存的诗作，除了韵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西蒙尼得斯

据说提西阿斯去世的那一天，正是希腊第二个国际性的伟大抒情诗人西蒙尼得斯诞生的日子（公元前 556—468 年）。他的渊博的文化修养、深厚的同情心与伟大的诗才，使他的名声很快地传到了爱奥尼亚群岛之外。老克塞诺芬尼——他住在意大利，去世时西蒙尼得斯还不满三十——则早就声称西蒙尼得斯徒负虚名。西蒙尼得斯周游各地——据说他首应斯忒斯科的同国人邀请，到希腊西部，后到雅典希巴喀库斯宫廷中，他的恩主被暗杀后他才到塞萨利国王宫廷。有一次，他远渡重洋到了亚洲；在波斯战争时期，他理直气壮地和希腊爱国志士站在一起反对波斯，最后他在塞拉库萨的亥厄洛宫廷中终其天年。当时，埃斯库罗斯、品达、巴库里得斯、厄庇卡耳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在那里。如果他在三十岁时已负盛名，那么到了老年，他也就会获得也许可与伏尔泰相比拟的国际地位。西蒙尼得斯实质上是一位才子（ὁ σοφός，）、诗人、厕身世界伟人之列，他以其惊人的才智可与他们相颉颃，他的言论被人视为至宝，他的诗作也以字句凝炼庄重见著，为人称道、揣摩。这一切都说明了人们对他五体投地、崇敬之深了。当时对于他幸免于难的谣传很多，据说有一次他遇到覆船的危险而未没顶，又有一次在克勒农宫殿屋顶倒塌时，史柯帕斯的许多宾客都被压死，他则侥幸逃脱，没有

丧命。说真的，他确是一位才华横溢、足智多谋的人物；希腊的好几位僭主和雅典公民都同样信任他。他盛赞过希帕库斯，又赞扬过哈耳摩尼达斯和阿里斯托革同，晚年他奉召到西西里的希腊两位最强大的君主吉洛和亥厄洛那里，从中斡旋①。也许由于他如同御用文人一样受雇写诗——不象早期诗人那样用不着对固定的恩主屈尊俯就，因此只要一提起他，人们就不免想到他被人指摘有贪得无厌之嫌了。古老的风尚比较亲切友善，富有浪漫气息，但也免不了带一点俯仰由人的味道。品达悲叹此风衰微，倒也并不打算借助此风成名。说实在，西蒙尼得斯的设想非常接近我们向公众出卖个体脑力劳动的做法。西蒙尼得斯和早期抒情诗人一样，主要从事即景诗的写作，如逢喜庆节日，新生儿女、德摩比利山口之役②等，他似乎是歌赞优胜颂歌的首创人，这类颂歌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歌颂竞赛胜利。这并不是说这种歌赞胜利的颂歌是名符其实的胜利颂歌——譬如说歌颂史柯帕斯亲王的驴子的获胜。这样的颂歌不可能具有流传百世的价值。颂歌本身优美有趣，诗人往往写出一些有关驴子和其主人故事的颂歌取酬。

西蒙尼得斯的诗体裁种类繁多——如酒神颂、阿波罗颂歌、挽歌等——其中最受人称道的如处女诗、行列合唱歌、赞歌、颂歌、讽刺诗。人们对于他的宗教诗评价不高。如果人们可以用"完美"一词来评价文艺作品的话，那么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西蒙尼

---

① 哈耳摩尼达斯(Harmonidus)和阿里斯托革同(Aristogeiton)于公元前514年泛雅典娜节日刺杀僭主希巴库斯(Hipparchus，在位期间公元前527—514年)。

② 德摩比利山口之役(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将领利奥尼达斯(Leonidas)率领的大军在德摩比利山隘为波斯侵略军歼灭。

得斯的一些叙述大战的诗歌——如月神颂和德摩比利战役战死者的墓志铭。这些诗篇反映了希腊精神的实质——"Sôphrosyne"——克己自制，清明在躬，意气如神——纯洁美丽，坦直无邪——用语平易，叙述简明中肯，涉及的全是简单的永恒的事情。"过客请转告斯巴达人，在这里我们长眠，遵守着他们的指示。"他在同情人类方面也非常特出。一首关于达那厄装在箱子里在海上漂流的短小残篇，充分证明了古代批评家赞美他的"无比哀婉动人"一语十分恰当。另一方面，说真的，他是一个爱奥尼亚人，一个深通世故的人，启蒙运动鼻祖之一。他并不显赫一时，既不热情洋溢，也不笃信宗教。凡具有这些特质的人，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往往误入歧途，因此希腊人对于英勇为国捐躯者的记载，大多求助于西蒙尼得斯，而不去找品达。

提摩克里翁

亥厄洛宫廷终于成为"天才之家"，但它绝不是一个安全避难之所。品达特别厌恶西蒙尼得斯，而且肆意曲解他。可是西蒙尼得斯不愧为一位才智横溢的诗人，为人也很严肃，虽然人们指责他的缺点不止善妒这一端而已。罗得岛的一位次等的诗人提摩克里翁以写低级趣味的诗歌攻击西蒙尼得斯而闻名。他的一首诗谴责"忒弥斯托克利斯"为叛国者："不单是提摩克里翁一个人跟墨德人缔结契约；我不是独一无二的截短了尾巴的动物；还有别的许多狐狸呢！"西蒙尼得斯写了一首墓志铭作答：

"这里躺着罗得岛的提摩克里翁，他饱食终日，纵酒无度，满口胡言乱语。"但没有提到这位诗人的诗歌。

巴库里得斯

西蒙尼得斯的侄子巴库里得斯也在亥厄洛宫廷供职。他深受品达和西蒙尼得斯的影响，写了不少诗。贺拉斯就模仿他写诗，罗马皇帝朱利安十分赞赏他的富有道德意味的诗歌——这位公认为第二流诗人的巴库里得斯，竟然享有相当大的"不朽盛名"。现在看来，他还有不少作品流传下来。大不列颠博物馆最近获得公元前一世纪古抄本，其中就有巴库里得斯的几首胜利凯歌，完整无损，同时还有其它不少残章断句。巴库里得斯长期湮没无闻，如今才为人发现，大家都想望他能跟阿尔凯欧斯、萨福和西蒙尼得斯齐名，但是，对这样一位新发现的卓越诗人来说，这种愿望也不免有些怠慢之嫌。然而我们也许希望他的颂歌，不象品达的颂歌那样完全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①巴库里得斯的三首颂歌的标题是：《忒修斯》、《伊俄》、《伊达斯》，似乎想给我们展现一幅更多样化的图景，但在品达的古抄本里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标题，标题是用来指出每一首胜利颂歌的出处——神话故事。新颂歌中篇幅最长的一首是为向亥厄洛表示祝贺而作的颂歌；如同品达的第一首奥林匹亚颂歌一样，庆祝竞技胜利。附带说一句，品达的颂歌往往会使人想到诗人对巴库里得斯不客气地加以贬抑。② 据说巴库里得斯的诗体较品

---

① 品达留下诗歌共十七卷，绝大部分是歌赞当时体育竞赛中优胜者的颂歌。

② 公元前 476 年塞拉库萨的亥厄洛的名驹弗伦克斯(Phrenicus)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中获胜，品达写了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献给亥厄洛，巴库里得斯也写了第五首胜利歌，祝贺亥厄洛。

达简单，他爱用抒情诗中奇怪的合成语如：μεγιστοϝάνασσα.
此后出版的巴库里得斯残篇中最饶有趣味的是歌颂和平的诗歌。

后期大诗人

品　达

昆提利安称品达为“抒情诗人之魁”。品达诞生的那一年西蒙尼得斯已三十四岁，但比他迟死约二十年（公元前522—448）。在希腊作家中，他是第一个有史可稽的人物，不但他留下来的诗歌均有写作日期可查，而且由于他的文法难懂、禀赋超人，深受人们的爱戴，都把他的生平概况相传下来。他出生于玻俄提亚的基诺斯克弗里的乡村里，是埃基蒂族的后裔。这个家族也许可能是卡德摩斯①的后代，因为品达的名字均在以弗所②和塞拉两地出现过。这位从小在乡间长大成人的孩子，早就表现出音乐天才，毫无疑问，他幼年就学弹竖琴；家里有一位叫做斯柯庇里纳斯的，可能是他的叔伯，也许是他的继父。他教他吹笛子，为了获得歌咏队的训练和系统地学习音乐技能，他到雅典，投奔雅典诺克里斯和阿波罗多洛门下。传说他和当时名流交往甚密。他拜黑尔米翁尼的莱索斯为师；在一次诗歌评比中，他的同胞女诗人科丽娜战胜了他，虽然科丽娜留下来的几行残句表明此说

① 卡德摩斯（Cadmus），阿革诺耳（Agenor）之子，欧罗巴的哥哥，忒拜城的建立者。

② 以弗所（Epheus），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城。

并不可靠："我不赞扬迈蒂斯跟品达竞赛，我决不，一个天生的女人！"①另外一桩轶事说科丽娜给品达一个善意的忠告："一把一把地播种，不要整袋整袋地播种，"指的是当时品达在诗中所用的神话太多。②

我们现在掌握的品达最早的一首诗，是他二十岁——也可能二十四岁——时所作。这是他受塞萨利的法尔萨拉地方的王侯亚留亚泰委托而写的一首诗。因而声誉雀起，此后不久，他为埃吉纳岛的大贵族写诗，这些人是他衷心爱戴的恩主、多利斯望族的豪富商贾。从此以后，他名噪一时，威震全希腊；他成为罗得岛、特内多斯、科林斯、雅典各地豪门贵族的座上客，也是大君主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③、昔兰尼的阿尔克西劳斯、亚克拉格斯的西洛和塞拉库萨的亥厄洛等宫廷里的贵宾。他的政治生涯跟西蒙尼得斯一样卓著，虽然在国际上他的名声不大。品达衷心情愿为"名符其实的贵族"亚喀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写作，但对西西里国王则属例外，因为对一位自诩为出身名门而又友善待人的君主，谁能妄加评论呢？品达的人生观显然有其来自古多里斯人血统的根源；甚至从他本人自认为与恩主有着同等地位的说法中也可证明这一点。西蒙尼得斯自命为伟大的文豪，品达有时则自夸为天才，但留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不断怀念他的家世。另一方面，品达和西蒙尼得斯不同。一般来说，品达是祭司所选

---

① 当时希腊有四位女诗人：玻俄提亚的科丽娜（Corinna），迈蒂斯（Myrtis），阿耳戈斯的德莱西拉（Telesilla）和西西里的普赖克西拉（Praxilla）。

② 据说品达年轻时作了一首颂歌，其中没有神话，科丽娜严加批评；品达第二次作了颂歌，诗中引用的神话过多，因此科丽娜劝告他，要求他"一把一把地播种，不要整袋整袋地播种。"

③ 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公元前356—323）。

中的人，他是黎亚和潘①的信徒，特别是阿波罗的信徒。他详论传统宗教的复兴运动，它发端于德尔福，如光芒四射一样普及各处。他生前在德尔福享有特权，死后他的鬼魂每年一度被邀与神一起赴宴。沙漠地区的宙斯阿门神的祭司们在他们的神龛上用金字写着品达的诗。

尽管怎样解释，这些事实终于说明了品达一生中最大的缺陷。他经历过波斯战争，目睹了希腊启蒙和进步这一伟大时期的开始阶段。在两次危急存亡的时刻，作为一名祭司传统的公仆和身受种族偏见危害的人来说，他始终站在玻俄提亚和德尔福一边。②当忒拜和波斯联合起来对付希腊的时候，人们都会希望这位诗人——许多国家君主和政治家的友人、雅典的学子——起而反抗。事实上，恰恰相反，虽然雅典获胜之时，他写了第四首涅墨阿③颂歌和为雅典而作的酒神颂，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的行动正如波力比阿所称，是“最无耻最危害的抗拒行为”，因为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行朦胧的诗句至今仍保留了下来，竟然侈谈什么和平与中立！这正是此人的特点。当我们

---

① 希腊神话中黎亚(Rhea)是乌拉诺斯(Uranus)天神与该亚(Gaea)地神之女，克罗诺斯(Cronus)之妻。宙斯、波塞冬、赫拉、得墨忒耳、哈得斯均是她的儿女，因此，她有“诸神之母”之称。潘(Pan)是牧羊神。

② 希腊波斯战争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92年，波斯军队沿爱琴海北岸水陆并进，不料海军突遭飓风，兵舰沉没大半，陆军遭受当地土著袭击，损失惨重，波斯军队不战而溃。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90年，有马拉敦之战。第三次是在公元前480年，有撒拉密斯湾之战。这两次战争，希腊都获胜。文中提到的“两次危急存亡时刻”即指公元前490年和480年两次战争。

③ 涅墨阿(Nemea)，古希腊东南方阿戈利斯区域的一个山谷名。每两年在该地举行的古希腊四大祭典之一称作涅墨阿竞赛(Nemean Games)，在祭典节目中以体育和音乐竞赛为主。涅墨阿颂歌为应时之作。

想到品达最出色的诗作——庄严雄伟的乐曲，凝炼庄重、严谨有力的措词，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时，我们往往不免要问：为什么他不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他不能多写一点诗？多产生一些影响？回答也许是：他只不过是个诗人，如此而已，别无其他。他用音乐思索，爱生活在伟大的美丽的人物形象之中——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珀耳修斯、依阿宋以及卡德摩斯的女儿们。凡是在他心爱的古代传说故事中发现有什么有违他道德观念的地方，他总是避而不谈，审慎地避免去侈谈怀疑论，绝不诋毁神祇。他爱音乐与诗歌，特别喜爱自己的创作。事实上，世界上没有象他所写作的诗歌，每当别人在歌唱时，他总觉得别人的声音象"乌鸦的聒噪声"那样不堪入耳。①

品达笃信宗教，在感情上他是个伟大的宗教诗人。《涅墨阿颂歌》第六首的开端就显示了宗教诗的特色；他的最晚期的作品（毕齐安颂第八首），其结尾也是如此："整整一天又过去了，有多少事情也过去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又不是怎样的人？人梦寐以求的是神的庇护，可是神给与的光辉一旦普照大地，人们顿时感到生机盎然，生活多么甜蜜！哦！圣母埃嘉娜，祝您和宙斯、王子埃阿科斯、珀琉斯、善良的忒拉蒙、阿喀琉斯们一起为了争取自由保卫这座城市！"——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也是一篇充分流露着童心的传统圣徒的祈祷文②。他在宗教上的种种

---

① 品达把自己比作鹰，把西蒙尼得斯和巴库里得斯比作喋喋不休的乌鸦。

② 埃阿科斯（Æacus），女神与宙斯之子，以公正闻名，死后为冥府三法官之一，他有两个儿子，珀琉斯（Peleus）和忒拉蒙（Telamon）。珀琉斯做了墨尔米登（Myrmitons）国王，和忒提斯（Thetis）结合，生了阿喀琉斯。依照祈祷书，拉丁仪式使用五种祈祷文，即圣徒祈祷文，劳莱托祈祷文（Litany of Loretto），圣名祈祷文，圣心祈祷文和圣·约瑟祈祷文（Litany of St. Joseph）。

推测有时并没有什么好处，如在《奥林比亚颂歌第一首》中；但有时却使他对神话故事作了一点修改。例如旧的神话中说女神柯罗涅斯为福玻斯①所爱，但她暗地里对他不忠实，为渡鸦所见，告知神。品达修正了这种说法；他说："神是洞察一切的，"无需渡鸦帮助。这一例可说是德尔福宗教运动精神影响下的做法，即从内部加以辩护性的改革。品达是一位道德家，用插入语说教是他爱用的一种修辞方式，这种插入语用得很随便，有如莎士比亚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双关语和半谐音，但是他的道德说教本质上不比赫西俄德高明多少，只有一点是不相同的，赫西俄德要求农民勤劳节约，而品达则规劝贵族争取荣誉与乐善好施。他的理想完全立足于多里斯贵族传统思想。根据他的看法，一个人必需出身名门，勇敢壮健，然后他才能做两件事：工作与花费。为了追求"善良的品德"(ἀρετά)，心身均需勤劳不懈，花时间、金钱、力量，争取达到目的。那么，什么叫做"善良的品德"呢？这是真正的多里斯人的全部优良品质，这些品质是从天神所生的，勤劳、勇敢、永不倦怠地反对神和人的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士——赫拉克勒斯身上流传下来的。一个人倒不一定要富有，——斯巴达有许多穷苦的斯巴达人；一个人也不一定要长得英俊美貌——有些获奖的拳击家也许恰恰相反。但是你必需争取荣誉与名望。有些古怪的评论家甚至把 ἀρετά 一字译成"在竞技中获胜"的意思——这种含义有如中世纪骑士的理想一样，指的是在比武中获胜的意思。

品达并不是不忠于这种理想。有时他有一种卑下的汲汲于名利的世俗架势，这倒并不是由于他摈弃了自己的唯心主义，而

① 福玻斯(Phoebus)，福玻斯即太阳神阿波罗，亦称福玻斯阿波罗。

是由于他没有事实的观念，他所爱好的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但是，除了在传统环境中见到的这种英雄行为之外，他就看不到别的什么了。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想象力才使他足以创造英雄行为。他深为德尔福和奥林比亚的神圣光辉所感动，他喜欢荣誉感，而对君王宫廷中的庸俗风气则深恶痛绝，远而避之。他把只有匹夫之勇的亥厄洛理想化，如同把真正豪爽的克罗密奥斯理想化一样容易。这并不是说他一贯认为成功与美德是等同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他脑海里深印着嫉妒和阴险奸诈的势力——狡猾的爱奥尼亚的奥德修斯战胜了诚实的埃厄细特·阿伊亚斯。或许也就是由于这个道理使他领悟到为什么西蒙尼得斯会享有盛名，为什么没有坚强体魄和地产的雅典水手们竟然能在世界上掀起这样大的骚动。

说来也是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我们至今保存的品达的作品，只有他的胜利颂歌——为奥林匹克、皮西昂、涅墨阿，以及地峡各地举行的祀神竞技会上获胜者的颂歌。在他十七卷的颂歌中——包括赞美歌；阿波罗赞歌，两卷；酒神颂歌；行列合唱歌，两卷；少女诗，三卷；舞蹈歌，两卷；挽歌；颂歌；胜利颂歌，四卷——现所留存的四卷，肯定不是我们要选定的四卷。但是这类歌曲多少跟品达的天才是相称的。理由之一是，不管他写什么题材，都是无关重要的。他的两首最崇高的诗述及驴子竞走的故事。如果我们对于公元前五世纪科林斯的色诺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竞走及五个回合的胜利这一事实，毫不感到兴趣，那么我们对公元十七世纪年轻的爱德华·金溺毙于海上一事，也不会有动于衷的。① 品达的诗，如《莱西达斯》和《奥林比亚颂歌第十三首》，跟产生这些诗的事实根本没有关系。此外，在品达的诗歌里，人们不禁感到诗人对马、马夫以及驯马者偏爱真切。如

果一匹基诺斯克弗里的马在地方竞赛中获胜，这位年轻的孩子品达和他的同村人，一定会纵论那匹马的得分和驯马者的训练过程，谈得淋漓尽致，深情流露。品达是否与“专业人员”梅利西亚斯以及他的获胜者的叔父、祖父有关，因获得额外津贴而提到他们，难以断定，但他用了一种貌似自然流露的兴趣，一一介绍了他们。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种人往往无法辨别自己的情感的。品达只要一见到亥厄洛的盛大的宴席，或是一场摔交比赛，或是一场马赛，他就会十分激动，犹如一想到赫拉克勒斯的勤劳业绩和荣耀就深为感动一样。每一次情绪的激动促使他写作诗歌。

品达确比埃斯库罗斯小三岁，但比西蒙尼得斯似乎高一辈。他的禀性和思想习惯都很陈旧，他的诗歌风格也是这样。抒情诗如同希腊文学其它部门一样，由晦涩难懂逐渐发展为清晰流畅的境地。西蒙尼得斯、巴库里得斯的抒情诗也都是如此，可是，品达几乎把我们拉回到阿克曼的作品方面去了，因为他的作品难以阅读，谁能够真正理解他的诗歌？谁能真正吟诵他的诗歌？他告诉我们他的甜美的歌曲，怎样“随着大船和小小的渔船，从伊嘉娜扬帆出发”，这是在他们参加节日盛会后分别归途的时候。（见尼弥安颂第五首）但是人们很难相信，多利斯渔夫一听到歌声，就会领略这样一种难懂的诗中含义。也许他们只能欣赏曲调和胜利的信息。品达以自己的乐曲引为自豪；评论家阿里斯托克西努斯并不十分赞扬他的音乐。② 即使在现在，虽然

① 1637年8月10日，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同窗好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从切斯特湾（Chester Bay）渡海到爱尔兰，中途溺毙，弥尔顿作《莱西达斯》(Lycidas,1638)一诗，悼念亡友。

② 萨里纳斯的阿里斯托克西努斯（Aristoxenus of Selenus）于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写过喜剧性的讽刺长短格诗。

音乐的残迹已经散失——毕齐安颂歌第一首的麦西纳残篇是伪造的——，人们总感到歌唱的歌词必须使它们明白易懂。毕齐安颂歌第四首或奥林匹亚颂歌第二首的意义和情感——以这两种相反的类型为例——，需要便于歌唱的歌词，快慢高低，变化不同，从句的结尾读起来铿锵入耳，宛如音乐，παλίγκοτον δαμασθέν（奥林匹亚颂歌第二首）两字的涵义比“愤怒”和“傲慢”更为深长。伊比安国王在“陷入死亡的深渊时注视着——ἴζοισαν ἑὰν πόλιν——自己城邦的陷落。”（奥林匹亚颂歌第十首38行），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自己的”，回荡在人们的脑海中久久不会消逝。佩洛普斯也是如此，“孤单单地在黑暗中傍着灰濛濛的波涛”祈祷着——οἶος ἐν ὄρφνᾳ（见奥林匹亚颂歌第一首）；因此，毕齐安颂歌第四首中描述到惊天动地的喇叭齐鸣的字眼时，都放在句末大字眼 τιμάν 上面。许多爱好品达诗歌的人有一种相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品达的诗歌使他们萦绕于怀的，不是思想，而是音乐。

品达的知音者为数不多，他的原文很难阅读——方言、上下文的联系、意境、一切都很令人难于问津；普通读者往往为许多混杂在一起的骡、新月、驯马者，伊埃西第等迷惑不解。尽管有人的译释技能高超无比，他在所有的译文中，也许比任何别的诗人显得更为朴质无华。正如我们在前面见到过的，一般说来，他不过是个诗人，仅此而已。他没有用什么词藻，没有哲理，也很少有人生兴趣，但只有那美丽的奇花异葩——即他称为 ἄωτος——，这是在他用极为微妙的语言表达最精美的思想时，花朵放出了异彩，这种怒放的鲜花，“就是神用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得完整无损。

品达很少受当代运动的影响，也很少受前辈作家的影响。当

然不能说斯忒斯科和荷马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现在似乎有好几点可从埃斯库罗斯那里得到说明：埃斯库罗斯和品达都曾处理过埃特纳火山爆发这一主题①，但品达似乎别出心裁地把火山爆发的壮观作了生动的描述(见毕齐安颂歌第一首)。很可能品达的特出的一行 λῦσε δὲ Ζεὺς ἄφθιτος Τιτᾶνας，受到《普罗米修斯》三部曲②的启发而写成的，三部曲给人一个重大的教训是："永生的宙斯解放了泰坦诸神。"

① 埃特纳火山爆发(the eruption of Ætna)，据历史家修西的底斯称，埃特纳火山爆发发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

② 《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包括如下三部：(1)《盗火者普罗米修斯》，(2)《被缚的普罗米修斯》，(3)《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只有第二部流传下来)。

第五章

散文的开端

铭文

如果我们现存的希腊最早的散文作品都是刻在石碑和青铜上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些都是有永恒价值的资料，比我们当代的木质、蜡块以及羊皮纸更经久。第六世纪伊利斯和赫里亚缔结条约之时，肯定已有大量的商业来往信件和外交文件，随后，在奥安第和加莱翁缔约以前，商业上和外交上的来往更加频繁。这一条约规定了强制性报复的行使权（σῦλαι），并制订了在不正常地方发生的海盗行为均从轻处以四个德拉克马罚金的法令。看来早期散文实质上似乎都是和铭刻一样的东西，早期散文是记载一些对公众事关重要的简明精确的文件，这类文件绝不能信赖诗人去做，因为诗人的想象力和韵律，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神殿里尤其充塞了这类作品，其中有不少有关不虔诚的言行的公告。例如在伊阿利索斯地区，女神阿拉克特罗娜的公告说，凡马匹、骡、驴以及穿猪皮鞋的人闯入她的辖地内，均需处以一万个德拉克马罚款。神殿里还有不少有关财务帐目的公告。此外，神回答祈祷者的语录也都贴在那里，这些文字记载均系祈祷者自己出资铭刻的。至于有关渎神的记载，大概均由神殿主持人

铭刻的。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科斯岛、罗得岛和奈达斯海角等地的医药神殿里保存着许多病例的记录，说明患者的病状、治疗经过和结果。毫无疑问，还有不少不凡人物和他们的赎罪记录。当然，神殿里也有许多祭司和女祭司的名单，有时这些名单扩充成为一种年代史。

这些记载都是公开的，因此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检验，但也有更多秘密流传下来的书籍，没有受到公众的批评。宗教仪式规则有时公布，有时则不公布。雅典宗教法规注释者保存了不少有关预兆、有关法律和良心制裁的秘密记载；在德尔福圣地或其它中心地区，这类传说很丰富，那里有关于不少故事的《笔录》，祭司们把它们保存下来。当然，除了官方崇奉的神殿以外，还有一些私人的和未经许可的传道士和预言家，玄义的收藏者、神谕的贩卖者，赦免罪恶者——诸如俄诺马克列图斯，忒塞弥诺斯·厄埃米特，兰姆朋① 和种种的巴库狄斯一流人物，他们扑朔迷离、怪诞不经的传说故事，往往可以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找出其根源。还有许多名门望族，他们昭名彰著的家谱，往往以诗体写出，便于引据，而且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便于记牢。但是，即使在家谱中，同一家系的分支往往自相矛盾，在涉及生平和业绩方面，每一家族都需要把确凿可靠的记载好好地保管起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生平事业往往会被遗忘或误传。

---

① 兰姆朋(Lampon)，雅典伯里克理斯(Pericles)的逆友，预言家和宗教法典的注释者。他与厄留息斯秘密宗教有密切关系，在雅典他是宗教的最高权威。

“故 事”

这里，我们见到了另一种把历史用散文写作的倾向。例如古旧的《故事钩沉集》一书，系作者采取了对个人深感兴趣并想对人物性格和事迹深入了解的方式写成。“故事”是一种比古代英雄传说故事更年轻更幼小的相同类型的作品，有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没有设想自己处在想象丰富的小说领域中，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阅读有关梭伦、克里萨斯、德谟克特斯①、波吕克拉提②、阿美西斯③等人的记述。我们认为“故事”比原始叙事诗更接近于事实，而“故事”里的事实是更合乎人情的。“故事”里的人物不是神，也不是英雄，而是一些冒险进取的先知、哲人和退位的国王。原先讲“故事”的人不是缪斯，而是爱奥尼亚的旅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假定：如果说故事内容不一定真实的话，至少故事中人物是真实的，确有其人的。我们也只能作如此推论：约翰·福斯塔夫④在心理上并不忠于奥尔德卡

① 德谟克特斯(Demokedes)，希腊名医，他的医术高明，曾在伊齐那、雅典、萨摩斯等地行医，后为波斯人所掳，医好波斯王足疾与王后肿瘤，深得宠爱。

② 波吕克拉提(Polycrates)，公元前六世纪萨摩斯僭主，以巨富闻名，后为克洛忒斯钉死在十字架上。

③ 阿美西斯(Amâsis)，古埃及国王名。阿美西斯一世是第十七王朝的创建人；阿美西斯二世是波斯征服埃及前(公元前525年)埃及最伟大的统治者。

④ 约翰·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第四》两剧中人物。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企图勾引福特夫人和佩奇夫人，但结果反被她们嘲弄一番。在《亨利第四》中，他扮演了一位军人和才子的角色。他是个肥大、好色、胆小的人，但富有机智，欢喜自吹自擂，他代表着当时英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个身兼嘲笑者和被嘲笑对象的双重品质的典型人物。

斯尔·洛拉；没有理由去推测那位诙谐的阿美西斯国王跟埃及的阿美斯①相象，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克里萨斯国王的老成持重和足智多谋归功于爱奥尼亚的真正的征服者②。说实在，人物一经塑造成功，一般就经久不变；这种情况对原始叙事诗中的人物来说，也是如此。

“故事”很早就成为一种文学形式。著名的弥利都和希巴利斯两地的故事，均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希巴利斯和弥利都陷落以前，晚期传说中还保存着一些作品——如《以弗所的寡妇》、彼得罗尼亚③的《以弗所的寡妇》，以及阿普列乌斯④的大部分作品——，它们都是纯粹的小说，具有不少虚构人物，叙述故事的笔调颇有卜伽丘的风格。但一般认为最早的故事均有历史人物在内，如希罗多德的轶事，事实上，希腊最早的散文传奇故事残篇中就出现了男主人公尼纳斯和塞密拉弥斯女主人公的名字⑤。

---

① 阿美斯(Aahmes)，埃及名字 Ahmase, Ahmose 在希腊文中常写作 Aahmes，近代作品里写作 Ahmes，因此阿美西斯即阿美斯。

② 爱奥尼亚真正的征服者，指波斯王居鲁士，公元前546年，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吕底亚首都，国王克里萨斯被俘。

③ 彼得罗尼亚(Pet onius)，罗马讽刺作家，一度为罗马皇帝尼禄(Nero)宠臣，他的名著《萨堤洛斯》是一部充满着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小说。《以弗所的寡妇》(The Widow of Ephesu's)是他的一部次要作品。

④ 阿普列乌斯(Appuleius)，古罗马小说家、哲学家和知名的演说家。他游历东方各地，研究魔术和东方宗教，著有一部最著名的冒险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

⑤ 塞密拉弥斯 (Semiramis)是神话中的亚述王后，尼纳斯的妻子，她继尼纳斯为亚述统治者，她以美貌、智慧、奢侈逸乐闻名。据说她一手创，建不少城市——如巴比伦等，征服埃及和亚洲，埃塞俄比亚许多地区但侵入印度一战没有成功。

编 年 史

从狭义的文学观点来说，最早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爱奥尼亚城市的编年史(ωροτ),随后有西西里城市的编年史。如果我们不把帕罗斯大理石上的编年史①作为古希腊历史的缩样看待，那么我们就无从窥见希腊历史全豹。这一点有待于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去探索了，他们应该去发现我们传说中的哪些材料可以上溯到某些城市的古代编年史。有些地方志——例如，在有关阿波罗尼乌斯的许多注解里——是这样做的；第七十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陨石落在羊河这一史实也是这样做的；同样，关于"不比鹧鸪小的白燕"(它在萨摩斯岛上出现时目击者很多),②也是这样做的。看来修西的底斯编写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城市兴建史，也都是从塞拉库萨编年史中汲取原始资料的。这些城市都以塞拉库萨的建立为依据记载年月，而塞拉库萨的建立，公认为世界上伟大的新纪元，这里毋需详述了。当然，任何编年史的起源都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这样编年史象原始叙事诗一样，甚至象晚古时期的各种流派的哲学教科书、历史和注释一样，还象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在历代编纂者的笔下不断修改和扩充。

---

① 帕罗斯大理石上的编年史(Parian Marble)，帕罗斯(Paros)系希腊库克拉季斯岛屿(Cyclades)中的一个小岛，以盛产白色大理石闻名。在岛上发现的帕罗斯大理石，上面铭刻着古希腊编年史，从塞克罗帕斯(Cecrops)王(公元前1380年)统治时期开始直至狄俄格奈多(Diognetus)(公元前264年)执政期间这一历史阶段的大事记和神话故事，比较详尽，仅有关最后一百年的记实几乎散失殆尽。

② 铭文石碑见帕罗斯大理石。白燕的许多目击者中有亚里斯多德、安忒哥纳斯·卡里斯忒阿斯(Antigonius Carystius)、赫拉克利图斯·庞修库斯(Heraclides Ponticus)等。——原注

最早编年史的名称往往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科林斯的编年史系"欧墨卢斯"(Eumêlus)所作，他是科林斯的"荷马"；以弗所编年史为"克瑞俄斐卢斯"(Creophŷlus)所作，克里顿编年史为"厄庇门尼特斯"(Epimenides)所作。一般认为最古老的弥利都编年史系卡德摩斯①在创造希腊文字之后写出的第一部作品。他被誉为"弥利都的卡德摩斯"，虽然他生于腓尼基，是个地道的腓尼基人，正如阿耳戈斯的编年史撰作者被称为"阿耳戈斯的阿枯西拉斯"一样，虽然阿枯西拉斯和赫西俄德一样，都是玻俄提亚一个小村落的人。据说他的编年史包括根据赫西俄德诗改写成的散文，并加以"订正"。但是，阿枯西拉斯(倾听的人)是阿耳戈斯编年史的真正的作者，这一点倒并不十分模糊不明的。他的编年史是根据他父亲出土的青铜碑文改录而成的！雅典编年史则逐步由不少有才能的人物如克勒得穆斯、安德洛提翁、斐罗科儒斯等共同完成的，至于有关它的原作则不见经传了。有一位叫做墨勒萨戈拉斯的人，他知道为什么在雅典卫城里见不到乌鸦，好象由他编写了厄琉息斯的神圣的编年史，因此也由他写出了雅典编年史的一部分。如今还有不少重要的残篇均引自"斐瑞库得斯"②；苏伊达斯③对分别生于锡罗斯岛、勒罗斯和雅典的三个"斐瑞库得斯"作了区别；近代学者只承认其中的两个——一个是七世纪锡罗斯岛的哲学家，另一个是五世纪雅典

① 卡德摩斯(Cadmus)，希腊神话中腓尼基(Phoenicia)的王子，是一位降龙的勇士，他把腓尼基文字传入希腊。

② 据说雅典的"斐瑞库得斯"(Pherelŷles of Athens)，在公元前454—453年间，负有盛名。他用爱奥尼亚语写作，论述始于神的时代的阿提刻大家族的历史。

③ 苏伊达斯(Suidas)，公元十世纪的词典编纂家，编有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辞典多种。

的历史家，他出生于勒罗斯；再作精密的研究，可能就减少到一个了——他的编年史从神的起源写起，包括了“俄耳甫斯的言语”——他是一个半神话的“负有声望的人”，和阿耳戈斯编年史的“倾听的人”是一样的。

最早的真正的编年史者，一般都是学问渊博富有创见的学者，他们都来自爱奥尼亚和其它各岛屿。他们把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编入史籍——普罗孔纳索斯的比翁①根据卡德摩斯而作出了编年史；弥利都的狄俄倪索斯可能是第一个把非英雄的爱奥尼亚故事和波斯大事记混在一起，辑成一书的人。兰姆普莎库斯的卡伦的著作和希罗多德的著作大致相似，包括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史、忒密斯托克里②的生平细节，以及远离赫拉克勒斯之柱③的航行记事。萨摩斯岛的欧盖翁、利迪亚的赞诺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纷纷涌现，一直到出现三位伟大的历史家为止，这三位历史家是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和海伦尼枯斯。④

在西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里有一部丰富多彩而充满着血泪的历史，也有伟大的富有想象的文学作品，但两者不能兼而有之。当时历史家为数不多，直到年迈的希罗多德在图里逝

---

① 普罗孔纳索斯的比翁(Bion of Proconnêsius)，雅典的斐瑞库得斯的同时代人，声名不及斐瑞库得斯大。

② 忒密斯托克里(Themistocles，公元前527？—460)，雅典大将及政治家。

③ 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acles)，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东口南北的两岬，即直布罗陀海峡与穆萨山。

④ 弥利都的赫卡泰乌斯 (Hecataeus of Miletus)，约生于公元前 540 年，可称为最早的历史家，著有《谱系》(Genealogies)和《大地记述》(The Desc:iption of the Earth)。该书分为亚洲与欧洲两部。希罗多德颇推崇他，称其著作为颇有价值的史料。莱斯博斯的海伦尼枯斯(Hellenicus of Lesbos)与希罗多德同时代人，年事稍长，著有《雅典编年史》一书。

世以后，塞拉库萨的安提俄科斯①至少在公元前四二四年才发表了一部关于西方的史书。令人困惑的里乔翁的希比斯也在同一时期写史。毫无疑问，西方人有神庙的记载，在修西的底斯以后一代里，历史作家辈出，但在散文创作初期，他们先写的是文学作品，随后他们才写历史，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里乔翁的忒阿格涅斯（公元前520？）被公认为研究荷马的学者，我们只知道他用譬喻方式解释事物，并叙述了"巨人战争"的故事。里乔翁的格劳科斯作了《论诗人》一书，书中不但详载诗人的姓名和日期，而且还谈到诗的体裁和发展倾向，此外，又论述每一个诗人"赞赏"或"摹仿"的原来的诗人，从俄耳甫斯起的诗人，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值得人们"赞赏"或"摹仿"，而这些原来有独创性的诗人"并不赞美任何人，因为当时没有人可加赞美"。也就是这种倾向——热中于纯文学的倾向，促成了高吉阿斯②的兴起。

如果我们想在东部希腊寻找荷马批评家的话，我们只能在城市编年史家中找到一二，如基米的安提多儒斯和西格乌谟的达玛斯忒斯，这些城市与荷马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比较优秀的散文文学是在东方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广义的寻求知识的活动中发扬光大的。爱奥尼亚人称之为 *ἱστορίη*（历史），雅典人则称作 *φιλοσοφία*（哲学）。我们经常容易把四世纪的术语应用到六世纪去，把哲学和历史分别开来。但是，当作为哲学家

① 塞拉库萨的安提俄科斯（Antiochus of Syracuse），于公元前424年作《西西里史》，修西的底斯利用此书编写有关西西里的故事，此外他又陆续写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城市兴建史，在这些历史故事书中，罗马名字第一次出现于希腊文学中。

② 高吉阿斯（Gorgias，公元前483—385），杰出的诡辩家和修辞家，著有《论自然》或《不存在论》。柏拉图有一篇对话以他为名。苏格拉底对他极讽刺之能事，把高吉阿斯式的辞藻比作高根女妖（Gorgones）的头。

的梭伦“到处游历、寻求知识”之时，他所从事的工作，正如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赫卡泰乌斯①所做的一样。赫卡泰乌斯在制作“世界版图”的时候，他要涉及地理学和人类学，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得和德谟克利特两人就跟他一起从事此项工作。“历史”旨在寻根究底，探索真实情况；哲学要求的是热爱知识，寻求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两者涉及面是相同的——虽然从整体看来，哲学的目的大多在于探求基本真理，而不大在于追究个别事实；此外，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哲学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派所从事的工作，这个学派多少有固定的原理或相同的学说——如弥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等——而“历史故事”则多半是旅行家和讲故事者所从事的工作。

除了哲学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之外，六世纪散文著作都是作者写“历史”的成果，这就是他所写的“文章”(Logos)，也就是他要说的事情，用散文写在纸上而已。书的本身没有什么名称，它所属的文学种类也没有什么名称，开卷第一句往往作为书名页。书名页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写的：“克罗同的阿尔克米翁如是说”；“这阐明了哈利卡纳索斯的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在比较更专门化的“历史书”中往往是这样写的：“塞诺法涅斯之子安提俄科斯主编的有关意大利的大事记。”或者不提作者的姓名——“这是我们向你们所说的，有关整个世界的大事。”（德谟克利特）“谈到疾病，就去求神问卜，往往是如此。”（希波克拉特②）

① 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系最早的绘制地图学者，曾把大地称为居人之地，这是个孤岛，四面都是海洋。地中海把居人之地分成南北两部。阿那克西曼得(Anaximander)著有《自然论》，以天文地理知识广博见著。

②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公元前460—359或377)，希腊名医，有医药之祖之称。

这样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很显然地，他是个 λογογράφος，或 λογοποιός（文章作者），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也可能他是个 γεωγράφος（地理学家）及 θεολόγος（神学家）；大概是个 φιλόσοφος（哲人），在赞赏者的心目中，他也可能是个 σοφὸς ἀνήρ（圣贤之士）。如果要引证他的不具名的无章节的著作，必需用一些足以说明问题的词语。象你在参考 T 的中间部分——“荷马诗中有关洗足”部分——那样，你也就会谈到“赫卡泰乌斯在亚洲”或“有关亚洲部分”；“卡戎的波斯部分”①；“阿那克西曼德论恒星”或“于大地记述里”。晚期传说中往往把这些资料的出处当作个别著作的标题或书名，因此使早期的作家写出几十部书。

人们往往把早期原始叙事诗的内容视作事实，这类作品有的是无名氏所作，有的是虚构的或半神性的作家所作；故事是如此，编年史也是如此；当然，思辨哲学和宇宙学的初创阶段也是如此。随后，书本往往出于一个社团、一个诗人协会、一个哲学学派、一个宗教派别或一个政府机关部门之手。最早的是“荷马”、“伊索”、“赫西俄德”、“卡德摩斯”等的作品；随后是“荷马立达”、“俄耳甫斯信徒”、“毕达哥拉斯学派门徒”之作，包括“Ὧροι Μιλησίων”在内。个人想用神圣庄严的书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首先要把古希腊市民生活加在人们身上的紧箍咒打破。在诗的领域中，阿喀罗科斯和其他不少诗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散文创作中，一部书的完成，给人类带来了划时代的创新作用，因之始卷的开场白一定要象响彻人们耳际的号角声一样：“弥利都的赫卡泰乌斯这样说：我把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笔诸于

① 兰姆普沙喀斯的卡戎(Charon of Lampsacus)，著有《波斯史》、《希腊史》及《兰姆普沙喀斯年代纪》等。

书；在我看来，希腊人的传说是五花八门、有趣可笑的。”

历　史

赫卡泰乌斯

赫卡泰乌斯是一个显贵人物，据说他是一位神的第十六世后裔。此说遭到埃及底比斯的祭司的驳斥①；他是个出类拔萃的旅行家，如同他的同时代人斯基腊克斯一样，从印度河航行到红海；也象埃及托勒密王二世属下塞什喀斯的攸陀刻索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还多少有点象哥伦布，这些人都是胆识过人，富有才智。他在地中海沿岸各地旅行，到过波斯帝国和埃及，也许还到过蓬都、利比亚、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到处求知”。我们对赫卡泰乌斯的了解，主要从希罗多德的评论和轶事中得来的。希罗多德对尼罗河河水泛滥(ii,23)以及欧欣纳斯河所存在问题的看法，和赫卡泰乌斯的意见相左，而在叙述有关把珀莱斯基人从阿提刻驱逐出境一事时(vi.137)，他十分谨慎，但是他对这一人物的一般生活经历的叙述，带有一种会令人想到其伟大的暗示。

弥利都人在首次酝酿起义时曾求教于这位贤人，但是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忠言。他劝阻他们起义，“大流士②王统治的国家众多，势力强大。”贤人神志清明，态度冷静，所讲的话人们都无

---

① 赫卡泰乌斯自称他的第十六世祖是一个神，埃及祭司据此反对他，认为人类从来不是神生的。

② 大流士(Darius I，公元前558--486?)，古波斯国王。

法理解！他又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应该立即没收勃兰基达的阿波罗神庙里的财宝，以免落入波斯人之手，同时建议他们立即组织一支舰队，控制爱琴海域。贤人的主张非但没有被人采纳，相反地被人诬为渎神行为而蒙受污辱！阿里斯塔哥拉斯①和臣民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结果处处溃败，眼看到阿波罗神庙财宝全部落入敌手，随后局势日益恶化，举国上下感到前途渺茫，赫卡泰乌斯一再向阿里斯塔哥拉斯建议，劝他切勿远走高飞，应在勒罗斯修固要塞，沿海设防，以候局势好转，收复弥利都。②总的说来，回顾以往惨痛的历史，爱奥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切，在故事中的种种行动，都违反了伟大的赫卡泰乌斯的忠告。最后，也还是他出面与波斯总督亚尔塔非尼斯斡旋，以求宽宥被征服的城市，这一点总算得到成功。

赫卡泰乌斯不象希罗多德那样是个文学作家。他是一个思想家、实际工作者。根据崇古学者赫摩根涅斯③的看法，他的文体"清新、纯朴而且在某些方面特别富有风趣"，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著述"虽大都是神话之类，不如希罗多德的作品引人入胜"。当然，我们不必过分重视前面一句话，对赫卡泰乌斯来说，历史在这些时期——即我们认为的神话时期——是无足轻重的，他抛弃了希腊传说，但接受了埃及传说。我们面对他的卷头语，毋庸谈他的"轻信"或认为他的有关伊努斯母狗产生葡萄树根的传说故事是他一手杜撰的；事实是这样的，他可能提到过这

①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当时弥利都的僭主。

② 阿里斯塔哥拉斯见到南部塞浦路斯岛、北部赫勒斯滂诸城市均被大流士征服，感到前途渺茫，逃到色雷斯的墨尔昔纳司城，在那里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策略。有人提议逃亡撒地尼亚。赫卡泰乌斯主张留在勒罗斯岛，修建要塞，以备夺回弥利都，此项建议未被采纳。

③ 赫摩根涅斯(Hermogenes)，公元二世纪下半期罗马修辞学家。

一故事，目的无非想嘲笑故事本身的荒谬可笑。好多世纪来，他在地理著述方面是个公认的权威作家，纵然他的言行和他的理性主义不一定一致，但是，在文学史上和在人类智力发展史上，他始终是个伟大人物。总的说来，他代表着一代的精神实质，是这个时代的从事学术研究、提倡理性主义和发扬文学创作风尚的楷模。在研究、理性主义和文学创作这三种倾向中，希罗多德最典型地代表着最后一种，至于另外两种倾向，我们可从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家中选择两位——希罗多儒斯和海伦尼枯斯——加以说明。

希罗多儒斯

赫拉克利亚的希罗多儒斯是诡辩家布赖森的父亲，一位典型的早期理性主义者。据说他的对话集给柏拉图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是一部最早的评论性的历史，主要叙述他的家乡及其创建者赫拉克勒斯的事迹，但也有许多地方涉及阿耳戈斯英雄们和珀罗匹特的历史。他的写作方法对我们说来，没有多大魅力，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对历史真实作出苦心孤诣的探索，它对人类确也作出了真正的贡献。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被宙斯囚禁，给一只鸷鹰啄食，最后由赫拉克勒斯拯救，事实上，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叫做"鹰"的河流附近的锡森部族的酋长，众所周知，这条"鹰"河时时洪水为患，当地居民认为洪水泛滥成灾是神对被束缚的君主罪孽的惩罚（赫西俄德也作此想），即指的是普罗米修斯，据说他的救主赫拉克勒斯从阿特拉斯①那里得到了"天地之柱"——

① 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双肩擎天柱之神。

即天文学、地理学和实用科学的基础知识——随即疏导河道，排水出海。另外，据说拉俄墨冬①在阿波罗和波塞冬给他筑好城墙之后诈取他们应得的报酬，手法十分简单，他从他们庙里取钱来修建城墙，事后并不归还。这也许是希罗多儒斯的一种叙述故事的方法，他先把众所周知的故事讲一通，然后进行批评，因为我们见到他如同赫卡泰乌斯一样，被人当作权威，他的一些最荒谬的传说故事被人引证，而他自己则往往把这些传说故事加以辩解。话虽如此，他倒并不是个毫无想象力的怀疑论者：他甚至认为涅墨阿的狮子从月亮里落下来的传说也属确凿可靠，因为他认为月亮不是一个小小的光体，而是"另外的一个地球"，陨石一类的物体大概都是从月亮里掉下来的；某种羽虫，特别是兀鹰，可能是从月亮里飞下来的，据他所观察到的，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现过兀鹰的巢；他也许还说：狮子不可能生在涅墨阿，不可能从赫麦斯山上跑到涅墨阿来的；再说，这样的狮子与任何其它大家所熟知的狮子吻合。这不是"单纯的轻信"，如果他低估月亮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那么从理性主义观点来看，这倒是一个大可恕宥的谬误。他孜孜不倦地想把自己的编年史加以系统化——这项艰巨的工作，甚至没有一个希腊的赫拉克勒斯能独力完成的；他的地理研究深湛，他所做的一切有助于我们对早期历史的考证。他的这种治学精神虽不算比人稍逊一筹，但和希罗多德和修西的底斯相比之下，显得多么不同！

① 拉俄墨冬(Laomedon)，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Priam)和赫西俄涅(Hesione)的父王。

早期的历史家

海伦尼枯斯

莱斯博斯岛的海伦尼枯斯的年代现已确定。他的《雅典编年史》曾在修西的底斯的著作中提到过。该书记述了阿吉纽西群岛之战①——也就是说，该书发表于公元前四〇六年后不久。海伦尼枯斯较希罗多德年幼，但比修西的底斯大几岁。年代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海伦尼枯斯的写作方法，尽管多么详细，不同于赫卡泰乌斯或希罗多儒斯的方法，也不同于任何其他历史家惯用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简直就是更朴质的亚里斯多德的方法。他亲自查询地方记载，不论是文字记载或口头流传的材料，都不放过。他搜集了大量具体的公认的事实传述，用彻底的编年史体系加以循序的安排，使每一部地方史志足以说明另外一些地方志，并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他的推论。不幸的是，他所处理的材料和他所采用的方法大不相称。他所搜集的材料并不是确凿可靠的事实，他所编排的顺序比原来杂乱无章的一堆更糟。

如同别的史家一样，海伦尼枯斯以编写波斯史开始他的修史生涯。现存的残篇似乎较希罗多德的早，其中包括许多普通的希腊"故事"。他在中年从事多种传说故事的研究，着意于自认为势将湮没的远古历史的宝藏，他曾写过伊奥利斯史和特洛伊

① 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于阿吉纽西群岛(Arginusæ)大败伯罗奔尼撒舰队，取得辉煌战绩，这次战役是雅典战争史中最后一次大捷，此后每次战役均以失败告终。

史，他的故乡伊奥利斯与特洛伊毗邻，也就是这种乡土观念表明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两部地方志。伊奥利斯传说使他不可避免地涉及塞萨利，也促使他试图撰写丢卡利翁①家谱。阿耳戈斯是希腊传说故事最丰富的第二集中地区，这种传说与塞萨利的几乎毫无关系。海伦尼枯斯到了阿耳戈斯，不但写出了《阿耳戈斯年代史》，而且出于方法的发展需要，他又发表了阿耳戈斯的赫拉女祭司的名单，为一切写作历史年代纪提供了统一体系的依据。也许通过海伦尼枯斯之手，修西的底斯才利用这份记录，虽然早在伯罗奔尼撒它已为人承认。看来，与此同时，诡辩家希庇阿斯②也发表了划时代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许多胜利者的名单。海伦尼枯斯仿效他，也写出了一份斯巴达的加纳奥斯竞技会获胜者的名单。

海伦尼枯斯著作中有几部单独成册的书。他跟希罗多儒斯不同，他所引据的原始资料来源可靠，毫无虚假，同时他也并不想把这些资料熔于一炉，成为个人创作的“Logos”（文章）。他甚至把这些书名仿照古代国王福罗尼阿斯之名称做《福罗涅斯》(Phorônis)，这一名称相当单纯简明，正如阿耳戈斯史的名称一样。《丢卡利翁家谱》一书，则兼顾了内容和名称。很显然，后来他到了雅典，写出了一部著名的雅典史(Ἀττικὴ συγγραφή)。在这之前，好几代的雅典人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想写出一部雅典

---

① 丢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是塞萨利国王与王后。宙斯发洪水企图消灭人类时，他们夫妇俩历劫幸存，浮舟九日，避于一座山上，遵神谕抛石于背后，石中产生了众男女。

② 希庇阿斯(Hippias)，希腊诡辩家，以教诡辩为业。柏拉图的三十几篇对话里，有一篇专以美为主题的题名《希庇阿斯》篇，在这篇对话里苏格拉底对他所厌恶的诡辩者大肆奚落。

史，结果毫无所成。这位外来的学者却为他们写出了一部雅典史，可惜他的兴趣只重过去而不重现在。这部历史是从俄奇哥斯(Ogygos)开始写起，俄奇哥斯是在第一次举行奥林比亚竞技会约一〇二〇年之前的一位雅典国王；该书的其余部分竟然罗列世代杜撰的帝王名称，借以填补好几个世纪的空白点。他从十分完备的阿耳戈斯名单着手，由于阿提刻帝王名单之贫乏，他不得不窜用阿耳戈斯帝王之名扩充其名额。在叙述波斯战争后的五十年——也就是我们十分想了解的五十年内——的大事记时，他为叙述传说故事而煞费苦心所采用的方法，使他面对具体事实，无能为力。修西的底斯评他文体"简短，在处理年代问题上极不正确"，但是，年代对他说来，正是他的得意之处！在最早时期，他以世代计算年代，一世代即一世纪的三分之一，一等到执政官制度确立，就以每年执政官来计算①。修西的底斯认为根据执政官的名字记载所有历史事件的方法，跟他主张以夏冬两季来作为划分记事的时期的方法，相比之下，是极不正确的。②海伦尼枯斯是一位广为人们喜爱阅读的和颇有影响的作家，但是他遭到不少批评家的粗暴指摘。厄福儒斯③把他说成是"在说谎者中首屈一指"。阿波罗多儒斯说："几乎从每一篇文章里都可见到他非常草率从事。"斯特拉玻④本人"宁可相信荷马、赫西俄

① 公元前八世纪左右，雅典王权消灭，国家元首均系贵族后裔中选出来的执政者，称做执政官。起初执政官任期终身制，后十年改选一次，最后每年改选一次，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左右，名额由一个执政官增为九人，成立"执政官九人团"的组织。

② 古希腊的农历为计算时日的最古老的方法。当时需要的只有夏冬两季，夏季作战，冬季布政。

③ 厄福儒斯(Ephorus)，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史家，修辞家伊索克勒斯(Isocrates)的学生，著有《希腊史》。

④ 斯特拉玻(Strabo，公元前60—20)，罗马史学家。

德和悲剧家”。最后这一句话似乎只意味着：这些诗人著作中所体现的一般传说，较之海伦尼枯斯所写的地方传说，更为确实可信。如果没有海伦尼枯斯的话，对于史书来说，也许会更好一点，纵然如此，他毕竟是个有才能的、条理清楚的、认真从事的史家。

第 六 章

希 罗 多 德

希罗多德，哈利加纳苏的莱克塞之子

（公元前484？—425？）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是一个被流放者，职业讲故事的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即席演唱者”，而是跟行吟诗人有关的散文家，真人真事的讲述者，描绘外国风土的作家。他的职业，诚如修西的底斯严肃地指出，目的在给人一时的娱乐方面取得成功，而不在追求事实的真相，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听众感到兴趣。希罗多德只要一开口，就能显示出他的这种能力；但是他似乎超越了自己的职业范围，他从一系列的公开讲述开始，发展到写成一部历史巨著——也许还不止于此。因为他的著作不但记述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斗争和伟大的思想斗争，而且也许比任何著名的书籍，更能表达出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更能表现这个通过一个人的才智、以独具的洞察力正确地观察到的世界。在当时，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十分有趣，而这位独具慧眼的史家，是人类历史上心胸最为宽大的伟大人物。希罗多德的整个方法是十分主观的，他过于富有同情心，因此他绝不用批判眼光看待一切，至于别人对他的迷信他也无动于衷。一开始他就跟他们一

样认识到，道德意识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动人事件中的作用。他为人乐观，思想敏捷，热爱人类本性，对一切跟他故事有关的细节十分关心，如果这些细节仅是事迹和数据，他就掉头不顾。他对社会气氛十分敏感，随时会为巨大的人类感化力所迷住，会为没有个人色彩的僧侣统治以及雅典名流学者所吸引；可是，他在判断事理方面总是那么精明、冷静和从容；他对人性的弱点，英雄行为的缺点，以及对一些明显的罪行可以原谅的做法，都不自觉地深信不疑。他的著作，不论好歹，都具有这种性质和这种专业的特征。

希罗多德是小亚细亚南部哈利加纳苏人。哈利加纳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里斯人首先压制当地的卡里亚人①，接着他们接受了邻近的爱奥尼亚人的高度文化，其实他们都同样是波斯的臣民。这里是一所培养历史家的良好的养育所。这位历史家因毫无种族偏见而闻名于世。他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当时正是干戈纷扰之秋。哈利加纳苏王后亚尔铁米西娅曾在萨拉米斯为波斯王塞克西斯作战，她的孙子莱格达米斯在公元前四六〇年以后波斯王阿塔萨西斯统治之下，仍然窃踞僭主之位。青年时代的希罗多德，在他的亲戚潘倪阿西斯②——诗人和预言家——的领导下，奋起与波斯人和僭主作战，最后解放了他的城市。他在自己的史书中并没有提起这些战争，但这些战争多少可以显示他的个性特征。后来潘倪阿西斯落入僭主之手，被处以极刑。希罗多德则逃往萨摩斯。最后，不知何故，莱格达米斯垮台，希罗多德重返家园，但当时执政党，出于某种原因，对他抱着仇

① 卡里亚人(Carian)，古代小亚细亚南部的一个部族。

② 潘倪阿西斯(Panyâsis)，希罗多德的叔父，也有人说是他的堂兄弟。

视态度，——可能因为他们是“自治制政体的倡议人”，而他则主张与雅典联盟——使他无法在本国立足，开始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他到了雅典，与索福克勒斯，也许与伯里克理斯、兰姆朋① 等人交往，雅典就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后来他在图里获得公民权，图里是个典型的国际都市，由雅典人于公元前四四三年在南部意大利两次被毁的息巴里斯旧址上建立起来的。

有关他的晚年和旅行，我们确实知道得很少。他在埃及各地旅行，远及厄立费泰因，当时埃及在波斯统治之下，当然雅典也与波斯和平相处——即在公元前四四七年之后②。那时他已结束了伟大的亚洲之行，经过巴比伦，到苏萨和厄克巴塔附近。有时他在黑海旅行，到过伊斯特③ 河口，克里米亚和科尔基斯人聚居之地④。公元前四四四年伯里克理斯率领庞大的舰队经过黑海；也许他早就派过希罗多德到那里调查资源。此外，他还乘船到过蒂雷，看来还沿着叙利亚海岸南下达埃及境内。他还到过昔勒尼，见到了利比亚的一些风光。他十分熟悉色雷斯沿海各地，周游希腊全境，凭吊杜多娜⑤、阿克内尼亚⑥、德尔福、忒拜、雅典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忒其亚、斯巴达和奥林比亚等地。

希罗多德抱着什么目的到处旅行？亡国之后，家产荡然无

---

① 兰姆朋(Lampon)，见124页注。

② 公元前448年雅典与波斯订立和约，叫做卡利亚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以雅典使臣命名。

③ 伊斯特(Ister)，或称多瑙河。

④ 即在黑海之东的科尔基斯(Colchis)。

⑤ 杜多娜(Dodôna)，伊庇鲁斯(Epirus)托马拉斯山(Mount Tomarus)最著名的宙斯神托之所。

⑥ 阿克内尼亚(Acarnania)，在希腊西部。

存，他如何支付这笔巨额的旅费？这倒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正确的回答，也许可使我们知道有关公元前五世纪末若干我们尚未知道的希腊人的生活。希罗多德可能以商人身份到处旅行。虽然表面上他经常谈到商人，但实际上他不仅提到了而且也确实亲身游历过不少文化之邦，倒不是一些贸易中心。以他写史书的目的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他史书里有一处(ii.44)，他明白地谈到他航行到蒂雷去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有关赫拉特勒斯的史实。事实的真相似乎是这样的，希罗多德是个职业"文章家"(Logopoios)，即"文章"的编写人和朗诵人，"讲述历史"，犹如库奈图斯①或潘倪阿西斯一样，是一位"史诗"或"诗"的创作者和朗诵者。爱谈奇闻轶事的传说中提到了他在雅典、科林斯和奥林比亚等地公开朗读他的著作，此说确有一定的根据。他如同行吟诗人、诡辩家、"荷马"诗人、品达、海伦尼枯斯和高吉阿斯②等人一样，到处漫游。在希腊社会里，听众一定会给他报酬的；在希腊以外的地方，他至少搜集了不少新的史料。亚里斯多德学派学者狄宇路斯③所证实的史实，更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即根据安塔的动议，雅典城邦行政区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与希罗多德十塔伦(二千四百英镑)。④雅典城邦给希罗多德这笔巨款，并不是为了酬劳他的一系列的宣读著述，而是为了报答他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功绩。把这种社会服务解释为有系统地搜集对雅典政治上

① 据说喀俄斯的库奈图斯(Kynaithos of Chios)曾将荷马史诗传入塞拉库萨。

② 高吉阿斯(Gorgias，公元前485?—380?)，希腊修辞学家和诡辩家。

③ 狄宇路斯(Diyllus)，希腊历史家，续编厄福拉斯的历史。著有《希腊和西西里史》二十七卷。

④ 塔伦(Talent)，古希腊的货币单位。

十分重要的地方见闻——波斯、埃及、色雷斯、塞西亚等地，更不必说象阿耳戈斯那样的城邦了——，比之把它解释为维护雅典"希腊救世主"这一称号在历史上的地位——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就获得这一地位——，更为妥当一些。即使在我们现在掌握他的已出版的书籍中，具有不少对伯里克理斯时期雅典政治家非常有价值的报道；此外，希罗多德还有大量可以告诉雅典"外交部"的资料，可是他决定不把它们发表，以供全希腊之用。

希罗多德所写的史书共有九卷，以九位缪斯命名。这样的划分方法显然是古典时代以后的做法：希罗多德自己根本不知道"缪斯"，他把下面几个字写在卷首："本书系蒂雷的希罗多德研究成果"。在我们现代的版本里则写成："哈利加纳苏的希罗多德之作"。但根据类推的方法，我们可以肯定希罗多德在卷首写的是"蒂雷的希罗多德"，亚里斯多德也许读过冠以"蒂雷的希罗多德"的书。雅典的或东方的书商，求助于知道希罗多德为哈利加纳苏人的人，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会把"哈利加纳苏的希罗多德"写在卷首。这和《万人远征记》一书的情况相似，这部《远征记》出版时笔名为塞拉库萨的忒密斯托尼斯，但众所周知，这部书实际上是塞克诺丰所作，书商沽名钓誉，宁可以比较著名的名字冠在卷首。

希罗多德最后三部史书叙述泽克西斯入侵和溃退的史实，前面六部形成这三部的序言，记述当时逐步集结在波斯统治下的各方力量，爱奥尼亚顽强地抗拒不可抵抗的力量，以及一场在希腊爆发的大风暴。史书开头部分前后组织松弛，关系一点也不明显，但到后来越来越令人感到主题突出——我们的注意力也逐渐被吸引到参与这一重大冲突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

希罗多德的历史，从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神话式的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敌对斗争开始，接着叙述利迪亚的克里萨斯。克里萨斯是第一个征服希腊城邦的亚洲人。利迪亚的“旧闻轶事”丰富多采，富有想象力，其中有不少德尔福传说，这些旧闻纪事导致居鲁士①征服利迪亚以及波斯的兴起，成为亚洲帝国。梅迪亚(Media)和巴比伦之被征服及其以前的历史，足以说明波斯帝国之伟大，此外，又叙述冈比西②征服埃及的经过。卷二全部记述埃及“旧闻”，卷三又回过来叙述冈比西征服埃及的残暴统治、伪斯默尔第斯、大流士的阴谋与兴起，以及帝国的一套精心完成的组织机构。卷四叙述大流士为了扩张土地向斯库提安进军，这是波斯人首次染指欧洲北部地区的行动——这里产生了斯库提安“旧闻”。当时，在遥远的南方有位昔勒尼的王后请求波斯军队攻击巴尔加(Barca)，又向利比亚进军——这里就有利比亚“旧闻”了。在卷五中，远征斯库提安的一部分军队，由墨伽巴索斯率领，征服色雷斯——这里就有色雷斯“旧闻”。弥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受了前僭主——他的岳父——的怂恿，因债务困扰，又怕军事失利的后果不堪设想，断然起事，反抗波斯③。

---

① 居鲁士(Cyrus)于公元前550年灭梅迪亚(Media)，于公元前538年灭巴比伦(Babylon)。巴比伦指迦勒底(Chaldea)，即新巴比伦王国。

② 冈比西(Cambyses)出征埃及前怀疑其弟斯默尔第斯(Smerdis)有二心，把他处死；在他远征埃及时，巫师高马塔(Gaumata)乘机诡称其弟，起而篡夺王位。冈比西听说国内发生叛乱，即行返国，中途在叙利亚自杀，后大流士与贵族密谋杀死伪斯默尔第斯，继为波斯国王。

③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的岳父赫斯提埃亚斯(Histeaeus)原为弥利都僭主，后为大流士软禁于苏萨，达十二年之久。他在一个忠实的奴隶的头上刺字，派他到弥利都，鼓动阿里斯塔哥拉斯反抗波斯。阿里斯塔哥拉斯帮助那克索斯(Naxos)出亡贵族反攻该岛，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耗尽波斯国库，他恐触怒大流士，遂发动弥利都人起而反对波斯，意在求得死里逃生。

他向希腊的主要强国、爱奥尼亚人的祖国求援。斯巴达拒绝了，雅典则同意。弥利都的旧盟国厄利特里亚与雅典站在一起。最初起义正值最激烈的时候，这两支同盟军一举而攻入波斯领土，烧毁了萨狄斯，但为了免遭全军覆没而给波斯增光，不得不立即退兵。卷六叙述爱奥尼亚的陷落、阿里斯塔哥拉斯之死，以及为了逃避波斯人的报复，整个社会各阶层纷纷逃亡，情景极其骇人而离奇。波斯国王威震全希腊，所率军队所向披靡，大将马东尼①在北方挥师前进，捷报频传，相继收复色雷斯和各岛屿，并接纳马其顿王国的归顺；在南方，达提斯②在海上直攻厄利特里亚和雅典，与此同时，派遣使节到希腊各城邦索取"领海与领土"，即要求他们对波斯国王作出降服的表示。

除了史实较任何卷为多的卷六之外，通过这些史书，希腊各城邦的历史，都在许多离题的文章和注诠中得以概括出来。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些史书的水准较之专述亚洲历史的著作为高。达提斯在优卑亚岛登陆后，执行第一部分命令，把厄利特里亚彻底消灭，然后向马拉松挺进，继续完成其余部分的命令。他遇到的不是联合起来的希腊人，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多里斯人，而是雅典人和一队来自普拉底亚的英勇的志愿军——他遭遇了他们，由于对方得到神的帮助，他出乎意外地败北了。此后，历史记述逐步发展下去。说实在的，卷七进度缓慢：其中记述大流士之死，泽克西斯的继承王位，以及长时期集结的一支无敌军队，这一支"震撼亚洲"的大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集训整备工作。书中提到

① 马东尼(Mardonius)，大流士的女婿，波斯大将，在普拉底亚(Plataeae)战役中丧生。

② 达提斯(Datis)，波斯海军宿将，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击败。

了希腊各城邦的犹豫、踌躇、恐惧以及难以持久的英雄气概；通达事理的人的热切的探索；他们所信奉的德尔福的神谕，给他们展示了失望与逃亡的前景，"使他们忧心忡忡，不得安宁"，"雅典人，谁触犯了波斯国王，谁就无善终。阿耳戈斯和其它城邦可能以顺从来苟且偷生，或以拒绝参加那些敢于跟占优势者进行作战的傻瓜的行列而得以苟安。"接着，希腊绝大部分地区摆脱了宗教影响，揭竿而起；"有头脑的善良的人们"集结起来，投入斗争的洪流中去。就这样，最后全书记述了大量战争故事。

关于希罗多德历史的创作问题的论述较多。他的历史著作很容易分别开来，包括许多详细的重复和矛盾之处，记述的历史进程之外涉及大事记和地点的地方，往往会引起有兴趣的读者联想到很多问题。鲍尔(Bauer)根据一个假设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部历史是根据好多篇"旧闻"毫无系统地加以组成的。刻尔赤霍夫(Kirchhoff)则认为，这部著作原来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构思的，可是后来是逐步写成的。卷一至卷三(119)显然没有提到西方。三部历史都写于公元前四四七年，当时作者尚未到达图里；随后不久，他完成了卷四；最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回到雅典。在干戈扰攘之秋，他完成了后半部——卷五到卷九。本来他有意想再继续写下去的，但公元前四三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事发生，他不得不中断写作，他的去世使他无法完成这部历史巨著。马干先生(Mr. Macan)推测：最后三卷先完成，其它各卷是绪言，"多少由各个独立部分构成的，卷二最为明显，而卷四则包括较不明显的另外两部分"，但全书内容无法证实各部分是否分别写成或分别发表的。

书中有些细节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如他所提到的最后的几件历史大事记是：公元前四三一年进攻普拉底亚，紧接着的古斯

巴达人入侵雅典，以及公元前四三〇年雅典把斯巴达驻波斯的使节处死①等。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三二年以后希罗多德留在雅典，因为他亲眼目睹雅典卫城正门的竣工②。公元前四二五年，雅典人对他的史书记忆犹新。当时阿里斯托芬窜改了他的卷一的开头篇章。从他没有提到过的事实来证明，可能他在公元前四二四年以后就放弃了写作生涯。当时尼基阿斯已占领昔第拉(vii.235)，此外，他对公元前四一五年西西里的远征，公元前四一三年狄克勒亚③的沦陷，一概都不知道，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书中的主题是有关全希腊的解放和雅典帝国的兴起，在雅典帝国摇摇欲坠之前他已去世。

希罗多德生前没有完成他的巨著，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刻尔赤霍夫认为，希罗多德原想把历史一直写到欧律墨冬河之战④为止，也就是说写到解放了的爱奥尼亚人立誓在雅典霸权之下团结一致这一点为止。同时，刻尔赤霍夫认为这一战役标志着"墨狄卡"(Mêdika)的彻底垮台，塞斯托斯⑤的被围，虽然是我们历史中最后一件大事，但并不标志这一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希罗多德表示他愿意继续把历史写下去，因为他曾

---

① 斯巴达驻波斯的使节途中被俘，雅典人不问情由，立即把他们处死。

② 雅典卫城正门(Propylaea)富丽堂皇，为希腊杰出的建筑师纳昔克利斯(Mnesicles)所建，始于公元前437年，432年完成。

③ 狄克勒亚(Dikeleia)离雅典约二十公里。斯巴达人占领该城后使雅典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造成西西里战祸的顶点。

④ 公元前468年马拉松大将弥提阿狄斯(Miltiades)之子克蒙(Cimon)击败波斯军于小亚细亚南岸潘菲利亚(Pamphylia)的欧律墨冬河(Eurymedon)。

⑤ 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围攻并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的塞斯托斯要塞(Sestos)。

作过这样的诺言，他说他今后想叙述党派斗争① 的原因（vii. 213），在这场争斗中，叛徒厄菲阿尔忒斯被杀害。此事发生于公元前四七六年之后。刻尔赤霍夫承认这种说法，但是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党派斗争的原因早在谋杀之前长期存在的；(141)从若干章节看来，希罗多德把公元前四七九至四七八年以后的一切事件认为不属于他的写作范围内，这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白的。他用下面一句话来说明他略而不述的原因。他说："但是这些事件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因此，看来他的历史一直写到这个时日为止，此后就没有再写下去了。可是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修订和整理工作。他也没有履行有关记述厄菲阿尔忒斯被害事件的诺言，但是他以极相似的而不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两次提到这一事实：即关于在柏特索斯城遭到不利事件威胁时，那里的雅典娜女祭司就容易生起胡子，这一事实是不值得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来叙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两处提到他在《亚述旧闻》(i.106；i.184)所说的话，但是这些"旧闻"均已无法找到。有关这部史书的结尾历来争论颇烈。那么，难道我们可以把附丽于普罗塔息劳斯坟墓的不能令人信服的奇迹上的一桩居鲁士的轶事，看作是这位历史家毕生巨著的结尾部分吗？这涉及一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希罗多德的主要弱点，在于他的喜欢掌故轶事，但希腊文学的艺术手法往往爱用弛缓紧张气氛的事件结尾，而不爱用一种逐渐增强达到高潮的故事结束。

谈到《亚述旧闻》时，有一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亚里

① 这里所说的党派斗争系指雅典内部贵族党与民主党争夺政权的斗争。克蒙（Cimon）站在贵族党一边，厄菲阿尔忒斯（Ephialtes）和伯里斯站在民主党一边。亚里斯多德十分推崇厄菲阿尔忒斯，称他在国家大事上表现得异常大公无私，拒绝被人收买。他在公元前461年左右被刺杀。

斯多德似乎读过这部作品。在他的《博物学》(viii.18)论著中说过："有钩爪子的鸟不会喝水。希罗多德不懂这一点，因此他在叙述尼尼微被围的记事中，他虚构了鹫鹰会喝水的故事。"这一点一定在《亚述旧闻》中可以见到。

这一条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全部作品构思的概略理论，这一理论也可以说明古代一般著作的情况。如果说希罗多德大半生从事于"历史"的创作和叙述，那么他一定掌握了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原始资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部分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假如我们说一个"作家"一次只好利用一份材料，或者决不能改变其原来形式，这种说法是"违反自然的"。有关柏特索斯故事的处理，表明了这一轶事如何在无意中改变了原来形式而插入不同的上下文中。我们现有的这部著作，似乎都是根据作者毕生搜集笔录下来的大量素材写成的；另一方面，全书是个全然的统一体，是由种种不同的股线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终于织成了主线。如果我们为了要证明某些章节是后来的创作，着重指出这是参考后来的史实所作出的结果，那么上述的看法便使我们难于强调这一点了。现在的这部作品是作者晚年的著作，虽然其中大量材料，几乎只字未改地取自抄本；他把这些抄本作为自己的荣耀保留在身边。

看来梅埃尔(Meyer)和布什尔特(Busolt)两人在某一个重要论点上是正确的。他们的观点和马干先生(Mr. Macan)以及其他不少希罗多德研究的权威学者的意见相左——也即是说，他们把《埃及旧闻》的时间推得很晚，把它放在这位历史家从条立爱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而不是把它放在他第一次定居在那儿之前。卷二和其余各卷的写作年代相距较远；这一卷显示了古埃及历史和文化在作者心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在

全卷中不无有迹可寻。由于希罗多德胸无城府，易于轻信，这卷历史也显示了他对希腊宗教所持的态度，较之任何其它部分更为无拘无束。如果这种印象早日形成，那么在他全部作品中一定留下比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更多的迹象。可是，另外一个假设也是十分可能的：他也许利用一部青年的作品，原来他打算把这部作品加以修改。第埃尔斯(Diels)把卷二的特别的调子归因于作者紧密地依赖赫刻提阿斯的结果；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旧闻”只作公开朗读之用，因而不打算经过文字加工后，以永久性的书面形式保存下来，那么，抄袭剽窃一事在古代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

我们对于希罗多德的评价，一般都受到把他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影响。一般说来，我们不是把他和他的先辈和同时代人相比，也不是把他和一般的后继者相比，如果这样做的话，倒也是公平合理的；可是我们把他跟一位较后的才华杰出的作家修西的底斯相比，因此，在宗教问题上，有时我们把他作为朴实的虔诚的典型看待，甚至把他作为一个轻信的典型人物看待。这简直是一种古怪的评价。说实在，他很少对与神有关的问题表示怀疑，但对于人类历史方面的问题，他却经常提出异议。对于一些难于处理的问题，他往往避而不谈；他绝不任意改动神的名称，也绝不重述他称之为“神圣”的故事。他当然是这样做的；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做；吟游诗人或讲故事者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也许会得到“吃一次苦、学一回乖”的教训。希罗多德在宗教上不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没有什么理论可以宣讲；在宗教上，如同在其它知识领域一样，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反复无常，没有定见。但是，在希腊可能没有什么德高望重人士，不会囿于地方礼拜和因袭的一些多神教的牵制。有人称他为一神论者，其

实他决不是个一神论者。但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却含有一神论的意识——主宰着自然力和英雄人物的一个神的力量。希罗多德的这种深长的涵义几乎同埃斯库罗斯的甚至和柏拉图的语言中的含义一样深蕴不露，耐人寻味。

当人们的主要信念仍然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市区，或甚至一个村镇的时候，旅行可以帮助他们突破狭小的生活圈子，扩大视野。不错，一个不受本国多神教信仰束缚的人说：(ii.53)自从荷马与赫西俄德创造希腊神学并给众神命名、职称和形象以来，不止四百多年了。对于公众来说，这句话是令人不安的，但是他只是为了个人兴趣而作出这样的推论，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没有听众在他面前。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他过去对于埃及神学的批评(ii.3)联系起来，即"关于神，一个人和别人知道得一样多"。在他谈论与希腊宗教对立的波斯宗教时，他显然同情波斯宗教："他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设置偶像、庙宇、祭坛的必要——不仅如此，而且，依我看来，他们认为这样做的人都是愚人，因为他们不象希腊人那样把神说成跟人一模一样。希腊人习惯于登上高山之顶、向宙斯祭祀，以为苍穹就是宙斯。"他接着又说，"他们向日、月、地、水、火和风都献祭。"这段话表明：希腊人都是多神论者。希腊的多神教不受地方传说中偶然事件和神人同形同性之说的限制。如果你向希罗多德或普通的希腊俗人追根问底的话，他就立刻会想到在多种多样的自然力和人类历史背后有着一个神，而且，他总会自觉地感到，在风中、水中、阳光里，以及凡能拨动他心弦的事物中，到处有那么一股神的力量——同时找出每一种展现出来的神的力量，随时随地加以崇奉。

我们应该重视上述各段，而对希罗多德用约定俗成的名称把所熟知的希腊的神与许多外国的神等同起来的地方，(如：内

茨——雅典娜；阿莱特——俄莱尼亚；奇姆——潘）或在他祈求“神祇和英雄”切勿见怪的地方(ii.43)，则不必加以重视，这样做是不会失之偏颇的。我们要知道，希罗多德是在涉及赫拉克勒斯生平的真实性，并作出了两个同名同姓的人这样一个结论后，才作出这种祈求的。在这些事例中，他讲的是听众通用的语言，同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从事专业的审慎态度成了他的第二天性。

随着预言、预兆，以及“天意”的流行，情况就不同了。就他个人来说，他对先知深感兴趣，其理由至少有两点。当时人们都想把先知变成传奇中的英雄人物、行吟诗人和游侠骑士。墨兰帕斯①的衣钵传给阿克内尼亚和伊利亚先知，比别的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随军流转，希罗多德提到他们，“可能讲了许多惊人的显示智勇双全的英雄业绩。”(v.72)此外，从他对于柏尼安昔司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深为关注这点来看，希罗多德永远不会忘掉这位先知和爱国志士的，他曾与希罗多德并肩作战，为哈利加纳苏的共同自由而捐躯。

关于神托和朕兆，我们必须经常记起希罗多德反复讲的诫律。他把听到的故事讲出来，但是说什么他决不承认他对之始终信以为真。不少有关战争的神托(卷vii)，虽然给神托的人能够作出技术上的辩解——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神托都是如此——，但是他们还宁愿别人把这些神托忘掉，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至于其余的人，则遵循神意的行动。他们大大地提高了对传说故事的兴趣，希罗多德也从来不低估这一点的。毫无疑问，所有的希腊人在更为严峻的时刻，回忆他们惊人的胜利，也许都会有象

① 墨兰帕斯(Melampus)，著名传说中的先知，他有许多冒险故事。

希罗多德谈到忒弥斯托克利斯在胜利时所表达的那种感情："这不是我们完成的！""神祇和英雄"——这是把所有神的力量概括起来的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跟希罗多德爱用的词"神"或"神的力量"没有两样——"厌恶那个想做欧亚两大洲君主的人，而他又是个不敬神、傲慢的人"。(viii.109) 英国人在听到无敌舰队①被歼灭的消息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想？拿破仑退出莫斯科时，俄罗斯人也会有相同的感想吗？②再说，在论及粉碎泽西克斯舰队的大风暴 (vii.189,191)问题时，希罗多德指出，虽然雅典人实际上祈求的是北风之神——鲍利亚斯，但是风暴并不真的起因于祈祷，他说古波斯僧侣以相反的要求祈祷三天，三天之后，风暴平息。希罗多德的神是"善妒的充满着困扰的"，"会象闪电一样"冲向人类的骄傲——即攻击想跟神颉颃的凡人的罪恶。亚里斯多德，作为一个神学家，解释"妒忌"是与神的观念不一致的，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人应该尽量与神相接近。关于这一点，希罗多德的神似乎降尊屈从，但是神毕竟是世界的道德法庭，而所有的法庭往往惩恶多、奖善少。如果我们引据一些近代历史家有关天意在气候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相类似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样做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神的这些特殊活动，目的在支持他们自己的一伙而进行的。至于神托，希罗多德的信仰，为现代他的权威的翻译者和注释者所赞许，并以充分理由说明皮提阿受了魔鬼的唆使！③

---

① 公元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于英伦海峡，从此英国一跃而成世界头等强国。

② 公元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60万进占莫斯科，九月间进城，发现象一座空城，因而撤退。俄国大将库图索夫乘机反攻，大败法军。

③ 皮提阿(Pythia)，阿波罗神的女祭司。

有个否认希罗多德有诚意的狂妄之徒曾攻击过不同时代的不少知名人物。但不论是克塔西阿斯①、曼涅托②、普鲁塔克③、潘诺夫斯基和塞西等④，都不能使人信服他是欺世盗名的。他自称是叙述传说故事的人，他确实讲述了传说故事；他十分坦率地陈述种种记事，并不断批评自己的材料。他并不想美化过去的成就，把它们大肆渲染，而称之为奇迹，更没有丝毫民族的或地方的偏见。他颂扬自由，对僭主则深恶痛绝。他认为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国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他又认为，要表明由于作者的关系，而把某些僭主加以歪曲的写照，是有困难的。虽然，从大体上来说，他所依据的传说对于僭主是不大公允的。对波斯人，他显然很愿意证明他们不仅勇敢惊人（例如他们在与佩着护身盾的希腊士兵作战时，他们身上不披甲胄），而且也着重指出他们的豪侠、诚实和高度的政治组织。他对于东方人的残虐行为、后宫制度、用鞭挞驱使奴隶和士兵的暴行，以及洗劫城镇等野蛮行动，深为震惊。亚洲人的这些行为与近代土耳其人和在宗教战争中的欧洲人相似。他对科林斯人和忒拜人很苛求，可是他们共同反抗波斯，保卫希腊，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要真正了解他如何公正无私，我们只消暂且看一看他用的语言，正如作家弗劳德⑤和莫特利⑥等所用的普通天主教徒的语言，特

---

① 克塔西阿斯（Ktesias），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御医，以爱奥尼亚语著有《亚述波斯史》十四卷及《印度》一书。

② 曼涅托（Manetho），埃及历史家（公元前？—250），著有《埃及史》。

③ 普鲁塔克（Plutarch），希腊历史家（公元46—120），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 of Greeks and Romans），及《道德杂文集》。

④ 塞西（Sayce，1846—？），近代英国东方学者。

⑤ 弗劳德（Froude，1818—1894），美国历史家。

⑥ 莫特利（Motley，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

别是法国或西班牙天主教徒的语言。

大体上来说，希罗多德的错误都出自他的原始资料。除了一点之外，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力求自己所写的东西接近真实，而不是单凭原始资料。他读过当时几乎所有的希腊文学；他不但引证许多作家，特别是诗人，而且他使用“没有诗人用过的”辞句，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这就意味着他掌握了一切文学知识。出于某种原因，他避免使用他的同行卡戎①和克珊图斯②的作品。除了赫刻提阿斯外，他没有提到过任何其他说书者。他作品中约有十四段提到了墓碑和碑文，虽然他没有连贯地运用它们。他多半依赖于一些见闻广博的人的口头陈述来写出他的古代希腊史和《弥太史》。在未开化的国家里，他大都依靠东方国家的译员的知识和城市中希腊人集居地区中人们的街谈巷议。

在叙述时他经常使用的词语如“据利比亚人说”，“据施勒尼可人说”等，看来目的都是指他在某一个国家内亲自调查的结果，或则指某一个本地人直接的口述。我们见到提及权威人士的地方达四次之多：“我在泰尼所遇见的阿尔基亚斯”，他叙述了自己祖父的历史；亚利亚佩忒斯的管家铁姆尼斯，证实了一些家谱；此外还有在忒拜曾和马东尼同席用膳的俄尔科弥拿斯的德赛端，以及与斯巴达国王达马拉塔斯一起流放梅德斯的雅典的狄开俄斯，他们两人分别证明了两件至少提到马东尼的一批追随者心神不安的故事。一个更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若干家族和各种社团的档案，有时希罗多德也许获得别人的允许去查阅这些真

① 兰姆涉沙喀斯的卡戎(Charon of Lampsacus)，希腊说书者(Logographe)。

② 里底亚的克珊图斯(Xanthus of Lydia)，也是说书者。

实的文件，更可能他经常亲自向握有这些文献的人查询情况，即以德尔福神托一事为例，显然他的大批材料全依据神托的记录，特别是在较早的书籍里。他从阿克墨俄尼德族①、斐拉特族②的传说和可能从波斯将军哈尔帕哥斯③的传说中取得材料。

这些原始资料的缺陷，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写的斯巴达历史中，他对作为一个确定的传说故事人物的莱科勾，知道得很全面，但其它方面则一无所知，直到大约三个世纪后他的史书到了里昂和阿格昔克利斯，一下子成了稗官野史。一些非神话性质的斯巴达传说，也始于此。他的有关雅典的记述的不足处，除了它与其余各部具有共同的传奇故事色彩外，主要由于他在写最后几卷历史时，雅典人正陷入痛定思痛之中。④ 当我们读到有关科林斯人怎样在萨拉米斯逃走，忒拜人的额上怎样刺上国王的花字时，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公元前四三二至四三一年间大风暴的回响。同样，一场更早的激烈的战争结果，使忒弥斯托克利遭到无法申辩的谴责。我们不能否认他曾拯救过希腊，而且在全国人心目中他赫然是当时国内思想最高尚的人物，但是，他最后竟然逃亡波斯！人们可以忘却这桩惹人恼火的事件，但是他的最后叛国行动，使他在全国人民的记忆中蒙上一层阴影。希罗多德撰述他的全部历史过程中，都依赖于迫使忒

---

① 伯里克理斯的母系是阿克墨俄尼德族(Alemæonidæ)。

② 马拉松的常胜将军弥提阿狄斯 (Miltiades) 及其叔父系斐拉特族人(Philaides)。

③ 哈尔帕哥斯(Harpagos)，波斯王居鲁士的将领，曾率军征服过小亚细亚沿海一带的希腊人。

④ 此处指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遭到斯巴达军洗劫，其它地区军事也相继失利，有些盟邦甚至背信弃义，因此雅典人感情受到痛苦的创伤。

弥斯托克利沦为叛徒为止的两大家族。① 一半由于这两大家族的原因，一半由于人民深怀愤激之情的影响，在故事中他被肯定地描绘成一个出身微贱而夤缘成功的典型骗子。后来厄福拉斯(Ephorus)给他恢复了名誉，但厄福拉斯失去公开讲话的权利时，也就没有人再给他平反了。

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记载中的口头报道以外，还有不少纯属口头流传下来的资料，正如柏拉图指出的那样，这些资料比其它的更为生动活泼，因而更有成为只不过是故事的可能性。在希罗多德的作品里到处可以见到这一因素。他的一些历史著作可以称做东方及日耳曼民族的民间传说。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说，波吕克拉提②把他的指环抛到海里，一条鱼把它带了回来。阿迈西斯和兰普昔尼塔斯都是神仙故事中的人物；两段故事是这样讲的——第一段是印丹弗尼斯妻子的谈话，谈到她宁要无法代替的兄弟，而不要可以代替的儿子(iii.119)；第二段的内容是，永生的希波克莱第斯以其杰出的才能和高贵的门第而获得了新娘，但是在他双脚朝天地乱舞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爱人，当他双脚在空中飞舞之时，他说："对希波克莱第斯来说都是一样！"这两篇东西已在印度文学中广为流传。③ 梭伦不可能遇见克里萨斯，因为两人的日期不符④。梭伦不可能说出象希

① 两大家族指的是阿里斯忒第斯(Aristidis)及克萨第帕斯(Xanthippus)。

② 波吕克拉提(Polycrates)系萨摩斯岛(Samos)僭主，传说他想卜测自己的运气，把一只金戒指投入海中，但是这只象征幸运和成功的戒指，没有沉入海底，过了一些时候，一个渔夫给波吕克拉提送来一条大鱼，仆人将大鱼剖开，发现鱼腹中有那只投入海中的金戒指。

③ 见Macan's Edition, App.xiv。

④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他死于公元前560年与559年之间。波斯王居鲁士灭丽蒂亚于公元前546年，因之，梭伦可能没有见过克里萨斯(Croesus)。

罗多德对他说的那样伟大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部分来自阿耳戈斯的传说，部分来自德尔福的传说，而这些传说都是环绕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墓碑文产生的。传说中有关引诱泽西克斯走上毁灭之途的梦想，需要更多的个人的证词加以证实。再如，七位波斯人有关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论争，对每一个信奉政体的人来说，未免说得过头了一点，难以相信，虽然希罗多德以自己的名誉保证这些论争的可靠。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麦斯把此事追究到普罗塔哥拉①的杜撰的对话，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拒斥一些很不可能的传说，同时接受一些可能是真实的而毫无实证的东西，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希罗多德大部分历史与纯粹民间创作小说，在不同程度上混在一起；古代外国历史也几乎都是这样的混淆不清的，例如马拉松之战以前的希腊历史很难理解，马拉松之战以后的部分历史也决不是不可改观的。说实在，希罗多德犯了一点个人不自觉的故弄玄虚之病，他在文中的转折之处，他用一组"旧闻"配合另一组的手法，纯属文体问题。他把内容转述到利比亚"旧闻"时说，亚利安第斯的远征军的矛头真的指向全利比亚(iv.167)。其实这么认为是没有理由的。他介绍他的雅典史时说，克里萨斯指望在希腊人中间获得同盟，发现希腊有两个突出的城邦——斯巴达，多里斯人的首领，雅典，爱奥尼亚人的首领，但雅典一时尚慑于庇西特拉图铁蹄之下。这位僭主没有压垮雅典，也许因为当时他尚未掌握君主权力；雅典是爱奥尼亚的一个三等国。希罗多德在安排这些叙述的转折处及为了穿插轶事而找主题时(例如当他提出基龙·伯里克理斯一句名言"一年之计在于春"时)，他并不想使自己囿于所得的结

①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411)是伯里克理斯、苏格拉底同时代人，希腊最著名的诡辩家。

论。正如普鲁塔克严肃地指出的那样，希罗多德在注意这几方面的正确性上，"与希波克莱第斯不相上下"。至于其它部分，他的历史性缺点是他的取材的必然结果——若干史实的真正不可靠的原因，不在于这样那样的谬误或不确凿，更不在于他的故意杜撰，而主要的在于他以别人的回忆，不自觉地把过去的事实作出浪漫主义的幻想，并把所有的历史解释成一切都是神意活动的结果。

他对自己的著述宗旨非常忠诚——"人类的丰功伟绩决不应该忘掉，希腊人和未开化民族的惊人的创作成果也不应埋没其名。"普鲁塔克——因为《论希罗多德的居心不良》一文确系出于普鲁塔克之手并不仅仅由于忒拜的关系，对希罗多德责备求全。普鲁塔克认为，希罗多德所论述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英雄人物和哲人先知层出不穷的时代，在写作箴言和具有机智敏捷的答辩才能方面，他们都有惊人的本领，而他以景仰和谦逊的热情，深入洞悉他们的丰功伟绩。普鲁塔克对他们比较平庸的一面深为痛恨，并加以拒斥；他也不能容忍希罗多德那种容忍、爱闲聊的现实主义，然而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忠信可靠的力量所在，再加上他那种悲天悯人的领悟能力和广博的同情心——也就是这种洞察真实人心的方法、权衡人们得失成败的方法，使得精心研究希罗多德的评论家断言："在希腊，没有一个作家能象希罗多德那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大和在世的以及永生的男女人数如此之多。"并把希罗多德和荷马相提并论，把他的著作"确定不移地"列于欧洲散文文学之源头。

第 七 章

哲学和政论文献——至苏格拉底之死时为止

早 期 的 哲 学

从历史遽然转到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我们只不过是从爱奥尼亚的一种历史形式转到另一种历史形式方面去，同时还有大量的希腊文献，涉及其它一些科目，如科学、医学、地理的发现、绘画、雕刻、政治和商业等；这一切都是希腊人呕心沥血的创造，可以这么说，除了雕刻和商业之外，著名的作家都怀着崇敬甚至热情对待这类创作。但是，由于本书在计划中对这些科目不得不加以割爱，因此就狭义地了解文学的绝对必要性而论，我们只能谈谈哲学。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弥利都的哲学，在那里艾克萨弥亚斯的儿子塔勒斯①——这是加利亚的名字——寻求"万物之始"学说，或世界起源的学说，作为他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他不顾神话和宇宙开辟说，悉心探求原始的物质——他发现的所谓"水份"。他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得②提出宇宙的根源是"无极"，即无限的无以名之的物质，一切名定的物质都从无限的无定名的分质，经过"分离"而产生的。这就是"神"，万物以神的规律从无限中产生出来，而又消灭复归于无限，由于它们的"不义行为"——即

指它们彼此侵犯自身存在的范围，因而受到应有的“惩处”。第三个弥利都人：阿那克西墨涅斯③企图阐明阿那克西曼得学说中模糊的地方，他指出“无极”实际上是“大气”，而万物由“分离”而产生的过程，是由于温度变化造成的凝集结果。这个学派的统一性见于他们在回答下列问题中所持的共同观点——“世界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他们采取了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万物有生论”，④例如把“空气”与“精神”说成是同一的。这一学派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花了不少力气，直到公元前四九四年，随着城邦的毁灭而中止⑤，但是，这一学说始终成为后来哲学的源泉和促进因素。

在精神上与上述哲学完全对立的是，西方的伟大的“宗教会社”。这个会社是由公元前五三〇年在流放中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毕达哥拉斯一手创立的。会社的宗旨是，一方面进行宗教改革，这与诗人的神学及当地的崇拜偶像是敌对的；另一方面进行道德改革，反对当时放纵的生活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状况；此外，政治上进行复古运动，旨在维护岌岌可危的贵族政治，在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方兴未艾之时，这种贵族政治已处在消亡边缘。这一宗派在其创始者在世期间，由于宣扬极端迷信及犯了当代的滔

---

① 塔勒斯（Thales，公元前640?—546)，希腊哲学家，艾克萨弥亚斯(Examias)之子。

② 阿那克西曼得（Anaximand r，公元前611?—547)，希腊哲学家及天文学家。他所发现的所谓“无极”，意指无涯际，此宇宙元素化生万物，于境则无限，于时则无穷，其自身必无涯际，且无分量可得而测，无以名之，称为“无极”。

③ 阿那克西墨涅斯(Anaximenes)，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得的门徒。

④ “万物有生论”(hylozoism)，即指生命与物质不可分离的学说。

⑤ 公元前494年波斯军入侵，焚毁弥利都，使之成为焦土。

天罪行——即灭亡锡巴里斯一事——，无法成为伟大的教派①。后来，它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弥利都的学说由行吟诗人克塞诺芬尼广泛传播全希腊。作为一个行吟诗人，他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立足于诗的宗教中心堡垒之中。克塞诺芬尼从这一有利的地位出发，痛斥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谎言"，并大肆宣扬他的不妥协的形而上学的一神教。根据他的观点，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神并不具人形，没有什么才能，但广大无边，永不改变，无所不在，他的一切是有意识的。他是"个别"和"整体"的统一体。说真的，他也许就是阿那克西曼得所说的那种不动不变的广大无边的典型，他极象是一个帕墨尼得斯②派，因此传说中往往把塞克诺芬尼说成是这位哲学家的老师，和埃利亚学派③的创始人。

离弥利都不远的以弗所，也就在阿那克西墨涅斯的下一代，弥利都人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完全新的解答，这一解答是以异常的夸耀和傲慢作出的，同时并显示着一种才智横溢的特性。赫拉克利图斯④说："万物都在运动中，物无常住"，"一切都在流转

---

① 公元前530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从萨摩斯移居意大利的克罗同(Croton)，创建"毕达哥拉斯教会"(Pythagorean Brotherhood)，教徒均为贵族。该会目的在进行社会的道德改革，力主自我克制和戒绝肉食。毕达哥拉斯在克罗同得势的时候，克罗同与锡巴里斯(Sybarius)发生战事，毕达哥拉斯主张灭亡锡巴里斯，结果锡巴里斯战败，被克罗同灭亡。

② 帕墨尼得斯(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首创"存在"并无"非存在"之说。

③ 埃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公元前六世纪后叶创于意大利埃利亚(Elea)的哲学流派。据说帕墨尼得斯与芝诺是该派的创始人。

④ 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不息。"也就是这种"流动不息"的定律，成为世界存在的真谛，即万物的始基：它不是一种任意选定的物质，而是万物变化的过程，赫拉克利图斯把它称作"燃烧"。他能写得一手十分生动的神谕式的散文，他的晦涩，部分由于他缺乏哲学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再加上他有天赋的先知般的表达热情，因之他的文字令人更难理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书籍尚未广为流通之前，做教师的只有求助于记忆。他象塞克诺芬尼和帕墨尼得斯一样，都用韵文写作，或者象赫拉克利图斯和德谟克利特一样，用格言体写作。变化的过程是双重的——"上升"和"下降"，但其本身永恒不变，此中有一条规律：命运决定因果；公正的赏罚，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如阿那西克曼得所说那样，"过错"产生主因，在于把只在"变化"和"流逝"中的某些事物自信为确已"存在"的东西，也在于把一些只是从某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事物硬认为事物的本身。赫拉克利图斯是怀着双重自豪说这些话的——一方面他仿佛是找到真理的人一样自豪，另一方面他俨然如贵族一样，很可能如同尼采一样瞧不起"店主、懦夫、基督教徒、妇女、英国人和其他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弥利都人都是卑鄙龌龊的，甚至对自己的同胞和整个人类均作如是观。他对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赫刻揌阿斯和赫西俄德均不屑置齿，他把他们一伙当作"博学不能教人以智慧"这一真理的典范。

埃利亚的帕墨尼得斯回答了赫拉克利图斯。他认为赫拉克利图斯所说的"流动"问题是不难加以解答的，万物除了变化和中止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了，但是他要知道的是，"什么叫做存在着的事物"——在这意义上说，譬如二乘二等于四，这是绝对的、永恒的，尽管帕墨尼得斯不承认我们的抽象与具体之间普通的区别。

"存在"是实在的;"不存在" οὐκ ἔστι 是不实在的。因此没有"变化"和"中止",因为"变化"也许是从"不存在"到"存在"的过程,"不存在"是没有的。同样,没有空虚的空间;因此也没有"运动"。同时,也只有"一物"的存在,如果有更多的话,他们之间也许就有"不存在"了。他接着又说明"一物"是天体的、无垠的,当然也是神圣的。它是物质,固体的东西;同时也是思维,因为思维与物质是同一的。

我们知道,世界里显然存在着许多东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帕墨尼得斯明确地回答说:这只是假象而已,印度人称作虚幻(maya)。那么怎样会产生这种假象呢?不变的"一"怎样会欺骗人呢?谁会受到欺骗呢?他并没有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纵然他在他的诗的第二部分(见77页)给我们指出"虚妄之道"①,说明在对它的信仰中幻象如何产生,以及必然会涉及什么样的矛盾。这最后一条思维的线索为他的弟子芝诺所遵循,他发展了矛盾法和涉及时间、空间和数的概念的内在矛盾。他认为,如果"一"的学说是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就绝不可能坚信事物的"多样性"了。

希腊思辨哲学由此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两种多少一贯的思维方法,导致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是帕墨尼得斯的不变的"存在"论,另一方面是赫拉克利图斯的无限的"变化"论。困难的问题首先出现在墨利苏斯身上,墨利苏斯是萨摩斯岛的海军大将,曾击败伯里克理斯,他试图把"一"成为弥利都的"一切"的"始基",但无成效,我们不可能发展一个纯思维

① 帕墨尼得斯的一部哲理诗《论自然》分两部,第一部阐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名为《真理之道》,后一部叙述当时流传的种种谬论,名为《虚幻之道》。

的论据，用以解释世界的一切事实。墨利苏斯以后这种观点的分裂更为显著。一方面，毕达哥拉斯信徒以赫拉克利图斯为出发点，开始在“流动”的不能改变的定律中寻求“真实”，即永恒的事物，也就是说，在比例中，在“数”的永不改变的事实中去找“真实”的东西。拿几何学来说，几何学是“真理”，属于这一“真理”的一些正方形、圆形或三角形的物体，都是不完全的一时的实例；和谐规律是音乐的“真理”；抽象的天文学是星辰移动的“真理”。因此，在“数”中我们可以找到世界的真谛，即“一”，永恒不变的“一”，从一切产生的“一”。这一论点会相当满足帕墨尼得斯的要求。

“存在”一说随后产生了三种重要的体系。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亚克来格斯的恩拍多克利认为，世界的存在并不是由单一的，而是由四个原始的“事物的根源”——土地、水、火和气形成的，而空旷的空间则环绕在它们周围。这四个“根”本身是不变的物质，但由于非物质的力量推动它们，跟它们混合在一起，它们就会起变化。他把这些非物质的力量分别称为“爱”、“恨”、“吸引力”和“抗拒力”。这一点也许是他对于哲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克拉左门那城的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久住在雅典的哲学家。他作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宇宙中有无数的原始和永恒的“事物”或“种子”，这些“事物”或“种子”的聚合或分离，造成世界的物质。他所指的这些“事物”或“种子”，类似近代化学的元素，在这类元素之中，有一个“心智”，即“宇宙理性”(Noös)，跟其它一样，它也是一个“事物”，但更微妙、更精细，自身能够运动，它在世界各个组成部分中发生作用，正如我们感觉到它在我们身体中发生作用一样。它“来安排”一切——“万物”。阿那克萨哥拉

把太阳和月亮看作以石土构成的球体，太阳的白热是由于它自身运转的速度产生的，日月的体积庞大，太阳或许跟伯罗奔尼撒一样大小！此外，他还对日蚀和月蚀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此时期出现的另一种解释宇宙的理论是原子学说。这一学说似乎并不是起源于科学的探索，而是一种根据帕墨尼得斯原理进行抽象推理的结果。一件东西是一个固体，凡不是固体的东西就是无物，我们不止有一个永恒的固体，而且有无数的永恒的固体，这些固体小得不能再分割——这就叫做原子（Atomoi)（不可分割的东西）。帕墨尼得斯反对空虚的空间论说，为人所否定，他主张存在的物体是圆的、静止的一说，也不能为人所承认。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万物有无数不同的形状，始终在运动着的。形状、体积和运动是事物固有的特性，这些性质是“自然本质”。此外，一切都是因袭的或派生的。这个学说原为阿布德拉的琉喀浦斯所倡导，但为他的得意门生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发扬光大。

雅典时期的哲学

恩拍多克利约卒于公元前四三〇年，阿那克萨哥拉则于公元前四三二年被流放他乡。在此期间，反对宇宙推理的复古运动方兴未艾，探索较不重大的真理，而不再对一些重大的真理作徒劳无益的思辨之时业已到来。第五世纪专门从事于各种科学部门的研究——如天文学、数学、历史、医学和动物学等也已开始扎实地进行。

这种趋势受到大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推动。当时的波斯战争巩固了希腊人民的自由权利，激发了共同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而

使全国的军事、社会和智力各个方面久被抑制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大城市相继出现。雅典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从原来的二万增至约十万,财富增加得更迅速,金融机构日益发展扩充,商业企业规模更大,雇用了大批自由工人和奴隶。不同城市之间交往频繁;外国侨民在雅典和其它先进城市里,均获得法律的保护,而且赋税并不很重。地方保护关税实际上均已取消;雅典在比雷埃夫斯地区的一般关税对进出口货物仅值百抽一。密卡勒之役①以后的一个时期,和别的时期比较起来,是一个较久的和平时期。举国上下因而对自己国家,对进步和民主,怀着深厚的信念。一个主要结果是经济运动的掀起,这一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较多的雅典历史,以及自由工人通过政治上的优势,如何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另一个结果是,人民群众要求大量的精神食粮,随即是大量作品,以迎合广大群众需求的形式应运而生。

无论在什么时候,希腊人总是敏锐地感到一个人必须有的道德品质价值和智慧或技能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些价值呢?如果你思想不纯,那么有了一个Hagnistês,就可以使你净化;有了一个Andrapodistês就会把你变成一个奴隶。难道真的还有一种能使你变得聪明的诡辩学家吗?诡辩学家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而产生,他们品性不同,对“智慧”的看法也迥异。他们中有些人不愿意别人称他们为Sophistês,因为有了这个称号,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太多了。有些人认为“智慧”是可以教的,但德行

① 公元前479年,希腊与波斯发生海战,斯巴达王利俄提喀达斯(Leotychidas)和雅典人克萨提柏斯(Xantippus)指挥希腊舰队,进袭集结在密卡勒海角(Mykale)的波斯舰队残余,把它们全部焚毁,获得大捷。

则不能："德行只能从实践中学会"。高吉阿斯怀疑自己是否胜任教人，他只自称为"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普罗塔哥拉①大胆地接受了这个名称，自认善于教授社会道德，宣讲"启蒙"时期特有的学说：即邪恶源于无知，教育培养德行。这些诡辩学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与其说由于他们的著作等身，还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处世行事和巨大影响，就是他们的著作现已几乎完全湮灭了。现在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敌手那里知道有关他们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从阿里斯托芬和一辈不学无术的人那里；另一方面从四世纪的传说中，因为无论在政治上或哲学上说，四世纪与五世纪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我们有一些有关柏拉图评价伯里克理斯时代诡辩学家的记载，那么这也许会象罗斯金②对米尔③和科巴登④的看法一样。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记载。柏拉图没有写过历史，他写过一种特殊形式的戏剧性的作品，在他这类似小说的作品里，所有男演员都首先是历史人物，其次才是主人公苏格拉底的一些同时代人。当柏拉图真想刻划当代人物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最细致而实在的讽刺，如在《普罗塔哥拉》中那样。但他的思想往往跟同时代格格不入。三七〇——三六〇年间有些修辞家使他很

---

①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411），伯里克理斯和苏格拉底时代的诡辩学者，他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以授徒致富。

②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批评家。

③ 詹姆士·米尔（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是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

④ 理查·科巴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政治家，以反对"谷物条例"著名。

不高兴，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了莱什阿斯。①同时，他还想驳倒所有哲学界的敌手，结果安提斯忒涅斯②专事散播的奇谈怪论，以及阿里斯提浦斯③倡说的所谓继承古代普罗塔哥拉衣钵的虚无主义思想，都一个个地垮台。

从上述许多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被攻击的学说的创始人是哪一个。有时看来，这一学说好象是柏拉图的创造。譬如说，如果柏拉图想说明道德是有理性基础的，或想说明坏人终究不会获得幸福的道理，他一定会搞出几个持有相反意见的人进行辩论。如果他要象辩论者经常做的那样，认为相反的意见能坚持到底的话，可能会更合乎逻辑性，那么他采用唯一的方法是：让他的傀儡以轻世玩物的冷漠态度，或以盲目的狂热情绪，走向极端，搞得思想混乱，茫无所措。那么谁去当傀儡呢？有可能的话，总有人去当的，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很显著地相悖，他的所谓信条可以认为含有某种低劣情趣的东西，这种低劣情趣是必须加以辩护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卷一中，考尔塞顿人特拉什马克④出面

---

① 莱什阿斯（Lysias，公元前450?—380?），雅典赫赫有名的诡辩家和修辞家，曾写过四百多篇演说词，现存的只有三十多篇，半数以上均残缺不全。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屈死之后写了对话《斐德若篇》，其中攻击对象就是莱什阿斯。

② 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es，约公元前444—371），雅典哲学家，犬儒学派（Cynic school）的始祖，原是当时的一位诡辩家和修辞家高吉阿斯的学生，后投苏格拉底门下，极力反对柏拉图。

③ 阿里斯提浦斯（Aristippus，公元前435?—356?），希腊哲学家，北非古城首府库瑞涅（Cyrene）人，他所开创的库瑞涅学派（Cyrenaic school）提倡快乐主义，他和安提斯忒涅斯一样，专研"德行"问题，主张生活美好，而不必寻求知识。

④ 考尔塞顿人特拉什马克（Thrasymakhus of Chilcon），雅典诡辩家和修辞家。

为不公正的行为作辩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弱者用来麻痹强者的工具，导致他们无法自由行动。这样一位可尊敬的民主教授竟持有这样的见解：在政治上他同情中产阶级，在公元前四一一年他大声疾呼地为中庸之道辩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异乎寻常地攻击当时用不正当手段获得成功的典型人物——马其顿王阿喀劳斯①。他是一位易动感情的演说家，在现存的一篇残篇里，他说不义之人获得成功，足以使人怀疑神的存在。实际上，柏拉图所虚构的故事完全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无怪他会使傀儡在开始行动前就忍不住气。

这个主要罪名使特拉什马克成为典型的"腐败而贪婪成性的诡辩家"；另外一桩罪恶是，作为一个职业的修辞家，他拒绝作无偿的讲演，而且公然拒绝对苏格拉底和他的年轻朋友讲演——众所周知，他们的目的是想驳倒他的言论。

阿里斯托芬谈论诡辩家的话，当然全属冷嘲热讽，幸而他也攻击过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懂得他的指责的作用。苏格拉底的弟子是给我们提供资料的主要人物。他们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些他们对自己伟大的信条——即正直人士往往为罪恶的人世所坑害的典型事例——大加渲染的话：谁都不去接近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亲自告诉我们：诡辩家的哲学经不住他的批评，正如菲狄亚斯(Pheidias)的雕刻和伯里克司的政治才能，也同样受不住这样的批评。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跟苏格拉底相比起来，他们也许太平凡；在他的眼里，他们真正的缺点在于他们共有相同的精神——即在雅典伟大的初期那种开明、进步、民

① 阿喀劳斯(Archelâus)，马其顿王潘梯凯斯(Perdiceas)之子，为了篡夺王位，他先后谋杀了他的叔父、堂兄弟和异母兄弟。他就位后建筑城市，开通道路，并奖励农业和艺术的发展，后为人暗杀。

主和过于自信的精神。

他们主要的使命是教育别人，他们帮助希腊人清理自己的思想，杜绝谬妄的神话和未经证实的宇宙开辟说，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有益的途径上去。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为赫赫有名的富有独创力的思想家：高吉阿斯使埃利亚主义陷于荒谬妄诞；普罗塔哥拉力挽狂澜，用知识的相对论澄清时弊。我们所了解到的许多诡辩家，主要是从希波克拉特①的著作中得来的，因为当时的诡辩家心目中的"智慧"，是指对自然的知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当时各门科学取得一定的进展中获知的，特别是医学、天文学、几何学和机械学。从科斯、阿布德拉和塞拉库萨各地，我们可以了解有关它们的情况。雅典是一个唯一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资料的城邦，但是当时雅典考虑较多的另外一些事情——有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普罗塔哥拉给民主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思想基础。他认为人类多数具有正义感和羞耻之心——野兽则例外，野兽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不是智力，而是这两种品质，才是社会道德的根本。高吉阿斯的学生阿尔喀达马斯②在实际政治上首倡废止奴隶制；在理论上，当然也有不少人附和这一主张的。诡辩家安提丰③可能是唯一说明诡辩家意见的人，他认为"妻子是一个人的第二个自我"，有过于朋友的作用。

①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6)，希腊名医。

② 阿尔喀达马斯(Alkidamas)，力言神创造一切皆平等，自然决不容许任何人当奴隶。其他诡辩家也都认为奴隶统治是违背自然，妨碍自然的，因此是非正义的。

③ 安提丰(Antiphon，公元前480—411)，希腊第一流诡辩家。在雅典寡头党人中，他拥有极大的势力。提倡自然法，反对法律和习惯，主张人人平等，顺乎自然。

在历史上，希庇阿斯①发表了奥林比亚大会胜利者名单，给全民年代表奠定了编写体系。普洛狄枯斯②主张正确地辨别同义词，普罗塔哥拉宣称：语言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是随着人类习惯和变态而发展的，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两人给全部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至于一般的道德问题，实质上，大多数诡辩家如希庇阿斯以及普洛狄枯斯等都是道德说教者；其他如高吉阿斯则是纯粹的艺术家。整个运动是道德运动，同时也是智力运动，根本不象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那样驳杂和紊乱，而是主旨鲜明，条理分明。就诡辩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目的在教育人民，而且他们身体力行，真的这样做了。公元前四世纪的普通希腊人的特点，他的美德、正义感、勇敢和道德理想，发展到了几乎如公元前五世纪有真才实学有影响的人们所有的水平，而且还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在一千年以内任何地方人民的思想水平。诡辩家毕竟是伯里克理斯时代精神和智慧的代表人物，让诽谤他们的那些人重新创造这样一个时代吧！

应 时 之 作

我们既不可能从高吉阿斯词藻华丽的创作中，也不可能在提西阿斯(Teisias)的修辞术里，去找到雅典散文文学真正的起源，而亚里斯多德则相当机械地在提西阿斯的修辞术里追根溯源。我们只能从雅典的政治演说和小册子里找到散文的渊源。如

---

① 希庇阿斯(Hippias)，诡辩家，以教辩论为职业。他和安提丰一样，提倡自然法学说，反对现行法，柏拉图著有《希庇阿斯》对话大小两篇，大篇纵论美，小篇谈恶起于无知。

② 普洛狄枯斯(P.odicus)，希腊诡辩家，苏格拉底同时代人。

果我们想找一个明确的日期并断定其为雅典散文滥觞的年代，那么我们不妨以公元前四五四年德洛联邦政府金库迁移这一最特出的历史事件发生之时为起点，因为这件大事不仅使雅典成为金库、造币厂、最高法院的所在地，而且也一跃而成东希腊的法律和商业的中心①。这一变动给雅典带来很多法律和司法工作要做，使那里一些能说善道的人事务繁多，异常忙碌，同时，也使帝国各地有才干的人纷至沓来，云集首府，雅典方言从此获得了一种头等重要的国际性的稳定地位。雅典帝国在鼎盛时代专心治理国家大事，很少有时间进行文艺创作，只有让其从属盟邦把全副精力放在文学方面，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得不到合法的出路。

喀俄斯岛的伊安②（公元前490—423年）便是一个例子。他是个贵族，喀蒙和斯巴达王阿尔基达麦斯的朋友，公元前四七〇年他也许参加过联军在菲伊翁之战。他一生除了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外，其它方面他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在雅典他从事戏剧写作，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可以对雅典听众公开热烈地赞扬斯巴达，而竟然没有遭到任何不愉快的后果，这件事是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的（见残篇 63 ）。他写过一部《喀俄斯创建史》*，和若干有关毕达哥拉斯派哲学的著述。最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他的一部《回忆录》，在书中他以坦率、流畅的笔调，叙述各式各样的外国知名人士到他故乡访问的实况。有关索福克勒斯的一篇较长的

① 公元前454年，埃及发生当地居民反抗波斯统治者的起义运动，雅典干预其事，派精锐舰队帮助起义群众。这支舰队在尼罗河三角洲几乎全被毁灭。事后，雅典怕波斯再兴兵进扰，乃将在德洛的联邦政府金库迁往雅典。

② 伊安（Ion），希腊的职业诵诗人，曾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为友，他除了写历史科学和回忆录外，又写过悲剧、喜剧和酒神颂。

残卷是颇饶兴味的，虽然他目的在描述当代的机智和雅致，总的来说，这与伊丽莎白时代朝廷中的打诨插科一样，不大迎合我们的口味。

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图斯① 与众绝然不同，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但其不足处则在于他对任何涉及帝国的事，都表示深恶痛绝。他象伊索克拉特② 在他的《庆会词》中所答复的那个不满意政治现状的岛民一样，是个寡头和自觉主义者（Particularist）、贵族和贵族家属的代表人物，这些贵族和贵族家属由于雅典得势，丧失了权势和财产，因之对他们来说，民主和帝国同样是被强烈诅咒的对象。然而，他象别人一样到了雅典，正如讽刺家赫革蒙所说那样，象“很多塔索斯人”一样，他们

“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披着一头短发，
　不登大雅，
贫困逼使他们乘船背着小包，
　航行到雅典，讲授蹩脚的诗篇。”

斯忒辛布洛图斯作为一个诡辩家来说，他在雅典教人修辞术相当成功；他著有论荷马和当时政治的文学作品，后来，他竟然心血来潮，写出了一部诽谤别人的精心杰作：《论忒弥斯托克利、修西的底斯和伯里克理斯》。忒弥斯托克利和伯里克理斯都是他心目中的两大“恶魔”；伯里克理斯的政敌墨勒西亚斯之

① 斯忒辛布洛图斯（Stesimbrotus of Thasos），雅典时期有名的诵诗人。

② 伊索克拉特（Isocrates，公元前436—338），雅典修辞学家和诡辩家。他的《庆会词》（Panegyricus）是一篇最美丽的演说词，他赞美雅典，力主雅典在全希腊反波斯战争中充当领袖。

子①，被放逐出去，或许与喀蒙一样获得宽大处理。喀蒙"虽然是个乡下佬，不懂科学和艺技，但他至少还不至于成为一个修辞家，至少他还有一点起码的正直品德，他可能是一个伯罗奔尼撒人吧！"如果斯忒辛布洛图斯不是个臭名昭著的说谎者，人们也许会很同情他的，但是，事实上唯一能使人对他表示一点好感的，就是他还不至于兼备恶行和伪善。他的《论秘密宗教仪式》一书目的在抨击宗教仪式。秘密宗教仪式纯属雅典人特有的东西，正如伊索克拉特指出那样，雅典人出于宽大才容许别的希腊人参加这类仪式；如果斯忒辛布洛图斯要赞扬他们，那么他就会自欺欺人，证明自己的见解全无根据。他是一个不肯让步的信奉教皇极权论者的吹鼓手，在他同时代人中间，他是以现代人的面目出现的；他又是一个出身高贵、有能力、有学问的人，由于在政治上遭到摈斥，无法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一位"老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在一般政治观点上与斯忒辛布洛图斯有些相似，但在精神上则不完全相同，他对雅典宪法作了无法估价的研究，幸运地由出版商把它当作是色诺芬的著作保存了下来。但是，这部作品不但不象色诺芬的文体和思想方法，而且显然是属于西西里大败仗②以前的第一雅典帝国的作品。事实上，这是一份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最早的雅典的散文，几乎

① 墨勒西亚斯之子(the son of Melêsias)指的是修西的底斯，不可与俄罗努斯(Olonus)之子历史家修西的底斯相混同。他继喀蒙之后为贵族党领袖。

② 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国势强盛，组织德洛联盟，成为海上帝国。在伯里克理斯时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达于极点，历史上称为第一雅典帝国。公元前41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派遣巨大舰队，远征西西里，结果完全失败。全军四万人，潜逃生还者只有数十人，其余不是阵亡，即是沦为奴隶，雅典从此一蹶不振，史称为西西里的大败仗。

代表了在雅典文学受到高吉阿斯之流修辞家影响以前的唯一的实用文体。文体通俗、简洁、生动，运用谈话体的自由的语法，句子往往断断续续，不连贯，人称和名词的数也经常变易。这种文章，跟亚里斯多德作品中某些部分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行文清晰明白，思想表达朴质无华。这位"老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意义，具有明确的概念，认为他和他的朋友是当前"高贵和善良的人"，而广大的群众则都是"卑鄙下贱之辈"。他能明察秋毫，言必有理。"我不喜欢这种宪法，因为实施了这种宪法，必然会使卑贱之辈的地位高过富贵之人。这一点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假如这是出于他们的好意，那么我要表明，他们妥善地保持宪法的精神，在处理一般事务上还不错，但在某些方面，希腊人认为他们最最不知所措。"在宪法的规定中甚至有一种公平的原则；"因为只有人民大众划这些船，而这些船构成了整个帝国。"他们没有听从善良人的忠告——不，简直没有；"第一个卑贱的人起来向议会发表言论。"事实上，"他设法寻找到对他有利同时又对人民大众有利的东西。在人民大众的顾问者看来，'愚昧'加'卑贱'再加'忠实'较之'智慧'加'德行'再加'不忠不义'，更为安全可靠得多。"至于给奴隶和外侨享受过分优厚的自由权利，说真的，你不能动手打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让路；其理由是真正的雅典公民，无论在装束上，或在面貌方面，都无法跟一个奴隶分辨出来，他是怕被人错打啦！

笔者细心浏览过宪法，没有发现一个严重的缺点：事事都安排得那么有条有理——如选举机构、与同盟国的协定，有关喜剧和公共建筑物的法律——，从而保证了人民无限的民主权利。例如，同盟国到雅典进行诉讼的制度订得异常苛刻，有时诉讼当事人要在雅典等待一年之久，才能获准受理案件，此外还规定需付

给陪审团一定的费用！这个办法可使人民密切注视着整个帝国内部事务的动向，并观察到“上等人”不能在任何地方都占上风。同时，也使同盟国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而并不是那些他们在海外见到的代表雅典的海军司令和三层桨座战舰的司令官。这种制度的实施可使帝国增加税收，也就是说，这样可以经常雇用传令官，可以有利于旅店老板、车夫和奴隶出租主的买卖兴隆。假如我们掌握的这些材料达一百页之多，而不是仅仅十三页，那么我们对雅典历史的了解也许比目前更加具体了。

要理解“老寡头政治的执政官”的真实意图何在，确是不容易的。他冷静地谈论革命的前途。革命是不容摘折衷的，要给民主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也是谈何容易，不满于政治现状的人为数究属不多，人民群众也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总的说来，侵略土地是唯一的希望；如果雅典是个岛屿，它是无懈可击的。

这部作品读起来宛如一篇由一个贵族向帝国内的贵族所作的演说词，目的在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前提下保卫雅典。“我们贵族对于你们深表同情，你们的苦难并非由于雅典人处心积虑地进行压迫所造成的，也不是雅典人生来刚愎自用的性格所造成的后果，你们的忧患是民主政治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果有革命的机会，我们当然会揭竿而起，但是，目前来说，进行革命是不理智的。”

僭主克里提阿斯①也写过一部《宪法》；从残篇来判断，他的文体类似这位“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文章。人们常常引据他使

① 克里提阿斯(Critias，公元前460—403)，希腊的寡头党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诡辩学者，诗人，卓越的政论家兼修辞家。

用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字 διαδικάζειν（裁决），在这里可以见到这一字的真实涵义。说真的，这本小册子的精神，对于四〇四年克里提阿斯时期中野心勃勃扰攘不安的奴隶是完全陌生的。①然而同一克里提阿斯曾反对过四一一年革命行动②，他建议召回阿尔西巴德并将佛律尼枯斯的尸首抛出故土。这一史实也许使我们回想起四一七至四一四年间温和而已不太年轻的克里提阿斯，对于这位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日期是穆勒-斯特鲁宾和勃尔克（Müller-Strübing and Bergk）提供的。

在当时其它政论文中有安提丰的《保卫》、克里提阿斯的《名人传》和《政论小册子》，以及忒拉息马科斯的《祖先宪法》的注释和四一一年事变的历史。亚里斯多德根据这些历史大事写作了一部《雅典政制》。在这部著作中，他盛赞忒拉墨尼斯的行动和颇有胆略的理论：即革命的目的要真正恢复德拉科③的法典。这次革命不可能是忒拉墨尼斯自己发动的，因为它对于克里提阿斯和寡头党极端派并未表示特别的敌视。这种写小册子的精神同时也影响了斯巴达放逐国王泡珊尼阿斯，他以《莱科勾④生平》一书攻击吕山德和斯巴达各州的长官。

① 公元前404年克里提阿斯为雅典三十个僭主之一，执政期间实行恐怖政策，雅典流亡的民主党首领塔拉渚布罗（Thrasybullus）组织军队反对他，奴隶也有参加作战的。

② 411年革命行动指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党政变，推翻民主党。寡头党政变后，内部分裂为极端派与温和派，极端派由安提丰、佛律尼枯斯（Phrynichus）领导；温和派由忒拉墨尼斯领导，后佛律尼枯斯被外国刺客刺死。

③ 德拉科（Draco），公元前七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及立法者，草拟了严峻法典。

④ 莱科勾，力主生活俭朴，进行土地改革。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斯巴达大将莱山德（Lysander）带回大批银子，规定希腊各城邦向斯巴达年纳贡金一千塔伦。旧派斯巴达人认为此举违反莱科勾纪律，加以反对。

苏 格 拉 底

公元前四六八——三九九

在公元前五世纪诡辩学者中，有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名副其实的诡辩家。说真的，我们也不应该把他跟任何别的有同一名称的同辈人相提并论。他是个异常超群出众的人，他生活在一个与别人隔绝的世界中，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知识与道德的探索。他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绝大部分富有者乐善好施，饥者则得到同情；而在别的地方，人们对共同生活的社会习惯和感情则不闻不问，冷漠处之。在这种环境孕育下的这位古道热肠的人，成为欢乐的中心；爱开玩笑的人，而且甘作别人嘲笑对象的人。他一本正经地、毫无掩饰地剖析人生，往往使人笑逐颜开。最后他在探索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慷慨激昂的修辞家的生活目的在“使许多人同时勃然大怒”。他具有的这种质朴的天性，促使他提出了许多不寻常的问题，要他迫切地作出解答，同时出于这种天真无邪的童心，他往往独个儿在屋子里做跳舞练习，心里想说什么就侃侃而谈，毫无掩饰。他的外表也与众不同，他长得很粗壮，面露饱经风霜之色，经常赤脚，衣衫褴褛，一双深陷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老爱沉思冥想，有时一连几天缄默无言。一般说来，他是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有时滔滔不绝地进行雄辩，震惊四座；阿尔西巴德称他为一个善于彻底打量别人的人，他能洞察秋毫，察隐见微，令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只感到自己象“奴隶”一样。有时他非常幽默，有时则很严肃，难以捉摸；不过，他总是那么脾气古怪，那么泰然自若。

苏格拉底的出身传为笑谈。据说他是一位接生婆和石匠所

生的儿子。这位石匠显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艺匠，否则，他的妻子不会长期干她这一行的。苏格拉底对自己一份微薄的产业不善经营，乃致家道中落，但是他毫不放在心上。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如果说他曾学过石雕手艺，但他从来没有做过雕刻工作。他平日开馆授徒，从不收学费；说真的，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教的是什么。有钱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有时他收下了，有时则拒不接受，什么理由，谁都不知道。他的妻子克萨提珀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她心灰意懒，他惧内是出名的，在这教育中心地点，他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这政治抱负的温床里，他厌恶政治。他从来没有出外旅行过，又不爱艺术；他很懂得诗歌，但坚持己见，把诗歌当作不加虚饰的散文一样看待。他服过兵役，骁勇善战，虽然他平常有沉醉于空想的习惯，这种空想往往会给他带来一些不愉快的结果。我们起先以为，他晚年常置肉体的苦乐于度外，但是事实证明也未必尽然。这位老年人往往不知道天气是否冷峭异常，也不知道自己吃过早餐没有，他可以通宵纵酒，漫不经心，而在他年轻的时代，他有过一段惊涛骇浪和热情奔放的经历。阿里斯托克森努斯的父亲斯品塔儒斯虽不是他的弟子，但很了解少年时代的苏格拉底。他说苏格拉底是位非常热情的人，勃然大怒起来，难以自制，而且精力充沛，情欲强盛，接着他又说："纵然如此，他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不正当的勾当。"

苏格拉底的正面的学说并不多，他坚持一个似非而可能是的信念：即"知识即德行"。在他之前，欧里庇得斯曾驳斥过这种见解，后来亚里斯多德也加以指责——至少就其一般意义来说，对他进行过驳斥，其实，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一论点含有不寻常的意义。他不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大概他自己也不想在才艺方面

有所造诣。但是，到了晚年，他想学习音乐，他就老老实实地到学校里去，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一个自己既不能解决的、人类也不能解答的问题。他认为他所寻求的伟大真理，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去求得的话，一定到处可以见到的。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只要能自觉地认识到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是什么，那就够了。他接受了他母亲助产职业给他打趣的话，把探究方式，说成是帮助人们从思想的艰苦探索过程中获得真知的方式。

除了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真理的信念之外，苏格拉底又有对时弊痛下针砭的才能。他采用的批评方法，虽然不一定很公正，但是他的意图十分诚恳。他对一些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或世界名人的基本信念和原理进行探索，往往获得深中要害的成效，因为这些人都同意和他当面讨论。当然，这种讨论都只限于口头，当时雅典还没有用书面文章进行批评，苏格拉底还不能写作一篇连贯的论文。他反对书籍，犹如他反对长篇演说一样，他的理由是文字书籍和长篇大论有其流弊和局限，他一下子无法领会文章或讲话的全部内容，而且在一句之后提出问题。

人们永远不能了解苏格拉底，虽然他坚持一个人必须有自知之明，可是他从来没有了解自己。许多不同学派都承认是他的门徒。他的友人墨加拉的欧克利得斯①和伊利斯的斐陀②似乎主要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辩证法——基于埃利亚主义的抽

---

① 欧克利得斯（Euclides of Megara），墨加拉哲学流派创始人。在未与苏格拉底接触前，他是埃利亚学派的门徒，他把埃利亚学说的“存在”与“一”，和苏格拉底学说混合起来。

② 伊利斯的斐陀（Phaedo of Elis），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即以《斐陀》为名，苏格拉底死后，他在伊利斯建立学派。

象逻辑和形而上学。此外还有埃斯安涅斯和阿波罗多洛两人从人的外在的生活中发现了人的本质，犬儒学派创始人安提斯忒涅斯①相信他是信奉苏格拉底的，声称除了德行以外，世界上名誉、财富、友谊以及种种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德行是正确的生活的知识；其它一切知识是没有价值的，不但如此，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另一个门徒喀利涅的阿里斯提浦斯②同样蔑视理论知识，专心寻求正当生活，把寻求片刻快乐认作是正当生活，这种正当生活是在心理学上可能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企图简单地说明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那一方面的学说，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柏拉图一方面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否定的批评，导致晚期学院派哲学的怀疑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他也发展了他的神秘性，这一方面最后为公元四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格拉底容易受到听觉幻想的影响，每当他将做错事的时候，他的耳际往往会响起"神迹"的声音，对他发出警告。③

但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相似之处，基本上在于一个不同点上——即他们对"爱"的概念不同。把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密切连结起来的巨大的链环，是一种热烈的无法得到满足的激情，这种激情，他无以为名。所谓巨大的链环，意思就是说许多禀性不同的人，共同对他表示爱慕与崇拜的真谛所在。伯里克理斯

① 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es），先为高吉阿斯的学生，后从苏格拉底为师。犬儒学派反对一切社会权力，摈弃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以期返回质朴的本质。

② 阿里斯提浦斯（Aristippus），思唯乐学派的创始人，他赞同安提斯忒涅斯只研究德行和最好的生活，排斥探求知识的主张。

③ 苏格拉底相信，他的一切行为，总有一个无形中表示神的意志的声音指导他，他称之为"神迹"（a Divine Sign）。

时代的雅典人都是雅典的"爱人"。苏格拉底热爱他的所谓"真"、"善"、"美"；由于所有爱的广泛的意义，他爱他的弟子和一切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柏拉图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可是苏格拉底也许只略窥其一二而已。人与人之间那种强烈的激动人心的个人的爱，究其根源，是苏格拉底的部分思想。许多现代读者在读过柏拉图的对话集之后，会产生一种冷静的看法，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可能性来看，这种 Erôs (爱)也不至于引起别人对苏格拉底进行诽谤的，甚至在他受审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把它作为口实来攻击他的。以柏拉图的情况来说，这种爱显得有点轻率；当我们看到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友谊"这一高尚的概念实际上是更合乎理性的、更妥当的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时，亚里斯多德的这个概念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

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的成就，实际上不如普罗塔哥拉伟大，也不能与德谟克利特①相比，但是他对后世哲学却有巨大影响，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的回答是，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超群出众的富有灵感的性格。从表面上看来，他与当时存在的社会团体、学术机构概无关系，所以当普罗塔哥拉、伯里克理斯、高吉阿斯相继失败的时候，他仍屹然不动，也没有玷辱声名，这是事实。其次，他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证完成寻求真理的任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他有先知一样的信念，因此感到死得其所而无怨；要想取消他所相信的话，或想要他作出他自己不同

①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被誉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作很多，涉及范围亦广，如哲学、数学、修辞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彻底的认识。他和琉喀珀(Leucppus)开创了原子学说、

意的诺言，都是不可能的。当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是虚构的，但有证据足以证明苏格拉底对生死一直置之度外，或不为生死所困惑这一事实。当时没有宗教迫害，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信仰而殉道，但有关苏格拉底之死，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即他不象宗教的殉道者那样，为想象中的至上荣誉而捐躯，也没有怀有狂热信仰的特别默示。他怀着心平气和的深思熟虑的坚信而死去，他坚信真理比生命更为宝贵，不但真理本身，就是寻求真理虽没有获得成功，也比生命更为宝贵。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审判处死这一点，在古代和现代都已被人大大地议论过。苏格拉底的门徒埃斯喀涅斯和安提斯忒涅斯在文学作品里发泄了他们的愤慨。柏拉图作《苏格拉底的辩护》和《高吉阿斯》；诡辩家莱什阿斯以演说的形式来为苏格拉底辩护；诡辩家波吕克拉忒斯① 胆敢为法庭判决辩护——也许不能作为一篇"谑言"。伊索克拉特在《蒲西里斯》一篇演说里，用带刺的客气话攻击他，色诺芬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以拙劣的和企图令人信服的词语攻击他。

我们要认识的主要一点是，这些控告者不是坏人，所有的法官也未必都是象 M．俄勒留(M. Aurelius) 简单地称做"爬虫"一样的人。当时经常有一批游手好闲的青年追随苏格拉底，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有而又比较放荡不羁的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在"腐蚀"青年：他们认识到他的道德教育的破坏性的一面，而无法掌握他的真正的目的。他的政治影响显然是可怀疑的，他不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他的大弟子卡瑞丰曾随特拉什

---

① 诡辩家波吕克拉忒斯（Polycrates）在苏格拉底审判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为法庭判决作辩护。

布罗斯①在费勒作战；但是他分解并破坏了神圣的民主主义原则以及其它一切习俗。雅典城邦从他两个亲密的门徒克里提阿斯和卡弥德斯血腥统治下才恢复过来，但他的"心腹"阿尔西巴德的叛逆，使该城始终无法恢复元气。人民敏锐地意识到宗教恐怖——为寡头政治的阴谋诡计、宗教的罪行，以及神的复仇搞得十分混乱。

在指控他的人里面②，有一个叫做墨勒图斯的诗人，可能是个狂热者，反对"神迹"之说。他是个懦弱的人，在三十僭主威胁下，执行命令，非法捕人——同一逮捕令，根据苏格拉底门徒的传说，被苏格拉底拒绝执行③。莱康可能是个普通的有相当身份的政治家，苏格拉底自认为是他的朋友，苏格拉底的门徒对他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在群情愤激中，这些人很难给苏格拉底定罪，但安宇图斯支持他们。同一年稍晚的一些时候，墨勒图斯再图告发安多喀得斯④，以不信神问罪，由于这样就反对了安

① 公元前404年冬，雅典流亡民主党人特拉什布罗斯（Thrasybûlus）、安宇图斯（Anytus）和一批流亡者占领接近玻俄提亚边境上的雅典碉堡费勒（Phyle），三十僭主派遣军队封锁该地，时值大雪，不得不撤回雅典。翌年春间，三十僭主又派大军进攻，结果失败，僭主首领克里提阿斯（Critias）战死。

② 当时出面控诉苏格拉底的有墨勒图斯（Melêtus）、安宇图斯（Anytus），和莱康（Lycon）。这批诡辩家敌视他，控诉他的三大罪状是：（1）辱没国神，（2）僭立新神，（3）迷惑青年。

③ 在柏拉图的《辩护》里，苏格拉底说：在寡头政治实行时期，三十僭主把他和另外四个人召回宫，命他们到萨拉米斯岛将黎翁（Leon）捕来处死。四人奉命到该岛把黎翁逮捕归案，苏格拉底拒不同行，独自回家。

④ 安多喀得斯（Andokides）是一位雅典的雄辩家，公元前420年，他被人怀疑亵渎神秘教宗教仪式，公元前415年天神使者赫耳墨斯（Hs mes）石柱像砍掉以后，他被捕入狱。后因告发他人，得免死刑，他自动放逐，直至公元前403年雅典颁布大赦令时，他才回本国。公元前399年，他又被墨勒图斯控以不信神罪，后因他作了一篇《论神秘教宗教仪式》演说词而得开释。

宇图斯，无法获得五分之一的票数。安宇图斯是恢复民主政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也就是这一辈最英勇的战士中的一员。他在费勒放逐时期曾拯救过一位落在他部下手中的残酷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胜利之后，他是大赦首倡者之一，对强占他的被没收财产的人，听之任之，没有追究。

过去安宇图斯和苏格拉底有过交往。他原是个制革匠，一个普普通通的富裕的小商人；但他一心只想到他的独子的前途，因此，除了有求必应之外，他准备为了让他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任何牺牲。他的儿子愿意跟随苏格拉底。他和一群道德品质不大好的贵族青年厮混在一起，不愿继承父业去经商。苏格拉底并没有圆滑地给他辩护。如果苏格拉底率性而行，或则安宇图斯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那么也就罢了，可是事实却是这样，这位年轻人放任自流，养成一种叛逆精神，追求个人的出路。当他的父亲为争取自由而亡命国外的时候，他留在城里和苏格拉底及僭主一起；最后，他沦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酒徒。在这位老商人打回雅典，浴血鏖战于拜里斯巷街头的时候，他心里不免想起了这位面目狰狞如萨蒂尔般的诡辩家，仍在雅典，不论在僭主统治下或在民主政治下，过着幸福的日子，老是那么冷嘲热讽，探索真理，和他的败家子纵论一些模棱两可的主题。其实，也无需有多大的理由可使他相信：危害人心的渊薮就在这里，必需加以根除。苏格拉底之死确是出真正的悲剧。这两位学者都是高尚的人，都愿献身于自己的信仰，但最后获得胜利的，却是那位更高尚更伟大的人。

第 八 章

修 西 的 底 斯

正当希罗多德在雅典所写的史书即将杀青时，希腊开始了一个新的斗争的年代，急切需要有一位历史作家。希罗多德的世界已令人满意地告一段落。波斯被征服了；海上实施了统一的法治，自由和秩序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希罗多德最关心的是自由，其次就是文化的普及，这时他的这一理想也已大规模地实现了：他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那里每一个公民都能读书写字。每一个人都是“聪慧能干”和“乐善爱美”。在这个人民勤劳、生活俭朴的大都市里，诗人学者从来没有象这样荟集一起过，就是在僭主宫廷的强人会聚的压力下，也没有过这样群贤毕至的盛会。一种生根于雅典土壤上的崭新的诗歌出现了，这种新诗是那么不同寻常的真切深刻，那么吸引人，相形之下，别的诗歌就显得象白话一样索然无味。雅典干出了不少的事——如战争、建立组织、进行富有想象的创造——，这个城市现在已成为爱奥尼亚人的首都，雅典成为希腊的救世主，忒拜人甚至这样欢呼：“哦！光辉灿烂的、紫罗兰华饰的诗歌之城，伟大的雅典，希腊的堡垒，神圣的壁垒。”品达的颂词激动了雅典人的心弦，余音缭绕，经久不散，直到公元前四二四年，“紫罗兰华饰”一词依然能使听众肃然起敬，深为动

容，甚至一个外国使节审慎地使用"灿烂"这个形容词时，也能在外交事务上创造奇迹。

这是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些最优秀的人们，对他们赋予人性的城市的深情热爱，跟他对最崇高的目标——自由、法律、理性以及希腊人称颂的"美"——的献身精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城市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城市，他们为她提出了一些过分自负的要求，要求人人为自己的理想或为自己心爱的人向前迈进。伯里克理斯使用了这个词：称他自己是雅典的"爱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比在英文里意义更为深长，更为生动——在伯里克理斯的周围还有一群有同样气质的人物，他们都是这位永生的世界霸主的同心同德的"爱人"。也就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怀着深情把她打扮得富丽堂皇。希腊的其它一些城邦给众神盖了许多雄伟的庙宇，而当时的雅典人则不惜工本地鸠工修建了如雅典卫城正门、船坞、音乐厅等等建筑物，在雅典人心目中，这些建筑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希罗多德对此是否表示同情？谁能理解一个人的感情呢？希罗多德至少不会喜欢那种对愤怒的世界反复提出的基本要求——要求把这个无可匹敌的城邦，作为她同盟国的专制君主，把她视为一个明智的、慈善的僭主，她的唯一职责是保护和领导全希腊抗击野蛮民族。

希罗多德和年轻一代的伯里克理斯一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也即是诡辩派文化的鸿沟。凡听到过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希波克拉特等的人，大都在信仰、志向和兴趣上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一条最重要的共同原则，那就是说，思想必须明晰，理性是掌握解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真正秘诀。在这深受这些大师的思想影响的年轻一代中，有一位反对伯里克理斯派

的年轻人，虽然他非常推重伯里克理斯，而且吸取了他的不少精神；也可能他自认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大爱幻想，敌视朦胧不明，其实他就是这一伙“爱人”中的一员。他把雅典和荷马的迈锡尼或特洛伊相比；他又把他的雅典和过去不文明的雅典相比，旧日的雅典曾击败过波斯人。他把全部的“启蒙运动”精神渗入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他清除了旧时代的伟大留下的微光，发现自己的城邦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最雄伟的，最美好的。他见到了——毫无疑问，所有伯里克理斯派也都看到了——战争临头，这次也许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一定会使雅典霸权如磐石一样稳固起来。战争一开始，修西的底斯就密切注视着战争的每一个动向，对每一个原因进行探源追根的研究，毫不掩饰，也不夸大——做了希罗多德没有做过的或想去做的工作。他的意图是，除了研究这次战争之外，还要做一些能促进战争胜利的事。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同时也是个杰出的军人。他在气质上与伟大的喀蒙和弥提阿狄斯有亲属关系一样，具有色雷斯族血统和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性格。公元前四三〇年的鼠疫几乎彻底粉碎了他的宏大野心，但他是少数幸存者中的一个。① 战争八年之后，他才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公元前四二三年，他被选为副帅，至卡尔息狄斯作战。②卡尔息狄斯邻近他的故土，在那里他有世袭的酋长地位，当时卡尔息狄斯已成为战争的中心地点。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在雅典附属国中威望很高，

---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军队突入阿狄卡，破坏农田，进迫雅典城。从阿狄卡撤退的难民，麇集雅典，由于人口稠密，疫疠流行，全城发生了可怕的鼠疫，居民军队死亡枕藉，结果雅典全部人口丧失三分之一，导致雅典的衰落。

② 公元前423年修西的底斯任副帅，主帅为欧克里斯(Eucles)。

卡尔息狄斯一战，修西的底斯一败涂地，几乎遭到杀身之灾，因为他没有根据地可退却；但是如果他能战败布拉西达斯的话，他会一举名扬全希腊。

谁都不能了解当时的确实情况。安菲波利斯(Amphipoles)和斯脱拉蒙河(the Strymon) 的埃翁(Eêon)这两座城市危如累卵。只要有雅典舰队驻守在那里，就足以保卫这两座城市，但丝毫无损于布拉西达斯。其实，如果修西的底斯能够鼓动色雷斯各部落起而反抗斯巴达人，那么布拉西达斯一定可以被歼灭殆尽。这是安菲波利斯人一直期望的，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如下的事实：布拉西达斯出其不意地在大雪纷飞中开始行动，日夜不停地进军，在严冬黎明之际袭击斯脱拉蒙河上大桥，突然出现于安菲波利斯城下的时候，修西的底斯留在只要半天航程可达的塔索斯地方，这里适处于他的色雷斯势力中心地的对面。当时，他的同僚欧克里斯驻军安菲波利斯，照理说他是可以坚守该城的，可是布拉西达斯派遣间谍潜入城内，向该城守军提出了非常温和的条件，而且城内还有一些反雅典党人。① 因此，从塔索斯派来的七艘战舰，在黄昏时分驶进斯脱拉蒙河时，安菲波利斯已经陷落。修西的底斯坐失良机。他赶到埃翁城，竭力防守该城，仅两次击退布拉西达斯的进攻，别无进展；接下来就是——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是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得知——"我遭逢不幸，在安菲波利斯统率军队以后被逐出国，过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活。"

---

① 布拉西达斯对安菲波利斯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每个市民愿留城内的享有同等政治权利，并保护私人财产；(二)一切要离开城市的人限期五天，以便随身携带他们的财产。

谁能讲清楚这一案件的真相①？我们只知道，雅典对她的将领是十分粗暴无情的，我们也不清楚修西的底斯究竟被定了什么罪名，对他作出了怎样的判处。他可能被流放，也许被判处死刑后潜逃，也很可能因害怕审判而逃之夭夭。我们不知道他究竟逃到哪里去，但据古传记中记载，他隐居在色雷斯的斯堪波特海里，他自己的庄园里，但那里是雅典的领土，不是流放者的去处。战争结束后，他确实回到雅典，他自己说他常与拉栖第梦官吏来往，似乎还参加过曼提涅亚之战②，可能也在塞拉库萨。至于他的死，我们不知其详，他也许死于公元前三九六年埃得纳火山③爆发之前。据说他的坟墓是在基蒙家族墓地，但"左皮儒斯"(Zopyrus)说坟墓上面有一个"雕像"——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标志着坟墓里没有埋葬尸骨。此说由"克拉忒浦斯"(Cratippus)证实，这两人究竟是谁，不必追究了。

如果我们对克拉提浦斯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我们可以给修西的底斯的传记增添许多材料。传统的传记中，有一篇是马西利纳斯(公元五世纪)所作，另一篇是无名氏所作，这两篇传记全是一大堆自相矛盾的传说、猜测和推论。修西的底斯听到希罗多德朗读而悲叹不已，并接受这位老人的祝福。他和一个叫做雷涅斯(Leiness)的色雷斯人结婚后被克利翁放逐国外；他

① 修西的底斯一案由葛洛特(Grote)作了详细报道。葛洛特同意马西利努斯(Marcillinus)认为修西的底斯的控告人是克利翁(Cleon)之说。——原注

② 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与曼提涅亚(Mantinea)发生战争，雅典帮助曼提涅亚，结果斯巴达获胜。曼提涅亚，伊里斯(Elis)以及亚该亚各城邦重与斯巴达联盟，雅典再度孤立。

③ 埃得纳(Etna)火山在西西里东北，有10,754英尺高。

坐在一棵梧桐树下写他的历史；他以高利剥削方式将全部伊齐那人逐出他们的岛屿；有三处谈到他遭人谋杀的传说，但在另一地方则谈到他罹病身亡。哈利加纳苏的狄俄倪索斯①谈了许多关于克拉忒浦斯是修西的底斯的同时代人的话。此说如果属实，传说的可靠性应予恢复，但有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近来对这部《传记》的批评，完全根据有关《赫墨斯 xii》的一篇文章而作出的。在这篇文章里，威拉莫维兹(Wilamowitz)把原有的结构根据一些事实加以压缩。这些事实都是修西的底斯自己偶然提供的，再加上留在雅典的一个"俄洛罗斯之子修西的底斯"的坟墓——这个列在基蒙家族墓地的、位于雅典的赫里麦斯市区的坟墓——的有关材料，于是从这些残篇断简中，重新构成一个自以为可靠的结论——就是说，忒俄佛拉斯图斯②的门徒及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普拉克西方涅斯(Praxiphanes)说过，修西的底斯和一些诗人曾留居马其顿王阿库什劳斯宫廷中。这一论据由修西的底斯自己的话所证实，他提到阿库什劳斯王为了使国家强盛，在组织和筑路两方面，"超过了他的八个先王"。但是从这段话里免不了再得到一个结论。普拉克西方涅斯本人不但说过这番话，而且我们可以找到他的这番话的出处：这段话可在他的《论历史》一书的对话集里找到。这样就不利于一切所说的了。纵然在柏拉图手里，对话的发生地点都公认为没有历史根据的；柏拉图死后，对话全只是虚构的谈话，因此我们筑起的结论，一经建成立即不攻自破了。只有一点尚存留着。

① 狄俄倪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ssus)，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希腊历史家和修辞学家。他的一部名著《罗马史》流传颇广。

② 忒俄佛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289)，亚里斯多德的门徒，逍遥学派，他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哲学、自然史和修辞学等书。

对话在讨论历史和诗的价值时，把说真话的历史家修西的底斯和五位不同的诗人对立起来——亚里斯多德宣称诗是"更富有哲理的"；我们从下面这一残句里，不难推测这一论断是怎样取得的："修西的底斯在世时默默无闻；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则无法估计。"

那么，这是有关修西的底斯的一件新发现的事实，它跟别的事实完全一样。公元前四二三年，修西的底斯的希望遭到挫折，公元前四一四年至四〇四年间，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均逐渐破灭。在他矢志忠于其历史理想的行为中，才可见其真正伟大之处。他以不厌其烦的细节，以令人信服的真实性，记载了一切的胜利和灾难——他自身的失败和流放，塞拉库萨的惨痛的史实，"斯坦塞斯"的恐怖，希腊战争精神的毒害，甚至于雅典内心的蒙辱含垢，以及僭主政治的日益加强，雅典在希腊各民族中成为哲学权威。

我们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认识和理解，全得归功于修西的底斯。在这场巨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三次特出的战役和八年貌是而非的和平时期。第一次战争之后，希腊获得了和平，接着又有一个联盟。① 这个联盟仿佛可以预见到在下次希腊动乱中，雅典与斯巴达会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忒拜或亚各斯联盟。当西西里战争爆发的时候，修西的底斯正在编写《十年战争》，他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战争方面。在我们的书里，第一次

---

① 公元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为期五十年的和约，这次和约以雅典主和派领袖的名字称为"尼喀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后斯巴达又与雅典缔结攻守同盟，斯巴达帮助雅典收复战时所丧失的领土，雅典则援助斯巴达镇压赫罗泰人（Helots）。

战争实际上已告完成。《西西里远征记》(vi,vii) 也已完成，虽然这次远征在其余的历史里没有它的地位。《西西里远征记》的序言说明了阿尔西巴德的身世，仿佛以前没有提起过他一样。它重述了《十年战争》记事中的一些情节，或把它当作另一部书一样提到。在西西里战争酝酿时期，修西的底斯认识到，在这时很少有人能了解整个局势发展的真正的一致性。他搜集材料，以备和平时期之用，并把部分材料编成历史(v.26 至结尾)，他又搜集很多材料，为编写最后一次的狄克里或爱奥尼亚战争作好准备(viii)。他写了第二篇《前言》(v.26)："雅典的同一的修西的底斯按照冬去夏来每一事件的发生，依次写下了这些史实，一直到拉栖第梦人和同盟国击败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拜里厄斯港为止。"这些话一定煞费斟酌后才能笔诸于书的。

他从来没有把一部历史写到底。他的性格和希腊文化在某一方面的特性，使他放弃了叙事的主要工作，从而把他的创作风格如同纯文学一样加以发展。他没有完成战争历史的记述①，相反地，他从事研究人民用来论争的报告或不同政党奉行的政策，把它们写成详尽阐述的直截了当的演说词。当时散文文体在修辞上已达到高度的发展；那种希腊人特有的气质，乐于了解一个问题正反两个方面，以及对每一个貌似作恶者的辩护进行究根问底的精神，都显得特别强烈。这些演说词是修西的底斯在文学创作上最大努力的成果。在某些方面，这类演说词本质上、甚至多少在措词上，似乎是历史性的；尼咯阿斯的书信 (vii.II ff.) 看来是真的，狄俄陀特(Diodotus)的演说词(iii. 42)也可能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终于公元前404年，修西的底斯所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到公元前 411 年即战争的第二十一年为止，因此说他没有完成。

如此。有时,演说词是有历史性的,但场合改变了。伯里克理斯的一篇伟大的悼词,作于萨摩斯战役以后,他也很可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中作过一篇悼词,当时埋葬的雅典人可能不到五十人,更可能的是,修西的底斯把这篇伟大的演说词的日期加以改变,便于把它编入他的历史中。有时他把演说者笼统地用复数人称——譬如"科林斯人说"——也即是说,从演说词中可以看出各党派对政治局势的不同看法,其中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即关于雅典人与弥利安人的一篇虚构的对话。这篇对话生动地表明了雅典主和派面对他们的问题时的心理状态,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虽然也许有一点过于渲染的色彩。

初看起来,这是伟大现实主义历史家的一种奇特的创新,可是他率直地告诫我们:切勿认为他本人或给他提供素材的人,都能够一字不遗地记得各式各样演说者的言论。因此,他所提供的演说词,都是在他认为出于情势必要而作出的,以尽量保持原作的辞句为原则。这样的描述往往是模糊不明的。他个人也许不喜欢希罗多德史书里的这类描述,这种习惯做法,对他之后两千年间所写作的历史来说,是份最有支配作用的遗产。但是从他自己的情况来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毫无疑问,他以惊人的成效这样做了。在文学上,也许没有人象他那样具有把一个民族加以半人格化、并把这一民族特性的主要轮廓勾勒出来的能力。在卷一里,科林斯人描述雅典与斯巴达的鲜明对照;在卷二里,伯里克理斯描绘了一幅雅典的图画,这些真实的描写,都是显而易见的例证。此外,还有不少戏剧性的演说者,读者可以感觉到若干无名演说者的民族性,犹如感觉到尼咯阿斯、或阿尔西巴德,或斯屯涅莱伊达斯的个人性格一样。①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比那些在战争初期的演说词中所报道的

更清楚、更令人信服的有关政策分歧的斗争情况了。

当然，我们都爱逐字逐句的报告，修西的底斯的习惯做法只有修西的底斯才能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演说词与卷八各节作一比较的话，——在各节里他以间接形式叙述同样的史实——我们就不禁会想到：摹拟的和虚构的演说词，是更为清楚，更为恰切。对于历史的概念，修西的底斯与波吕比乌斯②和希罗多德几乎同样有相当的距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著述历史，首先需要绝对谨慎从事，力求真实。波吕比乌斯也是如此，他说："关于这些战事（与演说词有别），我认为如果根据偶然的报道或凭我个人的设想而记载下来是不妥当的。在我写的这部历史里，部分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其余部分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都是经过我尽力详细访问而得来的。要获得真实的东西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同样一件事，亲眼目睹的人由于记忆和同情心不同，说起来就不同了。本书读起来似乎单调无味，因为其中没有神话，但是，如果有人愿意正视有关战争中发生的事实真相，并正视类似这种依照人类本性将来一定会反复发生的事实真相，判断我的作品是有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我笔诸于书的是一件始终可以保持下来的东西，不是仅供一时娱乐的演奏。"

他和近代考古学家一样，刻苦钻研，寻求真理，抱着绝不隐

① 公元前423年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加盟国的代表大会在斯巴达举行，科林斯代表力主战争，斯巴达王阿喀达墨斯（Archidamus）则主慎重，斯屯涅莱伊达斯（Sthenelaidas）是监督官，袒护科林斯代表，最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向雅典宣战。

② 波吕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10—120），希腊历史家，著有《历史》四十卷。

瞒，也不夸张的目的，从事写作。但是他的目的是不同寻常的，他不是想给读者提供一些让读者自己去钻研的材料，他要自己一个人独力完成全部工作——他是鉴定事实真相的行家，把鉴定的成果用艺术形式最终地公诸于世，既不必提出任何证据，也不必引证出处。最值得重视的一点就是他能一方面利用文件，另一方面利用演说词。说得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完成的部分作品中是没有文件的，而在他没有完成的部分中，也没有演说词。关于演说词部分，情况也十分清楚。所有的演说词几乎都显示着它们是战后所写的作品。第八卷是没有完成的，其中没有一篇演说词；第五卷没有完成的部分中，只有一篇米利安的对话。

至于文件，更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但问题却在于其重大的内在意义。书中九个文件，逐字逐句地出现在文本中，其中三个是在众所周知的、没有完成的第八卷里；还有三个，在第五卷涉及和平间隙时期的部分中；另外三个是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休战、和平和同盟的文件，属于"十年战争"结束时期的。① 最后三个文件是雅典原本，不是斯巴达原文，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修西的底斯这位流放者，直到他在公元前四〇三年回到雅典之后，才能见到这些文件。他是通过第三者之手才能知道这些文件一说，是不可置信的。在文本中，第三者无论站在哪一方面，总是没有明确说明的，史实的叙述中根本不知道有他们，在一处根本否认了他们的存在。"休战"文件显示了雅典和特洛伊之间缔结单独休战协定，文本中并未涉及。"和平"条约与有关泰立翁(Pteleon)和塞尔密利亚(Sermylia)的记载不同，但暗示

① "十年战争"指公元前431—421年间的战争。

着雅典收复喀尔卡狄克各城市。“同盟条约”中没有列入任何约束雅典与斯巴达的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没有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人结盟，虽然所有的叙述都明白或含蓄地表明了这一条款并未严格履行。公元前四〇三年后，修西的底斯才把这些文件纳入文本中，表明了他写的历史具有一个新的更有雄心的目的。他在写有关十年战争历史的时候，他手头没有文件——不但没有公元前四四五年的和平条约①，也没有公元前四三三年雅典与瑞癸翁和黎恩提尼缔结的同盟条约②。甚至连雅典与科库拉条约③也没有看到。在写西西里战争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他甚至没有看到雅典与尼革斯塔缔结的条约。

修西的底斯一开始是把他的历史作为《冬夏战争编年史》来写的。后来他把内容加以扩充，试图把它写成一部有关雅典在外交和帝国关系上全面的哲理性的历史。在没有文件参考时，他感到文件的重要意义；只要一有机会找到文件，他就把它们具体地表现在史记中，象碣文一样彰明较著。他并没有把当时的伟大演说词都记录下来；他知道，这些演说词表达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因此他把它们尽力记住，或加以重新创作。

修西的底斯在这一方面的作品也没有完成。他的文件总共只有九件，这些文件的搜集似乎是偶然的。更有趣的是，其中三个文件全是不生效的文件，一点重要价值也没有，它们显然都是波斯与斯巴达订立的秘密条约。他很可能通过私人途径获得这类文件，如同第五卷中的亚各斯和斯巴达的文件一样，都从同

① 公元前445年雅典与斯巴达缔结的三十年和约。

② 公元前433年，雅典与瑞癸翁(Rhegion)和黎恩提尼(Leontini)缔结同盟，反对科林斯的塞拉库萨和条立爱。

③ 公元前433年雅典与科库拉(Corcŷra)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一来源获得的——据寇尔赤霍夫称，都是从阿尔西巴德那里得来的。为了写出他理想的历史，他或许需要更多的文件，需要更多的论文、离题的文章、有关内部政策和社会变迁的解释等等，而这些内容几乎只限于在第一卷第二卷及第六卷的引言中可找到。据我们所知，修西的底斯没有充分利用到手的文件；在他的历史里，仍免不了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如果他能采用文件的证据，他是可以改正这些错误的。此外，还有不少遗漏，由于叙述不够详尽，他的有关纳贡的记载不大清楚，他提到忒拉①在公元前四二六年不属雅典帝国所辖一节，但是他没有说明忒拉在公元前四二六年怎样向雅典纳贡一事。有关条约、和平建议、财政、雅典政治的发展或军事的组织等等，他也叙述得很少。用福尔帕斯先生（Mr.Forbes）的一句话来说，修西的底斯的历史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都没有很多的历史背景的描述，但在卷一中，关于这类情况倒有较为充分的介绍，这一点也许预示着其余部分最后会成为什么样了。

在文本里，修西的底斯的文体显得是个异常突出的现象。无可否认，他的文体简洁、扼要、生动，是一种了不起的出色的文体，往往给人以机智横溢的印象。毫无疑问，他的风格是一种精雕细刻的风格，在其生动的叙述中也有不少晦涩难解的地方，措词古僻，诗的用语较多，词藻华而不实。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采用了一种不自然的半爱奥尼亚方言写作，把 ξὺν 当作 μετὰ，把 ἦν 当作 ἐάν，把 πρὰσσω 当作 πράττω。文学传统可以说明此种情况。在希腊文学创作中，人们往往有形成他自己语言的倾向。由于他生性爱看到事物的

① 忒拉（Thêra），爱琴海昔加拉第（Cyclades）群岛之一，是个岛国。

成对面，他在作品中对偶的句子堆砌成章。高吉阿斯和安提丰也都是如此。他喜欢咬文嚼字，对同义词加以辨别，这一点可能是受普洛狄枯斯影响的结果。他常爱倒装词序，把一些细枝末节放在特别显著的地位，这样就使人很难掌握其思路。这分明是他的特殊天性的作用。他这样倒装词句的习惯，远远超过了安提丰、高吉阿斯，以至于索福克勒斯等人。人们在读到他的作品时，往往会感到材料和思想荟萃一起，异常驳杂——旧的思想还没有妥善安排好，新的思想和新的逻辑推理又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昆提利安说他生性"Semper instans sibi"（"强劲不息"）。一般说来，希腊人都不大受文法约束，对真正富有思想的、生气蓬勃的作家来说，也许更是这样，他们把少数抽象名词用复数动词，若干句法前后也不一致，把使人易懂的语言加以简括。在修西的底斯的作品中，不少难以解释的地方都集中于他胡乱使用不合文法规范的和不自然的语言，以及几乎每隔三页都可以发现的一些杂乱无章的评注和说明。

说是真实的，但又无法解释的，那么这算是真实的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起于一时的奋激。"不，我们的文本是完全讹误的。""根据当时的记载足以证明它有很重大的错误，其中充塞着不少曲解的地方。在把它当作教科书使用的长时期内，又添进了不少前后参照并有说明的窜改文字。""后来其中还掺入了不少有意伪造的东西。"〔柯勃特(Cobet)、罗塞福特(Ratherford)〕"他们中间有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讲起话来象个'疯子'！"〔墨勒-斯特罗滨(Müller-Strübing)〕"不，众所周知，这部作品本身是没有完成的，作者身后由别人把它编写成册。"〔威拉莫维兹(Wilamowitz)〕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部历史也许是由好多人把它编写成的，他们任意窜改，同时也看到原稿杂乱无章，因此认

为"修西的底斯问题和荷马问题一样,原作者的同一性是绝对找不到的"〔舒华滋(Schwartz)〕。

一般学者对这种猛烈攻击充耳不闻,或袖手旁观,寄予同情的期望,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赫勃斯特(Herbst)则承担了辩论家的重任,处处为它辩护。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表示哀怨地说,他只要一开卷阅读修西的底斯的作品,就会感到他象"与祖先同眠于极乐世界中一样"。一些保守的编辑家甚至采取了一个离奇的论点,目的只在抵御乌尔里赤(Ullrich)、寇尔赤霍夫(Kirchhoff),维克林斯基(Cwiklinski)等的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公元前四三二年至四〇四年间,修西的底斯根本没有写过片言只语,那么,全部伯罗奔尼撒战史显然是一气呵成的,这一观点也是毫不足怪的。

除掉用最概括的方式对修西的底斯作出正确认识,以及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时之外,这里用不着讨论他的著作文本。首先,罗塞福特所遵循的柯勃特的总纲,指出了文本大部分为附加的书后及注释搞得面目全非,并指出修西的底斯处在希腊讲究文体风格盛行期间,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文体作家,他花了二十九年才完成他的巨著,他万万不会把长段的高明的辞句跟类似胡说八道的短句混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一想法是很可能的。只要把现存的抄本,和研究修西的底斯的写作态度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到这一点的,但是这样做,我们可不费多大力气。罗塞福特博士的卷四这份珍贵的版本,试图把这些结果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这个版本欧洲许多学者不大能赞同。我们发现原文中不少词句均已窜改过,而且在若干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些窜改的迹象。我们无法把窜改过的字句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是我们掌握了一些具体事实,足以判断我们的传

说。修西的底斯的文件中有一件的部分原文，尚存于雅典碑碣上，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拜占庭地理学家斯蒂芬①作品中见到一些重要的引句。

根据寇尔赤霍夫的说法，我们只要从这块碑文里取出二十五行（当然也要考虑到缀补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修西的底斯的文本中有三十二处在细小的细节方面的错误；如果不把重复的计算在内，那么至少有二十个错误；如果不去计算那些设想的碑文缀补处，那么只有十三个错误。这些细小错误都是拼写、词序、使用不同的介词或动词形式、或形式上短语的省略等等方面的错误。在意义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修西的底斯抄自雅典原文，字句与我们的原文相同——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确是从我们现有的碑文上抄录下来的。

现在，暂且不必探究这种异常的理论——说什么修西的底斯是有意识地不断改进自己文件的文体（赫勃斯特）。总之，文本里的若干错误当然应该归咎于修西的底斯和我们之间的各式各样的手抄者。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现在修西的底斯的历史文本，是一部被以讹传讹得面目全非的文本了。有人为了保全这部通行的文本，就把修西的底斯丢在一边了。“他根本不顾文字的正确性。他生活的时代，要比那个要求文学创作上行文精确的时代早得多。”这种说法是很可能的；但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如果作为诡辩派门徒的修西的底斯在他的文件中根本不重视文字的正确性，难道同时代的手抄者在抄写他的作品时倒注意字句的正确是可能的吗？

---

① 拜占庭的斯蒂芬（Stephen of Byzantiunl），公元五世纪地理学家，著有伟大的地理著作，现存的只是他的作品摘要。

斯蒂芬提供的证据是不同的，但指出了同一方向。修西的底斯的文本里，外国专门名词多少具有统一的阿提刻化的形式，若是怀疑这些外国名字，那就会被认为是极端卖弄学问。斯蒂芬在他的《地理学》一书里有五处引用了修西的底斯以正确的古代方法拼写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凭他自己当然是无法知道的。在另一节(iii.105)里，文本提到俄尔沛(Olpae)是"阿克内尼亚人的公共法庭"所在地，该地是在阿克内尼亚的边界地区，面临安菲罗奇阿，斯蒂芬引据时把它写成："阿克内尼亚人和安菲罗奇阿人的"，这与它所处的方位是吻合的。

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修西的底斯所作的批评，必须承认文本的明显不足之处。例如，在众所周知的米蒂莱安尼(Mitylenæan)的故事里，当议会在一时的群情激昂下把全体军事人员判决死刑之后，同一天大家又追悔莫及，接着由负责传达暂缓执行死刑命令的桨帆平底船水手们拼命赶去，结果营救了他们。随后只将"罪大恶极的"判乱祸首判罪执行，"他们的人数达千余！"(iii.50)这个数字难以令人相信。一般说来，抄本里的数字最不可靠。希腊数字制度很易引起讹误；当时罪魁祸首都在雅典。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处死战俘的暴行，不是逞一时之气而进行的大屠杀；在修西的底斯时代，或在他以后几个世纪内，没有人会对此毫不动容的。狄俄多儒斯①生于修西的底斯之后，他促使塞拉库萨的赫墨克拉蒂斯发表了一篇关于雅典罪恶累累的演说词，他在演说词中谈到许多更琐碎的事情，提到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残暴决定，以及雅典人"图谋干的滔天罪行"——但对他们残忍地处死一千人的事件则略而不谈。显然

① 狄俄多儒斯(Diodôrus)，色诺芬的儿子。

狄俄多儒斯没有读过我们的故事，这桩故事完全凭a这一数字的绝对正确性而流传下来的。我们的编辑们大声疾呼，说什么宁可自刎而不肯承认a，这一数字可能是错的！①

在我们的文本 i.51 里，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和同时代的碑文核对。这块石碑与修西的底斯所述的第一批将领的名字完全相符。在第二批名单里，石碑上刻的是"Glaukon (Metage)nês and Drakonti(dês)"，而我们的文本中则写着："Glaukon，Leagros 之子；Andokidês，Leôgras 之子"——即修辞家安多喀得斯。这难道是这位史学家的错误吗？也未必尽然。如果有些抄本里有一个污斑或一滴墨迹，一时不能确定"Leagros"的字形，那么抄本的主人会想到"Leôgoras 是真名；安多喀得斯是某一个Leôgoras的儿子"。这样就来了个不速之客的修辞家，而把两个真正的但难以辨认的名字撵走。这类事情比修西的底斯的错误更属可能了。

卷一最后一节里，叙事流畅，文体平易，注释者见到"这里狮子在发笑"。假使我们真能见到狮子的本来面目，不为偶然的传说所歪曲，那么狮子或许更会经常发笑，笑得更可爱了。

言归正传，我们不难理解修西的底斯对希罗多德观察事物的方法，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感。修西的底斯的叙述中，没有出现过超自然的人物，他根本想不到上帝会给人类起什么作用——在这样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里，他怎样会有这种联想呢？他所抱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绝不会谈论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嘲笑当时盛极一时的神托。他举例指出神托含义不明的通

---

① 墨勒-斯特鲁宾 (Müller-Strübing) 认为这段话是窜改的。修西的底斯用的是十位数制，不是阿的刻碑文中所用的数字。——原注

病（II.17,54），并提到了一桩他知道确已成为事实的神托时，仅把它当一件罕见的事例看待。他很少谈论人物。他认清了某些历史人物的影响，如伟大人物伯里克理斯，政治煽动家克利翁，恣肆的天才阿尔西巴德等。他生活在一个崇尚心理推究的时代里，他从这些人的言论和其它方面研究他们的特性和思想方法，有时他以生动的戏剧性人物塑造方法来研究他们，但是他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精神面貌，而不是他们的行为，他又爱说人闲话。他研讨大规模的运动和有组织的力量，他把对理性、脑力和智慧的信仰放在首位。

另外还有一点使他深为希罗多德所激怒。他本人是个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军人，希罗多德是个文人，不谙军事，只有在他年轻时参加过爱奥尼亚小战。希罗多德提到过"匹坦尼联队"，表示他认为斯巴达联队是由地方招募起来的，这一点使修西的底斯感到恼火，他认为一个专业历史家不应该只知道联队的情况。除了对地形知识外，修西的底斯在军事方面知识丰富，一切都很清楚明白，在还没有地图的时代，要精确了解地形，往往是件相当困难的工作。有一点倒令人感到颇有兴味的，即修西的底斯居然对希腊军事组织中存在的一切缺陷都了如指掌，这些缺陷在他以后的年代里，由于经验的累积，逐渐被人理解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陆军全部兵力都放在重装步兵队。修西的底斯指出，这样军队就无法对付轻装步兵队。伊斐克莱蒂斯①和色诺芬均得到过这种教训。他说明塞拉库萨在骑兵方面的优势，这支队伍不论在侦察或突然袭击以及实际作战中，都起了很大的

① 公元前四世纪初期，雅典将军伊斐克莱蒂斯（Iphicrates）进行军事改革，建立轻盾武装部队，先后打败在科林斯和色雷斯两地的斯巴达军队。

作用。靠了骑兵腓力获得了喀罗尼亚①，亚历山大获得了大流士帝国。②他又指出希腊战略最大的弱点，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从而大大妨碍了将领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能力。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不是由于尼喀阿斯作战不力，而是由于雅典议会指挥无能，如果说尼喀阿斯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些错误主要应归诸他受制于国内议会而盲目服从的结果。罗马元老院多半是由军人组成的，对将领作战失利深表同情，正如对他们在外强征勒索予以姑息一样。雅典议会大都由士兵和一些虽有义务服役而实际上并不是军人的人员所操纵。斯巴达出于其它原因，也几乎同样不利。只有象布拉西达斯在卡尔喀狄克或象阿杰斯在狄克勒亚那样处于特殊地位上，才能使其将领在作战时握有完全行动自由之权，虽然阿杰斯因遭人妒忌，物质上受到重重阻挠。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腓力和亚历山大权力的一个奥秘。

修西的底斯如同许多善于深思熟虑的军人一样——鲍埃尔(Bauer)引证毛奇(Moltke)和别人类似的话——，一贯深感战事之变化无常，无法对一切事物有先见之明，也无法对战争胜负作出精确估计。他绝不象愚蠢人那样以一个人的成就来评价人物。当然，在军事方面他不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一原则是真正思想家的极大标志之一，他一生就按照这一原则处世行事。伯里克理斯也根据事实深信雅典一定胜利，但结果雅典失败了。伯里克理斯深谋远虑，估计正确，但他万万没有料想到鼠疫的发

---

① 公元前348年，马其顿王腓力与雅典及其盟军作战于维俄提亚的喀罗尼亚(Chaeronea)，腓力获胜，雅典及其盟军一败涂地。

②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战于亚培拉(A·bela)草原上，彻底击溃大流士三世所统率的波斯军主力。大流士三世逃走，不久被自己的侍从刺死，波斯帝国从此一蹶不振，遂告灭亡。

生，他死后他的政策被废弃，也不是他的过咎。值得注意的是，修西的底斯绝不会作出可以根据他自己提供的事实得到推论的个人判断，只有在他认为某些事实可能为人误解时，他才出来说话。克利翁图谋在两旬内夺取斯法忒里亚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修西的底斯说这是疯狂的大话。西西里远征的终结，我们盛赞狄摩西尼；而对尼喀阿斯的怜惜则杂以愤懑之情，甚至有鄙视之意。修西的底斯提醒我们说："在当代希腊人中，他不应该得到这样悲惨的结局，因为他一生所做的事都自认为是善良的。"(vii.86)这是一种宽大的赞词，但是这个人的局限性却反映在这句话里——"所做的事都自认为是善良的"，从一般的历史中我们绝不可能了解到有关尼喀阿斯的评论。修西的底斯很了解尼喀阿斯，对他几乎是非常坦率的；这是修西的底斯作出的定论。他对安提丰也是这样。安提丰是个阴险毒辣的人物，他对当时实行的恐怖统治应负全责。① 修西的底斯了解他，赞美他，但审慎地记载他一切罪行。这里也不免使人想起了马基雅弗利② 对凯撒·波尔查的赞美③ 了。安提丰的 ἀρετή 或许相当象波尔查的 virtù

---

① 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党在安提丰（Antiphon）领导下发动政变，推翻民主宪法，残杀、劫掠、没收土地，取消陪审津贴和补助等，实行恐怖统治。

② 马基雅弗利（Mac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家。他不相信人类性本善之说，他劝意大利未来的统一者，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欺骗及其它手法，扫除自己的敌手。他的名著是《君主论》。

③ 凯撒·波尔查（Cæsar Borgia，1476—1507），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特立哥·波尔查（Pope Alexander VI, Rodrigo Borgia，1492—1503）之子，范伦铁诺公爵（the Duke of Valentino）。他想利用父亲的权力成为全意大利的君主，不惜采取卑劣手段如欺骗、食言、收买、屠杀、暗害等，反对他的对手。马基雅弗利为佛罗伦萨使臣时曾在他那里住了几个月。在《君主论》里，他把凯撒·波尔查理想化了。

(美德)。马基雅弗利对意大利抱着远大的理想,有点象修西的底斯对雅典怀有伟大的理想一样。人们也许也会想到腓力·德·孔密纳斯对路易十一的赞美。①修西的底斯虽然在智力上跟两人不相上下,但是他比德·孔密纳斯更伟大,比马基雅弗利头脑更清楚,学问更渊博,而且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更高尚。他对道德判断十分审慎,但对读者来说,他们确实需要有点视而不见的精神,用不着去探索一种重要的道德标准的内含意义。据说他只把自私动机,归咎于他心目中最好的人物,他认为布拉西达斯一生只想追求荣誉,狄摩西尼则一心一意渴求逃避惩罚。但是他根本没有提到过出于个人的动机,如果在他的历史中不得不提到这种动机的话,那么它们不一定都是大公无私的动机。他认为高标准的爱国主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我们了解到修西的底斯纯理论的道德观和全然"无私的"行动这一概念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的。

修西的底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他并不一定一贯正确。例如,《考古》或卷一的古代史引论,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谈到历史的创作能力,见识之深广,它们也许在百科全书派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是无与伦比的。在创作方法上,他也许比他们更高一筹;但是,修西的底斯并不真的懂得神话,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每当神话对于历史没有多大关系的时候,他就把神话作为歪曲历史的东西一样看待。如果他的著作中出现了珀罗普斯②、伊安③和海伦等人物的话,他的叙述就会很明白易懂的了;但是他始终把这些概念中的形象当作真人一样处理。

当然,在《考古》中他没有什么党派性,即使有的话,作者固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始终保持不变。今天,人们

常常攻击他。但是主要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很多古人认为他是公正的典型，有些人认为他偏爱斯巴达，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亲雅典派；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指责他过于民主，而现代的反对他的人则对他不满，说他不够民主。他的政治态度显然倾向温和。雅典政治使他最欣喜的时期是公元前四一一年恢复祖先宪法的头几个月，据他对我们说，大概不包括伯里克理斯非常“伟大人物的统治”时期。这个宪法是“少数人和多数人权利公平合理的结合”。他仿佛是个私见十分坚决的人，而同时是个在写作历史时能够撇开个人意见的天才。许珀波罗斯是雅典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到过“某一位”许珀波罗斯(viii. 73)，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历史是为整个希腊世界而写出的，其实，当时整个希腊对雅典内部政治既毫无所知，也不予注意。④ 随后有关他的不少轻蔑的不实之词，都是在受

① 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 1461—1483)，一个阴险暴戾的政治家，他经常欺骗他的对手，破坏诺言，以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对付他的敌人。当时人称他为“名闻天下的蜘蛛”，意指这个恶毒的蜘蛛无声地织起网来捕获反对他的人。

② 珀罗普斯(Pelops)，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Tantalus)之子，其父曾杀之给天神为食物，为命运女神起死回生。

③ 伊安(Ion)，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与克鲁沙所生之子，他的母亲为不给自己丈夫发现，把他遗弃。阿波罗救起了这个孩子，长大后使他做特尔福祭司，后克鲁沙因无子嗣，请求神托，神托指示他们收养首先遇到的青年，即是伊安。

④ 许珀波罗斯(Hyperbolus)是克利翁的继承者。他出身工商阶级，公元前418年孟铁尼亚之战(The Battle of Mantinea)后，斯巴达与亚各斯另订条约。雅典在政治上又陷于孤立地位。当时人把失败归咎尼喀阿斯，因为他对亚各斯支持不力，同时阿尔西巴德的声望大大降落。许珀波罗斯提议采取贝壳放逐法，企图放逐尼喀阿斯，结果相反，阿尔西巴德怕许珀波罗斯声誉日增，于己不利，反与尼喀阿斯接近，于是许珀波罗斯乃被放逐。

了公元前五世纪末期流行的时代精神影响而写出的。的确，在他叙述克利翁的语气中，流露出个人的意气用事，但在第二次提到他时，显然出于作者和手抄者的疏忽；(iv.28,5)中的惊人之语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议会中大多数人——尼喀阿斯一派——，都是那些认为"与其夺取斯佛忒里亚，毋宁去掉克利翁的雅典人"。他对克利翁的报道毕竟不能说不是恰如其份的，如果有些地方未免苛刻了一点，我们也应记住，修西的底斯负有特殊的义务，必须说明克利翁不是伯里克理斯。

我们必须记住，修西的底斯于公元前四〇三年回到雅典，象从坟墓里跑出来的幽灵一样，成为伯里克理斯旧党的残余。他出入于陌生人中间。他具有的精神，是将近一个世代以前在雅典早已消失的精神，在最后十五年的紧张、流血与困苦的经历中，谁都回忆不起这种精神了。在修西的底斯经常出入的生活圈子里，也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伯里克理斯的政策、帝国的理想和民主政治。当时思想家遵循的是一条寡头政治家的路线，即后来亚里斯多德的路线。雅典的历史是一部"代代相传"的"政治煽动家"的历史——亚里斯泰提①，厄菲厄尔忒斯②，伯里克理斯，克利

① 亚里斯泰提(Aristeides)，雅典大将，于公元前479年率军击败波斯大将马东尼于普拉提亚。公元前477年，他参加提洛同盟，规定加盟国向提洛斯金库缴纳总额达四百六十个阿提刻的塔伦。

② 公元前461年基蒙因同情斯巴达而被放逐。厄菲厄尔忒斯(Ephialtes)与伯里克理斯成为雅典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厄菲厄尔忒斯与伯里克理斯联合反对贵族党。他认为妨碍民主巩固的主要阻力来自握有对国家机构、法律与风化的最高监督权的元老院。公元前462年，他在公民大会上抨击元老院，结果几乎完全取消了元老院的政权。元老院只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及监督宗教仪式的权力。厄菲厄尔忒斯因此而被杀害。

翁，克勒俄丰①，卡理克拉提斯②——“从那时起，这些人接二连三地在肆意轻举妄动中和煽惑人心中，不择手段地走向极端，以谋他们眼前的利益。”以温和并加以修正过的民主政治，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但正如阿尔西巴德所声称的，民主政治是“公认的愚蠢”，而且民主政党的领袖很多是自私自利的冒险家。“关于伯里克理斯么！——可以读一读史忒捷姆勃罗塔斯的著作，和当时的喜剧——，他正如他这一伙中最坏的人一样声名狼藉；至于正人君子亚里斯泰提呢，我们倒可以讲一些有关他的奇特的故事！”四世纪早期的人，生活在废墟中，生活在希望的破灭中，生活在荒诞的理想和粗俗而困惑的目的之中。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目击群众的疯狂。他知道没有一个政客是公正的，也没有任何维护正义的人可以并肩作战而得到拯救。”在社会生活中，他也许是“一个落入野兽中间的人”。“当狂风尘暴和风雪肆虐的时候”，最好让他“躲避在墙垣之下”。事实证明，伯里克理斯时代流放回来的这位老人，在他们之中是孤立无援的，如今他一生过去了，没有大功殊勋，他的雅典败坏了，难以辨认，他的年老的“爱人”死了，已被埋葬了，但他牢牢地记着他的真正的城市和他的领袖——这个人他们称为政治煽动家，因为他太伟大了，以致人们无法理解他。他从来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平常生活十分严肃，只要他能活着，或者他的忠告被人接受，他也许可以拯救

① 克勒俄丰(Cleophon)，雅典民主党领袖。公元前410年，民主党发动新的政变，推翻忒拉墨尼斯(Theramenes)的寡头政府，恢复民主宪法，义务费与津贴费。克勒俄丰发起颁行两奥坡罗津贴费(Two-abal payment)，即给贫苦公民两个奥坡罗小量补助金，又兴建大庙。

② 卡理克拉提斯(Callicrates)是雅典建筑家，与伊克提诺斯(Ictinus)建造雅典娜大庙(Parthenon)，完成于公元前438年。

伟大的雅典，使理想变为现实，而现在伟大的雅典已从世界上消失了。当时，不少人爱写小册子和评论。修西的底斯却无心与人辩论。他悉心研究远古时代和神话时代，还打算作出惊人的介绍。他搜集当时的历史资料，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他知识渊博，十倍于其他作家，而且他还打算知道得更多一点后才能把他的著作公诸于世。更重要的是，他让真理自己说话。谁都反驳不了他，或指出他是不公正的。他要用高吉阿斯、阿普罗狄斯、安提丰和伯里克理斯一样老成的言辞写出他的历史。他要唤起逝去年代的豪言壮语，向这个颓废的世界说话。

修西的底斯去世的时候没有完成他的巨著。即使这部作品存在的话，它发表以前也已过时了。此书作为一部编年史来说，后为色诺芬续编；如果把它作为一篇对人性虚荣的宣言书的话，后为提俄蓬勃斯所续写，但是这部书的基本精神和文体，在第四世纪中不能使人理解。说真的，大约二百年以后，学者开始承认他是伟大的真正的历史家，但他死后五十年内，厄福儒斯（Ephorus）就他的作品重写，加以扩大，使之通俗化，并取而代之，让它等到奥古斯都·凯撒时代古代希腊文学复兴时期，才重见天日。

第九章

戏剧

导论

如果我们仅仅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看作精致完美的作品，而并不对其历史发展加以考虑，那么我们就往往会对那些似乎难以解释的传统作品引起反感。说真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竟没有因袭的因素。只有一二传统的 ficelles——例如神托，以及婴儿的遗弃；但是，总的说来，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是真实的，质朴无华的。没有虚假的英雄事迹，没有虚构的邪恶行为，也没有引人伤感的柔情。剧本的情节特别曲折而多样化，剧本绝不会出现对对情侣谈情说爱的场面，事实上，现代戏剧开始以来，情侣已成为剧中左右一切的主角了。

我们可以把一大堆被说成是约定俗成的作品暂且撇开不谈。有些人常常对我们讲起剧场道具如面具、高底鞋、顶髻以及祭祀用的服装等等，他们一再对我们陈述有关波路克斯①和琉善②的一点粗浅的情况，让我们看到意大利南部地区一些奇异风光和石膏艺人关于湮没了的庞贝城的作品，他们又从中编造出一套有关残缺不全的希腊或罗马舞台的极不正确的描述——与圆形剧场相竞争的舞台——他们又要求我们从这些乱七八糟

的材料中，臆想出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概貌。当前我们对这一切话都要置之不理。考古学研究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必须重行纠正考古学教科书中把我们引上歧途的地方。

可是，我们无庸置疑的文学传统确实还保留不少因袭主义的重要因素。剧中人物往往都是英雄传说中的人物③。他们都用诗句讲话，而且所讲的话都很冗长，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除了在一行的结尾外，毫不间断。最糟的是，总有那么一个由十二个或十五个相似的人物组成的合唱队——少女、主妇、老人、俘虏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表演时尽量减少他们出场的次数，而且在幕间休息时，他们以多里斯语载歌载舞。当然，这种安排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据上面所述，我们已知道（见109页）狄俄倪索斯的半人半马怪物似的随从者——西里努斯④合唱队，如何并入亚加第山神"潘"的随从者萨提儿歌唱队。Tragos一词是"山羊"的意思；

---

① 波路克斯(Pollux)，曾在罗马皇帝康摩杜(Commodes)统治时期(180—192)在雅典教授诡辩学，著有辞典"Onomasticon"一书。

② 琉善(Lucian)是公元二世纪希腊诡辩家，讽刺家，他的最有名作品是《死者对话集》、《神的对话集》，及《真史》等。公元79年维苏维阿斯火山爆发，湮没意大利的庞贝城。

③ 最为众所周知的例外是阿伽同(Agathon)的安修斯(Antheus)(不是"花")。阿伽同约在407年四十岁时离开了雅典，当时他已获得仅次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地位，但是他的独创风格和苏格拉底式的或柏拉图式的精神，尚未对希腊戏剧产生深远的影响。阿里斯托芬在《忒斯摩福里阿组赛》和《革律塔得斯》("Thesmophoriazusae" and "Gerytades")两部剧本中，猛烈攻击阿伽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在戏剧艺术中的"进步"精神。——原注

④ 西里努斯(Silenus)是森林之神，与萨提儿(半人半羊神)及半人半马怪物有关。其表象为半马或半山羊。以个体来看，西里努斯为赫耳墨斯(Hermes)或潘(Pan)之子，且为巴克科斯(Bacchus)的抚养者及伴侣。他的表象为年老短壮，秃顶多髯、扁鼻，常如醉如痴。

"Tragikos choros",指的是山羊歌唱队；"Tragôidia"原意是"山羊之歌"。这个词的意义随着它所表示的事物的改变而改变。悲剧是北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山羊歌唱队发展而成的——就是那些科林斯的阿里翁的山羊歌唱队，弗立阿斯的普拉蒂努斯先驱者的山羊歌唱队和僭主克力斯提尼所禁止的西库翁的"为歌颂亚特拉斯图斯①的苦难"的山羊歌唱队。

当然，还有其它不少影响也有助于戏剧的发展。在最早时期的民间诗歌里，有一种摹拟的因素；此外，在许多宗教祭祀里，我们听到过"drômena"("表演的事")——这个词接近"戏剧"Drâma一词。宙斯的诞生就在克利特演出；他和赫拉的结婚则在萨摩斯、克利特和亚各斯各地表演出来的。在普拉提亚地方流行一种叫做"Daidala"的神圣的木偶戏。提洛斯的"鹤舞"表现的是忒修士把一些儿童从迷宫里救出来的故事；甚至在厄琉息斯和其它一些地方的许多秘密宗教仪式所作的启示，均以壮观的场面演给人看，而不是用明确的陈述讲给人听。

山羊歌唱队的演变第一步是在阿提刻土壤上发生的。当时多里斯人的歌唱诗遇到了爱奥尼亚的语体诗。根据一个广为流行的传说，伊开里亚村的忒斯庇斯是第一个"为了使舞者歇息，改变了娱乐的方式"的诗人，他不时出场用长短格四音步句式向听众作演说，犹如梭伦在市场上高声朗诵一些有韵律的演说词一样。② 在公元前五三四年他首次获胜，他的后继人是科里路

---

① 亚各斯国王亚特拉斯图斯(Adrastus)，远征忒拜七英雄的首领。七人中仅他一人生还，'他见到自己几个女婿都战死，"从此面色变成灰白。

② 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提到过忒斯庇斯(Thespis)，伪柏拉图对话《米诺斯》(Minos)明确指出，悲剧并不"如人们想象的"起于忒斯比斯，又不是起于佛律尼枯斯(Phrynichus)，而是起于更早一些时候。——原注

斯①和外国人——弗里阿斯人普拉提那斯②。普拉提那斯曾在阿提刻演过戏剧。

登场的歌舞队仍然是萨提儿。那么诗人在干什么呢？很可能他在剧中扮演英雄人物、传说中的国王或神灵。有一句后来鲜为人知的老话，提到“科里路斯是萨提儿中之王”的时代。如果说诗人扮演一个角色，那么为什么不能扮演几个角色呢？如果他是第一个出场人物，比方说，作为一个莱科勾斯国王出场，那么在下一次歌唱时，他可更换衣服，扮演成莱科勾斯所蔑视的祭司再登场；第三次他可扮成一个使者，宣告僭主死亡。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可以给演员化妆的地方。把圆剧场（乐队席）的一边隔开来，搭起一个棚子或“Skênê”，棚子的前部可作表演之用。这样就构成一个剧场，有三扇门以便演员-诗人登场退场。同时，跳舞的性质也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再没有圆场可以舞蹈，旧的环舞或环形合唱队，现已变成了悲剧里的“正方形”合唱队了。

当然，歌舞队也可更换服装：普拉提那斯一度有过一个歌舞队，专门扮演狄曼尼安舞女。但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似乎需要一个相当奇妙的中间舞台。有许多剧名，如“猎人萨提儿”、“使者萨提儿”和“角力士萨提儿”等剧。这些与意大利的“乡村生活，

---

① 据说雅典人科里路斯（Choirilus）第一次参加悲剧竞赛是在第六十四届奥林比亚竞技会上（公元前524—521），到了第七十四届奥林比亚竞技会时（公元前484—481）他又参加竞赛。他是一位多产作家，所作剧本达一百六十部之多，但没有一部留下来。

② 普拉提那斯（Pratinas）在第七十届奥林比亚竞技会上（公元前500—497）曾与科里路斯和埃斯库罗斯竞赛过，他的作品没有科里路斯那么多，他所作的五十部剧本中，据说有三十二部是萨提儿剧（羊人剧），他和自己的儿子亚里斯蒂亚斯（Aristias）合作的萨提儿剧，公认为仅次于埃斯库罗斯的作品。

粗野的喜剧”里的“马客斯-士兵”，“马客斯-客店主”，以及英国的“僧士魔鬼”一类不是相仿吗？演员不单扮演士兵，还可以扮演旧舞台上的小丑——假装成士兵模样的马客斯。歌舞队不是真正的使者，他们不过是装作使者的萨提儿，戏剧往往以撕下他们的伪装告终，萨提儿或马客斯或魔鬼就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实际上，悲剧歌舞队在他们作为露出真面目的萨提儿出现以前，可更换三次服装。那就是说，用后来的术语，每次演出都是一种古代希腊的四联剧，这是由三部“悲剧”与一部萨提儿剧组成的（亚里斯多德曾以他那时篇幅较长的剧本与这类三部悲剧相比，称之为“小神话”）。这一惯例直到欧里庇得斯中期仍旧盛行。他的《圆目巨人》是一出现存的萨提儿剧，而他的《阿尔克斯蒂斯》是一出地道的戏剧，往往在三部悲剧演毕后，作为结束的戏剧演出。

“演员”一词的希腊文是“许波克里忒斯”(Hypocritês)，原意是“答话人”。诗人实际上就是演员，但是，如果他想把自己的独白改变为对话，那么就需要有人来回答。合唱队一般分为两组，正如向左舞唱和向右舞唱的体系所表明的那样，诗人把这两组的领唱者认作回话人。总之，在发展鼎盛时期的希腊悲剧，一般都有三个演员。旧时完整的歌舞队拥有五十个舞蹈演员和一位诗人，即悲剧全体人马应有舞蹈演员四十八名，“回话人”两名，诗人一名。所谓歌舞队领队(Chorêgus)——指的是承担演出费用的富有的公民——就有责任去配备这一班人员；虽然往往象在其它方面一样那么慷慨地提供所需，可是，在本来的意义上说，他的慷慨的给与，或“分外工作”，绝不以第四位演员的形式完成的。同时，他也并不给全部四十八个舞蹈演员准备好四次更换用的服装；在四部联剧中，每次出场人物是十二个。传说中含糊

地说，忒斯庇斯有一个演员，埃斯库罗斯有两个演员，索福克勒斯有三个演员，虽然有时提到埃斯库罗斯采用三个演员。其实，这是国家，而并不是诗人，授与演员一定的奖赏，并安排酒神节一般活动。因此，一个古代批评家在把舞台布景的改换归功于某一个诗人时，一般说来，这只意味着批评家在他们的作品里第一次见到的现象。我们见到过一块毁损了的碑文，似乎提到了一些有关舞台布置的变更或认可情况，碑文肯定了喜剧在狄俄倪索斯大节日才演出的说法。喜剧中也许确定了“三个演员”，合唱队人数也许从十二个增至十五个，也许还把舞台正面布景固定下来。这样，诗人自然要退出舞台，放弃他们的演剧生涯。埃斯库罗斯在晚年中止演戏。据说索福克勒斯见到自己的声音过于微弱。公元前四五六年演员职业一定已经确立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演出成功的演员，和诗人与歌舞队领队正式被相提并论。

合唱队是悲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要获得一部悲剧圆满的演出，必需有两个主要的过程："歌舞的领队"“提供一个合唱队的必要装备”；诗人“教授合唱队”——做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容易的。对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仅仅写诗谱曲，还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是轻而易举的。至于涉及合唱队的术语现均已形成。“开场白”是在演员出场前朗诵的诗白；“插曲”（即悲剧中两段合唱间的部分），指的是“进入”合唱队的新成员，演剧的结束叫做“退场”，因为这时演员都要离去。但是，随着悲剧的发展，合唱队必然会衰落下去的。对话是戏剧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对话很快就变成“主要人物”了。就在极少数的残章断片中，我们可以见到对话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是从高声朗诵的诗白发展到对答如流的台词，它越来越变得不大庄严和

拘谨了，变得速度更快，更为口语化了。对话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在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公元前 470 年）一剧中，合唱队员实际上是全剧的女主人公。她们的歌唱占全剧三分之二。从第一行开始唱起，一直到最后一行，她们都在场。在索福克勒斯的《斐罗克忒提斯》（公元前 409 年）一剧中，以个人来说，她们都是不重要的，她们一直等到全剧都已准备就绪才出场，她们的歌唱仅占全剧六分之一。这就是后来剧本为什么比以前剧本长得多的原因：它们上演起来又比较快。

此外，还有另一种力量，以极不相同的形式影响悲剧的音乐。慢慢地歌唱完全不操在合唱队手里了。据史实证明，由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合唱队再也不能成为一项专门职业了。合唱队包括自由公民，他们担当宗教舞的表演任务，这是他们的权利或职责。因此，跳舞没有象旧时那样精致，歌唱和音乐都是一般乐师力所能及的表演。但是，同时一般对音乐的兴趣逐渐加深，公众的鉴赏力要求更为严格。普通合唱队的歌曲，对战时有教养的雅典人来说，已丧失其吸引力。如果他要听音乐，他要听的是比合唱队更微妙的，更动人心弦的音乐。他可以多听一些诸如祝祭酒神的颂歌的现行音乐，这种音乐，日臻精致和专门化，因此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后期所作的剧本期间，戏剧音乐日趋衰落，而在欧里庇得斯所作剧本前后期间则重振起来。但这时已不是合唱队的音乐了。欧里庇得斯所用的"答话人"，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歌手；他的剧本里有许多独唱的颂歌或独唱。在他的《美狄亚》（公元前 431 年）一剧中，抒情部分约占全部五分之一；在《伊安》（公元前 414 年）里，抒情部分几乎占全剧的一半，但独唱颂歌和合唱曲，与合唱队歌曲一样也占一半之多。在《奥瑞斯提亚》（公元前 408 年）里，独唱部分三倍于合唱部分。

这项规则也有一个显明的例外，可以真正说明它的意义。欧里庇得斯的最后一部剧本《酒神的伴侣》有大量的合唱成分，而无抒情的独唱颂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写这部剧本时，他已移居马其顿，显然他没有把他的歌剧演员一起带去。马其顿没有戏剧，只有流行的祝祭酒神的颂歌和专业歌手，他们在《酒神的伴侣》中演唱。

萨提儿歌曲向上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导致雅典人品质高尚的精神激变；出于用新的艺术形式作为表达英雄故事的工具需要，以替代原始叙事史诗；也出于因崇奉狄俄倪索斯神而产生的对强烈感情的要求，而这种感情必然是悲惨的。萨提儿以它们的古怪、旧式丑角的滑稽表演，被安排在三部悲剧结束后一个冷落的角落出现。喜剧因素则以另一种艺术形式任其自己发展。

在我们看来，喜剧和悲剧似乎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区别很难分清楚。米南德时期的雅典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们出自不同的根源。悲剧产生于艺术的和专业的合唱队歌唱；喜剧则是从村夫俗子在葡萄和谷物收割节日的化装游乐中诞生的。亚里斯多德说："悲剧出自酒神颂歌，喜剧出自阳物崇拜的演出。"希腊人在向果实之神庆祝，并向人、兽、草木增殖的神表示敬意时演出悲剧和喜剧。这些神灵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在希腊各地受到人民的崇奉。狄俄倪索斯酒神在阿克纳，罗得斯和德洛斯，达弥亚和奥克塞西亚姊妹在爱那，地弥德在阿提刻一些地方受到人崇拜；潘则在北伯罗奔尼撒。现代人一想到这些远比我们朴质的，而又不象我们那样纵欲的人民，竟然允许这类十分猥亵的戏剧公开演出，不免感到深为震惊。但是，就我们自己来说，除了我们身上存在的不自觉的伪

善这一可能的因素外，还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牢记在心的。在处理那些人之恒情方面，希腊人采取了独特的方法：对之率直承认，并加以适当节制。被压抑的情欲是危险的，一切本能冲动，只有用这种方式和在这样的场合下才能得到发泄，而不致贻害非浅。当时希腊还制定了不少极为严厉的法律，如禁止妄用节日胡作非为，禁用暴力，禁止年轻人过度参加节日活动。但是，简略地说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事，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幸的是，亚里斯多德的喜剧哲学已散失，这是在《诗学》中散失的一部分中。但是，亚里斯多德解释悲剧的道德根据时说，"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同时他证明"激昂"的乐调也可以"净化"人性中狂热的情绪，即他所谓"迷狂状态"的情绪，往往会突然发作起来。由此可见，对喜剧放宽尺度，可以说是有利于产生一种更明显更必要的"净化"作用。此外，我们绝不要忘记，在希腊总有那么一股猛烈反对戏剧演出的逆流；甚至是极端的禁欲主义思想也不会没有它的吹鼓手的；最后，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凡是有宗教支持的不良风俗习惯的地方，那儿比较健全的理智就受到削弱，使之处于瘫痪状态。毫无疑问，许多狄俄倪索斯的庄重朴实的女祭司，一定相信这些古代的有象征意义的列队游行的宗教仪式，在彼时彼地和从此以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列队游行的一个特征就是可以"自由谈话"，自由谈话仍然是喜剧引以自豪的特权。在特别开放的日子里，人人都可以随便跟别人开玩笑，施以无礼，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出于畏惧和礼貌关系往往沉默寡言。在有些游行中，妇女享有取笑作乐的特权。喜剧一旦被人重视的时候，喜剧的中心问题就在编写一首歌曲并学会这首歌曲，在歌曲里，合唱队作为诗人的代言人，向听众

发表有关节日主题的演说，这样就成为高度发展的喜剧的"自由谈论"，至于在其它方面，喜剧起源于狄俄倪索斯节日或类似酒神的节日。一队化装游行的演员向神庙进发，在长笛和管乐器伴奏下，唱祝颂神的歌，并以即兴的打诨插科以娱观众。他们这种活动是非官方的，无偿的。一直到了公元前四六五年左右，"宴乐队"才得到公认，喜剧与悲剧的形式从此并列起来。喜剧首先在"吕尼亚"典礼时演出①，后来才在其它狄俄倪索斯节日里演出。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两位年轻的天才作家欧坡里斯②和阿里斯托芬才把"旧喜剧"的艺术形式确定下来，并把一些孤立的闹剧片断构成一个情节，或多或少地废除崇奉阳物的成分，或证明崇奉阳物是正当的③。在喜剧里，合唱队在全剧进程中起着更真实更生动的作用，他的原有荒诞部分为害不大，很快就消失了。阿里斯托芬最后的作品中几乎不用合唱队了，这标志着喜剧的中期发展情况，这一时期的喜剧被公认为中期喜剧，比旧喜剧文雅得多，但不及新喜剧完善④。大可惋惜的是，不久在才能薄弱的缺乏戏剧天才的人手里，出现了力图模仿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中反映人性的要求，出现了戏剧原理的成就，也出

---

① 吕尼亚(Lenæa)是在每年正月或二月初举行阿提刻庆祝狄俄倪索斯的一种典礼。大宴之后，人们列队游行，戏谑笑浪，通过城市，直到剧院去看戏。从此以后，喜剧发展得比悲剧更快。

② 欧坡里斯(Eupolis)是阿里斯托芬最大的敌手，公元前429年他发表第一部喜剧，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公元前411年他战死于赫勒斯滂海峡，他的作品虽只有十一部或十四部，但其中七部获奖。

③ 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取消崇奉阳物；但在《吕西斯特拉塔》一剧中则证以为是。——原注

④ 古希腊喜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从公元前487年至385年左右是旧喜剧时期，从公元前385年左右到320年左右是中期喜剧时期，从公元前320年左右到250年左右是新喜剧时期。

现了把悲剧和喜剧合而为一的艺术，目的在自觉地使其成为"对人生的摹仿，生活习惯的镜子和对真理的反映"。① 这种艺术形式一旦确立，便持续好几个世纪。公元前四〇〇年后不久，它就开始了。当时国弱民穷，加以艺术趣味改变，从而取消费用浩大的合唱队，当时经过长期斗争与反抗之后，任意攻讦社会人士的行动，已被公认为不义的令人生厌的行为。② 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由于米南德③ 和菲勒蒙④ 两人崛起，这种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前一六〇年左右，日期不同的碑文告诉我们，也就在那个时期，每逢狄俄倪索斯大祭节日，除了旧喜剧重演之外，要求作出五部独创的喜剧。这一异常丰富的古代文学宝库，已经全部湮没无闻，只剩下一些残篇和少数粗俗的拉丁文的改写本，这真是对命运反常的嘲弄。

佛律尼枯斯——波吕佛拉特蒙之子

（公元前494年）

在埃斯库罗斯之前的剧作家中，较为著名的是佛律尼枯斯。传说中提到了他的九部剧本的名称；在剧中对话里，他采用长短

---

① 见西塞罗《理想国》，这句话也见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I.48章。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第22行"戏剧是自然的镜子"一语即来源于此。

②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民穷财尽，无力负担训练合唱队所需的庞大开支，同时，还制订法律禁止对社会闻人随意进行人身攻击。

③ 米南德（Menander，公元前343—293），希腊中期喜剧家，曾在喜剧比赛中获胜八次，但不止一次败于菲勒蒙。

④ 菲勒蒙（Philêmon，公元前361—263），是米南德的劲敌，所作剧本达101或97部之多，不少剧本为罗马喜剧诗人普罗塔斯（Plautus）及塞西里阿斯（Caeciluis）翻译并改编。

格四音步，并把女角介绍到剧中来。据说他写了《弥利都的陷落》一剧，被政府处以罚款，并禁止再用这种题材写剧本。① 弥利都的陷落是国家的忧患，也可以说是国耻，无论如何，它牵涉到一种走向极端的政党政治。佛律尼枯斯取材当代历史，写了另一部剧本《腓尼基人》②，就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剧中合唱队代表克塞克西斯的腓尼基水手的妻子，首场是国王的会议室，许多元老在等待大战消息。当时他因而获得奖赏，他也许把忒弥斯托克利作为合唱队领队。忒弥斯托克利是剧中真正的英雄人物，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我们深感惋惜的是，剧中一些抒情诗均已散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日子里，参与马拉松战役的幸存者，在深更半夜里踯躅他乡，嘴里哼着古雅陈旧的歌曲——

> "手里高擎着火炬，嘴里哼着古老的歌曲，
> 野生的蜂蜜，东方和美丽。"③

佛律尼枯斯的残篇断章中所流露的温文尔雅的特征，使我们认识到埃斯库罗斯的壮丽文体是由他自己的品性所决定的，并不是由于当时的艺术风尚形成的。总之，波斯战争对于希腊悲剧的影响，有如希腊大移民对荷马史诗所起的作用一样，佛律

---

① 《弥利都的陷落》(The Capture of Miletus) 一剧作于公元前494年弥利都陷落不久，系根据希罗多德记实写出，此剧上演时，全场欷歔流泪，异常悲伤，因此作者被罚款一千特兰克姆（希腊银币），并禁止再写作类似题材的剧本。

② 《腓尼基人》(Ph œniss œ) 一剧作于公元前476年，歌颂公元前480年萨拉密斯湾之战。

③ 见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原注

尼枯斯和埃斯库罗斯两人都是“马拉松的战士”，①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① 佛律尼枯斯和埃斯库罗斯两人均参加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之战。

第 十 章

埃 斯 库 罗 斯

埃斯库罗斯，厄琉息斯人欧福里翁之子

（公元前525—456）

埃斯库罗斯出生于一个旧的世袭贵族家庭，他是在厄琉息斯长大的。厄琉息斯不仅是德墨忒秘仪的中心地点，而且也是特别崇奉狄俄倪索斯—扎格瑞斯的中心地点，它离忒斯比斯的市区伊开里亚很近。据说他开始创作时年龄尚轻，但至公元前四九〇年，他应征入伍，参加马拉松战役，在这次战争中，他的兄弟基尼革拉斯英勇牺牲，此后在九年的和平时期中，他在创作上获得首次成功(484)①。四年后，他和全国人民一起撤退至船上和萨拉密斯，听任雅典给蛮民蹂躏。② 在这些年代里，悲剧和伟大理想已在人们心里形成，但在这几年内并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

① 公元前484年，埃斯库罗斯参加戏剧比赛首次获胜，据说他一生得奖达二十八次之多。

② 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希波战争，德摩比利陷落，斯巴达王黎俄倪达(Leonidas)战死，波斯军长驱直入，阿提刻被毁，沦为废墟。雅典沦陷，惨遭浩劫，阿提刻与雅典居民避难，迁移岛屿，部分逃至萨拉密斯(Salamis)岛。"蛮民"指的是波斯人，流露了作者对东方人的歧视。

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公元前四七六年埃斯库罗斯可能在色雷斯参战，关于这一战争情况可在他的《吕枯耳戈斯三部曲》①和《波斯人》两部剧本中得到反映。不久，他可能负有外交使命再度到塞拉库萨，在那里，他为了纪念希厄洛在山坡上建立埃特那市镇（公元前476—475）而写了一部《埃特那的妇女》。

公元前四八四年后埃斯库罗斯也许成为雅典的文坛泰斗，虽然他的旧敌普拉提那斯、佛律尼枯斯以及他们的儿子阿里斯忒阿斯、波吕佛拉特蒙在多次竞赛中一再胜过了他，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都是值得受赏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他的最早的一部剧本是《乞援人》；众所周知的日期最早的是《波斯人》，这部剧本在公元前四七二年荣获头奖。

公元前四七〇年，埃斯库罗斯又到塞拉库萨，原因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重写《波斯人》。公元前四六八年他为年轻的索福克勒斯所攻击。翌年，他以《七雄攻忒拜》一剧再次获胜。我们还不清楚他的巨著《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作于哪一年，但是该剧和《吕枯耳戈斯》似乎都写于《七雄攻忒拜》之后，他的最后一部获胜的作品是在公元前四五八年所作的《奥瑞斯提亚》(Oresteia)三部曲——即《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Choëphorai)和《降福女神》(Eamenidas)。此后，他又到西西里，——颓废时期的小人物认为他是因为妒忌索福克勒斯过去十年来获胜而出走的——公元前四五六年他在加拉突然逝世。在雅典他的剧本风行无常，时兴时落，某些党派利用他作为工具，打

① 《吕枯耳戈斯三部曲》(The Lycurgus Trilogy)或称"三联剧"，即属于同一题材的三出悲剧，再加上属于同一题材的"笑剧"，合称为四部曲或四联剧。

击欧里庇得斯，但是他死后雅典通过一道法令，特许翻印他的剧本，因此，在柏拉图以前，作为一个古典作家来说，他已负盛名。公元前三三〇年左右，吕枯耳戈斯①兴建的一座石头砌剧场里树立了他的有名的铜像。

相传埃斯库罗斯在加拉自己的坟墓上有一个墓志铭，颇为别致，墓志铭上只字不提他的诗作，在刻上必要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后，只有两行叙述了“马拉松的树丛可以证明他的真正的军人气概，长发的米达人深为他的英雄气概所动容”。在那特别重大的日子里，大义凛然地面临死亡的时刻，仍然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时刻，他的诗作还不足以满足他的抱负，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在他的创作最辉煌的成就中，给人的印象往往仍是这样的。

埃斯库罗斯曾写了剧本九十部，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七部。按创作本身提供的根据，他的最早的一个剧本是《乞援人》——这是一部最奇妙而优美的作品，有如一尊古代雕像，巍然屹立，笑容可掬，威风凛凛。剧本的题材也是一种原始型的题材，颇适合于戏剧体的诗歌，而不大适合于剧本。乞援人是达那斯的五十个女儿，她们不愿意跟埃及波塔斯的五十个儿子结婚，逃到亚各斯。她们的逃亡证明了在那个时期嫡亲堂兄弟姐妹结婚被认为是乱伦的。她们恳求亚各斯国王珀拉斯戈斯保护，珀拉斯戈斯把这个问题提交民众讨论，结果他们接受了乞援人的要求，拒斥了傲慢的埃及使者。这三部曲的另外两剧中动作场面较多，在

---

① 吕枯耳戈斯(Lycurgus，约公元前390—324)，是雅典著名财政家，他与德摩西尼(Demosthenes)、许珀里德斯(Hyperides)为反对马其顿党著名人物。他对雅典财政颇多改革，成绩卓著，他又关心公共事业，如建筑剧场、音乐厅、船坞、港口等。

《洞房的制作者》一剧中，埃及波塔斯的儿子追逐达那斯的女儿，他们打败了达那斯，坚决要求结婚。达那斯宁愿一死了之，而不愿搞乱伦，命他的女儿在洞房花烛的夜里将丈夫刺死，女儿都遵照父亲的命令行事，只有许珀麦斯特拉因违父命，以不孝罪问审，结果阿佛洛狄忒帮助她无罪获释。这个剧本似乎在旧的圆形剧场上演出，在剧场中央有一个平台，四周饰以偶像，这里没有宫殿式的正面。三部曲的合唱队队员人数仍保持五十人，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旧的圆形合唱队组成形式仍然没有改变。

《波斯人》(472)是这个三部曲里的第二部，第一部名为《非尼厄斯》。剧中主人公是亚戈那特传说里的盲目预言家，可能预言过有关欧亚两洲之间的较大的战争，那支远征军便是这次战争中的一个典型事例。第三部是《格劳喀斯》，但该剧有两种脚本，情节也不大固定。《波斯人》一剧是模仿佛律尼枯斯的《腓尼基人》而作的，这两部剧本的开场白几乎相同。场景也都在苏萨①的会议室，只是后来《波斯人》一剧的背景改在了大流士的墓地。在一般意义上说，《波斯人》的情节并不怎么感人，但是头几场中阴沉郁闷的气氛，令人可怕的确实消息的骤然传来，对毫无过错的老大流士王的招魂——这位波斯国王从来没有使波斯人流泪过——以及他关于未来全部的灾难作出的严肃的预言，凡此种种都具有高度的戏剧艺术的萌芽：人们从合唱队和生动壮观的战争描述中见到“无数武器、战舰以及叙利亚的战车疾驰疆场”的场面，因而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作为一部有关历史大事的最早记载，而且出于一位作出了永垂史册贡献的伟大诗人之手的剧作，《波斯人》一剧的客观地位，在文学史上说来，或许是独一无

① 苏萨(Susa)是波斯帝国的都城，另一个都城是珀息波里斯(Persepolis)。

二的；剧本的庄严华丽也堪称超群出众的。

《七雄攻忒拜》是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和第二部分别是《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据一部英雄传说故事称，俄狄浦斯发现他与伊俄卡斯忒的关系之后将她废弃，再和欧列格纳亚结婚；并无自挖眼睛失明之说，而且他的女儿都是欧列格纳亚所出。①我们都知道，埃斯库罗斯取材的故事是桩十分骇人听闻的故事。剧本叙述由流放的波吕尼克斯②为首的七雄包围忒拜进行鏖战，结果两弟兄互相残杀而终。此剧在古代深为人们赞赏，正如阿里斯托芬所指出，这是一出"充满战神阿瑞斯精神的戏，使每一个观看过这出戏的人，都愿立即做一个'火热的劲敌'"。剧中烽火连天的战争气氛十分浓厚，人物个个刻划得质朴而强劲有力。可是，尽管《七雄攻忒拜》一剧写得出色有力，在埃斯库罗斯的全部剧作中，这部剧本也许最不显著地流露出作者横溢的才华，看来它仿佛是出于一位才气不大的人的一部优秀作品。

埃斯库罗斯所作的另一三部曲《普罗米修斯》则截然不同了。它和《七雄攻忒拜》一样属于同一过渡时期的作品，在序幕里使用三位演员，正如《七雄》在"退场"时可能用了三位演员一样。三部曲包括如下三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Freed)，《盗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the Fire-Carrier)，这部剧本题材十分巨大，需要有"浩瀚"和"有翅膀的"丰富想象力。在埃斯库罗

① 俄狄浦斯(Oedipus)和伊俄卡斯忒(Jocasta)是母子关系，当初他不知道娶母为妻，后来知道自己犯了乱伦，就把她废弃，重娶欧列格纳亚(Euryganeia)为妻。

② 波吕尼克斯(Polyneîkes)与忒拜王厄梯俄克利斯是亲兄弟，因夺王位，自相残杀。

斯和雪莱①两位大诗人的诗里，他们分别作出了人类最伟大的两篇诗剧。普罗米修斯反抗统治世界的强大暴君，为人类造福的伟大战士，他把人类从宙斯蓄意毁灭人类的祸害中拯救出来，他教导他们走向文明的艺技，最有典型意义的，便是他盗取宙斯的神火，把它赐给人类。在这之前，神火贮藏在天上，为了热爱人类，反抗宙斯意志，他被宙斯钉在高加索风雨侵蚀的峭壁上，但他绝不屈服，因为首先他是永生不死的，此外，他又深知未来天地所凭借的一个奥秘。宙斯企图以威胁和酷刑来折磨他，使他屈服。但是，普罗米修斯始终不愿背弃人类。海洋的女儿们，一起前来安慰他，她们都舍不得离开他。她们面对同样的烈火，甘愿与他一起沉沦于深渊之中。剧本自始至终贯串着戏剧动作。该剧的中间部分涉及的，显然是若干世纪的事，而非几天发生的故事，其中有关普罗米修斯对海洋女神所作的长篇叙事，谈到俄刻那斯②出来作徒劳的调停一节，此外，又插进了一段有关宙斯的另一受害者——半疯的月女伊俄的情节，讲到了伊俄被牛虻追逐，到处奔命，又被百眼怪物阿耳戈斯③的鬼魂纠缠不休。我们都知道，普罗米修斯的合唱队，无论在其特色方面，或在其戏剧性的合情合理方面，也许是希腊舞台上最出色最令人满意的。它们的歌曲表达了多愁善感的悲观情绪，在本世纪以前很难找到可相比拟的作品。普罗米修斯遭受的痛苦，使整个人类

---

① 雪莱(Shelley，1792—1822)，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期所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诗，取材与埃斯库罗斯相同。

② 俄刻那斯(Oceanus)是希腊神话中河海的大神，泰坦神族中最年长者。

③ 希腊神话，阿耳戈斯(Argos)是宙斯和尼俄柏(Niobe)的儿子。阿耳戈斯和阿耳戈斯族的建立者。他有一百只眼，有些眼睛是常开的，后赫耳墨斯(Hermes)用魔法使这些眼睛闭着，随即把他杀死。赫拉(Hera)用他的眼睛装饰孔雀尾巴。

都感到剧痛："海上波涛澎湃号泣，海底深渊呻吟叹息；累累荒冢发出恸哭的哀声，圣河的源泉因哀怜而呜咽。"在另一处调子更为凄切动人："不，亲爱的，你的牺牲是没有希望的，说吧——那里有什么样的帮助？在什么地方？从日常事物中要得到什么帮助？难道你没有看见小小的行动，无力如梦，在这行动中盲目的人类受着束缚吗？凡人的意图绝不、绝不可能超越宙斯巨大的谐力！"宙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服从他的人得到和平和幸福，正如海洋女神从前所享受的那样，可是他们觉得现在他们还是要起来反抗宙斯。

在散失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热切渴望着的也许莫过于《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了。什么样的和解才是可能的呢？我们不难看出，宙斯最后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例如，对伊俄进行的迫害显然毫无目的的产生了很多重大后果，其中有赫拉克勒斯的诞生，他是另一位人类的救世主，同时也是普罗米修斯真正的救星。再说，普罗米修斯似乎并不象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推翻这位"新生暴君"。他曾小心翼翼地帮助宙斯抗拒极大的难以了解的势力——即克洛诺斯①和泰坦诸神的势力，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的目的是想迫使宙斯制订宪法，从而拯救人类。关于这个难题需要另外一位埃斯库罗斯来解决，才能使之与第一部剧本相称。我们对于第二部剧本知之甚少。剧本开始时，普罗米修斯已经过三万年之后再出现的，合唱队员都扮成泰坦诸神。最后一出《盗火者》看来已充分证明了：在雅

---

① 克洛诺斯（Kronos），希腊神话中泰坦神之子，被囚禁于地下深渊，后与诸兄弟一起夺取王位统治天下，他的小儿宙斯与他恶战一场，取而代之。

典普罗米修斯节日的制定。这样的"渊源"构成了戏剧共同的主题。

《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标志着埃斯库罗斯在剧作上取得最伟大成就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希腊戏剧中一部最成功的代表作。剧中语言英气勃勃，富有早期剧本抒情的魅力，结构宏伟，超凡绝俗，颇有古风，人物形象尤为鲜明生动，给人以强烈深切的印象，与索福克勒斯的最佳剧本不相上下。《阿伽门农》一剧中卡珊德拉出场的一幕，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剧中这位没有人信她话的女预言家，命中注定幻见自己和国王身亡，舞台上景象阴森，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许多学者认为此幕永葆其清新活泼之气，令人百读不厌。《奥瑞斯提亚》中第一部剧本叙述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凯旋归来之际，给其妻克吕泰墨斯特拉所杀害，结果她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奠酒人》("指用奠酒泼在地上主祭的人")一剧演出了因果报应的场面。奥瑞斯提斯在父亲死时还只是个孩子，他在流放期间长大成人，他悄悄回来谋杀埃隔斯托斯，报了血仇，并奉阿波罗之命杀掉了自己的母亲。①

《奠酒人》一剧，在某些方面说来，是埃斯库罗斯戏剧中最复杂的一部。剧中一幕母子相认的场面无需细述，但庄严雄伟，十分动人。全剧情节很分明；复仇人走进王宫，立报杀父之仇。剧中人物的刻划十分生动，以至于可怜而可笑的老乳娘也跃然纸上。一开始，奥瑞斯提斯眼前浮现着萦绕于怀的疯狂的阴影，在弑母以前和耳聆阿波罗神的可怕的神谕之间，这种疯狂的阴影

---

① 阿特鲁斯之子阿伽门农有妻名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aemnestra)，与提耶斯忒斯之子埃隔斯托斯(Aegisthus)有暧昧行为。阿伽门农被杀后，克吕泰墨斯特拉给自己的儿子奥瑞斯提斯杀死以报父仇。

越来越加深了。他处在这两种恐怖相袭之下，思想斗争很激烈，一筹莫展，一直到他母亲所诅咒的成为事实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刻，到了他为逃避复仇女神灰色蛇发的面庞而到处狂奔流浪的时候。①

《降福女神》一剧的开始戏剧性很强，剧尾场面相当壮观，颇足惊人。审判一幕相当庄严，奥瑞斯提斯被复仇女神控告，阿波罗起而为他辩护，最后由于雅典娜的干预得以赦免。② 可是，这样的处理，未免使神祇过于参预了人类的事务了。对我们来说，雅典的最高法院③的创立，并没有宗教的现实意义，而对埃斯库罗斯来说，却有宗教的现实意义。但最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剧中饶有趣味的成分逐渐减弱，直至"哀怜和恐怖"融于温和的艺术乐趣中，正如每一首合唱颂歌和大多数悲剧表明的那样，这是希

① 奥瑞斯提斯为阿伽门农杀死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情夫，这是符合神意的。但由于杀了生母，他犯了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成为复仇女神的牺牲者。希腊人称复仇女神们为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意即优雅的女神，或"慈悲的女神"。复仇女神的眼睛是血红的，她们的头发是一条条毒蛇。她们一手持火把，一手执蝮蛇扭成的鞭子，弑母者不论到哪里，她们总是跟踪追逐，使他深受痛悔的苦楚。奥瑞斯提斯弑母以后，复仇女神追他发疯，他不得不离开故乡，到处流浪，在病痛中他的唯一伴侣是他的忠实朋友皮拉得斯，同情他的神只有阿波罗，因为他曾指示他杀死自己的母亲，如今仍然和他在一起，为他防御凶暴的复仇女神。久经流浪之后，奥瑞斯提斯避居阿波罗的神庙里。

② 奥瑞斯提斯在雅典元老院的法庭受审时，法官中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各占其半，后雅典娜投票赞成奥瑞斯提斯，元老院就宣判他无罪开释。复仇女神(厄理倪厄斯，Erinyes) 经雅典娜慰藉一番也改变态度，成为"降福女神"。

③ 古雅典最高法院(Areopagus)设在战神山上(Mar's Hill)，这个法庭起源于诸神审判战神阿瑞斯 (Ares)。因波塞冬的儿子污辱他的女儿阿尔西波(Aic:ppe)将他杀害。但在《奥瑞斯提亚》一剧中，埃斯库罗斯把这个法庭用来审判奥瑞斯提斯。

腊艺术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莎士比亚跟希腊诗人是一脉相承的。他往往以在次要人物中平静的场面结束他的悲剧，而且他的十四行诗，也都用一般恬静的对句结尾的。我们的戏剧则以高潮告终，我们的十四行诗都用最沉重有力的诗句结尾。

总的说来，埃斯库罗斯的精神，由于他生活在一个进步潮流迅猛发展的开始时期，免不了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大为人所误解。公元前四九〇年的先进分子，到了公元前四〇四年就被误认为保守分子。一般说来，在思想上他可能是个诡辩运动的先导者，犹如欧里庇得斯是诡辩运动的成全者一样。他是早期的热心的民主主义者。我们只消听一听《波斯人》一剧中有关自由的赞歌，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是希罗多德笔诸于书的精神，也就是这种精神使雅典从一个平凡的爱奥尼亚城邦一跃而成希腊人的楷模和魁首。《波斯人》一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乞援人》里的国王是几乎十分奇特地符合宪政精神的。《普罗米修斯》里充满着反抗专制暴政的呼声，反映了地道的雅典精神。《阿伽门农》一剧中大部分都是严厉谴责"君临天下"的一统思想。说真的，《降福女神》里，埃斯库罗斯明确地颂扬雅典元老院。当时，厄菲阿尔忒斯①与伯里克理斯正在免去元老院的权限。埃斯库罗斯并不是反对伯里克理斯的人，伯里克理斯至少做过一次他的合唱队领队，但是他也是四九〇年的参战者之一。② 正如亚

①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伯里克理斯和厄菲阿尔忒斯(Ephialtes)联合起来反对贵族党，最初，厄菲阿尔忒斯只攻击个别元老，控告他们在处理讼事和执行一般国家职务上滥用职权，及至公元前462年，他公然在公民大会上攻击元老院，结果只允许元老院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刑事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

② 指参加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之战的人。

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指出的，元老院是在对波斯作战时自由雅典的化身，但对公元前四六〇年的人来说，它已成为一个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机构。

至于埃斯库罗斯的宗教正统思想方面，看来他曾一度因泄漏或触犯厄琉息斯秘仪而受到迫害，这一事件意味着他是对正统派颇有反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听信克里门特①明白叙述过的并由亚里斯多德指出过的故事，故事讲到埃斯库罗斯提出了他从未入过教的证据，因而也没有什么可以泄密的，这样他才得以幸免遭到惩处。如果这一故事是可靠的话，那么对一个有名望的厄琉息斯人来说，拒不入教，也就意味着有一点象反对僧侣神权的倾向。毫无疑问，埃斯库罗斯不象索福克勒斯和品达那样，自己似乎也从没有受任过僧侣职位。他的历史地位也许相当于爱国志士的地位，他们对于战前德尔福的怯懦是绝不姑息或忘却的。②话虽如此，在宗教思想方面，埃斯库罗斯毕竟是欧里庇得斯的先驱。说真的，他正处在一个传统神学纲领可能与道德和理性调和的阶段。欧里庇得斯走得更远一点，即达到了一个传统神学与道德和理性格格不入而无法调和的阶段。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用不着谈《普罗米修斯》一剧。这部剧本确实是涉及颠覆活动的故事，虽然要阐释细节是不容易的。埃斯库罗斯是一个为剥夺了权利的生灵大声疾呼的战士，他的呼声传到了“伟大的阿波罗、伟大的潘或宙斯”的耳朵里（见《阿伽

---

① 亚历山大理亚的克里门特（Clement，约160—215）是教会教师，著有《对希腊人进一言》、《教育家》、《地毯》等。

② 第二次波希战争（公元前490年）以前，大流士派使者到希腊各国要求各国臣服，雅典与斯巴达断然拒绝。马其顿、比俄细亚等为雅典斯巴达鄙视为胆怯。德尔福在比俄细亚境内。

门农》55)；他敢于向"宙斯——不管他是什么人，祷求"(160)；他又公开宣布："除了宙斯之外，我到处寻求我能找到的权力，可怎么也找不到，要是我真能丢弃我心中这茫无头绪的重负那该多好啊！"象他这样一个人，他跟品达的多神论的思想相距还多么遥远啊！他把宙斯看作"理性之神"，想尽方法坚定地摸索着走向宙斯，成为赫西俄德传说中盲目的泰坦方式之对。"瞧！往昔有一位伟大的人物，他膂力过人，嗜战成性，但是也不能说他以前就是这样的！后来他遇到强敌，从此就完蛋。你以胜利的名义请求宙斯……宙斯为人类开辟了通向思想之路，并教导人类把'吃一堑、长一智'作为永久的生活法则。"这一切都没有记载在德尔福和厄琉息斯的启示里，这是跟秘仪作生死搏斗中的真正的人类的思想，一般说来，这种思想实际上已抛弃了多神教的思想，同时也抛弃了一种认为有许多统治宇宙的神灵的概念——这一概念可能是隐喻式的，但也暗示着真正的信念，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自然力量经过了长期的斗争，结果形成目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普遍的秩序，犹如埃斯库罗斯见到的根据雅典法律建立的秩序一样。现将它跟欧里庇得斯的一节(Tro.884)作比较如下：——

> "不管你是谁，无人知晓，难以推测，
> 创造了宇宙，主宰着天地，
> 万物之源或人类理智之祖——神啊！
> 我崇敬您，您以无声无息的正义之路
> 指引众生万物生息和消亡。"

这是一种在一个更远一点时期内的同一精神。说它更远一

点，因为它更清楚，也因为第三行诗里两者可供抉择；但是最主要的，还因为在实际戏剧中，这节诗含蓄的一点正教思想残余，使人认识到这仅是一个幻想！我们深感欣慰的正义明显地破产了，“无声无息之路”引导我们走向谬误的荒野——至少就我们凡人来说，都能看到这一点。

希腊有作品传世的独一无二的正教作家是品达。索福克勒斯受任过祭司之职，并修建过一座小教堂，但是他的时代的气质带一点唯理主义的色彩，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把这种理性主义反映出来。

关于反映在埃斯库罗斯剧本中的宗教道德的积极思想，已经有人写得过多了。要避免把评论这种思想的话说过头，是很不容易的。一般说来，这些评论家大多是哲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希腊诗歌的爱好者。人们也许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里，比在其他作家作品里，更能发现三种观察人生的独特方法。也许如同一切伟大的悲剧一样，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出于一种“过分自信”“胡布里精神”(Hubris)的因素而写成的，也即是说，这是一种自视甚高的坚强意志，不论在智力、感情或激情方面，猛烈地反抗强大的外来力量、环境或法律或神。埃斯库罗斯本质上是这样一个人，他深感人性在生活道路上对一切不可逾越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搏斗，推翻强大的君主，是当时每一个希腊人头脑中的主导思想。这样，“人的自信”和“神的嫉妒”——即人的意志远远超越了他的能力所逮的这一事实，——是埃斯库罗斯创作思想中一个相当特出的原则。

埃斯库罗斯的另一个思想原则是：深信事物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并不是宿命论，用通俗的话来说，也不是近似的一种命运论思想，而是一种当大难临头时浮现在人们心头的思虑，这种

思想是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的自然产儿。埃斯库罗斯作品里的罪恶，在两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遗传根源的。在忒拜和迈锡尼的一大堆英雄故事宝库中，实际上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罪恶的迷狂——最明显地反映在欧里庇得斯的《伊拉克脱拉》一剧中。奥瑞斯提斯是个女凶手的儿子，同时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的祖先都是骄傲横暴的酋长，他们的狂热情绪往往易于使他们铸成罪恶。但罪恶本身也是遗传的。蛮横打人一下，别人也往往会予以反击，真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数人认为这种“一报还一报”的现象是件赤裸裸的事实。地面上的旧血尚未干，急须用新血来洗涤，先人造孽，后代作恶，代代相传，轮回不绝。当然诗人是用神话或象征方式描述这一事实的。首次犯的罪孽产生了一个“阿拉”——诅咒之神，她俯瞰作恶造孽的现场，她又洞察作恶者的心肠，也许对所有作恶多端的人，进行察微触隐。这个譬喻究竟确切到什么程度？实际的信念又达到什么地步？均非我们目前所能解答的问题。

这一连串思想不可避免地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罪孽的报复既是世代相袭，经久不息，造成的结果又会怎样？当然，这样的因果报复下去，除了种族灭亡之外，也许不会有其它结局的，正如在《忒拜三部曲》剧本中所表演出来的那样。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收场，那就是法律或法庭最后出来宣告一句话，一句令人满意的话。《奥瑞斯提亚》、《普罗米修斯》、《达那特三部曲》均以和解结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埃斯库罗斯生活着的时代一个阴暗面，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当时雅典文明和社会正义的另一面，尚有一些无法无天的地方。

把剧本和残篇总起来看，我们不难看到时代和个人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埃斯库罗斯写了很多萨提儿剧，而且看来写得都很

出色，这是时代和个人特征的具体表现。这些伟大思想家——希腊的埃斯库罗斯、赫拉克利图斯，以及在我们中间的如维克多·雨果，考莱尔等人——往往容易有自我欣赏和古怪的脾气。埃斯库罗斯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剧中讲了一个地道的笑话，这是一出萨提儿剧，剧中把火第一次带到人间来，粗犷的萨提儿一见到耀眼的火光，为其灿烂夺目的景色所吸引，乐得发狂，纷纷亲吻熊熊烈火，结果把胡子都烧掉！这一故事在索福克勒斯的萨提儿剧《海伦的结婚》里，虽然更滑稽可笑，剧中萨提儿见到了海伦，同样欢喜若狂，但剧情却显得平凡无奇了。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许多剧名取自所属的合唱队。合唱队仍旧是戏剧的主要部分——如《巴萨赖》、《厄冬尼》、《达奈得斯》等等。另一个特征是，诗人热爱探索地理知识。当时希罗多德还没有从事写作，我们知道在人们心目中，当时世界的辽远地区是个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奇境。在埃斯库罗斯时代的雅典，人们对于地理的兴趣，部分由于想入非非而产生的，部分由于雅典的崛起后航海通商事业的发展所促进的。在所有流传下来的剧本中，《普罗米修斯》一剧中不少地方涉及英雄传说故事的地理；其次是《波斯人》；再其次是《乞援人》。就是《阿伽门农》一剧也有不少有关指向标站的记载。《海上的格劳喀斯》、《尼俄柏》，或《迈锡安人》等剧中都充满了同样的记述。这种一时的冲动在希腊戏剧中持续不久。索福克勒斯大量引用希罗多德的话，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又喜欢把地理名称作为修辞之用，但他尽量把自己的兴趣限于"历史"范围内。欧里庇得斯对所有其它各门学科都很感兴趣，但对地理知识则漠不关心。

在选题方面，埃斯库罗斯对超人的或超自然的东西特别喜爱。说也奇怪，他的这种偏爱跟他对地理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普

罗米修斯》开场就说："瞧啊！我们来到了世界最遥远的边缘地区，来到西叙亚人流浪的地方，那是一片神秘的蛮荒之地。"这是埃斯库罗斯熟悉的地区，他的"词章"自然流畅。他的许多散失的剧本，也都以索福克勒斯所说的那种境地为背景，在那

"海外世界最高的山峰，
夜之源泉，晨之曙光，
太阳的故居之中。"

这是《太阳女儿》中的一场，涉及法厄同①之死，这一场面也在《灵魂权衡》一剧中出现：宙斯权衡赫克忒和阿喀琉斯两人的命运；此外，还有《伊克西翁》②、《门农》③以及其它不少以狄俄倪索斯为题材的剧本中，都表现出这种精神。

一方面由于戏剧艺术技巧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诗人卓越的天才，埃斯库罗斯往往选用一些根本没有情节的题材写剧，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乞援人》和《波斯人》两剧那样，这一情况是十分明显的。他在描写一个情景时往往身入其境，并用抒情的诗句使之生辉多彩。欧里庇得斯在《乞援人》和《赫拉克勒斯的儿女》两剧中也作同样的尝试。索福克勒斯除了在《海伦的要求》一剧之外，似乎没有再作此项尝试。埃

① 希腊神话中法厄同(Phaëthon)是阿波罗和克吕墨涅的儿子，强驾阿波罗的神车，从天上跌下致死。他的姊妹悲痛欲绝，泪成琥珀。

② 伊克西翁(Ixion)，庇里托俄斯的父亲，拉庇泰国王(Lapithae)，因他自称是赫拉(Hera)的情人，宙斯把他缚在旋转的车轮上，永远在冥土中受罚。

③ 门农(Memnon)，是忒同诺斯和伊俄斯的儿子，埃塞俄比亚国王，在特洛伊战争时，他是普洛姆的同盟，后被阿喀琉斯所杀。

斯库罗斯则不同于他的后继者，他力避把地方传说作为剧本的内容，这一点确是相当令人难以理解的。也许他认为这类题材没意思，而波斯战争的现实，使一些不大生动的事件在他那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下，显得黯然失色，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把这三位悲剧家的残篇作一比较的话，那是很会令人感到有趣的。残篇内通常有不少"格言体"的篇章，往往可以表明作者的思想倾向。索福克勒斯用的格言较少，他对沉思默想和概念游戏丝毫不感兴趣，虽然他也纵论一些有关财富的力量(残篇85)、语言文字(残篇192)，以及坏妇人(残篇187)等的力量。欧里庇得斯则以对天地间万物作一般概括见著，他的作品大多都很简朴无饰——由于写得太简朴了，冷漠无情的读者往往会不得要领。

> "爱情不会使乞食者心烦意恼。"(残篇322)
>
> "必然的事物，异常伟大。"(残篇733)
>
> "谁能知道我们哪一天会真的死掉？
> 经过生活历程，他们对我们的生死会有什么想法？"(残篇638)

有时，象在《法厄同》和《美狄亚》两剧的开场白中，他对心理上的一个特点作了巧妙的处理。关于财富、奴隶制，以及演说的力量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他可以滔滔不绝。埃斯库罗斯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事。他写过几行有关爱情的出色的诗句（残篇44)，但是他的《尼俄柏》一剧中的格言却是最典型的了：——

> "瞧吧！神并不奢望人们给他什么礼物。

你不能以酒肉奉献和燃烧的祭品
改变他的意志。
他没有祭坛，也不爱听歌唱，
坚定的信仰永不会消亡。”

不知怎么地，这未免令人太扫兴了，破坏了人们喜欢由激动而引起紧张情绪的要求。他的剧中许多长篇的戏剧性的讲话尤其是这样，这些讲话往往非常庄严堂皇，乍听时令人无法领略其中深刻的思想感情实质，例如克吕泰涅斯特拉对凯旋归来的丈夫公开地作出了一篇赞美和祝贺之辞。当时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听到她的不贞，她只知道自己孑然一身，无亲无友，她只知道自己梦寐中担心的那个人已经回来，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末日已来临。她跟濒于死亡的人一样，只得留下她的遗言。她几乎不止一次地破涕痛哭，但是她鼓起勇气说话，在极度的欢快情绪中结束了她的言辞：——

“阿耳戈斯的公民们，长老先贤们！
我毫不自惭地跟你们坦率谈一谈
燃炽在我内心的爱。
恐怖全会消失的时刻已来到，
谁还能这么说话呢？
在他围攻特洛伊的日子里，
谁能象我一样理解我忍受的漫长岁月的苦楚？
一个茕独的妇人深居在孤寂的屋里，
形影相吊，没有爱人的怀抱可偎倚——
哦！这是会使人发疯的寂寥！

嗳哟！他回来了！哟，来的是位使者：
每次带来的消息都比前次的更坏，
人们的号啕恸哭声响彻她的四壁！
如果种种谣传说国王受了很多处伤——
那么，他伤痕累累，有如罗网，
筛眼般的罗网！
他跟所有战死者一起倒在那里，
难道他不是有三个身体、三次活着、
三次被杀无法复活的巨人革律翁①吗？
……你们也许告诉他：
我悬梁自缢，被人救起？
说真的，萦绕在我耳边的
就是这些愤怒和仇恨的声音……
陛下！我们的孩子不在这里：但愿他在我身边！
为了你，也为了我，他保护奥瑞斯提斯，
这一件事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他就是我们的战友斯特罗费俄斯②，
他说你屡经严重的打击，时有不测，
而在这里，叛徒诡计多端，图谋不轨，
我虽系弱质，但一鼓作气，平息了祸害。

但是我——愁思绵绵不绝，

---

① 革律翁（Gêryon），希腊神话中克立萨俄尔（Chrysaor）和卡里洛（Challirrhoe）的儿子，他有三个躯体，是个生翼的怪物，后为赫拉克勒斯所杀。

② 斯特罗费俄斯（Strophios）是福西斯（Phocis）国王。

泪如泉涌，最后流尽，不遗一滴，
我终夜不眠的眼睛，
向着为你点燃的烽火哭泣不尽，
黑影生起，黯然无光；
可是音讯杳然，茫茫不见归期，
睡着时，梦寐中为蚊蚋嗡嗡声惊醒，
见到你恐怖万状！
长夜冥冥无尽！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心安神定，
向我王欢呼，有如羊栏里的守门犬，
有如船上稳定的锚索，支持屋顶坚实的栋梁；
有如独生的后裔、孤独的人
所保持的绝望中的土地，
有如暴风雨夜过后的灿烂朝阳，
旷野里喷涌的活泉！
哦！欢乐来了，期待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陛下！我欢迎你回国。神一点也不会嫉妒的——
往日的苦痛我们已受够了——
今天是凯旋的日子，我亲爱的夫君呀！
你从高高的战车上跨下来吧：
但是双脚不要踩在空地上，
伟大的君王！你的那双踏平特洛伊的脚！
嗬！女奴们，你们为什么不快一点把地毯铺在国王的
　脚底下？
快把无价之宝的猩红的地毯铺在地上，
让正义女神引着他

让见到他丰功伟绩的女神引着他
最后喜出望外地回到自己的家园。

第十一章

索福克勒斯

索福克勒斯，科隆诺斯的苏菲罗斯之子

（公元前496—406）

历来传说中把索福克勒斯说成是一位雍容华贵、成就卓越的理想人物。他的一生是在祖国最昌盛时期度过的。公元前四八〇年溃逃①时，索福克勒斯年纪尚小，因此没有感受多大痛苦。他是在雅典陷落前去世的。他十分富裕，虔诚信神，面貌英俊，性情善良，爱寻欢作乐，机智横溢，“由于具有这种使人喜爱的性格，他到处受人爱戴。”他还有两宗毫不受战争影响的经济来源：制造武器和国家支付的戏剧酬劳收入。他获得不少次一等奖——他和欧里庇得斯所得的奖品为二十与五之比。在竞争不烈的年月里，埃斯库罗斯获得仅十五次奖。他曾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才能不强，但被选任过国家高级职位。② 他在雅典生活过得很舒适，不象他的同僚那样贪图出入外国宫廷以寻求安慰。我

---

① 公元前480年的溃逃指萨拉密斯之战。雅典于公元前404年陷落，索福克勒斯则卒于前406年。

② 索福克勒斯两次被选任将军。公元前440年他与伯里克理斯镇压芦摩斯岛起义，后又当过几任大使。

们还可以说他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艺术家"，偶尔也流露出一点"怀才不遇"的迹象。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军火制造商，是个正式的雅典公民——不是象卡法路斯①那样的外国侨民。索福克勒斯跟兰姆普洛斯学习音乐，十六岁成为竖琴师，曾率领合唱队为萨拉密斯感恩祈祷。公元前四六八年他在戏剧竞赛中首次获奖，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这出戏剧或许就是《特里普托勒穆斯》。如果属实，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成功的爱国戏剧；因为特里普托勒穆斯是一个地方的英雄人物，在荷马传说里根本没有真正的地位。这一胜利的纪实中，还穿插了不少奇闻轶事。当时剧场里派别斗争很激烈，雅典执政官突然取消正规的五位裁判员的职务，另任刚刚作战回来的十位将军组成评议会主其事。埃斯库罗斯首次遭到挫折，一些对马拉松和萨拉密斯毫不了解的青年人替代了他，使他感到痛心疾首，正如现代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反对他们的首相时的心情一样，因为这些首相从来没有参加过独立战争。

索福克勒斯最早的一部剧本可能是《洗衣女》。剧中瑙西卡和她的少女们在海滨舞蹈一场，似乎是在宫殿面前跳舞成为固定的传统习惯之前，海滨就作为舞池之用。诗人自己扮演瑙西卡这一角色，当然只有他在年轻时期才能这样做的。到了中年，他的身材已不象少女那样苗条了，这一点也可以从理想化的雕像看出来。他的最早的一部注明日期的剧本《安提戈尼》，写于作者在公元前四四〇年萨摩斯战争时受任海军司令以前，据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他创作了这部剧本，他才有权要求担任海军

① 卡法路斯(Kaphalus)，塞拉库萨富有的军火制造商，他听从伯里克理斯建议，于公元前450年移居雅典，为国家当局器重，人民敬爱。

司令之职。诗人伊安在喀俄斯①遇见了索福克勒斯，把他说成"如醉如痴，嬉乐无常，机敏惊人"，谈吐风趣；对公共事务"则和一般有教养的雅典人一样十分了解"。公元前四四三年，他就任雅典财政大臣一职，政绩显著。当时他德高望重，不然的话，公元前四一三年西西里远征失败以前，他是不可能被任为十委员之一的。随后，他和同僚被人以赞同公元前四一一年寡头政治派宪法的罪名控告，他说了一句天真的话为自己辩护："当时大势所趋，别无他法可取！"因此得以宣告无罪。这件事是十分有意义的。

还有一个无名作者谈起了有关索福克勒斯晚年家庭纠纷的一桩轶事。据说此事与他的宠妾忒俄里斯有关。他的嫡亲儿子伊俄丰企图获得一份掌管家产的保证书，据理力争，说他父亲年迈而又精神失常，无力再主管家务。索福克勒斯就向陪审官朗诵自己正在写作中的《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Œdipus at Colônus)剧中一首短诗，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神智健常！这桩故事多少带一点喜剧的味道；阿里斯托芬在他的《蛙》和欧诺米第斯之子费里尼喀斯在他的《缪斯》两剧中提到这位诗人临终时的情况，排除了说他不久前有什么严重家庭纠纷事件的可能性。他的伟大的同时代人欧里庇得斯去世不到几年之后，索福克勒斯也于公元前四〇六年与世长辞。为了对欧里庇得斯表示敬意，他不用通俗的花环，而用穿着丧服的合唱队出场志哀。他的坟墓埋在通到狄克莱亚的大路上，听说人们把他当作一位英雄人

① 喀俄斯的伊安（Ion of Chios），希腊悲剧诗人，他在雅典居住多年，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凯蒙(Cimon)等结交，他的作品有悲剧、喜剧、酒神颂、赞美诗、颂歌、讽刺诗，以及回忆录、游记等。

物来崇奉，称他为“得克西翁”(“迎接人”)，这一称号是根据一条特别的理由作出的，据说他曾将医神阿斯克里庇斯（Asclepius）迎到家里来供奉。他又当过医神英雄阿尔康(Alcon)的祭司，并建立一所小教堂供奉“启示者”——墨努图斯，一般认为墨努图斯就是赫拉克勒斯，但是他崇奉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我们发现在另一方面他也建立了一个“缪斯神社”，这种神社实际上是跟为狄俄倪索斯的艺术家们所建的一种戏剧俱乐部相似。这样，他和柏拉图、伊壁鸠鲁一起成为“英雄的创始人”。毫无疑问，每逢他的诞辰，人民为他焚香膜拜，以颂歌致敬，他从而被称为“得克西翁”或被称为开宗的“主人”。

索福克勒斯持续不断地从事戏剧写作达六十年之久，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有一段颇能令人感兴趣的引据，旨在说明他的发展过程。文中语言是他本人所作，这是足以信实可靠的，但是用来批评的措词看来太古僻了。不幸的是，引据的一段是讹误的。他开始谈到一些有关埃斯库罗斯的夸张文体的话——出于“模仿”呢？还是出于“反对”？——随即是“他自己的‘严谨的’和‘雕饰的’风格时期”，最后，他的文体益臻流畅简朴，似乎自己也觉得很满意。柏克(Bergk)在一些残篇中发现“埃斯库罗斯时期”的痕迹；说也奇怪，古代评论家竟然在伪欧里庇得斯的《瑞索斯》(Rhesus)中发现“索福克勒斯式的人物”。这全然不象索福克勒斯晚期剧本中的人物，但从中也可使人想到，四世纪模仿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大有人在。当时，一种技术形式的发展倾向——可译作“技术的”或“专业的”——表现在剧景的改变方面，索福克勒斯跟剧景的改变是密切有关的，虽然，我们决不要忘记，实际上允许“演员增至三人以及把剧景”引进神圣的剧场里这件事，应归功于广大群众的同意通过，而不是出于一个诗人个人的

创新。

索福克勒斯给希腊悲剧带来最重要的变化，也许莫过于希腊人所称的戏剧的"经济手法"。他在一部结构良好情节复杂的剧本里，充分利用他的神话题材，因此能够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三出独立的悲剧，而不是连续的三联剧。但是，一般说来，索福克勒斯是个神智清明的艺术大师，他在写作中对剧情细节不断加工，使用更繁多更恰当的道具，采用巧妙的布局，作出得体的剧景安排，力避夸张或标新立异，因为他无法象他伟大的前辈那样达到艺术高峰。他的"严峻和雕饰的"文风最出色地表现在他的《厄勒克特拉》一剧里，从好的方面来说，这部剧本由于剧情安排巧妙，人物性格塑造鲜明生动，以及一直不变的优良写作风格，堪称一部艺术性很高的剧本，但是从坏的方面来说，这部剧本矫揉做作，极不自然。譬如，信使的谈话，目的要使人知道奥瑞斯提斯的死讯是虚报的，可是这位诗人任意插入一段措词华丽、篇幅冗长的、非戏剧性的关于派提安竞技会的叙述。这部剧本也是"严谨的"。我们知道，埃斯库罗斯在《奠酒人》一剧中感到情节十分恐怖；他把剧中人放在昏乱、苦痛、带一点宗教的狂热中干出流血事件；当然，剧情的高潮是弑母以及事后奥瑞斯提斯的发疯。在《厄勒克特拉》一剧中这个要点全被忽略过去了。厄勒克特拉没有什么心神不安的现象，奥瑞斯提斯也没有丝毫发疯的迹象，构成剧中高潮的并不是一幕极端令人恐怖的弑母行动，而是一桩最最困难的行动——即杀死埃癸斯托斯一事。埃斯库罗斯把厄勒克特拉和克吕泰墨斯特拉两人拆开，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她们日常口角中非常不愉快的场面。主要的还是：《厄勒克特拉》不如《奠酒人》结尾时出现的那种令人心慌意乱的嘶叫："以血还血的目的是什么？"该剧却以十分令人满意的结局告终，也即是

说.这种精神使《厄勒克特拉》令人感到特别索然无味，纵然全剧写得还相当出色。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有些人生性喜爱严肃，而不喜欢索福克勒斯的情感；另一方面，这一点也似乎与他的拟古主义有关。他的语言完全仿古，他的构思似乎也是拟古的。

这三位悲剧作家都以厄勒克特拉—英雄传说故事为题材写过剧本，但是各人的处理方法异常不同。欧里庇得斯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清二楚的——残暴成性的帕罗普斯的后代，高尚的农民，谋杀者彼此之间的悔恨交集与相互责怨的情景，但事实是，埃斯库罗斯也企图把他的题材写得逼真。他在处理古代英雄传说中的流血故事方面十分认真，而且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看待凶杀事件，虽然跟荷马的史诗同样十分宏伟，但截然不是一个样的。他的奥瑞斯提斯跟埃斯库罗斯自己一样说话，一样感受。只有索福克勒斯在把这些原始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时，才把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知道古代酋长往往昧着良心去干杀人的勾当，简直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并不想以自己的主观意图去描绘他们，乃致失真，不符合原始故事诗的精神。这种客观如实的描述方法，跟索福克勒斯另一个创作特色一样——例如在《俄狄浦斯》里，他把重点放在引起肉体上的恐怖上，在《特拉客斯少女》和《斐罗克忒提斯》里，他着重描写了肉体上的痛苦，这是最古老的最野蛮的原始故事诗中流露出来的精神实质。

这类相同的精神多少使他在依从俗例的范围内心安理得。一位诗人如果只热中于自己的现实主义，沉溺于他的幻想之中，结果总不免令读者感到不快或好笑。索福克勒斯力避这样做。他始终接受了英雄和英雄传说故事中人物的传统概念。据说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点：——“我描绘人物时，总是该把他们描

绘成什么的样子就描绘成什么样子；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物原来的样子把他们描绘出来；”“埃斯库罗斯做得很对，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这些话都足以说明他的学术观点。索福克勒斯是一位希腊“古典”作家，几乎象维吉尔和弥尔顿同是“古典”作家一样。即使是他的绝妙的措词，很明显地超过了他的前辈那样极不自然的华丽词藻，也能把次要人物在艺术大师手里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埃斯库罗斯的不同凡响的语言，仿佛真是十分自然的超人的语言，普罗米修斯是用这种语言讲话的，一个理想的阿伽门农或阿托莎①，在重要时刻也是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但是，除了一位文化修养最高的雅典诗人外，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厄勒克特拉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出象索福克勒斯所描绘的那样的话。这一特质使索福克勒斯不但成为亚里斯多德的、而且是一般文艺批评家和文法家的完美无缺的典范。另一方面，只有诗人才赞赏“在如痴如醉中写作的”埃斯库罗斯，和“勇于冲破生活和诗歌的藩篱”的欧里庇得斯。

奇怪的是，在涉及思辨的剧本中也出现这同样的局限性。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正如古典注释者说明的那样，②他虽有虔诚之心，但不得不违心“说了许多亵渎神明”的话。举个例说，我们如果把《安提戈尼》一剧中类似的章句(1. 1043)和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一剧(1.1232)作一对比，我们发现在《赫拉克勒斯》一剧中赫拉克勒斯谴责忒修斯把他从绝望深渊中救出来，并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致使他玷污了阳光。这句话倒不一定是什么隐喻，而确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忒修斯回答他说：一个凡人

① 阿托莎(Atossa)，波斯王大流士的王后。

② 见《厄勒克特拉》831。——原注

不能使永远纯洁的阳光受到污染。后来，忒修斯要求赫拉克勒斯助一臂之力时，赫拉克勒斯大声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它们会把我的罪恶传染给你。"忒修斯答道："让我握握你的手吧，不要怕。"索福克勒斯懂得这些道理，相信肉体血污是种妄想，一个人即使想这样做，也不可能把太阳玷污，但对他说来，这些思想有点怀疑主义的味道，要不也不过是平凡不足道的。他把这些思想作为亵渎神明的话，通过罪人克里翁之口说出，他不让人们出于一时冲动去进行推理，或分析，从而打扰了他的庄重的情感效果。这两位诗人另一个不同的特色，在于处理俄狄浦斯乱伦一事时持有不同的看法。索福克勒斯总是反复谈到这件事，并强调指出这位英雄近亲的变化，但对此事从没有很好地解决过。欧里庇得斯处理这个主题时，与索福克勒斯的惊人的词藻恰恰相反，他在《福尼珊》一剧结尾告诉我们：这位双目失明的英雄对伊俄卡斯忒仍念念不忘，深情绵绵，自信在流放中她无论怎样都会毫无怨言地陪着他；他又告诉我们：俄狄浦斯如何跟伊俄卡斯忒的尸体亲切告别。正派的公民们对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简直使他无从谴责和痛恨伊俄卡斯忒了。因此，索福克勒斯获奖次数四倍于欧里庇得斯，这是毫不足奇的！随着这种缺乏思辨自由而来的是质朴的道德想象力，导致了如在《俄狄浦斯王》中一个结构上的缺点。这个剧本是一部布局严谨的精心杰作，剧中细节一个个地很自然地连续下去，可是每一细节均取决于剧中人物的行动，人物都描写得十分逼真，同时每一细节也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物。也许，仅有的缺陷出在忒里西阿斯一人身上。这位年老的先知者拿定主意，在国王面前绝不透露隐藏在心里达十六年之久的秘密，可是后来他终于讲出口，——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出于一时难于克制的忿怒，因为

国王出言不逊，侮辱了他。一个年老的先知者这样做，对自己的职业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索福克勒斯似乎没有感到这一点。

由此看来，索福克勒斯不免深受传统的唯心主义思想影响，他没有埃斯库罗斯那样炽烈的热情，也没有欧里庇得斯那种大胆设想的勇气和敏锐的同情心。此外，对于他几乎全是赞誉之词。他剧中的情节、人物和气氛都是庄严肃穆，荷马史诗式的，他的分析，就目前情形来看，是异乎寻常的妥切和正确，他有生花妙笔，语言惊人入微，他的短长格的三音步诗句柔和的尾音，以及多样善变的节奏的停顿，产生了美妙动人的音乐感，简直是无可比拟。① 他的抒情诗一直不变地独具匠心，优美动人，虽然有时给人以矫揉造作的印象，如果这些抒情诗没有象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那样引人入胜的美妙的声乐，它们就可避免埃斯库罗斯的夸张与欧里庇得斯的不适当的饶舌之病。说实在的，索福克勒斯经常展现他的高超的才能，世界上确实很少有诗人具有他的这种本领的。如同华兹华斯一样，他在秩序和安宁中感觉到庄严，在平静的生活中见到神的伟大。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在《安提戈尼》中作出有关“人的起源”的伟大颂歌，只有他才能在《埃阿斯》中描绘人性中“互让”的美德。就是在他的第二部《俄狄浦斯》② 中所宣告的那份著名的表示对人生绝望的断定书里，仍有一种深厚的宁静的情感，丝毫不受任何理智活动所干扰，时常使得欧里庇得斯的极为精巧的十分豪放的作品显得象“年轻

---

① W.M.《赫拉克勒斯》，52页。爱奥尼亚风格写成柔弱的尾音，诗行结尾元音或音节省略（如Eretria的Achaios，以ỳuiv代替 yuîv长元音的缩短音或双元音在另一元音前缩为短音）。——原注

② 第二部《俄狄浦斯》指《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Œdipus at Colonus)。

人的诗"一样。

尽管索福克勒斯跟易卜生，这两位剧作家截然不同，但《俄狄浦斯王》一剧的结构使人不免想起易卜生的晚期剧本。在他的剧本中，从第一场开始，剧情发展就很快，急转直下，一股劲地走向结局。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不在于剧中人物在干什么，而在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干了些什么。最感人的一个场面是夫妇两人相互审慎地沉痛地吐露了彼此一生中某一段坎坷隐秘的经历的真相，直到如今他们还把这段生活经历隐瞒起来。剧情最大的优点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的传说：过失弑父和乱伦一事，这一情节说明了主人公自己内心的恐惧，并不因之失去人们的同情。其实，俄狄浦斯的品德，他那种不惜任何代价寻求真相的决心，他的那种完全不顾自己痛苦的行动，本身就是可歌可泣的，而且当然是与剧本整个情节紧密联系起来的。关于伊俄卡斯忒这一角色，确是很难处理的。她的年龄比她的丈夫大两倍这一事实，令人感到不伦不类，但是，感人至深的悲伤，庄严肃穆的权威力量，以及那种悲郁的人生观，似乎都只有经过苦难历程的妇人才会有的。当然，关于原来的英雄传说故事中，有不少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件，但是，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这些事件没有写进剧本里。除了结局之外，全剧每一个情节都很自然。为什么俄狄浦斯要弄瞎自己的眼睛呢？伊俄卡斯忒知道自己只有一死了之，因此最后悬梁自尽。俄狄浦斯本来是想亲手杀死她的，但不料她抢在他之先死掉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跟着她去死呢？任何随心所欲写出来的剧本，都可以让他步着自己妻子的后尘的；但索福克勒斯受了英雄传说故事的约束，英雄传说故事中确定说俄狄浦斯仍旧活着，隔了很久之后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欧里庇得斯则以巧妙的手法，避免了这种棘手问题。在他的《俄狄浦斯

王》①一剧里，这位英雄杀死了伊俄卡斯忒后，又想杀害自己的孩子，再行自戕身亡。正在动手的时候，他的侍从阻止了他这样做，并弄瞎了他的眼睛。仅仅作为一部写作技巧突出的作品来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理应获得亚里斯多德给与它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最高超的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剧本具有深邃的感情力量和崇高的思想内容，富有强烈联想的文字，刻划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至于戏剧性的强度和技巧方面，任何其它剧本中找不出象描述伊俄卡斯忒的结局一场那么哀悯动人了，当伊俄卡斯忒眼见自己末日临头的瞬间，她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埃阿斯》是一部极早的严肃的剧本。文法家称之为《带来灾难的人埃阿斯》，有别于《罗克里人埃阿斯》*。全剧只有三个演员，在序幕和最后一场里出现。不象在《厄勒克特拉》和《安提戈尼》两剧中那样，该剧简直不知道怎样去利用这三个演员。埃阿斯在跟奥德修斯争夺阿喀琉斯的武器斗争中失败了，怀恨在心，直到雅典娜使他发疯为止。他一度想攻击在帐幕里的奥德修斯和阿特柔斯的儿子②，结果象堂吉诃德那样把牛羊当作敌人进袭。等他恢复了理智，便远走高飞，到了一个海滨僻静的地方自刎而死。最后五百行都是有关他的丧葬问题的描述，他的死敌奥德修斯竟然说服了怒不可遏的将军，才同意以礼埋葬死者。剧中最精采的地方莫过于这位英雄失宠时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关于他的情妇——即被奴役的忒克墨萨公主——的描绘，他瞧

① 欧里庇得斯的《俄狄浦斯王》是残篇541，似乎误放在"努克"(Nauck)里。——原注

② 阿特柔斯的儿子(Atridæ)指阿伽门农或涅拉俄斯。

不起这位公主，其实忒克墨萨的胆识、坚毅的个性，以及无私的品质，都大大胜过了他。据我们所知，《埃阿斯》一剧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不但各部分韵律的技巧不同，而且刻划细腻的忒克墨萨和恶魔似的雅典娜，似乎都受到欧里庇得斯的影响。剧中一些属于后期文体风格的描述，如有关信使的滥用，把墨涅拉俄斯描写成为邪恶的斯巴达人等，再加上不相称的有关丧葬问题的长篇大论，都使人会联想到，这部早期的古旧的剧本，后来经人加工润色过。

《安提戈尼》也许称得上是希腊文学史中一部最著名的戏剧。剧情以殉道思想、维护天道以及献身精神为基础，而以违抗天命导致毁灭为结局。——这是一个令人永远感到兴趣的主题。该剧描述了波吕尼刻斯在反对篡夺王位的兄弟厄忒俄克勒斯和他的国家时丧生，克瑞翁——此名原意为“统治者”，在一般英雄传说故事中通常指的是“君主”——宣布他是叛国者，下令禁止埋葬他的尸首，把它喂野狗和猛禽。万一有人想收尸埋葬，即将处以极刑。他的妹妹安提戈尼决心去埋葬波吕尼刻斯的遗骸，另一个姊妹伊斯墨涅踌躇不决，畏缩不前。后来，安提戈尼在埋葬她哥哥的时候被人发现，她不肯屈服，因此获罪被处死。伊斯墨涅愿意跟她的姊姊一起蒙难，克瑞翁的儿子赫蒙也为安提戈尼说情，两人都没有得到结果，赫蒙冲进幽禁安提戈尼的地牢里，发现她已经自缢身亡，赫蒙愤不欲生，也自刎而死。

除了这一情节的优美动人的特点外，尤其在语言方面，剧本最能显示出作者的才智横溢，特征之一反映在安提戈尼对自己行动的动机或原由究为何来这一点认识模糊，这是因为她的犯罪兄弟的行动是正义的；因为死亡足以消除一切罪过；因为她不是生性怀恨的，虽然她易于爱抚；因为暴尸荒野会触犯神灵；因

为她衷心同情死者，她也愿一死以了。在剧中一段中，她以孤弱的、哀婉动人的样子解释埋葬他的原因，她说他是她的兄弟，如果他是她的丈夫或儿子，她倒不一定会埋葬他的！在崇高的意义上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和比阿特丽斯·苏西①一样，“不作辩解，只能心领神会。”另一点也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安提戈尼不能意识到自己死得光荣：她只不过是个弱女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而受到残酷的刑罚，在她看来，对几乎所有长老们的虔诚的赞美全是嘲弄。

剧中克瑞翁这一人物被刻划得十分细致。他不是妖魔鬼怪，虽然他的行动近似怪诞。他把自己所有的权力都押在法令颁布上面。只要别人违抗他的命令，他就一意孤行到底，决不手软心慈。在他见到自己的侄女成了罪犯时，他很难立即收回成命，而他的侄女也不给他丝毫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她以深沉自若的蔑视态度公然反抗他；伊斯墨涅面临危局，勇于和她的姊姊同生死；他自己的儿子赫蒙原先还是温文尔雅的，可是随后变得暴跳如雷，难以驯服，克瑞翁看来是个顽固不化的专制君主，决不肯收回前言，如今只好寻求退路。赫蒙离走之后，他大喊大叫，声言坚决不变他的决定，一定要把两个闺女处死！合唱队唱道：“两个”——“你没有说起伊斯墨涅！”他用显然略为缓和的口吻说：“我没说起过？”——“没有，没有；你只说过安提戈尼！”即使对于她，他也不一定非下毒手不可。显而易见，他但愿有个喘息的瞬间，因此他下令把安提戈尼禁闭在地牢里，不给她饮食，“直到她变得聪明一点时为止！”当然，等他觉得后悔时，已是为时太

① 比阿特丽斯·苏西（Beatrice Cenci）是但丁《神曲》里的人物，她引他由炼狱到天国，她是纯洁爱的象征。

晚了。

这部剧本也许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最庄严的一部悲剧。跟不象此剧那样卓越的《厄勒克特拉》一剧相比，两者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意志坚强的姊姊和意志薄弱的妹妹，在两剧中都以鲜明的对比形象出现；说真的，在安提戈尼公然反抗克瑞翁以及拒绝伊斯墨涅要求跟她同归于尽的几段剧词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古时“粗暴严厉”的声音。此外，也可以见到一些有关古时的日期的痕迹。“哪个人敢于这样公然反抗？”这个问题——真正的罪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女人——，成为一种会产生陈腐的戏剧效果的提法，在阿提刻舞台上不久也失去其效用。在索福克勒斯剧中经常出现作者爱用的对照手法，在《安提戈尼》一剧中，对偶的句子非常突出——“两兄弟同一天被两只手杀害”或如措词更工细的对句：

“您活着的人，欢欢喜喜，满怀生气；
多日来，我却为死者感到自己虽生犹死。”

事实上，死者的呼声成为两剧的共同基调。它们重复了埃斯库罗斯在《奠酒人》一剧里早已提出过的反对作恶的呼声，这种作恶往往影响生者的安居乐业。赫蒙的爱情动机，不一定要索福克勒斯的创造，这也跟他的精神气质不符，他很少用爱情题材写剧的。欧里庇得斯在他的那本已失传的《安提戈尼》一剧中用得更少。这种思想自然源于弥涅穆斯①或其他情诗作者。

---

① 弥涅穆斯(Mimnermus)，公元前630年希腊哀情诗之父，他的诗以爱情及青年欢乐为题材。

《特拉客斯少女》(The Trachiniæ)和《斐罗克忒提斯》(Philoctêtes)两剧显然深受欧里庇得斯的影响。《特拉客斯少女》叙述赫克勒斯穿了有剧毒药物的外衣而致死的故事，毒药是他的敌人半人半马怪物纳索斯送给他的妻子台安尼拉的，诓说这是有爱情魅力的东西。台安尼拉发觉赫拉克勒斯并不真心诚意地爱她，而把一个不幸的公主作为战俘一样送回家中，实际上，他这次作战全是为了这位公主，她想起爱情的迷药，把它送给了他，就这样这位魁梧的半神半人的大力士在咆哮狂怒中死去。这位多里斯英雄，在萨提儿剧中不过是一位普通人物，从来没有把他写在悲剧里，直到欧里庇得斯写了《赫拉克勒斯》一剧时，他才在剧中以悲剧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这出剧本里，他是以一位精力充沛的常胜战士面貌出场的，他爱寻欢作乐，感情用事，但没有高尚的心灵足以自恃。在《特拉客斯少女》里，除了有一段欧里庇得斯式的开场白，以及台安尼拉和她丈夫的那位勉强的情人之间微妙紧张的戏剧性的场面之外，还有一些显然是模仿《赫拉克勒斯》一剧的地方。人们也许要想知道：索福克勒斯写这出剧本，和安提丰有关《毒杀》这篇演说的来历是否有什么联系。

《斐罗克忒提斯》显然是一部刻划人物性格的戏剧(公元前409年)。这位英雄过去是赫拉克勒斯的战友，如今手中握有了打起来百发百中的弓箭，他被毒蛇咬伤，看来他的溃烂的创口会引起一场疫疠，因此希腊人把他放逐到兰姆诺斯岛上。几年之后，神谕显示：如果要夺取特洛伊城，斐罗克忒提斯必须携了这张弓到那里去。可是要想接近这位创伤者几乎是办不到的；奥德修斯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他同意去试一下。他带了阿喀琉斯的儿子涅俄普托勒摩斯一起前去。斐罗克忒提斯早就与奥德修斯相识的，所以他躲在后面，让涅俄普托勒摩斯走在前面，

以巧妙的谎言把他引诱到船上来。这位年轻的勇士勉强同意这样做，接着他完全获得了年迈伤心、孤独者的信任，诱拐计划均已一一部署就绪。这时，斐罗克忒提斯的难以医治的创伤突然发作，剧痛难忍，涅俄普托勒摩斯尽力看护他，面对着这位受难者的感激涕零，禁不住在最后时刻吐露真情。斐罗克忒提斯把他当作自己唯一的知心人，说真的，在他最残酷的敌人手里还不过是个工具而已。诗人以最动人心弦的优美诗句描写这个非常悲惨的情景，显得更为有声有色，全剧按照欧里庇得斯的做法把赫拉克勒斯作为"神圣的和解者"出现而告终。

《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Œdipus at Colonus)是一出关于爱国主义考古学型式的剧本，关于这一类型的剧本，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的女儿们》可为我们提供最早的实例。该剧涉及了这样一个题材：雅典人宣称他们保存了俄狄浦斯的坟墓一事——显然，这仅仅是"宣称"而已，最早的传说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们在剧中找不到这种坟墓。当老人俄狄浦斯和他的女儿安提戈尼长期漂泊而仿佛已涤除了天罚的毒害之时，他的另一个女儿伊墨涅从忒拜带来了神谕的消息，神谕说他的尸体必须保持其"圣洁"的力量——超自然的神奇力量，任何国家只要能保存了他的尸体，就可获得神圣的保障。因此忒拜人想俘获他，让他定居在边界地区，直到他死去为止，然后就可保管他的坟墓。当时俄狄浦斯已到达阿提刻的科隆诺斯，这里是塞穆奈女神的所在地，他自己知道命该死在这里，忒修斯承认他是雅典公民，不久他就悄然辞世。索福克勒斯独独在这出剧本里根本不讲求情节，这样的试验竟使他写出一些极为出色的剧本，的确令人感到有趣。剧中的诗给人印象很深，令人感到他的写作技巧已不同凡响，他对剧中光芒四射的绚丽色彩得意异常。但

是，用丰富强烈的想象力，以一个情景主宰全剧的做法，已一去不复返了。索福克勒斯把关于克瑞翁和波吕涅刻斯的“插曲”加进去，他首先叙述了克瑞翁听到有人企图营救两位公主而告失败一事，感到十分激动；接着又叙述了波吕涅刻斯遭到父亲的咒骂而激怒不已。剧本激起了人们要求结束战争年代的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雅典的繁华，春天的绮丽风光，科隆诺斯的夜莺，难以征服的神圣卫城——这一切都体现了这种爱国主义热情的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在传说中起源于忒修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奉公守法的、仁慈的虔信宗教的国王；这一爱国主义热情反映在雅典人身上，他们的豁达大度使他们获得了世世代代的善报；这一爱国主义热情也表现在他们对阿耳戈斯人的抵制，以及对骚扰不安的残暴成性的忒拜人永无止境的诅咒。据说这个剧本的舞台效果很好。当然，剧尾俄狄浦斯的庄严雄伟的气概，是在希腊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出色的典范。庄严雄伟的场面，和盛怒之下咒骂的场面，对比之下极不协调，这一点也许可以由使人同情的演出而变得更为宏伟。

根据《戏剧目录年册》①，这个剧本是在索福克勒斯死后才由其孙儿小索福克勒斯公诸于世的。但是，剧中的诗句肯定比《斐罗克忒提斯》的诗（公元前 409 年）更早，不少提到政治方面的诗句，往往引起种种论及这一剧本作于更早一些时期的意见，但这些论点均不能令人信服。坎伯尔教授②的编年目录

① 《戏剧目录年册》(Didascaliæ)指的是每年上演的戏剧目录，由亚里斯多德和其他人从官方名单中搜集编成的。——原注

② 圣·亚得鲁斯的刘易士·坎伯尔教授(Prof. Lewis Campbell of St. Andrews)于1867 年出版牛津版的《诡辩家与政治家》(Sophist and Politicians)一书。

(411)也许是最可能确定的一份。

《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虽不是索福克勒斯剧本中最独特的作品，但是它也许是最亲切动人的、最有个性特色的一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要找到比俄狄浦斯对忒修斯讲的美丽诗句更为典型的，恐怕是不大容易的了：

"公正的埃癸乌斯之子，只有天上的神长生不老；
其它一切都受制于时间主人的干扰。
大地衰退，青春消逝，
信义消亡，无情无义之花盛开，
谁能在芸芸众生之中
或在自己心爱人的内心深处
找到永不停息地吹拂的忠诚的惠风？"

第十二章

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佛吕阿人谟涅萨刻得斯或谟涅萨科斯之子(约公元前480—406)

欧里庇得斯流传下来十八部剧本，而他的两位前辈悲剧家每人只有七部。有关欧里庇得斯的情况，我们掌握的资料，比对其他任何希腊诗人更多。但是，在古代文学里，他也许是个众说纷纭的人物。实质上，他是时代的宠儿，但在表面上，他是仇视他的时代的；在戏剧演出方面，他几乎是个失败者——他在五十年著作生涯中，只获得四次一等奖①——可是在希腊，他是一位最有名望的诗人，他的同代人斥他为愚钝，因为他揭人隐私，触怒了他们；他们攻击他，说他居心叵测，因为他要他们理解他们不愿意理解的真理；他们又说他亵渎神明和心地不纯，因为他对他们在宗教上精神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他们往往既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又不能等闲视之。他们根本不了解他是否过分溺于漫无边际的空想，或过于正视现实；是否过于荒诞，或过于平凡；是否具有过度的孩子气的天真，或过于通晓哲理——阿里斯托

① 第五次获得一等奖的剧本是在他身后。——原注

芬认为他集这些特征于一身。他们只知道他的话会使他们恼火，而又不得不洗耳恭听。毫无疑问，他们只知道他不大有幽默感，往往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他真是"明智的"，因为他们在嘲笑他时，往往是这样称他的。无论怎么说，在塞拉库萨大灾难①之后，在希腊人的记忆中，他是个独一无二的能给雅典的希望写出挽歌的诗人。

历来评论对索福克勒斯一般都较温和，而对欧里庇得斯则大肆抨击。有人说他"虽然道貌岸然，却是个阴沉的愤世嫉俗者，暗地里心术不正"。"他并不从事剧作，他的剧本都是他的奴隶和他偶然相识的人写的。""他的父亲是个狡猾奸诈的破落户；母亲是个贩卖蔬菜的小商人，而且她出售的菜，质量很差。他的妻子名叫科里勒（意指"母猪"），是个名符其实的母猪，他跟她离婚后，第二个妻子也不见得好多少。"令人高兴的是，这两位悲剧家的经历不尽相同，贫困交加的愤世嫉俗者，为善良的索福克勒斯所压倒。索福克勒斯嗜好杯中物，对斟酒的人一视同仁，他并不自诩比他的同辈好得多。

这类传说中有些是不可靠的；有些显然是虚构的；大多数毫无根据可稽。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即这位诗人的父亲谟涅萨刻得斯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他拥有土地，并在佛吕阿地方上保持了崇奉阿波罗神的世袭官职。他的母亲克莱托，是个"女莱贩"，也是出身名门。我们的证据可以表明：母子关系异常亲密，她对他的印象很深，因此在他的戏剧中，母爱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了。至于他的妻子，我们只知道她并不叫做科里勒，而叫做梅

---

① 塞拉库萨大灾难指的是公元前415年雅典舰队在塞拉库萨全军覆没的悲剧。

里特，公元前四一一年阿里斯托芬提到她的时候并没有把她说得很坏。至于他的三个儿子呢？我们知道谟涅萨库斯是个商人，谟涅西洛库斯是个演员；小欧里庇得斯则是位专业剧作家，在父亲去世后，他把《伊斐格尼亚》、《酒神的伴侣》，和《阿尔克米翁》等剧相继上演。斐罗科儒斯①说，这位诗人靠自己的地产业为生，他在面向大海的石洞里从事著作，这座石洞一直到普林尼②时代都成为游览胜地。他和当时的雅典人一样，尽量避免社交活动，很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他在军队里服役过，一生仅作过一次祭司仪式，也许是为一只有三层桨的战舰下水出航时所作。他曾任玛格尼西亚的"Proxenus"，这个职位类似现代的领事，因而参加了一些真正的政治活动。他也许在早年就担任了这些开支浩大的职位，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跟所有的地主一样家道中落，沦为贫民。此外，他是第一个藏书丰富的希腊人，他是个作家、思想家，绝不是实干的事务家。

说实在的，我们发现他一度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大约在公元前四二〇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以一定的"倾向性"写出了一部剧本。《请愿的妇女》(The Suppliants)一剧不仅主张与斯巴达保持和平——《克勒斯丰忒斯》(Cresphontes)和《伊勒修斯》(The Erechtheus)两剧都是以同一主题写出的——而且也主张与阿耳戈斯缔结同盟，并声称雅典亟需"一位年轻而高贵的将军"。当时"一位年轻而高贵的将军"已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从而促进了和阿耳戈斯联盟的行动——这位将军就是阿尔

① 斐罗科儒斯(Philochorus，约公元前335—261)，亚历山大时期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阿提刻碑文集》(A Collection of Attic Inscriptions)。

② 普林尼(Pliny，公元23—79)，罗马博物学家。

西巴德。第二年他和一队四马战车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初献身手，轰动了全希腊，并获得奥林匹克竞赛的胜利，欧里庇得斯写了一首品达体的颂诗歌颂这次胜利。此事使我们了解到，这位哲理诗人和苏格拉底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有一个时期崇拜阿尔西巴德竟至五体投地的程度，但持续多久则不得而知了。欧里庇得斯力主和平，阿尔西巴德则主战，直至西西里远征时期，欧里庇得斯对这位"天才"领袖似乎丧失了信仰。《特洛伊妇女》(The T: ôiades)一剧(公元前415年?) 一开始就描写巨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行驶，耀武扬威，气势磅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随之而来的流血浩劫，也丝毫没有意识到神在阴谋策划这场毁灭性的大屠杀。

此后，一直到战争结束给人们带来最终的苦难时，欧里庇得斯狂热地写作了许多剧本，这些作品尽量表现了作者的性格，虽然有些方面不免失真。在有损于艺术创作的情况下，他内心抑不住的感情尽情流露了出来，仿佛他拿定主意抛弃自己的理想。譬如，爱国心始终是一种沸腾在欧里庇得斯心中的强烈情绪。公元前四二七年，他的《赫拉克勒斯的女儿》一剧，洋溢着欢乐的自信的爱国热情，这是年轻一代伯里克理斯的精神。更早一点的还有《希波吕托斯》(公元前428年)，也反映了一种带一点感伤情调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晚一点的有《伊勒修斯》、《忒修斯》、《请愿的妇女》(公元前421年)等剧，但在他的最后几部剧本里，这种精神已有所改变。他已不再提起日薄西山的雅典，但是这个城邦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和血债累累的罪迹，却经常萦绕在我们心中。战争的狂欢多已消失，战争的恐怖仍然遗留着。老埃斯库罗斯曾作过很好的祈祷："但愿我不要洗劫城邦!"如果征服的后果真如欧里庇得斯晚期剧本中所描述的那样触目

惊心，那么他老人家的祈祷是说得不错的。--场战争结束后，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是悲惨可怜的，只不过战胜者心肠更加阴险，也许更加恶毒！

欧里庇得斯另一个经常采用的主题，而且后来变得很突出的，便是对国家及其一切实施方针抱着不信任的思想——这种对国家怀疑的思想也就是托尔斯泰对现代人明白宣讲的 思 想。人世灾祸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情况。自由的人也可能铸成大错，但是他总有一颗效命国家的心，甘愿做“紧密团结起来的大多数人”的工具，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一颗心是难能可贵的。《特洛伊的妇女》和《帕拉墨得斯》* （公元前 415 年）两剧中的奥德修斯甚至超过了《赫卡帕》（公元前424年？）里的奥德修斯，在《赫卡帕》一剧中，奥德修斯这个典型人物首先被作出了清晰的素描。他个人并不嗜血如命，但是他不得不把亚该亚人的利益放在一切的首位。如果他不撒谎，不进行谋杀，不背信弃义，那么最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理解的！《奥瑞斯提斯》里的墨涅拉俄斯也是如此，尤其是《伊斐格尼亚在奥利斯》一剧中的阿伽门农。把他们这样安排的结果，人们可以想见：世事纷陈，要用公正和道义的尺度来衡量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复仇绝对可能性这一论点进行探究的倾向。这是欧里庇得斯早就用过的旧主题——公元前四三一年上演的《美狄亚》一剧已作出了说明。但现在他目睹周围发生的许多事例后，他理解了一条规律，即欺人太甚，势必迫人成为恶魔。也就是这一主题思想使《赫卡帕》一剧具有了统一性：皇后全部思想感情逐步形成一股迫切渴望复仇的心理，这一主题思想同时也对不少经院派学者认为《奥瑞斯提斯》一剧中“人人都是坏蛋”的诉说，作出了最好的回答。欧里

庇得斯对那些自称为英雄故事的旧故事深恶痛绝，他的《厄勒克特拉》足以使阿特柔斯的儿子（Atridae）① 氏族之间的仇杀故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读了这部剧本之后，再去读一读任何其他诗人如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或荷马对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你不能不深信："这并不是这样的；这真是如欧里庇得斯所说的，'诡计谋杀'毕竟不是一件好事。"

在欧里庇得斯晚年居留雅典时期，我们才能真正地知道一些传说中的欧里庇得斯。据说他跟他的同辈不和，对一切完全持怀疑态度，而又反对大多数哲学家，藐视富人，对过激的民主派会大发雷霆②，痛恨一般人的所作所为，以他非凡的智力博得人们的注意。他不断地受到一批喜剧作家的引诱而上当，当然更为一伙"正人君子"和"凡夫俗子"所欺负。公元前四〇八年，他写出《奥瑞斯提斯》之后，即离开雅典到马其顿王亚尔坎劳斯宫廷去。听说他的出走是"由于几乎人人对他怀有幸灾乐祸的看法"，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要对他幸灾乐祸。在马其顿的日子里，他过着宁静的生活，可能还结交了一批意气相投的朋友。他的两位老友：悲剧家阿伽同③和音乐家提摩忒俄斯④也都在那里，画家宙克西斯⑤，或许还有修西的底斯都在那里。毫无疑问，在马其顿表面上十分安定宁静的生活中，有时也难免发生

---

① 阿特柔斯的儿子（A ridae）指阿伽门农或墨涅拉俄斯。

② 见《奥瑞斯提斯》870—930。——原注

③ 阿伽同（Agathon，公元前445—400），悲剧家，于公元前406年前到马其顿，一直留在那里。他是希腊第一个悲剧作家，专以杜撰的情节写剧，并不根据神话或历史。

④ 米里都的提摩忒俄斯（Timotheus of Miletus，公元前447—357），希腊抒情诗人、音乐家，所作音乐以柔和悦耳见称。

⑤ 宙克西斯（Zeuxis），希腊著名画家。

一些野蛮行为。欧里庇得斯死于马其顿王的猎犬一说，由于阿里斯托芬从未提起过，证明不确实，但有一位马其顿王的廷臣和他谈话失礼后立即受到鞭挞处分，这件事对雅典人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里庇得斯到了马其顿约一年半后即身亡；但新环境的宁静舒适的生活，已在他作品中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他的《酒神的伴侣》和《伊斐格尼亚在奥利斯》两剧，异常清新和优美，但生前没有完成。而《酒神的伴侣》一剧中至少有描绘马其顿地方景物的篇章可寻。至于《阿尔坎劳斯》一剧，这是他为对主子表示敬意而作的，现所存的只有少数断简残篇而已。

欧里庇得斯特具的阴郁调子，不只是在他雅典后期作品里才可见到。最足以表明他性格的，莫过于他晚期剧本中那些神来之笔，以及用以表达其尚未泯灭的理想的特殊文体。他蔑视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政策，对人人赞美的荷马史诗中的半神半人，抱着极端叛逆精神，而对沉默寡言、不求闻达的普通人，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在这些超尘脱俗的老实人身上，他找到了他的英雄主义理想。《厄勒克特拉》里的英雄是个诚实、纯洁、机敏的农民。而在他周围凶悍的酋长面前，他卑躬屈膝，自惭形秽，正如这些人自鸣得意一样。最最重要的还是，欧里庇得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个毫无世故的少女发展的可能性很大。只消把他的完整的剧本来看一看，我们便可以见到，《赫拉克勒斯的儿女》、《赫卡帕》、《伊斐格尼亚在奥利斯》三剧里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贞节的烈女；在《特洛伊妇女》和《请愿的妇女》两剧里，我们可以见到和她类似的人物。在各剧中她始终是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形象，虽各不相同。这里也许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一个是在《特洛伊妇女》里，有一股洞察尘世纷乱以外的力量，一种纯洁

心灵的预见力，而在卡珊德拉①身上集其大成。另一个是更顺乎人情的情况，表现在《伊斐格尼亚》里。年轻的女郎当初发觉自己陷入被害的处境时，便象孩子一样痛哭，哀求免处极刑，但没有用，接着，当一阵使人眼花缭乱的震惊过去了的时候，当她沉思默想了许久之后，当她见到阿喀琉斯奋起为她战斗而献身时，一种随时准备为希腊献身的崇高气概，在她心中油然而生一个阿喀琉斯的生命，可以抵得上一千个象她那样的女人的生命！这是她一时的感情，在这瞬间，她比剧中任何别的人物都要高大。甚至使她那位自负不凡的少年英雄自叹不如。亚里斯多德认为她是前后矛盾的一个典型人物②，——通情达理的评论家往往在立论中故弄玄虚而见其灼见。

在欧里庇得斯晚年的两部纯属浪漫主义的剧本：《海伦》(Helena)和《安德罗墨达》(Andromeda)中，也出现了动人心弦的因素。人们往往会由此而想起阿里斯托芬的《鸟》。如果欧里庇得斯不问政治，不以雅典的国事为重，他的生活可能过得很愉快。《海伦》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剧本，充满着诗情画意和美妙动听的歌曲；海伦和墨涅拉俄斯两人是无过的。《安德罗墨达》显然是欧里庇得斯的一部简朴的纯粹的恋爱故事，故事本身十分著名。据说琉善谈起了有关亚培特拉的人民具有悲剧狂的一桩故事：他讲到他们怎样高声朗诵短长格诗，“特别唱着《安德罗墨达》里的独唱歌曲，直到帕耳修斯卓越的演说，一个个地唱着，直到全城都是脸色苍白、形容枯槁的悲剧演员，他们高声喊着：‘哦！爱情，

---

① 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和赫卡帕的女儿；是女预言家，能凭阿波罗言示预言。

② 见《诗学》第十五章。——原注

主宰着神和凡人的爱情之神!'等等。"《安德罗墨达》一开始(没有开场白?),这位女主角就被锁在峭壁上面,她注视着黎明的微光,说道:"哦!神圣的夜晚,您的车轮滚滚多么长久啊!"此外,还有不少简短的残篇,可以使我们理解整部剧本的浪漫主义情调是多么美妙动人:合唱队向着峭壁酬唱"凭借居住在洞穴里的埃依杜斯呀!"的哀诉之音,再有安德罗墨达对她的情人和援手者吐述的言辞:

"哦!异乡人呀!把我带走
去当你的侍女,或妻子,或奴隶吧!"

以前,欧里庇得斯绝不会弹出此种纯粹而有愉快意义的爱情调子的,而只有在《法依松》*一剧之后,他才在剧中弹出这类调子:超人的神秘的调子,涉及峭壁、怪物以及魔力的调子。

当然,这是战争结束时的欧里庇得斯,其时他的敌对情绪更加显著。但从公元前四五五年他第一次发表《珀利阿斯的女儿们》*(The Daughters of Pelias)一剧以后,似乎人们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已不象从前他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了。一方面,他以诡辩派运动或启蒙运动的诗人面貌出现,另一方面,他以一位力主表达清晰的鼓吹者面目出现,他以明确而毫不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幸的是,他的语言为后世过誉而给糟蹋了。后来,我们感到他的文字陈腐平凡,索然无味,原因是我们熟知的许多模仿他文风的平庸之辈,如伊索克拉特① 及狄俄

① 伊索克拉特(Isocrates,公元前436—338),雅典修辞家和诡辩家,在政治上他属于雅典的亲马其顿党,他和莱什阿斯一样,开馆授徒,写修辞术教科书,信徒很多,如莱科勾等均是佼佼者。

多尔·普罗特罗墨斯①等人，写的文章都是如此。在《珀利阿斯的女儿们》一剧中诗人的才华洋溢。他的哲理爱好倾向，在“神是没有不公正的”诗句中预示了出来；他敏于同情种种激情，把美狄亚这一女性选为他剧中的主要人物。

《忒勒福斯》*（公元前438年）是欧里庇得斯早期作品中一部最典型的而且给当时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剧本。这部剧本具有半发达国家的许多晚期特点，特别讲究外表形式，而且还洋溢着青春活力。我们应该把《忒勒福斯》一剧经常放在手边，以便探索欧里庇得斯的性格和创作方法逐步发展的过程。密西亚国王受了伤之后知道只有阿喀琉斯的矛才能医治他的创伤，他认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他的敌人；他因伤跛脚，扮作乞丐模样，在希腊各地流浪；他竟然在敌对的将领集会上发表言论，因其目空一切而遭到痛打，但是他的观点却获得人们的赞同。最后，克吕泰涅斯特拉让他作为一个求助人的身份进见，不料他夺取婴儿奥瑞斯提斯，结果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当他被敌人所围困的时候，他威胁地说，如果谁敢前进一步，他就把孩子摔死，于是他们和他妥协，治好了他的创伤。这位头脑非常冷静、足智多谋的英雄，使我们想起了雨果和大仲马的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欧里庇得斯在把戏剧“收场”或“认出”作为戏剧高潮的处理时，自有其独到之处——这种处理往往会把局面来个彻底倒转，使真相大白，在这里，跛足乞丐就是忒勒福斯。欧里庇得斯特别爱用的这种戏剧效果，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已蔚然成风，变为一种导致悲剧收场的通行而正常的创作方法。在现存的剧本中，如《伊安》、《厄

① 狄俄多尔·普罗特罗墨斯(Theodore Prodromus)，论辩学家。

勒克特拉》、《海伦》、《伊斐格尼亚在陶里斯》等等，都以这种“认出”收场。在散失的剧本中，一部最著名的剧本叫做《克勒斯丰忒斯》*，剧中英雄人物是被弑的墨塞尼亚国王的王子，为了逃避篡位者波立丰忒斯的杀害，有人秘密地把他收养起来，他的母亲慑于暴君的淫威，无力自拔。他回来拯救母亲，借口已杀死克勒斯丰忒斯，得以晋见波立丰忒斯，要求领赏。曼洛泼听到家里有个陌生人自称杀害她的儿子后要求领赏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到她儿子藏身的地方，不料发现他已不在那里了。她在绝望中手持斧头，奔向年轻人睡眠的地方。在千钧一发之际，正当她说着“冥府之神，这是我给你奉献的祭品”的时候，给她掌灯的老家奴认出了这个青年，赶快冲进去阻止这一刀。这种舞台效果，甚至在普罗塔克时期仍很盛行。

除了技术上以这样的“认出”作结局外，《忒勒福斯》给我们又提示了一种往情节剧发展的戏剧运动的苗头，这种发展趋势在《奥瑞斯提斯》一剧中达到了最高峰。《奥瑞斯提斯》一开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幕是在杀死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几天后，愤激的群众把奥瑞斯提斯和厄勒克特拉两人围困在城堡里，当时议会正在讨论他们的命运问题。奥瑞斯提斯因病发狂，厄勒克特拉因整夜不眠地看护他而憔悴不堪。如果她把他救活了，两人也许就会遭到石击而毙。这时从可靠方面传来消息说，他们的叔父墨涅拉俄斯和海伦正一起乘船进入港口。海伦到了堡垒，墨涅拉俄斯的老兵守卫着进口。奥瑞斯提斯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似乎他和他的妹妹可以获救了。但是墨涅拉俄斯是继奥瑞斯提斯之后的王国的生身继承人，他始终不赞成暴力行为，他不愿违背人民的意志，也不愿得罪他的岳父提达里阿斯，因为提达里阿斯力主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报仇。总之，他一

心想要使他们兄妹两人遭到人民石击毙命。形成鲜明对照而又紧张的场面，一幕接着一幕地出现，直到两人知道一切都完蛋为止。接着，奥瑞斯提斯杀气腾腾，拔剑冲向海伦和赫尔米翁尼。厄勒克特拉和奥瑞斯提斯沉着应变，为了避免被人以石击毙，横下一条心，不如双双一死了之。厄勒克特拉央求奥瑞斯提斯将她杀死，他不予理睬，只说："我母亲的血迹未干，我怎能杀死你呢？你要死，你自己好好地去寻死吧！"

从这几方面看来，《忒勒福斯》一剧是欧里庇得斯早期作品中的一部典型剧本，但是人们都感到这部剧本尚不够成熟。譬如说，我们在该剧中见到的现实主义也许还不是那种触微见隐型的现实主义。这部剧本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伪装乞丐所穿的破衣服，这种做法完全打破了当时舞台的传统习惯。后来，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剧中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生命而陈词，并祈求欧里庇得斯借给他一些"破衣服"，以便博得听众的同情。他知道这套衣服给他穿上的话是很合适的，但不知道穿过这套衣服的人是谁。欧里庇得斯说："这位年迈的忧伤的俄尼斯①，穿着破旧的衣服，""这不是俄尼斯，是比他更可怜相的人。""也许是盲目的福尼克斯？②""哦！比福尼克斯更为可怜相！""也许你指的是乞丐菲罗克忒斯③吧？""不，比菲罗克忒斯更糟的乞丐。""难道是跛子柏勒洛丰④吗？""不，不是柏勒洛丰；我所指的

---

① 俄尼斯(Oineus)，卡里冬(Calydon)城的国王，被篡位后，这位老国王穿了破衣服，到处流浪。

② 福尼克斯(Phoenix)，阿明托耳的儿子，阿喀琉斯的教师。他被父亲的情妇诬陷，父亲就把他两眼弄瞎，后来他穿了破衣服潜逃。

③ 菲罗克忒斯(Philoctetes) 为毒蛇咬伤，希腊远征军把他遗弃在荒岛上，他在岛上住了十年，衣衫褴褛。

④ 柏勒洛丰(Bellerophon)，海神格劳科斯之子，西绪福斯之孙。

那个人不但是个跛子，而且是个乞丐，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我知道了；密细亚的忒勒福斯！——侍从！快把忒勒福斯的破衣服拿来，他的这一套破衣服刚刚放在堤厄斯忒斯①的一套上面，夹在堤厄斯忒斯和伊诺②的一套中间。”

在《忒勒福斯》里我们很难发现如同在十年后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③一剧里(900—1100行)所发现的那样微妙的场面。该剧描述希波吕托斯回来时见到父亲正站在淮德拉尸体面前阅读她诬告他的书信，他不知道信中说些什么，但可以推测到淮德拉致死的原因。他的态度不免很局促不安，他的矜持外貌看上去象犯罪一样。这是一个微妙的处理，另一个微妙的地方是在一瞬间后，希波吕托斯起而为自己辩护，并赌咒说他绝不想说出一件可以自行解脱的事。因此，他的话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越来越别扭。看来他至少两次想把话说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口呢？这是因为他的誓言是在被迫情况下发出的，当时他心里真不想发誓，“口虽发誓，心则不然，因此不受此誓言约束。”然而他正如他所允诺的那样保持缄默，最后他拼命向神祈求，出而服罪。④

在《希波吕托斯》里欧里庇得斯还用了另一种巧妙的手法，

① 堤厄斯忒斯(Thyestes)是阿脱里阿斯(Atreus)的弟弟，因诱奸嫂子，被其兄驱逐出境。

② 伊诺(Ino)是阿塔马斯(Athamas)之妻，曾因参加酒神歌舞，归途在山上失踪，阿塔马斯另娶妻子，后找到伊诺，把她迎回宫中，假意把她当作女仆。

③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一剧以写变态的恋爱心理见著。

④ 在《智者墨拉尼佩》(Melanippe the Wise)一剧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墨拉尼佩为了她私生子的生命出而辩护，她什么都讲，只是不肯说出真情；甚至暗示说“有些闺女”私生了这些孩子，为了免受耻辱而把孩子们隐藏起来。——原注

而这一手法往往被人误解。作者主要的困难在于要使观众随着淮德拉一起达到激情高潮，这种激情导致她进行足以置人于死地的诽谤。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以希波吕托斯为牺牲了。要使一个正直慷慨的人做得对，而这样做又令人憎恶，倒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希波吕托斯的长篇讲话，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因此，在他退场时，观众一时怒不可遏，竟全心全意地同情淮德拉了。

公元前四三一年——即在《希波吕托斯》问世以前及《忒勒福斯》上演以后的七年间，欧里庇得斯首先以悲剧性的恋爱故事作为剧本的主题。这种以未能如愿以偿的恋爱主题写的剧本，后来就成为他独特的创作成果。《美狄亚》也许是一部在技巧上最完美无缺的剧本，虽然在首次上演时没有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剧中主人公伊阿宋把一位野蛮国家的公主带回家来，不久就抛弃了她，想另娶科林斯国王的公主。美狄亚假意听从夫命，送给新娘"一件稀世礼物，这件礼物是从她祖先太阳神的火宫中拿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件有剧毒的长袍。新娘穿了长袍痛苦而死。美狄亚为了叫伊阿宋难受，还亲手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然后她就逃跑。

这部剧本是第一部研究妇女心理的悲剧，令人感到惊叹不已。欧里庇得斯也因此剧而遭到同时代人的异议，都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欧里庇得斯是个极端仇视妇女的人；阿里斯托芬竟然号召雅典全城妇女奋起向他复仇（见306页）。实际上，恰恰相反，对苏格拉底门徒不屑一顾的妇女，对伯里克理斯劝她们留在家里的妇女，欧里庇得斯都寄予莫大的同情，他研究她们，在剧作中充分表现她们。可是，罪恶总比德行昭著。女英雄人物如美狄亚、淮德拉、萨尼珀亚、爱欧罗珀、克吕泰涅斯特拉

和不少完美无缺的或忠诚的妇女相比，也许更会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这些典型人物中有阿尔刻提斯①，她愿替丈夫身死，此外还有伊凡尼和拉俄达弥亚两人，她们不愿丈夫比她们先去世，这类贞女烈妇，不胜枚举。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事实是，欧里庇得斯如同易卜生一样，他不愿把男子理想化，而愿把妇女理想化。在《腓尼基妇女》一剧中，有一位青年烈士叫做门诺依刻阿斯，但是他的殉难是一种男子气概的例行公事式的行为——他借口旅费而摆脱了他庸碌无能的父亲——毫无贞女烈妇身上闪烁着的那种妩媚动人的光彩。再说，欧里庇得斯甚至不容许我们去厌恶他笔下最坏的妇女。人人都站在美狄亚一边；许多人还喜爱淮德拉，即使她骗取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

作为一个妇女权利拥护人开始的欧里庇得斯，逐步发展为对各种形式的两性问题的关怀者，以致引起人们的猛烈反对，其间是有一段过程的。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以婚姻破裂问题为主题的，如《希波吕托斯》和《萨尼珀亚》两剧。在《萨尼珀亚》中女主人公对柏勒洛丰的行为，如同波蒂法尔妻子对约瑟的行为一样。还有一部叫做《克里西帕斯》的剧本，谴责了成年男子与男孩子的不正常关系，当时人则称之为"小过失"的行为，而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圆目巨人》一剧中却对之加以容忍。另外还有一本名叫《埃俄罗斯》的剧本，取材于有关风神的古代神话故事。风神的十二个儿子和十二个女儿结合，同居于风岛里。作者就这一情节提出了一个问题。剧中玛卡利阿斯作出了著名的抗辩："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那么还有什么羞愧可言？"但是，比这些特别的剧本更重要的是，诗人经常想把自己的经验和另外一些人的

① 阿尔刻提斯(Alcestis)，珀利阿斯的女儿，以钟情丈夫著名，自愿代替丈夫去死。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一剧即以此事为主题。

经验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妇女和奴隶阶级的一类人，他是心向往之，力图了解的。在浴血奋战时，也许在受伤时，他对自己说，“这一定象生孩子一样，但也挺不错！”无怪当时人们拿他没有办法。他严责人世的寻欢作乐，而对他的英雄人物是私生子一事倒毫不在乎，这点怎么能使人容忍呢？不但如此，他还使女祭司奥革（Auge）违背了自己童贞的誓言，在童贞女战神雅典娜以极端厌恶的语言对她说话时，竟然作出亵渎神明的回答：

“腐坏的血玷污了武器成了黑色
死人的臭皮囊对于你并不肮脏——
不，你爱好这些东西；只有奥革的婴孩
才吓得你羞愧难当。”

他对于奴隶制度也是如此。除了《阿刻劳斯》和《亚历山大》两剧似乎特别论述奴隶制外，人们觉得，欧里庇得斯经常考虑到，一些人虽然给另外一些人服役，并隶属于他们，但他们并不一定总比他们的主人低下。

他对宗教的态度很难断定。范勒尔博士（Dr.Verrall）把自对这个问题精心研究的著作定名为《理性主义者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the Rationalist）；明确的是，在欧里庇得斯剧本中不少地方可以见到他对权威的德尔福多神教，甚至对普通雅典人信仰，持有敌视态度。此外，也是十分确实的，在宣告普罗塔哥拉和苏格拉底有罪的时代中，在对赫迈①崇奉得发狂的时代

① 赫迈（Hermae），奥林比亚众神的使者，增殖牧畜的赐者，疆界道路及其地贸易的保卫人。

中，个人在大庭广众公开发表自由思想的意见，是不太妥当的，尤其在节日里和在圣区中，一个从事公认的狄俄倪索斯戏剧创作的诗人，自由发表意见，更属不妥。任何认为欧里庇得斯信奉“艺术之神”的看法，简直都不值一顾，因为这种信奉，连普通群众都会感到是太世俗的迷信。他的时代把他看作一个臭名昭著的自由思想者，出现在他舞台上的神，几乎都被公认为是虚构的。可是，奇怪的是，欧里庇得斯经常斥责纯理性主义的不适当。在他的剧本里，没有比真正的智慧和纯粹的知识或聪明之间的对比更普通的了；他剧本中由上下文所暗示的“聪明”的意义，包括现在人们所谓的“浅薄的无神论”。他谈到“圣贤”时，与其说赞赏他们，倒不如说反对他们。事实上，在这里，如同在其它方面他的心理状态一样，看来他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叛逆者。

他很少坦率地直言无讳地对什么表示怀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总是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他并不着重剧词，如著名的柏勒罗丰的“他们不是，不是！”，或如伊克西翁(Ixion)的亵渎神明的话，或如《圆目巨人》中的可笑的无神论。在含有一种反有神论意思的章节中，自有更真实的人物。例如，在《柏勒罗丰》中，剧中主人公对事物安排不公平感到迷惑不解，企图到宙斯那里消除疑虑，而宙斯却以雷电击倒他。他眼见自己“与神作对”而定罪，但是他不能严以责己。他心里嘀咕着：

> “只要他知道，你对神是虔诚的；
> 你的门对陌生人也敞开着，你不辞辛劳地
> 帮助爱你的人。”

人们不能把这几行诗句理解为诗人的真实感情，但是这些思想

确实存在他的心里，这事儿意义深长。在《赫拉克勒斯》中，有一个罕见的坦白陈词的例子：

"不要说天国里有奸夫，
也不要说天国里有犯人和狱吏；——
我早已由衷地称它为卑鄙下流，永不改变！——
也不要说一个神是主子，另一个是奴隶，
神，如果真是神，那就无所需求。所有这一切，
全是吟游诗人唱不尽的悲惨故事。"

这些话似乎清楚地表明诗人自己的心迹，而不是说出这些话的那个完全不明哲理的英雄。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一个因自由思想而受攻击者的坚定的自辩。这是欧里庇得斯在苦难年代以前，约公元前四二二年所写的。对于这些问题，他多半很慎重，不随便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剧本的大多数，都没有作出结论，而只是提出一些前提。剧本明确叙述宗教传统，至于观众是否信仰它们，或赞成它们，都留待他们自己去作判断。他的作品留给他的同时代人和我们一个印象：作者对剧中起极大作用的超自然因素，持有不自在的、遮遮盖盖的敌视倾向。只要我们理解力高，细心阅读它们，就可获得这种印象。这一种倾向，对他的艺术创作起破坏作用。剧本如《伊翁》、《厄勒克特拉》、《伊斐格尼亚在陶里斯》、《奥瑞斯提斯》等，都有一些令人感到不和谐的、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不能因此而轻率地称欧里庇得斯为"拙劣的作家"，或说他是个迎合群氓的暴民政治诗人。大家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首先，我们必需承认并力图了解他的两项创作技巧——开

场白和“神力”(the Deus ex machinâ)，两者都是欧里庇得斯的独创或特点。开场白的作用是容易解释清楚的，当时还没有戏场节目单，开场白可让观众知道剧本内容涉及什么样的英雄传说故事。如果一个诗人，象欧里庇得斯一样，经常选择不大流行的传说故事，或著名传说故事的与众不同的改写本，那就更迫切需要开场白了。开场白的创造，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剧本有了开场白，还有其它许多好处。实际上，开场白代替了起解释功用的第一幕。欧里庇得斯用开场白交代剧情发生的确实场面，从中出现剧中人物。例如，《奥瑞斯提斯》和《美狄亚》两剧，由于有了开场白，收效很大。开场白可以直接地从最引人感兴趣的地方开始。当然，我们必需充分认识到，现存的开场白均已窜改过。欧里庇得斯去世后，他的戏剧一直控制着整个希腊舞台，达几个世纪之久，而且经常在未开化的民族面前演出，他们不知道剧情始末，因此需要从头加以一一解说。现在不妨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厄勒克特拉》的开场白叙述的情节，是每一个希腊雅典人从幼年时起就已熟知的。而就开场白本身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欧里庇得斯的创作手段。

即使我们不厌恶开场白，我们对欧里庇得斯戏剧收场的方法，仍难免感到很不舒服。在现存的十七部真正的悲剧中，至少有十部以一位天神在云层中出现收场，天神出来发号施令，详作解释，还预言剧中人的下场。另外七部剧本，并不以神出场结束，而用预言或相等的做法收场——有些场面，使观众的注意力离开现实，指向未来的结局上去。也就是说，剧本的主题真是一长串事件；诗人从中采取一部分——一般说来，集中在一天内的行动——并把它作为生动具体的生活的一部分处理，从序幕开始，逐步发展到结束。以我们的鉴赏力来看，这种方法完全缺乏

戏剧性，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吻合希腊悲剧收场的艺术要求，不是引起戏剧高潮，而是起着减轻紧张气氛的作用。

显而易见，这种戏剧收场方法的发展，在现存的早期剧本中均已存在。除了《希波吕托斯》这出明显的例外之外，所有这些剧本中，都没有用"神力"来解决剧尾纠纷的。约公元前四二〇年至四　四年，剧中才出现神、神作的预言或神的审判，但并不打乱剧情；在"动乱不安的时期"，他作出技术上所谓"突变"（peripeteia），即事件的剧烈翻转。① 那么，如果品达这样做，我们也许会说，他的迷信相当严重，但是我们也会欣然接受。一个对宗教抱大胆怀疑态度著名的人，一个素负盛誉的无神论者，一个不求闻达的人，竟然作出"突变"，那就很成问题了。凡对此并不感到难于理解的人，不妨读一读《奥瑞斯提斯》。有人说，欧里庇得斯认为故事应该或可以象他所写的那样结尾；而他也不知道他的"神力"使整部悲剧巨著，成为胡言乱语，难道这种说法能使人相信吗？范勒尔博士以大胆设想解决这个难题，他说，欧里庇得斯惯常以自由思想者面目写剧，在环境不允许直言不讳的情况下，他只得把打掩护用的开场白和收场语塞进他的真正的剧本

① （1）没有用"神力"解决剧尾纠纷的有：《阿尔刻提斯》（Alcestis），（公元前438年）；《圆目巨人》、《美狄亚》（公元前431年）；《赫拉克勒斯的儿女》（公元前427年）；《赫拉克勒斯》（公元前422年）；《赫卡帕》（Hecuba）（公元前424年？）；以及《特洛伊妇女》（Troiades）（公元前415年）和《腓尼基妇女》（Phœnissœ）（公元前410年）。（2）带有预言或类似的"神力"的有《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公元前424年）；《请愿的妇女》（Supplices）（公元前421年）；《伊翁》；《厄勒克特拉》（公元前413年）。（3）带有剧情"突变"的神力的有：《伊斐格尼亚在陶里斯》（Iphigenia in Tauris）（公元前413年）；《海伦》（公元前412年）；《奥瑞斯提斯》（公元前408年）。《伊斐格尼亚在奥利斯》（Iphigenia in Aulis）和《酒神的伴侣》（Baccha）难以确定；也许各剧中均有剧情"突变"。——原注

中，以迎合广大观众的口胃，从而有意识地掩饰其真义，可是诗人的知心人心中有数，他们都知道这些开场白和收场语，都和他的真实意图无关。这个看法引起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更妥当的办法是，我们只有承认，欧里庇得斯作为一个思想家，一开始就对他用以写作的材料深有同情。他不相信英雄传说故事，他并不赞赏或喜欢他们，可是他得据此写出他的剧本。在他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这种不协调情景难以出现——如在《美狄亚》或《希波吕托斯》中；有时候出现了这种不协调情景，就令人困惑不解，但为他在处理题材上取得的一般美所战胜。《阿尔喀西斯》便是一例，剧中女主角的忠贞，立即使欧里庇得斯联想到她丈夫的极端自私，他竟让她为他而死。这种联想我们也会产生的。索福克勒斯可能会把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含糊过去或解释过去。欧里庇得斯则不然，他引进一幕冗长而极其触人心弦的场面，目的无非为了反复讲别人不爱听的故事（《阿尔喀西斯》614页）。在他创作的第三时期中，这种不协调的情景更加繁多：他所创作的剧本，结果被他自己给破坏了。《伊翁》究竟写的是什么？"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剧本，歌颂阿波罗和克瑞乌萨（Creusa）半神的儿子阿狄刻英雄伊翁"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这真的是一部歌颂的剧本？还是一部暴露的剧本？这是一桩古老的故事，谈到神的情人、弃儿，以及拯救自己后代的神——品达可以怀着崇敬赤诚之心处理这一故事，可是欧里庇得斯却把它赤裸裸地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欧里庇得斯说："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过，那么你们就应坚信不移，事实真相就是如此。"他在剧中告诉我们福玻斯（Phœbus）的极端自私自利，被害女子的自暴自弃，以及最后被迫走上可怖的凶杀边缘。如果这部剧本所要讲的就是这些，倒也罢了；但是它还不尽于此。该剧和大量普通

诗的美，不可分割地而且显得美中不足地紧密混合在一起，剧尾对阿波罗作了不严肃的、不真实的辩护，在辩护中，罪犯本人未出场，他的代言人雅典娜似乎并未吐露确切真相。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欧里庇得斯的心胸过于宽广，致使他犯了艺术上的过失，并使他的许多作品得不到很大的成功，令人深感迷惑。

现存的《希波吕托斯》和《酒神的伴侣》两剧：一出是早期作品，另一出是晚期作品。剧中“神力”的处理始终较为一致，而且似乎真正表达了诗人的思想。前一剧（公元前428年）中的爱神，是“自然中现实”的化身；她的行动是破坏性的，并不是出于个人报复心理；在开场白里，她亲自出场所作的一番奇异而可怕的讲话，显然是完全象征主义的，表达了古今人人都有的思想。从拒斥库普里斯① 和依恋处女神阿耳忒弥斯两件事看来，希波吕托斯不愧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说他“不信神”是荒谬的。然而这是诗人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他认为对某一种原理的绝对忠诚，——如勃兰特的“所有或什么都没有”，格里格尔·威勒（Gregers Werle）的“真理”——势必导致最后的大混乱。总的看来，这种大混乱也许是件好事：十分明白的是，希波吕托斯“生活得好”，他的行动是“热情的”，但是，实际上，它确实产生了诽谤、自杀和谋害。剧尾未出场的阿耳忒弥斯，那么美丽，那么超人地无情，也有着极相同的命运。大自然的清新纯洁，荒野草原、流水和黎明的灵秀之气，不会受到干扰，因为殉难者心甘情愿为这一切而死。

---

① 库普里斯（CypriaS），即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在希腊女神中，阿耳忒弥斯（Artemis）与新的地母，即禾谷女神得墨忒耳（Dêmeter）和阿佛洛狄忒为鼎足而三的女神。

我们很难解释《酒神的伴侣》一剧。在古代文学中，绝没有一部作品象它那样更富有刺激，那样激动人心的了。剧情十分简明、紧凑。酒神狄俄倪索斯因被亲属摒弃，一心想惩罚他们。"巴克科斯"(Bacchos)到了忒拜——看来它是神的化身——宣讲新礼拜①。卡德穆斯②的女儿们不接受他的神灵，他对她们施以疯狂的压力，她们集结在山上，对他顶礼膜拜，老卡德穆斯和先知忒瑞西阿斯③立即认出他是天神，心中洋溢着非凡的喜悦，感到自己返老还童了。但是国王彭透斯④是个极大的障碍。他坚持理性与秩序，不愿承认这位"疯狂"的神。彭透斯不该这样反对；很可能以前他自己也"疯狂"过——至少似乎在第一场359行里可以看到这个意思，而且在酒神传说故事中，这一现象是很自然的——他的行动不是从从容容，而是怒气冲冲的。⑤他对神百般凌辱，并把神监禁起来，神以蕴藉的魅力，毫无惧色地泰然处之。牢狱的墙壁坍下来，狄俄倪索斯再向国王说情。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在西塞戎作出奇迹，狄俄倪索斯还想创造更多的奇迹。彭透斯会不会等着瞧呢？彭透斯拒绝劝告，以死恫

---

① 巴克科斯(Bacchos)，即酒神狄俄倪索斯，是希腊奥林帕斯山上诸神之一，宙斯与萨米拉(Semele)所生的儿子。他原是兴发植物之神，后为颁给葡萄与葡萄酒之神，因此祭祀祈祷时，必须用畅饮典礼。他的神像本是一个裸体男子，后为年少而具巾帼气之像。密東花、长生藤、百合花及葡萄树等成为他最通用的表号。

② 卡德穆斯(Cadmus)，腓尼基国王阿革诺斯耳(Agenor)的儿子，忒拜的建立者。

③ 忒瑞西阿斯(Teis resias)，忒拜城的先知。

④ 彭透斯(Pentheus)，厄克翁(Ekhion)和阿高厄(Agavê)的儿子，忒拜的国王。

⑤ 第一场359行是这样写的："你先前是糊涂，现在是疯狂。"(Blind before and now indeed most mad.)

吓巴克斯，于是酒神改变了口气（第一场，810行）①。“魔力”和“肆虐”的一幕里，酒神慢慢地使彭透斯就范——就是人们常爱说的“催眠”——逼他同意穿上一件女祭司的服装，手持神杖，服服贴贴地进行所有的祭祀仪式。这位活该的家伙，被引到西塞戎去，躲在暗处，观看酒神信徒的秘密祭祀仪式，结果被他们撕得粉身碎骨。卡德穆斯的疯女们随即进场，阿高厄扬扬得意地把儿子的头割下来，还以为是个狮头，同时又高唱一首欢乐之歌，似乎是在乐曲中表现出的酒神疯狂的本质。克拉苏②在加里战败后，帕提亚都城上演了这部剧本，其中原由是众所周知的。扮演阿高厄的演员进场，手持克拉苏的真头，亲手杀害克拉苏的士兵突然在观众中叫喊起来，吵着要取回这个可怕的战利品。这就是半开化的野蛮人从《酒神的伴侣》中干出来的事！

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把这说成是支持正统派的反动宣言，是不值得一驳的看法。如果狄俄倪索斯完全是一个个人的神，那么他是个恶魔。然而剧本的主旨，显然要我们了解他。他和女祭司们在作者笔下都很美，人们一般都承认他们最后的话（第一场1348行除外）；③ 快速的爱奥尼亚小音步的歌曲④，除了具有优美特色外，还有种崇高的精神气概。彭透斯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殉难者。何况还有反对纯“理性主义”的论战语调，看来全出于诗人自己的心声。这部剧本似乎表明了，

---

① 第一场810行这样写着：“别忙！你愿意看她们在山上挤在一起吗？”

② 克拉苏(C assus)，罗马贵族党领袖苏拉(Sulla)的一位著名将领，巨富，公元53年被帕提亚人战败于加里(Carrhae)，旋即被害。

③ （剧中1348行阿高厄和狄俄倪索斯对白）狄俄倪索斯说：“因为我是神，受了你们的侮辱；这是你们的报应。”

④ 爱奥尼亚小音步(Zonic-a-minora)，每个音步有四个缀音，两短两长(vv——)。

这位老自由思想者的态度没有改变过；更确切地说，它是诗人立场观点的总结。他经常斥责一般的迷信思想；他一向对独断独行的理性主义深恶痛绝。《酒神的伴侣》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也就是《希波吕托斯》给我们的教训，不过有较强的形式。理性是伟大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世界上有许多不是理性的事物，它们既超越了理性，也远离了理性；世界上还有不少感情的起因，我们无法表达情感，我们倾向于崇拜情感，也许，我们还觉得情感是人生宝贵的财富。这些事物就是神，或神的形式：不是传说中不朽永生之人，而是"存在的事物"，非人类的、非道德的事物，降人以福泽，或使人受尽苦难，无以聊生，而其本身则庄严肃穆，不为所动。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诚心信奉的宗教，托尔斯泰曾反戈一击过的宗教，佩利和本瑟姆①之流企图取消过的宗教，柏拉图既否定又信奉的宗教。欧里庇得斯通过自己的特性，又通过坚定的现实主义和丰富多采的想象力的结合，以此种形式从事宗教活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写过不少有关俄耳甫斯神秘教的苦行和神秘方面的东西，并以一出完整的《克利特人》(The Cretans)，专写俄耳甫斯的神秘教。

最后，关于欧里庇得斯的一个基本事实，也许就是他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个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个诞生于阿提刻的最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音乐大师。他分析、探索、讨论，不避猥琐，接着他逃离世界，遁入"太阳足迹所及的山洞"或相似的地方，那里一切都是非常美丽有趣，也许令人伤感的，象法厄同姊妹流泪一样，但并不是可怜的或苦恼的。从《希

---

① 佩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英国神学家和道德家。本瑟姆(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法学家。

波吕托斯》时起，欧里庇得斯总是有些神秘主义思想。《希波吕托斯》第一场192行写道："不管有多么遥远的神州，哪有比生活更可爱，黑暗抱着它，云层把它藏起来。我们溺爱这无名的东西，它在大地上闪闪发光，因为没有人尝过另一个生活的味道，地下蕴藏着的东西也不知道，我们只有随着传说的波流浮游。"批评家在欧里庇得斯每一部剧本中，都可找到一些严重的瑕疵和不当之处；但是，批评家愈挑剔，他找到的瑕疵和不足之处就愈多，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欧里庇得斯基本上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智能出众的人，具有剧作技巧，观察敏锐、富有同情、大胆勇敢和想象丰富的能力。他入世太深，洞烛幽微，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叛逆态度，因此无法写出沉静的成功诗歌。可是许多人，都如菲勒蒙①所感到的那样，对待欧里庇得斯。菲勒蒙说："如果我确实相信死了的人还有意识的话，我宁可自缢而亡，以便去见到欧里庇得斯。"

---

① 菲勒蒙(Philêmon)，希腊化时代的新喜剧家，公元前361年生于西西里的索里(Soli)，据另一记载，他生于西西里的塞拉库萨。他一生共写了九十或九十七部戏剧。我们根据剧本的名称、断片可获知已有六十部。当时他是米南德的主要敌手，他的剧本为罗马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开西里乌斯(Cæcilius)所翻译或改作。

第十三章

喜剧

阿里斯托芬以前

古代喜剧是从葡萄和谷物收割节日的化装游玩发展起来的产物，在商业和人民生活的两大中心地区——塞拉库萨和雅典成为艺术形式。西西里喜剧似乎出现最早。据说公元前四八六年，厄皮卡尔穆斯①名噪一时。他原籍可斯岛，先移居墨加拉，后到塞拉库萨定居。他的遗著和他的声誉相比，非常微少。我们不大清楚他的为人。他是一位喜剧家和哲学家，显然是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他的喜剧，部分是以英雄题材为主的滑稽剧，如《圆目巨人》、*《蒲西里斯》*、《普罗米修斯》*，类似雅典的萨提儿剧。还有如《奥德修纪》和《克拉提努斯的喀戎纳斯》一类喜剧。此外，如《村夫》和《旅游者》纯粹是摹拟笑剧，表演普通人的生活。在这一领域里，他有一位敌手索佛戎②。索佛戎写了

---

① 厄皮卡尔穆斯(Epicharmus)，希腊早期喜剧家，他用多里斯方言写古代喜剧，剧中没有歌唱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刻划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寄生虫、食客、酒徒等。剧中以娓娓动听的急口词或顺口溜(patter)见著。

② 索佛戎(Sophron)，塞拉库萨的摹拟笑剧作家，生于约公元前五世纪。

《女性摹拟笑剧》和《男性摹拟笑剧》，并遗留下《金枪鱼渔夫》、《使者》、《女裁缝》、《岳母》等喜剧。厄皮卡尔穆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喜剧是带哲学性的，如纵论“逻各斯”(Logos)与“逻奇纳”(Logîna)，“阳性理性”与“阴性理性”，或这些字眼含义为主题的剧本。他写过一首严肃的哲理诗：《论自然》。我们听说过，喜剧的节奏急速，气氛喧闹，但流传下来的喜剧残篇之所以能幸存，当然由于一些文学的特质：不管是思想的简练精辟还是语法的奇特。他笔下的寄生虫——虽然在当时并不是这样称的，但确实有这种人存在——被刻划得非常出色。看到他毫无掩饰地采用双关语，不能不令人感到有趣。比如，一个发言者描述宙斯 Uελων γ'έρανον (宴请佩洛斯)，另一个人把pavory(吃饭)听成了ypavor(鹤)，以为神用“鹤”来款待他的客人。下面是一段具有典型性的谈话：

“A. 祭祀之后，即开筵席．筵席之后，即开酒会。

B. 那似乎很不错。

A. 酒会之后，狂欢作乐；狂欢作乐之后，胡闹一阵；胡闹一阵之后，传唤受审；传唤受审之后，宣判罪行；宣判罪行之后，锄铛入狱，罚款以了。”

他的一些哲理性的格言表示了这个人的另一方面：“心有视听，其它一切都是聋盲。”“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或者如，古代最常引用的几句：“头脑清醒一点，牢记着不要相信：这些都是有力的心声。”厄皮卡尔穆斯的格律异常松弛，遗风见诸于百年之后，但是他的措词累赘，不加润饰的文字，显示着早期作家的特色。人们读到了他，就往往会想起路西里阿斯①和普劳图斯②。

阿提刻喜剧多方面地发展，约自公元前四六〇年以后，喜剧步着悲剧的后尘前进。喜剧的基础形式，似乎可分为两部，中间插入了“对驳场”(parabasis)。先是一般地说明假定的情景和装扮的意义，继则进行歌队的对驳，作为剧作者的代言人的全体歌队“出场对驳”，代表他发言，谈一些时事论题；接着一连串松散滑稽的场面，杂乱无章，说明第一部分达到的情景。收场是欢乐的队伍(Côsmos)或狂欢作乐，演员兴高采烈地退场。譬如，在最早残存的喜剧中——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第一部分，在当时已成为真正富有戏剧性的部分，解说主人公怎样与斯巴达人私下媾和；接着是“歌队对驳场”；于是，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不连贯的场面，给观众看到他和他家庭的乐趣，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所处的困境。

对于古老的喜剧家——如喀翁尼得斯、厄克方提得斯、马格涅斯③等——我们所知甚微。最早的一位重要作家是克拉提努斯④，他写喜剧反对伯里克理斯，如在《螳螂头的全能之神》、《克罗诺斯与搞两面派的孩子》等剧里，进行的一场斗争，跟阿里斯托芬反对克里翁的斗争一样。评论家认为他的说服力是无可比

---

① 路西里阿斯(Lucilius，约公元前180—103)，罗马讽刺家，著有讽刺诗三十卷。

② 普劳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54—184)，罗马最有名的喜剧家，他把希腊喜剧改成罗马情调，在作品中嘲笑当时社会风气。他的喜剧是用生动的人民的语言写的。

③ 喀翁尼得斯(Chionides)与厄克方提得斯(Ecphantides)约在公元前480年至450年之间写作剧本。马格涅斯(Magnes)喜剧的写作时期约在公元前460年至430年。据说，他曾得奖十一次，但没有一部重要的断片流传下来。

④ 克拉提努斯(Cratinus，约公元前520—423)，曾写二十一部喜剧攻击伯里克理斯(Pericles)，获奖九次。

拟的，但未免过于苛刻。阿里斯托芬常常提到他，说他是“象山洪急流一样，把挡道的房屋、树木和人冲垮”。他是一位俄耳甫斯神秘教的传教士，吃过巴克科斯公牛的肉①，按现代的话来说，他是酒神巴克科斯的忠实信徒。在《骑士》（公元前424年）一剧中，他的后辈敌手怜惜地讽刺他嗜酒如命，好端端的一个人竟把自己给毁了。② 这一揶揄激怒了这位老酒徒。第二年他发表了《酒瓶》（The Pytine）一剧，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创作。在这部剧本里，他的妻子康密泰从诡诈的皮泰因手里赎救出来，在获奖喜剧名单上，他荣获第一奖，阿里斯托芬名列最末。但是，后来他健康极度受损，死于公元前四二一年。被他雇用过的三位演员中，一名是克拉忒斯③，他写的剧本相当成功，是第一个在舞台上塑造酒徒形象从而闻名的人。

斐瑞克拉忒斯（Pherekrates）于公元前四三七年首次获得胜利，以他的许多断片判断，他是一位值得称赞的而又令人不耐烦的作家。比起同时代喜剧家来，他写剧的情节好得多，形式上接近后来的新喜剧。他的剧本一般以论述社会问题为主题，如奴隶的厚颜无耻，“艺妓”的职业等等；他猛烈攻击提摩忒俄斯和新式音乐。④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见到一种想把戏剧专写幻想中的

---

① 这或许是开玩笑的话。参看阿里斯托芬《蛙》357行。又参阅Maass《俄耳甫斯》106页。——原注

② 指阿里斯托芬在《骑士》中嘲笑他。

③ 克拉忒斯（Crates）原为演员，后受克拉提诺斯影响，写作喜剧，第一部成功作品在公元前450年发表，他一共写了十五部喜剧，均保存下来。阿里斯托芬很赞赏他。

④ 提摩忒俄斯（Timotheus，公元前447—357），希腊诗人和音乐家，据说是他第一个对希腊音乐进行革新，把弦琴增多弦数，以著作“诺姆斯”（Nomos）见称（“诺姆斯”系古希腊以竖琴伴奏的独唱诗歌），他的创作特点是：力图使诗与音乐富有模拟性和现实性。

幸福世界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中尤为强烈），譬如，在他的《矿工》*(Miners)一剧里，在大地深处或表层底下的某个地方，可以发现黄金时代；又如在《蚁人》*(Ant-Men)一剧中，也可能有类似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他写过一部政治讽刺剧——攻击阿尔西巴德。

欧坡利斯①是阿里斯托芬同时代喜剧家中最可称道的一位喜剧作家。他的特色是富有“魅力”或“优雅”，恰恰跟克拉提努斯的“有魄力”和“刻毒”形成对照，阿里斯托芬则两者兼而有之。这三位作家给亚历山大理亚时代的喜剧家作出了典范。据说，欧坡利斯战死于赫勒斯滂海峡，适在颁布专业诗人免服军役之时。他的政治倾向，极似阿里斯托芬，因此他们合作写出了一部最尖锐有力的作品，即现存的《骑士》。后来，两人互相攻讦对方剽窃。这部剧本的矛头是直指克勒翁的。在《马立喀斯》*一剧中，欧坡利斯攻击许珀波罗斯②；在《德莫厄》*一剧中，他赞扬伯里克理斯为演说家（断片94），但这是写在他的死后，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在辱骂克勒翁时，正好赞美伯里克理斯；犹如在辱骂许珀波罗斯时，正好赞美克勒翁一样。喜剧，如老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所说，是一种极为民主的组织形式，然而所有喜剧家都有贵族政治倾向。这是部分地由于他们的职权是进行讽

---

① 欧坡利斯(Eupolis)是阿里斯托芬最大的敌手。公元前429年，他写出他的第一出喜剧，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作品写得很成功。他虽写了十一部或十四部剧本，但只得过七次奖。公元前411年，他战死于赫勒斯滂海峡(the Hellespont)。

② 许珀波罗斯(Hyperbolus)，雅典平民领袖，曾与阿尔西巴德联合反对尼喀阿斯(Nicias)；后阿尔西巴德见到许珀波罗斯声望日隆，于己不利，反与尼喀阿斯接近。接着，许珀波罗斯被放逐，时在公元前418至417年之间。

刺，不是赞扬。如果他们对政治现状满意的话，他们就写些别的他们所不满意的东西。此外，也许部分地由于他们都有着文化人的共同的偏见，但欧坡利斯较阿里斯托芬更有自由主义倾向。阿里斯托芬似乎从未攻击过富人。欧坡利斯却写了《奉承者》一剧，专事攻击富翁卡里阿斯①和他的随从。此外，他又写了《巴普泰》(Baptai)或《狄普斯》(Dippers)攻击阿尔西巴德。《狄普斯》一剧描述一种神秘的狂热的礼拜仪式，崇拜一位女神科提托②，这种礼拜仪式在当时十分盛行。洗礼也是仪式的一种，遵守秘密，也是如此，这是关系到有关人士的声誉问题。希腊的一些非僧侣的普通人，把用心极不良的行动，都归咎于把崇奉宗教仪式作为一项秘密看待的人，或低声作祈祷的人。

欧诺米达斯(Eunomides)的儿子佛律尼枯斯③于公元前四二九年获得头奖，柏拉图④所作喜剧没有一篇早于公元前四〇五年。他们两人把旧喜剧过渡到四世纪的一派社会风俗新喜剧。佛律尼枯斯的《孤独》(The Solitary)是一篇失败之作，这部剧本写成之后隔了二十年，才向公众演出。他没有写过纯粹的政治剧，柏拉图写过《许珀波罗斯》(Hyperbolus)、《克勒俄丰》(Cleophon)，还有一出叫做《同盟》，论述尼喀阿斯、淮阿克斯(Phæax)和阿尔西巴德同谋放逐许珀波罗斯的故事。

---

① 卡里阿斯(Money-bag Callias)，雅典豪富，喀蒙的妹婿，公元前449年，他代表希腊与波斯订立和约，即所谓“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

② 科提托(Cotytto)，色雷斯女神。

③ 佛律尼枯斯(Phrynichus)，雅典古喜剧作家，至少写了十五部喜剧，剧名现仍保存。他死于西西里，约在公元前405年之后。

④ 柏拉图(Plato)，这里的柏拉图不是哲学家，是旧喜剧诗人，他写过二十八出喜剧，现只存断片，均不突出。

阿里斯托芬

库达忒奈翁人菲利波斯之子

(约公元前450—385)

旧喜剧家中，成就斐然者首推阿里斯托芬。虽然，在客观条件上，他比克拉提纳斯强得多，在活跃的创作生涯方面，他较欧坡利斯长久得多，跟所有旧喜剧家的断片相比，看来他的成就是名符其实的。他在埃癸那拥有土地。虽然欧坡利斯有几行诗中(断片 357)，对外国人的成就啧有烦言（一般人都认为这些话指的是阿里斯托芬)，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的雅典公民权。可能他很年轻时就开始写作。至少他解释过，他写的第一篇作品《宴会》*(The Daitalês)，是以他老友演员卡利斯忒拉图斯(Callistratus)的名字发表；部分地由于他年事太轻，不懂什么——也许年纪太轻，没有什么机会从执政官那里获得一个合唱队；部分地由于他虽写了剧本，但没有足够经验训练合唱队。他的这种写作态度几乎成了习惯。他写了《宴会》、《阿卡奈人》、《鸟》、《巴比伦人》、《吕西斯特拉忒》等剧，都用卡利斯忒拉图斯名字；《马蜂》、《安菲阿劳斯》*、《蛙》三剧则用菲隆尼得斯(Philônides)之名。也就是说，两人一面不辞辛劳地训练合唱队，一面领取国家酬报，称心满意。同时，他们的名字也被宣称为剧作家，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些剧本并不是他们写的，此后，这位诗人不管作了什么样的金钱上的安排，这一过程意味着，支付金钱是为了免除麻烦；从他在埃癸那拥有的地产，以及一贯厌恶穷人一事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阿里斯托芬是一个富人。他有偏见，也有一种富裕得无须为生计操劳的“上等人”的胆识。他的第一部作品

(公元前427)，攻击当时的高等教育，当然，这位讽刺作家把这种教育制度说成是有不道德的倾向。剧中主人公是一位有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儿子是善良的，守旧的；另一个儿子是邪恶的，新派人物。这部剧本获得二等奖，这位年青诗人很高兴。第二年(426)他强而有力地、轻率地写了另一部剧本，大肆攻击民主帝国制度。剧本名叫《巴比伦人》*，歌队以代表各盟邦的奴隶组成，他们给主子德谟斯①在踏车上工作。诗人为演出这部剧本，选定仲夏酒神节，因为当时盟邦使节都在雅典。他成功地制造了一桩引人反感之极的丑事，随即被克勒翁控以叛国罪，但我们不知道究竟如何判决。《阿卡奈人》一剧中，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的轻率言行，表示抱憾，并说他在恶意中伤的泥团中打滚，搞得昏头转向，几乎丧生。此后，每逢初春勒奈阿酒神节②，他仍演出此剧，保留这使人极不愉快的真实情况，因为外国使节来雅典的季节尚未到来。

《阿卡奈人》于公元前四二五年勒奈阿酒神节上演，这是一出仅存的最古老的喜剧，而且是一部很出色的剧本。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目标直指克勒翁和拉马科斯(Lamachus)，因为这两人是主战派；但诗人对劲敌颇有戒心，同时，另一方面，他却不恰当地攻击了欧里庇得斯，毫无疑问，在《宴会》(Daitalês)一剧中，他认为欧里庇得斯应负“伤风败俗”之责。我们不知道两人中有其它不和的原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阿里斯托芬远远超过其他喜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阿里斯托芬一直没

---

① 德谟斯(Demos)，古希腊城邦的平民。古希腊监牢内设有磨坊，罚囚犯踩踏踏车。

② 勒奈阿(Lenæa)酒神节，每年正月举行，除列队游行，祭祀之外，公元前450年后，加上戏剧比赛项目。

有不把欧里庇得斯放在心里。欧里庇得斯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察觉喜剧家的观点多么庸俗、荒诞，而阿里斯托芬呢，他也是一个观察力相当敏锐的人，他能洞悉欧里庇得斯看到的一切。人们对这一事实，也许都会感到满足的。但是，说来也奇怪，阿里斯托芬模仿欧里庇得斯，达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程度——乃至克拉提努斯杜撰了"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化"(Euripids-aristophanize)一词，描述两人的文体风格，这是第一点；从他的讽刺诗的判断，他肯定反复读过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直读到基本上能心记口诵。

公元前四二四年，阿里斯托芬作出了真正的讽刺剧《骑士》，剧情是这样的，一位叫做德谟斯的执拗的老人，完全落入无赖的帕佛拉工奴隶掌握之中，家里两个奴隶获得巴喀斯①的神示，据神示说，德谟斯注定轮番由四个"贩子"或"商人"控制——这个词是杜撰出来的——每一个人注定要屈服于比他更低贱的人。首先，苎麻商最得意，为德谟斯信任；接着是羊贩子得势，然后是帕佛拉工皮革商走运一时，但在一定的时候，他又将屈服于谁呢？一个黑香肠贩子！这个快乐的家奴喊道："波塞冬神！多么好的生意！"在这紧要关头，一个非凡特别的叫卖菜肴的小贩出场，他手里托着一盘黑香肠。两位结党营私者吹捧他，说他今后要交大运，剧本的其余部分描述帕佛拉工和黑香肠贩子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结果帕佛拉工在自己偏爱的行径中——说谎、伪誓、偷窃，以及"厚颜无耻的手段"——被打垮了。这位帕佛拉工当然是克勒翁，他是制革作坊的业主；两个奴隶是尼喀亚斯(Nikias)和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先前的两位"商人"，显然

① 巴喀斯(Bakis)，比俄提阿的预言家。

是吕西克利斯(Lysicles)和欧喀勒忒斯(Eucrates)。① 但是，诗人告诉我们，第一，他找不到演员来扮演克勒翁；第二，当他自己打算充当这个角色时，画工不愿制作代表克勒翁的假面具。这部剧本是一部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精美杰作，同时，也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剧尾是一幕转换场面，黑香肠贩子变成一个出色的天才，德摩斯恢复理智，雅典充满着感动人心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讽刺性的攻击，确实没有含恶意，也不致毁人声誉。这也无损于克勒翁在竞选中力图猎取自己理想中的任何一个职位的机会。这部剧本是针对公元前四二六年的迫害，进行的一系列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如果执政当局接受了这部剧本，而不为民众喧嚣所扰，它很可能博得狂热的掌声；事实上，《骑士》荣获头奖。

第二年阿里斯托芬受到一次挫折。攻击以苏格拉底为典型的新文化的《云》一剧，被"残废者"克拉提努斯的《酒瓶》和阿墨普西阿斯的《柯诺斯》(Connus)挫败。阿里斯托芬在该剧第二版中，悻悻不平地抱怨这次的失败。这部修改过的《云》流传至今。他认为这部《云》是他的精心杰作。除了"歌队对驳场"外，现存的《云》里，据说有两场是原剧中没有的——一场是"正义事业"与"非正义事业"的对话，另一场是相当生动的"收场"，苏格拉底的学堂给烧掉。现存的这部剧本，显然没有完成，连贯性也不强，但后代对剧中主要人物的兴趣，使它成为阿里斯托芬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剧中一位老人向一个诡辩家讨教最好的赖债方

①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理斯去世，雅典党争再起，工商业出身的克勒翁，代表工商业贵族和平民，主张继续与斯巴达作战。另一方面，尼喀阿斯则代表地主贵族阶级，力主与斯巴达议和，依靠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克勒翁终于获得胜利。

法，这一紧张场面处理得并不真的很巧妙。阿里斯托芬虽有运用裕如的优美文体，与特殊情景的幽默，但这部剧本写得相当平淡乏味。当时，苏格拉底一定做了不少引起公众注意的事情，因为他同时也是《科诺斯》剧中的主人公。阿墨普西阿斯把他描绘成一个贫困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怜的家伙，他以赤脚向“鞋匠施行无礼”，但“不屑对人阿谀奉承”。这幅肖像比之阿里斯托芬的《云》里的诡辩家更象他本人，他把真正的苏格拉底的各种特性，跟苏格拉底断然否定的东西结合一起——狄阿哥拉①的无神论，普罗塔哥拉的文法，阿波罗尼亚的狄俄革尼斯②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然而，这幅肖像可能和刻划克勒翁、阿伽同、或克勒翁涅麦斯等画像一样栩栩如生，而性情描绘得也不是那么十分乖戾。

公元前四二二年阿里斯托芬从思想运动中，重新回到普通政治活动中来。《马蜂》一剧讽刺雅典人爱坐陪审法庭，审理案件。对很多人来说，陪审也许是种迷人的职业，这种职业中，自有一番智力活动的兴趣，也有自觉的权力的诱人之处。但是，甚至在公元前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法庭排难解纷的事件太多，而以暴力解决争端的事件太少，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更用不着断定说：阿里斯托芬真想重新沿用已被雅典法律的发展所替代的更原始的方法了。《马蜂》可能获得头奖。此剧的政治倾向性，可从老陪审迷菲罗克勒翁(Philocleon)和他聪颖的儿子布

① 狄阿哥拉(Diagoras)，墨洛斯(Melos)的诡辩家，他完全否定神的存在与崇拜神明的必要性。

② 狄俄革尼斯(Diagones of Appollonia)，阿波罗尼亚的哲学家，信从阿那克西墨尼(Anaximenes)的学说，认为空气是原始物质。他的学说没有什么重大价值，但他的散文，以明晰简易见著。

得吕克勒翁(Bdelycleon)两人的名字上看得出来——即“克勒翁之友”与“克勒翁之敌”。那场供菲罗克勒翁取乐的假审案,是个不难解答的谜语:小狗拉柏斯被库达忒奈翁村社的另一只叫做库 翁(Kuôn)的狗诬告偷吃干酪,正如拉刻斯将军(the General Laches)被库达忒奈翁村社的克勒翁控以暴敛之罪一样。①菲罗克勒翁的情感继续不断地起着种种变化,忽而愤激,忽而怜悯,宛如一篇有关雅典陪审官进行一次轻举妄动的诉讼的讽刺诗。拉辛②的一部著名的改编剧本《争讼者》(Les Plaideurs),结构虽较优越,但无法弥补它所缺少的“精神”和自然性质。《马蜂》中的各种机构和制度,都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东西。

公元前四二一年阿里斯托芬写出了《和平》,这是一部拙劣地摹拟《阿卡奈人》的剧本。该剧一开始就是一段嘲笑欧里庇得斯的《柏勒洛丰》的滑稽插曲,为全剧生色不少。剧中主人公并不象柏勒洛丰那样具有一头珀伽索斯③,可是他把一只伊特纳山上的粪甲虫喂得很肥,——这是一种巨大的野生物,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沙土地带,经常可以见到它们在滚球——,结果他搭乘粪甲虫飞上天,搞得仆从和女儿们万分烦恼。《和平》一剧仅获二等奖。

公元前四二一年以后,一直到公元前四一四年,在这七年中,阿里斯托芬没有作品问世。据推测,其间可能写了两部:一

① 拉柏斯(Labes),原籍是埃索涅村社,拉刻斯将军原籍也是埃索涅村社。公元前427年,他远征西西里时曾盗用公款,克勒翁控他以暴敛之罪。

② 拉辛(Racine,1639—1699),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派戏剧家,著有悲剧《爱斯黛》(1689),《阿达利》(1691)等。

③ 珀伽索斯(Pegasus),飞马;波塞冬和墨杜萨所生,当珀伽索斯割下墨杜萨的头时,与克律萨俄耳同时从墨杜萨的头里跳出。

部是关于返老还童故事的《老年时代》，另一部是《安菲亚芳斯》，叙述一些人到俄罗柏斯(Oropus)英雄庙去"祈梦"的故事。好多年以后，在《财神》(The plutus，公元前388年)一剧里，他对同一主题进行了讽刺。按传统来说，继《和平》之后的一部阿里斯托芬的杰作是《鸟》(公元前414年)，这部剧本比他的任何其它作品也许有更多的风趣，肯定有更多经久不衰的兴味，更为精美的想象力和抒情美。剧本显示旧喜剧在打诨插科方面达到异常特出的高度。剧本的基本主题是逃避现实的苦恼生活，在海外寻求一个完全不同的城邦，这种愿望是人人所熟悉的。两位年老的雅典人珀斯忒乐斯（Pethetairus，意指"说服者"）和欧厄尔庇得斯(Euelpides，意指"满怀希望的人")，得知忒瑞乌斯(Teȓeus)在变成众鸟之王的戴胜鸟之前，是雅典的国王——毫无疑问，索福克勒斯和其他受人尊敬的诗人都承认 这 个 事 实——他们两人决心去寻找他，建立一个伟大的鸟国。珀斯忒乐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随遇而安，感化每一个敌手。他鼓舞抑郁寡欢的忒瑞乌斯，说服受惊的暴怒的鸟，身上长了翅膀，制定宪法，建造公共建筑物和防御工事；接纳和拒绝许多申请为鸟国公民的人，例如，他接纳了一位抒情诗人和一个"打父亲的人"——看来他似乎相当于古代"凶悍的打妻子的人"——但撵走了一个预言家，一个视察员，一个科学家。同时，新城邦的建立截断了天与地的通道，切断了他们的香火供应。宙斯的使者伊里斯(Iris)侵入鸟国领土，遭到逮捕，珀斯忒乐斯使这个可怜的姑娘叫喊起来！最后众神只得提出条件，进行和解。但是，有一个叛离者提前来到珀斯忒乐斯那里；他不是别人，就是普罗米修斯。这位宙斯的敌人，藏在大伞之下，躲开"天神"——还有比这个更不可饶恕的放肆？——，并带来有关众神虚弱的情

报。神派了使节来，其中有个聪明人波塞冬；一位笨人赫克勒斯，只要答应给他一顿美餐，就可把他引诱过来；还有一位彻头彻尾的傻瓜特里巴罗斯，这个家伙讲起话来令人莫名其妙，也不晓得自己拥护什么。宙斯把统治世界之权还给鸟国，并把美丽的女儿巴西勒亚（“君权”）嫁给珀斯忒乐斯。命名为“云中鹁鸪城”的鸟城从此成立。一个能力较小的人，或许会认为应该使这座鸟城垮掉，但是喜剧规则不容许有这样的结局，而阿里斯托芬也决不会怕自己怀有空想。剧本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当时，阿里斯托芬一派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阻止雅典派遣援军到西西里，去营救围攻塞拉库萨的士气日益低落的军队，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整个剧本并不想涉及这些令人骚动不安的事件。这部剧本被阿墨普西阿斯的《狂欢宴乐者》一剧所挫败。但似乎给人的印象很深，因为不久阿喀浦斯① 模仿它，写出了一部《鱼》。

留传下来的阿里斯托芬剧本中，其次的两部剧本，是在公元前四一一年寡头政治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写成的。当时，搞政治是不安全的，因此阿里斯托芬想以大胆秽亵的东西写进剧中。《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e)也许是一部很出色的剧本；女主角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物，她是珀斯忒乐斯的女性化身，具有更高的原则，但缺少幽默感。剧本的主题思想——妇女团结起来罢工，拒绝与男子打任何交道，直到赢得和平为止——是可以用任何方式处理的；奇怪的是，阿里斯托芬虽声言要挖苦妇女，但实际上他完全站在她们一边。男性往往以取笑女性为乐——给她们起诨名——这种开玩笑，无论在宽宏大量或教养方面，都算

① 阿喀浦斯(Archippus)，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喜剧家。

不得怎样了不起。我们的作家却以愉快的幽默，指责每一个人身上的恶习——他临时想到的恶习。但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是，他认为妇女非常爱好酒会——相当于午后茶点——总的说来，他把女性形象描写得比男性形象更加聪明,更加“富有同情心”。当然，妇女解放是当时主要思潮之一。阿里斯托芬用这一主题写了两部剧本。另外两个喜剧家，阿谟菲斯①和阿勒克西斯②也分别写了一部。他们的剧本都写在柏拉图作出著名的宣言以前，或者说在犬儒学派作为妇女的鼓吹者开始以前。阿里斯托芬生来就十分注意当时的先进思想，并迅速而表面地加以兼收并蓄,若是他更深入一步,他可能认真对待，结果反而有损于他的剧作。在深入了解之前,他往往回过头来,以其一知半解与偏袒的同情,改进他的嘲讽。

同年,在同样困难下,他写出了《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这是一部写得很巧妙的剧本。雅典妇女集会庆祝地母节.这次集会禁止男子参加,她们在会上讨论如何报复欧里庇得斯,因为他在悲剧中诽谤妇女,把她们描写为“讨厌透顶”的女人。欧里庇得斯知道了这个计划,便托付他的岳父乔装老妇,混进集会,为他辩护。这一不速之客被人识破,捉住了交给警察看管，最后由女婿帮助逃脱。欧里庇得斯在幕后哼着他自己剧本的片段,囚徒也在警察面前酬唱着断片,直到计划安排就绪。这部剧本以略为不同的脚本上演两次。

此后几年内,阿里斯托芬又写了几部剧本，如《兰姆诺斯的

---

① 阿谟菲斯(Amphis),中喜剧诗人,与柏拉图同时代。

② 阿勒克西斯(Alex's),生于意大利条立爱,后为雅归化公民。他是米南德的叔父,中喜剧最伟大的诗人，著有剧本二百四十五部，活了一百零六岁(约生于公元前400年前,死于公元前300年后)。

妇人》(The Lemnian Women),是一个有关在拜里厄斯港区新制定的奉祀女月神本狄斯(Bendis)的故事;《格立塔特斯》*(The Gêrŷtadês),情节似乎与《蛙》相同;《腓尼基妇人》是一出模仿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人》的新颖喜剧。此外,还有一出专事攻击阿尔西巴德的《脱里法勒斯》,剧本描述他的私生活,也可能涉及他的社会活动。如果真如此的话,这部剧本可称得上公元前五世纪政治剧最后的模仿作品,这类作品具有有世以来从没有过的"言论自由"(parrhêsia)。

公元前四〇六年欧里庇得斯之死,激起阿里斯托芬创作一部完整的剧本《蛙》的念头。这部剧本和他童年的诗与新诗之间,形成对照——虽然新诗实际上很快就消失。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都已去世,索福克勒斯现已垂危,阿伽同已退隐去马其顿。戏剧的守护神狄俄倪索斯见到当时生活难以忍受,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可怜巴巴的诗人。他决心到冥界去,把欧里庇得斯召回阳界。他乔装赫拉克勒斯,但所穿狮皮,颇不相称,一路上的惊险活动,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最有趣的片断。一到阴曹,他发现欧里庇得斯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埃斯库罗斯也在那里,情况变得很微妙。当他见到他们两人时,他们正在对名誉地位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这部剧本写到一半时,索福克勒斯可能已去世;剧中一定提到了他,但说他已无意回到人间;狄俄倪索斯假意说,他很想了解他的儿子伊俄丰(Iophon)在没有父亲帮助下,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他的诗没有受到批评或篡改。在狄俄倪索斯到达之时,这两位诗人还在进行长时间的论战,这一回是有关玄学问题。说也奇怪,雅典观众竟然花了几小时,坐在那里倾听以剧本形式作出的一篇文学批评,笑声不绝。但是,事实上,甚至现代读者在阅读此剧时,也都禁不住捧腹大笑。至

于如何评价这两位诗人，我们可以简略地说，模仿而成的滑稽作品，足以令人赞美，但分析性的批评，幼稚可笑①。阿里斯托芬非常敏感，对各个要点深有感受，但无以名之，也不知如何阐明，如亚里斯多德那样。作出抉择是不容易的。狄俄倪索斯说："我认为这个人是聪明的，但我喜爱另一个人。"最后，他只好随着兴之所至而作出选择，他决定选取埃斯库罗斯。如果我们把这部剧本看作单单是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那就十分错误了。如果我们想到一些现代作家，如已故的卡尔弗利(Calverley)，他是一位喜剧和模仿滑稽作品的作家，具有强烈的、古典文学的爱好，他在剧中派遣狄俄倪索斯去召回勃朗宁，但最后决定把济慈立刻召回。

公元前三九二年之前有一段写作中断的期间，我们随后看到阿里斯托芬写得最逊色的一部剧本《公民大会妇女》(The Ecclêsiazûsæ)。乍看起来，这部剧本仿佛是共产主义宏图和柏拉图《理想国》卷五中所述及的废除家庭的模拟诗文。当时要实现共产主义和废除家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柏拉图很可能在演讲或谈话中发表过这样一些观点，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把这些观点笔诸于书。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规划绝不相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男女人人平等，在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中，男子被剥夺了特权。婚姻制度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阿里斯托芬剧中倡导的共产主义和生活简化的原则，也许都是以同情的心情摹仿柏拉图的，但阿里斯托芬无论花多少代价也不要严格的训练或道德高尚的军人。《公民大会妇女》比之单属政治性的《吕西斯特拉忒》，有更重大的主题，但这是一部更平淡乏味的剧本。

① 相当多的有关音乐性方面的批评，简直令人无法理解。——原注

《财神》(The Plutus，公元前388)，是现存的阿里斯托芬最后一部剧本，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我们几乎可以说，这部剧本根本没有人物批评，没有政治，没有歌队"对驳场"——实际上，它不是旧喜剧，而是过渡期中的喜剧——过渡到纯粹的社会风俗喜剧。这部剧本，和《鸟》或《阿卡奈人》一样，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说"基础上的。财神是个盲神；如果我们捉住他，请一位高明的眼科医生，或由一个能创造奇迹的神庙，使他双目复明，那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剧中主要的诗句，目的就要表达这个主题。剧中不少细节都体现了新的特征；我们见到的是个滑稽的奴隶，他莽撞、卑鄙，但必不可少，他在米南德和忒棱斯剧本里也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可见到对剧中主角的友人布勒西得摩斯(Blepsidêmus)所作出的人物塑造。我们还听说阿里斯托芬还有两部后期剧本：《伊俄罗锡康》* (Aiolosikon)和《柯卡拉斯》* (Cocalus)，两剧是为他的儿子阿赖罗斯(Araros)首次粉墨登场而作的。"锡康"是一个厨子的名字；"伊俄罗"可能代表"风神"，以"风神"当作厨子演出。第二部跟许多新喜剧一样，包括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而不是滑稽的故事，讲到"诱惑"和"认出"的情节。

毫无疑问，阿里斯托芬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在政治上的真知灼见，对人生价值意识的评价，特别是他的赞赏者在他对待敌手的被指称的恶行中所发现的"热诚严肃"，都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必须承认：他经常反对时代中最好的东西，或以极不充分的理由，为时代辩护；同时也必须承认：他的诽谤难以形容，一般说来，他只攻击穷人和穷人的领袖——不过，他的所作所为，都以极为充沛的精神、视一切均不足道的态度、卓识与迅猛的行动、无比的明晰与优美的文体去完成的，因此，即使阿喀

劳斯①把他交给欧里庇得斯去严惩，他或许会逃避应得的鞭挞。他最典型的特征是：既有极为放浪而粗犷的笑剧，又有绝妙的抒情诗的美，两者融成一体。当然，真正的抒情诗，在技巧上是松弛的，不够郑重的。如果一个批评家认真地把抒情诗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歌队作一比较，只足以说明他对抒情诗的写作毫无经验。但是，即使不是出于勤奋的结果，他的才华也是无可否认的。

作为一个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戏剧的结构不够重视，但是他的精神如此饱满，他的才能如此独特，竟致荒诞无稽的情景在他笔下也会变得可信。他有利用观众轻信的才智。毫无疑问，他的粗犷放野，部分出自希腊人固有的“天真无邪”的本质，这种本质，是自然的、简朴的生活产生的；部分则由于这种气质是无懈可击的，除了不是故意有恶意的外。柏拉图很喜欢阿里斯托芬，这一点颇发人深思。当然，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下述轶事属实，——即有关柏拉图劝塞拉库萨的狄俄倪索斯阅读《骑士》，以便从中了解雅典政治生活的传说——这也不过是他要直言无讳地说明的言论自由而已。②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这位喜剧家的演说词，显示了把两位伟大的理想家联合起来的同心之结。但是，只有他自己的时代，才能真正支持阿里斯托芬。接下去的这个世纪，需要的是更多的精炼的艺

① 阿喀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399)，马其顿国王，以同情希腊文化著名。他曾邀请欧里庇得斯、阿伽同以及绘画家、音乐家等至朝廷。

② 狄俄倪索斯(Dionysius of Syracuse)，塞拉库萨的僭主，公元前五世纪末，他窃取政权，建立西西里帝国。公元前四世纪的西西里十分繁荣，对当时世界政治的整个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炫示他的权威，他建筑一座豪华宫殿，罗致世界各地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作家、学者。柏拉图四十岁时被邀至狄俄倪索斯宫廷里。

术，更多的人物塑造，更多的情节以及情操和庄重严肃。在米南德的剧中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来。亚历山大理亚时代的人们，具有真正好古的风尚，他们喜爱旧喜剧，因为旧喜剧有丰富的史实知识，过去的事实是不容易理解的，它是完全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他们研究阿里斯托芬，除了荷马之外，比对任何其他诗人更热烈。但是后代认为他过于放野、坚强和傲慢。普鲁塔克把他和米南德比较作出有趣的评论，好象是个病弱者对强劲西风所作的描述。现在，他几乎跟荷马、埃斯库罗斯、忒俄喀里图斯①一样，都有一种直接博取几乎每一个读者的兴趣和同情的力量。

① 忒俄喀里图斯（Theocritus），约公元前三世纪人，是塞拉库萨诗人，曾先后居留于西西里僭主希厄伦的宫廷和埃及王托勒密菲拉德尔福的宫廷。他在牧歌创作方面，达到最高的成就，被誉为"牧歌之父"。

第十四章

柏拉图

柏拉图，柯吕图斯的阿瑞斯同之子

（公元前427—347）

柏拉图的父系是雅典末代国王柯德儒斯的后裔；母亲是梭伦的后裔；他是克里提阿斯的表兄弟，卡弥德斯的侄子。他是个有造诣的体育家，摔交手，熟练机敏的作家，有即时赋诗的天资，并有写作悲剧的雄心大志。在音乐、数学、天文学各方面，都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同时，他也涉猎过赫拉克利图斯哲学。在他最年轻时，他可能是个才华横溢的雅典少年贵族典型人物。他很可能有志于象阿尔西巴德那样所做的事业，但是他的传统习惯和偏爱，使他不愿意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他藐视群众，不屑与他们周旋。如果不在行动上，但至少在感情上，他和他的亲戚沿着旧的寡头政治执政者依稀地指引的道路前进——也即是说，走的是一条依靠外国帮助进行阴谋活动的道路。① 在二十岁时，柏拉图初次遇见苏格拉底。当时他还不是哲学家，不过是时髦少年中之一员。这些少年通常集结在老哲圣周围，借以磨练自己的才智，并以显贵友人遭受讥刺为乐。他们离群索居，孤傲自赏。他们力避参与公民大会活动，寡头政治活动也不允许他们

参加公民大会的;他们的思想,大概太"先进",因此无法在舞台上公开发表,只好彼此私下传阅自己的悲剧作品。

柏拉图用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拟剧"给友人娱乐。这种文学形式正被介绍到我们中间来——对社会情景和谈话,作出了密切的探讨,而且大部分都着眼于这些情景和谈话的滑稽方面。当时两位拟剧作家厄皮卡尔穆斯和索佛戎的作品,从西西里传到全希腊文化界。柏拉图,如同索佛戎一样,致力于散文写作,虽然我们听说他睡觉时把厄皮卡尔穆斯的诗集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有关苏格拉底和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及显贵人物的谈话,随时都可以引用——特俄斯的一位提萨墨努斯也许已经利用过这些材料。柏拉图最早的几篇谈话,似乎都保存下来②。在《拉刻斯》篇里,苏格拉底尽管其貌不扬,可是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他被正式介绍给读者,由他来进行各种问题的讨论。据说两位父亲想请一位自命不凡的剑术师给儿子当教练,便邀请两位大将军拉刻斯和尼喀阿斯去看他的演技,并向他们请教。苏格拉底也

---

① 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缔结丧权辱国的和约。雅典寡头党人得到斯巴达元帅莱山得支持,发动政变,提议废除民主宪法,恢复"祖先的秩序",为了起草新宪法,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由三十人组成。以克里提阿斯(Critias)为首的三十寡头,利用权力,残酷地清除敌人,不经司法审判,任意处决民主分子,或把反对派逐出国外,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三十个寡头的残酷统治,史称为"三十寡头暴政",此外,还有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议会,支持这一暴政。克里提阿斯是柏拉图的亲戚。

② 我主要根据C.里特(C.Ritter)的统计表中的语言检验标准而作出这一论断的。反对这种方法的主要理由来自两个方面——1.统计不够全面、细致;2.据说柏拉图经常重新修订已出版的对话,这一事实早经传说证实,同时本身也足以证明其正确,但一般来说,不大容易被人估及。我并不希望对坎贝尔(Campbell)、迪顿伯格(Dittenberger)、施恩滋(Schanz)、冈佰兹(Gomperz)、布来丝(Blass)、里特等人的研究成果作较大修改。——原注

被邀参加讨论，在对人物作了有趣的描述后，事实证明两位将军根本不懂得“勇敢”的涵义，因此也不知道一个军人应该成个什么样儿。《大希庇阿斯篇》是一篇充满了十分直率的诙谐的作品。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请教一位诡辩家，问他“美”是什么；他有一位朋友在家里“带了一根大棒”，也向他请教过这类问题，竟至不让他晚上睡觉，一定要等到他回答了问题才肯罢休。对话的中心内容是，尽管他见多闻博、精明能干，希庇阿斯对这一抽象概念，无法领悟。这篇对话同时也谈到了，希庇阿斯对苏格拉底用语粗俗，行为鲁莽，表示十分憎恶，而苏格拉底则把罪名推到假想友人身上。

公元前四〇四至四〇三年的事变，使当时流行的拟剧产生一些变化。① 即使没有第七封信(Letter VII)的证据，我们确信柏拉图一定热切期望“三十暴君”“只要暂时制止可恶的民众的傲慢”，② 并实施真正的寡头政治；但当他们过分滥用政权而“使民众对照起来显得更出色”时，柏拉图一定会大失所望。他的两位亲戚与同胞巷战时殒命，两人的名字为民主政治恢复时期的雅典人普遍咒骂不已。③ 柏拉图敬爱卡弥特斯，因此别出心裁地设法永远纪念他。“三十暴君”犯了“骄傲”或“过激”（怎么说都可以）之罪。姑认如此；他们有什么可辩解呢？他们对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意义，比谁都不懂得多少。柏拉图追

① 公元前404年，雅典寡头党发动新政变。由于三十暴君的迫害，许多人逃亡忒拜。公元前403年，在忒拜联合起来的雅典逃亡者，由特拉绪部路斯 (Thrasybulus) 指挥，向雅典进军，推翻了三十寡头暴政。此后不久，民主政府在雅典重新恢复。

② 据传系克里提阿斯墓的诗文。——原注

③ 指的是公元前403年5月穆尼喀阿之战(the Battle of Munychia) 时克里提阿斯战死一事。

溯到被杀的叛国者卡弥特斯至公元前四三〇年间的卡弥特斯，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具有普通品质的青年，人人都称赞过他——他出身名门，相貌英俊，温顺谦和，热心向学。苏格拉底佯作给他治疗头痛，但是你不能单医头痛，一定也要治疗他的身体，医治身体上的毛病时，也不能不医治他的心病。他的心灵是否健康？他的头脑是否清醒？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似乎谁都不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心灵。卡弥特斯的朋友深信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是他对于真正不知道的事情，其理解程度是靠不住的。"想到你风度翩翩，精神健康，怎会在生活中无法借助自己的清醒头脑，这是件可悲的事。"他决心去求教苏格拉底，跟他努力学习清醒的本质。克里提阿斯表示同意；但克里提阿斯和苏格拉底同是有势力的人，而"当克里提阿斯有所企图而想使用暴力时，活着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抵挡得住"。

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被处死一事，使柏拉图终身忿恨不已。我们不知道当时柏拉图在干什么；《斐东》篇中说"柏拉图因病不在那里"，但是这种不让作者在自己作品中出场的例子，纯属惯用的艺术手法。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柏拉图突然写作辛辣泼辣、热情洋溢的文章的开始。他在早期对话集里那种轻松愉快的嘲弄笔调，几乎完全消失。公元前三九九年他的文体实际上已达到完善无缺的境地；语言的考验，似乎已显示出他写了一篇有关"修辞样板"的讽刺短文《墨涅克塞努斯》，以及一出戏剧杰作《普罗塔哥拉》，剧中出场九个人物，舞台场景相当完整，并对不同观点作出了细致的正确评价。《欧梯得墨斯》(Euthydêmus) 则以粗俗滑稽的口吻讥刺厄里斯提克(Eristic)诡辩家；《克拉梯卢斯》(Cratylus)以纵论语言性质为主题，在这个问题成为科学问题之前，该文对问题的探讨，竟以意外严肃认

真的态度处理。

《苏格拉底的辩护》、《克里多》、《攸惕佛洛》(Euthyphro)、《高吉阿斯》(Gorgias)、《斐东》等，都是柏拉图因感苏格拉底屈死而作。柏拉图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哲学著作，不是一篇对话，原来是为苏格拉底审判时作辩护之用，但是实际上，这篇作品既不是真的用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说词，也不是对法律控诉所作的辩解。它只是一篇歌颂一位伟大人物全部美德的文章，是针对着雅典人的流言蜚语所作的答辩。这篇著作不可能在公元前三九九年之后好多年才写出的。《克里多》也有同样的精神，该篇叙述克里多怎样为苏格拉底安排越狱计划，苏格拉底又怎样不愿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愿意不服从法律。《攸惕佛洛》是一篇不足道的小品。特写，是根据一般计划写的：当时谁都不理解虔信的意思，人们却认为苏格拉底因不虔信即将把他处死。《斐东》叙述临刑前狱中的最后时刻、谈论灵魂不朽，以及苏格拉底饮毒药而死的情节。这篇东西在细节上写得十分真实，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描述，部分为演员表演的真正的崇高品质所冲淡，部分也为柏拉图在中期创作中爱用的艺术手法所减色。篇中对话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由在场的斐东几年后口述给佛利乌斯的厄克刻拉忒斯听的，地点是离雅典较远的地方。已故的巴利俄尔学院的院长(The Master of Balliol)说："在任何古今的悲剧中，在任何古今的诗歌或历史中(只有一个例外)，没有什么可比得上柏拉图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的最后时刻了。"全篇最特出的是没有武断或牵强的地方，全篇对话有意识地贯串一个又一个的论点，接着，令人大失所望，什么结论都没有。最后留下来的无法解答的是玄学思辨的问题，象康德的立论一样："自我"不以时间而存在，也不以时间而消灭。一切事物均以"灵魂"而存在；

事物的消亡，就是事物与“灵魂”的分离：因此“灵魂”本身是不能认为消亡的。这一论点，对有特殊气质的人来说，在他们思索的时刻是有说服力的。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最后时刻，柏拉图作出了普通人的评语，当时斐东掩面无言，克里多站了起来，“一直啼泣不止的阿波罗多洛，突然发出一阵高声怒号，除了苏格拉底外，人人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至于《高吉阿斯》，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中的预言似乎应验了。“你们已经杀害了我，因为你们想避免有人详述你们的一生。但是你们肯定会失望的。还有别人会证明你们有罪的，当初你们也不知道，是我劝阻了这些控告人；因为他们的年纪较轻，他们会更严厉，而你们就更会畏缩。”《高吉阿斯》里充满着新近苦难的刺痛。对话以探究修辞学的性质开始，而以对一切“修辞术”教师，政客，和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作出严厉的谴责告终。修辞术对真正的政治家的才能来说，犹如烹调术对药物一样。修辞术是一种取悦或“奉承”人的艺术。可以想象，当时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家：一种是真正的顾问，君主如果倒行逆施，他就会起而反对；另一种是假顾问，他从早年时开始，就以对君主胁肩谄笑为业，对君主的好恶了如指掌。他会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成为僭主的宠臣，或成为伟大的群众领袖，但是，他始终是、而且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品行卑劣可鄙。有一个以崇尚邪恶自居的卡利克利斯 (Callicles) 反驳道：“如果他兴风作浪，他会杀害你忠实的顾问。”苏格拉底答道：“仿佛我还不曾知道过，一个坏人能杀害好人！”卡利克利斯认为，现有的政客都是坏蛋、国王的亦步亦趋者，但他认为忒弥斯托克勒斯①、喀蒙②和伯里克理斯③是真正的政治家。苏格拉底答道：“所有这些谄媚者、厨子、糖果商、旅店老板！他们给过谁什么好处？他们使城

市充塞了港口、船坞、城墙、贡品和这类废物，而并不推行节制和正义！”他们搞得城市臃肿混乱，一旦产生危机，城市里的人才会知道怎样受了骗，他们会把这些谄媚者撕得粉身碎骨。这篇对话分为四个主要的主题：虐待人比自己受虐待更坏；因犯错误而受罚比不受罚好；我们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人生的目的是活着，不是似活而非。柏拉图愤世嫉俗，但绝不玩世不恭，恰恰相反，他热爱人生，这是柏拉图的特色。他以更加的深思熟虑，以对最高道德理想更大的坚信，来应付一切忧患。在《斐东》篇中，他谈到因失望而厌世的人们时说：“憎恨你的同属是不好的；憎恨理性和理想则更坏。”象考莱尔，或许象莎士比亚一样，他初次误入歧途，但决不会再陷入谬误之中。

在第二篇对话《墨诺》(Meno)中，他纵论“善是否可教”的老问题；在提到安尼泰斯以及相当粗暴地涉及他的儿子一段中，人们仍然可以见到，其中还留着苏格拉底屈死的痕迹。但是，全篇占统治地位的是纯理论的思辨，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式”学说的推论，它在《斐东》篇中也早已很明显地提及。《莱西斯》篇——论友谊是一篇不重要的作品；柏拉图只能以含义更深的“爱”的名词论述这问题。他以两篇对话论述，它们各自成章，各有其引人入胜之处。《斐德若篇》作于较晚时期；《会饮篇》标志着这个创作

---

① 忒弥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雅典政治家与大将，公元前493年成为执政官，490年成为军事领袖。为人俒勇、足智多谋，善于辞令。

② 喀蒙(Kimon)，雅典名将，以勇敢见称。

③ 伯里克理斯(Pericles)，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和演说家，在他的领导下，古雅典在文化和国势上，达到了空前繁荣昌盛的状态。

时期的终结。如果我们提出一种说法，说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一篇特出的空前的最优秀的散文小说作品，写得泼辣有力，尽善尽美，而又富有丰富的想象力，那么这一说法是无可否定的；另一方面，玄学家认为《会饮篇》是论爱神的本质最深刻的对话，我们也难于否认这一说法。但是，在《会饮篇》里，如同在几乎每一篇柏拉图的作品中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学一点"古希腊情感"，他就无从欣赏这篇对话。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只消注意一点：这是公元前三九九年最后一次的反响。《卡弥达》精神以更强烈的形式在本篇中恢复了；我们只有渡过许多死亡的深渊，无视所谓事实的一切，通过双目看到大千世界中光怪陆离、美不胜收的景象，才能领略《会饮篇》的壮丽宏大。在这些会饮者中间，有些是我们不大熟悉的，如卡利克利斯；其余人中间，如阿伽同，他是个成功的诗人，雅典人的偶像，为了庆祝他的悲剧上演得了奖，他邀几位好朋友在家会饮庆祝，后来他郁郁不得志，在马其顿过着半流放的生活，他死了很久。斐德若成了不问哲学的人，柏拉图在另一地方说他"迷途了"；苏格拉底则以罪犯论处；阿尔西巴德被野蛮的刺客暗杀。依柏拉图看，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的不共戴天的指控人之一。柏拉图经常回忆伯里克理斯时期的雅典，重温当时的宴会和甜蜜的怀念，虽然他爱给当时的雅典抹黑，但这种缅怀之情也表示了柏拉图对雅典的赞颂。《会饮篇》仿佛象《斐德若篇》中的"天外内烁的微光"之一，灵魂在赋予肉体之前，往往要摄住这种灵光，而且经常惨淡经营地想恢复它。我们通过那位阿波罗多洛再谈宴会，他的啜泣声打断了斐东的论辩，人们给他一个绰号："疯人"，他是个孤独者，除了对苏格拉底外，对别人都很横蛮。也就是他把会饮情况告诉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Glaucon)。格劳孔自己并没有在场，会饮在很久以前举行的，就

是在格劳孔生活的时代很久以前，他也是从亚理斯托得穆斯(Aristodêmus)那里听来的。这位"赤脚的小人物"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也就是这样，通过间接的回忆方式，我们才象身临其境一样了解会饮的情况。从这篇对话中，我们听到关于爱的起源和意义的种种解释，最后听到苏格拉底的叙述，他说他对爱神的了解，是从一位曼提尼亚国的女巫领教来的。爱神是贫乏神和丰富神的孩子；爱神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永恒"，虽然只有在美的事物中，爱神才能开花结果。爱人开始钟爱一个美的人，随即感受到处处有一个美的形体，然后才见到"美的心灵、美的事业和美的行为和制度"，直到最后，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放眼观照，发现他真正的生命所在。他原有的人世爱的热情，无论如何也不会衰退，它一直强烈地持续下去，最后他穷本极源地洞见一切形体美的根由——纯一永恒的绝对美，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种美并不是表现于某一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它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中；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①一个人如果明白这一点，他才能过生活境界，世界上没有什么会使他牵挂。正在这时，猛然有人大敲前门，有一阵嘈杂的声音，阿尔西巴德烂醉如泥，闯了进来，他头戴"一个葡萄藤和紫罗兰编的大花冠"，大家欢迎他，请他入座，他在讲话中盛赞苏格拉底，颂扬他为一个勇敢、博学、清白的人。接着，又是一阵大声喧闹，吹来一阵深夜的寒风，一大群不知名的欢宴者闯了进来。

① 这就是所谓"绝对美"，它涵盖一切，独一无对无待。（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272页。）

客人一个个地都溜走。招待苏格拉底的亚理斯托得穆斯不敢奉陪下去，睡觉去了，一直到曙光熹微时他才醒来，睁眼一看，席尽人散，只有苏格拉底依然如故，继续和阿伽同、阿里斯托芬辩论。亚理斯托得穆斯昏昏沉沉，弄不清他们辩论的全部内容；他只知道苏格拉底和他们辩论的要旨是：悲剧和喜剧是同样的创作①。

但也在这个时期，新的影响使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作用。老师屈死后，他和苏格拉底弟子隐居墨加拉。在那里，欧克利得斯②的衷心庇护，把终身对贫乏的墨加拉辩证法的尊重与支持的种籽，埋在柏拉图的心里。《高吉阿斯》不是在雅典写成的。听说他曾去埃及与昔兰尼(Cyrene)两地旅行，但柏拉图似乎在公元前三八八年前就回到雅典，当时他到西西里作了首次重大的远征。西西里大部分地区是军事集中专制政治，政权操在狄俄倪索斯一世手里，其妹夫迪翁(Dion)是个热心景慕柏拉图的人。柏拉图到萨拉库萨，一方面出于这位朋友的怂恿，另一方面也由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关系，再一方面则由于对大火山的兴趣，吸引他到那里去。也许他还认为，僭主朝廷，如同民主雅典一样，对于哲学家来说，都是个适当的去处。但是，柏拉图是个超时代、超国家的宠儿。一如他平时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决不放弃雅典言论自由的权利，象雅典人一样，他运用这一权利进行政治活动。这个老专制君主把他锹铛入狱，后来又把他当

① 苏格拉底认为同一个人可以兼长喜剧和悲剧，一个人既能凭艺术作悲剧，也就能凭艺术作喜剧，这一看法和《理想国》卷三里所说的正相反。在这里他认为“同一个作家不能在悲剧和喜剧两方面都成功”。

② 欧克利得斯(Eucleides，约公元前390)，苏格拉底弟子，创墨加拉哲学派，其形而上学观点颇似帕墨尼得斯(Parmenides)学说。

作礼物——据传说——一样送给斯巴达使臣波利斯(Pollis)。波利斯把他当作奴隶在埃吉纳出售，埃吉纳岛上有一位昔兰尼的安尼刻里斯(Annikeris)——他是阿里斯提浦斯①(Aristippus)的门徒，他以德报怨，使这位反对享乐主义者感到后悔惭愧——，显然是他给柏拉图赎身，使他重获自由，并婉拒柏拉图的友人偿还赎金。柏拉图的这些朋友，集合捐款，为柏拉图买了一所房屋和花园，供他讲学之用。这座房屋离雅典不远，二十分钟步行即可到达，而且也临近奉祀英雄阿卡德摩斯体育场。这是在公元前三八七年，至少在柏拉图作成《会饮篇》前两年。但是，内容在细节上多不相同；我们最古的证据"第七封信"，除了谈到一次失望的访问外，没有提到别的什么。

创办学园是回复老一代哲学家旧习的做法。学园本身，就其专门性而论，是个 Thiasos——一种崇奉缪斯神的宗教组织，握有官员、章程和地产。学园园长是选举产生的，园内教授数学、天文学、各类科学以及哲学等等。从学园园长简朴的住房和图书馆里出来的讲师，云集在校园和体育场内，一直到后来他们才得到适当的校舍。女同学跟男同学一起听课。学园在整个形势和学说起极大变化之际仍保持其统一体，在柏拉图诞辰的日子里，照例把他奉为学院缔造英雄一样焚香膜拜，直到五二九年，它才遭到禹斯丁尼②破坏，被视为异教堡垒而查封。公元第四世纪初

---

① 阿里斯提浦斯(Aristippus)，苏格拉底的学生，昔兰尼学派的创始者，他的学说以寻求至善为乐。他和犬儒派祖师安提斯忒涅斯(Antisthenes)意见一致，追究德性和最好的生活，抛弃知识的寻求。安提斯忒涅斯极力反对柏拉图。

② 禹斯丁尼(Justianian,483—565)，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位时(527—565)国势强盛。529年禹斯丁尼下令封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园。

期，创办学园之风盛行。苏格拉底死后不久，安提斯忒涅斯开始在基诺萨尔格斯讲学，基诺萨尔格斯是出身微贱的人的练技场，约在公元前三九〇年，伊索克拉特以普通文化体系，继起讲学。过了一代，亚里斯多德在莱刻乌（Lyceum）或潘立帕塔斯（Peripatos），芝诺在斯托埃，厄庇枯儒斯在花园相继设馆讲学。

不管学园创办的年代怎样，《会饮篇》问世以后，根据内部证据，在柏拉图文艺创作时期中出现了一个间隔。随后，《帕墨尼得斯》和《忒埃提图斯》两篇对话，颇有众所公认的"学园园长"的哲学气质。前者纯属形而上学的：首先，对柏拉图所谓的"理式"——我们的"一般概念"——这种"存在"的意义作了批评性的探讨；其次，对帕墨尼得斯的所谓"绝对存在"之说作了研究。对于这篇对话是否确实可靠这一点进行的攻击，只是由于批评家感到这篇对话与柏拉图一贯的哲学理论很难吻合。要求《帕墨尼得斯》的作者如同亚里斯多德教导我们的那样把它认作柏拉图式的原始的"理式"学说，那是不可能的。《忒埃提图斯》中有一段戏剧性的前言：欧克莱德斯刚到拜里厄斯迎候忒埃提图斯，他从科林斯作战归来，身受重伤，病势垂危；当时欧克莱德斯遇见忒尔普西翁，他们谈起好久以前苏格拉底与忒埃提图斯的一次著名的会晤。但是这段前言成了一篇题外的文章，而对话部分却是深刻地探究"知识论"。柏拉图说，他有意略去一些令人厌恶的累赘的话，如"他说……"，"我说……"；也即是说，他把情景和气氛的描绘都省略了，从而让思想实质开门见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显然，这一时期的另一篇对话是《斐若德篇》，证据确凿，无可怀疑。在《斐若德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到：柏拉图创造的术语、避免漏句的方法，以及标志着他晚年文体的一些独特的格调与形式。据统计资料表明，这篇对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三七五

年。此外，它不仅给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生气勃勃的印象，而且确乎与伊索克拉特的《反对诡辩家》演说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伊索克拉特的这篇演说词作于公元前三九〇年，在他的学园创办之时。我们也无从分辨究竟哪一个是原来的挑战者，哪一位是答辩者。古代辩论文，一般都反复争论多次，直到双方作答到各自称心满意为止。但相互批评的口气，是十分明显的，《斐若德篇》以苏格拉底要求斐若德带给伊索克拉特一句话为结局。"伊索克拉特还很年轻，"——当然，这是这篇谈话所假设的日子——"凭他这份天资，当一位雄辩家是可惜的，他可以去研究哲学，他肯定有这方面的天资。""斐德若，把我的这段话带给我爱的伊索克拉特。"如果说这是"论战"的话，那也不是充满活力的论战；这是老朋友用的一种婉委的语调，既往不究，同意尊重不同意见的语调。我们现有的《斐德若篇》可能是后来的修正本。第一次出版的或正是伊索克拉特热情奔放的时刻；现存的《斐德若篇》是十五年后重写的，作者平心静气地回答各个批评论点，以露骨的和解意图结束对话。

在这几年内，柏拉图正在苦心孤诣完成他的精心杰作《理想国》。他把早年以幽默笔调所写的一篇关于苏格拉底和特拉绪部路斯的对话"论正义"，作为该篇的引言。这篇现在就是《理想国》卷一的内容，其余各卷也均用同样的文笔写成。有许多不同的主张，认为这部长篇作品可分为若干"阶层"，这些主张从来没有人支持过。这部对话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正义"是什么这一主题上，探究是应该坚持正义，还是反对正义这个问题，从而引起讨论一个正义的社会以及组织这个理想社会的问题，正如现代人所希望的那样，并不因为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强调指出，正义存在于个人性格里——而是因为有了正

义，才更容易博大精深地观察一切。这里，我们不必试图对这篇立论正确、具有卓见、机智、想象力与鼓舞人心的雄辩的杰作作出任何分析，说什么《理想国》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男女平等，取消婚姻制度，禁止商业活动，把国家全部资源用于教育事业上，临时和不着重地取消奴隶制，以及掌握在军人寡头手里的专政等等——这样的描述导致《理想国》的精神实质失真。《理想国》的精神实质，自然只能得之于作品本身，也只能凭借对希腊精神的深入研究，要不然借助于由富于想象力的同情所产生的真正力量。如果只是泛泛地阅读，那么正如对其它古代大多数伟大著作一样，结果如浮光掠影，一无所获。

柏拉图的思想和表达才能，在《理想国》里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他晚年作品中的几项特点，在这里也已初见端倪——突出的政治志趣，对追求获得一个自新的、温顺的狄俄倪索斯的渴望，诗人哲学家对似乎使他不能接近真理的一些妖言惑众者日益增长的痛恨。柏拉图论诗，犹如罗斯金①谈论文学的形式。"我给人们指出他们应尽的一般责任；而他们则说我的文体可爱！""诗是极端的幻想。诗不表现真理，又不是真理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影子的影子，毫无价值；然而诗能使人陶醉，欣喜若狂！必须把诗驱逐出理想国。"亚里斯多德和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想象过度之虞，也没有花多少年月热烈寻求真理的鹄的，而诗则常为我们达到这一理想而提供幻想，因此，我们对柏拉图缺乏欣赏能力，极为感到惋惜。我们尽力为他辩解，说他在谈到诗时，

① 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著有《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建筑的七盏明灯》(Seven Lamp of Architecture)、《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等。

就想到开瑞蒙①和卡喀努斯的儿子。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反对的是真正的诗，他反对荷马，反对埃斯库罗斯，反对他自己。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不忠于自己的哲学了。柏拉图相信：一个人只要能深思熟虑，他就能自救；真与善终究会恰好重合。他就根据这一信条处世立身。他决意要终身从事真与善相结合的事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矢志勿渝。如果诗干预的话，他一定要推翻诗。《理想国》把诗驱逐出境，此后在《诡辩家》、《政治学》、《法律篇》里诗即销声匿迹，甚至神话也变得更抽象、更有说教意义，可能《克里提阿斯》篇中"阿特兰提斯"②是个例外。

奇怪的是，柏拉图在谴责诗时，并没有把神话包括在内，因为他最初如诗一样肯定神话的。《斐东篇》里有一个神的幻象出现，苏格拉底受命在临死前"作诗"；《苏格拉底的辩护篇》中德尔福神谕宣称苏格拉底是人类最明智者，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幻象和神谕明显都是虚构的，两者都是柏拉图用来宣称苏格拉底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富有灵感的质疑者，另一方面是富有灵感的讲故事者，这一定论是由神明作出的。

柏拉图在晚年也认真过问政治。当时，年轻一代的哲学家正在成长，未来的犬儒学派、斯多噶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均绝对不问政治，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个别灵魂的探究。柏拉图一度也想宣传一些这样的学说：他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时期，坚持反动立场；但是，他毕竟是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的宠儿，新兴

① 开瑞蒙(Chaeremon)，公元前四世纪悲剧诗人。《诗学》中说他混用六音步长短短格、三双音步短长格和四双音步短长格。

② 阿特兰提斯(Atlantis)，传说中有史以前的一个洲或岛的名称，位在"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acules)之西（即直布罗陀海峡，Rock of Gilbratar)东口南北之二岬。古代作家说该岛经过地震沉于海底。

学派对政治有意所持的冷淡态度，依他看来，是种失职行为。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四分之三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著述，他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改变狄俄倪索斯二世统治。这种思想最早具体地表现在“第三次浪潮”期中①，从而才能写出《理想国》——提出要么让哲学家当国王，要么叫现任国王学习哲学的主张，并坚持认为僭主必然的悲苦，多少意味着需要个人规劝。二十多年以来，这位伟大的老人，念念不忘把这位附庸风雅的僭主改造成为贤明的哲圣国王！② 曾被他用“干草耙驱除”出他作品的幻想，如今以更强烈的气势回到他生活中来。

公元前三六七年，狄俄倪索斯二世继位不久，狄翁第二次邀请柏拉图到西西里，他应邀前去。结果，塞拉库萨朝廷内掀起一股短暂的哲学热潮，据说这种狂热的气氛，为各种几何学家用来制图的沙子所窒息。接着平静下来，继之以不断的争吵，狄翁遭到流放，柏拉图失望地回到雅典。但是，一位年轻的君主，也许会忘乎所以，而后又悔恨不已；也许会听从佞臣谗言，到后来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公元前三六一年，柏拉图接受了又一次邀请，正如“第七封信”中用荷马诗体所写的，“再去探测致命的克立勃迪斯漩涡③。”他无法使国王和狄翁言和，在泰林敦，他得到毕达

---

① 柏拉图到塞拉库萨三次，第一次在公元前388年，第二次367年，第三次361年。“第三次浪潮”是指柏拉图第三次到塞拉库萨，企图帮助狄俄倪索斯二世成为贤哲国王。

② 狄俄倪索斯二世（Dionysius Ⅱ）为了炫耀自己的威力，建造一所豪华的宫殿，从世界各地罗致诗人、哲学家、作家、学者，自己则以悲剧作家姿态出现。

③ 克立勃迪斯（Charybdis），西西里海湾的漩涡，面对意大利海岸石岩（Seylla），航行其间，异常危险。这里意指塞拉库萨僭主喜怒无常，身处其左右，时有遭不测之虞。

哥拉斯派人的帮助,幸免于难。狄翁以暴烈手段,于公元前三五七年将狄俄倪索斯废黜,自己也于公元前三五四年被人暗杀身亡。在《法律篇》卷四中,柏拉图还这样写着:“给我僭主统治下的城邦以建立我们的社会;让这位僭主永远年轻、温顺、勇敢、稳健,更幸运的是,让一位真正的思想家、立法者在他的身边吧!”这是写在这部作品前半部的结尾:柏拉图一定花了好多年才写成《法律篇》,卷四后文体显然有些改变。在《法律篇》的后半部中,如果我们不把柏拉图建立王国的理想,和他所面对的令人悲痛的径程,以及他接受一个早在十年前他死也不肯承认的学说——即世间毕竟还有个邪恶的灵魂之说,相联系起来看,我们就无从见到他的理想了。柏拉图晚期其它著作是纯哲理的。《诡辩家篇》、《政治学》是《忒亚泰特斯》的续篇;两篇在方法上是摹仿《帕墨尼得斯篇》中的枯燥的“两分法”的。《诡辩家篇》论证“无物存在”的真实,诡辩家在这一领域里信口雌黄,把根本没有的东西说成若有其事。《腓力帕斯篇》则探讨“善”的意义——“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乐趣,但颇似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形而上学的探讨中,竟然没有运用所谓“理式”的理论。它的根据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多数与单一的统一。根据语言统计表明,《腓力帕斯篇》似乎与《法律篇》前半部写于同一时期。

《提迈斯篇》(Timæus)论述世界的起源;《克里提阿斯》篇则论述人类社会的起源。这两篇均和《法律篇》后半部写于同期。《提迈斯篇》是柏拉图理论中最站不住脚的,或是最令人费解的作品。该篇企图说明:物质世界是由抽象的几何要素构成,而不是由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原子构成。《克里提阿斯》残篇纵论亚特兰提斯岛的盛衰,这是一座物质富强的典型城邦,显然貌似雅典。在这一系列对话篇中,应该还有一篇《赫摩克拉特斯》(Her-

mocrates)，但没有写成。柏拉图身后留下一部未加修订过的《法律篇》——据说这部《法律篇》仍然蜡封，后由俄帕斯的腓力录写编纂——和一部原文语句支离破碎的《克里提阿斯》篇。

柏拉图毕生奋斗，竟以失败告终。说实在的，他几乎为古希腊极大部分人士所崇拜；他的伟大，不但为哲学家公认，而且也为主要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称颂。昔兰尼学派对他的崇高深感懊恼；犬儒学派谩骂他为假苏格拉底的门徒，称他为依附富人的哲学家，在自己的学园里优游自在、胡思乱想，而不跟被剥夺权利的人为伍，大声疾呼地公开反对邪恶。但是到了他的末年，他已成为几乎无懈可击的了。甚至喜剧也对他温和起来；至于下一代对他的诽谤，也只是对过去过分赞扬的一种回响而已。谣传他是阿波罗的儿子，并把他和阿波罗神话连在一起，这种把他庸俗化的看法，确是值得注意的。亚里斯多德既非感伤主义者，也非柏拉图的忠实信徒，竟为柏拉图修建一所神坛和一座圣祠，这也值得令人深思的。

依柏拉图看，世道日下，颂扬他的人，不一定对他心服；崇拜他的人，却会对他反戈一击。他曾表示希望能找到打开这个世界之门的钥匙——即寻求一些能帮助他用所有的思想概念处世行事的原则，有如别人用数学概念进行计算一样。掌握了这个原则，《法律篇》和《理想国》里的"统治者"就不会犯错误，并能实施专政。柏拉图知道自己没有找到这个原则。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一些富有勇气而缺少自我批评精神的人。阿里斯提浦斯能教人实行享乐主义，毫不踌躇；德谟克利特能创立科学，并作出明确的武断的唯物主义；安提斯忒涅斯愤世嫉俗——包括艺术、学问，以及荣华——无所顾忌。他们都是言行一致的学派创始人。柏拉图主义没有自己的形式。柏拉图的侄子和继承人斯剖西浦

斯只崇拜他的叔父，认为除非什么都知道，要懂得详尽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亚里斯多德发展了他自己的体系，讲求实际，深奥广博；但别具一格，绝非柏拉图式的。赫拉刻里特斯把他老师的虚构和神秘主义精神加以抹煞，为世诟病。

但是，正因为柏拉图思想之无结论，才使其永垂不朽。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任何新说无法取代的精神。把柏拉图看作一个梦想者，是错误的；他见识深邃，甚至好用冷眼洞察一切。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很高，不囿于自己的讽刺；除在《高吉阿斯篇》时期以外，他总留心从事物中能发现的美，而不是专事揭丑攻讦。如果把柏拉图理想化，誉为阿波罗式的英雄人物，容光焕发，心无挂碍，或者把印度酒神的意气风发的头像比作柏拉图的肖像，都是错误的。柏拉图有点弯腰曲背，两眼炯炯有神，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书信集》里常常说到他的病；柏拉图对他时代的评论，其口吻极象考莱尔和罗斯金两人。就散文风格而论，他是希腊空前的最伟大的散文大师。古代评论家对雄辩家过于敏感，往往把狄摩西尼① 与柏拉图列于同等地位，或甚至超过了柏拉图。狄俄倪索斯的批评实际上采取杜撰的《墨涅克塞努斯》的演说与《论君权》的演词相比。但是柏拉图的范围更广；他有更锐利的敏感，又善深思熟虑，还有更广博的想象力，决非一般只讲实用的政治家和辩护士所及。在读柏拉图的著作时，尽管由于他的生性所使，有不少夸大和古怪的地方，你总会感到你是面对着一颗伟大的心灵，它触隐入微、推理深广、道德高超。一切非难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他

---

① 狄摩西尼(Demothenes，公元前384—322)，雅典著名演说家，马其顿党领袖。

在世一日，无不苦思冥想，著作等身，勤奋不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就一般情况来说，很少有人邀请柏拉图，如有邀请，如狄翁邀请他去塞拉库萨，他就热诚应命。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他所想和他的生活目的来衡量，那么柏拉图当之无愧地可列于人类历史的圣贤之中。他的整个生命存在于"美之中"；也许没有人可以更深切地感到：他的眼光专注于某种非以世俗成就可言的事业，而且为了这项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①

① 关于柏拉图书信问题，一般认为，每一封信应就其各自的价值加以判断。譬如说我认为第十三封书信可能是柏拉图的真迹〔W．克里斯特(Christ)也有同感〕，而第七封书信则是根据真实材料编撰而成的。把所有古代书信都斥为伪造的趋向，只不过是对由来已久的有关柏拉图问题论争中的一种逆流而已。——原注

第十五章

色　诺　芬

色诺芬，厄尔喀亚人格律路斯之子

（公元前434—354）

在苏格拉底的亲密朋友中，有两位年龄相仿的青年骑兵，他们出身名门，生性都带一点叛逆传统，这一点严重阻碍他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两人偏偏又都不甘心仅仅当个文人学士。当时柏拉图仍滞留雅典，专攻音乐、数学、修辞学和哲学；同时也克尽军职，写爱情诗，并刻苦学习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色诺芬则漂泊海外去寻找出路。

据说，苏格拉底初次遇见童年时的色诺芬时，用手杖拦住了他，骤然问他什么地方可购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商品。这个孩子知道购买商品的地方，十分有礼貌地回答了他，最后苏格拉底又问道："哪儿可以买到'高尚'和'善良'？"这一难以解释的概念含有"高尚的人"和"善良的人"的意思。孩子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哲学家随即说道："那么跟我来吧！"这一传说十分合情合理。色诺芬绝不是个哲学家，但他是个典型的"高尚和善良的人"，精神健全的人，虔诚皈依宗教的人，出色的运动员和军人，好丈夫好父亲；没有思辨力，无意评论当时对神的信仰和现行法律，虽

然他很乐意用相当婉转的话宣讲，或用哲理推究一些无关宏旨的论题。

据说色诺芬长得非常漂亮，还有一些风流韵事。他的一位玻提亚友人普洛克塞努斯受雇于波斯大王的一个库儒斯总督，曾率领一支希腊雇佣军，沿内地向喀利喀阿进军。这次远征目的未公开宣布，但军队中人员薪俸很高，并有种种机会进行不少冒险活动。普洛克塞努斯建议带色诺芬同去远征。当时，色诺芬实际上并不在库儒斯麾下服役，因库儒斯是他国家的敌人，但他夤缘晋见库儒斯，在他手下当了一名独立骑兵。其余的情况，均已众所周知，不必在这里赘述了。部队不断地前进，但大家都不明白进军的真正目的何在，不免忧心忡忡，深为不安。最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这次远征旨在袭击波斯国王。有些人逃跑，大部分人则感到职责难逃，只得继续前进。他们在枯努克斯与波斯国王交锋，库儒斯战死。希腊人逐渐陷于孤立无援的围困之中。希军五位司令，包括色诺芬的挚友普洛克塞努斯，斯巴达军官克列阿科斯，以及莽撞的忒塞利人梅农在内，被诱进行谈判，结果被捕，惨遭杀害。希腊军队孤军深入敌国腹地，群龙无首，远离故国一千多英里之遥。色诺芬出面收拾残局，拯救了他们。五将军被杀之后，当夜军心惶惶，不可终日，色诺芬召集残余将领，举行会议，把一个主降的小军官撤职——他是个戴耳环的吕底亚人！然后改选新的将领，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接着他们就向漫无人迹的北方山区进发，边战边逃，在这样的行军中，日夜都会遇到不测，直到公元前四〇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一个值得纪念的下午，他们才脱离险境，当时他们已瞥见靠近西诺波的海洋，色诺芬一直心绪不宁，至公元前三九九年三月，他才把他的军队交给斯巴达哈尔摩斯脱地方军事长官忒布戎，如释重负。

这是一桩辉煌的英勇业绩，说真的，困难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因为这次进军本身对欧洲来说，是标志着东方帝国内部弱点的初兆，这一弱点先后为亚历山大、庞贝①、路枯路斯②、以及许多印度的征服者所暴露。但是色诺芬的敢作敢为的胆量、相当高超的智能和文化、卓越的节操、虔诚的质朴，以及用人灵活的手腕和随机应变的天赋，才能使他作出伟大事业，决非若干有才干的军人所能望其项背。作为一个雇佣军队的首领，他终于无法取得成就。他对自己统率的“一万大军”，由于后来取得的胜利而自豪，但是有不少希腊最凶悍的胆大妄为之徒混迹其间，如普洛克塞努斯一样，色诺芬也把他们当作上等人看待，这未免过分了一点。老克列阿科斯手执皮鞭，满口粗话，除了在厮杀之时，总是抑郁不欢，象他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驾驭这辈草莽英雄。

对于色诺芬来说，《万人军远征记》(the Anabasis)是一部光荣的历史，也是一种faux Pas(背德之行)。他发现自己荣获富有浪漫色彩的盛誉，但是他叛离自己的专业。他记得苏格拉底是不赞成这次远征的；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德尔福的神谕；他想到如果他再勇往直前，不断进取，也许可获更大成就，他只好以此自慰。家里的预言者也这样对他说。这次远征使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个天生的统帅人物。他写了一部长篇传奇：《库罗庇第亚》(Cyropaedeia)或称《库儒斯的教育》，描绘这一理想的统帅人物。在这篇著作中，他约略地谈到库儒斯大帝的历史，并把有关

① 庞贝(Pompey)，古代罗马前三雄之一。

② 路枯路斯(Lucullus)，古罗马执政官，从公元前74年起，罗马再度用兵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庞都(Pontus)。路枯路斯统率罗马军队，征服小亚细亚，长驱直入亚美尼亚山岳地区，后因部队哗变，无功而返。

年轻的库儒斯的特性，和色诺芬自己关于他会成为怎样一个人的看法，结合在一起描述。那是比较更后的事。他不止一次地梦想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自己当一位贤明的军人国王，倘若不成，则在赫勒斯滂海峡附近建立一两个城堡，并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希腊的卫士，奋力向野蛮民族作战。但是，没有人赞同此事，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不再搞阴谋。此后，色诺芬浪迹异国，不能回到雅典，当时雅典正在审讯他的老师，处以极刑，也可能把他处以叛国之罪。① 此外，他在雅典也无冒险活动可做，所有冒险事业都在亚洲。同时，这位希腊的游侠骑士处于一个对外盲动干戈者的地位，手下有八千左右的亡命之徒，但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他发现其中有几个人，正在跟斯巴达地方军事长官忒勃戎谈判暗杀他的出价问题。忒勃戎(Thibron)当然不愿意让这个独立的雅典人握有如此强大而含义不明的权力。这位天生的统治者改弦易辙，交出了军队，就在当时是雅典盟国的斯巴达人手下服役，共同反抗波斯人。

他由一个"军事长官"再调到另一个地方作"军事长官"，在不断调动的情况下，他毫无实权可言，长年疲于奔命。纵然如此，他的婚姻生活却很愉快，而且在刻索尼兹有不少好友，因此他想辞职退隐。最后，约在公元前三九六年，斯巴达派来一位较开明的将领，即斯巴达王阿革西劳斯，他受命与波斯王阿塔克塞斯作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色诺芬参与他的幕僚，两人旋即成为亲密

---

① 公元前395年，斯巴达进攻忒拜，色诺芬跟随斯巴达军，向斯巴达国王献计，此时，雅典与忒拜联盟。哈利阿尔塔斯(Haliartus)之围，斯巴达大将吕山德(Lysander)战死，斯巴达王泡珊尼阿斯(Pausanias)不得已与忒拜、雅典停战。泡珊尼阿斯因此被处以死刑。他不敢回国，如同流犯一样，居留提革亚(Tegea)，度其余年。

战友。但命运变幻无常，公元前三九五年，雅典与阿塔克塞斯结盟；公元前三九四年即向斯巴达宣战，并判色诺芬以"投靠斯巴达"之罪(Laconism)，罪状与旧的"投靠米太亚人"罪相仿，难免受到放逐和没收财产的处分。如若色诺芬以前已度过漂泊不定的生活，那么现在他也不在乎那个了。他正式参加斯巴达队伍，并和阿革西劳斯一起回到希腊，在喀罗尼亚一役中，他战败忒拜——雅典联军，当时色诺芬虽非作战人员，但实际上是跟阿革西劳斯在一起。①

当时色诺芬仅四十一岁，但他的驰骋疆场的生涯已成过去。斯巴达人分给他一份地产，在伊利斯 (Elis) 附近的斯基勒斯(Skillus)，也可能被聘为政治代理人。此后二十年间，他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乡绅，隐居其间，著述不少，热爱狩猎，并悉心培养两位才华横溢的儿子——格列勒斯(Gryllus)和狄俄多儒斯——他们被称为狄俄斯枯里(Dioscuri)——和父亲一样，均成当时骑士英雄事业中的典范人物。色诺芬在晚年中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争取免除放逐判决，并使两子长大成人时取得国籍。最后，一切如愿以偿。当雅典与斯巴达重新联盟时，"投靠斯巴达者"不再成为叛国犯了，两子入伍，参加他旧部。当格列勒斯战死于曼蒂涅阿时，希腊举国上下都纷纷写诗歌和墓志铭来哀悼他。②那

① 公元前394年，喀罗尼亚(Coronea)一役，斯巴达虽然获胜，但忒拜军队仍能阻止敌军隔断他们。从战略上看来，斯巴达这次胜利，等于被击退，可说双方均不分胜负。根据柏莱(Bury)的《希腊史》(第544页)，色诺芬曾亲自参加这次战役。

② 忒拜的兴起，不仅使斯巴达畏惧，而使它不久以前的友邦兼保护者雅典也有戒心。后雅典脱离忒拜，转向斯巴达，并与之重结同盟。公元前362年，斯巴达雅典联军与忒拜战于曼蒂涅阿(Mantinea)。忒拜虽获胜，但由于其杰出的军事家厄帕弥农达斯(Epaminondas)阵亡，忒拜从此一蹶不振，衰落下去。格列勒斯也死于此役。

时色诺芬没有在斯巴达军队里服役，公元前三七〇年，伊利斯人起义，他被逐出斯基勒斯，逃到科林斯度其残年，因为当时的科林斯严守中立，相当安全。

在他隐居期间，他著书立说，在其取得的文艺创作成果中，最重要而写得最出色的无疑是一部《万人军远征记》。这似乎也是他最早作品之一，虽然其中若干章节是在更晚时期附加上去的——如V.3.9.各节，涉及他过去在斯基勒斯就业情况。当时几乎还没有自传体的作品问世；但由于在雅典盛传着有关他事迹的歪曲报导，也许更由于斯提法路斯的索费涅图斯(Sophainetus of Stymphâlus)已发表有关远征军的记载、他才发表了这部著作。从色诺芬作品中，我们知道索费涅图斯是他部下一员最老的军官；有一次，他竟然不服从色诺芬的命令，去穿过某一危险的峡谷，因此他以失职罪罚其十个曼那。① 这一段是色诺芬有关索费涅图斯的记实。毫无疑问，有必要回答索费图涅斯对色诺芬的记述，但是，色诺芬为什么要用假名出版他这部著作？又为什么在《希腊史》(Hellenica)中要把它指为塞拉库萨的忒弥斯托革涅斯(Themislogenes of Syracuse)所作呢？这倒并不是真的试图故作伪装。全书的文风显示：用第三人称提及的“雅典的色诺芬”，其实就是本书作者本人。这一解释暗示着：“用假名”是一种艺术手法，以防可能由于色诺芬法律地位而发生的变化。他是个“失去法律保护的放逐者”。就法律的用语来说，他是被禁止在阿提刻“公开讲话或写作”的。他不能拥有财产。那么，象这样的人所著的书有什么地位呢？会不会也象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一样被焚毁呢？出售他的书的书商会不会被人控告呢？

---

① 曼那(Mina)，古希腊重量及货币单位，约等于100特拉姆(Drachma)。

为了正式合法起见，最好慎重一些，把该书用别的较为稳妥的名字发表。

《万人军远征记》一书的文体风格，不是很精巧。本来一些可激动人心的真实大事记，在他笔下显得恹然无生气。不过，从整体看来，人们不禁和吉朋①有同感："这部令人愉快的著述是具有独创性的、确实可靠的。"这就构成了该书无比的魅力。书中细节描写异常生动——这位军官抓住了一个飞似的库尔德人的精致的外套，费力地爬过峭壁；摩赛居民出示他们以栗羹养大的肥胖孩子，使希腊人赞赏不已；在特瑞比宗特(Trebizond)举行的赛跑，是根据"你可以跑到任何地方去"的原则进行的；提尼安人(Thynians)把作者唤醒，邀请他出来，与其躺在床上取暖，毋宁如大丈夫一样而死——类似这样的叙述不下几百处。当然，有时色诺芬在时间的间隔和事实的细节方面不无谬误之处，然而我们在《库罗派得埃》(Cropaedeia)里见到的传奇小说倾向，在《万人军远征记》中也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影响可寻。词藻华丽的演说词矫揉造作，不能令人信服，但是，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清新、坦率的作品，作者至少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创作，无损于这一极为惊心动魄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简略谈一谈色诺芬的其它作品。当苏格拉底受人攻击、被人误解，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门徒为他辩护时，色诺芬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苏格拉底回忆录》。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对他大有帮助。笔下的苏格拉底，确如一般同时代人公认，是忠实于事实的。至于柏拉图呢，他往往满怀激情，用自己的推想来刻划苏

---

① 吉朋(Edmund Gibbon，1737—1794)，英国十八世纪历史家，著有《罗马帝国兴亡史》(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格拉底，结果不免改变了他的本来面目。色诺芬的思想比较谨小慎微，比较沉着，他很少以误传误，除非在某些地方他确是理解错误。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加进一份对"控告人"——即他所称的波吕克拉忒斯——对苏格拉底回忆录的指控所作的详尽的驳斥；他似乎让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得更活跃。柏拉图写《辩护》时，色诺芬发现有些缺陷尚未弥补。他进行调查，随后发表自己《论苏格拉底的辩护》的一份草稿①。柏拉图写《会饮篇》时，色诺芬对这部巨著给人留下唤起想象力的印象并不满意。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同样富有想象力的《会饮篇》，用来改正柏拉图的原作——因为想象中的那次宴会举行时，他还是个孩子——但他的《会饮篇》更注重事实，确是一部有极高文献价值的引人入胜的作品。

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著述中还有一篇附录：《俄孔诺弥科斯》(Oikonomikos)，该文记录苏格拉底有关修身治家之道的教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特别引起近代人的同情。妻子妩媚动人——很象萨克雷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虽然她能多接受教育——和《回忆录》及《库罗派得埃》相应的几部分合成的这篇小小对话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几乎仅有的例子，说明在这一时期，雅典人对于妇女和婚姻的看法，和现代资产阶级对善良的普通妇女，以及平常的幸福婚姻的理想，完全相似。诡辩家安提丰初看起来，似乎用同样精神写作，事实上他更有意识地讲哲理。

《希厄洛》(the Hiero)是一篇非苏格拉底式的论政治的对

① 有关这篇著作的真实性问题，见斯坎兹的《柏拉图的"辩护"篇前言》。——原注

话，对话是由僭主希厄洛与诗人西蒙尼得斯两人进行。《阿革西劳斯》是一篇颂词，颂扬色诺芬的一位莫逆之交，大部分均编入《希腊史》中，在语言风格上有一点伊索克拉特的味道。

色诺芬的长篇巨著《希腊史》，按日期和文体分成两部。卷一卷二显然继续修西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一直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卷三至卷七包括希腊编年史，止于曼蒂涅阿之战。色诺芬用下面一句话结尾："我写到目前为止；今后的史实也许将由另一位来研究了。"《希腊史》的第一部分，就其正确性、理解能力、观点的统一以及文体风格诸方面来说，远逊于修西的底斯，但较之其余部分明显地要强得多。《希腊史》在细节方面固然脉络清晰，却是一部不够简练的历史。除掉个人经验之外，色诺芬对其他均茫然不知。这部编年史缺点很多；作为一部整体历史来说，大事记载的连续性也很难令人了解；此外，对厄帕弥农达斯①未作评价。历史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的著述，需要富有经验，并有异常多的机会获得大量资料，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领略修西的底斯的卓绝天才。

留传下来的还有一篇关于《拉刻代蒙宪法》的短文；一篇《雅典财政论》的论文；一部《骑兵司令手册》；另一部是《骑兵手册》以及一篇《行猎》短文，这些著作都由色诺芬署名的。最后一篇是否出于色诺芬手笔，尚可怀疑，但根据文体判断，也可能是他的早期作品。《雅典财政论》的真实性问题，要视编年问题决定，目前尚无定论：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书，似乎是为支持欧部路

---

① 厄帕弥农达斯(Epaminondes)，生于公元前420年，忒拜大将，他统帅大军，四次进犯伯罗奔尼撒，直逼斯巴达境内，一时使忒拜成为希腊各城邦中最强盛的一个。

斯①的和平政策而作的。骑兵手册并未引起人们对希腊军事训练有什么意见，但在系统性上，不及与色诺芬同时代的亚加狄亚人埃涅阿斯·塔克提枯斯的《反围手册》。

《库罗派得埃》并不是一部历史传奇作品；如果它真是部历史传奇，那么色诺芬也许不愧是文学体裁的伟大的创造人之一了。这部作品以库儒斯大帝历史形式，论述理想的统治者和最佳的政体，作品中的真实性服从于道德教诲的内容。② 这种体裁被一些诡辩家所仿效。色诺芬也许从普洛狄喀斯学来此种创作方法，先于一般苏格拉底为了方便而采用的想象对话体。在古代和上世纪，这部作品深为人所赞赏，文体比色诺芬任何其他作品更为完美，而且保持了东方色彩。书中所述大小事件，具有大量惊人悲剧性的材料，但效果不好，因为现代人的趣味坚决要求情节逐步发展，而这一点却非色诺芬所能苟同。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阐述政治理想，此点克劳塞特(Croiset)评为“为芬纳隆所修正的路易十四的一座凡尔赛”，颇称适当。如果我们对拉丁文法家奥路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权威深信不疑，色诺芬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确实旨在强烈反对柏拉图的《理想国》！

色诺芬在文学创作中是个业余作家，正如他在军事、历史、哲学、政治、田径运动方面，都是个业余爱好者一样。所有外来

---

① 欧部路斯(Eubulus)，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兼财政家。他制定一项法令，规定以国库余款，作为贫民观剧津贴基金。他是属于雅典温和派寡头党集团，他认为与马其顿结盟，对于雅典财政有利，可借以缓和经济危机，因此他力主温和政策。欧部路斯事实上在354—339年间担任雅典的财政大臣。

② 可对照希罗多德史籍：214有关塞库儒斯大帝之死的记述，与《库罗派得埃》中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叙述相比较。——原注

的影响，只要在道德上与他意见无忤，他总是情愿接受的。他的文体平易近人，但发展不平衡。有时他热衷于过分夸饰的词藻；《阿革西劳斯》中颂辞则力避用元音连续的词，显示出受到伊索格拉底的影响；在他的历史著述中的演说词，以及《希腊史》的全局观念，均显示了深受修西的底斯的影响。此外，在柏拉图影响下，他采用一套摹仿和改正方法，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的语言同样善于接受外来影响，他绝不排斥俗语和平民的语言，在旧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眼中，这种语言是鄙不足道的。他的语言受到古老国家的方言、亚洲士兵的 lingua franca①，或许因久住国外而所存的种种影响——虽然他的语言中显然毫无多里斯语的影响。尽管如此，色诺芬在罗马时代成为雅典文化的典范，这得归功于他的古典质朴、平易以及他的纯正的乐观主义。色诺芬之所以被誉为雅典文化的典范，更由于他从来不做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文章，也从来不想以自己所作所为影响后世，而且他可以“毋需提高嗓子”而饶有兴味地谈论种种话题。

① lingua franca：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希腊、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语言的混合语。

第十六章

雄辩家

总论

大部分研究希腊文学的学者，不管对诗人和史家的卓越成就多么敏感，总觉得很难欣赏或阅读莱什阿斯①、伊索克拉特②、和伊萨乌斯③等人的作品。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是有部分道理的；希腊雄辩家，不象希腊诗人那样广为所知。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由误解造成的。我们往往希望从雄辩家那里去寻求我们通称为“修辞术”一类的东西，去朗诵他们的演说词，有如去朗诵伯克④、格拉顿⑤和波舍亚⑥的演说词一样；可

① 莱什阿斯(Lysias)，雅典有名的诡辩家兼修辞家，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中的攻击对象。

② 伊索克拉特(Isocrates)，一个新兴的修辞家和诡辩家，柏拉图在《斐德若篇》结尾对他加以赞赏。

③ 伊萨乌斯(Isaeus)，雅典著名雄辩家 生平不详。

④ 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9)，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他的最著名的演说是《论征税》(On Taxation)、《论和解》(On Concilation)以及《控告华伦·汉斯丁书》(The Impeachment of Wa en Hastirgs)。

⑤ 格拉顿(Henry Gratten, 1746—1820)，爱尔兰国会的最伟大的演说家、律师。

⑥ 波舍亚(Bossuet,1627—1704)，法国摩的主教和宗教演说家。

是除掉少数例外，我们发现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狄摩西尼能说善辩，口若悬河，一般现代人之所以对他感到失望，只因为他们喜爱更为华丽虚饰的风格、更为感情奔放滔滔不绝的演说，而不能很快抓住要领。但是不少人必需从对早期演说家所抱的失望中摆脱出来，反躬自问一下：什么样的艺术或魅力能使莱什阿斯的《反粮食商人》或伊萨乌斯的《论克利翁尼麦斯的产业》等文流传迄今，竟达两千年之久。

我们认为这些作家都是雄辩家，因为我们被多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所左右，这是事实。我们的这一传统，部分来自把自己的文化建立在演说术基础之上的罗马人，部分来自晚期希腊各学派崇尚文风的因素。典型的学派评论家是哈利加纳苏的狄俄倪索斯，在西塞罗时代，他是一个专业修辞术教师，略有几分天才，为人也很热情。除掉修辞术这门技巧外，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批评历史家修西的底斯、哲学家柏拉图、政论家伊索克拉特、精明能干的律师伊萨乌斯，以及平凡的陪审团劝说者莱什阿斯，实际上都从同一观点出发——完全从其个人的观点出发，他毕生从事文体的研究和教授，写了二十卷历史，全以文体为目的。在他自己领域里，他是个杰出的评论家。他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们都无法观察到；他所感觉到的，也比我们感觉到的更为强烈。他在谈话中流露出他对亚洲的或晚近的华丽文风极端憎恶情绪。因为这种文风已象“外国妓女”一样潜入而取代纯朴古雅的阿提刻文风。我们的传统就这样忽视历史家、哲学家、剧作家、科学家，而只顾抱住写作演说体裁的人不放，而这些人，不管他们作品的目的和内容如何，都被断定为专业修辞家。

雄辩家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可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他们阐明正在逐渐形成的一种永恒的正规的散文文体。最早的散文作

家的文体过于雕琢，《高吉阿斯》太富有诗意；《安提丰》太拘谨严肃；修西的底斯太艰涩。就谈话而论，加尔刻顿的特拉什马克①对这一系列谬误，或许给以必要的改正。他的文体介于《高吉阿斯》的典丽与普通谈话的俗语之间。简洁的圆周句和散文抑扬顿挫，深为亚里斯多德所喜爱，但他是一个诉讼辩护人，不是一个作家。莱什阿斯在这方面迈进了一步。作为一个修辞家，他在民主政治恢复时期有很多实践经验，虽然他没有多大雄辩才能，也无渊博的法律知识，但在获得诉讼胜算方面绰有声誉。②他的文体是质朴的、思路清楚的文体，叙述事实清晰，推论可靠，从而使他对手的论点显得矫揉造作，自欺欺人。在他的领域内，莱什阿斯是一个完美的文体家，但是他的想象力并不怎样丰富，而且他的演说词是给陪审官所作的。他不可能发展一种正规的文学散文。伊萨乌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雄辩家，但离发展文学散文的目的还很远。伊索克拉特实现了这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一学派的散文写作，把古代散文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在另一意义上来说，也破坏了最有阿提刻文化特色的，或者，说真的，最有希腊特色的因素——他这一学派里的学者文人，在文学、哲学和历史各方面训练有素，惯于以开明的泛希腊精神论述各项重大问题。行文流畅，持论正确，自我克制，音韵和谐，毫无偏见。这是最早的希腊

---

① 加尔刻顿的特拉什马克(Thrasymachus of Chalcedon)，柏拉图同时代人，诡辩家和修辞家。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批评了特拉什马克一类修辞家，他们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就修辞术是一门艺术来说，特拉什马克"所走的路上却找不到真正的方法"。

② 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斯在战役中阵亡，其余寡头党人纷纷逃亡。雅典政权落入十人委员之手，不久这一委员会倾覆，民主党得以复兴。

散文，可以写得很冗长。这种散文从那时起一直持续至今，并为拉丁语和现代语言的散文奠定了基础。它扬弃了希腊辞语的特有风韵、特出的个性、思想和语言的密切联系、以及洞察事理的睿智卓见和以最质朴的语言表达思想的特点。伊索克拉特给“纯文学”的影响最显著，至于科学和演说术则毫不受他的影响。

第二，雄辩家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他们都来自雅典，生于公元前四二〇年至三二〇年一个世纪之间。其他时期和城市，要末缺少产生政治上的雄辩术所必要的文化与自由，要末象在塞拉库萨那样，传统上对雄辩家不予应有的重视。阿提刻雄辩家是阿提刻法律的“渊源”，也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城市里违警罪法庭中的人物中间，——他们之中有律师、法官、坏人、骗子、告发者，或可恶的上诉人，他们揭发正人君子的小过失，以图敲诈勒索，或获取政治资本。由于立法宽大以及比较缺少罪大恶极的犯罪事件，雅典诉讼记录，不象其他大多数地方那样令人作呕，不忍卒读。最令人感到痛苦的现象是拷问奴隶证人一事，虽然法律禁止极端残酷行为，并规定凡对奴隶作出任何伤害，不论是暂时的或永久的，均科以惩处。阿提刻的拷问，在罗马和现代欧洲酷刑拷问官看来，仿佛象儿戏一样。幸而原主也似乎听任对这种拷问进行检查，哪怕对他们不利也不在乎。各种论争点都集中于这类证据有无价值方面，以及主子承认或拒绝提供证据的动机上。也许最奇特的是，一位诉讼当事人，要求拷问一个女性奴隶，目的在暗示他的对方与她恋爱，而他则断然拒绝。

但是雄辩家比这事有更大的价值。在政治危机时期，狄摩西尼的原话，甚至伊索克拉特的原话，均成为第一手文件，较之

最佳的文学史更为明确。他们以具体可见的形式，使我们了解第四世纪早期政治和道德标准、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及种种理想。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在他们充分研究和了解之后，他们会这样做的。涉及宗教方面也有一些间接的叙述；例如在某一案件中，有人因拔掉他田地里一棵神圣的橄榄树桩而被控告；还有欧克塞尼浦斯(Euxenippus) 一案及其非法的梦。有些 宗教权威人士宣称：在俄洛浦斯地方的一座小山系属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Asclêpius)的，一位名叫欧克塞尼浦斯的，受命到医神庙里祈梦，并要求他把梦境汇报。他的梦显然是有利于医神的。政客波吕欧克图斯(Polyeuctus)根据此梦，提出一项动议，但议会驳斥此梦，并决定此项提议非法，处波吕欧克图斯以罚金二十五特拉克马。波吕欧克图斯盛怒之下揪住祈梦者不放，并以向议会汇报"不利于公益的话"罪名控告他，这是情有可原的。

此外，还有不少有关政治方面的侧面报导，特别是莱什阿斯作品中谈到公元前四〇四年民主革命后对党派的态度。举个例说，他的《反粮食商》这篇短小的演说，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经济情况，以及大批发进口商同业工会的势力。公元前三八八年雅典粮食歉收，民主党领袖安宇图斯(Anytus)是庇赖斯(Piræus) 谷类同业工会会长。为了压低粮价，他公开批准庇赖斯零售谷商组织联合垄断团体，与进口商对抗，并以廉价购买全部库存，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零售粮商纷纷组织起来，但阿提刻法律明文禁止组织谷物垄断团体，进口商亦采取了行动。他们力量雄厚，无法公然反抗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制造人为的饥荒。我们见到这位伟大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尽量利用这一坏事，牺牲了这些不幸的零售商，力图庇护安宇图斯！

第三，如果借口"美"的因素，否认希腊雄辩术的永恒价值，

那是站不住脚的。《腓力庇刻》①《俄吕提阿克》②及《论王权》③，都有不朽的崇高风格，这种风格只能属于高超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许珀里德斯④、埃斯喀涅斯⑤、安多喀得斯⑥等人都是很著名的作家，各人的风格迥然不同。莱什阿斯的一般演说词为举世瞩目，把它奉为正如狄俄倪索斯所称的平易近人的散文文体的典范——遣词造句正确清楚，除掉具有阿提刻固有的魅力和机智之外，没有炫耀，没有夸张，也没有文饰。当然，它不同索福克勒斯的诗，称不上艺术作品。演说词写作是一种"技术"，其意义是指这种写作是有法则、有目的，但目的只在说服陪审官，而不是以措词华丽炫人。西塞罗和随后的许多修辞家很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他们讲的都是术语。西塞罗说："这个双长短格博得满堂喝采，"这里所说的"满堂"，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做双长短格，或者竟至自觉地注意句子的节奏。他们告诉我们：伟大人物的刻苦勤劳，伊索克拉特怎样化了十年才写出一篇《庆会词》。这句话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不可能确实，因为《庆会词》反映一种特别的政治局势，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十年之久。

雄辩家的语调与修辞学家的语调截然不同，不论是晚期的

---

① 《腓力庇刻》(Philippics)，狄摩西尼所写的政论演说词，攻击马其顿王腓力。题名是由西塞罗所撰。

② 《俄吕提阿克》(Olynithiacs)，狄摩西尼所写的政治性演说词，反对马其顿王腓力侵犯俄吕图斯(Olynthus)，号召雅典人援助俄吕图斯人。

③ 《论王权》(De Co ona)，狄摩西尼所作，被誉为"最伟大的雄辩家的最伟大的演说词"。

④ 许珀里德斯(Hyp rides，公元前389—？)，雅典雄辩家，伊索克拉特的学生。

⑤ 埃斯喀涅斯(Aeschin s，公元前390—？)，雅典著名雄辩家。

⑥ 安多喀得斯(Andocides，公元前440—？)，雅典雄辩家。

如狄俄倪索斯，或是早期的如高吉阿斯及阿尔喀达马斯①，都是如此。伊索克拉特反复坚持说自己是个以教授为业者，并非是一个雄辩家。除掉在他身上之外，我们发现对于雄辩术的看法，古今都是一样——即一篇真正的演说应该即席作出，至于预先准备好的或职业性的演说词，无不为后世诟病。如果埃斯喀涅斯想引据狄摩西尼的不合理的片言只语，这不过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在今天才会干出的事情而已。在现代英国人看来，古代散文中似乎最矫揉造作的地方，都是与追求和谐的声音有关。古代诗文均以高声朗诵为主，因之对节奏和母音重复的规律均有一定要求，正如标点符号所说明的若干细节一样——比如，破折号放在一行下面，表示句子接近结束。我们只能约略感觉到节奏，但很少觉到母音的重复或两个元音因无一个分开的辅音而发生的碰撞声；我们对于节奏是颇敏感的。一般说来，希腊人不大注意押韵的，但对节奏却有强烈的感觉，而对元音的连续则深感厌恶。在诗中元音连续是绝对不容许的；在精心写作的散文里，大约在公元前三八〇年以后，大多数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避免元音连续。伊索克拉特被誉为采用此种作法的首创者，此后所有历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都纷纷摹仿他，甚至到了晚年的柏拉图和色诺芬也仿效他②。凡"发表"演说的雄辩家，大体上都认为有必要保存当时盛行的习惯。当然，在议会中进行辩论时，这样的讲究，不是不易达到，就是不能引人注意。但是发表的演说词必须文辞优美。然而，书面演说词是件例外的事。平

① 阿尔喀达马斯(Alkidamas)，高吉阿斯的门徒，伊索克拉特的敌手。他现存的演说《论诡辩家》指责伊索克拉特不事培养演说家，而只培养作家。

常的雄辩家——如卡利斯忒拉图斯(Callistratus)，特拉绪部路斯(Thrasybulus)，勒俄多马斯(Leodamas)——以说平易的话满足。甚至狄摩西尼的口头演说词要比书面演说词有十倍之多。

我们现有的演说词可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钱买来的演说词，为当事人所保存：诸如狄摩西尼演说集里的七篇《为阿波罗多洛而作》，许珀里德斯的《为莱孔佛隆辩护》、《反对雅忒诺革尼斯》，以及伊萨阿斯的不少为遗嘱诉讼事件所作的演说词。莱什阿斯的viii，情况和这些演说词极相类似，在这一案件中，有一个未指名的人与同伴宣告脱离关系——犹如我们所说的，"不和人交往"——，理由是他们说过他坏话，谴责他干扰他们，并劝他买过一匹劣马。毫无疑问，对于这件事还有另外种种说法，而把抗议书抄录散文的动机也显而易见。另外一篇莱什阿斯断片，也有类似的来源。为波吕斯特拉图斯辩护的演说词第二部分，并不是全为他辩护的，而是发言人自己的道德更新，他是被告人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些雄辩家自己发行的刊物——有时一些演说词全是未经口述过的小册子，有时则是一些实际的演说，以永久的形式重行发刊，以便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读者界传诵。安多

---

② 有关古希腊写诗时避免使用元音连续(hiatus)一点，颇值得置疑。我们从最早期的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稿中，见到不少诗文里都可随意使用元音连续。举个例说，许珀里德斯的悼词中，就充塞着这些例子，亚历山大理亚时期前柏拉图的文稿，比我们见到的一般手稿具有更多的元音连续。这是不是意味着亚历山大理亚时期学者们故意把他们的古典文本加以窜改，删去这些元音连续？或者是不是说亚历山大理亚时期前的文稿均不正确可靠？前一种看法看来是绝不可能的，必须加以排除，虽然后一种看法也颇难于下定论。——原注

喀得斯①的《论神秘派宗教仪式》一文的发表，目的在为他一生事业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种辩护，他是很难在雅典安居的。《论君权》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埃斯喀涅斯讼事失利，身败名裂；为了自我辩护，他发表一篇经过再三修改过的演说，把在实际审判时所漏掉的要点加以补充。此事迫使狄摩西尼不得不修改他的演说，作出答复，当时狄摩西尼几乎已完全放弃写作。可是，大多数政治演说，诸如《俄吕提阿克》、《腓力庇刻》等，看来都是为了鼓吹某种政策而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公开刊行演说词，一般都是反对党所凭借的方法，大权在握的人是不屑屈尊这样做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刊行演说词的目的，只是出于文学或教育的需要。例如，传说中的高吉阿斯的遗著、阿尔喀达马斯(Alkidamas)的两篇演说，以及伊索克拉特的两篇演说，都是"文学作品"，安提丰的四部曲，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教育练习文章②。这些伟大的富有词藻的"演说文章"(Logoi)——即"夸示的演说"——说真的，应该有更恰当的名称。它们表达了全希腊的时代感，但在国际主义尚没有实施权力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不切实际的。高吉阿斯在他的公元前四〇八年《奥林匹克竞技大会》

---

① 安多喀得斯(Andocides，约公元前440—391)，雅典雄辩家，出身名门。公元前420年，他被人怀疑犯有亵渎神秘派宗教仪式之罪。公元前415年被捕下狱，告发人死后，他自愿流放。公元前411年及408年两次企图回乡未成。公元前408年，他发表《论回乡》演说词。公元前399年，他又被人控告不信神之罪，他作《论神秘派的宗教仪式》(On the Mysteries)，答复控告者。公元前391年，他为雅典使节之一，与斯巴达磋商和约，毫无结果，旋即作《论和平》演说。

② 安提丰的四部曲(Antiphon's Tetralogies)，系四篇演说练习文章，两篇由原告人指控、答复之用，两篇由被告人辩护、答复之用。

演说(Olympiacus of 408)中，力主反波斯的全希腊政策。莱什阿斯于公元前三八八年主张对塞拉库萨的狄俄倪索斯进行一次大方而又猖狂的袭击，乃致危害了雅典民主政治。两次奥林匹克竞技大会以后，伊索克拉特给人世写出了一篇政治评论杰作《庆会词》。每年为战死疆场者所致的悼词，多少是一种正式的宗教布道形式的演说，但很少刊行。公元前三二三年，许珀里德斯为辩护战争政策所作的演说，是一篇具有实际利害关系的名副其实的范例。毫无疑问，已散失的若干狄摩西尼的悼词，同样证明喀罗尼亚一役是无可非议的。①

一篇演说是否刊行，主要取决于当时实际需要，很少取决于演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刊行的演说保存下来，大多是偶然的。保存和搜集书籍之举，约始于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斯多德学派倡立之时。在古代逍遥学派②首先组织学术活动或亚历山大理亚文化运动，他们象搜寻出历史及自然的事实那样，挑出卓越的著作，加以编目，深入钻研、理解。虽然亚里斯多德不可能认为狄摩西尼、许珀里德斯或甚至莱什阿斯的作品很有价值，但他首倡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使每一份以知名人士署名而流传的手稿，得以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这些早期存在的若干小型图书馆，以及普遍的藏书精神，那么也无从设想在下一世纪开辟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了。

---

①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与雅典盟军战于比奥细亚的喀罗尼亚，雅典盟军大败，狄摩西尼参与是役，战败逃走。

② 逍遥学派(ripatetic school)，系亚里斯多德的门徒忒俄佛拉斯图斯(Theophrastus)为首组成的学派。

雄 辩 家 传
——至伊索克拉特为止

一份来历不明的传统名单上列出十位雅典雄辩家，他们是：安提丰，安多喀得斯，莱什阿斯，伊索克拉特，伊萨乌斯，莱科勾，埃斯喀涅斯，许珀里德斯，狄摩西尼，得那枯斯。这份名单虽然很武断，却决定了第一世纪以来为教育目的必读的演说家，而且相沿成俗，流传迄今。除此之外，我们还掌握了阿尔喀达马斯的仅有的一篇重要断片：《论诡辩家或专事写作书面演说的人》，以及若干颇可怀疑的"妙趣横生的文章"——如阿尔喀达马斯的《奥德修斯的演说》，犬儒学派安提斯忒涅斯的《阿雅克斯》和《奥德修斯的演说》，以及高吉阿斯的《海伦颂词》和《帕拉米达斯演说词》。这些演说，大体说来，可能都是真笔，但它们除掉在研究文物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外，其它没有多大用处。说也真巧，别的作家的演说，也都被误认为是这十位雄辩家之作而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在狄摩西尼演说集里，控告涅埃拉(Neæra)的一篇演说词是出于一位有才能的见闻广博的雅典人之手，《论哈隆尼塞》(On the Halonnese)一文可能是赫革西浦斯所作。

除掉修西的底斯对安提丰的一点叙述之外，关于安提丰的生平，人们知道的不多。他一生为公元前四一一年革命准备做了不少工作。① 他领导革命，为革命而献身。他为自己促进革命的行动进行辩护时所作的演说，被修西的底斯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说。② 我们现有安提丰的三篇演说和三篇四部曲。四部

① 公元前411年革命系指雅典寡头党政变。

由是演说术的练习，正如修西的底斯所说的那样，给我们显示被压迫的贵族阶级的战士，怎样训练朋友进行诉讼活动。他用了一个想象中的诉讼事件，尽可能不提供多少实在的或详细的证据，即依此写了两篇简略演说，给原告使用，另外又写了两篇给被告使用的辩护词。考虑到这一局讼案的难度，可以说诉讼进行得相当不错。辩论必然没有得到结论，而且往往是带一点诡辩性的，但当提供的真正证据与规则抵触时，辩论不能不这样进行。细致的法律辩论也是不容许的。说实在，四部曲里所仔细考虑到的法律，不是阿提刻的法律，而是一种常识的定法。安提丰很可能跟他的许多同党人一样，真心要训练的，与其说是本国同胞，毋宁说是雅典属国的贵族子弟。他的真正的演说都是关于谋杀案的演说，其中最出色的一篇是关于弥提勒尼人欧克西透斯(？)(Euxitheus the Mitylenean)的辩护词，为其被控以谋杀同船水手赫洛得斯罪辩护。第一篇《论毒杀罪》演说，论述一桩异常悲惨的故事。故事中说：一个奴隶少女将被她所爱的残暴的主子贩卖；另一个妇女想摆脱自己的丈夫，劝诱少女在庇赖乌斯酒店进餐时，给这两个男人服用一点她称之为“春药”的东西。两人服用后即丧命。案发后少女供认不讳，立刻被处死，接着对元凶进行诉讼。

安多喀得斯出自雅典名门，系勒俄戈拉斯之子，他是一位坚强、有胆量的人，因遭受迫害，满腹怨恨。公元前四一五年，赫墨斯石柱像砍倒以后，国内惊慌失措，密告者狄俄喀勒得斯所告发的有三百人之多，安多喀得斯是其中之一，他不象其他大部分人

② 公元前410年四百人议会被推翻以后，安提丰被人控告参与寡头党政变阴谋，他发表了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演说，但结果仍被判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是暗中参与这次暴行。在他自己所属的团体中的年轻怀疑论者看来，此举不过是一种恶作剧而已。他们可能都认为赫墨斯石柱像既不雅观又滑稽可笑。他为了消除人们普遍的恐慌，避免无辜者被处死的可能性，在获得赦免的允诺下，提供了情报。此举令人永志勿忘。安多喀得斯尽管获得赦免，但根据一条特别法令规定："凡犯有渎神罪而认罪的"人，不许留在圣地及公共场所，他被迫流放。此后十二年间，他冒险经商，力图回乡。公元前四一一年，他首次试图回归祖国，当时他从马其顿王阿喀劳斯处获得采伐木材权，并以成本价格把木材售给雅典船队。不久，他又立即再度被驱逐出境。公元前四一〇年以后，他第二次回国，正值他发表《回家》的演说之时。他是利用他在塞浦路斯的势力，把运粮船遣送到雅典，救济饥荒。公元前四〇三年大赦令颁布后，他才得与修西的底斯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犯和刑事犯一起回国。他对公共事业慷慨解囊，因而免予起诉问罪。直到公元前三九九年，一个臭名远扬的墨勒图斯和别的一些人群起控告他不信神之罪，旧事重提，把公元前四一五年的那桩丑事翻了出来，再度控告他渎神之罪。旋被开释，他以控诉他的罪名为题发表演说，① 但其主要目的在说明自己年轻时代的行为，使他遭受如此长期迫害。公元前三九〇年他的第三篇演说②，力主与拉刻代蒙议和，结果以失败告终。这篇演说词后来才发表，显然为作者的政策作辩护。

莱什阿斯是塞拉库萨人，约生于公元前四五〇年，虽然他的现存著作均写于公元前四〇三与三八〇年之间。他的父亲刻法

---

① 安多喀得斯的第二篇演说《论神秘派的宗教仪式》，旨在答复他的控诉者。

② 安多喀得斯的第三篇演说是《论和平》。

路斯曾应伯里克理斯之邀赴雅典，我们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读到有关他的动人的描写。他在庇赖乌斯地区握有几所房屋及一座大型的护身盾厂。莱什阿斯十五岁时到图里。公元前四一二年西西里远征失败后，他初次为雅典民主政治遭到苦难，他被逐出南部意大利后，回到雅典，与他的兄弟波勒马枯斯合伙经营父业。他写作演说词自娱，也可能设馆授徒，讲授修辞术。听说，作为一个教师，他比不上忒俄多儒斯和伊索克拉特那样成功。如果说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提到他的论爱情一文，或他现存的遗著中《厄毕塔斐阿斯》一文，都是富有词藻的真正典范作品，那是无足惊奇的。

公元前四〇四年莱什阿斯的情况起了变化。三十僭主开始掠夺富有的外国侨民。这两位兄弟因而被捕，莱什阿斯逃亡，波勒马枯斯被害。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发现，立即被没收。显然，他们所有的财产没有完全被没收；因为莱什阿斯以全副精力投身于民主事业，他居然以二百护身盾、二千特拉克马支援军队，同时还进行大量间接的援助。民主政权恢复之时，出于特拉绪部路斯建议，莱什阿斯被授予雅典正式公民权。他发表一篇议会演说，对一位叫做福尔密西阿斯提出限制房屋或土地持有者特权的建议进行抗议，这篇演说词也流传了下来。福尔密西阿斯的政策，也许就是修西的底斯、伊索克拉特，忒拉墨尼斯，甚至也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政策。莱什阿斯是一位厚颜的平民政治党人。当时他潦倒不堪，正式公民权几乎一经授与，即被视为非法。民主党人阿喀纳斯动议取消他的公民权。阿喀纳斯曾与特拉绪部路斯一起作战过，但支持过寡头党中的温和派。莱什阿斯受人排挤，无法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以施展其抱负，但经过他在法庭不断的活动，为自己的党派出了不少力，终于恢复自己

的产业。公元前四〇三年，三十僭主推翻，各党派不了解自己还有相当的力量，同时也厌倦党派斗争，因此通过了一道大赦令，除掉真正的僭主外，大赦令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甚至还让他们离开国境，不受干扰，或根据个人行为进行个别审判。后来民主党的激进派了解到了自己的力量，后悔不该实施大赦令；莱什阿斯的若干主要演说，试图使大赦令无效，因之在《反对厄拉托塞尼斯》一篇演说词中，莱什阿斯坚持认为僭主整体坚如铁石一块，难逃其咎。厄拉托塞尼斯是三十僭主中的一个，他要求根据大赦令，仅就他个人所作所为受审。厄拉托塞尼斯与波勒马枯斯被捕一事有牵连，虽然他没有参预判他死罪。此外对他也没有其他可指控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获释了。

莱什阿斯的《反对阿戈拉图斯》演说，对大赦令提出异议。阿戈拉图斯在公元前四〇五与四〇四年间，是以告密为业的人，并曾以刺杀佛律尼枯斯① 为名要求领赏。莱什阿斯论证，这件事说明他是个民主党人。民主党颁发大赦令，只适用于寡头政治执政者，不能在两个民主党人中应用。莱什阿斯并以同样的派性，对小阿尔西巴德进行迫害。小阿尔西巴德的罪名是：他在骑兵队服役，而没有在重步兵队服役。他自称他是获得批准才这样做的，谁都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宽恕的罪过。但是他的父亲是深为激进派所厌恶的人，这一行动带有贵族僭越的意味。莱什阿斯以两篇演说词分别指控他——第一篇控告他潜逃，第二篇控告他不服兵役，请求处以极刑！在这些演说，以及《反粮商》和一篇显然偏袒的特别的起诉状《反对欧安特洛斯》以后，要

① 佛律尼枯斯(Phrynichus)和安提丰都是寡头党中的极端派，他在市场上为一名外国刺客暗杀。

把莱什阿斯其它文件以具有“谄媚语调”的理由，从他的演说集中剔除出去，是有困难的。

在古代，莱什阿斯最受人赞赏的是，他有能力深入洞悉各个不同的诉讼委托人的特性，并使他的演说词听起来很“自然”，不是出资买来的代笔之词。他的广泛的同情心，似乎极不审慎，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他实在想象不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正直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在他要为人辩护时，他却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我一贯是个寡头政治执政者，因为这适合我的利益，如今我却做了个民主党人，对我也合适。每人都按照同样原则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不犯法。”

他赞扬温和派的诉讼委托人，如对从吹吹拍拍者惹来麻烦的曼提忒俄斯(Mantitheos)，可是他对那些拼命想没收财产的最坏的极端分子竭力反对。《为失去能力者请命》一篇演说，洋溢着温厚之情与民主精神，这个残废者是一个贫穷的跛子，他享受国家救济的权利，但有人对之提出质疑。穷人没有钱交付演说费，即使有人给他代付了，这种照顾可以看出他的真正的同情心。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现有的三十四篇莱什阿斯的演说——古人有425篇，其中233篇被认为是真迹！——加上许多断篇；如果我们又考虑到他是一位专业讼师，继续不断地写了约二十五年——那么他是出色地历尽严峻的考验的。柏拉图之所以不喜欢他，是毫不作奇了。他是一个心灵手巧颇有实地经验的典型人物，他又是一个激烈的民主党人，尤其是他对待苏格拉底的《埃斯喀涅斯》(残篇I)十分粗暴。这位哲学家想和他的老师一样过着赤贫的哲人生涯，他的简单的生活所需，均由他的友人和门生自愿赠送。在他不幸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友人不赏识他的行动准则，他的四邻纷纷离家躲开他。最后他们向

他逼债，这位命运不济的穷术士，只得与一个卖发膏的七十多岁的寡妇结婚，自己也去干这一营生！这桩笑话对于法庭也许是愉快的，但对柏拉图来说，则并不如此。他对奥林匹克演说的惊人成功更不喜欢，当时莱什阿斯目睹故乡遭受蹂躏，立志复仇，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远涉重洋去进攻狄俄倪索斯——希腊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点——并煽动群众焚劫僭主使臣人员的住宅，结果群众就这样干了。这一行动必然降低了雅典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件事表明了，莱什阿斯是个品质高尚的真人，在他那无限机敏和善良性情的外衣下，蕴藉内心的激情和轻率行事的脾性，并"很少可能犯错误"，这在他的演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对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可贵的。

加尔喀斯的伊萨乌斯（Isæus of Chalkis）和莱什阿斯一样，都是异国人，但跟后者不同的是，他率直地接受被排斥参与政治生活的待遇。我们现有十篇完整的伊萨乌斯演说和两三篇断片。所有这些演说，都涉及财产继承权问题，而且都能打动听众。古代评价是正确的，据说莱什阿斯在诉讼程序进行到最不可靠的时刻往往保持胸怀坦率的态度，而伊萨乌斯则苦心孤诣地推敲自己的论据，因而往往引人怀疑。他的现存的演说词均写于公元前三九〇与三四〇年之间。

厄喀阿人忒俄多儒斯之子
——伊索克拉特
（公元前436—338）

伊索克拉特的一世纪生活，经历了希腊史上最最多事之秋，从伯里克理斯到亚历山大这一段时期。他是一位富有的制笛商

的儿子，持有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和温和派中的雄辩家和大政治家忒拉墨涅斯及他的继承者阿喀纳斯（即剥夺莱什阿斯公权的人）有密切关系。他热心教育事业，曾受业于普罗塔哥拉、普若第库拉和苏格拉底。晚年，他经常自豪地谈起他的学生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一生都在学校里学习和教书。他从来不想参加社会活动，他的观点也不受人欢迎。他谨小慎微，异常敏感，即使到了晚年，他的腼腆常逗得学生发笑。可是，到了战争即将结束时，父亲去世，家境困难，伊索克拉特只得靠施展小聪明过日子。一等和平告成，他可自由离开雅典之时，他便赴忒萨吕，拜于伟大的高吉阿斯门下——如果我们承认当时流行的有关"贪婪的诡辩家"的神话，那么这是穷人的唯一出路。但是毫无疑问，这位老人欣然同意帮助这位有前途的学生，不收学费。

公元前四〇〇年，他回到雅典，做一个职业的演说词作家和修辞术教师。在当时，修辞术教师也许没有报酬，而职业演说作家则有报酬。亚里斯多德说：当时书商有"整卷整卷"的署有伊索克拉特名字的法律演说词。对这个"玩偶制作"时期，他本人毫不喜欢，而且不屑一顾。这一时期与其晚年"高尚雕刻"时期适成对比，有时他的门徒也完全否认这一时期的存在。约在公元前三九三年，在喀俄斯，（不是在雅典）他首创了一所正式的修辞学馆。当时喀俄斯由于科农的胜利，回到雅典同盟。科农是伊索克拉特的朋友，也许给他在喀俄斯授予一个行政职位。这座岛的良好的法治及和平的生活久已闻名于世。一个行政长官为法庭撰写演说词，显然是不许可的，就是对雅典政客来说，这样做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自愿设馆授修辞学，也没有人会反对他。伊索克拉特在喀俄斯收了九个学生，博得天

才卓越教师的声誉。他回到雅典后，不再为法庭捉笔。他开办一所学校，不仅讲授修辞术，而且还教授他所谓的哲学。

伊索克拉特在《反对诡辩家》残篇和后来的《关于财产交换的演说》中，费了很大力气为自己解释，前者构成他思想体系的一种纲要，后者为他自己生活和职业作了详尽的辩护。他的哲学不是那种有时被称为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玩弄词藻的争论，或那种关于全世界完全确实的知识，有人竟把这种知识以极为合理的价格出售，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掌握过这种知识。此外，它既不象莱什阿斯那样为法庭作演说词时所采用的技巧，也不象阿尔喀达马斯即席而作的妙诀。伊索克拉特对哲学的看法，和普罗塔哥拉及高吉阿斯的认识一样，——哲学是一门陶冶心智的学问，可以增强品性，培养"一般正确判断"能力，并促进高度发展人类最伟大的力量——语言。理想中的哲学家应该是一个对各项科目的知识广博涉猎者——如历史、辩证术、数学，当代全希腊政治状况和文学的知识。他通达哲理，有教养，远胜一般雄辩家；他经验丰富，通情达理，远胜哲学家。他一生行为苦恼的是，哲学家和实干家均蔑视他的中庸之道，以及广大群众都不了解他。柏拉图文章中有两段十分清楚地批评了这种立场。在《斐德若篇》里，柏拉图把伊索克拉特和普通修辞家相比时对他寄予莫大同情。在《欧提得穆斯》中，克里托在后记中提到一位不具名的评论家批评苏格拉底："这个评论家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他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演说家。"克里托怀疑他是否到过法庭作演说，但他懂得演说术，并写得一手出色的文章。"啊！"苏格拉底答道："他是普若第库斯所谓的'立界石者'，半是哲学家，半是实干的政治家。这些'立界石者'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可能不一定是的。因为实干政治家的才能也许是

正当的事，哲学也可能是好事；或者两者虽不同，但都可能是好事，这是可以想象到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这一半与另一半都优于两者。也许在我们朋友的心目中，两者都肯定是坏的？”伊索克拉特之类似两者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作了一个轻易的回答：实干家和哲学家都是片面的，一个需要文化和广博的想象力，另一个不能理解实际生活。事实上，他的回答是他的成功。他的学校成为希腊的最高学府。这所大学满足了不少人要求文化普及的愿望，严格地说来，他们并不想成为专业数学家或哲学家，下一代重要的知名人士都出自伊索克拉特门下——政治家提摩忒俄斯①、勒俄达马斯、悲剧诗人忒俄得喀忒斯②、历史家厄福儒斯③和忒俄波姆浦斯④，雄辩家伊萨乌斯、莱科勾、埃斯喀涅斯、许珀里德斯以及另外约百余人。

伊索克拉特在雅典开设学馆不久，即写了两篇略具高吉阿斯体的文采华丽的文章，一直流传至今——一篇是《部西里斯颂赞》，在这篇自相矛盾的文章里，他拥护苏格拉底学者们；另一篇佳作是《海伦颂赞》，在此篇中他辛辣地谈论所有的哲学家。《海伦颂赞》中论美与贞操的章节(54—58)几乎是用柏拉图式的谈话体写的，意义深长而又娓娓动人。《庆会词》是公元前三八〇

① 提摩忒俄斯(Timotheus)，科农之子，伊索克拉特的学生，雅典名将。

② 忒俄得喀忒斯(Theodectes，约公元前375年)，早年在雅典以写演说词为业，同时也写悲剧，曾参加悲剧竞赛十三次，八次获奖。

③ 厄福儒斯(Ephorus)，生于公元前第四世纪初，伊索克拉特的弟子，曾作古代史三十卷，现存断片。

④ 忒俄波姆浦斯(Theopompus)，生于公元前376年，伊索克拉特的弟子，曾写《希腊史》(Hellenica，411—394)十二卷，及《腓力传》(Philippica)共五十八卷，所著仅存断片。亚历山大理亚学者赫尔密波斯(Hermippos)所著《伊索克拉特的门徒》(The Disciples of Isocrates)均提到。

年为庆祝第一百次全希腊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所作的演说词，这是伊索克拉特的精心杰作，且不论其文体之庄严，全文显示作者是位具有无上权力的政论家。该文把希腊近代史和当前形势作了一番明晰的回顾，盛赞雅典之存在是名正言顺的，并呼吁同情希腊的人重振海上联盟的旗鼓。说实在的，这篇文章不是毫无偏袒的泛希腊性质的宣言。雅典统治和斯巴达统治之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比较的，而在122—132几节中的语气，也许使伯罗奔尼撒人感到不愉快；不过在希腊海岸各地，这一呼吁是无法抗拒的。两年后，他自己的喀俄斯岛首先响应，随后七十座城邦相继加入雅典同盟，伊索克拉特接受了两年委任，陪同提摩忒俄斯将军在各个岛屿和沿海城市订立同盟条件。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国王欧哥拉斯建立友好关系，欧哥拉斯几乎独力与波斯作战了八年。塞浦路斯是希腊和亚洲毗连的边疆，欧哥拉斯迈出的每一步都对文化与人类起了促进作用；每失一步就意味着野蛮法则与残忍迷信的复辟。这一情景使伊索克拉特心中燃炽着永不熄灭的热情。公元前三七四年，欧哥拉斯战败被杀，他的儿子尼古拉斯继承王位。伊索克拉特写了《劝勉尼古拉斯》一文，鼓励他以机智和热忱履行一个希腊国王崇高的义务。一篇名为《尼古拉斯》的演说词，或称为尼古拉斯国王告全国臣民书，号召他们通力合作，效忠国王；此外，还有一篇《尼古拉斯颂辞》——据说这是一篇有关现代史中一个杰出人物的前所未有的杰作。

当时希腊本国政治局势起了变化。雅典与忒拜结成的反斯巴达联盟，使忒拜恢复了比过去更大的权力，雅典则因此支出浩大。一直来强烈的反忒拜情绪，在雅典逐渐成为一股无法抑制的怒潮。在公元前三七三年似乎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危机，忒拜突

然袭击普拉泰，并加以毁坏。这个小城市名义上与忒拜联盟，但它有二心，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忒拜此举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普拉泰的幸存者逃到雅典，请求复国。雅典方面迈出这一步，也可能含有向忒拜宣战并与斯巴达联盟的意思。伊索克拉特的《普拉泰喀斯》(Plataicus)是为普拉泰事变所作的热烈的抗辩，这是一本以普通演说形式写成的小册子。其实当时为普拉泰-斯巴达辩护的真正的代言人是卡利斯特拉图斯①，为忒拜辩护的是大厄帕弥农达斯②。公元前三六六年，伊索克拉特再度站在反忒拜方面。忒拜以"她的琉克特拉一役大胜的骄傲"——忒俄波姆浦斯似乎这样讲过——确立墨塞尼亚的独立，并坚持承认独立为谋取和平的一项条件。③ 这时绝大多数斯巴达同盟国都渴望在任何条件下争取和平。受害很深的地区获得解放，对他们毫无损害，相反地却激起了希腊人普遍的同情，这一点在阿尔喀达马斯的《墨塞尼亚喀斯》一文里反映出来。但斯巴达决不肯默然同意放弃一块最富裕的领土（该土占全国三分之一的面积），并目睹旧时臣民在她的大门口称王称霸。结果，她让同盟军单独言和；伊索克拉特在一篇称为斯巴达王阿喀达墨斯的演说中支持斯巴达的立场。为这一事件进行辩解会引起反感的。伊索克拉特在道义上是理亏的，可是他在权术上和情感上，作出了强

---

① 卡利斯特拉图斯(Callistratus)，雅典第二次同盟的创立者，大厄帕弥农达斯的敌手。

② 大厄帕弥农达斯(the great Epaminonda)，忒拜杰出的军事家。

③ 公元前371年，厄帕弥农达斯率兵在琉克特拉用"方阵"战术大败一向被认为是无敌的斯巴达军，国势大振。翌年厄帕弥农达斯又率大军七万人，入侵伯罗奔尼撒，给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沉重打击。他节节胜利，长驱直入墨塞尼亚(Messenia)。墨塞尼亚的农奴原系当地旧族，闻风而起，宣布独立。

硬的论辩。这篇演说充满了希腊人所谓的"特性"。演说词还有一种斯巴达人的特有的味儿，特别在阿喀达墨斯面对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他们可以离开斯巴达，把非战斗人员输送到西西里或别处；他们可以回到原来的野营地去，不再是个城邦了，变成一支无家可归的富有作战经验的决死部队，决非忒拜联盟堪以与之颉颃。

这时伊索克拉特再次见到自己的政策为人接受，再次见到自己的国家与斯巴达结盟，但是同时他对雅典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落空了。海上同盟中别的一些城邦对他起了怀疑，它所建立的霸权，使它的财政陷于极端困境。伊索克拉特曾去见过欧阿戈拉斯，因而他的政治理想更明确——争取希腊和平，废止海上海盗行为，解放亚洲的希腊城邦，对东方实行开放政策，便于国外移民，并将希腊文化传遍全球。早在公元前三六七年，伊索克拉特给塞拉库萨的狄俄倪索斯送上一封公开信，邀请他到东部来，帮助希腊城市从波斯铁蹄下解放。当时狄俄倪索斯刚击败伊特鲁立亚人和迦太基人，拯救了西希腊。第二年狄俄倪索斯逝世，伊索克拉特对海上同盟仍寄予莫大希望。公元前三五七年，同盟瓦解，公开发生战争，结果雅典放弃一切要求，沦为一个普通的大城市地位，在欧波罗斯领导下，致力于紧缩财政和维持和平事业。在极少数能理解这一政策——目的在最终解除帝国负担——的人中间，就有伊索克拉特。在《论和平》一文中，他为同盟国自治辩护，实际上他使用了不少他在《庆会词》中曾经辩驳过的反雅典党的论点。

大约在同一时期，伊索克拉特在《元老院辩》一文中宣扬温和派福喀翁① 和亚里斯多德的国内政策——回归到旧雅典的习俗。显然这是一篇拥护欧波罗斯的宣言，如同色诺芬的《论财政》

一样。但这篇演说词同时生动地阐明了时代的道德意识和缺乏自信——这种情感引起狄摩西尼公然抨击全希腊，也导致得马得斯②谈到马拉松的处女现在已成为老妇人了，老妇人如今只关心自己的拖鞋、麦片粥和睡衣，别的什么都不去想了。就在“社会战争”③结束前，伊索克拉特象以前邀请过狄俄倪索斯一样，邀请斯巴达王阿喀提墨斯。还有谁能领导十字军去抗击蛮民呢？阿喀提墨斯的父亲阿革西劳斯作了尝试，获得辉煌胜利。④随后，由于他受到阻挠，又由于他想把自己党内的流犯在他们的城邦中复职，他遭到失败。阿喀提墨斯应该专心致志于解放亚洲所有希腊人的伟大任务，不应该挑起希腊人同室操戈。伊索克拉特当时年已八旬(356年)，他的大部分著作，不免有某种乖戾喋喋多言之弊；这一点他自己也似乎有所觉察，但是他的政治远见仍然异常深邃，毫不偏颇。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基本思想，用巧妙的手法不时改换自己的表现形式。他早就扬弃了雅典争霸的希望，他对宪政也许虽没有象他自己声言那样丧失信念，但至少已不再那么起劲了。阿喀提墨斯使他失望之后，他转向马其顿的腓力。如同狄摩西尼一样，他认为腓力是新兴力量；但他并

---

① 福喀翁(Phokion)，雅典著名将领、社会活动家，与伊索克拉特，欧波罗斯、埃斯喀涅斯等均属亲马其顿党人。

② 得马得斯(Demâdes)，雅典演说家，亚历山大党人，曾营救狄摩西尼、莱科勾、许珀里德斯等雄辩家。

③ “社会战争”(Social War)，希腊史中指公元前357—354年的战争，交战双方是：雅典和其盟国开俄斯(Chios)、可斯(Cos)、拜占庭(Byzantium)等。雅典战败，依据伊索克拉特的政策，这些同盟国相继独立，雅典也同意放弃海上帝国的霸权。

④ 公元前399—394年，斯巴达与波斯作战，阿革西劳斯(Aegisilaus)几次大败波斯军于撒狄(Sardis)。公元前395—387年科林斯之战，斯巴达大将莱山德战死，斯巴达王把阿革西劳斯召回参加战争。

不因此把他认为敌人。他早就认定建立雅典帝国实属幻想，因此不用为此而战。他力图与腓力保持友好关系，运用私人友谊缓和公开战争。《上腓力书》读起来感人至深，此书写在公元前三四六年第一次和平条约缔结之后①。在战争时期，他效忠祖国，绝不与祖国的敌人谈判。他说话非常坦率，但相当机敏得体。他对腓力说，过去他希望希腊有一个领袖，他又谈到费莱的雅宋，狄俄倪索斯，阿喀提墨斯。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获得象腓力现在这样良好的机会。他应当选择较崇高的目标，而万不能降低抱负。首先，他必需与雅典、斯巴达、科林斯言归于好，然后使自已成为争取自由、博爱的战士，自由希腊的领袖，全世界的救主。我们决不能认为这全属伊索克拉特的梦想。他的抱负是非常现实的，事实证明，比他任何同时代人的目的，更易于取得成果。他力图消除的祸害，是实际存在的灾难——财政困难，人口过剩，雇佣军成群，以及海盗横行等等，这批海盗，除了在雅典、罗得或者威尼斯等地短期内称霸之外，从荷马时代直到本世纪，一直在东部地中海上骚扰不已。

但是雅典坚决要进行最后决定性的战争，拒绝跟敌人谈判。此时伊索克拉特极不得人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那疑虑重重的时刻，也没有敌人提起他受过贿赂。他们只称他为不爱国的诡辩家、政治家中的一个堕落分子，而这些政治家则都是他的门徒。对于这类攻击，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答案：一是《雅典娜的祝典》——公元前三四二年他为祝贺雅典守护女神雅典娜大典所作的，但没有及时完成——这是一篇把《庆会词》中的旧题材

① 公元前346年，马其顿与雅典在珀拉（Pella）签订菲罗克拉提和约（Philocrates），根据和约，雅典割让它的北方领土，但其殖民地在外。

——爱国主义以新形式改成的混杂的作品，事实上作者已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了；二是上面谈到过的《财产交换》的演说，这是为他当教师时的个人活动所作的辩护。

还有一封信，从此他的漫长的一生告终。公元前三三八年的开戎涅战役①使这位衰颓的老人茫然无措。这一战役是他的预言的胜利，也使他的伟大的计划成为可能。但是事变太巨大，使他无法忍受。他的祖国一败涂地。谣传他的希腊联合阵线中的战士，竟然在战死疆场的英勇战士中间狂欢宴乐。伊索克拉特为祖国和人类作出了最后一次的效劳。腓力是至高无上的胜利者，谁都不知道他对被征服者的态度。在伊索克拉特的信中毫无怨言，他并不庆贺腓力的胜利；他只是表示了对希腊的良好意愿，竭力劝说腓力在征服希腊之后一定要负起伟大的任务。他没有见到这一任务的完成，也没有见到这一任务的挫折。他是自杀身亡的吗？后来的传说是这样说的——狄俄倪索斯、泡珊尼阿斯、斐罗科儒斯、琉善、拟普鲁塔克，以及《伊索克拉特传》一书中均作如是说。不管怎样，开戎涅之战几天之后——亚里斯多德则说“五天之后”——伊索克拉特即逝世。

他的七篇涉及法律的演说词写得很漂亮，没有什么诡辩，但太“冠冕堂皇”，毫不尖利刺人。从他写给雅宋的几个儿子、提摩忒俄斯、以及密提利尼的统治者的不少信中，可以见到这位退隐的教师具有真正的影响。要是有人想根据他和君主们的通信谴责他卑躬屈膝的奴性，那么他最好读一读他的敌人（斯剖西浦斯？②）的书信，见于苏格拉底集中，计三十封。

---

① 开戎涅战役（the Battle of Chaeronea），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战败雅典-忒拜联军于玻俄提亚（Biotia）的开戎涅。

我们约略看到伊索克拉特与柏拉图的关系，③ 他和亚里斯多德的关系也大致如此。这两位老人的学生后来长期不和，争执不休；而两位老师却彼此互相尊重。柏拉图与这位文章大师涉猎范围截然不同。但亚里斯多德亲自教授修辞术，据说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行正当，曾把欧里庇得斯的一行诗句："恭顺地坐着默不作声，让野蛮人说话吧！"中的"野蛮人"窜改为"伊索克拉特"。当然，《修辞学》中的严格的科学方法，对伊索克拉特的只有部分科学性的和部分地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含有批判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亚里斯多德批判了伊索克拉特，那么同时他也有所仿效。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哲学倡议》不仅明确地显示他在方法上宁愿向伊索克拉特学习，而不愿向柏拉图看齐，而且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他在文风方面，无时无刻不在效法伊索克拉特。再说，在先前的修辞学教师中，伊索克拉特比起亚里斯多德来，虽不那么富有哲理，但实际上他本人是非常有哲理的。在哲学这一门学问方面，如同在其它部门中一样，他采取的是中庸之道，力避走向极端愚行，或如人们爱说的那样，"两头落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这种三心两意的思想情况。他是一位文体家吗？还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是真心诚意为国家献计献策呢？还是给他学校作出练习的范本呢？这种批评不是十分公允的。这样的批评对每一位修辞家、每一位文体家都适用，对格拉坦、④ 伯克、西塞罗、狄摩西尼都适用。也许伊索克

---

② 斯剖西浦斯(Speusippus)，柏拉图的外甥。柏拉图死后，斯剖西浦斯继承了他的产业，并担任了学园的园长。

③ 我并不认为《理想国》vi里的那位"秃顶的补锅匠"就是伊索克拉特。——原注

④ 格拉坦(Grattan,1746—1820)，爱尔兰国会的律师与修辞家。

拉特之所以通常引人厌烦和恼火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出于我们时代对于外表的容易明白的东西的正确性无法忍受。十八世纪已为我们做了这件事，这再也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伊索克拉特真正缺乏一种较崇高的灵感。他十分自负。他比荷马更喜爱一种流畅的、有条理的散文，他不懂诗歌，也不爱好音乐。这种罪愆，人类始终不能恕宥，因为它们违反了人生永恒的要素。至于宗教，更具体地说来，伊索克拉特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的典型，他一贯信奉中庸之道，以虔信宗教著名，但绝不溺于迷信。他有效地把宗教作为他修辞术中一个重要因素，他又揭示了对任何事物——对上天，宙斯，哲学，原理等都不自觉地不加轻信，这一揭示是经得起严密的检验的。对信奉中庸之道的讲求实际的道德家来说，这是他的一种权利。然而，他毕竟是个善良明智的人、文学巨擘，同时也是在所有最有成就的教师中最杰出的人物。

第十七章

狄摩西尼和他的同时代人

狄摩西尼，帕伊埃尼亚人狄摩西尼之子

（公元前383—322）

狄摩西尼七岁丧父，他的三位保护人侵占了他的财产，拒绝赡养他的孀母。母亲把他抚养成人。在幼年他是个病弱、笨手笨脚、脾气急躁的孩子，勤奋而行动迟钝。毫无疑问，母子两人为自己遭受的委屈而郁郁寡欢。狄摩西尼一到法定年龄就对保护人提出了诉讼。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与当时当权的温和派相互勾结。他们可以合理地为自己进行真正的辩护，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以抵制和欺骗手段企图吓唬他，困惑他。后来他诉讼胜利，收回为数并不太多的财产，但对他说来，主要的收获是在法律和演说方面他取得了某些实际技能。据说，这种技能由于伊萨乌斯的教授而不断提高；此外，他对高官显贵产生了不信任，并对繁文缛节不胜蔑视。长期为金钱争吵的烦恼，使他深为厌恶。他生性慷慨大度，他总爱大量施舍，帮助贫苦公民，给他们的女儿办嫁妆，并出资赎回战俘。这时他花了一大笔钱去装备一艘三层桨战舰——这是雅典当局要求富有公民费用浩大的一项公共事业；随后，他以写演说词为业，也许执教授徒为生，过

着安贫乐道的生涯。虽然他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口齿木讷，不利于演讲，但他在自己专业上仍然取得成就。他和许珀里德斯一样，拒不接受"艺妓"的诉讼案件，而且他还坚持不搞"谄媚奉承"的勾当，虽然他为反对党有关政治事件说话和写作。

狄摩西尼初露头角可能在公元前三五五年，当时他发表了《反勒普提涅斯》演说。勒普提涅斯建议取消豁免课税的国家补款办法。这是一项慎重的财政措施，难以抨击，但是这类补助，一般是给在外交事务上有特殊功绩者的酬报，同时构成了反对党所奉行的急进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欧波罗斯于公元前三五七年"社会战争"后就职，当时国家财政开支需要紧缩，他的财政政策因而获得空前成功，但这也意味着帝国的绥靖政策，也许比这一政策更糟。他继续与腓力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在战争中雅典处于极不利地位。腓力逐步蚕食特拉刻沿岸的雅典领地。由于国内舆论不允许欧波罗斯与马其顿言和，他只得毫不坚定地对马其顿海岸进行封锁，并不时出击，以应付局势。反对党中比较激进的领袖要求三万雇佣军立即向佩拉进军，这是不明智的行动。狄摩西尼的政策，促使战争大力升级，直到获得明显的胜利，然后在这一优势上与敌人缔结有利于自己的条约。

但腓力还没有扩张到整个希腊地区。狄摩西尼在《支持罗得人》（公元前351或353年?）演说中，竭力主张雅典支援罗得岛民主党起义，并希望在爱琴海峡恢复部分失去的势力。欧波罗斯反对干预此事。在《支持墨伽罗波利斯》（公元前353年?）演说中，狄摩西尼坚定站在斯巴达一边说话。在当时来说，要积极支援墨伽罗波利斯是不大可能的；虽然这样做，也许会防止随后几年中最不幸的城邦联合中一次联合——即伯罗奔尼撒

的反斯巴达的部分力量依赖于腓力的支持。公元前三五二年，腓力试图穿过忒摩皮莱，侵入南部希腊，欧波罗斯就这一次对他进行猛烈的挫折，但是危机越来越明显严重，狄摩西尼在他的《第一次反腓力》演说中强调指出这一点。这位国王向北退却，包围了奥林提阿克斯。雅典深知该地的重要性，全力以赴；但是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在这危急之秋鼓动欧玻埃岛起义，使之处于瘫痪。狄摩西尼在他的三篇《奥林提阿克斯》演说词中①，毫不犹豫地力主援救奥林提阿克斯。雅典政府却采纳了明明白白的或失去自信的意见，认为欧玻埃岛地处近邻，必需先行援救。结果欧玻埃岛得救，奥林提阿克斯则陷落。雅典无法把战争进行到底。当菲罗克拉提斯提出议和时，狄摩西尼立即支持他，并被委以重职，参加与腓力谈判的十人委员会，但是在委员会中，他是孤立的。这些委员中最重要的是考托基特的埃斯喀涅斯，他仅次于菲罗克拉提斯（公元前389—314）。他出身名门，文化修养很高，虽然因战祸迫使他全家自谋生计。父亲当了教师，母亲做些与秘密宗教仪式有关的工作。埃斯喀涅斯自己当过演员，这种职业也没有什么不光彩，同时他也做过公务员。他对政治煽动家深恶痛绝，却成了欧波罗斯的党羽。我们现有的他的三篇演说，都和狄摩西尼以及这一使节重任有关。

雅典与马其顿和谈历时颇久，最后双方同意缔结和约，和约中至少含有两处颇有危险性的含糊不清之处：一方面同意雅典

① 《奥林提阿克斯》(Olynthiacs)三篇演说，狄摩西尼在第一篇演说中力主雅典派遣援军，并组织公民军抗战。第二篇演说是以同一主题为内容的鼓舞人心的激昂演说。第三篇演说则建议取消戏剧节基金，以便将款项结于军事用途。文中他把旧时鼓舞人心的公众精神，与由于分配救济金而养成的意志懒散的状态作鲜明对比，批判了营私忘公的倾向。

和她的同盟国联合；另一方面也同意各方均可保持当时实际上占有的领土。眼前雅典对两大强国颇存戒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两国虽系同盟，但并不是从属的同盟——色雷斯的一个缓冲国的国王刻索布勒普忒斯，和福喀斯人，对福喀斯人的任何进袭就会引狼入室，把腓力引到希腊心脏。腓力的使臣拒绝把这些盟国明确载在条约内；雅典使节才不得不对国王运用外交手腕。至于条约的时间规定，雅典从宣誓之日起，即负有履行和平的义务。腓力会不会承认负有同样的义务？抑或继续进行军事冒险，直至他自己宣誓之日为止？菲罗克拉提斯和埃斯喀涅斯都认为，最好把国王的真心诚意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同时也最好按照通常外交惯例执行他们的使命。狄摩西尼催促他们迅速办好此事，他坚持他们不必到他的首都去等候腓力，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以早日跟他会见为是。使节护照还未签到手时，他不用护照就把他们拖到马其顿。然而，不管他怎样做，时间拖延已久；在腓力会见使节的时候，他已击溃刻索布勒普忒斯，圆满地完成了他在东部边区的扫荡行动。狄摩西尼与他的同僚和马其顿国王公开决裂：他拒绝腓力赠给他的非常豪华的符合外交上惯例的厚礼，也拒不出席官方宴会，他企图单独回国。回到雅典之后，他建议通常的使节的桂冠，都不必给他和他的同僚戴上。

不出一个月，腓力一举突破忒摩皮莱，攻占福喀斯，并使自己成为安菲克忒翁尼联盟的盟员，享有干预中央希腊政治的权利。同年（346年），他主持了皮同竞技会①。宣布和平破坏一

---

① 皮同节日（Pythian Festival）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的第三年八至九月于德尔福举行，庆祝阿波罗战胜蛇王皮同（Python），节日竞技会上以颂歌竞赛为主，伴以竖琴，并增加笛奏比赛项目。此外，还举行运动会及马赛。

事，使雅典人情激昂，但是正如狄摩西尼在事后所写的《论和平》演说词中所指出的，这种解决办法无异于自取灭亡。雅典人对使节愤激强烈，在法庭里这些反对派很活跃。狄摩西尼联合一位叫做提马枯斯的，控告埃斯喀涅斯当大使时的渎职。埃斯喀涅斯处境危险，猛烈反驳提马枯斯。提马枯斯在当时虽然是个势力很大而孚有众望的政治家，但在年轻时生活放荡。在现代人看来，这可能在群众中引起公愤，在雅典他因之被剥夺一切公民权。这位不幸的人默默无言地从此一蹶不振，埃斯喀涅斯则平安无恙，虽然他的同事们都倒了霉。菲罗克拉提斯逃避审判而被定罪。他的原告人是许珀里德斯。他是格劳喀浦斯的儿子，被公认为仅次于狄摩西尼的雄辩家，但他的魅力则胜过狄摩西尼。在政治上，他是个极端派。在私生活方面，他机智横溢，放荡不羁，使自己成为最受人欢迎的喜剧题材。传说中的《生平》，是一篇怀有敌意的轶事遗闻的大杂烩，同时也是一桩流行的笑话，谴责他在法庭上脱掉某一个叫做皮立尼的部分衣服，以图左右法官。他的著作已全部散失，直到本世纪，他的五篇演说大部分都是从上埃及的纸草本里发现的。五篇演说词并没有说服力，但在头脑冷静和用语幽默方面，甚至超过莱什阿斯，而且对骗人的鬼话直率地表示深恶痛绝。

狄摩西尼从事战争准备，企图抵制腓力在伯罗奔尼撒的阴谋活动（见《反腓力》第二篇演说词）。十分遗憾的是，他旧调重弹，再度控告埃斯喀涅斯（见《论使节渎职》演说词）。这两位雄辩家的演说词，全都保存了下来。在演说词中，埃斯喀涅斯显得最好，狄摩西尼也许显得最差。他的攻击毫无节制，他的偏见使他把许多事实搞浑，从而作出不公允的渲染。他可能想证明埃斯喀涅斯是一个拙劣的外交官，但是，尽管他在政治上有权势，

却不能使陪审官相信被告是个坏人。结果埃斯喀涅斯被宣告无罪，狄摩西尼对自己能不能放弃出版他的演说的打算，毫无把握。

我们现有的一篇演说词（《论开戎涅斯》），是狄摩西尼为其将领狄俄珀忒斯入侵腓力国境①的不正当行为作辩护。在另一篇（《反腓力第三篇》）中，他向全希腊公开责难腓力的阴险诡诈的外交活动。狄摩西尼的大多数演说词，缺乏那种我们通称的辩术，以及博大的无私精神。但是，他过去的狭隘爱国主义没有了，倒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之感，一种严肃的文辞悦耳的要求，使他的《反腓力第三篇》完全不象任何其它文学作品。公元前三四〇年宣战，战争初期雅典获胜。宗教上的阴谋这一着，使大局急转直下。罗格里人被怂恿在阿谟菲克忒翁斯政议会控告雅典人犯不信神之罪。在希腊，不信神与此后的信奉异教一样，均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如果坚持追究，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犯此罪。雅典人不正当地崇奉一些忒拜的护身盾。但是罗格里人占领了喀拉，玷污了这块圣地。埃斯喀涅斯是雅典代表，他想尽办法使议会的注意力，从固执好战的偏见中，转向反对罗格里人方面去。他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自豪。但是对腓力来说，转向任何方面都是同样有利；他只想进行一场保卫宗教的战争，以便手下没有军队的阿谟菲克忒翁斯将来可能请他去希腊作为宗教的卫道士。他一进忒摩皮莱，立刻揭除假面具。狄摩西尼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他久已渴望的目的——即雅典与忒拜联盟；但马其顿的作战指挥太出色了，公元前三三八年开戎涅埃一战，同盟军一败

---

① 这里指的是雅典大将狄俄珀忒斯（Diopeithes）非法侵入腓力国境的色雷斯地区。腓力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狄摩西尼则热情支持此行动。

涂地，慑服于腓力的威力之下。

雅典以其一贯的英雄气概承受这一打击。莱科勾这位财政大臣对人民纷纷为筹募防卫资金自动捐献，深感困窘，城防配备重兵，以备作殊死战。但腓力倒并不想这样干，他派遣得马得斯这位雄辩家前去游说，表示他愿意和谈。得马得斯在开戎涅埃之战时曾为腓力所俘，雅典使节福喀翁、埃斯喀涅斯、得马得斯都是马其顿的友人，腓力同意在适当条件下与雅典结盟，并把结盟作为向波斯进军的基础。于是在雅典内部掀起一场法制斗争，亲马其顿派人拼命想排斥主战分子。许珀里德斯在失败后的初次激动时竟然建议释放所有的奴隶，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这个建议是违反宪法的，阿里斯托革同起而指控他。他的简单自白："这是开戎涅埃之战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我……马其顿的武力夺去了我的眼力。"——足以使他获释。狄摩西尼因而遭到一场猛烈的攻击，阿里斯托革同、索西克勒斯、菲罗克拉提斯、狄翁达斯和墨兰图斯以及其他的人，群起指控他。但是城邦人民是忠实于他的。有些控告人得不到五分之一的拥护票数，人民推选他为开戎涅埃阵亡将士致悼词①。于是引起莱科勾的反亲马其顿派的反击。莱科勾是卡托②一类的人物。他享有无懈可击的声誉，他对一切腐败的不爱国的行为表示愤恨憎恶，怀着除恶务尽的决心根除它们。他对一切提出极高标准的要求。他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演说词是《反勒俄克拉忒斯》，勒俄克拉忒斯的罪状是，在开戎涅埃战役后，他擅离雅典，而不在那里继续作战和

---

① 现存的悼词是伪造的。——原注

② 卡托(Cato，公元前234—149)，罗马贵族元老，极力反对希腊文化引进罗马，在他的影响下，希腊哲学家、修辞家均被禁居罗马。因之"卡托一类的人物"指的是严肃顽固派。

受难。这种略为欠缺爱国心的行动应受极刑，投票结果赞成与否定的票数实际相等。

这件事情显示了雅典人的愤激之情，但这时抵抗马其顿已是不可能的事。雅典满足于狄摩西尼和得马得斯两人一手策划的机会主义的联盟，随后，一听到腓力被害，雅典就想揭竿而起，但亚历山大当机立断地阻止了这一行动。不久，谣传亚历山大在伊利里亚被杀，忒拜起而反抗马其顿，狄摩西尼通过一项与忒拜联盟的动议。雅典陆军均已整装待发，大量金钱也送到忒拜，并派遣使节向波斯大王求援，不料亚历山大回师，把忒拜夷为平地，并向雅典抗议，要求交出主战派十人领袖，狄摩西尼也是其中之一。得马得斯是在开戎涅埃战后的调解人，如今也出来从中斡旋。亚历山大因雅典大将卡里得穆斯判罪而息怒，其他宣布要求交出的人概行恕宥（公元前335年）。

屡次挫败使狄摩西尼不得不谨慎从事，他日益倾向于得马得斯的消极机会主义，乃致和极端主战派疏远起来。这就授与他的旧敌大肆攻击的机会。他们千方百计间接地阴险地攻击他，据埃斯喀涅斯称，有一位叫做克忒西丰的，以取笑狄摩西尼的笑话而闻名，开戎涅埃战役之后，他提议在狄俄倪索斯酒神剧场给他戴花冠，以示酬谢他的功勋。同年，埃斯喀涅斯指控克忒西丰此举非法，但由于某种原因，直到三三〇年才进行审理。《反克忒西丰》演说中列举了他的三条罪状：第一，非法给现任官吏戴花冠，因为当时狄摩西尼担任两个官职；第二，在剧场内授与花冠，史无先例；第三，狄摩西尼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公民，不应授与桂冠。显而易见，如果完全考虑到第三点，其它两点就无足轻重了。这一行动是向狄摩西尼进行的正式挑战，作为克忒西丰的辩护人，狄摩西尼出而应战，《论花冠》充分说明了他的政治

生涯。

但是，从而也引起了埃斯喀涅斯伺隙而乘的攻击。对全国人民来说，在这两种政策的争论过程中，压倒多数的人站在狄摩西尼这一边。热烈争论的焦点是：这八年来的狄摩西尼，是否与写《反腓力》演说词的狄摩西尼前后完全一致。埃斯喀涅斯知道审判的结果决定于许珀里德斯和急进的主战派，他公开支持他们。他强调指出狄摩西尼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与主和派有关。他厚颜无耻地谴责他在晚年坐失三次良机，放弃反对亚历山大！这种指责对亚历山大的私人朋友和可靠的支持者相当有利。狄摩西尼如果要回答他们的话，他势必公开承认背叛，那么，毫无疑问，他可能会胜诉，也可能就会被遣送马其顿成为阶下囚。他并不回答他们。究竟他对自已一生事业是否不忠不实，究竟他在谈到开戎涅埃战争时的语调是否象一个忏悔的叛逆者那样的语调，他让主战派对这些问题默默地作出判断。这就够了。埃斯喀涅斯没有获得五分之一的投票支持，悄然离开雅典。他在罗兹创设一所学校，据说他潦倒不堪时，狄摩西尼曾解囊相助。

但是，心怀敌意的联盟不能长久迁延下去。公元前三二四年亚历山大的司库哈尔帕路斯带了一支舰队并卷款七百二十塔伦潜逃①——拥有这样充实的人力物力，足以进行有效的反叛。他乞求进入雅典，极端的急进派一心想收容他，但是时机不巧，狄摩西尼提出一个更狡猾的计策。② 他对亚历山大审慎地避免

① 据柏莱的《希腊史》(Bury's History of Greece)第429页所载，哈尔帕路斯(Harpalus)逃往阿提刻海岸时带了一队雇佣军，三十艘兵舰，五千塔伦，与此处所说的"卷款七百二十塔伦"不符。

② 雅典人采纳狄摩西尼之计，逮捕哈尔帕路斯，没收其财物，声明同意把哈尔帕路斯交还亚历山大派来的官员，拒绝交给菲洛克塞纳斯(Philoxenus)或安提帕忒(Antipater)。

产生公开的破裂。他坚持要求哈尔帕路斯解散他的舰队，只同意把他作为个人避难者收留。当亚历山大要求引渡时，狄摩西尼认为此事与个人声誉攸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也无损于他与国王之间的关系。马其顿人力主扣押哈尔帕路斯，并要求把他的财物储存于巴特农神殿，代亚历山大保管。狄摩西尼同意这两项建议，并把建议在议会中提出讨论。下文究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哈尔帕路斯突然逃走，马其顿人坚持清点财物，结果发现不及原来的半数，他们明白这是在搞秘密备战活动，他们要求国家审判，并立刻执行死刑。狄摩西尼设法把这一案件递交元老院审理，判决书迟迟未下。最后这个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元老院并不声明这笔款项的用途，只公布了一份擅用该款人的名单，其中狄摩西尼是个为首者。他的阴谋失败，给马其顿的朋友们可乘之机会。狄摩西尼受到许珀里德斯的控告，同时又遭到得那枯斯的指控。得那枯斯是科林斯人，以这次诉讼而成名，身后除了三篇与此项诉讼有关的演说外，什么都没有传下来。狄俄倪索斯称他为"大麦狄摩西尼"——不管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它可能令人想到与"葡萄酒"相对的"啤酒"——而且他的全篇演说的语气，是一种欣喜若狂的语气，令人难以忍受。① 许珀里德斯则完全不同，引人怀疑的不同，他不但没有说什么要与狄摩西尼永远决裂的话，甚至还提醒别人要注意他的重要地位，注意他打算怎样处理这笔钱的悬案，以及注意他可能会守口如瓶。至于

① 这里提到的这篇演说是指狄俄倪索斯的《论得那枯斯》(On Deinarchus)。得那枯斯所写的三篇揭发受哈尔帕路斯贿赂的演说是：《反狄摩西尼》、《反阿里斯托革同》(Against Aristogeiton)及《反菲罗克拉忒斯》(Against Philocrates)。

许珀里德斯自己，他镇静自若地直言反叛马其顿，这充分证明了他的胆略。最后，狄摩西尼被判罪，罚款五十塔伦，他因无法缴纳这笔巨款，不得不引退，隐居于特洛依雷。

九个月后，亚历山大去世，希腊人起义，狄摩西尼参与他的原告人许珀里德斯所承担的一项任务，去鼓动伯罗奔尼撒人反对马其顿，并在雅典人的狂热之中，重新担任要职。战争进行得很顺利。现存的一篇许珀里德斯的《悼词》，是在战争开始那一年发表的。公元三二二年，克兰农一战，雅典败北。马其顿将军安提帕忒要求雅典交出狄摩西尼和许珀里德斯。老得马得斯再也不能居中调停，只得写判决书，判处他的同僚死刑。狄摩西尼逃到卡拉里亚岛的海神庙躲避，结果被捕，服毒自尽。据说许珀里德斯遭到严刑拷问致死。在此后几个世纪内，废弃自由、引进北方和亚洲的野蛮风尚，使整个希腊国土内猖獗一时的暴虐罪行泛滥成灾。如果不存在这种现象的话，那么许珀里德斯的被折磨死去一说是不足信的。

狄摩西尼从没有脱离过他生活着的动荡不安的环境。他的思想激情很感染人，他始终无法自制地投身于当时火热的政治活动之中。亚历山大理亚学派是拥护君主政体的，把他说得很坏。对格罗特① 来说，他是个自由的民主战士；尼布尔(1804)②认为腓力是拿破仑，狄摩西尼则是最理想的反对他的人。一八七〇年以来，拥护君主政体的军国主义改变了其地区，德国学者③

---

① 格罗特(George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家。

② 尼布尔(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家。

③ 例如罗尔莫泽尔(Rohrmser)、魏德纳(Weidner)，甚至如贝洛赫(Beloch)及霍尔姆(Holm)，专门从事写作技巧研究的评论家施彭格尔(Spengel)及布拉斯(Blass)。——原注

似乎也遭到类似狄摩西尼和甘必大之间所受到的迫害①，并否定了"la revanché"②政策；其中有一位也想起了"鼓动家格拉德斯通"③。有些专门从事文字技巧研究的评论家，从另一方面诋毁这位雄辩家的声誉，他们分析他文章布局和运用节奏的方法，指出他避用两个以上的短音节的集合。在我们许多人中间，往往有一种"天真"的粗俗的看法，认为在文学作品细节上过于下功夫，意味着作者缺乏真诚。

我们不必讨论他的政策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取决于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取决于我们赋予自由和文化的价值，以及真正的弱点，对于这种弱点，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一定会有的，德行较差的人更是免不了的。当雅典受害最烈的时候，同时也是处于兵临城下的危急之秋，雅典作出了不惜一战的决定，虽败犹荣。

至于狄摩西尼采用的方法问题，如果我们把他的政治演说作为史实记载看待，那么这种愚蠢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反应——这样，批评家会吹毛求疵，不放松最轻微的错误。例如霍尔姆(Holm)在那篇诡辩的杰作《反腓力》(第三篇)中，找到"三处明显的谬误"：就是：文中叙述腓力夺取某些城市时已作过休战宣誓，而事实上，他只促使敌方发誓休战；文中又提到腓

---

① 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1870年普法战争，法军战败，法皇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资产阶级共和派尤尔法佛尔和甘必大以及君主派，组织国防政府。随后巴黎被围，甘必大为了在各省组织新军，乘汽球飞出巴黎。甘必大之与其他阁员不同之处，在于他在组织国防事业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② "la revanché"，法语："复仇"(政策)。

③ 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四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多次提出大胆革新。

力军事行动迅速，由于他使用轻装部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似乎抹煞了他采用密集的方阵战术；文中又谴责腓力把福喀斯人“当作同盟”看待，而实际上他居心叵测。不满意这样误述的批评家，多少具有阿卡迪亚人政治论争的观点。

毫无疑问，狄摩西尼犯了失礼之罪，破坏了常规。他告发他的同僚使节。一听到腓力被刺杀的消息后，他立即穿上节日盛装，虽然这时他的女儿刚刚丧亡。在最后一次战争的序幕时，腓力的行动显得更为正确，犹如另一位腓力在对付奥朗日的威廉一样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狄摩西尼在私人写作中，突然改变态度。三五〇年他为福尔弥俄指控阿波罗多洛而写了演说词，涉及他们两人之间一笔巨款的纠纷，结果阿波罗多洛胜诉。第二年他又为阿波罗多洛写了一篇演说词，控告他从前的一位证人斯忒方努斯以伪证之罪，并大肆攻击福尔弥俄的为人。狄摩西尼对他从前的诉讼委托人有所发现，追悔过去支持了他——在这些发现中，有一条就是斯忒方努斯曾作过伪证——，这一点是可能的。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件客观事实是，阿波罗多洛同年不顾个人安危，竟然不约而同地也提出了一个为狄摩西尼心向往之的议案——即把戏剧节资金挪用于战事——，而且，从此以后，他一直与狄摩西尼沆瀣一气。弥狄阿斯案件清楚地证明了：个人的尊严必须从属于公共利益。弥狄阿斯是欧部路斯的密友，当他担任酒神节的歌舞队长时，他曾迫害并攻击过狄摩西尼。狄摩西尼准备采取行动，写了一篇激昂的演说，即我们现在掌握的

---

① 1579年尼德兰北方各省签订同盟，誓与西班牙作战到底。1581年北方七省宣布独立，以奥朗日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为国王候选人。腓力二世悬赏二万五千克隆取其首级。1584年，西班牙国王派遣刺客，冒充法国宫廷派往国会的使节，潜入奥朗日将威廉刺杀。

《反弥狄阿斯》，在这篇演说中，他公言只有严格执法才能罢休。当时雅典正在进行公元前三四六年的和平谈判，狄摩尼西不得不与欧部路斯采取一致行动。他接受了对方的道歉和赔偿，就算了事。

在阅读狄摩西尼和埃斯喀涅斯的著作时，我们绝不能忘掉，我们是在跟一个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作最后挣扎的鲁莽的南方国家打交道，在那里，政治上不讲求文明礼貌和温文尔雅，也没有做做样子的争斗。人们白刃厮杀，决非儿戏。狄摩西尼并不把对手当作犯了重大错误的政治家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口是心非的卖国贼对待，他们把希腊出卖给野蛮民族。说实在的，他们倒并没有把他当作卖国贼看待——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把他看作一个恶毒的、狂暴的、阻挠和平解决问题的狂妄之辈。"叛国""贿赂"两字到处乱传，如果不把哈尔帕路斯一案夸张地说成是行贿案件，那就很难说有什么证据确凿的叛国事件，也很难说有什么行贿情节了。当时在雅典还没有发生过国库贪污枉法事件，也没有发生过妨碍治安的行动，更没有发生过市政上的贿赂事件。被狄摩西尼斥责为放纵自己的雅典人，都过着富有自我牺牲和刻苦耐劳精神的生活，这是很少文明社会所能忍受的。雅典人面对着一个无论在物力和外交方面都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慌了手脚，这就使人对贿赂一事产生了怀疑。雅典人在战争中节节获胜，可是情况为什么会如此莫名其妙地糟透？雅典最敏锐的政治家为什么总是会被半开化的国王智胜？肯定有人出卖了雅典！对于这一点，狄摩西尼不免心慌意乱。他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斥想象中的国贼的世界里，我们听说过他在街上冲向一位安提丰，一手把他抓住。幸亏审判官并不糊涂。几乎都没有作出判决。这种情况很象一八四八年前后的意大利。当时具有狂热爱

国心的意大利人往往相互指控叛国。公元前四〇四，三三八年，甚至于二六二年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忠贞爱国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好人。

怀疑与怨恨产生另一个不良后果，当时雄辩家攻击敌人时往往恶毒谩骂。当然，不一定都是公开进行的。狄摩西尼在演说词中，甚至没有提起他敌人的名字；但在法庭上，对个人品德的攻击是十分猛烈的，法庭有时对政治运动给以最后决胜负的一击。现代类似的做法，也往往搜罗一些无关宏旨的流言蜚语，用来攻击讼事的证人和当事人，习惯上允许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狄摩西尼在《论花冠》中攻击埃斯喀涅斯，倒是个例外。他对埃斯喀涅斯其人怀着切齿的痛恨，但是，如果埃斯喀涅斯不是老对自己的父母和所受的教育引以自豪，他也绝不会把这些事情拉扯在一起。显然，埃斯喀涅斯的社会地位比狄摩西尼高，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把狄摩西尼当作庸俗的政治煽动家看待，即使是如此，狄摩西尼也许会懊悔自己不该对这位老太太的私人秘闻及"信仰的复兴"，加以谑浪笑傲。有些学者往往爱牵强附会，把某些字添上索然无味的意义，大家都希望这些人能痛改这种恶习。

我们绝不能不顾狄摩西尼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对他妄加评论。他既非圣人，也非一本正经的平庸之辈。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乏英雄气概；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狂热者，始终是个政治家。他有敏锐的智力，兼备富有高度唯心主义色彩的实干能力，在他身上反映了艺术和热情的结合，反映了对行动的道德要求，以及对公正和高尚的精神的坚执性——这种特点在希腊文学中伟大作家的身上都是十分明显的。跟昆提利安①一起说狄摩西尼是个"坏人"，正如说伯克或甚至伊赛亚②都是"坏人"一

样。我们的意思是，高尚的语言和思想，不一定都反映真正的高尚品质，不然的话，文学中反映心灵最美的作品可以用窍门人为地创造出来，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狄摩西尼有两句话可以代表他的为人，这两句话萦绕在热爱他的人们耳际，永世勿忘："雅典公民们，非正义、不公正、欺诈和背信弃义绝对不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些行为只能取胜于一时，或得逞于瞬间，它们极可能在梦幻中花朵怒放，但是时间久了，它们原形毕露，憔悴枯萎，正如一座房屋和一艘船只，它们的底部必需十分牢固；一项政策的基础和根据也必需真实可靠；而马其顿外交上的胜利，并不是在这种基础上取得的"③。

"雅典的公民们，当你们肩负着为全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而战的重任时，你们不可能做错，决不会错，就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在马拉松与米达作战的祖先，布拉达的步兵，萨拉迈斯和阿忒弥西亚的水兵，以及所有为国捐躯的英勇的战士们，城邦以荣誉埋葬在国家公墓里的，不止是那些成功者或胜利者，也把埃斯喀涅斯一视同仁地安葬在那里！"④。

---

① 昆提利安(Quintilianus约35—100)，古罗马修辞学家。

② 伊赛亚(Isaiah)，古希伯来的大预言家。

③ 见《奥林提阿克斯》2.10。——原注

④ 见《论花冠》208。——原注

第十八章

后期文学，亚历山大时期和罗马时期

一

从狄摩西尼之死至阿克提乌之战

我们习惯用许多陈词滥调盛赞希腊文学，却往往忘掉其历史之悠久。从源于史前时代的原始叙事诗起，直至耶稣降生后六世纪时期的西楞提阿律·保罗①与穆赛乌斯②，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出一些可爱的多少具有独创性的诗歌。从赫卡泰乌斯到拜占庭陷落时期，史家辈出，但在某种意义上说，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波吕比乌斯的出现，史学才得到充分发展。③ 哲学到了晚期显然更加丰富多采，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希腊最伟大最独特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早于柏拉图，那么在厄庇忒图斯④和普罗提

① 西楞提阿律·保罗(Paul the Silentia y)，六世纪抒情诗人，写过百首讽刺短诗。

② 穆赛乌斯(Musaeus)，四世纪或五世纪的希腊诗人，写过一首《赫洛和勒安忒》长诗(Hero and Leander)。

③ 波吕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10—120)，希腊史家，被称为古代史家之史家，著有《历史》一书。

④ 厄庇忒图斯(Epictêtus，约50—120)，罗马哲学家。

努斯①时代以前，便不可能获得最伟大的理论上的成就。学术文献和科学论著，只能在本书终止的地方开始。我们甚至于还可以这样说，在阿提刻时期，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中，根本把最大的主题"爱情"排除在外。弥涅墨斯和萨福后继无人，一直等到忒俄喀里图斯②，他们才找到真正的传人。

但是，狄摩西尼之死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以前，希腊文学确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伟大创作；在这条分界线以后，它成为普通的第一流文学，如同罗马、法国或意大利文学一样。当然，要在创作和改编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但就这几个字的一般意义来说，狄摩西尼之死，在希腊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之前，希腊诗人、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创作出许多举世未有的优秀作品。在这时期之后，所有的作品全只是一些根据原来已存在的作品，进行改写、加工、润色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巨大的划分，类似这一划分的有另一个划分。众所周知，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战败③，希望受挫，使她对自己的使命与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丧失信心。开戎涅埃之战④和克兰农之战⑤扑灭了剩余的星火。雅典以及凭理智行事的希腊全国，面对面地正视着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天佑强国，物质力量毕竟是

---

① 普罗提努斯(Plotinus,204—270年)，新柏拉图主义者。

② 忒俄喀里图斯(Theocritus，约公元前300—255)，亚历山大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留传下来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牧歌，以新鲜活泼的浓厚田园生活气息见著。

③ 公元前404年雅典海陆军均被斯巴达包围，订了城下盟。

④ 开戎涅埃之战(the Battle of Chaeronea)是在公元前338年发生的。

⑤ 克兰农之战(the Battle of Crannon)是在公元前322年发生的。在这先后两次战役中，雅典均被马其顿击败。

最重要的。自由的政治生活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政治理论已毫无用处，因为掌握全世界命运的军事暴君，不会倾听这种理论。就连当过亚历山大老师、并且跟亚历山大十分友好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亚历山大本人、他的远征以及他的制度，与任何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极不相称的。此后两世纪来的大事，使这种印象深化，政治上的雄心大志已不再作为希腊人的生活和文学上的动力。当然，不少时代和不少民族，虽然在政治活动、思想言论方面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但是都作出了出色的事业。这些东西都蕴藉在希腊民族的内心中，如果剥夺了它们，民族就要衰微。

中世纪和东方以狂热的宗教信仰，弥补其缺乏关怀公共利益之心。但是后期的希腊人，绝没有从宗教中得到安慰。在第五世纪受过教育的人中间，传统宗教信仰已逐渐淡薄，第四世纪之后，宗教已不值得被人抨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平民大众来说，他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更主要的是，他们要求每一个思想家考虑一下，是否有其它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四世纪中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响应了这一呼声。一方面，我们见到雅典充塞了无数奇谈怪论，有些是复旧的信仰，有些是外来的，也有些是首倡的；在人们生活中，迷信已成为一桩需认真对待的事实。我们不难从伊壁鸠鲁对这个问题非常认真的态度，或从安提芬尼斯①和米南德两人写的喜剧《迷信的人》这一事实中，窥见一二。但是现存的许多题铭可作为明证。另一方面，伟大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其中三种体系宗教意味特别浓

---

① 安提芬尼斯(Antiphanes，约公元前404—330)，中喜剧作家，与狄摩西尼、柏拉图、伊索克拉特为同时代人。据说他写过二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出喜剧，现存的只有两百多断片。

厚，与其说与第五世纪相仿，还不如说更象第六世纪的宗教。犬儒学派只重视德行，以及神与心灵的关系，对于人世及其学问与荣华富贵则视同敝屣。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两派学说，初看起来大有径庭，实际上他们的最终目的极其类似。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道德原则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处理自己生活的实际问题。说实在的，这两个学派均为某一门科学而献身——伊壁鸠鲁派专研物理学，斯多噶派研究逻辑学和修辞学——但是他们都不过是把这些学科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斯多噶派以精湛入微的抽象理论，令人眼花缭乱的崇高思想和语言，企图博得人们的醉心和坚信。伊壁鸠鲁学派决意要人人各行其是，不必崇奉反复无常的神明，也不必牺牲自由意志。伊壁鸠鲁学派把自己的主义用四句格言概括："神不足惧"，"死不必忧"，"良善可得"，"逆来顺受"。

这两大哲学体系继续存在，均以重理智轻感情见称，"学园"在其创始人和斯剖西浦斯相继去世后，从似非而是的形而上学，转向批判性的怀疑的折衷主义；逍遥学派则在使知识有条理化方面，给当代立了最伟大的智力功绩。逍遥学派创始人——在卡尔喀狄刻的斯塔癸洛斯人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不论在名声或时期方面，都处于雅典哲学家与亚历山大学者的中间。他十七岁到雅典，居留雅典达二十年之久。但他是在马其顿的庇护下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阿密塔斯二世的御医；他毫无民主倾向，对雅典政治的混乱，感到毫无兴趣。他第一次发表的著作，是以伊索克拉特文体写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宣告：以"沉思默想的生活方式"反对只讲求实际的生活方式，他一生恪守他的信条。柏拉图是他的主要哲学老师；但是他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毕生精力不仅花在先前哲学史的探求、欧多克苏

斯①的精确研究、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神秘主义的穷原竟委上，而且也花在诸如编纂《戏剧录》②和葫芦形态结构等一些细密的研究方面。他和他老师的关系，可从他所写的有关柏拉图与真理的《伦理学》一书中一句名句中得到说明："两者均为吾所爱，但吾更爱真理。"柏拉图的门徒斯剖西浦斯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但不大有独创精神，他认为两者并不对立。柏拉图死于公元前三四七年，斯剖西浦斯被推选为学园园长；此时亚里斯多德觉得离开雅典是得体的，陪伴他一起走的有克塞诺克拉特，他后来又继承斯剖西浦斯的园长一职。此后亚里斯多德在密西亚的阿索斯住了三年，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下，他跟当地国王的侄女皮提阿斯(Pythias)结婚，他曾在一次叛乱中拯救过她。公元前三四三年，马其顿王腓力邀请他到珀拉，作年仅十七的小亚历山大的师傅。

谁都不清楚亚历山大究竟学了哪些东西。人们担心，在这位僭称阿喀琉斯的敌手和"沉思默想"的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之间，除了各具卓越的才能之外，很少有共同之点。亚里斯多德的真心朋友似乎就是腓力，腓力之所以聘亚里斯多德为师，无非想教化他的王子，这样不免冷落了柏拉图和伊索克拉特。亚历山大在腓力之前曾试图进袭两位君主——塞浦路斯的忒弥宋，他妻子的叔父赫弥阿斯。腓力死后一年，亚里斯多德回到雅典，当时亚历山大向波斯帝国进军。亚里斯多德始终不赞成亚历山大的东征计划。穷兵黩武是不符合他的"沉思默想"精神的，甚

---

① 欧多克苏斯(Eudoxus)，柏拉图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友人。

② 《戏剧录》(Didascaliæ)，专记载剧名、作者名字、演出年代和演出比赛的成败，原著已失传，但现存的古希腊剧本中的"说明"，均根据这些材料而写成的。

至连他的次要的忠告——劝告这位征服者应该作为希腊人的领袖，野蛮民族的“主子”——也为亚历山大所拒。他表面上装得很好，否认师徒之间有什么分歧。可是，他们暗中还有个性质更糟的纠葛：一位叫做卡利斯忒涅斯①的，原系亚里斯多德推荐给亚历山大当作精神生活方面的顾问，以代替他的职位。后来卡利斯忒涅斯因一件莫须有的阴谋牵连而被处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始终没有公开争吵过。也许就在此时（公元前335年），亚里斯多德创建了他的哲学学园，设在雅典郊外，临近阿波罗圣林吕刻翁(Apollo Lykeios)的一所房子内。屋前有林荫覆盖的走道。这所学园，在某些方面看来，不大象个学府，倒颇象亚历山大图书馆一类机构，如同所有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这所学园也许是得到王室乐助而办起来的。在这里，亚里斯多德博览群书的学风，以及做学问讲求系统组织的才能，获得了充分的施展。他的学生追随他左右，他指导他们进行各种专门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容许他们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行使自由批评的权利，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有组织、有辩论的巨大学术机构，成为后代人惊奇不已的创举。

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为后来逍遥派学者分为两大类：即“出版的作品”和“演讲的材料”。在古代他的声誉完全建立在第一类作品上面，特别是半通俗的对话上面；说也奇怪，除了《雅典的政制》外，这类作品中一部也没有留传下来。这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在我们现存的亚里斯多德作品中，没有象柏拉图《对话

① 卡利斯忒涅斯(Callisthenes)，亚里斯多德的侄子和门徒，曾随亚历山大出征波斯，作为这次远征的修史家，后因受阴谋案牵连而被处死（公元前327年）。

集》一样的完美无损的个人的艺术作品留下来。我们仅有一些有关学园的记录和备忘录。这些材料说明了他的引喻式的省略的文体，以及一些会引人联想到而不是明讲的掌故轶事和例证；这些材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作品中有不少重复、重迭和偶然自相矛盾的地方。若干"学子"对这些材料的搜集都作出不少贡献，"雅典哲学学园园长"们也不断反复宣讲并研究这些演讲材料。例如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系以他的学生忒俄得喀忒斯所搜集的资料为根据，随后又经过他的继承者忒俄佛拉斯图斯① 加工扩写而成的。《物理学》被认为是亚里斯多德所作；《植物学》和《矿物学》则系忒俄佛拉斯图斯所写。但是显然两人都与两书有关系。《伦理学》一书的写出，有三位教师参与其事，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这三位教师是，园长欧得穆斯本人和另两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中，主要的理论体系都是根据亚里斯多德原有的精神制订的。《诗学》看来是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挑战所作的答复，柏拉图是针对"一个不是诗人而是诗人的朋友"提出的，并要求他"以朴素的散文"证明这一毫无意义的事②，可是在这几部著作中，也有不少其他老师所作的若干增添部分和评注。在政治科学这一领域中，学园搜集了158种不同的现行宪法，并加以分析研究。亚里斯多德本人写了有关雅典和斯巴达的两篇；但在材料搜集者还未完成自己的任务前，他早就发表了他的伟大理论文《政治学》。

---

① 忒俄佛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1—287)，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和朋友，逍遥学派哲学学园的后继者，曾用希腊文写了大量各种学科的著作，如《植物探究》(Historia Plantarum)，《植物的生长》(De Causis Plantarum)等。

② 见《理想国》607。——原注

亚里斯多德死后五十年，逍遥学派学园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校，阅读这位大师的作品的人为数已不太多，直到罗马时期，人们对研究这些作品的爱好才得以复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起着先驱作用，接着就被别的所取代。因为他的著作确为后人前进铺平了道路。再说，进行有组织的研究工作需要花钱，不少 diadochi ①——亚历山大的后继者纷纷为自己的首府捐赠基金。更主要的是，人人都知道，要达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的目的，确非人力能及。这一点亚历山大自己的切身经验也可证明。亚历山大庞大的机构，乐于把更多的劳力及更多的经费，花在单学科研究方面，如古代文学或机械学，而对亚里斯多德主持的学园在探求百科全书式知识方面，不予花多大代价。甚至象厄拉托斯忒涅斯②这样一位"博学之士"比亚里斯多德还差得很远。

雅典依然是哲学家荟萃中心。但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学事业已渐被吸引到可以获得高薪和宁静生活的去处，即使在这伟大的时期，诗人荟集在塞拉库萨的亥厄洛和帕拉的阿喀劳斯的宫廷中。雅典比这些地方来说，真正的优越性体现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作者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亲密感情与共同文化交流等方面；而且在第五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内，雅典也许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平静的安居乐业之处，到了第四世纪，情况就不同了。更安全的是在训练有素的军队层层密布之下的大君主的首

---

① Diadochi，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六位马其顿将领，亚历山大死后将帝国分割，各据一方。

② 厄拉托斯忒涅斯（Eratosthenes，公元前 275—195），亚历山大理亚学派中著名数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著有不少诗歌、哲学、历史及文学批评作品，被誉为多面手，继芝诺多图斯之后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

府。帕里是如此，安提俄克也是如此；高芦人被驱逐出境以后的珀伽穆斯也是如此；尤其在亚历山大，更是国泰民安，一派升平气象。至于富有同情性的公众，则已到处绝迹。一个作家应具有文化修养，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已异乎寻常的高。出版的书籍，愈来愈为博览群书者阅读，但对那些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些书不大容易被他们理解。公元前第三世纪的诗人——不仅如此，就是很久以前如安提玛科斯这样的人，也是如此——指望象他们那样的人都能欣赏他们的作品，这些人都有足够的余暇和丰富的学识，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他们的思想方法。

喜剧，作为纯文学的一种形式，对自己的诞生地是矢忠勿渝的。雅典人固有的机敏的才智、言论自由和戏剧精神，简直无法移植。在纯文学领域里，中喜剧和新喜剧很可能代表他们时代的最自然最有创造性的作品。这两个时期之间很难划分。中喜剧断定年代，约从公元前四〇〇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亚历山大之死时为止①。在此期间，人们特别喜爱谐模诗文、诗人的冷嘲热讽和神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新喜剧取材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一切的题材上。情节结构很完整，往往颇有说服力。亚历山大的六位将领统治期间，是个充满着冒险和阴谋诡计的时期，现实生活给舞台提供不少形形式式的人物，如走运的士兵、拐走的少女、成功的冒险家，命运惊人的变化，以及食客和艺妓等等。措辞也颇具现实意味。这是一种基于生活与生活紧密连

① 根据勃兰斯帖特(Breasted)的《古代世界史》，马其顿王腓力死于公元前338年，而亚历山大大帝则死于公元前323年。《牛津版古典文学参考指南》中也指出亚历山大大帝系于公元前323年死于巴比伦。这里可能是原作者的笔误。

结在一起的语言，跟当时悲歌史诗矫揉造作的美大相径庭。这种语言旨在达到“文雅和纯洁”以及妙趣横生的效果，但不刻意琢磨。中喜剧家安提芬尼斯①和阿勒克西斯每人都写了二百多部喜剧；米南德和菲勒蒙两人共写了两百多部剧本。对于新喜剧，众说纷纭，都认为其道德风尚不高，总的说来，这是不公允的。这些诗人一般的同情心都相当健康，不过他们不爱唱高调，也许他们见不到生活最崇高方面的激动人心的能唤起想象力的价值。米南德是伊壁鸠鲁的密友，他以“崇尚行乐”之说耸人听闻。把一个人的才能和精力全部花在中喜剧中描写吃喝玩乐方面，往往被人认为是时代粗俗的象征。但宴乐是喜剧中的一个传统节目，一部喜剧如其没有喜剧性怎么能行呢？我们的依据也往往使人误解，因为这种证据主要来自雅典奈乌斯的《会饮哲学家》一书②，此书专从古籍中搜集有关宴乐题材的语录和掌故轶事。我们首先要记住，中喜剧始于饥荒年代，当时的文学都反映了半饥饿的人们，怎样对自己想象中的宴会垂涎不已。挨饿者遭受痛苦之深，不下于在大嚼一道道鱼肉和小菜后感到酒醉饭饱之乐。

新喜剧中一个显著的主题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充满着惊险的爱情故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爱情故事，可以在纷乱

---

① 安提芬尼斯（Antiphanes，约公元前404—330），中喜剧作家，据说他写过二百六十或甚至达三百六十五出喜剧。在喜剧竞赛中，他获得十三次胜利。他的现存断篇约有二百多篇。他与狄摩西尼、柏拉图、伊索克拉特等为同时代人。

② 雅典奈乌斯（Anthenaeus，200），希腊作家，著有《会饮哲学家》（Banquet-Philosophers）一书（原名Deipnosophistai，可译作“在宴会上的诡辩家”或“美食家”），共十五卷，是一部记录参加会饮的二十三位学者有关饮食及其它题材的谈话录。

的环境中，和受损害的人物中找到。在讽刺作品中，女主角往往是个“艺妓”；在更多的作品中，她从“老鸨”和其合伙者魔掌中解救出来。在少数作品里，仿佛她总有一段不幸的“经历”，值得令人“同情”。还有一两部剧本，如狄菲路斯①的《阿马斯特里斯》，其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有德行的，或至少是一位可尊敬的公主，而剧本本身实际上是一出历史剧。的确，剧中感伤成分往往大大地超过喜剧性。

菲勒蒙最后到亚历山大，当时马孔也住在那里；但他们是例外。米南德自己一直留在雅典。我们对这一人物的概念，从他那个著名塑像，从诡辩家阿尔喀佛戎②（约200）假他之名所写的书信中所获得的，跟我们从他自己所写的众多然而毫无价值的断篇中所获得的一样多。这些书信写得都很独具匠心，读者不由得喜爱这位教养有素、具有批判眼光的平易近人的学者；除了爱好文学、爱好宁静致远无牵无挂的生活外，他对任何其它东西都不感兴趣，他决不为俸禄而到亚历山大宫廷中去过日子，也绝不会象菲勒蒙那样为获得很多奖金而给公众写作。

喜剧里渗透着对惊险故事的兴趣，也促成当时的悲歌和史诗发展到最高成就阶段。希腊晚期的悲歌，不但特别哀艳动人，而且产生巨大的文艺影响。卡利马科斯③、欧福里翁④、菲勒塔斯⑤等都是使罗马悲歌长期延续下去的主要鼓舞者。

菲勒塔斯是狄摩西尼的同时代人，年龄较轻，说得上是亚历

---

① 西诺珀的狄菲路斯（Dephilus of Sinope），公元前四世纪后叶人，新喜剧家，著有新喜剧一百出，是米南德的同时代人。

② 阿尔喀佛戎（Alkiphron）所写书信描述公元前第四世纪雅典人生活。

山大第一个典型的悲歌诗人，他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学者，身体消瘦，弱不禁风，“如果他不穿重鞋底的靴子，也许会被一阵风吹走。”他是荷马史诗评论家，托勒密二世和忒俄喀里图斯的师傅。作为一个专写爱情悲歌的诗人，他以自己情人比提斯之名称这些悲歌，同时他也写牧歌，牧歌的主题都是有关奥德修斯和波吕莱利的故事。菲勒塔斯和阿斯克勒庇阿得斯⑥两人是当时仅有的诗人，被忒俄喀里图斯坦率地认为是他的先辈，他们优美的爱情诗，均合适地选入希腊名诗选集中。菲勒塔斯的一位友人赫墨西安那克斯⑦遗留下来一份长篇断片，上面写的是一连串古时

---

③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公元前310—240)，博学多才的文法家和语文学者，著述颇多，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勤于编纂书目提要，所编《图书目录表》，将书籍分成八类，如“戏剧”、“诗歌”、“法律”、“历史”等等。作为一个诗人，卡利马科斯写了不少诗体繁多的诗歌。他用六韵步及悲歌形式写了若干致宙斯、阿波罗等的颂歌，留传迄今。他的诗体通称为亚历山大诗体。

④ 欧福里翁(Euphorion，公元前276—187)，安蒂俄枯斯大帝 (Antiochus the Great)的图书馆馆长。从公元前224—187年，曾写过许多神话史诗，为后来罗马诗人普洛帕耳提乌斯(Propertius)，奥维德(Ovid)所摹仿。

⑤ 菲勒塔斯(Philêtas，约公元前340—285)，最早的爱情悲歌诗人。埃及王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召其去亚历山大做他儿子的师傅。他也是文法家，写过几篇学术论文，现只存若干断篇。雅典奈乌斯说菲勒塔斯弱不禁风，为了防止大风把他吹倒，他用铅球塞在鞋底，保持自己身体平衡。

⑥ 阿斯克勒庇阿得斯(Asclepides ，公元前290年)，希腊著名讽刺短诗诗人，与菲勒塔斯是同时代人，他的十八首抒情诗编入《名诗选集》(the Palatine Anthology)内，他的诗作以优美锤炼见称，在用韵方面，他独具一格，后来被称为“阿斯克勒庇阿得斯”格律 (Ascelepiadean metre)，为贺拉斯采用。

⑦ 科罗丰的赫墨西安那克斯 (Hermesianax of Colophon)，菲勒塔斯的弟子，摹仿他的诗作。

情人的名字，这一张名单具有一定的引人共鸣的朦胧的魅力，致使一些雅典奈乌斯的读者吃了一惊。卡利马科斯是图书馆馆长、考古学家、批评家和诗人。在柏拉图与西塞罗之间，他也许是在文学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明白他的时代需要什么，他的时代能够完成什么，而且把这一切表达出来。伟大的文艺创造时期已经过去了，再想创作一些象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那样的作品也已不可能了；这些过去伟大的作家都适应他们时代的需要，我们也应该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万不可在他们熟悉的领域里跟他们争高低，否则会使自己成为笑柄。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有写出一些质朴的短诗，每一行用笔凝练，达到完美境地。卡利马科斯的真正遗著令人大失所望，只有几首优美的讽刺短诗和《帕拉斯沐浴》悲歌除外。至于其余的作品，因其中有一些插科打诨或冷漠孤高的东西，有一些明显的哗众取宠的东西，致使这位伟大批评家的诗意大为逊色。总的说来，后代会更加爱好一位没有成功的叛逆者——阿波罗尼乌斯①，因为是他拒绝接受卡利马科斯的否定意见。

阿波罗尼乌斯试图用旧式文体写一部史诗，篇幅冗长，气势相当澎湃，结构异常简单，语言则不够简练。他喜欢的就是这一类的诗，自己也打算这样写。《阿尔哥诺提卡》在亚历山大理亚

① 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Rhodes，约公元前295—215)，生于亚历山大城，但自称罗得岛人，因为他与卡利马科斯争吵后移居罗得岛。卡利马科斯认为写作长篇史诗的时代已过去了，诗人如果再想摹仿荷马，写出一些史诗，那是无益的。阿波罗尼乌斯不以为然，极力反对这一主张，他写了不少诗，其中最著名的史诗是《阿尔哥诺提卡》(Argonautica)，这是一部以雅宋(Jason)和阿尔哥诺兹故事为主题的史诗，共四卷。

遭到失败，阿波罗尼乌斯悄然离去，到了罗得岛，在那里他从事这部史诗的重写工作。在他一生中，只有少数人赞赏他，当时卡利马科斯的作品风靡一时，人们对他的简练明快的文风众口交赞。甚至卡图路斯和普洛帕耳提乌斯都是卡利马科斯派诗人。维吉尔以阿波罗尼乌斯精神写了一部震撼世界的诗①，无论在诗的结构或语言上，都是逐行效法阿波罗尼乌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维吉尔由"感召"而为祖国写出一部民族史诗；可是谁也没有号召阿波罗尼乌斯去歌颂阿尔哥诺兹；这部史诗本身激起维吉尔莫大的兴趣。但是《阿尔哥诺提卡》中的美狄亚和雅宋，较之它的摹本《伊尼特》中的狄多和伊尼阿斯更饶有兴味，更为自然。会巫术的少女②，以其狂情奇异地压制迦太基工业王国的王后③和创业者；形成雅宋基本部分的两种性质——使他成为背信之人的怯懦，和使他与美狄亚形成显明对照的雍容优雅——，似乎跟罗马祖先④的气质不一致。也许有两节诗可以选来说明亚历山大诗歌的特色。一节是卡利马科斯的抗议⑤："阿述里河一泻千里；滚滚浪涛，挟走了大量泥沙和浮木，倾注入海。阿波罗的蜜蜂到处觅不到水源：圣泉中流出一小滴露珠，鲜花怒放争奇斗艳。"

另一节是美狄亚回答雅宋的一段话，雅宋向她父亲厄埃德斯恳求发发慈悲，应允他和美狄亚缔结婚约，犹如以前的忒修斯向弥

---

① 这里指的是罗马伟大诗人维吉尔的《伊尼特》(Virgil's Aeneid)。全诗共十二卷。

② "巫术少女"指的是《阿尔哥诺提卡》中的美狄亚(Medea)。

③ "王后"系指迦太基(Carthage)王后狄多(Dido)。

④ "罗马祖先"系指伊尼阿斯(AEneas)，他到意大利后与国王拉丁努(Latinus)的公主结婚，他们的后代是罗马创立者。

⑤ 见卡利马科斯：《阿波罗颂歌》107页。——原注

诺斯祈求与阿里厄特尼订婚一样：——

“莫谈忧伤，休说海誓山盟。它们都不在此。
厄埃德斯既无守约的义务，又无所畏惧，
也不象以前的弥诺斯一样跟人亦步亦趋；
我也不是个有一片柔情的希腊公主。
——只有一件事，当你得救而自由时，
不要忘掉美狄亚，我也会永远想念你，
不管受到多么大的阻碍。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阵阵声音
也许是我记不得哪一天飞来野禽的鸣声，
也许是呼啸的风暴
可不要把我一蹴踢开
把我高高抬起，穿过无垠的苍穹
面对你的伪善，高声说：
‘我拯救了你。’是啊，一天天地过去了，
转瞬间我会站在你大厅的炉边。”

当然，阿波罗尼乌斯深受他的时代恶习的影响，他有冗长如画卷的描写，大量令人生厌的摹拟荷马的语言，若干描绘阿佛洛狄忒梳妆和厄洛斯射箭用器的章节，很象出于奥维德或考利①之手。但他有真正的独创精神，个人观察能力和感情力量深厚。只要读一读他在叙述东方童养媳故事中所用的明喻——

① 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十七世纪英国诗人，著有史诗式的传奇若干篇，以《诗的花朵》(Poetical Blossoms)选集出版(1633)。

有关这位童养媳的丈夫被人杀害之后的故事，这位绒绣女在日出前孜孜不倦地伏案刺绣，借炉火的光线一针针地做活；再看一看起伏在美狄亚心头的纷扰，宛如反映在混水上的浮光，摇曳不定；再看一看大地的孩子们在夕阳光辉中进行奇异的收割——凡此种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希腊的万千气象，过去都没有用语言表达过，而在阿波罗尼乌斯作品里，却得到充分的反映。至于在描写崇高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恋爱方面，在忒俄喀里图斯时代中，他是首屈一指，无与匹敌的。

在希腊所有的诗人中，忒俄喀里图斯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青年学生都喜爱他，而不喜爱荷马；大多数人在初读他的作品时，不禁有欣然惊奇之感，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在他自己心爱的质朴的王国里，他主宰着一切。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在田园诗里任何优美的章篇，无不出自忒俄喀里图斯之手。他的第一首田园诗《达佛尼斯挽歌》脍炙人口，流传最广，享有盛誉的摹拟之作为数之多，超过现存的与其同样篇幅的任何诗篇——从比翁的《安多尼斯》，莫斯科斯的《比翁》，维吉尔的《达佛尼斯》直至我们的《吕西达斯》、《阿多尼斯》和《提耳西斯》。

怀旧情绪，对过去的留恋，充塞着亚历山大理亚的诗歌，虽然在科学作品中不多见。这种怀念过去的情绪在忒俄喀里图斯作品中尤为显著。他的不少诗也涉及当代主题，甚至也有一些向往未来的诗，反映诗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恩主身上。但是在他笔下，现实是丑恶的，未来是不真实的。忒俄喀里图斯所描绘的世界，美就美在对于昔日农村生活的刻划。值得注意的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西西里的农民，已日益沦为罗马帝国的农奴，“在所有无产阶级中最最穷困的人”。然而，很久以后，在威瑞

斯①的铁蹄下，他们仍以欢乐和善歌见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在忒俄喀里图斯诗歌中遇到的乡间行吟诗人，确非虚构人物。这种诗体曾在斯忒斯科的古西西里诗歌中首次出现，西西里村民，如同普罗旺斯人、罗马尼亚人、苏格兰高地人一样，仿佛把歌唱作为人生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忒俄喀里图斯作品中，诗的风格和基调相当统一，人们往往忽略他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我们称他的诗为田园诗，认为这些诗都是描绘田园生活的短诗。但是希腊文 εἰδύλλιον 一字只是 εἶδος 一字的小语（意指“形式”或“风格”），我们采用这一名词之初，缘由田园诗开头有音乐指示的惯例，如“放牛人风格”或“牧羊人风格”，或任何需要的风格。严格说来，忒俄喀里图斯的三十二首田园诗，留下来的只有十首，这些诗全都是有关田园生活的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描写；六首史诗，两首是应时之作，两首是给恩主所写的表达感恩之情的作品；此外六首爱情诗，四首是对于日常生活所作实际研究之作。这些诗中最著名的是《阿冬尼阿组赛》（XIV），这是一首拟曲，描写塞拉库萨两个中产阶级妇人——高尔哥和普拉克塞诺亚在亚历山大理亚不寻常的经历，她们参与了当时托勒密二世为庆祝阿多尼斯举行的大宴会。这部拟曲有时在巴黎上演，在其富有幽默感的而几乎令人不愉快的真实风俗画中，自有一些真正的美。在这首拟曲之前还有一首拟曲，略述迫使青年应募为外国人服役这类事情，那就没有多大美感可言了。但是它可能有更深刻、更真实的意义，我们必需再加上一句说，可能有经过更加精心思考过的庸俗之气。第

① 威瑞斯（Caius Verres，公元前120—43），曾任西西里总督（公元前73—71），以残暴贪婪闻名。

二首田园诗叙述西迈塔的情场失意，以及她的令人心碎的巫术，很难归类。全诗写得哀艳动人，妙趣横生，令人难以忘怀。这首诗写得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人生奥秘，不同其它一般浮光掠影的拟曲。尽管其中尚有不少有意模拟之处，它在文学上仍然是一部无可匹敌的杰作。还有三首似乎都是表达诗人个人感情的诗，这些诗是写给他的主子的，也许以其严肃温和的理想主义，全都反映了他的那种特殊感情达到登峰超极的地步。其中有一首（田园诗 xxix）表达了有关爱情或深厚友情在生活中地位的反复出现的感想：

> "孤巢筑枝头，
> 猛兽不能近。"

这类心声跟给希厄洛和托勒密的呼吁一样出色。还有一些篇幅不大的史诗，使人在形式上想起扩写过的《伊俄亚》，这些诗在平铺直叙中也不乏一些精美动人和清新活泼的东西。两首即兴之作，一首是描写正值摘果子的日子，在科斯乡间漫步的诗，另一首是描述赠给诗人的友人尼基厄斯妻子的一根卷线杆的诗，两诗不仅本身是瑰丽精品，而且给后世留下一种可爱品格的余馨。

另外两位田园诗人比翁与莫斯科斯，是公认的忒俄喀里图斯的摹仿者。比翁与忒俄喀里图斯是同时代人，年纪较轻，他所作的《阿多尼斯挽歌》，可能是为了在《阿多尼阿组赛》中提到的特殊节日而写的。这首挽歌是一篇富丽堂皇的作品，文采绚丽，纯属幻想，单调，在热情的和放浪的形象化的描述方面，几乎是东方色彩的，文很对题，虽然字里行间，确没有任何真挚的感情

流露出来；但其感染力很强，令人为之神往，据说高尔哥和普拉克西忒等人，读后竟泫然泪下。莫斯科斯自称为比翁的学生，据说他是阿里斯塔科斯①的朋友，虽然他的文体表明他是属于晚期作家的文体。他的文体跟白银时期的罗马文体同样华丽，同样富有短小隽永的辞句，很有点《格拉杜斯》②的味道，并暗示着踌躇满志的气概——“比翁是多里斯的俄耳甫斯”，荷马“是卡里俄帕③的逗人喜爱的喉舌”。但是他拙劣的风格，不能掩盖其天赋的才华。在无数希腊田园诗摹拟作品中，在现代欧洲人耳际余音缭绕的这些田园诗中，极大部分都来自莫斯科斯的《哀比翁》一诗。例如马修·阿诺德的梦想

> “一见普洛塞尔品④美丽的头部，欢欣雀跃，
> 在她冠饰华发中
> 佩着西西里绽开的鲜花；
> 象俄耳甫斯一样，他的友人为逝者吹奏长笛。”

除了爱情主题外，亚历山大原始叙事诗和悲歌的另一特色是，对学问探讨方面的兴趣。当时出现了无数属于考古学方面的探源索流的诗。里埃努斯⑤所作《墨森尼亚战争》史诗，从阿

---

① 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215—143），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和学者。

② 《格拉杜斯》（gradus），一部专供写拉丁或希腊诗用的诗韵辞书。

③ 卡里俄帕（Calliopa），司雄辩及史诗的女神。

④ 普洛塞尔品（Proserpine），罗马神话中的地狱女王，普拉吐(pluto)之妻。

⑤ 里埃努斯（Rhiânus of Crete），公元前三世纪下半期希腊语言学家和诗人，曾写许多史诗，其中最有名的是《墨森尼亚战争》（Messenian War）。第一次墨森尼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八世纪，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七世纪。

里斯托墨涅斯①身上塑造出华莱斯②一类人物。卡利马科斯著《起源》挽歌四卷及古代史诗《赫卡尔》一部，集中叙述忒修斯与马拉松的雄牛故事，但离题之处不少。他还写了更多的哲理诗。索利人阿拉图斯③写过《天象》或称《天空所见的东西》一诗，附有气象预兆记；尼坎得④写了不少有关自然历史、毒害与解毒药，以及不同城市的兴起和传说故事的诗作。两位诗人均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我们的时代崇尚纯真的科学，而不是搀着一些"想当然"杂质的科学。在古代阿拉图斯的影响异乎寻常之大，声誉如此之盛，其原因似乎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竟然能把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情感归为已有，打个譬喻说，竟把它作为自己私人的财产一样。此后几百年来，几乎一切有文化的人，在久久凝视星辰之时，无不低吟《天象》中的诗句。在整个托勒密王朝时代中，厄拉托斯忒涅斯⑤是一位最伟大的学者。他以散文形式写他的地理书、编年史以及有关旧喜剧的论述。他的一首有关赫西俄德之死及复仇的小型原始叙事诗，和悲歌《厄里工》

---

① 阿里斯托墨涅斯(Aristomenes)，第二次墨森尼亚战争时反抗斯巴达的墨森尼亚英雄。

② 公元十三世纪末期，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征服苏格兰。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斯(William Wallace)起而反抗。1305年战败被俘，囚至伦敦，以叛逆罪论处。

③ 阿拉图斯(Aratus of Soli，约公元前315—240)，忒俄喀里图斯、卡利马科斯、埃托里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etolia)的朋友。他的大量著作种类繁多。西塞罗曾把他的《天象》译成拉丁文。

④ 尼坎得(Nicander)，公元前二世纪教谕诗人，在他许多著作中仅存的有Theriaca和Alexipharmaca两篇诗，均用六音步写出，主要谈到毒蛇一类咬伤人畜的毒害，以及用解毒药治疗方法等。由于他的作品颇有科学价值，他被誉为继阿拉图斯之后亚历山大最伟大的教谕诗人之一。

⑤ 厄拉托斯忒涅斯(Eratosthenes，公元前275—195)，希腊著名数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兼诗人，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之职。

(Erigonê)，都是传说中的故事，我们把这些题材称为“有诗意的”。

在散文创作方面，学术研究已蔚然成风。亚历山大的进军，给希腊科学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海军上将尼亚尔科斯和波勒蒙①、毕忒阿斯②等人远航异国，完全改变了古代地理概念。分别以斯库姆努斯和斯库拉克斯署名问世的两部主要地理手册：一本是《周游世界记》，另一本是《周游沿海地区记》，③传诵一时。厄拉托斯忒涅斯和希帕科斯④等人，用科学体制研究地理，包括经纬度计算体系的发明，及三角的引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均系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所发扬光大的，其中包括托勒密一世时期的欧几里得⑤和阿基米德⑥（卒于公元前212年）。机械学——大都用木制的机器，通常靠水或引力产生动力；有些地方则利用蒸汽取得动力——一般用于军事方面或日常生活

---

① 波勒蒙（Polemon）于公元前三世纪上半期到处旅行，写了若干可作旅行指南一类的书。最著名的是《雅典的卫城》（On the Acropolis of Athens），《从雅典到埃莱夫西斯的圣路》（On the Sacred Road from Athens to Eleasis），及《德尔福的财宝》（Treasures at Delphi）。

② 毕忒阿斯（Pytheas），航海家，曾沿大西洋海岸航行，从直布罗陀海峡到不列颠岛。著有《海洋》（On the Ocean）一书。

③ 《周游沿海地区记》是尼亚尔科斯（Nearchus）所著，他下印度洋，沿印度洋海岸航行到幼发拉底河河口。

④ 希帕科斯（Hipparchus，公元前160—125），希腊杰出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运用复杂的数学计算和精密观察，断定太阳、月亮及地球的体积、距离和运动，为太阳中心系学说奠定基础，后哥白尼体系，即根据于此。

⑤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三世纪人，第一个给几何学以严格说明的数学家，直到现在，他所证实的定理仍为几何学的基础。

⑥ 阿基米德（Archimêdes，公元前287—212），数学家，在几何学发展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第一个把数学应用于各种军事机械（如攻城器、投射石弹和箭等）的制造而闻名，为机械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方面，获得了蓬勃发展。在赫洛①现存作品中，有一段颇为引人入胜的记载，描述活动木偶机器的运用方法，这种机器只要在开始时做好布置，就会自动表演四场悲剧，其中还有船只失事和熊熊大火等场面。

学术也用于文学方面了。亚历山大城里有两座图书馆，第一所图书馆靠近博物馆和王宫，第二座图书馆与塞拉庇斯庙②相近，历史悠久，地位重要。这两所图书馆均系托勒密一世得到法勒隆的得墨特里乌斯之助而筹建的。实际上由托勒密二世(菲拉达尔福)一手完成，此后几百年来，这里成了文化中心。芝诺多图斯、卡利马科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是最早的五位图书馆馆长，公共事业机构中竟有这样一系列的文坛泰斗充当馆长，简直是少有的！图书馆的首要工作是搜罗和保存各类图书；凡到亚历山大的船只，均要受到检查，为了获得图书，不惜出资收购或用阴谋诡计得到手。第二项工作是编写《分类目录》——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卡利马科斯承担，他编了一百二十卷；接下来的工作是把真正的作品与伪造的作品分别开来，并对晦涩难懂的不大闻名于世的作者加以说明。当时不少其它王国也纷纷建立图书馆，佩尔加墨斯的阿塔利兹(Attalids at pergamus)最为著名。佩尔加墨斯是比亚历山大更大的艺术中心，但在文学方面则远不及亚历山大。它开办得太迟，大多数图书珍本早被亚历山大捷足先登，囊括一空。佩尔加墨斯没有纸草。纸草只生长在埃及，托勒密王朝禁止纸草出口；因此佩

① 赫洛(Hêor)，亚历山大的工程师，制作一座自动木偶剧场。在这一剧场里，一切表演均是自动。登台表演的木偶自动出场，甚至火焰也会自生自灭。

② 塞拉庇斯庙(the temple of Serâpis)，塞拉庇斯是古埃及的下界之神。

尔加墨斯只好用昂贵的材料制纸，这种纸叫做“羊皮纸”。在批评方面，佩尔加墨斯是与斯多噶派沆瀣一气的；它对其古代作家的评价，往往凭空想来阐明他们的精神，而不涉及他们的文字，并竭力反对阿里斯塔科斯的权威和对精确知识的崇拜。

学术研究的精神，首先反映在修史方面。修西的底斯死后不久，色诺芬尚在世，希腊名医克忒西阿斯，曾任波斯王阿塔克塞斯御医，著有《波斯和印度史》和《周航记》两书，目的在订正希罗多德的谬误，并可能借以把原有内容加以增改。但是，更重要的是，与其说他是历史家，毋宁说他是个传奇故事创始人。西西里大将菲力斯图斯在流放期间，写了一部当代史，他以修西的底斯为典范进行写作，但据说他左右逢承狄俄倪索斯二世，①以期官复原职。公元前三五七年狄翁作乱时他被杀。

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历史家的共同特色，在于他们都不是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人，他们都是专业学者。当时伊索克拉特的两个学生在史学方面名列前茅，基弥的厄福儒斯写过一部通史，以多里斯人大迁徙为题材，年代是从大迁徙一开始起，直到公元前三四〇年为止。他是个搜集工作者、批评家，而不是个研究工作者。他任意选用先前作家的材料，有时甚至是口传的东西，但否认早期历史是神话，并通过比较把它们的出处加以改正。由于他是伊索克拉特派，他特别重视文体风格和道德教诲。波吕比乌斯认为他对战争的叙述“简直可笑之至”，但

① 狄俄倪索斯一世死后，最高政权争夺者之间明争暗斗甚烈，最后爆发战争。长子狄俄倪索斯二世，妹夫狄翁(Dion)，以及其他几个指挥官之间，燃起内哄之火。

是波吕比乌斯在谈到所有民法作家时，也作同样的论断。厄福儒斯大部分著述，或多或少地被改录在狄俄多儒斯·西枯路斯①现存的历史书中。

另外一个伊索克拉特派的历史家忒俄波姆浦斯（生于公元前380年），更引人感到兴趣。他诞生于喀俄斯岛，怀有岛民仇视雅典帝国的成见，再加上别的一些情况，他对军人僭主更抱偏见。他的两大部著作是：《希腊史》共十二卷，《腓力传》共五十八卷。如同别的爱夸夸其谈者一样，他喜欢宣传静默与简朴。他可能是个公认的犬儒学派信徒，无论怎么说，他是个愤世嫉俗者，他认为希腊的一切邪恶，都由“三个巨头”——雅典、斯巴达、忒拜——造成的，同时他又认为，国王、政客、所谓“人民的领袖”，无非都是社会的渣滓。人们盛赞他有察隐知微的本领，特别是对一些在外交的幌子下搞的阴谋诡计更能洞若观火，他的文体尤为人所赞赏。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书曾引用他的一段描述大王进入埃及的文章，文章写到队伍开端时帐幕战车富丽堂皇，声势浩大，而在结尾时则是大捆大捆的制鞋皮革和咸肉。评论家指摘他在这里用的是“突降法”②，但这段文字读来有如故意讽刺的突降法。波吕比乌斯对他的一些军事叙述文章，颇不以为然，尤其是把那些长篇演说，作为出之于作战的将领之口的写法，是难以容忍的。

西西里的提迈乌斯是具有同样旨趣的历史家。他是个纯学者，不谙战争真相，著有《西西里史》三十八卷。他不但对国王、

---

① 狄俄多儒斯·西枯路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80—29），希腊历史家，著有《史籍考》四十卷，从神话时代开始一直写到凯撒大帝远征高尔为止。

② “突降法”，一种修辞法，在文中由庄重而突转为平庸。

外交官，而且对其他历史家，都有严肃的看法，他的突出的优点是，全面彻底地掌握原始资料，包括题铭、石碑，甚至迦太基和腓尼基的档案。波吕比乌斯认为他年代学正确无误，值得称道。

这里，我们暂时把一些特殊的史书——如斐罗科儒斯①的《阿提刻编年史》，杜里斯②的《萨摩斯编年史》——放在一边，转过头来看一看希罗多德的旧的理性主义，怎样在欧赫墨儒斯③和他的后继者帕莱法图斯的带有历史性质的著述中得以复兴。他们根据一条原则把神话和宗教归纳为普通常识，这条原则认为，所谓神原来都是凡人，死后由于迷信，或由于人们对他们的感恩，而把他们崇奉为神。欧赫墨儒斯在克利特岛发现了他认为的一座有题铭的坟墓"宙斯——克戎诺斯之子"，感到万分得意。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当时国际主义精神，在巴比伦的贝尔祭司柏洛修斯④和在亚历山大塞拉庇斯的曼涅托⑤两人所写的史书中开花结果，这种国际精神产生了《旧约》希腊文译本⑥和菲罗⑦

① 斐罗科儒斯(philochorus，公元前三、四世纪间)，最著名的阿提刻编年史作者。所著《阿提刻编年史》(Atthis)，原系一套阿提刻早期大事记的编年史，最早的若干部年史是由赫拉尼枯斯于公元前第五世纪撰述；斐罗科罗斯所著的年史最为著名。这些编年史现存的只有若干断片。

② 杜里斯(Dûris)，公元前三世纪人，历史家，著有《萨摩斯编年史》(Samian Chronicle)及《通史》一部。

③ 欧赫墨儒斯(Euhème us)，传奇小说作家，著有 Hie a Anagraphe 一书，提出一个理论：古代神话中的神，均源于人世帝王英雄人物。他的学说被称为"欧赫墨学说"(Euhemerism)，由恩尼乌斯(Ennius)传给罗马人。

④ 柏洛修斯(Bêrôsus)，公元前三世纪人，巴比伦历史家，著有《巴比伦史》。

⑤ 曼涅托(Manetho，约公元前250年)，受托勒密二世之命著《埃及史》。

⑥ 《旧约》希腊文译本，相传系七十人或七十二人于七十二天内译成。

⑦ 菲罗(Philo，公元前20年)，犹太籍哲学家，著述颇多，在文风上摹仿柏拉图。

的作品。

毫无疑问，希腊晚期最伟大的历史家是墨伽罗波利斯的波吕比乌斯(约公元前205—123)，他的父亲莱库塔斯是亚该亚将军，这位历史家的开头四十年的生涯，都从事亚该亚同盟军事与外交工作，特别是亚该亚同盟抗罗马战争时期。公元前一六六年，他被送到罗马作为人质，在那里他被拘留十六年，成了西庇俄的密友。他曾随小阿菲里卡努斯多次远征，目击努曼提阿及迦太基的沦亡①。晚年他成为希腊和罗马之间主要调解人，博得双方信任，并卓有成效地把古老亚该亚骑士的爱国热情，与敬仰罗马的彻底的无私精神结合在一起。②他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二六四年，即提迈乌斯历史终结之时，最初两卷写到他自己的时代为止，然后再扩写到全世界的历史，逐步叙述罗马帝国之兴起，至迦太基沦亡以及希腊最终丧失独立自主之时为止。③作为一个哲理历史家、探究原因与原则、自然现象与地理条件、关税与货价、特别是国家政制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连修西的底斯都不能与之匹敌。现代哲学家的思维慎密、眼界开阔，与古代历史家的丰富的

---

① 公元前202年，撒马一战，西庇俄(Scipio)击败罕尼巴尔(Hannibal)，迦太基被迫订城下盟。公元前201年，西庇俄获得了"西庇俄·阿菲里卡努斯"的绰号。

② 波吕比乌斯(Polybius)，曾在亚该亚同盟军中充任骑兵司令官。

③ 波吕比乌斯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64年，即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的第一年。

提迈乌斯(Timaeus)著《西西里史》(A History of sicily)及《皮拉士史记》(A History of Pyrrhus)(皮拉士，公元前318—272，古希腊厄庇儒斯Epirus国王)。《西西里史》起自上古，终于公元前289年塞拉库萨僭主阿伽托克里斯(Agathocles)之死。《皮拉士史记》续写下去，直至公元前272年为止。因之说"波吕比乌斯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64年，即提迈乌斯历史终结之时"，公元前146年罗马大军毁迦太基，同年攻克科林斯，付之一炬，希腊从此灭亡。

实际经验，在他身上集其大成。所著史书只有首五卷流传至今，毫无阙损，其余十三卷，现只存摘要。至于波吕比乌斯的文体，狄俄倪索斯把他归入“没有人能期望达到的那样尽善尽美地步的”作家之列。在当时专业的阿提刻文体家眼光里，这是很自然的，但对他用当时流行的普通希腊语写作不能苟同。奇怪的是，现代学者，尤其在密切浏览以阿提刻文体写书的史家和波吕比乌斯的史书时，都会对这位修辞家所提出的异议起共鸣，他是那样猛烈反对这位事务家的强劲有力、生气勃勃的演说的。波吕比乌斯不象修西的底斯那样，给人以富有个人才气的印象，但他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精确无误的、深思熟虑的，而且是精明强干的。毫无疑问，他也不免有一二偏见——比如，他反对克勒俄墨尼斯①，反对埃托利亚人。但是他对笔下的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志向，都了如指掌！他笔下的阿拉图斯②和西庇俄，是最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笔下的罕尼巴尔，不象利宇③所刻划的剧中反派角色，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闪米特人，为人正直，仁慈博爱。波吕比乌斯生性平易近人，但在批评别的历史家时则声色俱厉，毫不留情。除了他的学术成就之外，他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绚烂多采的才华，这一切能使一个矢志勿渝的爱国者正确对待国家的敌人，使一个败兵之将多考虑事实真相，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这跟塔喀图斯④的杰出而有偏见的天

① 克勒俄墨尼斯（Cleomenes），斯巴达国王。

② 阿拉图斯（Aratus，公元前271—213），亚该亚将领，同时是个著名作家，曾著《回忆录》一书，以广征博引见称。

③ 利宇（Livy，公元前59—17），罗马杰出历史家，著有《罗马史》，从罗马城奠基开始写到公元九年。这是一部卷帙浩瀚的巨著，在这部历史巨著中，他极力宣扬旧的共和主义的罗马。

④ 塔喀图斯（Tacitus，55—118），罗马帝政时代的历史家，著有《罗马编年史》和《日耳曼志》（Germania）。

才，以及伊索克拉特式的利宇的“纯文学”，多么大不相同！

二

罗马和拜占庭时期

罗马帝国的缔造，转移了欧洲的重心，一项不十分重要的、范围略见狭小的任务，落在希腊知识界肩上。希腊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雇佣教师。说实在的，在东方，亚历山大一手建立的伟大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独立存在，不受罗马的支配。而且在东方，希腊文学仍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和独特动力。但是，我们保存的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的文学遗产，主要包括罗马人所读的书；大概由于极大部分的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希腊人去培养它们，以致希腊人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忘却了别的一切。这时有创作才能的诗人已几乎绝迹，寓言作家巴布里乌斯并不是个诗人①，俄庇安的《钓鱼诗》也并不怎样引人入胜。只有感伤气味十分浓厚的悲歌——如今已压缩为八行的讽刺诗，倒颇盛极一时。伽达拉的墨勒阿革写得十分自然而优雅，他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搜集诗文很多，我们的《帕拉廷名诗选集》(Palatine Anthology)都根据他的搜集资料逐步编纂而成。他在多少有限的领域内是个真正的优秀的诗人。他的许多简短的爱情诗，非常艳丽，他的悼亡诗，尤为哀艳动人。即使在墨勒阿革的诗中，也不乏浓厚的时代气息。他的情感不强，他的兴趣不广，过于讲究。在他所有优美的辞藻和诗韵中，缺乏一些生气蓬勃的精神和机智横溢的特色，这些不足之处往往流露出他的异国情调。人们猜想他在伽达拉虽象在本乡本土一样，但希腊

① 巴布里乌斯(Babrius)，公元二世纪人，以诗体写寓言。

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在学校之外，他讲的是阿拉姆语①。他的一篇最杰出的作品也许是《名诗选集》的序言，描述隐喻式的"诗歌选粹"。

"把许多花儿带给安宇忒，
野菖蒲；许多给麦罗——白色的百合花；
给萨福的除了玫瑰，别无所有。"

西冬的安提帕泰差不多可以跟墨勒阿革并驾齐驱；克里那戈拉斯的作品优美可诵。事实上，象这一类作品不断问世，其中不少写得很美，也有不少搀杂讹误，令人不忍卒读。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五世纪的帕拉达斯、六世纪的阿伽提阿斯和保罗·西楞忒阿律时代。

在帝国时代，诗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韵律规则与真正读音之间不一致。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作的诗讲求韵律，讲求长短音节，因为这是根据他们说话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180），不但讲究长短音节的划分，而且还注意到阿提刻文句中单词的音高，以期达到和谐悦耳的要求，并从而创造重读规则，便于教授外国人正确发音。要领会这种"音高的重读"的正确音阶，确非易事，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即在古典文学时代，这并不影响诗，也不至于引起听觉的特别注意。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种"音高的重读"方式跟我们所谓的"重读"，——即"重读音调"，截然不同，但基督以后第四世纪诗人农努斯②在他的《狄俄涅西阿卡》里，骤然用起重读。他是

① 阿拉姆语（Aramaic），即北方闪族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

一位潘诺波利斯的埃及一希腊人，他在停声句读之处，把六步韵分为两部分，坚持在第二部分中，重读不应落在语尾前第三音节上面；而在第一部分中，他坚持在停声句读之前，重读应落在语尾第三音节上面。在他的时代中，“重读”必然成为“重读音调”；这位聪明的诗人企图兼事二主，象这样的一首诗

οὐρανὸν ὑψιμέδοντος
ἀιστῶσαι Διὸς ἕδρην

在韵律上是首很好的六音步诗，在重读方面与下面一诗相邻：

“A captain bold of Hálifax,
who lived in country quárters”
“哈立发克斯一位勇敢的名将，
住在乡村地区。”

这就是说，在重读方面，它很接近所谓“政治诗”，这些诗应以重音按节奏吟诵，在拜占庭时期是很正常的，甚至在第四世纪，也为一般人采用。先于农努斯的斯密那的昆图斯③，是一位史诗

---

② 农努斯(Nonnus)，公元四世纪人，著有史诗《狄俄涅西阿卡》(Dionysiaca)四十八卷，叙述酒神狄俄倪索斯印度旅行时的奇异故事。他采用严格的作诗规则，妨碍自由表达思想。因此他的诗极大部分都很单调，但无可否认，他在诗中强调重读音律一则，实开后代风气之先。

③ 斯密那的昆图斯(Quintus of Smyrna)，约公元四世纪诗人，著有《荷马续篇》，内容叙述《伊利昂纪》与《奥德修纪》两诗间隔期的故事，保存迄今，但作为考古文献。

诗人，在诗作中并不遵从这些重读规则。但科路图斯①、特律菲俄多儒斯②、穆赛乌斯③等人则均遵守重读规则。《狄俄涅西阿卡》在诗学上开了个新纪元。

奥古斯都时期开始，散文创作方面，有大量的历史、地理著述和诡辩派文学出现。狄俄多儒斯·西枯路斯④，哈利加纳苏的狄俄倪索斯，犹太人约塞孚斯⑤之后，有颓废派色诺芬，阿里安⑥；此外还有阿庇安⑦，狄翁·卡西乌斯⑧，及赫洛狄安⑨。阿里安著《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记》，犹如色诺芬写的《居鲁士远征记》一样。他专心致志于阐释厄庇特图斯，功力之深大大地超过了色诺芬之阐释苏格拉底。此外，他又有论策略和地理方面的

---

① 科路图斯(Coluthus)，埃及尼可波利斯人，著有《海伦的劫夺》史诗一篇，模仿农努斯文体。

② 特律菲俄多儒斯(Tryphiodorus)，著有《特洛伊洗劫记》一诗。

③ 穆赛乌斯(Musaeus)，公元五世纪人，著有诗体小说《赫洛和吕安德》(Hero and Leander)，只在形式上模仿农努斯。

④ 狄俄多儒斯·西枯路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96—21)，历时三十年写成《历史丛书》四十卷，起自远古时代，一直至恺撒大帝征服高卢为止。

⑤ 犹太人约塞孚斯(Josephus the Jew，34—94)，著有《犹太战争史》七卷、《犹太史》(Jewish Archaeology)二十卷。

⑥ 阿里安(A rian，95—175年)，厄庇忒图斯(Epictêtus)的弟子，曾模仿色诺芬，著有《亚历山大远征记》(the Anabasis of Alexander)十卷。此外又写《比提尼阿史》(A Histo y of Bithynia)、《帕提安战争史》(A History of Parthian war)，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史》(A History of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等史书。在地理方面，他著有《印度》、《黑海周航记》等，论文有《论策略》、《论狩猎》等。

⑦ 阿庇安(Appian，约95—175)，著有《罗马史》二十四卷。

⑧ 狄翁·卡西乌斯(Dion Cassius，约155—240)，历时二十二年写成《罗马史》八十卷。

⑨ 赫洛狄安(Herodian，165—255)，著有《马枯斯·奥瑞利乌斯之后的帝国史》(History of the Empire after Marcus Aurelius)。

著作。最主要的是普鲁塔克(46—120)所写的《名人传》和一些收在总称为《道德集》的论文集中若干颇饶趣味的论文。《名人传》这部不朽之作，也许是这位世界闻名作家的一部最广泛而最经久不衰地引人入胜的作品。他不是有科学性的历史家，他的评传的价值，完全决定于他偶然追随某些权威人士的立论。他有天赋的同情心,并有发现有趣事物的能力。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也许过于想说教,而自己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但在古代,他是最机敏、最可爱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可爱的人物之一。

在纯文学或诡辩文学创作中，还有不少名流。狄翁·克律索斯托穆斯①、赫洛得斯·阿提枯斯②和阿里斯提斯③等人,只不过是文体家,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以一种极似狄摩西尼或柏拉图的语言风格，写出相当出色的作品。哲人派学者更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他们这一派人禀资过人,作品的题材又极为丰富。哲人派学者一共有四人，第一位留下来的作品只是一篇有关涅洛和科林斯运河的对话;第二位留下来一部为人传诵的《提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传》,阿波罗尼乌斯是新毕达哥拉斯派圣徒和哲学家,他跟基督教的创始人一样短暂；此外还有一篇《论体育》的论文及若干情书。第三第四位哲学派学者只给我们留下一部别具一格的《绘画集记》，以精致细腻、富有诗情画意的散

---

① 狄翁·克律索斯托穆斯(Dion Chrysostomus，约40—112)，哲学家兼雄辩家。著有不少用希腊文写的政治、哲学和文学题材的论述。他的演说共八十篇,分三大类——诡辩演说,政治演说及道德演讲。

② 赫洛得斯·阿提枯斯(Herôdes Atticus),约公元二世纪人,当时有名的演说家,所有著作均已散失，荡然无存。

③ 伊立阿斯·阿里斯提斯(Aelius Aristedes,129—189)，公元二世纪有名的雄辩家,著有大量演说词、书信、及散文诗，讲究阿提刻风格。全部著作中只有五十五篇流传下来。

文，描述艺术作品。这些描绘都很精细，十分灵巧，如同文学作品一样，深为考古学者珍视，把它们作为对一些真正绘画所作的评价。图画的描述，是当时公认的一种诡辩派创作形式，特别在安同尼涅斯①统治下的“艺术复兴”时期，风靡一时，一直发展到隆顾斯②和阿喀琉斯·塔提乌斯③的时代。

我们必需把经常引证的雅典奈乌斯列入诡辩派一类。他是埃及瑙克拉忒斯人，于二世纪末著有《会饮哲学家》十五部。会饮客人全是马尔喀斯·奥理留时代的学者，全书是部学者的谈话集，是不同寻常的谈话，他们采用“质疑和评论”方式，以及研究文物的百科全书式的探求精神，讨论会饮中每一道菜和每一件宴会用品。探讨的是有关酒器、舞蹈、餐具、鳝鱼、哲学家的弱点，以及著名艺妓的戏谑的话等等，对这一切都妥加搜集并列表记要。不管雅典奈乌斯引用的原始资料是什么，他肯定是个博览群书的学者，而且有某种幽默感；此书虽然专论宴乐题目，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但确是一部可贵的工具书，足资研究古物之用。

公元二世纪最伟大的诡辩家是琉善。他和普鲁塔克是这时期最具有世界意义的与真正重要地位的作家，他们谈论一些非

---

① 安同尼涅斯(Antonines，96—192)皇家统治时期，指罗马安同尼涅斯皇家一统天下的时期，从纳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同尼涅斯·庇乌斯(Antonius Pious)，马尔喀斯·奥理留(Marcus Auleriu3)到康莫都斯(Commodus)为止。他们的继承，不是以血统为基础，而是以过继为根据。六个皇帝中，只有一个是例外，即康莫都斯，他系马尔喀斯·奥理留的亲生子。

② 隆顾斯(Longus)，公元二世纪时人，着有田园小说《达佛尼斯和克罗》(Daphnis and Chloe)。

③ 阿喀琉斯·塔提乌斯(Achilles Tatius)，着有小说《琉喀庇和克利托丰的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Leucippe and Clitophon)。

他人所能及的问题，而且以他们自己优异的才华不断吸引着读者。一般气质上，人们把琉善比作伊拉斯莫斯①。他博学多才，观察敏锐，在一切事物面前显得谈笑风生，颇有幽默感；他过于渴求诚实，过于吹毛求疵，过于矜持；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来说，他不能随波逐流。他一生经历过马尔喀斯的伟大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但对这些运动似乎没有贡献一份力量。他精湛而又广博地专攻哲学，对哲学离常反俗之处，则始终作为一个旁观者，采取超然物外的自我欣赏态度，从他作品中个人辩解的数量来判断，他似乎一直都遭到个人攻击，内心深感痛苦，特别来自犬儒学派哲学家方面的批判，这些人的恶言中伤、愚昧无知，以及道貌岸然的样子，特别使他憎恶。他的父亲原来要他学习雕塑，但他突然弃业去搞文学。开始他当了一名普通的修辞学的诡辩家，随即他的讽刺对话的真正才能初露头角，在风格上他模仿柏拉图，但他的诙谐成分超过了哲学思想。晚年他接受罗马皇帝委令，担任埃及官职，并继续研究修辞学。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所代表的那种人生观，无论古今都有永恒的价值；同时作为东方希腊主义的独立精神的化身，他的这种希腊精神，既没有受到国家的赞助，也跟国家的教育义务背道而驰。

在哲学方面，现存的有大量珍贵文献。哲学与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罗马帝国早期，哲学盛极一时。罗马有两位伟大的哲学医师，在奥理留时代，伽楞②是一位博学聪明的作家，同

---

① 伊拉斯莫斯（Erasmus，1466？—1536），荷兰学者，文艺复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所作的一部讽刺小说《愚人颂》（Praise of Folly），刻薄地嘲笑当时社会罪恶。

② 伽楞（Galen，公元129—199），医师、演说家，及作家。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存一百部，对研究医药历史者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又写了不少文法、哲学、文学方面的作品，但留下来的已不多。

时也是一位名医。他潜心写作，著述丰富。塞克斯图斯·厄谟庇里枯斯① 是卡利顾拉的同时代人，他是一个怀疑派学者，所著两部书是：《反数理学家》 或"普通的专家"；及《反教义学家》或"宗派哲学家"。此外，还有两位哲学地理学家，即奥古斯都时代的斯特拉玻② 和奥理留时代的托勒密③ 。斯特拉玻显然是在实际的历史的方面最强；而托勒密的地理和天文学著作，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最有才能的最科学的成果。另外一位地理学者泡珊尼阿斯④ 在安同尼涅斯皇家统治时期写了《希腊游记》(十卷)，看来他是以旅游自娱，回家之后，至少参考了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游记或其他书籍，才写出了他的所见所闻，或应该见到的事物。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在游记中绝不提到公元前一五〇年以来建立的著名纪念碑，这一个习惯倒是很古怪的。不但如此，现代评论家要我们确信：当他常常说到："人们告诉我……"或"我亲眼看见……"的时候，他只不过引据古人旅行家的原话，连动词的人称也未加改变。这一点对泡珊尼阿斯个人来说不无有损声誉，但是这倒反而增加了他的这本旅游指南的价值。这

---

① 塞克斯图斯·厄谟庇里枯斯(Sextus Empiricus，190—？)，医师，他的著作均用希腊文写成，是研究怀疑派哲学最有价值的资料。他的《皮尔罗札记》(Purrhoneioi Hupotuposeis)（三卷）介绍了怀疑派哲学家的地位，并肆意攻击教义派武断论据。在《反数理学家》(P.os tout mathèmatikous)中，他指责了所有不同科学家的学说，实质上，给这些古代科学提供了不少有益资料。

② 斯特拉玻(Strabo，约公元前60—20)，著有《历史》、《地理》（共十七卷）。

③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of Alexandria)，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天文学》一书，对中世纪影响很大。另有一部《地理》，评价很高。

④ 泡珊尼阿斯(Pausanias，130—175)，所著《希腊游记》(Hellados Periegesis)，写于公元第二世纪。

部旅游指南，虽然讹误百出，毫无系统，但仍不失为一部内容十分丰富、来源渊久的资料，对考古学家和研究民俗和宗教的学者，有无比重大的价值。譬如后来施利曼①发掘迈锡尼城一举，就是深受泡珊尼阿斯的指导影响的结果。

在哲学领域内，专业的斯多噶学派，可在厄庇忒图斯的《演讲集》及《手册》中，见到充分的反映。厄庇忒图斯原来是佛里家的奴隶，生来是个跛子，获得自由后，在罗马成为讲学者。九四年在多弥西声名狼藉的反哲学家法令实施后，他被逐出境，随即赴厄庇儒斯，定居于尼古波利斯，在那里他结识了特拉彦，也蒙受哈德里安(117—138)的眷顾。厄庇忒图斯阐明了他的时代与柏拉图时代或甚至卡律西浦斯时代不同，不同之点在于：他实际上放弃了一切思辨，只专注于研讨武断的实践伦理学。说实在的，他接受了早期斯多噶学派所奠定的纯理论的道德基础，并传诸后代，但他真正的力量在于他的教谕。他自称他的学校为"心灵病院"。这种公开的提法，不免令人略有反感，但这位导师宽广而具体的观念，崇高的思想，以及幽默感，博得大多数读者的景慕。尽管厄庇忒图斯的景遇似画，但跟那些使马尔喀斯·奥理留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的情况相比之下，他就黯然失色了。这位专业讲学者的文体明晰，强而有力，但没有能象这位皇帝那样，达到他在《沉思录》中蕴藉深邃的惊人的吸引力。对马尔喀斯，如同对所有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你是否爱他。如果你喜爱这部书中最前的三章，那么你会感到他所写的真是字字珠玑，但是不少人都认为此书读起来枯燥无味，毫无

① 1870年后，德国学者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在伯罗奔尼撒的迈锡尼城(Mycenae)和忒律城(Tiryns)的旧冢发现很多文化，称为"迈锡尼文化"。

意义，这些人未必胸襟狭隘或趣味庸俗。可是，无可否认的，两人所阐明的旧斯多噶学派的伦理学说，是人类智慧结晶中最崇高、最合理的一种。马尔喀斯死于一八〇年，下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普罗提努斯，生于二〇四年，为新柏拉图主义者学派的领袖。他虽然声言自己只想解释柏拉图的学说，其实他可能是罗马时代最有胆略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具有最完备最广泛的体系。他的学说是一种毫不妥协的唯心主义：世界上的一切来自“太一”，“太一”派生为心智，即“思想”和“存在”的二元性。“自然”是“思想”本身不断思索的产物，再说，自然一切事实也就是“自然”的自我思虑。这一哲学体系中有一种宗教成分，这一体系首先为这位大师作传者和编辑者波尔费律①所发展，随后为伊阿姆布利枯斯②发扬光大，最后形成异教推理的体系，旨在应基督教徒的挑战。

一般说来，上述几位均未见载于希腊文学史上。说真的，他们绝对信赖古希腊推理和思想方法，读者只需偶一浏览，这一特点便显而易见。但如果把其中关系加以详尽论述，那就需要探本溯源，作出细致的分析。朱理安皇帝去世和失败，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几乎也等于说，标志着古代文化和非神学理想最后灭绝，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③

这位非凡人物的事业，如果不因他过分直率和真挚，可与戏剧人物相比拟，这样的人物似乎象征着古代英雄精神的化身，在衰落困苦之中，进行孤立无援的搏斗。他想做一名哲学家，结果

① 波尔费律（Porphyry，233—约304），普罗提努斯的弟子，著述颇多，均有关哲学、历史、数学及文法方面的论述。

② 伊阿姆布利枯斯（Iamblichus，约280—350）的现存著作均关于毕达哥拉斯和他自己的学说，神秘主义色彩极浓厚。

陷入神秘主义中不能自拔。虽然他维护启蒙运动，但到后来竟成为一个迷信者，程度之深几乎超过了他所抗争的宗教狂热者。他以热爱正义、克己和严格的纪律，激励他的士兵和属下，而又以不断的向神献祭使他们放浪形骸。他广泛地宣扬宽容，别人竟以新的方式对他进行迫害。这位洁身自好的圣徒，长夜不眠，祈祷和沉思，过着贫民一样的生活，因为他把全部私有财产捐献给国家救灾。在盲目地遵循最高尚的最宏伟的途径过程中，他仿佛找到真正的安慰，他是毫不顾及实际地追求这条极可能是抽象的道路，这种行动非常接近一些狂热的基督教隐士，而他本人则是强烈反对这些隐士的。朱理安毕生追求的而没有完全掌握到的，确是一些极重大的真实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可能在一个更幸福的时代里，永远获得这些东西。他是一位伟大的仁慈的将军、能干而不自私的政治家，但在他的理想中，他有狂热情绪；在他伟大的创业中，他深感自身的弱点与不足。也就是这种情绪，困扰着希腊衰微时期所有希腊人的心。罗马的颓废趋向，见诸于夸张、崇尚虚荣、过分粉饰；希腊的颓废趋向，则是自卑和厌倦。朱理安在给忒弥斯提乌斯的信中说："我祈祷，但愿我能满足你的希望，但是我怕不能做到。你给我许的诺言，不论是对你来说，或是对别人来说，都太超乎寻常了。过

---

③ 罗马皇帝朱理安(Julian)统治时代为公元361—363年。在信仰上，他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属于诡辩学派的。他的现存作品有八篇演说，八十四封书信，不少是伪造的。他的讽刺论说文《反基督教徒》(Against the chris tians)，反映了他异教思想，并尽其全力以图恢复希腊精神的保守主义；及复兴古代宗教。该文业已散失，我们只能从库里尔(Cyril)反驳他的文章中略知一二。他在君士坦丁城创设一所非宗教的图书馆，491年毁于大火，传说他被基督教徒暗杀。

去我一直有许多幻想，想努力赶上或超过亚历山大、马喀库斯以及其他一些伟大和善良的人们；同时我心头常常出现一种畏葸不前思想，和一种奇怪的恐惧心理，生怕知道自己既没有其中一个人的勇气，也绝不会具有另外一个人的美德。那就引起我打算做一个学者的念头。我一想到《阿提刻论文》，心身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因此我认为，我要向我的朋友们不断反复诵读这些论文，犹如一个心事重重的人，借歌唱以浇愁一样，我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现在你的来信增加我旧日的恐惧；当你谈到神召唤我去肩负一个职务的时候，你的来信又告诉我：斗争更加艰巨、更加艰巨。"①

的确，与朱理安同时代存在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传奇文学，朱理安和他的主要劲敌都异口同声地谴责这种文学形式，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腐朽与新生的东西奇异的结合。现存的散文传奇中两个最早的遗迹都是节录。在帕忒尼乌斯的爱情故事中，也许没有出于自然的虚构小说。

帕忒尼乌斯②是亚历山大理亚人，曾教过维吉尔。他搜集过不少神话故事，供罗马诗人使用。罗马诗人都爱不读原著而采用神话名字，不问其出处。但是这部作品在未经摘要以前面目可能完全不同。在一位叫做安同尼乌斯·狄俄革涅斯的人所

---

① 忒弥斯提乌斯(Themistius,330—390)，罗马修辞学家，曾任大使、元老院议员、地方长官。他在各城市发表演说，受到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的欢迎，称他为"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留传下来三十三篇演说词，其中不少是讴歌帝王的颂词。他在文学著述上最大的功绩是，对亚理斯多德的作品所作的注诠及析义。本人虽系异教徒，但容许别的宗教信仰自由。

② 帕忒尼乌斯(Parthenius)，公元前一世纪悲歌诗人兼散文家。著有不少神话上的悲歌，但均已散失。仅存一部散文作品《苦恋》。

作的《在图勒之外的难以置信的奇事》一书中，颇有真正的创造力。他生于琉善之前，琉善曾模仿他写了一些游戏文章。这部作品充满着奇事的描述，包括月球游历，但从其摘要判断，其中拙劣的重复太多，而且人物似乎全是傀儡。最特别的是有关男女主人公以鬼魂出现的场面，似乎格外迷住了这位作者。故事采自经过作者精心间接地搜集的虚构的资料，做这样的搜罗和剪裁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公元三世纪，传奇小说颇为盛行，留传下来的是以弗所的色诺芬①所著的一部《哈布洛科墨斯和安忒伊阿》，完整无缺。毫无疑问，希腊两位最佳小说家是隆顾斯和赫利俄多儒斯②。隆顾斯的小说纯文艺和诗意特别浓厚，赫利俄多儒斯的小说，则以情节曲折叙事生动见长。赫利俄多儒斯如同一个新运动的创始人一样，进行创作。他思想健康、精力充沛，满怀热情和自信心。即使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他的小说也还令人爱不释手。

在小说写作技巧方面，这部作品已臻极为熟练的程度。你会感觉到，在一长列的著名作家中，他可能够得上称为一个先驱者，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丰富、持久的文学形式的创始人之一，不管实际上他是怎样的人。据说赫利俄多儒斯是个基督教徒、萨隆尼卡的主教。又传说当地宗教会议要求他焚毁所著的小说，否则自动辞去主教职位。结果这位老实人辞去了主教职位。此项传说虽无充分证据，但是谈到的这位作家，跟我们认识的赫利俄多

① 以弗所的色诺芬（Xenophon of Ephesus），公元三世纪小说家，所著《哈布洛科墨斯和安忒伊阿》（Habrocomês and Antheia）叙述这两位情人身受的惊险经历。他们结婚以后即为海盗劫掠，夫妻分散，到处流浪，备经艰苦，最后在罗得岛破镜重圆。

② 赫利俄多儒斯（Heliodorus），希腊二世纪小说家。

儒斯很相象。隆顾斯则大不相同——他不是一个乐观的人，而是一个异教徒。这并不是说他的道德境界不高；只有愚昧无知的读者和思想不健康的翻译者，才会对《达佛尼斯和克罗史》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但是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消极情绪，以及其超然出世的思想，力避名缰利锁，为世事困惑不已，只图过着简单安逸的生活。他使人想起了另一位散文家忒俄喀里图斯。以一般标准来衡量，较晚时期的小说家如阿喀琉斯·塔提乌斯与卡里同所作的传奇小说，都高于隆顾斯的作品。这些传奇反映的感情较为强烈，结构较为严谨，故事都比较生动，其中也有一些多猥亵之作。但在这些作家之中，没有一个象隆顾斯那样具有诗人的气质的。

如果本书作者没有理解错误，隆顾斯不愧是一位全心全意献身于追求唯美理想的人，正如普罗提努斯一生致力于思辨哲学、朱理安专心致志于“神和人的伟大城市”建设一样。希腊超越了所有的人，使人类看清这三种理想，其中政治自由与公正的理想，早就从实际生活中归属到思想领域中去了，当权者对这种理想也早就熟视无睹。追求真理最后已宣告无望，当时，整个世界不相信理智，对论辩和奇迹感到厌倦，全都狂热地投身于一套信奉权威性神的启示的思想体系中，神的启示对一切真理实行压制，把自由辩论当作罪恶一样践踏。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热情、坦率、天真无邪地宣扬古已有之的“美”呢？谁还敢把这一“美”的价值传给久已见不到及久已对之漠然置之的后代呢？希腊的智慧，由于长期受到挫折而最终夭亡，这种挫折犹如慢性毒药一样侵蚀整个国家机体。希腊已不再完成她的使命，因为使命已无法开花结果。最后几位伟大的异教徒，如普罗提努斯、隆顾斯、朱理安等，宣告自己灭亡的命运，同时也为求得宽恕而辩护，此时他

们绝不再想标新立异，也不愿再振臂高呼，他们只满足于旧时对真理、美、政治自由和正义的吁求能引起一点小小的反响，很久以前，希腊就以此种吁求唤醒了全球，当时她迎着曙光，以健壮的双翅飞翔天下。

编　年　表

Ⅰ 公元前七世纪以前所有的日期均系传说中的日期，诗人则多半是虚构的。

Ⅱ 马拉松以前

每一作家均依其传说中的在世期排列，所谓在世期，一般是指作者四十岁左右的时期，如其出生年月不详，则以其成名之年为据。姓名后附有地名，表示作家在世时的活动地点，如出生地不一，则另用括号标明之。

年代	类别	作家……地点	附注
680?	悲剧家	"提泰乌斯"…………拉刻代蒙	第二次墨修尼战争(685—668)
?	抒情诗人	"忒耳潘得"……莱斯博斯	卡纳阿的胜利者，676
660	悲歌作家	卡利努斯…………厄斐乌斯	
650	合唱队员	阿克曼…………拉刻代蒙	
	短长格诗人	阿喀罗科斯…………帕洛斯	
	史诗诗人	庇珊得…………卡弥儒斯	见第71页
630	悲歌作家	弥涅穆斯…………科罗丰	
	短长格诗人	塞蒙尼得斯…………阿摩戈斯	
620	合唱歌诗人	阿里翁…………莱斯博斯	
600	抒情诗人	阿尔凯欧斯…………莱斯博斯	两人可能
	抒情女诗人	萨福……………莱斯博斯	均在50年后
	政治诗人	梭伦…………雅典	
	合唱歌诗人	斯忒斯科…………希弥拉	

590 哲学家 塔勒斯…………弥利都 585年见到日蚀

570 哲学家 阿那克西曼得…………弥利都

560 历史家 比翁…………普洛孔涅柔斯

历史家 克萨图斯…………吕狄阿

550 哲学家 阿那克西墨涅斯…………弥利都

540 抒情诗人 阿那克瑞翁…………忒俄斯 545年赴雅典

合唱歌诗人 伊彼枯斯…………莱癸乌姆

格言作家 得摩多枯斯…………勒洛斯

格言作家 福库利得斯…………弥利都

短长格诗人 希蓬那克斯…………厄斐苏斯

哲理诗人 克塞诺芬尼…………科罗丰

悲剧诗人 忒斯庇斯…………阿提刻

530 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克戎同(萨摩斯)

历史家 忒阿革涅斯…………莱癸乌姆

520 悲歌作家 忒俄格尼斯…………墨伽拉

合唱歌诗人 西蒙尼得斯…………喀俄斯

合唱歌诗人 拉苏斯…………赫弥翁涅

历史家 赫卡泰乌斯…………弥利都

历史家 狄俄倪索斯…………弥利都

哲学家 阿克迈翁…………克戎同

510 俄甫耳斯派诗人 俄诺马克里图斯…………雅典 } 希庇阿斯朝廷
俄甫耳斯派诗人 左皮儒斯…………赫拉克利埃 }

历史家 卡戎…………拉姆普萨科斯

历史家 欧该翁…………萨摩斯

500 悲剧家 普拉提那斯…………雅典(佛利斯)与埃斯库罗斯在499年竞争

悲剧家 利利勒斯…………雅典

哲学家 赫拉克利图斯…………厄斐苏斯

历史家 希罗多德…………赫拉克利埃

494 悲剧家 佛律尼枯斯………雅典 首次悲剧获胜于511年

Ⅱ 阿提刻时期

490 马拉松战争

		品达(Pyth.7)问世
489	史诗诗人	潘倪阿西斯　哈利加纳苏
486		品达(Pyth.3)问世
485	历史家	希皮斯　莱癸乌姆(据传说？)
484	喜剧家	厄皮卡尔穆斯　塞拉库萨(可斯岛)
	悲剧作家	埃斯库罗斯　雅典；525年生，456年卒，初次获胜
		品达(Olym.10与11)问世
480	合唱诗人	品达　忒拜522年生，448年卒
		品达　(Isthm　7)问世
477	得利安同盟缔立	
476		佛律尼枯斯　《斐尼基人》写成
475	哲理诗人	帕墨尼得斯　厄勒埃
472	品达　(Olym　1及12)写成；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写成	
470	合唱诗人	巴库里得斯　西西里
468		品达　(Olym　6)写成，索福克勒斯首次获胜
466		品达　(Pyth.4与5)写成
	修辞学家	科拉克斯　西西里
464		品达　(Olym.7与13)写成
460	喜剧作家	喀翁尼得斯　雅典
	喜剧作家	马格涅斯　雅典
	喜剧作家	厄克方提得斯　雅典
	哲学家	阿那克西墨涅斯　雅典(克拉索墨奈)
	诡辩学家	布律宋　赫勒克利埃
458		埃斯库罗斯　《奥瑞斯提亚》写成
456		品达　(Olym.9)写成
	悲剧作家	索福克勒斯　雅典496年生，406年卒
455		欧里庇得斯《请愿的妇女》写成
452		品达(Olym.4与5)写成
451	悲剧作家	伊翁　喀俄斯
450	诡辩学家	高吉阿斯　勒翁提尼
	诡辩学家	斯忒辛布洛图斯　塔索斯
	喜剧作家	克拉忒斯　雅典

哲　学　家　芝诺　厄勒埃

阿那克萨哥拉离开雅典

448　喜剧作家　克拉提努斯　雅典

445　喜剧作家　赫弥浦斯　雅典

哲理诗人　恩拍多克利　阿格里根图姆

444　历　史　家　希罗多德　哈利加纳苏484年生，425(?)年卒

443　希罗多德赴图里

442　诡辩学家　普罗塔哥拉　阿布得拉482年生；411年卒

440　索福克勒斯　《安提戈尼》)写成

雄　辩　家　安提丰　雅典

哲　学　家　阿喀劳斯　雅典

悲剧作家　欧里庇得斯　雅典480年生；406年卒

哲　学　家　墨利修斯　萨摩斯

摹拟笑剧作家　索佛戎　塞拉库萨

438　巴台农神庙落成

欧里庇得斯　《阿尔刻提斯》(与《克瑞赛》、《阿尔克马翁》、《忒勒孚斯》)写成

435　哲　学　家　琉喀浦斯　弥利都或阿布得拉

432　科林斯人在雅典人支持下一次海战中击败科库瑞安人。斐狄阿斯与阿斯帕西亚被控以不敬神罪受到迫害。阿那克萨哥拉亦然。

431　伯罗奔尼撒战争

欧里庇得斯　《美狄亚》(和《圆目巨人》，《斐洛克忒得斯》)写成

430　希罗多德发表《历史》最后部分。

诡辩学家　希庇阿斯　厄利斯

历　史　家　赫拉尼枯斯　莱斯博斯

喜剧作家　斐瑞库得斯　雅典

历　史　家　修西的底斯　雅典

医　学　家　希波克拉特　可斯岛

429　喜剧作家　佛律尼枯斯　雅典

哲　学　家　苏格拉底　雅典468年生；399年卒

428　欧里庇得斯　《希波吕托斯》问世

427　高吉阿斯作为勒翁提尼专使来雅典

		阿里斯托芬	《代塔勒斯》演出
426		阿里斯托芬	《巴比伦人》演出
425	哲　　学　　家	狄俄革涅斯	克瑞忒的阿波罗尼斯
		阿里斯托芬	《阿奈卡人》演出
		斯法克忒里亚陷落	
	哲　　学　　家	狄阿哥拉斯	墨罗斯
		阿里斯托芬	《骑士》上演
423	历　　史　　家	安提俄科斯	塞拉库萨
	修西的底斯离雅典		
		阿里斯托芬	《云》(初版)演出
422		阿里斯托芬	《黄蜂》演出
421	尼喀阿斯和平解决		
		欧坡利斯	《谄媚者》写成
420	历　　史　　家	达马斯忒斯	西革乌谟
	修　辞　学　家	特拉什马克	卡尔刻冬
	哲　　学　　家	德谟克利特	阿布得拉
	历　　史　　家	格劳枯斯	莱癸乌姆
419	诡　辩　学　家	普洛狄枯斯	刻俄斯
417	老寡头政治家论《雅典政制》		
		安提丰(演说词第5篇)《论赫洛得斯之被害》	
416	悲　剧　作　家	阿伽同	雅典447年生;400年卒
415	赫迈雕像群被残损	远征西西里	
	欧里庇得斯	《特洛伊妇女》上演	
	喜　剧　作　家	欧坡利斯	雅典
	喜　剧　作　家	赫革蒙	雅典(塔索斯)
	修　辞　学　家	阿尔喀达马斯	伊勒亚
	政　　治　　家	克里提阿斯	雅典
414	喜　剧　作　家	阿里斯托芬	雅典450年生,385年卒。《鸟》上演
413	雅典舰队在塞拉库萨毁灭		
		欧里庇得斯《请愿的妇女》	
412	莱什阿斯到雅典	欧里庇得斯《海伦》,《安特罗玛刻》	
411		阿里斯托芬	《吕西特拉塔》,《地母节妇女》

四百人政府

410　莱什阿斯　演说词20篇　《支持波吕斯特拉图斯》

409　索福克勒斯　《斐罗克忒提斯》演出

408　欧里庇得斯　《奥瑞斯提斯》

阿里斯托芬　《财神》(初版)

406　"酒神颂"诗人　提摩忒乌斯　雅典(弥利都)

405　喜剧作家　柏拉图　雅典

阿里斯托芬《蛙》演出

欧里庇得斯《酒神颂》(？)

404　三十僭主专政

喜剧作家　阿墨普西阿斯　雅典

喜剧作家　安提玛科斯　科罗丰

史诗诗人　科利勒斯　萨摩斯

403　民主恢复

莱什阿斯　演说词12篇：《反对厄拉托斯忒涅斯》

演说词34篇：《支持政制》

402　莱什阿斯　演说词21篇《为控以贿赂罪辩护》

401　库儒斯幼王远征

莱什阿斯　演说词25篇《为控以废除民主制度辩护》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诗人孙子供)

修西的底斯的《历史》出版

历史家　索淮涅图斯　斯提法路斯

400　哲学家　埃斯喀涅斯　阿提刻的斯斐图斯

历史家　克忒西阿斯　克尼杜斯

喜剧作家　斯特拉提斯　雅典

399　安多喀得斯　《论神秘教义》

苏格拉底逝世

哲学家　欧克勒得斯　墨伽拉

395　雄辩家　伊索克拉特　雅典436年生；338年卒

历史家　菲利斯图斯　塞拉库萨

"酒神颂"诗人　菲罗克塞努斯　雅典(库忒拉)435年生，380年卒

	诡辩学家	波吕克拉忒斯　雅典
	摹拟笑剧作家	色那枯斯　西西里
394	历史家	色诺芬　阿提刻434年生；354年卒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20篇：《反对罗咯忒斯》
		演说词第19篇：《埃癸涅忒枯斯》
		演说词第17篇：《特拉珀泽忒枯斯》
393	科农修复雅典长城墙	
392		阿里斯托芬　《公民大会妇女》
391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13篇：《反对诡辩派》
390		伊萨乌斯　演说词第5篇：《论狄开俄根涅斯的产业》
	哲学家	斐东　雅典
388		莱什阿斯　演说词第33篇：《奥林匹克运动会》
		阿里斯托芬　《财神》演出
387	哲学家	柏拉图　雅典427年生；347年卒
	喜剧作家	欧部路斯　阿提刻
	伊索克拉特《和平颂》	
378	雅典成为新的海军同盟首领	
374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2篇：《致尼科劢斯俏》
373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14篇：《普拉泰枯斯》
371	琉克特拉战役	
370	演说家	伊萨乌斯　雅典
	喜剧作家	阿那克西曼得　雅典(卡弥儒斯)
		埃涅阿斯·塔克提枯斯　斯提法路斯
369		伊萨乌斯　演说词第9篇：《论阿斯提菲路斯的产业》
367	亚里斯多德到雅典	
366	哲学家	安提斯忒涅斯　雅典
	哲学家	阿里斯提浦斯　库瑞涅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6篇：《阿喀达穆斯》
365	喜剧作家	安提芬尼斯　雅典(外国人)
364		伊萨乌斯　404年生；330年卒

364		伊萨乌斯	演说词第6篇:《论斐罗克忒蒙的产业》
363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27及28篇:《反阿福部斯》
362	马提涅亚战役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30及31篇:《反俄涅托一世与二世》
360	雄辩家	莱科勾	雅典396(?)年生;323年卒
		许珀里德斯	《反奥托克勒斯》
359		伊索克拉特	书信Ⅵ.《给雅宋的孩子们》
357	社会战争开始		
355	第二雅典帝国结束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8篇《论和平》
			演说词第7篇《最高法院法官》
354	欧波路斯在雅典执政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14篇《论海军委员会》
		阿勒克西斯	演说词第20篇《反勒普提涅斯》
	喜剧作家	阿勒克西斯	雅典(图里)394年生;288年卒
353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15篇:《论安提多西斯》
352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16篇:《为墨伽罗波利顿辩护》
	悲剧作家	忒俄得喀忒斯	雅典(法塞利斯)
	历史家	忒俄波姆浦斯	喀俄斯
351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4篇《反腓力一世》
349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1及2篇《俄吕提阿克斯Ⅰ与Ⅱ》
347	柏拉图去世　斯剖西浦斯主持学院		
346	菲罗克勒特斯和约		
345	雄辩家	埃斯喀涅斯	雅典389年生;314年卒
		埃斯喀涅斯	《反对提马库斯》
344	雄辩家	狄摩西尼	雅典383年生;322年卒
	历史家	厄福儒斯	库墨
	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	斯塔癸儒斯
343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19篇
		埃斯喀涅斯	演说词第2篇(Falsa Legatio)

342　　赫革西浦斯(?)《关于赫隆涅苏斯》

341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8篇《论刻宋涅塞》

演说词第9篇《反腓力三世》

340　　与腓力发生战争

修辞学家　阿那克西曼涅斯　雅典

雄辩家　得马得斯　雅典

雄辩家　许珀里德斯　雅典，322年卒

339　　伊索克拉特　演说词第12篇《泛雅典娜大节日颂》

克塞诺克拉特主持学院

338　　开戎涅亚战役

336　　腓力被刺亚历山大大帝继位

334　　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吕刻乌姆讲学

亚历山大大帝出征波斯

330　　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18篇　《论王冠》

埃斯喀涅斯　演说词第3篇　《反克忒西丰》

莱科勾　《反勒俄克拉特》

324　　雄辩家　得那枯斯　雅典(科任斯)361年生

演说词第1篇《反狄摩西尼》

演说词第2篇《反阿里斯托革同》

323　　厄庇枯儒斯到雅典

亚历山大大帝去世

拉弥安战争

322　　许珀里德斯　《墓志铭》

狄摩西尼、许珀里德斯及亚里斯多德相继去世

321　　亚历山大帝国由众将领分割而治

人名索引

A

D

E

I

J

K

L

P

T

W

X

Z

译 后 记

《古希腊文学史》作者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系英国著名的希腊学专家,研究硕果累累。原著自初版印行至修订定稿,前后亘半个多世纪之久。作者博闻详瞻,殚精竭虑,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书中对于古希腊文学,上起荷马,下迄亚历山大时期和罗马时期,包括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文艺批评以及散文文学之发生发展,追本溯源,考证翔实,议论精湛,独具卓见,且兼及于历史、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材料十分丰富,国外学术界公认为一部有权威性的著作,在六十年代原高等教育部召集的会议上,经过专家们的讨论,把《古希腊文学史》列入高等院校文科的基础教材,或专题参考教材,并把负责翻译此书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维才识谫陋,事务纷繁,独力难胜艰巨,经征得原高教部同意,邀请杭州大学前历史系教授郭智石先生协作,商定除序言及加注由我承担外,本文请郭先生译成初稿。往返磋商,阅时两年,才告一段落。复经我详细校阅,认为初译规模虽已粗具,但就信、达、雅三项基本要求而言,尚未臻于理想;且以篇幅较大,涉及面广,郭先生固已克尽其力,总因时间迫促,难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拟进一步共商厘订,补苴罅漏,而"文革"忽焉爆发,此事遂告中辍。十年动乱以后,初稿幸获存留,而郭先生不幸因病谢世,全稿未克续成。嗣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教规划会议,仍将本书列为高教文科统一教材之一,并仍指定由我负责主持。因初稿保存于郭先生寓所,遗物散乱,历久始得找

出，似此一拖又过了两、三年。然其时我因承担任务繁多，腾不出手兼顾及此，乃又邀请杭州大学外语系教授蒋炳贤先生协作，经申报教育部批准后，即由蒋先生在郭译初稿的基础上润色加工，就其疏漏处予以增益，纰缪处加以订正，文辞之修饰，有许多部分等于重新改译，这样又差不多花了两年的工夫，复经我通阅一过，才告完工。故本书之成，以蒋先生费神最多，用力最勤，其劳绩实甚显著；然而郭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打了个基础，也付出了不少精力，其功也不可泯灭。至于我不过为本书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并在审校和注释工作上略尽棉薄，连原定由我翻译的序言也只译了一半，即因旧疾复发住院，后半篇由蒋先生续成。由于教育部曾作出决定，本书完成后，以我和郭、蒋两先生三人合译的名义出版，使我滥竽其间；但必需在此声明，本书得以问世，功在郭、蒋二位，倘有失当或不足之处，其疚应归于我。译注既竣，爰特略陈经过始末，以免掠美，而明责任。

一九八四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之前夕，孙席珍谨志于浙江医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古希腊文学史
作者=吉尔伯特 默雷
页数=451
SS号=10473520
出版日期=1988年05月第1版